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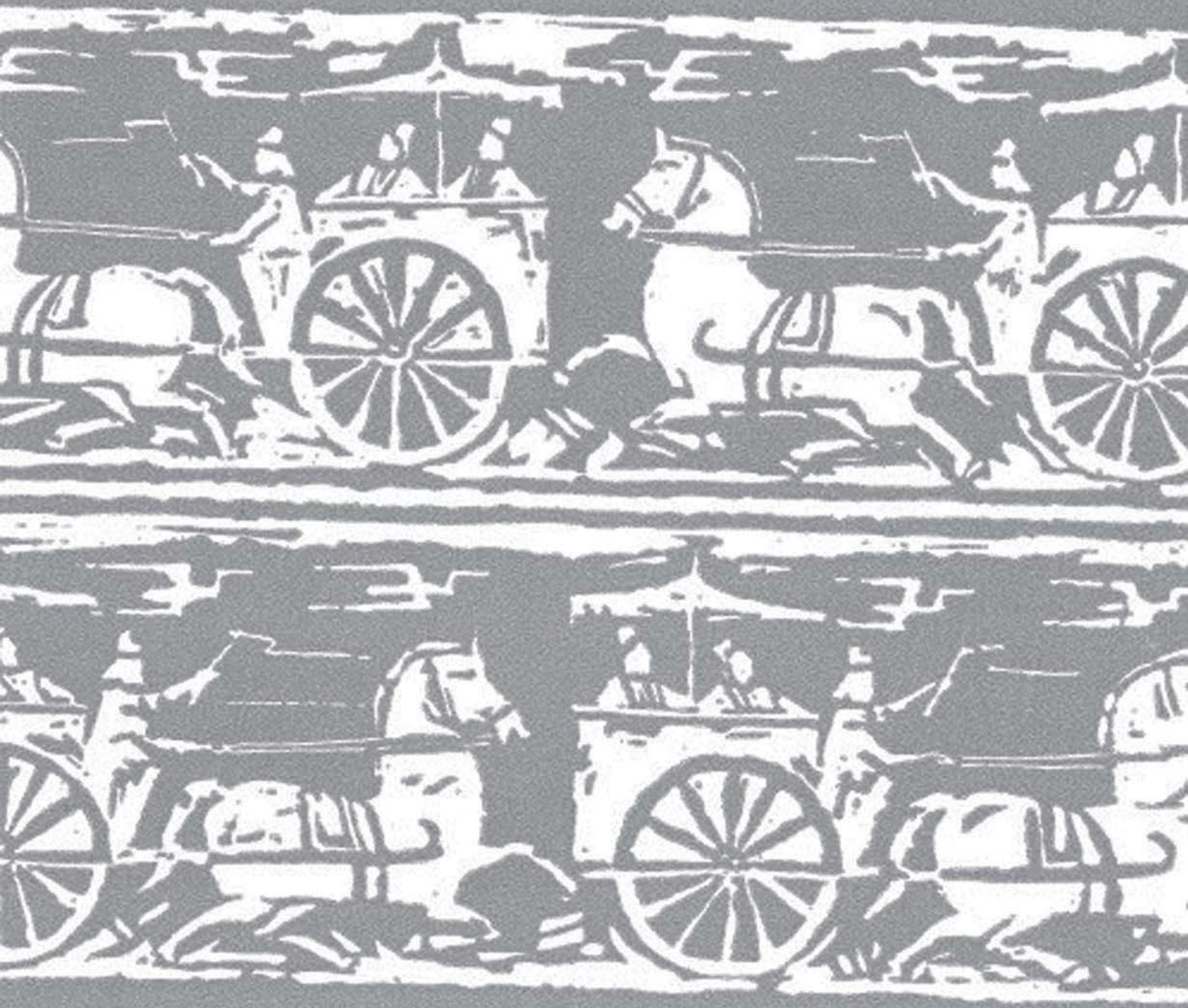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_ 373556
书号 K204

资治通鉴全译

第十一册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癸丑起（公元533年）
陈文帝天嘉三年壬午止（公元562年）

卷一百五十六
至一百六十八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起昭阳赤奋若，尽阏逢摄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二

中大通五年

1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2 魏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1]，众并降散。兆逃于穷山，命左右西河张亮及苍头陈山提斩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杀所乘白马，自缢于树。欢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携尔朱荣妻子及兆余众诣欢降，欢以义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容[2]，左右皆密通款于欢，唯张亮无启疏，欢嘉之，以为丞相府参军。

3 魏罢诸行台[3]。

4 辛亥，上祀明堂[4]。

5 丁巳，魏主追尊其父为武穆帝，太妃冯氏为武穆后，母

李氏为皇太妃。

6 劳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举城降魏。

7 魏侍中斛斯椿闻乔宁、张子期之死，内不自安，与南阳王宝炬、武卫将军元毗、王思政密劝魏主图丞相欢。毗，遵之玄孙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欢受诏不敬，帝由是不悦。椿劝帝置阁内都督部曲[5]，又增武直人数，自直阁已下[6]，员别数百，皆选四方骁勇者充之。帝数出游幸，椿自部勒，别为行陈，由是朝政、军谋，帝专与椿决之。帝以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拥重兵，密与相结，又出侍中贺拔胜为都督三荆等七州诸军事[7]，欲倚胜兄弟以敌欢，欢益不悦。

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丧，不暇终服[8]。及孝武帝即位，表请解职行丧，诏听解侍中，司空如故，乾虽求退，不谓遽见许，既去内侍，朝政多不关预，居常怏怏。帝既贰于欢，冀乾为己用，尝于华林园宴罢，独留乾，谓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复建殊效，相与虽则君臣，义同兄弟，宜共立盟约，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对曰："臣以身许国，何敢有贰。"时事出仓猝，且不谓帝有异图，遂不固辞，亦不以启欢。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谓所亲曰："主上不亲勋贤而招集群小，数遣元士弼、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岳计议，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外示疏忌，内实树党，令其兄弟相近，冀据有西方。祸难将作，必及于我。"乃密启欢。欢召乾诣并州[9]，面论时事，乾因劝欢受魏禅，欢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复为侍中，门下之事一以相委。"欢屡启请，帝不许。乾知变难将起，密启欢求为徐州；二

月，辛酉，以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以咸阳王坦为司空。

8 癸未，上幸同泰寺，讲《般若经》[10]，七日而罢，会者数万人。

9 魏正光以前，阿至罗常附于魏[11]。及中原多事，阿至罗亦叛，丞相欢招抚之，阿至罗复降，凡十万户。三月，辛卯，诏复以欢为大行台，使随宜裁处。欢与之粟帛，议者以为徒费无益，欢不从；及经略河西，大收其用。

【注释】

①赤洪岭：故址在今山西省离石县境内，因境内赤洪河而得名。赤洪河又名离石河，即今北川河。

②秀容：又称北秀容、梁郡城，故址在今山西朔县西北。北魏尔朱氏部落世居此地，故又称尔朱川。

③行台：行政机构名称。两晋以后，中央尚书省官员称台官，在地方代表中央行尚书省事的机构称行台。由军事行动而设置，且长官权位特重，则称大行台。

④明堂：古代帝王举行祭祀、庆赏等仪式、借以宣明政教的场所。

⑤部曲：原指军队编制单位，后渐指将领和豪族的私人亲兵，这里指宫廷内的侍卫亲军。

⑥武直：指在宫殿内值班守卫的武士。　直阁：宫廷内宿卫将士的一类、直阁属官有朱衣直阁、直阁将军、直寝、直斋、直后等。

⑦三荆：北魏置荆州于穰县，置南荆州于安昌，置东荆州于泚阳，谓之三荆。皆在今河南省境内。穰县，今邓县；安昌，今确山县；泚阳，今泌阳县。　七州：三荆及襄、南襄、郢、南郢。襄，今湖北襄阳县；南襄，即南襄郡，今湖北南漳县；郢，郢州，在今河南泚源、泌阳二县之间；南郢，即南郢州，故治在今河南潢川县南。

⑧服：服阕之制。古代丧礼规定，父母去世，着丧服守孝三年，期满除服，

称为服阕。

⑨并州：古十二州之一。故治在今山西太原市。当时又称晋阳。

⑩《般若经》：般若(bō rě 波惹)，智慧之意，系梵语音译。般若经，佛教经典之一。

⑪正光：北魏孝明帝年号，当公元520～525年。

⑫阿至罗：高车族(即敕勒族)的十二姓之一。本称副伏罗，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500年)其部首领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纺高车之众自立，与北魏通好。中原遂称其部为阿至罗。

【译文】

梁纪十二　起癸丑(公元533年)，止甲寅(公元534年)，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二

中大通五年(癸丑，公元533年)

1 春季，正月初二，皇上在京城南郊举行祭祀仪式，大赦天下。

2 北魏都督窦泰率部突袭尔朱兆驻地。当时尔朱兆的军队正处于岁首休假中，忽见魏军攻入营地，惊荒逃窜，在赤洪岭被围歼。尔朱兆率残部逃进深山，吩咐部下将领张亮和仆从陈山提割下自己的头颅去投降，但二人都不忍下手。尔朱兆于是杀所乘白马，自缢于树下。北魏丞相高欢亲临哭丧，以高规格礼仪安葬他。慕容绍宗率领尔朱兆的妻子儿女和残余士卒向高欢投降，高欢因为与他是故旧，所以待他很优厚。尔朱兆在秀容时，部下都秘密与高欢通信联络，唯有张亮没有这样做，高欢很赞赏他的节操，就任命他为丞相府参军。

3 北魏撤销各地的行台机构。

4 二十二日，皇上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

5 二十八日，北魏孝武帝追尊他的父皇为武穆帝，太妃冯氏为武穆后，母亲李氏为皇太妃。

6 芳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人率城投降北魏。

7 北魏侍中斛斯椿听说尔朱仲远部下都督乔宁、张子期被处死，内心很不安，因而和南阳王元宝炬、武卫将军元毗及王思政秘密劝说孝武帝除掉丞相高欢。元毗，就是常山王元尊的玄孙。舍人元士弼也说高欢在接受诏命时态度不恭敬，孝武帝因此内心不高兴。斛斯椿建议孝武帝设置宫内都督部曲，增加武士入宫守卫的人数。从直阁以下，员额各增加了几百人。都是从各地挑选勇武刚健的人来充实。孝武帝多次出去巡视，斛斯椿都亲自部署这些武士独立编队布阵。从此，军务、政务，孝武帝专和斛斯椿商议决定。孝武帝因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手握重兵，遂与他暗相联结，又派侍中贺拔胜为都督三荆等七州诸军事，想倚仗贺拔胜、贺拔岳兄弟之力来对抗高欢，高欢因此更加不满。

侍中、司空高乾以前在信都任职时，遇父亲去世，不等服满孝期就匆忙赴任。等到孝武帝即位，他又上书请求辞去官职，以便回去服满守孝期。孝武帝下诏允许他辞去侍中，仍保留司空职位。高乾虽然求退，但没想到那么快得到批准。离开内侍之职以后，朝政大事多不能参预，所以平日居家总是闷闷不乐。孝武帝既与高欢不合，就希望高乾能效力于自己，曾于华林园饮宴罢散之后，单独留下他，对他说："你司空家族，累代都是忠良重臣，今日又在为国家立功，我们之间相处，名分上虽是君臣，情义却如同兄弟，应该共同订立盟约，以便增进情谊。"说完即殷勤地逼迫他答应。高乾答道："臣下立志献身，怎么敢怀有二心！"当时事出突然，而且没想到孝武帝会有另外的企图，就没有坚决推辞，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高欢。等到孝武帝组建宫廷侍卫亲军，他才私下对左右亲信说："皇上不亲近那些功高贤明的大臣，而信用那些奸佞小人，多次派元士弼、王思政前去关西与贺拔岳商谈，又派贺拔胜出任荆州刺史，表面上看似乎是疏远小人，实际上则是培植党羽，目的是让他们兄弟遥相呼应，以便控制西部地区。看来祸难即将发生，必然会连累我。"于是把这件事密报高欢。高欢即把他召到并州，当面与他讨论

当前局势，他趁机劝高欢迫使孝武帝禅让帝位，高欢用袖子掩住他的嘴巴说道："不要瞎说！现在就让司空你重新担任侍中，门下省的政务就全部委托给你了。"高欢屡次上书建议让高乾复职，孝武帝都不允许。高乾预料祸变将要发生，就悄悄地请高欢为他谋求掌管徐州的官职。二月初三，高乾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另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司空。

8 二十五日，皇上驾临同泰寺，讲解《般若经》，七天才结束，听讲者多达数万人。

9 在北魏正光年间以前，阿至罗部落经常依附于北魏。等到中原战乱纷繁，阿至罗也随之反叛。丞相高欢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阿至罗再次投降，共有十万户。三月初三，孝武帝再次任命高欢为大行台，授权他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自行处理事务。高欢于是决定给予阿至罗一批粮食和布帛，参与讨论的人认为这是白费财物，没有什么益处，但他没有听从。等到高欢征伐河西地区，这批降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10 高乾将之徐州，魏主闻其漏泄机事，乃诏丞相欢曰："乾邕与朕私有盟约[1]，今乃反复两端[2]。"欢闻其与帝盟，亦恶之，即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对欢使责之，乾曰："陛下自立异图，乃谓臣为反复。人主加罪，其可辞乎！"遂赐死。帝又密敕东徐州刺史潘绍业杀其弟敖曹[3]，敖曹先闻乾死，伏壮士于路，执绍业，得敕书于袍领，遂将十余骑奔晋阳。欢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为光州刺史[4]，帝敕青州断其归路[5]，仲密亦间行奔晋阳，仲密名慎，以字行。

11 魏太师鲁郡王肃卒。

12 丙辰,南平元襄王伟卒。

13 丁巳,魏以赵郡王谌为太尉,南阳王宝炬为太保。

14 魏尔朱兆之入洛也[6],焚太常乐库,钟磬俱尽。节闵帝诏录尚书事长孙稚、太常卿祖莹等更造之,至是始成,命曰《大成乐》。

15 魏青州民耿翔聚寇掠三齐[7],胶州刺史裴粲,专事高谈,不为防御;夏,四月,翔掩袭州城。左右白贼至,粲曰:"岂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门,粲乃徐曰:"耿王来,可引之听事[8],自余部众,且付城民。"翔斩之,送首来降。

16 五月,魏东徐州民王早等杀刺史崔庠,以下邳来降[9]。

17 六月,壬申,魏以骠骑大将军樊子鹄为青、胶大使,督济州刺史蔡俊等讨耿翔[10]。秋,七月,魏师至青州,翔弃城来奔,诏以为兖州刺史[11]。

18 壬辰,魏以广陵王欣为大司马,赵郡王谌为太师。庚戌,以前司徒贺拔允为太尉。

初,贺拔岳遣行台郎冯景诣晋阳,丞相欢闻岳使至,甚喜,曰:"贺拔公讵忆吾邪!"与景歃血,约与岳为兄弟。景还,言于岳曰:"欢奸诈有余,不可信也。"府司马宇文泰自请使晋阳以观欢之为人。欢奇其状貌,曰:"此儿视瞻非常。"将留之,泰固求复命;欢既遣而悔之,发驿急追,至关不及而返。

泰至长安,谓岳曰:"高欢所以未篡者,正惮公兄弟耳;侯莫陈悦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潜为之备,图欢不难。

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三千余人[12]，灵州刺史曹泥[13]、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各拥部众，未知所属。公若引军近陇[14]，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可收其士马以资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岳大悦，复遣泰诣洛阳请事，密陈其状。魏主喜，加泰武卫将军，使还报。八月，帝以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15]，又割心前血，遣使者赍以赐之。岳遂引兵西屯平凉，以牧马为名。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及费也头万俟受洛干、铁勒斛律沙门等皆附于岳，唯曹泥附于欢。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会平凉[16]，受岳节度。岳以夏州被边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镇之，众举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废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注释】

①乾邕：高乾字。乾乃北魏名臣高允之侄。

②两端：意向左右不定，脚踩两只船。

③东徐州：南朝宋置，北魏移治所于宿豫，在今江苏宿迁县境内。

④光州：北魏始置，故治即今山东掖县。

⑤青州：古九州之一，治所历代变迁不一，北魏始治乐安，后移治东阳，即今山东益都县治。

⑥尔朱兆入洛：事见第一百五十四卷二年。

⑦三齐：地名，指临淄、济北、胶东，即今山东东部地区。

⑧听事：公堂，衙署，即今所称办公室。

⑨下邳：故城在今江苏邳县东。

⑩济州：北魏始置，为宋魏交争之地，故城在今山东茌平县境内。

⑪兖州：南朝宋初置兖州于滑台，后改置瑕丘，滑台则曰西兖州，滑台即

今河南滑县，瑕丘在今山东滋阳县境内。

⑫夏州：北魏所置，故治在今陕西横山县。

⑬灵州：北魏所置，故治在今宁夏灵武县境内。

⑭陇：指陇山，又名陇坻、陇坂，即今六盘山南段，在今陕山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后即相沿称甘肃为陇。

⑮雍华等二十州：北魏分雍州置华州。二十州，即雍、华、东华、岐、南岐、豳、原、河、渭、泾、夏、东夏、秦、南秦、梁、南梁、东梁、巴、益、东益。约当今陕西、甘肃大部及青海的部分地区。

⑯秦、南秦、河、渭四州：秦州故治在今甘肃伏羌县。南秦：北魏置南秦州于九仇池，即今甘肃成县。河州：故治在今甘肃导河县。渭：北魏始置渭州，故治在今甘肃陇西县境内。

【译文】

10 高乾正要去徐州上任，孝武帝听说他泄漏了机密，就颁诏书给丞相高欢说："高乾与我私下订有盟约，如今又在你面前拨弄是非，可见其反复无常。"高欢听说他与皇上有盟约，也很反感，就把他前后写来的几封论及时事的书信封好，派使者送给孝武帝。孝武帝于是召来高乾，当着高欢使者的面训斥他。高乾回答说："陛下您自己有别的企图，却说我反复无常。做帝王的想将罪过加到一个人头上，他怎么能推卸掉呢！"于是被赐死。孝武帝又密令东徐州刺史潘绍业杀高乾的弟弟高敖曹。高敖曹已预先知道了高乾的死讯，即在路旁埋伏武士，捉住了潘绍业，从他衣领里搜出了皇帝的诏书，只得率领十几个人投奔晋阳。到晋阳后，高欢抱住高敖曹的头痛哭着说："皇上枉杀了高司空。"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是光州刺史，孝武帝令青州方面切断他回去的道路，高仲密也从小道秘密跑到了晋阳。仲密名叫慎，平常通用表字。

11 北魏太师鲁郡王元肃逝世。

12 二十八日，梁南平元襄王萧伟逝世。

13 二十九日，北魏任命赵郡王元谌为太尉，南阳王元宝炬为太

保。

14 北魏尔朱兆当初攻入洛阳时，焚烧了太常府的乐器库房，钟磬等被烧得一干二净。节闵帝元恭下诏书，令录尚书事长孙稚、太常卿祖莹等人负责重新制造，到这个时候才完成，命名为《大成乐》。

15 北魏青州平民耿翔聚集了一帮人攻掠三齐，胶州刺史裴粲只会高谈阔论，对此不预作防备。到了夏季四月，耿翔率部突然袭击胶州城。裴粲手下人告诉他贼兵攻城了，他却说："岂有此理！"过一会儿手下人又说敌人已攻入城门，他居然慢条斯理地说："耿王来了，你们可以把他带到堂上来，其余人马，都交给城中百姓处理。"耿翔杀了他，带着他的首级来向梁朝投降。

16 五月，北魏东徐州的平民王早等杀刺史崔庠，举下邳城向梁朝投降。

17 六月十五日，北魏任命骠骑大将军樊子鹄为青州、胶州大使，督率济州刺史祭俊等讨伐耿翔。秋季七月，北魏军队攻到青州城下，耿翔放弃了青州城，前来投奔梁朝，皇上下诏任命他为兖州刺史。

18 初六，北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大司马，赵郡王元谌为太师。二十四日，又任命前司徒贺拔允为太尉。

当初，贺拔岳派遣行台郎冯景到晋阳，丞相高欢听说贺拔岳的使者来了，非常高兴，说："贺拔公怎么还记得我呀！"遂与冯景歃血为盟，约定与贺拔岳结为兄弟。冯景回去后，对贺拔岳说："高欢奸诈有余，不可信任。"府司马宇文泰自告奋勇，请求出使晋阳，以便观察高欢的为人究竟如何。高欢见了宇文泰，对他的状貌感到惊奇，说："这个年轻人仪态不同寻常。"想把他留下来，宇文泰坚决要求回去复命；高欢让他走了之后又觉得后悔，急忙派传递文书的驿马快速追赶，一直追到函谷关都没追上，只好返回。

宇文泰回到长安，对贺拔岳说："高欢之所以还没有篡夺帝位，

正是因为忌惮您兄弟俩;侯莫陈悦等人,并不是他所畏惧的。您只要悄悄作好防备,制伏高欢是不难的。现在费也头手下善射骑兵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的精兵有三千多人,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人也各自拥有一帮人马,都尚未确定归属哪一方。您如果率军逼近陇山地区,控制要害之处,以军威来震摄他们,用恩惠来笼络他们,就可以收编他们的兵马来壮大我军力量。同时安抚西、北方氐羌等民族,然后回师长安,辅佐北魏皇室,这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呀。"贺拔岳大喜,又派宇文泰到洛阳办事,秘密向孝武帝呈上奏状。孝武帝非常高兴,加封宇文泰为武卫将军,让他回去禀报。八月,孝武帝任命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又刺取心前之血,派使者送去赏赐给他。贺拔岳于是率领军队向西挺进,以牧马为名驻扎在平凉。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以及费也头、万俟受洛干、铁勒斛律沙门等部都归附于贺拔岳,只有曹泥归附高欢。还有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一同汇集平凉,接受贺拔岳指挥。贺拔岳考虑到夏州是边防要地,想派一个能干的刺史去镇守,众人都推举宇文泰,贺拔岳说:"宇文左丞是我的左右手,怎么能离开我呢!"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上书孝武帝,推荐宇文泰担任了夏州刺史。

19 九月,癸酉[1],魏丞相欢表让王爵,不许;请分封邑十万户颁授勋义,从之。

20 冬,十月,庚申,以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21 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为徐州大都督[2]、东道行台、仆射,以讨下邳。

22 十二月，丁巳，魏主狩于嵩高[3]；己巳，幸温汤；丁丑，还宫。

23 魏荆州刺史贺拔胜寇雍州[4]，拔下迮戍，扇动诸蛮；雍州刺史庐陵王续遣军击之，屡为所败，汉南震骇。胜又遣军攻冯翊、安定、沔阳、鄜城[5]，皆拔之。续遣电威将军柳仲礼屯谷城以拒之[6]，胜攻之，不克，乃还；于是沔北荡为丘墟矣。仲礼，庆远之孙也。

24 魏丞相欢患贺拔岳、侯莫陈悦之强，右丞翟嵩曰："嵩能间之，使其自相屠灭。"欢遣之。欢又使长史侯景招抚纥豆陵伊利，伊利不从。

六年

1 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欢击伊利于河西，擒之，迁其部落于河东。魏主让之曰："伊利不侵不叛，为国纯臣，王忽伐之，讵有一介行人先请之乎！"

2 魏东梁州民夷作乱[7]，二月，诏以行东雍州事丰阳泉企讨平之。企世为商、洛豪族，魏世祖以其曾祖景言为本县令，封丹水侯，使其子孙袭之。

3 壬戌，魏大赦。

4 癸亥，上耕藉田[8]；大赦。

5 魏永宁浮图灾[9]，观者皆哭，声震城闕。

【注释】

①癸酉：九月无此日，疑误。

②殷州：北魏置，故治在今河北隆平县。

③嵩高：嵩山别名。嵩山，古称外方，又名太室。

④雍州:指梁朝侨置雍州,故治在今湖北襄阳县。

⑤冯翊(píng yì 凭益):南朝宋侨置,故治在今湖北宜城县。安定:南齐置,故治在今湖北南漳县境。鄀(cuò 痤)城:汉置鄀城郡,故治在今湖北光化县境。

⑥谷城:即今湖北谷城县。

⑦东梁州:北魏置。故治在今陕西安康县境。

⑧藉田:古代帝王亲自耕作的田地称为藉田。耕藉田,实际上是古代帝王表明自己重视农业的一种宣传仪式。

⑨浮图:梵语"佛塔"的音译,一作浮屠、佛图。

【译文】

19 九月,癸酉日,北魏丞相高欢上书辞让王爵,孝武帝不同意;又请求将封邑十万户分赏给从信都跟他起义、讨伐尔朱荣有功勋的人,得到了允许。

20 冬季,十月初五,任命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21 十一月初九,北魏任命殷州刺史中山邸珍为徐州大都督、东道行台、仆射,让他率军讨伐下邳。

22 十二月初三,北魏孝武帝到嵩山狩猎;十五日,又到附近温泉洗浴;二十三日,返回宫殿。

23 北魏荆州刺史贺拔胜进犯雍州,占领下连戍所,煽动当地土著居民归附北魏;雍州刺史庐陵王萧续派兵出击,屡次失利,汉水以南地区都震恐骚动起来。贺拔胜又派军队攻占冯翊、安定、沔阳、鄀城。萧续又派电威将军柳仲礼驻守在谷城,以抗击魏军。贺拔胜率军围攻,没有攻克,即带领军队撤退。于是沔阳以北地区被洗劫一空,成为一片废墟。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子。

24 北魏丞相高欢对贺拔岳、侯莫陈悦的强大感到忧虑,右丞翟嵩说:"我有办法离间他们,使他们自相残杀,自取灭亡。"高欢即派他去办此事。又派长史侯景去招抚纥豆陵伊利,纥豆陵伊利拒绝归

附。

六年(甲寅,公元534年)

1 春季,正月初九,北魏丞相高欢在五原河西部地区进攻纥豆陵伊利,抓获了他,并将他的部落迁到五原河东部。孝武帝责问高欢说:"纥豆陵伊利既没有侵犯别人,也没有叛变,是我魏国忠臣,你突然讨伐他,何曾派一个使者事先请示过呢!"

2 北魏东梁州各族平民叛乱。二月,孝武帝命令代行东雍州刺史职权的丰阳人泉企讨伐平定了叛乱。泉企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商、洛两县的豪门大族。魏世祖曾经委任泉企的曾祖父泉景言为商洛县令,并封之为丹水侯,允许其子孙世袭爵位。

3 初九,北魏大赦天下。

4 初十,皇帝在藉田上耕作;同时大赦天下。

5 北魏永宁寺佛塔失火,看到火灾的人无不痛哭,哭声振动整个都城。

6 魏贺拔岳将讨曹泥,使都督武川赵贵至夏州与宇文泰谋之,泰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贪而无信,宜先图之。"岳不听,召悦会于高平[1],与共讨泥。悦既得翟嵩之言,乃谋取岳。岳数与悦宴语,长史武川雷绍谏,不听。岳使悦前行,至河曲[2],悦诱岳入营坐,论军事,悦阳称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斩岳。岳左右皆散走,悦遣人谕之云:"我别受旨,止取一人,诸君勿怖。"众以为然,皆不敢动。而悦心犹豫,不即抚纳,乃还入陇,屯水洛城[3]。岳众散还平凉,赵贵诣悦请岳尸葬之,悦许之。岳既死,悦

军中皆相贺,行台郎中薛憕私谓所亲曰:"悦才略素寡,辄害良将,吾属今为人虏矣,何贺之有!"憕,真度之从孙也。

岳众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长,推使总诸军;洛素无威略,不能齐众,乃自请避位。赵贵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4],远近归心,赏罚严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济矣。"诸将或欲南召贺拔胜,或欲东告魏朝,犹豫不决。都督盛乐杜朔周曰:"远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无能济者,赵将军议是也。朔周请轻骑告哀,且迎之。"众乃使朔周驰至夏州召泰。

泰与将佐宾客共议去留,前太中大夫颍川韩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陈悦,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众以为:"悦在水洛,去平凉不远,若已有贺拔公之众,则图之实难,愿且留以观变。"泰曰:"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退据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夫难得易失者,时也。若不早赴,众心将离。"

夏州首望都督弥姐元进阴谋应悦[5],泰知之,与帐下都督高平蔡祐谋执之,祐曰:"元进会当反噬,不如杀之。"泰曰:"汝有大决。"乃召元进等入计事,泰曰:"陇贼逆乱,当与诸人戮力讨之,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即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谓诸将曰:"朝谋夕异,何以为人!今日必断奸人首!"举坐皆叩头曰:"愿有所择。"祐乃叱元进,斩之,并诛其党,因与诸将同盟讨悦。泰谓祐曰:"吾今以尔为子,尔其以我为父乎?"

泰与帐下轻骑驰赴平凉,令杜朔周帅众先据弹筝

峡[6]。时民间惶惧，逃散者多，军士争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讨民[7]，奈何助贼为虐乎！"抚而遣之，远近悦附，泰闻而嘉之。朔周本姓赫连，曾祖库多汗避难改焉，泰命复其旧姓，名之曰达。

丞相欢使侯景招抚岳众，泰至安定遇之，谓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者！"景失色曰："我犹箭耳，唯人所射。"遂还。

泰至平凉，哭岳甚恸，将士皆悲喜。

欢复使侯景与散骑常侍代郡张华原、义宁太守太安王基劳泰[8]，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则共享富贵，不然，命在今日。"华原曰："明公欲胁使者以死亡，此非华原所惧也。"泰乃遣之。基还，言"泰雄杰，请及其未定击灭之。"欢曰："卿不见贺拔、侯莫陈乎！吾当以计拱手取之。"

魏主闻岳死，遣武卫将军元毗慰劳岳军，召还洛阳，并召侯莫陈悦。毗至平凉，军中已奉宇文泰为主，悦既附丞相欢，不肯应召。泰因元毗上表称："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权掌军事。奉诏召岳军入京，今高欢之众已至河东，侯莫陈悦犹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顾恋乡邑，若逼令赴阙，悦蹑其后，欢邀其前，恐败国殄民，所损更甚。乞少赐停缓，徐事诱导，渐就东引。"魏主乃以泰为大都督，即统岳军。

初，岳以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厢大都督，岳死，虎奔荆州，说贺拔胜使收岳众，胜不从。虎闻宇文泰代岳统众，乃自荆州还赴之，至阌乡[9]，为丞相欢别将所获，送洛阳。

魏主方谋取关中，得虎甚喜，拜卫将军，厚赐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孙也。

泰与悦书，责以“贺拔公有大功于朝廷。君名微行薄，贺拔公荐君为陇右行台。又高氏专权，君与贺拔公同受密旨，屡结盟约；而君党附国贼，共危宗庙，口血未干，匕首已发。今吾与君皆受诏还阙，今日进退，唯君是视：君若下陇东迈，吾亦自北道同归，若首鼠两端，吾则指日相见！”

魏主问泰以安秦、陇之策，泰表言：“宜召悦授以内官，或处以瓜、凉一藩[10]；不然，终为后患。”

原州刺史史归[11]，素为贺拔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助归镇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陈崇帅轻骑一千袭之。崇乘夜将十骑直抵城下，余众皆伏于近路；归见骑少，不设备，崇即入，据城门，高平令陇西李贤及弟远穆在城中，为崇内应。于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归及次安、伯和等归于平凉。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击悦，至原州，众军毕集。

【注释】

①高平：县名，治所在今山西高平县境内。

②河曲：古地区名。自古谓黄河千里一曲，名河曲之地有好几处。从当时贺拔岳讨曹泥形势看，应指灵州西之河曲。今甘肃庆阳至宁夏吴忠西南一线黄河。

③水洛城：故城在今甘肃庄浪县东南阳三、水洛二川之间。

④宇文夏州：宇文泰。泰为夏州刺史。

⑤首望：最有名望的家族。

⑥弹筝峡：在今甘肃平凉县西一百里。

⑦讨民：治理拯救平民，讨，治理。

⑧义宁：北魏置，故治在今山西安泽县境。

⑨阌(wén 文)乡：地名。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内。

⑩瓜、凉：即瓜州、凉州。瓜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县；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

⑪原州：州名，北魏置，治所在今甘肃固原县。

【译文】

6 北魏贺拔岳打算讨伐曹泥，派都督武川人赵贵到夏州征求宇文泰的意见，宇文泰说："曹泥据守一座孤城，且与我们相隔甚远，不足以使我们忧虑。侯莫陈悦贪婪而不守信义，应该先对付他。"贺拔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反而令侯莫陈悦到高平与自己会合，共同讨伐曹泥。侯莫陈悦此时已经听信翟嵩的谗言，正蓄谋除掉贺拔岳。贺拔岳多次与侯莫陈悦宴会交谈，长史武川人雷绍劝阻他，总是不听。贺拔岳令侯莫陈悦为前导，到了河曲，侯莫陈悦诱请贺拔岳到他军营中谈论军事，说话间，悦假称肚子疼站了起来，他女婿元洪景即拔刀向前杀了贺拔岳。贺拔岳的手下人见状都吓得纷纷逃散，侯莫陈悦派人劝止他们，说："我奉朝廷密令，只杀贺拔岳，诸位不要怕。"众人信以为真，都不敢妄动。而侯莫陈悦也犹豫不决，没有立即抚慰收编贺拔岳的部队，只率部返回陇山，驻扎在水洛城。贺拔岳的部队零散返回平凉，赵贵到侯莫陈悦处请求将贺拔岳遗体运回安葬，得到许可。贺拔岳死后，侯莫陈悦部属都相互庆贺，行台郎中薛憧私下对亲信说："侯莫陈悦才干谋略素来低下，动不动就杀害良将，我们这些人现在已注定成为人家的俘虏了，有什么值得庆贺的！"薛憧，是薛真度的侄孙。

贺拔岳的部队群龙无首，诸位部将考虑到都督武川人寇洛年龄最大，就推举他为部队统帅；寇洛向来没有威望谋略，不能掌握好部队，就主动请求辞职。赵贵说："宇文泰的才略当今首屈一指，

远近的人都归心于他，而且赏罚严明，士兵们都乐意听他调遣，如果我们请他来做统帅，一切都会成功。"众将领有的想从南方请贺拔胜来，有的主张报告朝廷，听从孝武帝安排，犹豫不决。都督盛乐人杜朔周说："远水救不了近火，目前的危局，没有宇文泰是无法扭转的，赵将军的建议是对的。"请允许我快马去向宇文泰报告噩耗，并请他来主持军务。"众人于是派杜朔周到夏州去迎请宇文泰。

宇文泰与部下将佐幕僚共同商量是否去平凉，前太中大夫颍川人韩褒说："这是天赐良机，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侯莫陈悦不过是井中之蛙，假如您去的话，必定能擒获他。"多数人则认为："侯莫陈悦在水洛，离平凉不远，如果他已控制贺拔岳的部队，就很难对付，希望暂且留下观察一下时局变化再说。"宇文泰说："侯莫陈悦既然谋害了贺拔元帅，理应乘机占领平凉，却退据水洛，可见他是无能平庸之辈。难以得到而又容易失去的是时机。如果我不早去接收的话，贺拔公的部队就将人心涣散。"

出身于夏州一等名门望族的都督弥姐元进阴谋策应侯莫陈悦，宇文泰知道这一情况后，与手下都督高平人蔡祐商量逮捕他，蔡祐说："元进肯定会反咬一口的，不如杀了他。"宇文泰说："你很善于作出大决断。"于是召集弥姐元进等人到府中商议事情，宇文泰说："陇州的逆贼叛乱，我理当和诸位一道同心协力去讨伐，但是你们诸位之中好象有想法不同的人，这是为什么呢？"蔡祐随即身着战甲手持战刀直入厅堂，瞪大眼睛对诸将说："早上共同谋划，晚上就心生异端，还有什么脸面做人！今天一定要砍掉内奸的头！"在座的人都叩头说："希望能仔细审察，辨别忠奸。"蔡祐于是大声喝斥弥姐元进，挥刀斩之，并杀其党羽，接着就与众将共同盟誓讨伐侯莫陈悦。宇文泰对蔡祐说："我从今以后把你当作儿子对待，你能以我为父亲吗？"

宇文泰与手下的轻骑兵一起快速挺进平凉，命令杜朔周率部先占领弹筝峡。当时平民百姓惶恐不安，纷纷逃离，士兵们都相趁

机抢掠，杜朔周说："宇文大人正在讨伐犯罪者，拯救百姓，你们为什么还要帮助叛贼做坏事呢！"于是对百姓进行安抚并遣送他们回去，远近的人因此心悦诚服地归附他，宇文泰听到这些情况后连声称赞。杜朔周本来姓赫连，曾祖父库多汗为了避难才改姓杜，宇文泰让他恢复旧姓，给他起名叫赫连达。

丞相高欢派侯景去招抚收编贺拔岳的部队，在安定与宇文泰相遇，宇文泰对他说："贺拔大人虽然已去世，但我宇文泰还在，你来干什么！"侯景大惊失色，回答说："我不过是一枝箭，随人怎么射罢了。"便退回去了。

宇文泰到平凉后，非常悲痛地哭吊了贺拔岳，将士们都又悲又喜。

高欢又派侯景和散骑常侍代郡人张华原、义宁太守太安人王基前去慰劳宇文泰，宇文泰不接受，并想把这些人扣留下来，说："你们留下来就和我共享富贵，否则，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张华原回答说："大人您想以死来胁迫我们，这并不是我华原所害怕的。"宇文泰只好让他们回去。王基回去后对高欢说："宇文泰是一位英雄豪杰，请赶快趁他立足未稳时消灭他。"高欢答道："你难道没看到贺拔岳和侯莫陈悦之间的悲剧吗！我同样会用计谋轻取他的性命。"

北魏孝武帝听说贺拔岳已死，就派武卫将军元毗前去慰劳贺拔岳的部队，并将部队拉回洛阳，同时调回侯莫陈悦。元毗到平凉时，贺拔岳的部下已推宇文泰为统帅，侯莫陈悦则已归附高欢，不肯奉调。宇文泰托元毗上书给孝武帝说："大臣贺拔岳突遭谋杀，都督寇洛等将领让我暂时代掌军权。已接到您调贺拔岳部进京的命令，只是现在高欢的部队已到五原河以东地区，侯莫陈悦部还驻扎在水洛，贺拔岳的士兵大多是当地人，留恋自己的家乡，如果硬逼着要他们赶赴京城，万一侯莫陈悦随后追击，高欢在前面拦截，恐怕会败乱国家，殃及百姓，所受损失会更大。乞请允许我们稍微停

留一些时候，以便进行诱导动员，慢慢将部队开向东部地区。"孝武帝即任命宇文泰为大都督，就地统率贺拔岳的部队。

当初，贺拔岳任用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厢大都督。贺拔岳死后，李虎跑到荆州，劝说贺拔胜前去收编贺拔岳的部队，但贺拔胜不同意。李虎听说宇文泰已经代替贺拔岳统率部队后，便从荆州返回前去投靠，路过阌乡时，被高欢手下的一个将领抓获，送到洛阳。孝武帝正打算夺取关中地区，得到李虎，非常高兴，授予他卫将军的职衔，赏赐给他丰厚的财物，派他到宇文泰那里去。李虎，是李歆的玄孙。

宇文泰写给侯莫陈悦一封信，斥责他："贺拔公曾为国家立过大功。你声名微小、品行低下，贺拔公却举荐你为陇右行台。此外，高欢专权，你与贺拔公共同受皇上密令，多次相互订立盟约，而你却与国贼勾结，同谋危害国家，歃血盟誓时口角沾的血还没干，手中的匕首已刺向他。现在我与你都奉命调回京城，今天是进是退，全看你的举动：你如果能从陇山撤下来东进洛阳，我也从北边出发前往都城；如果你迟疑不进，心怀二意，我将即刻与你兵刃相见！"

北魏孝武帝向宇文泰询问安定秦、陇地区的对策，宇文泰上书说："应该召回侯莫陈悦，让他担任朝官，或者派他到瓜州、凉州一带镇守；否则，终究是个祸害。"

原州刺史史归，向来受贺拔岳信任，河曲事变后，反而成为侯莫陈悦的党羽。侯莫陈悦派他的亲信王伯和、成次安率兵二千前去帮助史归镇守原州，宇文泰派都督侯莫陈崇率一千轻骑兵去袭击他们。崇趁黑夜带领十名骑兵直抵城下，其余士兵都埋伏在附近；史归见来人很少，不加防备，崇立即率兵冲了进去，占据城门，高平令陇西人李贤和他弟弟在城内接应。于是，里应外合，擂鼓呐喊，城外伏兵一拥而入，很快抓住了史归、成次安、王伯和等，胜利返回平凉。宇文泰上书推荐侯莫陈崇代行原州刺史职权。三月，宇文泰率军进攻侯莫陈悦，到了原州，各路部队都集结在一起。

7 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8 魏南秦州刺史陇西李弼说侯莫陈悦曰："贺拔公无罪而公害之，又不抚纳其众，令奉宇文夏州以来，声言为主报仇，此其势不可敌也，宜解兵以谢之！不然，必及祸。"悦不从。

宇文泰引兵上陇，留兄子导为都督，镇原州。泰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大悦。军出木狭关[1]，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闻之，退保略阳，留万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轻骑数百趣略阳，悦退保上邽[2]，召李弼与之拒泰。弼知悦必败，阴遣使诣泰，请为内应。悦弃州城，南保山险，弼谓所部曰："侯莫陈公欲还秦州，汝辈何不装束！"弼妻，悦之姨也，众咸信之，争趣上邽。弼先据城门以安集之，遂举城降泰，泰即以弼为秦州刺史。其夜，悦出军将战，军自惊溃。悦性猜忌，既败，不听左右近己，与其二弟并子及谋杀岳者七八人弃军迸走，数日之中，盘桓往来，不知所趣。左右劝向灵州依曹泥，悦从之，自乘骡，令左右皆步从，欲自山中趣灵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贺拔颖追之，悦望见追骑，缢死于野。

泰入上邽，引薛憕为记室参军。收悦府库，财物山积，泰秋毫不取，皆以赏士卒；左右窃一银甕以归，泰知而罪之，即剖赐将士。

悦党豳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3]，有众数万，泰遣都督中山刘亮袭之。定儿以大军远，不为备；亮先竖一纛于近城高岭，自将二十骑驰入城，定儿方置酒，猝见亮至，骇

愕，不知所为，亮麾兵斩定儿，遥指城外纛，命二骑曰："出召大军！"城中皆慑服，莫敢动。

先是，故氐王杨绍先乘魏乱逃归武兴，复称王。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氐、羌、吐谷浑所在蜂起[4]，自南岐至瓜、鄯[5]，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宇文泰令李弼镇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恶蛇镇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镇渭州，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征酒、泾、东秦、岐四州之粟以给军。杨绍先惧，称藩送妻子为质。

夏州长史于谨言于泰曰："明公据关中险固之地，将士骁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群凶，若陈明公之恳诚，算时事之利害，请都关右，挟天子以令诸侯，奉王命以讨叛乱，此桓、文之业，千载一时也！"泰善之。

丞相欢闻泰定秦、陇，遣使甘言厚礼以结之，泰不受，封其书，使都督济北张轨献于魏主，斛斯椿问轨曰："高欢逆谋，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贺拔？"轨曰："宇文公文足经国，武能定乱。"椿曰："诚如君言，真可恃也。"

魏主命泰发二千骑镇东雍州，助为势援，仍命泰稍引军而东。泰以大都督武川梁御为雍州刺史，使将步骑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欢遣其都督太安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反以救侯莫陈悦[6]，雍州刺史贾显度以舟迎之。梁御见显度，说使从泰，显度即出迎御，御入据长安。

魏主以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为泾州刺史，李

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太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卢待伯不受代，泰遣轻骑袭而擒之。

侍中封隆之言于丞相欢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师，必构祸乱。"隆之与仆射孙腾争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归隆之。腾泄其言于椿，椿以白帝。隆之惧，逃还乡里，欢召隆之诣晋阳。会腾带仗入省，擅杀御史，惧罪，亦逃就欢。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帝以斛斯椿兼领军，改置都督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鸷在徐州，欢使大都督邸珍夺其管钥。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皆欢党也；帝省建州以去贤，使御史举俊罪，以汝阳王叔昭代之。欢上言："俊勋重，不可解夺；汝阳懿德，当受大藩；臣弟永宝，猥任定州[7]，宜避贤路。"帝不听。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勋府庶子，厢别六百人[8]；又增骑官[9]，厢别二百人。

【注释】

①木狭关：地名，在今甘肃固原县境内。狭，当作"峡"。

②上邽(gui 桂)：县名，在今甘肃天水县境，

③豳(bin 斌)州：州名，西魏置。即今陕西彬县。

④氐(dī 低)：古族名，又称西戎，世居甘肃地区。羌：古代我国西部民族之一，世居青海、四川等地。吐谷(tùyù 秃浴)浑：本为古代鲜卑族所建王朝名。鲜卑族本居辽东，晋末西迁，居住在今青海北部、新疆东南部地区，后遂称这些移居部落为吐谷浑。

⑤南岐：即南岐州，北魏所置州，故治在今陕西凤县。鄯(shàn 善)：鄯州，北魏置，故治在今青海乐都县。

⑥蒲反：县名，又称蒲坂，故治在今山西永济县境内。

⑦猥：谦词。本义为鄙陋，用以表示能力低下，滥竽充数。

⑧五月丙子：丙子疑误，五月无此日。勋府庶子：宿卫官，有左庶子、右庶

子等。

⑨骑官:宿卫官,有云骑、武骑、越骑、屯骑等。

【译文】

7夏季,四月初一,出现日食。

8北魏南秦州刺史陇西人李弼劝告侯莫陈悦说:"贺拔公无罪而您却杀害了他,又不趁机安抚接收他的部队,如今他的部队奉宇文泰为统帅,浩荡前来,声言要为其主人报仇,这注定他们的气势是不可阻挡的,您应该交出兵权以示悔过!不然的话,必定招来大祸。"侯莫陈悦不听从。

宇文泰率军向陇山进发,留下兄长的儿子宇文导为都督,镇守原州。宇文泰的军令严明,一路上部队秋毫无犯,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军队出了木狭关后,大雪厚达二尺,宇文泰仍然带着队伍日夜兼程,以便给侯莫陈悦出其不意的攻击。侯莫陈悦听到消息后,退守略阳,只留下一万人守水洛,宇文泰大军到达后,水洛守军马上投降了。宇文泰随即派出几百名轻骑兵奔袭略阳,侯莫陈悦又撤退到上邽,调李弼来一同抵抗宇文泰。李弼断定侯莫陈悦必败,暗中派人到宇文泰那里,请求做内应。侯莫陈悦又放弃了上邽城,向南撤退到山中险要之地固守,李弼对士兵们说:"侯莫陈公准备返回上邽城,你们怎么还不整理行装!"李弼的妻子是侯莫陈悦妻子的姊妹,所以士兵们对他的话听信不疑,纷纷奔赴上邽。李弼抢先占据城门以便安定招集士兵们,随后率全城将士向宇文泰投降,宇文泰即任命李弼为秦州刺史。当晚,侯莫陈悦率军出战,但军心已乱,不战自溃。侯莫陈悦生性多疑,战败后,不让部下靠近自己,只和自己两个弟弟及儿子,还有参与谋杀贺拔岳的,共七八个人,抛开大队人马,悄悄逃走,一连好几天,来回乱窜,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手下人劝他到灵州去依附曹泥,他听从了,自己骑着骡子,让手下人都徒步随行,想从山路去灵州。宇文泰令原州都督贺拔颖率部追

击，侯莫陈悦看到追兵逼近，就在荒野中上吊自杀了。

宇文泰进入上邽城后，任命薛憕为记室参军。接收侯莫陈悦的府库，只见财物堆积如山，宇文泰自己一点也不要，都用来犒赏士兵；手下人偷偷地拿回了一个银瓮，泰知道后惩处了当事人，把银瓮剖开分给了将士。

侯莫陈悦的党羽豳州刺史孙定儿据守州城不投降，手下有几万人马，宇文泰派都督中山人刘亮率军奔袭。孙定儿以为宇文泰的大军离州城还远，不作防备；刘亮先在城外附近高山岭上竖起一杆大旗，自己带领二十名骑兵冲入城中，孙定儿正在举行酒宴，突然看见刘亮到来，又惊又怕，不知所措，刘亮挥刀杀死孙定儿，手指远在城外的大旗，命令两位骑兵说："出去把大军叫进来！"城中守军个个都吓得服服贴贴，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原先，过去的氐王杨绍先乘北魏混乱之机逃回武兴，重新自立为王。凉州刺史李叔仁被当地平民百姓扣押，一时间，氐、羌、吐谷浑等各族都据地叛乱，自南岐到瓜、鄯等州，跨州据郡的情形不可胜数。宇文泰命令李弼镇守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恶蛇镇守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镇守渭州，卫将军赵贵代理秦州政务，征调豳、泾、东秦、岐等四州的粮食供给军队。杨绍先很害怕，只得向北魏表示臣服，并送来妻子、儿子作人质。

夏州长史于谨对宇文泰说："大人您占据关中这块险固之地，将士们骁勇善战，土地肥沃。如今天子在洛阳，身受一群凶恶之徒的胁迫，如果陈述您的真心诚意，讲明目前时局的利害关系，请求迁都关中，这样您就可以借重天子的威名来号令诸侯，打着皇帝的旗号去讨伐叛乱，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伟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宇文泰认为他言之有理。

丞相高欢听说宇文泰平定了秦陇地区，就派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和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来结交他，宇文泰没有接受，而是封好高欢的书信，派都督济北人张轨送给孝武帝。斛斯椿问张轨："高欢

的叛逆之心路人皆知,众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西边宇文泰身上,不知宇文泰比起贺拔岳来怎么样?"张轨说:"宇文公文足以管理好国家,武足以平定叛乱。"斛斯椿说:"果真如你所说的这样,那就真可以依靠他了。"

北魏孝武帝命令宇文泰派出二千骑兵镇守东雍州,以便对都城形成声援之势,仍然要求宇文泰逐步率领部队东进。宇文泰任命大都督武川人梁御为雍州刺史,让他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为先头部队。在这之前,丞相高欢派他的都督太安人韩轨率军一万占据蒲坂以救援侯莫陈悦,雍州刺史贾显度曾派舟船迎接。此时,梁御见到贾显度,劝他跟随宇文泰,显度即出城迎接梁御,梁御就这样占领了长安。

孝武帝任命宇文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授权他可以依据皇帝旨意封拜官爵。宇文泰即任命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太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原南岐州刺史卢待伯不愿意向张献交权,宇文泰派遣轻骑兵袭击该州城,逮捕了他。

侍中封隆之对丞相高欢说:"斛斯椿等人如今在洛阳,必定构成祸乱。"由于封隆之与仆射孙腾曾争着娶孝武帝的妹妹平原公主,结果公主嫁给了封隆之。孙腾便把封隆之对高欢说的话泄露给斛斯椿,椿又告诉了孝武帝。封隆之很害怕,便逃回家乡,高欢随之把他召到晋阳。恰好孙腾由于带兵器进入台省,擅自杀死了御史,害怕受惩处,也逃到了高欢那里。领军娄昭以有病为由辞职投奔到晋阳。孝武帝任命斛斯椿兼领军之职,撤换都督及河南、关西等州刺史。华山王元鸞在徐州,高欢派大都督邸珍强行夺去了他的城门钥匙。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都是高欢的党羽。孝武帝通过撤销建州的办法免除了韩贤的职务,指示御史检举蔡俊的罪过,派汝阳王叔昭取代他。高欢上书对孝武帝说:"蔡俊功勋卓著,不应该解除他的职务;汝阳王德高望重,应当派他镇守重镇大州;臣下的

弟弟永宝，现任定州刺史，应该让位给更有才能的人。”孝武帝不采纳他的意见。五月丙子，孝武帝又增设勋府庶子，左右厢各六百人；又增设骑官，左右厢各二百人。

魏主欲伐晋阳，辛卯，下诏戒严，云“欲自将伐梁”。发河南诸州兵，大阅于洛阳，南临洛水，北际邙山，帝戎服与斛斯椿临观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诏丞相欢，称“宇文黑獭[1]，贺拔胜颇有异志，故假称南伐，潜为之备；王亦宜共为形援，读讫燔之。”欢表以为“荆、雍将有逆谋，臣今潜勒兵马三万，自河东渡，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等将兵四万自来违津渡[2]，领军将军娄昭等将兵五万以讨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将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讨江左，皆勒所部，伏听处分。”帝知欢觉其变，乃出欢表，令群臣议之，欲止欢军。欢亦集并州僚佐共议，还以表闻，仍云：“臣为嬖佞所间，陛下一旦赐疑。臣若敢负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

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阳胡[3]，汝阳王暹守石济[4]，又以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帅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东趣济州。元寿，椿之弟也。蔡俊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复录洛中文武议意以答欢，且使舍人温子升为敕赐欢曰：“朕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

誓。近虑宇文为乱，贺拔应之，故戒严，欲与王俱为声援。今观其所为，更无异迹。东南不宾，为日已久，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朕既阘昧，不知佞人为谁。顷高乾之死，岂独朕意！王忽对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轻！如闻库狄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主，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余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叛，今年孙腾逃去，不罪不送，谁不怪王！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云'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洛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应自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人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齑粉[5]，了无遗恨！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至此！"

中军将军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欢之心，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还复旧京，何虑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骑侍郎河东柳庆见泰于高平，共论时事。泰请奉迎舆驾，庆复命，帝复私谓庆曰："朕欲向荆州何如？"庆曰："关中形胜，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见其可。"帝又问阁内都督宇文显和，显和亦劝帝西幸。时帝广征州郡兵，东郡太守河东裴侠帅所部诣洛阳[6]，王思政问曰："今权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侠曰："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7]，所谓

已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投之，恐无异避汤入火也。”思政曰：“然则如何而可？”侠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且至关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进侠于帝，授左中郎将。

初，丞相欢以洛阳久经丧乱，欲迁都于邺，帝曰：“高祖定鼎河、洛，为万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旧事。”欢乃止。至是复谋迁都，遣三千骑镇建兴[8]，益河东及济州兵，拥诸州和籴粟，悉运入邺城。帝又敕欢曰：“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使蔡俊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廪，别遣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朕虽不武，为社稷宗庙之计，欲止不能。决在于王，非朕能定，为山止簣[9]，相为惜之。”欢上表极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恶。

帝以广宁太守广宁任祥兼尚书左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10]，祥弃官走，渡河据郡待欢。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其去留，遂下制书数欢咎恶，召贺拔胜赴行在所。胜以问太保掾范阳卢柔[11]，柔曰：“高欢悖逆，公席卷赴都，与决胜负，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鲁阳，南并旧楚[12]，东连兖、豫，西引关中，带甲百万，观衅而动，中策也。举三荆之地，庇身于梁，功名皆去，下策也。”胜笑而不应。

帝以宇文泰兼尚书仆射，为关西大行台，许妻以冯翊长公主，谓泰帐内都督秦郡杨荐曰：“卿归语行台，遣骑迎

我!"以荐为直阍将军。泰以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将轻骑一千赴洛,又遣荐与长史宇文侧出关候接。

丞相欢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晋阳,命长史崔暹佐之。暹,挺之子也。欢勒兵南出,告其众曰:"孤以尔朱擅命,建大义于海内,奉戴主上,诚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忠为逆。今者南迈,诛椿而已。"以高敖曹为前锋。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数欢罪恶,自将大军发高平,前军屯弘农[13]。贺拔胜军于汝水。

秋,七月,己丑,魏主亲勒兵十余万屯河桥,以斛斯椿为前驱,陈于邙山之北。椿请帅精骑二千夜渡河掩其劳弊,帝始然之;黄门侍郎杨宽说帝曰:"高欢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于人,恐生他变。椿若渡河,万一有功,是灭一高欢,生一高欢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叹曰:"顷荧惑入南斗[13],今上信左右间构,不用吾计,岂天道乎!"宇文泰闻之,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当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14],不能渡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反济,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

【注释】

①宇文黑獭:宇文泰。黑獭是其小名。

②来违津:当在今山西河曲县至兴县一段黄河边。

③阳胡:即阳壶城,又名瓠丘,在今山西垣曲县南胡里。

④石济:即古棘津。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

⑤齑(jī 积)粉:细粉,碎屑。

⑥东郡:郡名,东晋置,北魏移治滑台,即今河南滑县治。

⑦百二:指山河险固之地。

⑧建兴:郡名,故治在今山西晋城县境。

⑨为山止篑:"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略语。意即堆造一座山,还差最后一筐土便成,却停止不干了。

⑩广宁:据胡三省注,任祥居官之广宁,乃泌水之广宁,故城在今山西沁水县境内;任祥籍贯之广宁,乃朔州之广宁,即今山西朔县。

⑪太保掾:太保属官。

⑫鲁阳:今河南鲁山县。 旧楚:指今湖北江陵,楚国郢都在其境内,故称旧楚。

⑬荧惑入南斗:荧惑,火星的别名。南斗,南斗六星,即斗宿,二十八宿之一。古代星象家认为,荧惑是灾星,南斗六星是天庙,荧惑走入南斗,预示着天子不保其位。

⑭万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诸侯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故以万乘称天子,千乘称诸侯。

【译文】

北魏孝武帝准备讨伐晋阳,初十,下令戒严,说是"要亲自率军讨伐梁国。"调集河南各州兵马,在洛阳举行大规模阅兵式,队伍的南端面临洛水,北端靠近邙山,孝武帝身着戎装与斛斯椿一道亲临检阅。六月,初六,孝武帝写给高欢一封密诏,假称:"宇文黑獭、贺拔胜可能有叛乱篡位的野心,所以假称讨伐南方,以便暗中作好防备;丞相你也应该声援我的行动。读后请烧掉此信。"高欢的复信说:"贺拔胜、宇文泰将要采取叛逆的行动,臣下即日悄悄率军三万,以河东西渡,另派恒州刺史库狄干等率军四万从来违津渡过黄河,领军将军娄昭等率军五万讨伐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率山东兵马七万、善于冲锋陷阵的精锐骑兵五万讨伐江东,他们都已作好准备,恭候皇上吩咐。"孝武帝知道高欢已觉察到自己的意图,便亮出

高欢的表章，让大臣们讨论对策，想要制止高欢出兵。高欢也召集并州的官员将佐共同商议，仍上表章表明心意，说："我被奸佞小人所离间，致使陛下一时对我产生怀疑。我如果胆敢辜负陛下，就让上天惩罚我，断子绝孙。陛下如果能信得过我的赤胆忠心，免动干戈，我就希望您能考虑把一两个奸臣从身边免职赶走。"

十六日，孝武帝令大都督源子恭守阳胡，汝阳王元暹守石济，又任命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偕同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一道东赴济州。元寿是斛斯椿的弟弟。但蔡俊拒不接纳贾显智，孝武帝更加恼怒。二十日，孝武帝再次命人抄录朝廷文武官员的意见答复高欢，并让舍人温子升拟写诏书给高欢说："我没有动用一刀一剑，坐享天子宝座，可以说生我的是父母，使我贵为天子的是你高王。现在如果我无缘无故背离大王，打算和你相互攻讨，那就让我和我的子孙，象你所发誓的那样遭受上天惩罚。近来担心宇文泰作乱，贺拔胜呼应，所以下令戒严，想和你相互声援。现在观察他们的行动，好象并没有异常迹象。东南方不顺服，由来已久，如今天下户口减少了一半，不宜滥用武力。我生性愚昧，不知道你说的奸臣是谁。不久前高乾被处死，岂只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大王忽然对高昂说他兄长死得冤枉，人的的耳目哪能这样容易被蒙骗！又如听库狄干说你曾讲过：'本来打算找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当皇帝，却无意中立了这样一个年长国君，致使无法控制他。现在只需出兵十五日，自然可以废掉他，再立一个皇帝。'象这样的议论，自你大王身边的勋贵传出，难道是我身边的奸臣捏造出来的！去年封隆之叛逃，今年孙腾又逃去，你既不惩处他们又不把他们押送回来，哪个不责怪你！你如果对皇帝效忠，为什么不把他们俩的头颅砍下送到京城！你虽然在信中说'往西去进攻宇文泰'，却四路兵马并发，有的想南渡到洛阳，有的想东到江南地区，说这些话的人都应当知道不能自圆其说，听这些话的人怎么能不怀疑？你如果静静地呆在晋阳，我这里纵有百万大军，也决不会萌生算计你的心思；你如果挥兵南下，我

这里纵然没有一匹马一部战车，仍然要赤手空拳奋斗到死。我本来没什么仁德，你已经立我为皇帝，老百姓没有识见，有的人还说我不错。如果我被别人赶下台，那就显出我是有罪过的；假使最终还是被你杀掉的话，那我就是受尽侮辱，粉身碎骨，也没有一点遗恨！本来希望君臣融洽如一体，犹如合起来的符契一样，不料如今相互分歧、疏远到这种地步！"

中军将军王思政对孝武帝说："高欢的野心，显而易见。洛阳不是险固易守的军事要地，宇文泰的心是向着王室的，现在如果到关中去依靠他，将来再收复洛阳，何悉不成功呢？"帝深感言之有理，就派散骑侍郎河东人柳庆到高平会见宇文泰，共同讨论时事变化和对策。宇文泰请求去迎接孝武帝，柳庆即回京城汇报情况，孝武帝又私下对柳庆说："我想到荆州去依靠贺拔胜，怎么样？"柳庆回答道："关中地形险要优越，宇文泰的才能胆略值得依赖。荆州缺乏要害地形，而且南边临近梁国这个强敌，愚意以为不宜去那里。"孝武帝又问阁内都督宇文显和，他也劝孝武帝西入关中。当时孝武帝广泛征调各州郡兵马，东郡太守河东人裴侠率所部到洛阳，王思政问道："如今大权在握的大臣专横拔扈，皇室的权威日益卑下，怎么办？"裴侠说："宇文泰受到三军拥护，占据着险固优越的地理位置，这好比是自己已稳操刀剑，怎么肯拱手把刀剑之柄让给别人呢！虽然想去投靠他，恐怕无异于避开了沸水又落入火坑。"思政说："那么怎么办才好呢？"侠回答说："进攻高欢必定会立刻招来灾难，西入关中也是后患无穷，不如暂且去汉中地区，再慢慢考虑下一步棋。"思政认为有道理，就把裴侠推荐给孝武帝，孝武帝授予他左中郎将的职衔。

当初，丞相高欢考虑到洛阳久经兵火战乱洗劫，想迁都到邺城，孝武帝说："道武帝定都河洛地区，开创了我们魏国万代基业；大王你既然已为国家稳定立下大功，还是遵照太和年间的旧制办事为好。"高欢只好作罢。到了这时，又开始谋划迁都的事，他派了

三千骑兵镇守建兴,增加河东和济州的兵力,把各州统购的粮食全部运进邺城。于是孝武帝又颁敕书给高欢说:"高王你要是想平息民愤,杜绝非议,唯一的办法只有撤回河东的兵马,撤销建兴防务,送来邺城储藏的粮食,追回济州的增援部队,让蔡俊接受调职命令、邸珍退出徐州,放下武器,解散兵马,各人专心自己的家业,如果需要粮食,另外派人转运。这样,说你坏话的人就会张口结舌,怀疑或后悔都不会再产生,从此你在太原可以高枕无忧,我在都城也可心安理得。你如果挥兵南下,图谋篡位,我虽然没什么军事才能,但为保全魏国江山,就是想罢休也不可能。决定权在你手里,不是我所能定夺的。眼看就要造成一座山了,却停止搬运最后一筐土,你我都会觉得是件可惜的事。"高欢上表章极力数说宇文泰和斛斯椿的罪恶。

孝武帝任命广宁太守广宁人任祥兼任尚书左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任祥弃官逃走,占据郡城等待高欢前来。孝武帝于是发布敕令宣布文武百官中凡来自北方的都可以随自己意愿离开或留下,并颁发诏书列举高欢罪恶,征召贺拔胜赶回京城。贺拔胜为此事征求太保掾范阳人卢柔的意见,卢柔说:"高欢叛逆,大人您率领麾下全部军队开赴京城,与高欢决一胜负,生死在此一举,这是上策。北边倚恃鲁阳险阻,南边吞并从前楚国的地盘,东边向兖州、豫州扩张,西边与关中结盟,指挥百万大军,看准机会再动兵,这是中策。以三荆土地作为资本,投靠梁国,功业名誉都没有了,这是下策。"贺拔胜听后一笑,没说什么。

孝武帝任命宇文泰兼尚书仆射,担任关西大行台,并许诺将冯翊长公主许配给他做妻子,对宇文泰的帐内都督秦郡人杨荐说:"你回去后告诉行台,请他派骑兵来迎接我!"授予杨荐直阁将军的职衔。宇文泰任命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让他率轻骑兵一千到洛阳去迎请孝武帝,又派杨荐和长史宇文侧出潼关等候接驾。

丞相高欢调他弟弟定州刺史高琛来镇守晋阳,派长史崔暹辅

助他。崔暹是崔挺的儿子。高欢率军向南进发，告诉部属说："以前因为尔朱荣作乱，我挺身而出伸张正义，拯救魏国皇室，拥立孝武为帝，真诚之心，人神共知；谁知横遭斛斯椿谗言陷害，我一片忠心被视为叛逆。如今向南进军，仅仅为了诛杀斛斯椿而已。"命高敖曹为先锋。宇文泰也向各州郡发布文告，列举高欢罪恶，亲自率领大军从高平出发，先头部队驻扎在弘农。贺拔胜驻军于汝水。

秋，七月，初九，北魏孝武帝亲自率兵十几万驻扎在河桥，命斛斯椿为先锋，在邙山北面摆开阵势。斛斯椿请求带领精锐骑兵二千渡过黄河，乘敌人疲弊之际突然袭击，孝武帝起初表示同意，黄门侍郎杨宽对孝武帝说："高欢以大臣身份讨伐君主，还有什么没准备好的！现在这个时候将兵权交给旁人，恐怕会发生意外变故。斛斯椿如果渡河过去，万一成功了，等于是灭掉一个高欢，同时又产生一个高欢式的权臣。"孝武帝于是传令斛斯椿停止行动，斛斯椿感叹道："近来灾星荧惑进入南斗星宿，预示天子不保其位，如今皇上听信身边的人挑拨离间，不采用我的计谋，这难道是天意吗！"宇文泰听说此事后，对手下人说："高欢几日之间行程八九百里，这是兵家所忌讳的事，应当乘机袭击他。而皇上因为自己是皇帝，不愿渡河过去与高欢决战，只沿着黄河岸边防守。况且黄河万里，防守是很困难的，如果一个地方被突破，那就大事不妙了。"立即任命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让他率军从蒲坂渡河，直扑并州高欢老巢，派大都督李贤率精锐骑兵一千增援洛阳。

帝使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镇虎牢，行台长孙子彦镇陕，贾显智、斛斯元寿镇滑台。斌之，鉴之弟；子彦，稚之子也。欢使相州刺史窦泰趣滑台，建州

刺史韩贤趣石济，窦泰与显智遇于长寿津[1]，显智阴约降于欢，引军退。军司元玄觉之[2]，驰还，请益师，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于滑台东，显智以军降，绍战死。北中郎将田怙为欢内应，欢潜军至野王[3]，帝知之，斩怙。欢至河北十余里，再遣使口申诚款；帝不报。丙午，欢引军渡河。

魏主问计于群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死战，计未决。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弃椿还，绐帝云："高欢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还，遂帅南阳王宝炬、清河王亶、广阳王湛以五千骑宿于瀍西[4]，南阳王别舍沙门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5]。众知帝将西出，其夜，亡者过半。亶、湛亦逃归。湛，深之子也。武卫将军云中独孤信单骑追帝，帝叹曰："将军辞父母，捐妻子而来，'世乱识忠臣'，岂虚言也！"戊申，帝西奔长安，李贤遇帝于崤中。己酉，欢入洛阳，舍于永宁寺，遣领军尧昭等追帝，请帝东还。长孙子彦不能守陕，弃城走。高敖曹帅劲骑追帝至陕西，不及。帝鞭马长驚，粮浆乏绝[6]，二三日间，从官唯饮涧水。至湖城[7]，有王思村民以麦饭壶浆献帝，帝悦，复一村十年。至稠桑[8]，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献酒食，从官始解饥渴。

八月，甲寅，丞相欢集百官谓曰："为臣奉主，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从，缓则耽宠争荣，急则委之逃窜，臣节安在！"众莫能对，兼尚书左仆射辛雄曰："主上与近习图事[9]，雄等不得预闻。及乘舆西幸，若即追随，恐跡同佞党；留待大王，又以不从蒙责，雄等进退无所逃罪。"

欢曰："卿等备位大臣，当以身报国，群佞用事，卿等尝有一言谏争乎？使国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归！"乃收雄及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度支尚书天水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皆杀之。孝芬子司徒从事中郎猷间行入关，魏主使以本官奏门下事。欢推司徒清河王亶为大司马，承制决事，居尚书省。

宇文泰使赵贵、梁御帅甲骑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谓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若得复见洛阳，亲诣陵庙，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备仪卫迎帝，谒见于东阳驿，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舆播迁[10]，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节，著于遐迩。朕以不德，负乘致寇[11]，今日相见，深用厚颜。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将士皆呼万岁。遂入长安，以雍州廨舍为宫，大赦，以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军国之政，咸取决焉。别置二尚书，分掌机事，以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为之。时军国草创，二人积粮储，治器械，简士马，魏朝赖之。泰尚冯翊长公主，拜驸马都尉。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上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

【注释】

①长寿津：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北。

②军司：官名，晋代为监军之职。

③野王：地名，即今河南泌阳县。

④瀍(ché 缠)西:瀍河西边。瀍河在今河南北部。

⑤别舍沙门:寄居僧人。沙门,梵语音译,亦作"桑门",意为勤修善法,止息恶行。遂用作僧人代称,尤指佛门徒僧。

⑥长骛(wù 悟):长时间乱跑。骛,乱跑。糗浆:粮食和饮料。

⑦湖城:县名,故城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内。

⑧稠桑:据胡三省注,即稠桑驿,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内。

⑨近习:指君主亲近的人。

⑩乘舆: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代称皇帝。

⑪负乘致寇:负乘,喻小人居君子之位;致寇,导致寇难不已。

【译文】

孝武帝派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大都督颍川王元斌之镇守虎牢,行台长孙子彦镇守陕城,贾显智、斛斯元寿镇守滑台。斌之是元鉴的弟弟;子彦是长孙稚的儿子。高欢派相州刺史窦泰进军滑台,建州刺史韩贤进军石济。窦泰与贾显智在长寿津相遇,显智暗中与窦泰约定要投降高欢,带领军队撤退。军司元玄觉察到了贾显智的异常,立即飞马返回,请求增派部队,孝武帝派大都督侯几绍率军前往,与窦泰交战于滑台东面,贾显智率军投敌,侯几绍战死。北中郎将田怙做高欢的内应,高欢悄悄率军到野王时,孝武帝得知田怙为内奸,即把他处死。高欢进军到离黄河北岸十几里的地方,再次派使者向孝武帝口头陈述他的诚意,孝武帝不理睬。二十六日,高欢指挥部队渡过了黄河。

孝武帝召集群臣询问对策,有的主张投奔梁国,有的建议往南去依靠贺拔胜,有的说西入关中,有的要求坚守洛口决一死战,最后方案定不下来。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抛开斛斯椿跑了回来,欺骗孝武帝说:"高欢的军队已经到了!"二十七日,孝武帝派使者召回斛斯椿,然后率领南阳王元宝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及五千骑兵住宿在瀍河西边,寄居在南阳王舍下的僧徒惠臻背着玉玺手持千牛刀跟随着。大家都知道皇上即将出发到关中去,当夜,逃

亡的人就超过了一半。元亶、元湛也跑回洛阳。元湛是元深的儿子。武卫将军云中人独孤信单枪匹马追上孝武帝，孝武帝赞叹道："将军你辞别父母，抛弃妻子儿女而来跟随我，看来'世乱识忠臣'这句话，真是不假呀！"二十八日，孝武帝向西进发去长安，在崤山中与李贤相遇。二十九日，高欢进入洛阳，住在永宁寺，派领军娄昭等追赶孝武帝，请他返回洛阳。长孙子彦无法守住陕城，弃城逃跑了。高敖曹率精锐骑兵追到陕城西边，没追上孝武帝。孝武帝快马加鞭，长途跋涉，又饿又渴，一连几日，随从官员只能喝山涧的水充饥。到了湖城，当地王思村中的农民献给孝武帝一些麦饭和开水，孝武帝非常高兴，宣布免除这个村十年的赋役。到了稠桑，潼关大都督毛鸿宾前来迎接，并献上酒食，随从官员才算解除了饥渴。

八月，初四，丞相高欢召集文武百官说："作为臣僚，职责是辅佐君主，拯救危局，平定动乱，如果在朝廷上不进谏论议，皇帝出门不陪同随侍，和平时争权夺利，危难时抛弃皇帝溜之大吉，为人臣的节操到哪里去了！"大家无言以对，兼任尚书左仆射辛雄说："皇上与亲近的人决定大事，我们都无权过问。等到皇上离京西去，我们如果追随而去，恐怕被视作奸臣的同党；留下来等待大王您，如今又因为没有跟随皇上西去而遭到责备，我们真是进退都有罪。"高欢说："你们身为朝廷大臣，应当以身报国，那些奸臣弄权的的时候，你们何尝说过一句规劝谏争的话？致使国家政局一下子败坏到这种地步，这种罪责你们怎能逃脱！"于是将辛雄、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度支尚书天水人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等逮捕处死。崔孝芬的儿子司徒从事中郎崔猷抄小路逃到关中，孝武帝让他任原职在门下省办事。高欢推举司徒清河王元亶为大司马，以皇帝名义处理大政，在尚书省办公。

宇文泰派赵贵、梁御率领铁甲骑兵二千前去恭迎，孝武帝沿黄河往西走，对梁御说："这黄河水向东流，而我却向西走，如果有朝一日能重返洛阳，亲手在陵庙祭奠祖先，那都是你们诸位的大功。"

说完,和左右随行人员都哭了。宇文泰备好仪仗卫队去迎接,在东阳驿拜见了孝武帝,他摘去帽子流着眼泪说:"我没能遏制住叛逆的肆虐,致使皇上颠簸迁徙,这都是我的罪过。"孝武帝说:"你的忠诚,远近闻名。我因为缺乏德行,而身居皇位,招致贼寇横行,今日与你相见,实在是太惭愧了。我正要把治理国家的重担托付给你,你还要勉力为之!"将士们都欢呼万岁。于是进入长安,暂且以雍州官署为宫殿,大赦天下,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任尚书令,国家军政大事都由他决断。另外设置两个尚书,分别掌管机要之事,由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担任这两个职务。当时国家军政庶务刚刚开办,这两个人储备粮食,修造器械,精选士卒马匹,魏国能生存下去多亏了他们。宇文泰娶冯翊长公主为妻,被任命为附马都尉。

先前,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宿,离开了又回来,前后停留了六十天。梁武帝根据谚语所说的"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就赤脚走下宫殿以便消灾折福,等到听说北魏孝武帝向关中逃亡时,他羞惭地说:"这个北虏也应验了天象呀!"

9 己未,武兴王杨绍先为秦、南秦二州刺史。

10 辛酉,魏丞相欢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欢至弘农[1],九月,癸巳,使行台仆射元子思帅侍官迎帝;己酉,攻潼关,克之,擒毛鸿宾,进屯华阴长城[2],龙门都督薛崇礼以城降欢。

贺拔胜使长史元颖行荆州事,守南阳,自帅所部西赴关中。至淅阳[3],闻欢已屯华阴,欲还,行台左丞崔谦曰:"今帝室颠覆,主上蒙尘[4],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5],然

后与宇文行台同心戮力，唱举大义，天下孰不望风响应！今舍此而退，恐人人解体，一失事机，后悔何及！”胜不能用，遂还。

欢退屯河东，使行台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6]，筑城于蒲津西岸，以薛绍宗为华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

欢自发晋阳，至是凡四十启，魏主皆不报。欢乃东还，遣行台侯景等引兵向荆州，荆州民邓诞等执元颖以应景。贺拔胜至，景逆击之，胜兵败，帅数百骑来奔。

11 魏主之在洛阳也，密遣阉内都督河南赵刚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帅兵入援，兵未及发，魏主西入关。景昭集府中文武议所从，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刚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无言者，刚抽刀投地曰：“公若欲为忠臣，请斩道和；如欲从贼，可速见杀！”景昭感悟，即帅众赴关中。侯景引兵逼穰城[7]，东荆州民杨祖欢等起兵，以其众邀景昭于路，景昭战败，刚没蛮中。

冬，十月，丞相欢至洛阳，又遣僧道荣奉表于孝武帝曰：“陛下若远赐一制，许还京洛，臣当帅勒文武，式清宫禁。若返正无日，则七庙不可无主[8]，万国须有所归，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帝亦不答。欢乃集百官耆老，议所立，时清河王亶出入已称警跸[9]，欢丑之，乃托以“孝昌以来，昭穆失序[10]，永安以孝文为伯考，永熙迁孝明于夹室[11]，业丧祚短，职此之由。”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谓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轻骑南走，欢追还

之。丙寅,孝静帝即位于城东北[12],时年十一,大赦,改元太平。

魏宇文泰进军攻潼关,斩薛瑜,虏其卒七千人,还长安,进位大丞相。东魏行台薛脩义等渡河据杨氏壁[13];魏司空参军河东薛端纠帅村民击却东魏,复取杨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14]。

12 丁卯,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帅众伐东魏。

13 初,魏孝武既与丞相欢有隙,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阴相连结,以观时变;渊亦遣使通于欢所。及孝武帝入关,清河王亶承制[15],以汝阳王暹为齐州刺史。暹至城西,渊不时纳。城民刘桃符等潜引暹入城,渊帅骑出走,妻子部曲悉为暹所虏。行及广里[16],会承制以渊行青州事。欢遗渊书曰:"卿勿以部曲单少,惮于东行,齐人浇薄,唯利是从,齐州尚能迎汝阳王,青州岂不能开门待卿也。"渊乃复东,暹归其妻子部曲,贵平亦不受代,渊袭高阳郡[17],克之,置累重于城中,自帅轻骑遊掠于外。贵平使其世子帅众攻高阳,渊夜趣东阳,见州民馈粮者,给之曰:"台军已至,杀戮殆尽。我,世子之人也,脱走还城,汝何为复往!"闻者皆弃粮走。比晓,复谓行人曰:"台军昨夜已至高阳,我是前锋,今至此,不知侯公竟在何所!"城民恟惧,遂执贵平出降。戊辰,渊斩贵平,传首洛阳。

【注释】

①弘农：郡名。故治在今河南陕县。

②华阴长城：据胡三省注，此为战国时魏国所筑长城。

③淅阳：郡名，故治在今河南淅川县。

④蒙尘：本义为蒙被尘土。多用以喻帝王流亡或失位而遭垢辱。

⑤行在：封建帝王所在的地方。后世专指帝王所到之处。

⑥封陵：即封陵关，在今山西永济县境内。

⑦穰城：穰县，故城在今河南邓县境内。

⑧七庙：《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这是古代帝王为进行宗法统治而设的七庙，以供奉七代祖先。后世遂以七庙代称王朝。

⑨警跸(bi 毕)：古代帝王出入称警跸。左右侍卫为警，禁人行走、清理道路为跸。这是古代帝王专用排场。

⑩昭穆失序：上下辈份关系紊乱。中国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宗庙或陵墓的辈份排列，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等居左，称昭；三、五世、七世等居右，称穆。用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远近。后世遂用来泛指家族辈份，如父辈在家族中为昭，则其子为穆。

⑪永安：北魏敬宗孝庄帝年号，当公元528～530年。以孝文为伯考：孝庄帝立天子七庙，当以其伯父孝文帝为穆，却尊其父彭城王元勰为皇帝列于七庙之穆位，而摒孝文于七庙之外。永熙：孝武帝年号，当公元523～534年。迁孝明于夹室：孝武帝与孝明帝为兄弟辈分，按礼制，兄弟不相入庙，即将孝明帝灵位移于宗庙的东西夹室。这两件事都是不合礼制的，故上文说"昭穆失序。"

⑫孝静帝：清河王元怿之孙，与孝明帝、孝武帝为叔侄辈份，入继皇位大宗则昭穆为顺，故高欢立之。

⑬杨氏壁：在今陕西华阴市与韩城市之间，为当时避乱自守所筑坞壁。

⑭南汾州：州名。故治即今山西吉县。

⑮承制：秉承皇帝旨意。

⑯广里：地名。在今山东长清县境内。

⑰高阳郡：南朝宋侨置，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县境内。

【译文】

9 初九，武兴王杨绍先出任秦、南秦二州刺史。

10 十一日，北魏丞相高欢亲自率军追迎孝武帝。十八日，清河王元亶下令大赦天下。高欢追到弘农，九月，十三日，派行台仆射元子思带领侍从官前去迎请孝武帝；二十九日，攻占潼关，活捉毛鸿宾，进军驻扎在华阴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举城向高欢投降。

贺拔胜委托长史元颖代理荆州事务，驻守南阳，自己率部赶赴关中。到淅阳时，听说高欢已攻到华阴，即想退回，行台左丞崔谦说："如今皇室遭到颠覆，皇上被迫逃亡，大人您应当日夜快速前进，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去朝见，然后和宇文泰同心协力，致力于恢复皇业的大义，天下人士谁不闻风响应呢！如今放弃这种义举而退却，恐怕人人都会失望而离散，一旦失去这种好机会，就会后悔莫及！"贺拔胜不采纳这个建议，率部退回荆州。

高欢率军撤退到河东驻扎，留下行台长史薛瑜镇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镇守封陵，在蒲津西岸修筑城池，任命薛绍宗为华州刺史，让他驻守这座新修城池，派高敖曹代理豫州政务。

高欢自从晋阳率军出发，到这时已经给孝武帝写了四十封书信，孝武帝一概不答复。高欢于是向东退回，派行台侯景等领兵攻向荆州，荆州平民邓诞等人劫持元颖以策应侯景。贺拔胜率军返回时，侯景出兵迎战，贺拔胜被打得一败涂地，只好带领几百名残余骑兵来投奔(梁朝)。

11 北魏孝武帝原先在洛阳的时候，曾秘密派尚内都督河南人赵刚去征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部进京增援，部队还没来得及出发，孝武帝已经向西逃入关中。冯景昭召集部下文武官员商议何去何从，司马冯道和主张按兵不动以等待高欢指示。赵刚说："大人您应该率部到孝武帝所在的地方去。"过了好一会儿，都没人站出来说话。赵刚抽出战刀扔在地上说："大人您如果想做忠臣，请处死冯道和；如果想追随逆贼高欢，就请立即杀掉我！"冯景昭深受感动，醒

悟过来，立即率部直奔关中。侯景率军进逼穰城，东荆州平民杨祖欢等人拉起队伍，在要道上阻击冯景昭，冯景昭大败，赵刚逃跑陷没于南蛮之中。

冬，十月，丞相高欢返回洛阳，又派僧人道荣送表章给孝武帝说："陛下如果在关中远赐一份诏书给我，答应返回京城洛阳，我一定率文武百官，清扫干净您所居住的宫殿。如果您返回洛阳的事遥遥无期的话，那么七庙就不能没有主人，天下诸侯必须有所归附，我宁可辜负陛下，也不能辜负国家。"孝武帝仍然不答复。高欢于是召集文武百官和元老，商议立谁做皇帝，此时清河王元亶出门进门已经按皇帝规格警卫森严，禁绝行人，高欢觉得这种做法浅薄可笑，于是借口说："孝昌年间以来，宗庙的辈份次序开始混乱，孝庄帝在宗庙只把孝文帝当作伯父供祭，孝武帝又因与孝明帝是兄弟关系而把孝明帝灵位迁入宗庙侧室，这些年来皇业衰败，享位时间短，都是皇位继承人辈份不对这种原因造成的。"于是立清河王世子元善为皇帝，对元亶说："与其立大王您为帝，还不如立您儿子为帝。"元亶惶恐不安，私自轻装策马向南出走，高欢派人把他追回。十七日，孝静帝在洛阳城东北角筑坛登上皇位，当时年仅十一岁，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平。

西魏宇文泰进军攻打潼关，杀死薛瑜，俘虏他手下士兵七千人，回到长安之后，晋升为大丞相。东魏行台薛修义等率军渡过黄河占领杨氏壁；西魏司空参军河东人薛端纠集一帮村民击退了东魏军，夺回杨氏壁，丞相宇文泰派遣南汾州刺史芬景恕前去镇守这个地方。

12 十八日，西魏任命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率军讨伐东魏。

13 当初，孝武帝与丞相高欢产生隔阂之后，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元贵平秘密结成一个派别，以静观时局变化；侯渊另又派使者与高欢进行联系。等到孝武帝西入关中，

清河王元亶代理朝政,任命汝阳王元暹为齐州刺史。元暹来到齐州城西门,侯渊拒不接纳,城内居民刘桃符等人悄悄地领着元暹进入城中,侯渊被迫带领手下人骑逃跑,妻子儿女及手下军队都成了元暹的俘虏。走到广里,刚好遇到清河王元亶以皇帝名义命他代理青州政务。高欢在给他的信中说:"你不要因为手中兵力微少而害怕到青州去。齐鲁之地的老百姓薄情寡义,唯利是图,齐州人尚且能够开门迎接汝阳王,青州人怎么会不开门接待你呢!"侯渊于是重新向东进发,元暹把他的妻子儿女和部属都还给了他,可是青州的元贵平也拒不接纳他,侯渊只得率兵袭击高阳郡,并占领该城,在城中设置了多重防御工事,自己则率领轻骑兵到城外游击巡掠。元贵平派他长子率军进攻高阳,侯渊则于夜晚进军东阳,看到一些州民正在运送军粮,就欺骗他们说:"高欢的军队打过来了,把我们青州兵杀得所剩无几了,我是世子手下的人,侥幸逃脱跑了回来,你们还往前线去干什么!"听到这话的州民都纷纷丢下粮食逃走。到天快亮时,侯渊又对路旁行人说:"高欢的军队昨夜已打到高阳,我们是前锋部队,现在进军到这里,不知道侯渊大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城中居民惶恐万分,于是捆押着元贵平出来投降。十九日,侯渊杀了元贵平,把他的脑袋送到了洛阳。

14 庚午,东魏以赵郡王谌为大司马,咸阳王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司空。坦,树之弟也。

丞相欢以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邺[1],书下三日即行。丙子,东魏主发洛阳,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上非陪从者,尽令乘驴。欢留后部分,事毕,还晋阳。改司州为洛州[2],以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

镇洛阳。以行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孙腾留邺，共知朝政。诏以迁民资产未立，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赈之。

15 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据瑕丘以拒东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帅众就之。

16 庚寅，东魏主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是时，六坊之众从孝武帝西行者不及万人[3]，余皆北徙，并给常廪，春秋赐帛以供衣服，乃于常调之外[4]，随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供国用。

17 十二月，魏丞相泰遣仪同李虎、李弼、赵贵击曹泥于灵州。

18 闰月，元庆和克濑乡而据之[5]。

19 魏孝武帝闺门无礼，从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阳王宝炬之同产也，从帝入关，丞相泰使元氏诸王取明月杀之；帝不悦，或时弯弓，或时椎案，由是复与泰有隙。癸巳，帝饮酒遇酖而殂。泰与群臣议所立，多举广平王赞。赞，孝武之兄子也。侍中濮阳王顺，于别室垂涕谓泰曰："高欢逼逐先帝，立幼主以专权，明公宜反其所为。广平冲幼，不如立长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阳王宝炬而立之。顺，素之曾孙也。殡孝武帝于草堂佛寺，谏议大夫宋球恸哭呕血，浆粒不入口者数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20 魏贺拔胜之在荆州也，表武卫将军独孤信为大都督。东魏既取荆州，魏以信为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尚书右仆

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怀之。

蛮酋樊五能攻破淅阳郡以应魏，东魏西荆州刺史辛纂欲讨之，行台郎中李广谏曰："淅阳四面无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险，表里群蛮。今少遣兵，则不能制贼；多遣，则根本虚弱；脱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难保。"纂曰："岂可纵贼不讨！"广曰："今所忧在心腹，何暇治疥癣！闻台军不久应至[6]，公但约勒属城，使完垒抚民以待之，虽失淅阳，不足惜也。"纂不从，遣兵攻之，兵败，诸将因亡不返。

城民密召独孤信。信至武陶[7]，东魏遣恒农太守田八能，帅群蛮拒信于淅阳[8]，又遣都督张齐民以步骑三千出信之后。信谓其众曰："今士卒不满千人，首尾受敌，若还击齐民，则土民必谓我退走，必争来邀我；不如进击八能，破之，齐民自溃矣。"遂击破八能，乘胜袭穰城；辛纂勒兵出战，大败，还趣城。门未及阖，信令都督武川杨忠为前驱，忠叱门者曰："大军已至，城中有应，尔等求生，何不避走！"门者皆散。忠帅众入城，斩纂以徇，城中慑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岁，东魏高敖曹、侯景将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敌，与杨忠皆来奔。

【注释】

①郫：郫县，南朝宋始置，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县境。

②司州：汉代于都城所在置司州管辖都城政务、治安等，后世相沿。北魏都洛阳，遂以洛阳为司州，至此迁都郫城，故复洛州名。

③六坊：北魏宫廷宿卫之士分为六坊。

④常调：正常赋调，法定赋调。

⑤濑乡：地名，据《太康地记》载，乃老子出生地。故址在今河南鹿邑县境。

⑥台军：东魏军队。因高欢曾任北魏大行台之职，故称其部队为台军。

⑦武陶：据胡三省注，当作"武关"。

⑧淅阳：地名，故城在今河南淅州县境内。

【译文】

14 二十一日，东魏任命赵郡王元谌为大司马，咸阳王元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司空。元坦，是元树的弟弟。

丞相考虑到洛阳的西面逼近西魏，南面又紧梁朝边境，于是提议迁都到邺城，命令下达三天就开始迁都行动。二十七日，东魏孝静帝从洛阳出发，四十万户人家匆忙跟随上路。文武百官的马匹都被征收，尚书丞郎以上不是陪侍皇上的人都只能乘毛驴。高欢自己留在后面指挥部署，等到迁都事情结束才返回晋阳。改名原来的司州为洛州，任命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守洛阳。任命行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孙腾一道留在邺城，共同主持朝廷政务。朝廷颁下诏书宣布，考虑到从洛阳迁来的居民资产家业还来不及恢复，特地拿出一百三十万石粟米救济他们。

15 十一日，兖州刺史樊子鹄据守瑕丘抗拒东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部投奔了他。

16 十二日，东魏孝静帝到达邺城，居住在城北面相州衙署，把相州刺史改称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也改称为魏尹。当时，六坊卫队随从孝武帝西去的人不到一万人，其余都来到了邺城，都给予常年俸禄，春秋两季则赏赐布帛以供他们做衣服，为应付这些开支，就在法定赋调之外，从丰收的地方用绸缎折价购买粮食供国家使用。

17 十二月，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仪同李虎、李弼、赵贵进军灵

州，攻打曹泥。

18 闰十二月，元庆和攻克濮乡，并以此为据地。

19 西魏孝武帝在宫中失礼乱伦，堂妹不出嫁的有三个，都封为公主。平原公主明月，是南阳王宝炬的同胞兄妹，随同孝武帝来到关中，丞相宇文泰指使元氏众位王爷把明月抓出来杀了；孝武帝对此很不满，有时弯弓射箭，有时用椎子敲打桌子，由此又和宇文泰不和。十五日，孝武帝喝酒时遇酖毒而死亡。宇文泰和大臣们商议立谁做皇帝，大多数人推举广平王元赞。元赞是孝武帝兄长的儿子。侍中濮阳王元顺把宇文泰请到另外一间房流着眼泪对他说："高欢逼走了已故的孝武帝，拥立一位年幼的皇帝以便大权独揽，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广平王还很小，不如拥立一位年长的君王。"宇文泰于是推举原太宰南阳王元宝炬为皇帝。元顺，是元素的曾孙。把孝武帝的灵柩安置在草堂佛寺内，谏议大夫宋球放声痛哭乃致呕血，几天吃不下饭喝不进水，宇文泰顾及他是有名的儒士，没有怪罪他。

20 先前贺拔胜在荆州时，曾上表推荐武卫将军独孤信为大都督。东魏攻取荆州后，西魏又任命独孤信为总管三荆州军政事务的都督、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便让他去招抚关注荆州。

蛮族首领樊五能率众攻破淅阳郡来策应西魏，东魏西荆州刺史辛纂想派兵前去讨伐，行台郎中李广劝阻道："淅阳这个地方四面荒无一人，光秃秃一座孤城，山路深幽艰险，里里外外都是蛮族人活动的地方。现在如果只派少量兵马去，就难以战胜蛮贼；如果派大部队去，那么州城就空虚了。万一不能成功，就会威风扫地，一旦人心离散，我们所在的州城就难以保住了。"辛纂说："怎么能放纵贼寇横行而不讨伐呢！"李广又说："如今所担忧的是州城难保，那有闲心顾及疥疮皮癣一类的小事！听说丞相高欢的军队不久就会到来，您只须责令所属各城，让他们保全城垒、安抚百姓以等待

援兵，这样虽说失去淅阳，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辛纂不听劝告，派兵去攻打淅阳，结果战败，众将士趁机逃亡不回。

荆州城老百姓秘密派人去迎请独孤信。独孤信到达武陶时，东魏派恒农太守田八能率领一群蛮兵在淅阳阻挡独孤信，又派都督张齐民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抄独孤信后路。独孤信对部下说：“如今我们的士兵不足一千人，前后都有敌人，如果回过头来攻击张齐民，那么当地土人必定认为我退走，势将争先恐后地来拦击我们；倒不如向前进攻田八能，攻破田八能的防线，张齐民就不攻自溃了。”于是向田八能发起进攻，又乘胜奔袭穰城；辛纂领兵出战，被打得大败，逃回州城。城门还来不及关上，独孤信的先头部队就追到了城边，先锋都督武川人杨忠大声喝斥城门卫兵说：“大部队已到，而且城内有接应的人，你们要想活命，怎么还不快快逃走！”守门士兵吓得纷纷逃散。杨忠率军进入城中，杀掉辛纂并悬首示众，城中军民都吓得服服贴贴。独孤信分派军队占领三荆各地区。过了半年，东魏高敖曹、侯景率军突然袭击州城，独孤信兵少难以抵挡，就和杨忠一起前来投奔梁朝。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纪十三　起旃蒙单阏，尽强圉大荒落，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大同元年

1 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2 是日，魏文帝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大统，追尊父京兆王为文景皇帝，妣杨氏为皇后。

3 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先附侯莫陈悦，悦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与盟而罢。道元世居怀朔[1]，与东魏丞相欢善，又母兄皆在邺，由是常与欢通。泰欲击之，道元帅所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2]，灵州刺史曹泥资送至云州[3]。欢闻之，遣资粮迎候，拜车骑大将军。

道元至晋阳，欢始闻孝武帝之丧，启请举哀制服。东魏主使群臣议之，太学博士潘崇和以为："君遇臣不以礼

则无反服[4]，是以汤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纣。”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议以为：“高后于永熙离绝未彰[5]，宜为之服。”东魏从之。

4 魏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虎等招谕费也头之众，与之共攻灵州，凡四旬，曹泥请降。

5 己酉，魏进丞相略阳公泰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6]，封安定王；泰固辞王爵及录尚书，乃封安定公。以尚书令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赞为司徒。

6 乙卯，魏主立妃乙弗氏为皇后，子钦为皇太子。后仁恕节俭，不妬忌，帝甚重之。

7 稽胡刘蠡升[7]，自孝昌以来，自称天子，改元神嘉，居云阳谷；魏之边境常被其患，谓之“胡荒”。壬戌，东魏丞相欢袭击，大破之。

8 勃海世子澄通于欢妾郑氏，欢归，一婢告之，二婢为证；欢杖澄一百而幽之，娄妃亦隔绝不得见。欢纳魏敬宗之后尔朱氏，有宠，生子湲，欢欲立之。澄求救于司马子如。子如入见欢，伪为不知者，请见娄妃；欢告其故，子如曰：“消难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结发妇，常以父母家财奉王；王在怀朔被杖[8]，背无完皮，妃昼夜供侍；后避葛贼[9]，同走并州，贫困，妃然马矢自作靴；恩义何可忘也！夫妇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业。且娄领军之勋[10]，何宜摇动！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必信邪！”欢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见澄，尤之曰：“男儿何意畏威自诬！”因教二婢反其辞，胁告者自缢，乃启欢曰：“果虚言也。”欢大悦，

召娄妃及澄。妃遥见欢，一步一叩头，澄且拜且进，父子、夫妇相泣，复如初。欢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马子如也！"赐之黄金百三十斤。

9 甲子，魏以广陵王欣为太傅，仪同三司万俟寿洛干为司空。

10 己巳，东魏以丞相欢为相国，假黄钺，殊礼[11]；固辞。

11 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帅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攻潼关[12]，魏丞相泰军于霸上。子如与轨间军，从蒲津宵济、攻华州。时修城未毕，梯倚城外，比晓，东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罴卧尚未起，闻阁外匈匈有声，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东魏人见之惊却。罴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注释】

①怀朔：怀朔镇，此魏六镇之一。故城在今内蒙古五原县。

②乌兰津：地名，在今甘肃平凉县境内。

③云州：北魏置，故治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④君遇臣不以礼则无反服：君主对待臣民无礼刻薄，君主死后臣民就不必去为君主服丧。反服，在新的君主统治下的臣民回过头去为已死的旧君主举哀服丧。语出《礼记·檀弓》和《孟子》。

⑤高后：孝武帝娶高欢长女为皇后；永熙：孝武帝年号，这里代指孝武帝。

⑥录尚书事：官名，职掌尚书奏事，总揽一切政务、军务，位在三公上。后汉始置，多以权重者为之。

⑦稽胡：部族名。大约是古匈奴族的一支，刘元海五部后裔。居住在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圆七八百里的山谷间，相当于今山西西部至宁夏固原之间山陵地带。

⑧王在怀朔被杖：高欢在孝昌(公元525—527年)以前为怀朔函使，使洛

阳，因坐食肉，受令史麻祥笞杖四十。事见《北史·齐本纪上》。

⑨后避葛贼：高欢于孝昌年间投奔葛荣，旋又逃亡归附尔朱荣，尔朱荣遭葛荣攻击，败走并州，高欢亦徙并州。葛荣：北魏末年河北农民起义领袖，一度建国号齐，自称皇帝，后为尔朱荣擒杀。

⑩娄领军：娄昭，娄妃弟。领军，领军将军，南北朝军职名，执掌禁军，谓之禁司，握有都城禁卫军实际指挥权。

⑪相国：原义即宰相，始于战国。至东汉，于其下另设丞相，相国一职从此非权重勋高者不敢居。假黄钺：给予黄钺。黄钺，以黄金装饰的钺，天子专用仪仗。帝王有时也赐予大臣黄钺仪仗以示威重。谓之假黄钺。

⑫太州：按《韩轨传》，为秦州刺史。此处当是秦州误为"泰州"，"泰"转写为"太"。

【译文】

梁纪十三　起乙卯（公元535年），止丁巳（公元537年），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大同元年（乙卯，公元535年）

1 春，正月，初一，梁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同。

2 这一天，西魏文帝在长安城西郊设坛祭告天地，登上皇位，随即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统，追认他的父亲京兆王为文景皇帝，已去世的母亲杨氏为皇后。

3 原北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原先依附侯莫陈悦，悦死后，西魏丞相宇文泰进攻他，没有取得胜利，便与他订立盟约，撤回部队。可朱浑道元的家庭世世代代居住在怀朔，与东魏丞相高欢关系密切，而且母亲和兄长都在邺城，因此经常与高欢保持联系。宇文泰想再次派兵进攻他，可朱浑道元闻讯后就率领手下三千户人家从西北方向的乌兰津渡过黄河到达灵州，灵州刺史曹泥拨出金钱物资把他送到云州。高欢听到奏报后，就派人带上粮食、钱物前去迎候，授予他为车骑大将军。

可朱浑道元到达晋阳后，高欢才从他那里得知孝武帝去世的消息，就向孝静帝请求为孝武帝举哀服丧。孝静帝召集群臣商议此事，太学博士潘崇和认为："君主如果对臣子不以礼相待，那么君主死后，有了新君主的臣子就不必回过头来再为死去的旧君主服丧哀悼，所以，商汤的百姓不为夏桀王哭丧，周武王的臣民不为商纣王穿丧服。"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认为："高皇后与孝武帝的断绝关系并未正式公开，还是应该为孝武帝服丧。"孝静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4 西魏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虎等招降了费也头的兵马，与他们一道共同进攻灵州，前后持续了四十天，曹泥被迫请求投降。

5 初二，西魏丞相、略阳公宇文泰晋升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并被封为安定王；宇文泰坚决推辞王爵和录尚书事的职务，于是，改封为安定公。还任命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元赞为司徒。

6 初八，西魏文帝册立妃子乙弗氏为皇后，儿子元钦为皇太子。皇后仁慈宽厚、勤俭节约，没有妬忌之心，文帝非常敬重他。

7 稽胡人刘蠡升，以孝昌年间以来，就自封为皇帝，改年号为神嘉，居住在云阳谷；魏国的边境常常受其骚扰，人们称之为"胡荒"。十五日，东魏丞相高欢率兵袭击他，大获全胜。

8 勃海王高欢的世子高澄与高欢的妾郑氏通奸，高欢回来后，一个婢女向他密告了这件事，还有两个婢女在旁作证；高欢把高澄打了一百大杖后关押起来，把娄妃也软禁起来，不允许她见面。高欢以前还把北魏敬宗的皇后尔朱氏收纳为妾，而且非常宠爱她，生了一个儿子叫高湝，这时便打算立高湝为世子。高澄就向司马子如求救。司马子如来到王府拜见高欢，假装不知道内情，请求见一见娄妃；高欢便把娄妃被软禁的事情原委告诉了他，司马子如听完后说："司马消难也和我的妾私通，这种事只可掩盖。娄妃是大王您的结发妻子，曾长期用父母家的钱财资助您；过去，您在怀朔被上司

杖责，皮无完肤，娄妃日夜守护在您身边；后来躲避葛荣之乱，一同逃奔并州，生活贫困，娄妃亲自点燃马粪做饭，亲自制作靴子，这种患难恩义怎么能忘呢！你们夫妻才貌般配，女儿许配天子，儿子继承大业。况且娄妃弟弟娄领军功勋很大、又手握禁军，怎么可以轻易翻脸呢？一个女人就象一棵小草，何况奴婢的话也不见得可信！”高欢于是让司马子如重新审问这件事。司马子如见到高澄，责备他说：“男子汉怎么可以因害怕威严就自己诬蔑自己呢！”接着便教唆作证的两个婢女推翻自己的证词，胁迫告状的婢女上吊自杀，然后向高欢报告说：“那件事果然是无中生有。”高欢听了非常高兴，派人召见娄妃和高澄。娄妃远远看到高欢，就走一步叩一个头，高澄则跪在地上边拜边向前移动，父子、夫妻都相互流下了眼泪，从此又和好如初。高欢设宴款待司马子如，说：“成全我们父子关系的，是司马子如呀！”赏赐给司马子如黄金一百三十斤。

9 十七日，西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太傅，仪同三司万俟寿洛干为司空。

10 二十二日，东魏任命丞相高欢为相国，允许他使用皇帝专用仪仗，赐给他特殊的礼遇；高欢坚决推辞不受。

11 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将领进攻潼关，西魏丞相宇文泰率军队驻扎在霸上。司马子如和韩轨只得带领兵马转回头去，从蒲津夜渡黄河，进攻华州。当时，华州城正在修筑，尚未完工，梯子还倚靠在城外，天刚亮时，东魏军队爬上云梯摸进城去。州刺史王罴睡在床上还没起来，听到外面人声喧哗，顾不上穿衣服，赤着双脚，露着发髻，手持白杖，大叫着冲了出来，东魏将士见了他惊慌失措，连忙后退。王罴一直追逐到东门，部下渐渐集结起来，双方会战，东魏军大败，司马子如等人只好率残部退出城外，撤回国去。

12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

13 壬午，东魏以咸阳王坦为太傅，西河王悰为太尉。

14 东魏使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发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其材入邺。

15 丁亥，上耕藉田。

16 东魏仪同三司娄昭等攻兖州，樊子鹄使前胶州刺史严思达守东平[1]，昭攻拔之。遂引兵围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见子鹄计事，因斩其首以降。始，子鹄以众少，悉驱老弱为兵，子鹄死，各散走。诸将劝娄昭尽捕诛之，昭曰："此州不幸，横被残贼，殷望官军以救涂炭，今复诛之，民将谁诉。"皆舍之。

17 戊戌，司州刺史陈庆之伐东魏，与豫州刺史尧雄战，不利而还。

18 三月，辛酉，东魏以高盛为太尉，高敖曹为司徒，洛阳王晖业为司空。

19 东魏丞相欢伪与刘蠡升约和，许以女妻其太子，蠡升不设备，欢举兵袭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降。余众复立其子南海王，欢进击，擒之，俘其皇后、诸王、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华、夷五万余户。

壬申，欢入朝于邺，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2]。

20 魏丞相泰以军旅未息，吏民劳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新制，奏行之。

泰用武功苏绰为行台郎中[3]，居岁余，泰未之知也，而台中皆称其能，有疑事皆就决之。泰与仆射周惠达论事，

惠达不能对，请出议之。出，以告绰，绰为之区处，惠达入白之，泰称善，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且称绰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绰为著作郎[4]。泰与公卿如昆明池观渔，行至汉故仓池，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绰问之，具以状对。泰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应对如流。泰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政事，卧而听之，绰指陈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5]，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后人多遵用之。

21 东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代侯渊。渊既失州任而惧，行及广川[6]，遂反，夜，袭青州南郭，劫掠郡县。夏，四月，丞相欢使济州刺史蔡俊讨之。渊部下多叛，渊欲南奔，于道为卖浆者所斩，送首于邺。

22 元庆和攻东魏城父[7]，丞相欢遣高敖曹帅三万人趣项[8]，窦泰帅三万人趣城父，侯景帅三万人趣彭城，以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节度诸军。

23 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国。

24 元庆和引兵逼东魏南兖州，东魏洛州刺史韩贤拒之。六月，庆和攻南顿[9]，豫州刺史尧雄破之。

25 秋，七月，甲戌，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万俟寿洛干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

【注释】

①东平:地名,在今山东范县境内。

②孝武帝后:即高欢长女,先嫁孝武帝,立为皇后,孝武帝逃入关中,皇后不从,至此高欢令其改嫁彭城王元韶。

③行台郎中:行台属官,郎中本为六部各司的主官,因行台可别置官属,形同丞相府,故有行台尚书、行台郎中之设。

④著作郎:秘书省属官,职掌编写国史。

⑤大行台左丞:大行台属官,左丞本为六部尚书副职之一,与右丞分掌庶务。

⑥广川:县名,故城在今河北枣强县境内。

⑦城父:县名,故治在今安徽亳县。

⑧项:县名,故治在今河南项城县。

⑨南顿:县名,故治在今河南项城县。

【译文】

12 二月,初四,皇上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

13 初五,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傅,西河王元悰为太尉。

14 东魏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征调十万民伕撤毁洛阳宫殿,并将拆下的材料运到鄴城。

15 初十,皇上举行亲自耕种藉田的仪式,以勉励人们重视农业。

16 东魏仪同三司娄昭等将领率兵进攻兖州,樊子鹄派前胶州刺史严思达镇守东平,娄昭攻克了该城。然后又指挥部队围攻瑕丘,但很长时间攻不下来,便引水灌城;十二日,大野拔求见樊子鹄商量事情,趁机杀了他,并砍下他的脑袋向娄昭投降。最初,樊子鹄考虑到手下兵马少,就把城中老弱男子都迫使为兵实城,樊子鹄死后,这些守兵各自逃亡,众将领劝娄昭把这些老弱兵都抓起来杀掉,娄昭说:"这个州城很不幸,横遭残害,人们都踮起脚尖,盼望我们的军队来把他们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如果我们现在又把他们杀掉,老百姓还能指望谁呢。"便把这些老弱兵都遣散了。

17 二十一日，梁朝司州刺史陈庆之讨伐东魏，与豫州刺史尧雄交战，失败而回。

18 三月十五日，东魏任命高盛为太尉，高敖曹为司徒，济阴王元晖业为司空。

19 东魏丞相高欢假意与刘蠡升讲和，许诺将女儿嫁给他儿子为妻。刘蠡升因此松懈不防备，高欢指挥部队偷袭他，十五日，刘蠡升部下的北部王砍下刘蠡升的脑袋向高欢投降。刘蠡升的部下又立他儿子南海王为皇帝，高欢派兵再次攻击，捉住了南海王和他的皇后、诸位亲王、公卿以下共四百多人，中原及边疆民族居民共五万多户。

二十六日，高欢到鄴城朝见孝静帝，把孝武帝皇后许配给彭城王元韶为妻。

20 西魏丞相宇文泰考虑到战事不息，官吏平民都很疲劳穷困，就指示有关部门参考古今比较符合实际而且可以施行的政治措施，制订出二十四条新法令，上报给魏文帝审批后开始施行。

宇文泰任用武功人苏绰为行台郎中，过了一年多，宇文泰对苏绰还不大了解，而行台官署中的人都称赞他有才能，只要有难办的事就找他帮忙解决。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事情，周惠达回答不上来，就请求允许他出去和别人讨论一下。周惠达出来后把事情告诉了苏绰，苏绰为他作了分析解答，周惠达随之去见宇文泰，按苏绰的分析作了回答，宇文泰觉得很有道理，就问："是谁帮助你作出了这番分析解答？"周惠达说是苏绰，并说苏绰有辅佐君王成就帝业的才能，宇文泰便提拔苏绰为著作郎。宇文泰和其他公卿大臣一道到昆明池去观赏游鱼，走到汉代传下来的仓池时，回过头来询问左右随行人员，没有一个知道仓池的情况。宇文泰把苏绰叫来询问。苏绰一一作了解说。宇文泰非常高兴，就接着询问天地万物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历代兴亡的治乱的状况，苏绰对答如流。宇文泰与苏绰并马慢行，到了昆明池，竟然没有撒网就返回了。于是把

苏绰一直留到晚上，就一些军政大事征询他的意见，宇文泰自己则躺在睡榻上听；当苏绰分析陈述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时，宇文泰坐了起来，整理好衣服，跪坐在睡榻上，不知不觉中双膝移到了坐席的前端，两人一直谈到天亮毫无厌倦。第二天早晨，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才，我正准备让他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随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掌管机密大事，从此苏绰越来越受到宇文泰宠信。苏绰开始制定了文书案卷的程序格式如用红笔批出、墨笔签收，以及计账，户籍等方面的法规，后世的人们大多沿用他这些程式和法规。

21 东魏任命封延之为青州刺史，取代侯渊。侯渊失去州刺史职务后心里很害怕，走到广川就决意造反，在夜间，他率部下袭击了青州城南的外城，又到附近郡县抢劫掠夺。夏，四月，丞相高欢派济州刺史蔡俊带兵讨伐。侯渊部下许多人都叛逃了，侯渊想跑到南方去，在路上被卖酒的杀死，把头送到了东魏朝廷。

22 元庆和率兵攻打东魏城父，丞相高欢派遣高敖曹率三万人马进军项城，窦泰率三万人马救城父，侯景率三万兵马到彭城，任命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统一指挥这几支军队。

23 五月，西魏加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

24 元庆和率领军队进逼东魏南兖州，东魏洛州刺史韩贤奋起抗击。六月，元庆和又进攻南顿，豫州刺史尧雄打败了他。

25 秋，七月，二十日，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万俟寿洛干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

26 益州刺史鄱阳王范、南梁州刺史樊文炽合兵围晋寿[1]，魏东益州刺史傅敬和来降。范，恢之子；敬和，竖眼之

子也。

27 魏下诏数高欢二十罪，且曰："朕将亲总六军，与丞相扫除凶丑。"欢亦移檄于魏，谓宇文黑獭、斛斯椿为逆徒，且言"今分命诸将，领兵百万，刻期西讨"。

28 东魏遣行台元晏击元庆和。

29 或告东魏司空济阴王晖业与七兵尚书薛琡贰于魏[2]，八月，辛卯，执送晋阳，皆免官。

30 甲午，东魏发民七万六千人作新宫于邺，使仆射高隆之与司空胄曹参军辛术共营之[3]，筑邺南城周二十五里。术，琛之子也。

31 赵刚自蛮中往见东魏东荆州刺史赵郡李愍，劝令附魏，愍从之，刚由是得至长安。丞相泰以刚为左光禄大夫，刚说泰召贺拔胜、独孤信等于梁，泰使刚来请之。

32 九月，丁巳，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旭为司空。

33 冬，十月，魏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稚卒。

34 魏秦州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内兄也，骄而黩货，泰奏请加法，诏赐死。

35 十一月，丁未，侍中、中卫将军徐勉卒。勉虽骨鲠不及范云，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贤相者称范、徐云。

36 癸丑，东魏主祀圜丘[4]。

37 甲午[5]，东魏阊阖门灾。门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马远望，谓其匠曰："西南独高一寸。"量之果然。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改。隆之恨之，至是谮于丞相欢曰："忻集潜通西魏，令人故烧之。"欢斩之。

38 北梁州刺史兰钦引兵攻南郑，魏梁州刺史元罗举州降。

39 东魏以丞相欢之子洋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太原公。洋内明决而外如不慧，兄弟及众人皆嗤鄙之；独欢异之，谓长史薛琡曰："此儿识虑过吾。"幼时，欢尝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抽刀斩之，曰："乱者必斩！"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乐帅甲骑伪攻之，兄澄等皆怖挠，洋独勒众与乐相格，乐免胄言情，犹擒之以献。

初，大行台右丞杨愔从兄岐州刺史幼卿[6]，以直言为孝武帝所杀，愔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于帝所。"愔惧，变姓名逃于田横岛。久之，欢闻其尚在，召为太原公开府司马，顷之，复为大行台右丞。

40 十二月，甲午，东魏文武官量事给禄。

41 魏以念贤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

42 是岁，鄱阳妖贼鲜于琛改元上愿，有众万余人。鄱阳内史吴郡陆襄讨擒之[7]，按治党与，无滥死者。民歌之曰："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陆君。"

43 柔然头兵可汗求婚于东魏[8]，丞相欢以常山王妹为兰陵公主，妻之，柔然数侵魏，魏使中书舍人库狄峙奉使至柔然，与约和亲，由是柔然不复为寇。

【注释】

①晋寿：地名，北魏益州州治，故城在今四川广元县境内。

②七兵尚书：晋置七兵尚书，即中左兵、中右兵、外左兵、外右兵、骑兵、别兵、都兵。

③司空胄曹参军：司空属官。胄曹，司空属官分支机构。参军：也叫参军事，职责为处理内部军务。

④圜丘：古代祭天的圆形高台。

⑤甲午：十一月无此日，当有误。

⑥岐州：地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⑦内史：官名，在中央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兆尹；在地方为一州一郡管理民政的官。

⑧柔然：古族名，又译作"蠕蠕"、"芮芮"。本为东胡族支系。初属拓跋部。活动中心约在今甘肃敦煌一带，西魏末为突厥所灭。

【译文】

26 梁朝益州刺史鄱阳人王范和南梁州刺史樊文炽各自率所部会合在一起围攻晋寿，西魏东益州刺史傅敬和被迫投降。王范，是王恢的儿子；傅敬和是傅竖眼的儿子。

27 西魏文帝颁布诏书列举高欢二十条罪状，并且说："我将亲自率领六军，与丞相一道扫除凶恶的群丑。"高欢也向西魏发布讨伐文告，说宇文泰、斛斯椿是叛逆之徒，并且扬言："如今分别命令各位将领，统帅百万大军，即日就要出发讨伐西魏。"

28 东魏派行台元晏反击元庆和。

29 有人告发东魏司空济阴王元晖业和七兵尚书薛琡与西魏秘密勾结，八月，十七日，二人被逮捕，押送晋阳，都被解除了官职。

30 二十日，东魏征调民伕七万六千人在邺城修筑新宫殿，派仆射高隆之和司空胄曹参军辛术共同负责营建，在邺城的南面修筑了一座周长二十五里的新城。辛术，是辛琛的儿子。

31 赵刚从南蛮住的地方出发前去见东魏东荆州刺史赵郡人李愍，劝他归附西魏，李愍听从了，赵刚因此得到机会去长安。丞相宇文泰任命赵刚为左光禄大夫，赵刚劝宇文泰把贺拔胜、独孤信从梁朝召唤回来，宇文泰当即派赵刚到梁来请。

32 九月十四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元旭为司空。

33 冬，十月，西魏太师上党人文宣王长孙稚逝世。

34 西魏秦州刺史王超世是丞相宇文泰的内兄，骄横而贪污受贿，宇文泰上书请皇上把他绳之以法，魏文帝颁下诏书令他自杀。

35 十一月，初五，侍中、中卫将军徐勉逝世。徐勉虽然骨气赶不上范云那么刚正，但也从不阿谀奉承，所以在梁朝称得上贤相的要数范云和徐勉二人。

36 十一日，东魏和孝静帝在圜丘举行祭天典礼。

37 甲午日，东魏鄴城的阊阖门失火。这座城门刚建成时，高隆之骑着马从远处观望，对工匠说："门的西南角比其他地方高了一寸。"实际尺量果然如此。太府卿任忻集很欣赏这个门建造精巧，不肯改动。高隆之怀恨在心，到了这个时候就在丞相高欢面前诬告说："任忻集暗中与西魏联络，故意叫人烧掉了阊阖门，"高欢就下令杀了任忻集。

38 梁朝北梁州刺史兰钦率军进攻南郑，西魏梁州刺史元罗举城投降。

39 东魏任命丞相高欢的儿子高洋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太原公。高洋内心精明果断而外表看起来好象不聪明，兄弟们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嗤笑鄙视他；唯独高欢认为他与众不同，对长史薛琡说："这孩子的见识与能力都超过我。"在高洋小时候，高欢曾经想观察一下几个儿子的智能如何，就让孩子们各自清理一团乱丝，唯独高洋一人拔出佩刀砍断了乱丝，说："乱的东西就一定要砍断。"又让孩子们各自带着兵器出城去，暗中派都督彭乐率铁甲骑兵假意围攻他们，高洋的哥哥高澄等都惊恐失措，唯独高洋带领随从与彭乐交战，彭乐只得脱去盔甲说出实情，高洋还是把他捉拿起来押送到高欢那里。

原先，大行台右丞杨愔的堂兄、岐州刺史杨幼卿，因为率直敢言被孝武帝下令杀害，杨愔的同僚郭秀妒忌他的才能，就吓唬他说："高欢王爷要把你送到皇上那里去。"杨愔害怕了，便更改了姓

名逃到田横岛隐居起来。过了好久，高欢听说他还在人世，就派人把他找回来，任命为太原公开府司马，不久，又官复原职，再次出任大行台右丞。

40 十二月，二十二日，东魏根据文武百官所任职务的轻重，给予相应的薪俸。

41 西魏任命念贤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

42 这一年，鄱阳地区的叛乱者鲜于琛改年号为“上愿”，属下有一万多人。鄱阳内史吴郡人陆襄率兵讨伐，捉住了鲜于琛，依法惩治他的同党，没有滥杀无辜。民众作歌谣说：“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陆君。”

43 柔然的头兵可汗向东魏求婚，丞相高欢封常山王的妹妹为兰陵公主，把她嫁给头兵可汗为妻。柔然在这之前多次侵扰东魏边境，东魏派中书舍人库狄峙作为使节到柔然去，与头兵可汗订立和亲条约，从此柔然不再侵扰边境。

二　年

1 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

2 甲子，东魏丞相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稍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将兵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

3 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普乐刘丰复叛降东魏[1]，魏人围之，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东魏丞相欢发阿至罗三万骑径度灵州，绕出魏师之后，魏师退。欢帅骑迎泥及丰，拔其遗户五千以归，以丰为南汾州刺史[2]。

4 东魏加丞相欢九锡[3]；固让而止。

5 上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4]，诬弘氏为劫而杀之，没其材以为寺。

6 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7 东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为大行台，并州刺史，求入邺辅朝政，丞相欢不许；丞相主簿乐安孙搴为之请，乃许之。丁酉，以澄为尚书令，加领军、京畿大都督[5]。魏朝虽闻其器识，犹以年少期之；既至，用法严峻，事无凝滞，中外震肃。引并州别驾崔暹为左丞、吏部郎[6]，亲任之。

8 司马子如、高季式召孙搴剧饮，醉甚而卒。丞相欢亲临其丧。子如叩头请罪，欢曰："卿折我右臂，为我求可代者！"子如举中书郎魏收，欢以收为主簿。收，子建之子也。他日，欢谓季式曰："卿饮杀我孙主簿，魏收治文书不如我意；司徒尝称一人谨密者为谁？"季式以司徒记室广宗陈元康对，曰："是能夜中阅书，快吏也。"召之，一见，即授大丞相功曹[7]，掌机密，迁大行台都官郎[8]。时军国多务，元康问无不知。欢或出，临行，留元康在后，马上有所号令九十余条，元康屈指数之，尽能记忆。与功曹平原赵彦深同知机密，时人谓之陈、赵。而元康势居赵前，性又柔谨，欢甚亲之，曰："如此人，诚难得，天赐我也，"彦深名隐，以字行。

9 东魏丞相欢令阿至罗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欢以众应之。

10 三月，戊申，丹杨陶弘景卒。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8]，弃官，隐居茅山。上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谘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9]！"时士大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故弘景诗及之。

11 甲寅，东魏以华山王鸷为大司马。

12 魏以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万俟洛为太宰。

13 夏，四月，乙未，以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10]。

14 尚书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

15 戊辰，东魏高盛卒。

16 魏越勒肱卒。

17 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与其子太宰洛、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人奔东魏，丞相泰轻骑追之，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

18 秋，七月，庚子，东魏大赦。

19 上待魏降将贺拔胜等甚厚，胜请讨高欢，上不许。胜等思归，前荆州大都督抚宁史宁谓胜曰："朱异言于梁主无不从，请厚结之。"胜从之。上许胜、宁及卢柔皆北还，亲

饯之于南苑。胜怀上恩,自是见禽兽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东魏丞相欢遣侯景以轻骑邀之,胜等弃舟自山路逃归,从者冻馁,道死者太半。既至长安,诣阙谢罪,魏主执胜手歔欷曰:"乘舆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泰引卢柔为从事中郎,与苏绰对掌机密。

20 九月,壬寅,东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诸将入寇。

21 魏以扶风王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22 冬,十月,乙亥,诏大举伐东魏。东魏侯景将兵七万寇楚州[1],虏刺史桓和;进军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击破之[2],景弃辎重走。十一月,己亥,罢北伐之师。

23 魏复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道武皇帝为烈祖。

24 十二月,东魏以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

25 壬申,东魏遣使请和,上许之。

26 东魏清河文宣王亶卒。

27 丁丑,东魏丞相欢督诸军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窦泰趣潼关。

28 癸未,东魏以咸阳王坦为太师。

29 是岁,魏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注释】

①普乐:地名,故城在今甘肃灵武县境内。

②南汾州:州名,东魏置,故治在今山西吉县。

③九锡:古代帝王尊崇大臣而给予的九种器物。九锡名目大同小异,排列前后次序说法不一,大致有四种说法,其中《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休传据《礼

纬》所说"九锡"如下：1. 衣服；2. 朱户；3. 纳陛；4. 车马；5. 乐则；6. 虎贲；7. 斧钺；8. 弓矢；9. 秬鬯。后世帝王多沿用此说。

④南津：地名，又曰南州津，在今安徽当涂县。

⑤京畿大都督：官名，负责京城及其直辖区的警备、防御、治安等事务。

⑥别驾：官名，又称别驾从事，州刺史的佐助官员，魏晋时，此职总揽一州庶务，当刺史之半。

⑦大丞相功曹：官名，大丞相属官，掌查考记录功劳及军机问对，故又称功曹参军事。

⑧大行台都官郎：大行台属官，掌管军事刑狱，督理军务。

⑨奉朝请：官名。起初不是官号，意为奉朝廷的召请而参加朝会。汉代为给退休文武勋臣、皇戚以参加朝会的机会，始赐以"奉朝请"的名号。魏晋以后为散官。

⑩这首诗的大意是提醒人们要提防北方政权的侵扰，不要只顾空谈玄理。诗中的王夷甫是晋代司马，何平叔是三国魏侍中尚书，二人都是闻名当世的风流美男子，性情高傲散漫，喜谈空洞玄理，兴起一代空谈之风。王夷甫后为石勒所杀，何平叔后为司马懿所斩，均不得善终。王夷甫，名衍，官至司徒；何平叔，名晏，爵列侯，有《道德论》及文赋数十篇传世。昭阳殿，梁朝宫廷所在，这里喻指梁朝政权。单于宫，喻指北方存在的鲜卑族政权，即东魏、西魏。

⑪开府同三司之仪：官名，南朝梁始置，位在开府仪同三司之下。

⑫楚州：州名，南朝梁置，即今四川巴县。

⑬南、北司二州：地名，南司州即今湖北黄陂；此司州今地不祥，当在黄陂以北大悟、红安一带。

【译文】

二年（丙辰，公元 536 年）

1 春，正月，初九，西魏在长安南郊举行祭祀典礼，改以魏国先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为同享祭祀的对象。

2 二十二日，东魏丞相高欢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袭击西魏夏州，一路急行军吃干粮，四天便赶到夏州城下，把长矛捆接成云梯，连夜攻入城中，活捉州刺史斛拔俄弥突，随后又继续让他做州刺史，留

下都督张琼率兵镇守,大军返回时随军迁回了斛拔俄弥突部落的五千户居民。

3 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他的女婿凉州刺史普乐人刘丰又重新投降了东魏,西魏军队包围了他们,引水浸灌他们所在的州城,积水只差四尺就淹过城墙了。东魏丞相高欢派遣阿至罗部族三万骑兵越过灵州,绕到西魏军队的后面出击,西魏军队被迫撤退。高欢亲自率骑兵迎接曹泥和刘丰,并将灵州遗留下的五千户随军迁回晋阳,任命刘丰为南汾州刺史。

4 东魏加赠丞相高欢九锡的殊荣,但由于高欢的坚决推辞而作罢。

5 皇帝要为他父亲文皇帝萧顺之建造皇基寺以便他死去的父亲在天国能得到幸福,命令有关部门搜寻上等木材。山东曲阿人弘氏从湘州采购了巨大木材沿江东运,南津校尉孟少卿想向皇上献媚,就诬陷弘氏抢劫,把他杀了,没收了这批木材献给皇上建造寺庙。

6 二月,初四,皇上在藉田上举行耕种仪式。

7 东魏渤海王世子高澄,年仅十五岁,出任大行台、并州刺史,请求到邺城辅佐朝政,丞相高欢不允许;丞相主簿乐安人孙搴为高澄求情,高欢这才同意。二十六日,任命高澄为尚书令,加兼领军、京畿大都督的职务。朝廷上下虽然都早已听说他很有才能和识见,但仍然觉得他还是年少了一点;没想到高澄上任之后,执法严厉,办事雷厉风行、干净利落,朝廷内外都为之震惊,肃然起敬。高澄引荐并州别驾崔暹为左丞、吏部郎,非常亲近信任他。

8 司马子如、高季式邀请孙搴一道开怀畅饮,结果孙搴喝得酩酊大醉,一命呜呼。丞相高欢亲自参加孙搴的葬礼。司马子如吓得向高欢叩头请罪,高欢说:"你等于折断了我的右臂,要为我找一个可以代替他的人!"司马子如就推举中书郎魏收,高欢任命魏收为主簿,魏收,是魏子建的儿子。有一天,高欢又对高季式说:"你把我的孙主簿灌醉而死,魏收处理文书不如我的意;高敖曹曾经对我说过

有一个人办事谨慎细密，这人是谁？”高季式回答说是司徒记室广宗人陈元康，并说：“这个人能在夜间摸黑书写公文，是个办事效率很高的吏员。”高欢即把陈元康召来，一见面，就授予他大丞相功曹的职务，掌管机密事务，不久又升迁为大行台都官郎。当时国家政务军务繁杂，陈元康有问必答，没有不知道的事。高欢有一次外出，临行前让陈元康留守在丞相府，并在马上对他口述了九十多条命令，陈元康听完后屈指数来，一一复述，记得一清二楚。陈元康和功曹平原人赵彦深共同掌管机密事务，当时人称之为“陈赵”。而陈元康的才能显然在赵彦深之上，性情又柔顺谨慎，高欢很器重他，说：“这样的人才真是难得，这是上天赐给我的。”赵彦深名叫赵隐，平常以字号行世。

9 东魏丞相高欢命令阿至罗部族武装进逼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高欢另又派遣一支军队接应阿至罗。

10 三月初七，丹杨人陶弘景逝世。陶弘景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特别爱好养生之术。在南齐担任过奉朝请的官，后来辞职，隐居茅山。皇上早年曾经和他交游，等到即位之后，对他总是给予不寻常的恩惠和礼遇，每次得到他的书信，都要点上香恭敬地拜读。多次亲笔写信请他来朝廷做官，他始终不出山。国家每当有吉凶大事和出征讨伐的军事行动，无一不事先征询他的意见，往往一个月之中两人要通好几次信，当时的人称他为“山中宰相”。临死之前，他写诗说：“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当时的士大夫都竞相谈论玄学性理，不学习练兵打仗的事，所以陶弘景写这首诗来警醒朝廷士大夫们。

11 十三日，东魏任命华山王元鸞为大司马。

12 西魏任命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万俟洛为太宰。

13 夏，四月，二十五日，梁朝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

14 梁尚书右丞考城人江子四向皇帝呈上秘密奏章，详尽地论述

了国家政治的得失，五月，初三，梁武帝颁诏书说："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我有过失的话，自己不一定能觉察到，江子四等人上书所说的情况，尚书可时时加以检查，凡是对人民有害的事，都应该及时详细汇报！"

15 二十八日，东魏的高盛逝世。

16 西魏的越勒肱逝世。

17 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和他的儿子太宰万俟洛、幽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人投奔东魏，丞相宇文泰带着轻装骑兵追赶，一直追到黄河以北一千多里的地方，仍然没赶上，只好返回。

18 秋季七月初一，东魏朝廷大赦天下。

19 皇上对待魏降将贺拔胜等很优厚，贺拔胜请求带兵讨伐高欢，皇上不允许。贺拔胜等想到北方去，原荆州大都督抚宁人史宁对他说："朱异在皇上面前说话很灵，无不听从，请您好好结交他。"贺拔胜听从了这个建议。后来，皇上准许贺拔胜、史宁以及卢柔返回北方，亲自在南苑设宴为他们饯行。贺拔胜很感激皇上的恩德，从此以后看到向南跑的飞禽走兽都不放箭射杀。他们走到襄城，东魏丞相高欢派遣侯景就率轻骑兵拦击，他们只好丢弃舟船，沿山间小路逃向长安，随从人员又冻又饿，一大半死在路上。到了长安以后，进皇宫请罪，魏文帝拉着贺拔胜的手泣不成声地说："皇帝流离迁徙，这是天意，不是你的过错。"丞相宇文泰选用卢柔为从事中郎，与苏绰共同掌管机密事务。

20 九月初四，东魏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书省右仆射、南道行台，督率众将领侵犯梁朝。

21 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22 冬，十月初八，皇上下令大举讨伐东魏。东魏侯景率兵七万入侵楚州，俘虏了刺史桓和；接着又进军淮河上游地区，梁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率军击败了这支敌军，侯景丢弃各种粮草、车辆和武

器逃走。十一月初二，梁朝撤回了北伐部队。

23 西魏又重新把始祖神元皇帝尊为太祖，道武皇帝为烈祖。

24 十二月，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

25 初六，东魏派使节来梁求和，皇帝准许了。

26 东魏清河文宣王元亶逝世。

27 十一日，东魏丞相高欢督率各路军队讨伐西魏，派司徒高敖曹进军上洛，大都督窦泰进军潼关。

28 十七日，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师。

29 这一年，西魏关中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每十个人就有七、八个死去。

三　年

1 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2 东魏丞相欢军蒲坂，造三浮桥，欲渡河。魏丞相泰军广阳，谓诸将曰："贼掎吾三面，作浮桥以示必渡，此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欢自起兵以来，窦泰常为前锋，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自走矣。"诸将皆曰："贼在近，舍而袭远，脱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御之。"丞相泰曰："欢再攻潼关，吾军不出灞上，今大举而来，谓吾亦当自守，有轻我之心，乘此袭之，何患不克！贼虽作浮桥，未能径渡，不过五日，吾取窦泰必矣。"行台左丞苏绰，中兵参军代人达奚武亦以为然。庚戌，丞相泰还长安，诸将意犹异同。丞相泰隐其计，以问族子直事郎中深[1]，深曰："窦泰，欢之骁将，今大军攻蒲坂，则欢

拒守而泰救之，吾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不如选轻锐潜出小关，窦泰躁急，必来决战，欢持重未即救，我急击泰，必可擒也。擒泰则欢势自沮，回师击之，可以决胜。"丞相泰曰："此吾心也。"乃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魏主而潜军东出，癸丑旦，至小关。窦泰猝闻军至，自风陵渡[2]，丞相泰出马牧泽[3]，击窦泰，大破之，士众皆尽，窦泰自杀，传首长安。丞相欢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桥而退，仪同代人薛孤延为殿，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军还。

高敖曹自商山转斗而进[4]，所向无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与顺阳人杜宿等谋翻城应之[5]，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杀岳及猛略。杜宿走归敖曹，敖曹以为乡导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殒绝良久，复上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余，二子元礼、仲遵力战拒之，仲遵伤目，不堪复战，城遂陷。企见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宿为洛州刺史，敖曹创甚，曰："恨不见季式作刺史。"丞相欢闻之，即以季式为济州刺史。

敖曹欲入蓝田关，欢使人告曰："窦泰军没，人心恐动，宜速还，路险贼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弃众，力战全军而还，以泉企、泉元礼自随，泉仲遵以伤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余生无几，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东，遂亏臣节。"元礼于路逃还。泉、杜虽皆为土豪，乡人轻杜而重泉。元礼、仲遵阴结豪右，袭宿，杀之，魏以元礼世袭洛州刺史。

【注释】

①直事郎中：官名，魏晋南北朝特设职官，始于晋武帝，位在尚书诸曹郎中之上，大约为相府处理日常事务之官。

②风陵：地名，又称风陵关，在今山西永济县南黄河北岸。

③马牧泽：地名，据胡三省注，大约在桃林塞，即今河南灵宝县境内。

④商山：地名，在今陕西商县境内。

⑤顺阳：地名，在今河南淅川县境内。

【译文】

三年（丁巳，公元537年）

1 春，正月，皇上在南郊举行祭祀典礼，大赦天下。

2 东魏丞相高欢驻军蒲坂，建造了三座浮桥，准备渡河。西魏丞相宇文泰驻军广阳，对众将领说："敌军从三个方向牵制我们，建造浮桥来表明他们一定要渡河，这必定是想引诱我军在正面沿河设防，以便让窦泰从西边渡河进攻我们。高欢自从起兵以来，窦泰经常充当先锋，他的部下有很多精锐士卒，多次打胜仗，因而很骄傲，现在如果我们出兵袭击他，必定能取胜，打败了窦泰，高欢就会不战而逃。"众将领都说："敌军近在眼前，我们放着眼前的敌军不打而去袭击远处的敌军，万一出现失误，那就后悔不及了！"倒不如分兵防御。"丞相宇文泰说："高欢两次进攻潼关，我军始终防御为主，没有离开灞上，如今大举入侵，必定以为我们又会采取防守战略，由此产生轻视我们的思想，趁此机会袭击他们，何愁不能取胜！敌军虽然建造了浮桥，但还不能马上直接渡河，用不了五天，我一定会捉住窦泰！"行台左丞苏绰和中兵参军代州人达奚武也赞同这种看法。十四日，丞相宇文泰返回长安，众将领还是意见不一。丞相宇文泰隐瞒自己的计策，就进军之事征询担任直事郎中的宗族侄儿宇文深的看法，深说："窦泰是高欢手下的猛将，如今我军大部队直接进攻蒲坂，那么高欢必定坚守不出，窦泰包抄我军后路进行增

援，这样我军就会腹背受敌，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办法。倒不如挑选精锐轻骑兵悄悄摸出小关，窦泰骄横急躁，必定前来决战，而高欢老成稳重不会立即出兵救援，我们猛攻窦泰的部队，必定能擒获窦泰。活捉了窦泰，高欢的气势自然削弱，再回师攻击他，定能取胜。"丞相宇文泰说："这正是我的心思。"于是扬言准备死守陇右地区。十五日，宇文泰拜见了文帝后率军悄悄从东面出发，十七日早晨，到达小关。窦泰突然听说敌军到了，立即从风陵渡过黄河，丞相宇文泰从马牧泽出击，围攻窦泰，大获全胜，窦泰全军覆没，他本人自杀，头颅被传送到长安。丞相高欢由于黄河冰薄，无法渡河救援，只好撤毁浮桥退军而去，委派仪同代州人薛孤延率军担任后卫，与宇文泰的追兵展开激战，一日之间砍坏了十五把战刀，才得逃脱。丞相宇文泰也率军返回。

高敖曹从商山边打边进，一路上所向无敌，直攻到上洛城下，本城人泉岳和他弟弟猛略以及顺阳人杜窟等阴谋翻城出去接应高敖曹，洛州刺史泉企知道这一情况后，把泉岳和他弟弟猛略抓起来杀了，杜窟逃跑后归附了高敖曹，高敖曹以杜窟为向导进攻上洛。高敖曹被流矢射中三次，昏死过去好久，醒过来后又上马，没有穿戴铠甲就去巡视攻城战斗。泉企坚守州城十几天，他的两个儿子泉元礼、泉仲遵奋力抗击敌人的进攻，仲遵眼睛受伤，无法再继续抵抗，州城这才被攻破。泉企见到高敖曹说："我是精疲力竭，无法再战了，并不是心里对你服气。"高敖曹任命杜窟为洛州刺史。高敖曹伤势很重，说："遗憾的是我看不到弟弟季式作刺史了。"丞相高欢听说之后，立即任命高季式为济州刺史。

高敖曹想攻入蓝田关，高欢派人告诉他："窦泰全军覆没，现在我军人心惶惶，你应当火速撤军返回，路途险阻，敌军斗志旺盛，只要能脱身就可以了。"高敖曹不忍心丢弃部下将士，经过奋力战斗，终于带领全部人马返回，随军还带着泉企、泉元礼、泉仲遵因为伤势严重不能随行。泉企暗中告诫两个儿子说："我这一辈子没多少

日子了，你们俩的才能足以建功立业，不要因为我在东魏，就丧失了做臣子的志气和节操。”泉元礼在路上找机会逃了回来。泉、杜两家虽然都是当地富豪，但当地人轻视杜家而敬重泉家。泉元礼、泉仲遵暗中结交富豪大族，袭击杜窟，并杀了他，而魏就让泉元礼一家世袭洛州刺史。

3 二月，丁亥，上耕藉田。

4 己丑，以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1]，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左仆射。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

5 魏槐里获神玺[2]，大赦。

6 三月，辛未，东魏迁七帝神主入新庙[3]，大赦。

7 魏斛斯椿卒。

8 夏，五月，魏以广陵王欣为太宰，贺拔胜为太师。

9 六月，魏以扶风王孚为太保，梁景睿为太傅，广平王赞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武川王盟为司空。

10 东魏丞相欢游汾阳之天池[4]，得奇石，隐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问行台郎中阳休之，对曰：“六者，大王之字；王者，当王天下。河、洛、伊为三川，泾、渭、洛亦为三川[5]。大王若受天命。终应奄有关、洛。”欢曰：“世人无事常言我反，况闻此乎！慎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行台郎中中山杜弼承间劝欢受禅，欢举杖击走之。

11 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以吏部郎卢元明、通直侍郎李业兴副之[6]。谐，平之孙；元明，昶之子也。秋，七月，

谐等至建康[7]，上引见，与语，应对如流。谐等出，上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尝言北间全无人物，此等何自而来！"是时邺下言风流者，以谐及陇西李神俊、范阳卢元明、北海王元景、弘农杨遵彦、清河崔赡为首。神俊名挺，宝之孙；元景名昕，宪之曾孙也；皆以字行。赡，悛之子也。

时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觇之，一言制胜，澄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12 独孤信求还北，上许之。信父母皆在山东，上问信所适，信曰："事君者不敢顾私亲而怀贰心。"上以为义，礼送甚厚。信与杨忠皆至长安，上书谢罪。魏以信有定三荆之功，迁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余官爵如故。丞相泰爱杨忠之勇，留置帐下。

13 魏宇文深劝丞相泰取恒农。八月，丁丑，泰帅李弼等十二将伐东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攻盘豆[8]，拔之。戊子，至恒农，庚寅，拔之，擒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战士八千。

时河北诸城多附东魏，左丞杨标自言父猛尝为邵郡白水令[9]，知其豪杰，请往说之，以取邵郡；泰许之。标乃与土豪王覆怜等举兵，收邵郡守程保及县令四人，斩之。表覆怜为郡守，遣谍说谕东魏城堡，旬月之间，归附甚众。东魏以东雍州刺史司马恭镇正平[10]，司空从事中郎闻喜裴邃

欲攻之，恭弃城走，泰以杨标行正平郡事。

【注释】

①中权将军：即中军将军，握有领兵征伐实权。

②槐里：地名，在今陕西扶风县境内。

③辛未：三月份无辛未日，疑误。七帝：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拔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

④天池：地名，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六十里管涔山上。

⑤河、洛、伊：黄河、洛河、伊河流域；泾、渭、洛：泾河、洛河、渭河。伊河在今河南境内，泾、渭、洛三河皆在今陕西境内。

⑥通直侍郎：即通直散骑侍郎，官名晋始置，掌评议审核各部尚书奏事。

⑦建康：地名，即今江苏南京市。

⑧盘豆：城名，今在盘豆镇，在河南灵宝县。

⑨邵郡：故治在今山西垣曲县。

⑩正平：郡名，故治在今山西新绛县。

【译文】

3 二月二十二日，皇上到藉田举行耕作仪式。

4 二十四日，皇上任命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左仆射，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

5 西魏槐里县发现一块神玺。文帝下令大赦天下。

6 三月，辛未日，东魏将七位已故皇帝的灵位移进新庙，大赦天下。

7 西魏斛斯椿逝世。

8 夏，五月，西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太宰，贺拔胜为太师。

9 六月，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太保，梁景睿为太傅，广平王元赞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武川王元盟为司空。

10 东魏丞相高欢到汾阳的天池游玩，捡到一块奇异的石头，隐隐约约显现出“六王三川”的字形。他向行台郎中阳休之询问这四

个字的含意，阳休之回答说："'六'是大王您的字号；'王'字是应当统治天下的意思。黄河、洛河、伊何是三条河流，泾河、渭河、洛河也是三条河流，大王您如果登上皇位，最终应当拥有关中、洛河等广大地区。"高欢说："现在人们没看到什么事变都常常说我谋反，何况听到你这番话之后呢！请你务必慎重，不要对外乱说！"阳休之是阳固的儿子。行台郎中中山人杜弼乘这个机会劝说高欢迫使孝静帝禅让帝位，高欢举起手杖把他打跑。

11 东魏派兼任散骑常侍的李谐出使梁朝，并派吏部郎卢元明、通直侍郎李业兴充当副使。李谐是李平的孙子；卢元明是卢昶的儿子。秋季七月，李谐一行到达建康，皇帝会见他们，与他们交谈，他们对答如流。李谐等人离开时，皇帝目送他们出门，对左右的人说："我今天可算是遇上了劲敌。你们这些人曾经说北方完全没有象样的人物，这几个使节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邺城内称得上风流人物的，要数李谐和陇西人李神俊、范阳人卢元明、北海人王元景、弘农人杨遵彦、清河人崔赡等为最。李神俊名叫挺，是李宝的孙子；王元景名叫昕，是王宪的曾孙；都以字行世。崔赡是崔悛的儿子。

当时，南、北朝讲和通好，双方都竞相以贤能人才夸耀，所以奉命出使或接待来客，必定选派当时最有才华的人，没有才干名望的人不能参与这种差使。每当梁使节到邺城，整个京城都为之惊动，贵族豪门子弟都打扮得珠光宝气，聚集在一起观看，赠送给对方的都是优厚贵重礼品，客馆门前简直变成了热闹集市。举行宴会的日子，高澄经常派手下人去探视对方，如果有一句惊人妙语占了上风，高澄就会为之鼓掌。东魏使节到梁都建康，情形也是一样。

12 独孤信请求返回北方，皇帝答应了，信的父母都在山东，皇上问他准备回到哪里去，信说："作为一个侍从君主的臣子不敢顾及自己的亲人而对君主怀有二心。"皇上听了此话，认为独孤信很有忠义之心，临行送给他非常丰厚的礼物。独孤信和杨忠都回到了长安，向文帝上书请罪。西魏考虑到独孤信有平定三荆地区的功劳，

就晋升他为骠骑大将军，加兼侍中、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其余官爵照旧不变。丞相宇文泰喜爱杨忠的英勇，将他留在自己部下。

13 西魏宇文深劝说丞相宇文泰攻取恒农，八月十四日，宇文泰率李弼等十二位将领讨伐东魏，委任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进攻盘豆，占领了该城。二十五日，攻到恒农，二十七日，占领恒农，活捉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俘虏了他的八千士兵。

当时黄河以北多数州城归附东魏，左丞杨标自称他父亲杨猛曾经担任过邵郡的白水县令，与郡里的一些豪杰之士相识有交往，请求前去游说他们，以便夺取邵郡；宇文泰答应了。于是，经过努力杨标与当地豪侠王覆怜等拉起武装，袭击并捉住了邵郡太守程保和四个县令，把他们都杀了。杨标上表举荐王覆怜为邵郡太守，派遣间谍去说服东魏各地城堡，不到一月时间，归顺西魏的城堡很多。东魏命令东雍州刺史司马恭镇守正平，司空从事中郎闻喜人裴邃准备攻打他，吓得他弃城逃走，宇文泰就让杨标代理正平郡事务。

14 上修长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发舍利[1]。辛卯，上幸寺，设无碍食[2]，大赦。

15 九月，柔然为魏侵东魏三堆[3]，丞相欢击之，柔然退走。

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汙，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汙，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

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欢将出兵拒魏，杜弼请先除内贼，欢问内贼为谁，弼曰：“诸勋贵掠夺百姓者是也。”欢不应，使军士皆张弓注矢，举刀，按矟，夹道罗列，命弼冒出其间，弼战慄流汗。欢乃徐谕之曰：“矢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矟虽按不刺，尔犹亡魄失胆。诸勋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顿首谢不及。

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4]：“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敖曹在列，则为之华言。敖曹返自上洛，欢复以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与敖曹及行台任祥、御史中尉刘贵、豫州刺史尧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于虎牢。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5]，贵召严祖，敖曹不时遣，枷其使者。使者曰：“枷则易，脱则难。”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又何难！”贵不敢校。明日，贵与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敖曹鸣鼓会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谕，久之乃止。敖曹尝诣相府，门者不纳，敖曹引弓射之，欢知而不责。

16闰月，甲子，以武陵王纪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益州刺史。

17 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6]，使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时关中饥，魏丞相泰所将将士不满万人，馆谷于恒农五十余日，闻欢将济河，乃引兵入关，高敖曹遂围恒农。欢右长史薛琡言于欢曰："西贼连年饥馑，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敖曹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饿死，宝炬，黑獭何忧不降，愿勿渡河。"侯景曰："今兹举兵，形势极大，万一不捷，猝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欢不从，自蒲津济河。

丞相泰遣使戒华州刺史王罴，罴语使者曰："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欢至冯翊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冢，死生在此，欲死者来！"欢知不可攻，乃涉洛，军于许原西[7]。

泰至渭南，征诸州兵，皆未会。欲进击欢，诸将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泰曰："欢若至长安，则人情大扰；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即造浮桥于渭，令军士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8]，距东魏军六十里。诸将皆惧，宇文深独贺。泰问其故，对曰："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师渡河，非众所欲，独欢耻失窦泰，愎谏而来，所谓忿兵，可一战擒也。事理昭然，何为不贺！愿假深一节，发王罴之兵邀其走路，使无遗类。"泰遣须昌县公达奚武觇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

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而还。

欢闻泰至，癸巳，引兵会之。候骑告欢军且至，泰召诸将谋之。开府仪同三司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陈，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泰从之，背水东西为陈，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苇中，约闻鼓声而起。晡时，东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举曰："黑獭举国而来，欲一死决，譬如猘狗[9]，或能噬人；且渭曲苇深土泞，无所用力，不如缓与相持，密分精锐径掩长安，巢穴既倾，则黑獭不战成擒矣"。欢曰："纵火焚之，何如？"侯景曰："当生擒黑獭以示百姓，若众中烧死，谁复信之！"彭乐盛气请斗，曰："我众贼寡，百人擒一，何忧不克！"欢从之。东魏兵望见魏兵少，争进击之，无复行列。兵将交，丞相泰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标，身小而勇，每跃马陷陈，隐身鞍甲之中，敌见皆曰："避此小儿！"泰叹曰："胆决如此，何必八尺之躯！"征虏将军武川耿令贵杀伤多，甲裳尽赤，泰曰："观其甲裳，足知令贵之勇，何必数级！"彭乐乘醉深入魏陈，魏人刺之，肠出，内之复战。丞相欢欲收兵更战，使张华原以簿历营点兵，莫有应者，还，白欢曰："众尽去，营皆空矣！"欢犹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众心离散，不可复用，宜急向河东。"欢据鞍未动，金以鞭拂马，乃驰去，夜，渡河，船去岸远，欢跨橐驼就船，乃得渡，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丞相泰追欢至河上，选留甲士二万余人，余悉纵归。都督李穆曰："高

欢破胆矣，速追之，可获。”泰不听，还军渭南，所征之兵甫至，乃于战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侯景言于欢曰：“黑獭新胜而骄，必不为备，愿得精骑二万，径往取之。”欢以告娄妃，妃曰：“设如其言，景岂有还理！得黑獭而失景，何利之有！”欢乃止。

【注释】

①舍利：“佛骨”的梵语音译，又译为“设利罗”。一些佛僧去世火化后，骨灰中可见到少数大小不等的颗粒，圆正光洁，击之不碎，梵语谓之舍利。弟子往往将此收藏于宝瓶，或供祭，或深埋建塔。

②无碍食：即无碍大会，又称无遮大会，梵语为“般阇于瑟”。这是佛教举行的一种以布施为中心的法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盛行于南北朝。

③三堆：县名，故治在今山西静乐县。

④鲜卑：古族名。东胡的一支。汉初居于今辽宁境内，东汉时移居匈奴故地，即今内蒙以及山西、陕西北部地区，势力逐渐强盛。西晋时分为几个部落，以慕容、拓跋氏二部为最强大，先后建立封建王朝。隋唐以后渐渐与中原华夏民族融合。

⑤北豫州：北魏先置豫州，州治设在虎牢，后占有汝南地区，即于此地置豫州，原先虎牢之豫州改称北豫州，虎牢故地在今河南荥阳县境内，汝南即今河南汝南县。握槊：古代一种投掷博胜的游戏。据说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可参看刘禹锡《观博》。

⑥壶口：山名，在今山西襄汾县境内。

⑦许原：在洛河之南今陕西富平县境内。

⑧沙苑：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内。

⑨猘(zhì 治)狗：疯狗。

【译文】

14 皇上派人修缮长干寺阿育王塔时，挖出了一些已故佛僧的爪发和舍利。二十八日，梁帝亲临长干寺，举行无遮大会，下令大赦天

下。

15 九月，柔然军队受西魏指使入侵东魏三堆县，丞相高欢率军反击，柔然军队随之退走。

行台郎中杜弼看到在职的文武百官大多贪污受贿，就把这些情况告诉高欢，建议严加惩治。高欢对杜弼说："你过来，我告诉你！天下为官的贪赃枉法，由来已久。如今众将官的家属大多留在关中，宇文泰经常利用这种情况来招降引诱他们，所以他们内心上是留在这里还是投奔西魏还不能肯定；而江南地区还有萧衍的梁朝政权，他一味倡导儒家正统礼乐文化，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们人心向往，认为那里才是正宗天子所在。我如果急急忙忙地整肃纲纪法制，毫不宽容的话，恐怕将领们都会投奔宇文泰，士大夫们则将全部跑到梁朝去，如果文武人才都流失了，还有什么国家呢！你最好等待一段时间，我不会忘记你的建议。"

高欢正准备出兵抗击西魏军队时，杜弼又请求先铲除内部奸贼，高欢问他内部奸贼是谁，他说："那些敲诈勒索老百姓的功勋贵族们就是奸贼。"高欢听了也不吭声，转身叫手下卫士们都张弓举箭，抽出战刀，拿起长矛，夹道排成相对的两行，然后命令杜弼从夹道中间走过去，杜弼吓得浑身发抖，冷汗直冒。高欢这才慢慢开导他说："箭虽然上了弦但没发射，刀虽然举起但没砍下，矛虽然握在手里但没刺出，你就已经失魂落魄了。那些功勋卓著的将官们身冒枪林箭雨，出生入死，虽然有的人贪婪鄙陋，但可取之处还是主要的，怎么可以象要求普通人那样去要求他们呢？"杜弼连忙向高欢叩头谢罪，表示不及丞相那样高瞻远瞩。

高欢每次向士兵们发布命令，总是让手下代郡人张华原传达，对鲜卑人就说："汉人是你们的奴隶，男人为你们耕种，女人为你们纺织，供给你们粮食和布帛，使你们温饱不愁，你们为什么还要欺凌他们呢？"对汉人就说："鲜卑人是你们的客人，得到你们十斗粟米，一匹绢帛，就为你们抗击寇贼，使你们得到安宁，你们何必要痛

恨他们呢?"

当时鲜卑人普遍轻视华人,唯独害怕高敖曹;高欢对将士发布命令,常用鲜卑语,但只要高敖曹在队列,就专门为他改用汉语。高敖曹从上洛撤退回来后,高欢仍任命他为军司、大都督,让他统帅七十六个都督。任命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与高敖曹、行台任祥、御史中尉刘贵、豫州刺史尧雄、冀州刺史万俟洛一道共同在虎牢整编训练部队。高敖曹和北豫州刺史郑严祖玩握槊的游戏,这时刘贵派人来叫郑严祖,高敖曹没有立即让他走,还用木枷把刘贵的来使锁住了。来使说:"只怕用木枷锁我容易,到给我开枷的时候就难了。"高敖曹听了这话,抽出战刀,顺着木枷横砍过去,砍断了来使的脖子,说:"这又有什么难的!"刘贵对此不敢计较。第二天。刘贵与高敖曹坐在一块,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治理河道的民工有很多淹死了,刘贵说道:"价值一钱的汉人,随便他死多少!"高敖曹听了这话非常愤怒,拔出战刀就向刘贵砍去,刘贵吓得赶紧跑回自己的营房,高敖曹随即下令击鼓集合,准备带兵攻打刘贵,侯景、万俟洛一同劝解安慰了好久,高敖曹才没有发兵。高敖曹曾经有一次到丞相府去,门卫不让他进去,他拿起弓箭就向门卫射去,高欢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责怪他。

16 闰九月,初二,梁朝任命武陵王萧纪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和益州刺史。

17 东魏丞相高欢率军二十万从壶口山向蒲津进发,派高敖曹率兵三万从河南出发。当时关中发生饥荒,西魏丞相宇文泰所率领的将士不足一万人,到恒农就食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即将渡河,便带领部队回到关内,高敖曹随后包围了恒农。高欢的右长史薛琡对高欢说:"西魏连年发生饥荒,所以冒着丧命的危险进入陕州,想取得库存的粮食。如今高敖曹已经包围陕城,城内库存的粮食无法再运出来,只要我们在各个要道布置兵力防守,不与敌军在旷野作战,等到秋收的时候,西魏的平民百姓自然会饿死,到那时,何愁西魏

的皇帝元宝炬、丞相宇文泰等不来投降，希望您不要下令渡河。"侯景说："这次出兵，规模很大，万一不能取胜，一时就很难收拾局面。不如把部队分为两个军团，分批先后前进，前面的部队如果取胜，后面的部队就全力追击；前面的部队如果失败，后面的部队则可以顶住敌军。"高欢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从蒲津渡过黄河。

丞相宇文泰派人告诫华州刺史王罴小心防守，王罴对来人说："我老罴在路当中躺着，狐貉哪里能够通过！"高欢率军抵达冯翊城下，对王罴说："你何不尽早投降！"王罴大叫着说："这座城是我王罴的坟墓，生死在此一战，想死的就上来！"高欢知道不可能攻下来，于是渡过洛水，驻军在许原西边。

宇文泰到达渭水南岸，下令征调各州兵马，但一时都还来不及会合。他想出兵进攻高欢，众将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求等高欢再往西前进一段，观察一下形势再作打算。宇文泰对他们说："高欢如若攻到长安，那就会使人心大大涣散；如今趁他们远道而来，立足未稳，可以出击。"随即下令在渭水建造浮桥，命令士兵们带足三天干粮，轻装渡过渭水，粮草物资和车辆器械则沿着渭水南岸西进。冬，十月，初一，宇文泰进军到沙苑，距离东魏军队六十里。众将领都感到害怕，只有宇文深一人为此庆贺。宇文泰问他为什么庆贺，他回答说："高欢镇抚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很得人心，凭借这一点闭关自守，就很难算计他，如今他率领孤军渡河深入我方国土，这并不是他的将士们所愿意干的，只是由于他高欢对失去窦泰深感耻辱，不听众人劝告，坚持出兵前来，这就是所谓的愤怒出兵，只要一战就可活捉他。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怎么能不庆贺呢！希望丞相您能授予我一个符节，让我去调发王罴的兵马截断敌人退路，使敌军一个也跑不掉。"宇文泰派遣须昌县公达奚武去侦察敌军动静，达奚武带领三个骑兵，都穿着高欢军队将士的服装，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在离敌营几百步远的地方下马，悄悄偷听到了敌军的口令，然后就上马巡视敌军营帐，就象是夜间执行警戒巡逻任务

的，遇上敌军不守军规的士兵，往往抓住鞭打一顿，把敌军情状摸得清清楚楚才返回。

高欢听说宇文泰的军队到了，便于初二日率领兵马前来会战。西魏军的侦察骑兵回来报告说高欢的军队马上就要到了，宇文泰召集众将领商量对策。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说："敌众我寡，不能正面在平旷的地方摆开阵势，离我们这里十里的东边有一个叫做渭曲的地方，可先占据那里等待敌军到来。"宇文泰接受李弼这个建议，在渭曲背靠渭水的东西两侧布下阵势，李弼指挥右翼部队，赵贵指挥左翼部队，命令将士都埋伏在芦苇中，约定听到鼓声就发起攻击。大约在午后三点到五点之间，东魏兵马来到渭曲，都督太安人斛律羌举说："宇文泰把西魏全部军队差不多都带来了，想决一死战，这就象一条疯狗，有时是能咬人一口的；而且，渭曲这个地方芦苇茂盛、地面泥泞，无法施展技能，不如在这里与他们缓缓相持，暗中派出精锐部队直捣长安，一旦他们的巢穴被摧毁，那么宇文泰就会束手被擒。"高欢说："放火把芦苇烧掉，怎么样？"侯景说："应当活捉宇文泰给老百姓看看，如果让他和士兵们一起烧死，谁相信他死了呢！"彭乐盛气凌人请求出战，说："我们人多，敌军人少，一百个人抓一个人，何愁不能取胜呢！"高欢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出击。高欢的军队望见西魏兵马很少，便争先恐后地冲向前去，队形一时大乱。两军将要相接的时候，西魏丞相宇文泰敲响了战鼓，士兵们都奋然跃起冲向前去，于谨等六支部队与敌人短兵相接，李弼率领铁甲骑兵从两侧合击，东魏军被横切为两段，于是乱作一团，一败涂地。李弼的弟弟李标，身材矮小却勇猛无比，每次跃马冲入敌阵，总是伏在马鞍上，敌军见了他都惊叫着："快躲开这小子！"宇文泰感叹地说："胆量和意志强大到这种程度，何必非要八尺高的身躯不可呢！"征虏将军武川人耿令贵杀伤敌军很多，铠甲衣裤都被鲜血染红了，宇文泰说："只要看一看耿令贵的铠甲衣裳，就足以知道他的英勇，何必要计算他砍下的头颅！"东魏将领彭乐醉熏熏

地冲入西魏军阵中，西魏军刺中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把肠子塞进去又继续战斗。东魏丞相高欢想收兵再组织战斗，让张华原拿着登记簿到各营帐清点士兵人数，可是没有一个人出来答应，他返回来告诉高欢："士兵们都逃走了，军营都空了！"高欢还不肯撤退。阜城侯斛律金说："众人的心已经离散，不可能再用他们，我们应该尽快向河东撤退。"高欢仍然坐在马鞍上不动，斛律金只好用马鞭朝高欢的坐骑打去，高欢这才被迫离开，夜晚渡河，渡船离岸边还远，高欢只得骑着骆驼挨到船边，这才渡过河去。这一仗高欢损失甲士八万人，丢弃铠甲兵仗十八万件。丞相宇文泰追击高欢直到黄河岸边，在俘虏的敌军中选留了二万多名甲士，其余的人都释放回去了。都督李穆说："高欢已经吓破胆了，快速追击，可以活捉他。"宇文泰不同意，率军返回渭河南岸，这时从各州征调的兵马才刚刚到达。于是命令将士们在战场上每人栽种一棵柳树以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

侯景对高欢说："宇文泰刚刚打了胜仗必定骄傲自满，不作防备，我愿意率领精锐骑兵二万人，径直前去捉住他。"高欢将这个建议告诉娄妃，娄妃说："假如真象他说的那样，侯景还能回来吗！抓住宇文泰而丧失侯景，有什么好处！"高欢于是没让侯景出兵。

魏加丞相泰柱国大将军[1]，李弼十二将皆进爵增邑有差。

高敖曹闻欢败，释恒农，退保洛阳。

己酉，魏行台宫景寿等向洛阳，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击走之。州民韩木兰作乱，贤击破之，一贼匿尸间，贤自按检收铠仗，贼欻起斫之，断胫而卒。

魏复遣行台冯翊王季海与独孤信将步骑二万趣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趣三荆，贺拔胜、李弼围蒲坂。

东魏丞相欢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谓其从祖兄祥曰："高欢迫逐乘舆，天下忠义之士皆欲剸刃于其腹，今又称兵西上，吾欲与兄起兵断其归路，此千载之时也。"祥从之，纠合乡里，数日，有众万余。会欢自沙苑败归，祥、珍帅众邀之，斩获甚众。贺拔胜、李弼至河东，祥、珍帅猗氏等六县十余万户归之，丞相泰以珍为平阳太守[2]，祥为行台郎中。

东魏秦州刺史薛崇礼守蒲坂，别驾薛善，崇礼之族弟也，言于崇礼曰："高欢有逐君之罪，善与兄忝衣冠绪余，世荷国恩，今大军已临，而犹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长安，署为逆贼，死有余愧，及今归款，犹为愈也。"崇礼犹豫不决。善与族人斩关纳魏师，崇礼出走，追获之。丞相泰进军蒲坂，略定汾、绛，凡薛氏预开城之谋者，皆赐五等爵。善曰："背逆归顺，臣子常节，岂容阖门大小俱叨封邑！"与其弟慎固辞不受。

东魏行晋州事封祖业弃城走，仪同三司薛脩义追至洪洞，说祖业还守，祖业不从；脩义还据晋州，安集固守。魏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引兵至城下，脩义开门伏甲以待之；子彦不测虚实，遂退走。丞相欢以脩义为晋州刺史。

独孤信至新安[3]，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阳，洛州刺史广阳王湛弃城归鄴，信遂据金墉城[4]。孝武之西迁也，散骑常侍河东裴宽谓诸弟曰："天子既西，君不可以东附

高氏。"帅家属逃于大石岭[5]；独孤信入洛，乃出见之。时洛阳荒废，人士流散，惟河东柳虬在阳城[6]，裴诹之在颍川[7]，信俱征之，以虬为行台郎中，诹之为开府属[8]。

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执刺史田迄[9]，举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据其城。前通直散骑侍郎郑伟起兵陈留，攻东魏梁州，执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荥阳[10]，执其太守苏淑，与广州长史刘志皆降于魏。伟，先护之子也。丞相泰以伟为北徐州刺史，彦穆为荥阳太守。

十一月，东魏行台任祥帅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攻颍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贵、乐陵公辽西怡峰将步骑二千救之。军至阳翟[11]。雄等军已去颍川三十里，祥帅众四万继其后。诸将咸以为"彼众我寡，不可争锋。"贵曰："雄等谓吾兵少，必不敢进。彼与任祥合兵攻颍川，城必危矣。若贺若统陷没，吾辈坐此何为！今进据颍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趋，据颍川，背城为陈以待。雄等至，合战，大破之，雄走，赵育请降，俘其士卒万余人，悉纵遣之。任祥闻雄败，不敢进，贵与怡峰乘胜逼之，祥退保宛陵[12]；贵追及，击之，祥军大败。是云宝杀其阳州刺史那椿[13]，以州降魏。魏以贵为开府仪同三司，是云宝、赵育为车骑大将军。

都督杜陵韦孝宽攻东魏豫州，拔之，执其行台冯邕。孝宽名叔裕，以字行。

18 丙子，东魏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

19 司农张乐皋等聘于东魏。

20 十二月，魏行台杨白驹与东魏阳州刺史段粲战于蓼坞[14]，魏师败绩。

21 魏荆州刺史郭鸾攻东魏东荆州刺史清都慕容俨，俨昼夜拒战，二百余日，乘间出击鸾，大破之。时河南诸州多失守，唯东荆获全。

河间邢磨纳、范阳卢仲礼、仲礼从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应魏。

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铠仗皆备。濮阳民杜灵椿等为盗[15]，聚众近万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骑三百，一战擒之，又击阳平贼路文徒等[16]，悉平之，于是远近肃清。或谓季式曰："濮阳、阳平乃畿内之郡，不奉诏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军远战！万一失利，岂不获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与国家同安共危，岂有见贼而不讨乎！且贼知台军猝不能来，又不疑外州有兵击之，乘其无备，破之必矣。以此获罪，吾亦无恨。"

【注释】

①柱国大将军：官名，北魏、西魏、北周所置，为最高荣衔，位在丞相之上。柱国本楚国武官衔，上柱国位次令尹（宰相），为最高军衔，柱国次之。

②平阳：地名，即平阳府，故治在今山西临汾县境内。

③新安：郡名，故治在今河南渑池县境内。

④金墉城：在今河南洛阳市。三国魏所筑，魏主禅位于晋，即出居该城，后每有废帝辄迁此城。遂发展成河南四镇之一。

⑤大石岭：《水经注》："洛阳之南有新城县，县界有大石岭，来儒之水迳其南。"新城县境今属洛阳市。

⑥阳城：县名。故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境内。

⑦颍川:郡名,故治在今河南禹县。

⑧开府属:行台僚属,将军府署僚属。开府,本意为开建府署,辟置僚属,是一种特权的表现。汉制,惟三公可开府,魏晋以后,享有开府特权者渐多。

⑨颍州:地名,即今河南许昌市。

⑩大司马从事中郎:大司马的幕僚。从事中郎,将帅的幕僚之一。

⑪阳翟:县名,即今河南禹县。

⑫宛陵:县名,故治在今河南新郑县。

⑬阳州:地名,故治在今河南宜阳县。

⑭蓼(liǎo 燎)坞:《水经注》:蓼水出河北县襄山蓼谷。"胡三省注:"当时之人于此谷筑坞,因谓之蓼坞。"故址在今山西永济县境内。

⑮濮阳:郡名,故治在今山东濮县。

⑯阳平:郡名,故治在今山东馆陶县。

【译文】

西魏加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李弼等十二位将领都分别增加了封爵和食邑。

高敖曹听说高欢战败了,只得撤掉对恒农的包围,退回洛阳。

十八日,西魏行台宫景寿等率军进攻洛阳,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击退了他们。州城平民韩木兰乘机率众造反,韩贤镇压了这次叛乱。当韩贤亲自到现场检查验收铠甲兵器时,有一个躲在尸体中间的叛乱者突然跳起来挥刀向韩贤砍去,韩贤被砍断小腿而死。

西魏又派行台冯翊王元季海与独孤信一道率领步兵骑兵共二万人进军洛阳,洛州刺史李显率军进攻三荆地区,贺拔胜、李弼率军围攻蒲坂。

东魏丞相高欢率军前去讨伐西魏的时候,蒲坂的平民敬珍对他的族兄敬祥说:"高欢赶走了皇上,天下有忠义之心的人都想把刀子刺进他腹部,现在他又向西魏大举进兵,我想和兄长您一道起兵切断他的退路,这是千载一逢的好机会。"敬祥同意了,他们便在

附近乡村召集人马，几天之内，就纠集到一万多人。正赶上高欢从沙苑战败逃回，敬祥、敬珍即率领兵马拦击，杀伤、俘虏了高欢的许多将士。贺拔胜、李弼率军抵达河东地区时，敬祥、敬珍带着猗氏等六个县十几万户平民百姓归附了他们，丞相宇文泰任命敬珍为平阳太守，敬祥为行台郎中。

东魏秦州刺史薛崇礼镇守蒲坂，别驾薛善是他族弟，对他说："高欢有驱逐君主的罪恶，我与兄长您都是礼义士族的后裔，世世代代蒙受国家恩惠，如今西魏大军已到，而我们还在为高欢固守城池，一旦此城被攻破，我们的头颅被砍下送到长安，定为叛国贼，就是死了也是惭愧的，趁现在投降，还不晚呀。"薛崇礼仍然犹豫不决。薛善就和族中人一道杀掉守卫城门的将士，开门迎接西魏军队，薛崇礼被迫逃走，在路上被追兵抓获。丞相宇文泰亲自率军进驻蒲坂，平定了汾州、绛州等地，凡是参与了打开城门接应魏军的薛氏族人，都被授予五等爵位。薛善说："背叛逆贼而归顺君主，这是做臣子的人应有的节操，怎么能够让我们一族大小都受封邑呢！"就和他弟弟薛慎一道坚决推辞不接受。

东魏代理晋州事务的封祖业放弃州城逃跑，仪同三司薛修义追到洪洞县劝说他返回来守城，他还是不肯回来。薛修义只好回来占据晋州，整顿兵马，安定民心，固守州城。西魏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带领兵马攻到城下，薛修义大开城门，城内埋伏甲士等待着；长孙子彦摸不清城中虚实，只好率军退走。丞相高欢于是任命薛修义为晋州刺史。

独孤信到达新安时，高敖曹便带领部队渡河北撤。独孤信于是挥兵直逼洛阳，洛州刺史广阳王元湛只得放弃洛阳逃回郏城，独孤信就占领了金墉城。当初孝武帝向西逃入关中的时候，散骑常侍河东人裴宽对他的几位弟弟说："皇上既然已经向西逃走，我们也不能向东归附高欢。"就带着家属逃到了大石岭；独孤信的军队进入洛阳，他才出山与独孤信见面。当时洛阳荒废不堪，士族名人都逃

亡流散了，只有河东柳虬在阳城，裴诹之在颍川，独孤信把他们都征召来，任命柳虬为行台郎中，裴诹之为开府属。

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扣押刺史田迄，举城投降西魏，西魏都督梁迥率军进驻该城。原通直散骑侍郎郑伟在陈留起兵，进攻东魏梁州，抓获了州刺史鹿永吉。原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进攻荥阳，捉住了太守苏淑，然后和广州长史刘志一齐投降西魏。郑伟是郑先护的儿子。丞相宇文泰任命郑伟为北徐州刺史，崔彦穆为荥阳太守。

十一月，东魏行台任祥率领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等进攻颍川，丞相宇文泰派大都督宇文贵、乐陵公辽西人怡峰率领步骑兵二千人前往救援。援军前进到阳翟，尧雄等人的军队已前进到距离颍川只有三十里的地方，任祥率四万人紧接其后。宇文贵手下众将都认为"敌众我寡，不能正面与他们交锋。"宇文贵说："尧雄等料定我们兵马少，必然不敢再前进，一旦他与任祥会师进攻颍川，颍川城就危险了。如果贺若统城破身亡，我们坐在这里还有什么用！现在要是我们快速进入颍川城，据城防守，这样又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们就必定能打败敌军"。于是指挥部队快速前进，抢先进据颍川城，然后背靠州城摆开阵势，等待敌军，尧雄等率军来到城下，两军立即交战，东魏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尧雄落荒而逃，赵育缴械投降，俘获士卒一万多人，后来都释放回来了。任祥听说尧雄战败，不敢再前进，宇文贵和怡峰等乘胜追击，任祥被迫退保宛陵；宇文贵随后追到宛陵，发起攻击，任祥的军队又吃了大败仗。是云宝杀掉阳州刺史那椿，和全州军民一道投降了西魏。西魏任命宇文贵为开府仪同三司，是云宝赵育为车骑大将军。

梁朝都督杜陵人韦孝宽率军进攻东魏豫州，占领了州城，活捉行台冯邕。孝宽名叫叔裕，以字号行世。

18 十五日，东魏任命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

19 梁朝司农张乐皋等人出使东魏。

20 十二月，西魏行台杨白驹与东魏阳州刺史段粲在蓼坞交战，

西魏军战败。

21 西魏荆州刺史郭鸾率军进攻东魏东荆州，州刺史清都人慕容俨率军日夜抵抗，持续了二百多天后，慕容俨瞅准机会大举反击，打跨了郭鸾。当时黄河以南各州郡大多失守，唯有东荆州得以保全。

河间人邢磨纳、范阳人卢仲礼和堂弟卢仲裕等人都在沿海地区起兵以策应西魏军队。

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亲兵一千多人，马八百匹，铠甲兵器都齐备。濮阳平民杜灵椿等人造反，纠集了将近万人的武装，攻占城池，洗劫乡野，高季式派出三百骑兵，一仗就活捉了杜灵椿，又派兵攻击阳平的叛乱者路文徒等人，将叛乱的地方一一平定，于是远近都安定下来。有人曾对高季式说："濮阳和阳平都是京城管辖的郡县，我们既没有接到讨伐的诏令，叛乱者也没有侵入我们济州境内，何必急急忙忙地派自己的私家军队出远门作战！万一战败了，岂不要承担罪责吗！"高季式说："你怎么说出这种不忠诚的话！我和国家同命运，共安危，哪有见到叛乱而不讨伐的道理呢！而且叛乱者以为丞相的军队仓促间来不了，又不会担心别的州郡派兵前来攻击，这样乘其不防备发起攻击，必然稳操胜券。因此而承担罪责，我也没什么遗憾的。"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　起著雍敦牂，尽阏逢困敦，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

1 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 东魏砀郡获巨象[1]，送邺。丁卯，大赦，改元元象。

3 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4 东魏大都督善无贺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之，丞相泰灭子粲之族。东魏大行台侯景等治兵于虎牢，将复河南诸州，魏梁迴、韦孝宽、赵继宗皆弃城西归。侯景攻广州[2]，未拔，闻魏救兵将至，集诸将议之，行洛州事卢勇请进观形势，乃帅百骑至大隗山[3]，遇魏师。日已暮，勇多置幡旗于树颠，夜，分骑为十队，鸣角直前，擒魏仪同三司程华，斩仪同三司王征蛮而还。广州守将骆超遂以城降

东魏，丞相欢以勇行广州事。勇，辩之从弟也。于是南汾、颍、豫、广四州复入东魏。

5 初，柔然头兵可汗始得返国，事魏尽礼。及永安以后，雄据北方，礼渐骄倨，虽信使不绝，不复称臣。头兵尝至洛阳，心慕中国，乃置侍中、黄门等官④；后得魏汝阳王典签淳于覃⑤，亲宠任事，以为秘书监⑥，使典文翰。及两魏分裂，头兵转不逊，数为边患。魏丞相泰以新都关中，方有事山东，欲结婚以抚之，以舍人元翌女为化政公主，妻头兵弟塔寒。又言于魏主，请废乙弗后，纳头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为尼，使扶风王孚迎头兵女为后。头兵遂留东魏使者元整，不报其使。

6 三月，辛酉，东魏丞相欢以沙苑之败，请解大丞相，诏许之；顷之，复故。

7 柔然送悼后于魏，车七百乘，马万匹，驼二千头。至黑盐池⑦，遇魏所遣卤簿仪卫⑧。柔然营幕，户席皆东向，扶风王孚请正南面，后曰："我未见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东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闾氏。丁丑，大赦。以王盟为司徒。丞相泰朝于长安，还屯华州。

8 夏，四月，庚寅，东魏高欢朝于邺；壬辰，还晋阳。

9 五月，甲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来聘。

10 秋，七月，东魏荆州刺史王则寇淮南⑨。

11 癸亥，诏以东冶徒李胤之得如来舍利，大赦。

【注释】

①砀郡:郡名,故治在今安徽砀山县。

②广州:州名,东魏置,故治在今河南襄城县。

③大隗山: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内。

④黄门:宦官别称。始为官署名,因其长官皆以宦者充任,后逐称宦官为黄门官。掌皇室和皇帝日常起居、衣食住行,为近侍之官。

⑤典签:官名,为掌管文书小官,南朝宋齐时期一度兼有监察之权,变成皇帝在地方州县的耳目。

⑥秘书监:官名,掌管皇室和朝廷图书秘籍,为秘书省长官。

⑦黑盐池:地名,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

⑧鹵簿:帝王出门时护从的仪仗队。出门目的不同,仪式也有别。自汉代以后,这种仪式也用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等。

⑨淮南:淮河上游之南,即今河南光山县一带,非传统所指淮河下南岸今安徽淮南市一带。

【译文】

梁纪十四　起戊午(公元538年),止甲子(公元544年),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戊午,公元538年)

1 春正月,初一,出现日食。

2 东魏砀郡捕获一头巨大的象,送到了京都邺城。初七,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并把年号改为"元象"。

3 二月,初十,皇上在藉田上举行耕作仪式。

4 东魏大都督善无贺拔仁进攻西魏南汾州,刺史韦子粲投降,西魏丞相宇文泰杀了韦子粲的全部家属。东魏大行台侯景等将领在虎牢训练部队,准备收复黄河以南失守的州郡,西魏梁迥、韦孝宽、赵继宗都放弃所镇守的州城回到西部地区。侯景进攻广州,还没有攻克听说西魏救兵即将到来,就召集众将领商议对策,代理洛州刺

史的卢勇请求去前方观察形势，得到同意后便带领一百名骑兵前进到大隗山。遇上了西魏援兵。当时已是黄昏时分，卢勇让士兵们在树梢上插了许多旗幡，到了夜间，他把一百骑兵分为十队，吹起号角冲向前去，活捉了西魏仪同三司程华，杀死了另一仪同三司王征蛮，然后收兵返回。西魏广州守将骆超只好率全城投降东魏，丞相高欢任命卢勇代理广州刺史。卢勇，是卢辩的堂弟。于是南汾州、颍州、豫州、广州等四州相继被东魏收复。

5 最初，柔然的头兵可汗刚刚被放回他的领地时，对北魏毕恭毕敬，曲尽臣礼。到永安年间（公元528～530年）以后，势力逐渐强大，称雄北方，对待北魏就渐渐傲慢起来，虽然仍和北魏信使往还，但已不再以臣下自称。头兵可汗曾经到过洛阳，内心很羡慕中原文化，就仿照中原王朝官制设置侍中、黄门等官；后来得到了魏汝阳王的典签淳于覃，对他非常亲近信任，十分重用，任命为秘书监，让他掌管文书。到东、西魏分裂的时候，头兵可汗更加肆无忌惮，屡次侵扰边境。西魏丞相宇文泰考虑到刚刚在关中建都，而且正在函谷关以东与东魏争战，就想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安抚柔然，便将舍人元翌的女儿封为化政公主，嫁给头兵的弟弟塔寒。又劝说文帝，请求他废掉乙弗后，娶头兵可汗的女儿为后。十五日，文帝让乙弗皇后削发为尼，派扶风王元孚前去迎娶头兵可汗的女儿为皇后。头兵可汗于是扣留东魏使节元整，也不派使节去回访。

6 三月，初二，东魏丞相高欢因为在沙苑战败，主动请求解除大丞相职务，孝静帝批准了；不久，又恢复了他的这一职务。

7 柔然头兵可汗嫁送女儿悼后到西魏，陪嫁品有七百辆车，一万匹马，二千头骆驼。到达黑盐池，遇上了西魏前来迎接新皇后的仪仗队和侍卫队。柔然人宿营搭账篷时，门户和坐席都朝东向。扶风王元孚请他们改正为南向，悼后说："我在没有见到魏国皇帝之前，依然是柔然可汗的女儿。魏国的仪仗可以朝南向，我自然应当面向东方。"十七日，文帝正式册封头兵可汗的女儿郁久闾氏为皇后。十

八日,大赦天下。任命王盟为司徒。丞相宇文泰到长安朝见文帝之后,返回驻守在华州。

8 夏,四月,初二,东魏高欢到鄴城朝见孝静帝,初四,返回晋阳。

9 五月,十六日,东魏派遣兼任散骑常侍的郑伯猷出使到梁朝来。

10 秋,七月,东魏荆州刺史王则侵犯淮河上游南岸梁朝属地。

11 初六,由于东冶的囚徒李胤之发现了如来佛的舍利,皇上下令大赦天下。

12 东魏侯景、高敖曹等围魏独孤信于金墉,太师欢帅大军继之;景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将如洛阳拜园陵,会信等告急,遂与丞相泰俱东,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太子钦守长安,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车骑大将军达奚武帅千骑为前驱。

八月,庚寅,丞相泰至谷城[1],侯景等欲整陈以待其至,仪同三司太安莫多娄贷文请帅所部击其前锋,景等固止之。贷文勇而专,不受命,与可朱浑道元以千骑前进,夜,遇李弼、达奚武于孝水[2]。弼命军士鼓譟,曳柴扬尘,贷文走,弼追斩之,道元单骑获免,悉俘其众送恒农。

泰进军瀍东[3],侯景等夜解围去,辛卯,泰帅轻骑追景至河上,景为陈,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与泰合战。泰马中流矢惊逸,遂失所之。泰坠地,东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马,以策扶泰背骂曰:"笼东军士[4]! 尔曹王何在,而独留此?"追者不疑其贵人,舍之而过。穆以马授泰,

与之俱逸。

魏兵复振，击东魏兵，大破之。东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轻泰，建旗盖以陵陈，魏人尽锐攻之，一军皆没，敖曹单骑走投河阳南城[5]。守将北豫州刺史高永乐，欢之从祖兄子也，与敖曹有怨，闭门不受。敖曹仰呼求绳，不得，拔刀穿阖未彻而追兵至。敖曹伏桥下，追者见从奴持金带，问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奋头曰："来！与汝开国公。"追者斩其首去。高欢闻之，如丧肝胆，杖高永乐二百，赠敖曹太师、大司马、太尉。泰赏杀敖曹者布绢万段，岁岁稍与之，比及周亡，犹未能足。魏又杀东魏西兖州刺史宋显等，虏甲士万五千人，赴河死者以万数。

初，欢以万侯普尊老，特礼之，尝亲扶上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愿出死力以报深恩。"及邙山之战，诸军北渡桥，洛独勒兵不动，谓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来可来也！"魏人畏之而去，欢名其所营地为回洛[6]。

是日，东、西魏置陈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魏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峯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仪同三司李虎、念贤等为后军，见信等退，即与俱去。泰由是烧营而归，留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守金墉。

王思政下马，举长矟左右横击，一举辄踣数人。陷陈既深，从者尽死，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故亦收兵。思政每战常著破衣弊甲，故不知其将帅，故得免。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其已苏，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

夜久,始得还营。

平东将军蔡祐下马步斗,左右劝乘马以备仓猝,祐怒曰:"丞相爱我如子,今日岂惜生乎!"帅左右十余人合声大呼,击东魏兵,杀伤甚众。东魏围之十余重,祐弯弓持满,四面拒之。东魏人募厚甲长刀者直进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劝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岂可虚发!"将至十步,祐乃射之,应弦而倒,东魏兵稍却,祐徐引还。

魏主至恒农,守将已弃城走,所虏降卒在恒农者相与闭门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

蔡祐追及泰于恒农,夜,见泰,泰曰:"承先,尔来,吾无忧矣。"泰惊不得寝,枕祐股,然后安。祐每从泰战,常为士卒先,战还,诸将皆争功,祐终无所言。泰每叹曰:"承先口不言勋,我当代其论叙。"泰留王思政镇恒农,除侍中、东道行台。

魏之东伐,关中留守兵少,前后所虏东魏士卒散在民间,闻魏兵败,谋作乱。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奉太子钦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关中大扰。于是是沙苑所虏东魏都督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7],与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兵。长安大城民相帅以拒青雀,日与之战。大都督侯莫陈顺击贼,屡破之,贼不敢出。顺,崇之兄也。

扶风公王罴镇河东[8],大开城门,悉召军士谓曰:"今

闻大军失利，青雀作乱，诸人莫有固志。王罴受委于此，以死报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众感其言，皆无异志。

魏主留阏乡。丞相泰以士马疲弊，不可速进，且谓青雀等鸟合，不能为患，曰：“我至长安，以轻骑临之，必当面缚。”通直散骑常侍吴郡陆通谏曰[9]：“贼逆谋久定，必无迁善之心，蜂虿有毒，安可轻也！且贼诈言东寇将至，今若以轻骑临之，百姓谓为信然，益当惊扰。今军虽疲弊，精锐尚多，以明公之威，总大军以临之，何忧不克！”泰从之，引兵西入。父老见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贺。华州刺史宇文导引兵入咸阳，斩思庆，擒伏德，南渡渭，与泰会，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长安，与青雀通谋，泰杀之。

【注释】

①谷城：县名，故治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郊。

②孝水：在今河南新安县境内。

③瀍(Chán 缠)：瀍河，源于河南谷城县北山，过洛阳，东流注于洛河。

④笼东军士：溃败而垂头丧气的士兵。笼东，衣物水淋淋的样子，用来形容人垂头耷耳的沮丧样子。

⑤河阳南城：北魏在河阳筑南城、北城、中滩城三城，南城在黄河南岸，北中城在北岸。皆在今河南孟县境内。

⑥；回洛：地名，故址在今河南孟县境内。

⑦长安子城：长安外城，即长安皇城外的郊县各城，下文所称“长安大城”即指长安皇城。咸阳：咸阳郡，即今陕西咸阳市。

⑧河东：郡名，故治在今山西永济县。

⑨通直散骑常侍：官名，晋武帝始置，职掌与散骑常侍一样，即侍从皇帝左右，规劝得失，不典实务。

【译文】

12 东魏侯景、高敖曹等率军包围了独孤信驻守的金墉城，太师高欢率大部队紧接其后；侯景放火焚烧了洛阳城内外所有的官署和民宅，残存下来的仅有十分之二三。西魏文帝正打算到洛阳去拜谒祖宗陵墓，恰好收到独孤信的告急文书，就与丞相宇文泰一道向东进发，命令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佐皇太子元钦镇守长安，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车骑大将军达奚武率领一千骑兵为先头部队。

八月，初三，丞相宇文泰到达谷城，东魏侯景等人想摆开军阵等待宇文泰的到来，仪同三司太安人莫多娄贷文请求率领部下兵马前去攻击宇文泰的先头部队，侯景等主将坚决阻止他这样做。但莫多娄贷文性情勇猛而专横，不受上司命令约束，擅自与可朱浑道元一道率领一千骑兵向前进发，夜间，在孝水遇上了宇文泰的前锋部队李弼和达奚武。李弼命令士兵击鼓呐喊，用柴棒树枝扬起地面的灰尘，莫多娄贷文以为遇上了宇文泰的大部队，转身逃跑，李弼追上去杀死了他，可朱浑道元单人匹马逃了回去，手下的一千骑兵全被俘获送到恒农去了。

宇文泰进军到瀍水以东，侯景等人连夜撤掉对金墉的包围退走。初四，宇文泰率轻装骑兵追击侯景直到黄河岸边，侯景北靠河桥，南倚邙山，摆开阵势，与宇文泰会战。宇文泰的坐马被流矢射中，受惊狂奔，不见踪影，宇文泰被摔在地上，这时东魏兵马追上前来，宇文泰身边的随从都逃散了，都督李穆见到这种危急情况，急中生智，跳下马来，挥鞭抽打宇文泰的后背，骂道："你这狼狈不堪的小兵，你们的主帅在哪里，你怎么一个人留在这儿？"东魏的追兵见到这种情景也就没有怀疑宇文泰是贵人，撤开他继续向前追击。敌军过去后，李穆把自己的马让给宇文泰骑，两人一块逃走了。

西魏的部队经过组织重新振作起来，对东魏军队展开反击，大获全胜。东魏军队向北逃窜。但京兆忠武公高敖曹心里轻视宇文泰，指挥自己的部队，竖起自己的帅旗，冲向西魏军阵，西魏使用所

有的精锐部队围攻他，使他全军覆没，最后单人匹马逃奔河阳南城。该城守将北豫州刺史高永乐是高欢族兄的儿子，与高敖曹有怨隙，就紧闭城门不接纳他进去。高敖曹抑头大叫要城上放一根绳子下来，城上人不理睬，只好拔出战刀凿门，还没凿穿追兵就赶到了。高敖曹赶紧躲到桥下，追兵看到他的仆从拿着一条金带，便问高敖曹在哪里，奴仆指出了主人藏身的地方。高敖曹知道自己已无法避免一死，便抬起头来说道："来吧！送给你一个当开国公的机会。"追兵吹下他的脑袋然后离去。高欢听到这个噩耗，好象丢失了肝胆一样，把高永乐打了二百大杖，追赠高敖曹太师、大司马、太尉的荣衔。宇文泰奖赏杀高敖曹的人一万段布匹与绸缎，每年给一部分，直到北周灭亡时，还没有给完。这次战役，西魏还杀死了东魏西兖州刺史宋显等人，俘虏一万五千人，跳河淹死的东魏兵数以万计。

当初，高欢因为万俟普爵位高、年龄大，就特别尊重他，曾经亲自扶他上马。他儿子万俟洛见此情景，就脱下帽子跪在地上向高欢叩头说："我愿意出力至死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在这次邙山战役中，各部队都跨过河桥纷纷逃回北方，万俟洛独独命令自己的部属留在原地不动，对西魏追兵说："我万俟受洛干在这里，你们敢过来的就过来吧！"追兵们都感到害怕，转头退走，后来高欢把万俟洛扎营的地方命名为"回洛"。

这一天，东西魏双方的战阵都摆得非常大，头尾相距很远，从早晨到下午，两军交战几十个回合，直打得烟雾尘土四处弥漫，相互看不清对方。西魏独孤信、李远为右翼，赵贵、怡峰为左翼，都在交战中失利了；又不知道主上和丞相宇文泰在什么地方，就都撤下部队先回来。而担任后军的开府仪同三司李虎、贪贤等人，看到独孤信等人退回来，就和他们一道撤离了战场。宇文泰只好放火烧掉营帐率军退回，留下仪同三司长孙子彦镇守金墉城。

战斗中，西魏将领王思政干脆跳下马来，举起长矛，左右横扫，一抬手就要击倒几个。随着他冲入敌阵纵深，跟随的士兵都战死

了,他也受了重伤,昏死过去,恰好这时已近黄昏,敌人也收兵了。王思政每次参战都穿着破衣服和旧盔甲,敌人因此看不出他是将帅,所以没被抓走。他的帐下都督雷五安在战场上哭着寻找他,刚好这时他已苏醒过来,于是,雷五安割下衣服上的布块为他包扎好伤口,扶上战马,深夜才得以回到营地。

西魏平东将军蔡祐也是跳下马来徒步格斗,手下人都劝他骑马以防万一,他怒气冲冲地说:"丞相爱我如子,今天怎么能吝惜自己的生命呢!"就带领手下十几个人齐声大叫着向东魏军冲击,杀伤了许多敌军。东魏兵把他们围了十几层,蔡祐张弓搭箭,四面射击。东魏选派一批穿着厚厚铠甲、拿着长刀的士兵向前冲杀他,离他只有三十步远,手下人劝他射箭,他说:"我们的性命,在此一箭,怎么能随便射出去!"直到离他只有十步远的时候,他才射出,敌人应声而倒,东魏兵渐渐退却,蔡祐也带领部下慢慢返回营地。

西魏文帝到达恒农时,城里的守将已逃跑,原来被俘虏过来关押在城内的东魏降兵这时共同闭门抵抗,丞相宇文泰指挥部队攻破了城门,杀掉了领头造反的几百名俘虏兵。

蔡祐一直追到恒农,才赶上宇文泰,夜间前去拜见宇文泰,宇文泰对他说:"承先,你来了我就没什么可忧虑了。"宇文泰由于受到惊吓无法入睡,枕着蔡祐的大腿才安然进入梦乡。蔡祐每次跟随宇文泰作战,经常是身先士卒,战斗结束后,众将领纷纷争功邀赏,蔡祐却闭口不谈自己的功劳。宇文泰常常感叹地说:"承先闭口不说自己的功勋。我一定要代他论叙功劳。"宇文泰留下王思政镇守恒农,任命他为侍中、东道行台。

这次西魏东伐,留在后方关中的兵力不多,前后被俘虏来的东魏士兵流散在老百姓中间,听说西魏军队在前方打了败仗,就阴谋叛乱。李虎等将领退回长安后,对这种局面不知所措,就和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人一道护送皇太子出城屯驻在渭水北岸。这样一来,老百姓也互相剽窃掠夺,关中地区一时大乱。于是,在沙苑战役

中被俘虏来的东魏都督赵青雀、雍州平民于伏德等趁机造反，占领了长安城郊的集镇，于伏德也占领了咸阳，和咸阳太守慕容思庆一道各自收集东魏降兵以便抵抗从战场上败退下来的西魏军队。长安皇城的老百姓则相互组织起来抗击赵青雀，每天同他交战。大都督侯莫陈顺也率军出击叛乱者，屡战屡性，叛乱者再也不敢出战。侯莫陈顺是侯莫陈崇的哥哥。

扶风公王罴镇守河东郡，面对这种局势，就大开城门，把部队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如今听说东伐大军失利，京城地区有赵青雀等人叛乱造反，许多人都失去了信心。我王罴受委托镇守此地，决心以死报答皇恩。你们中间能够与我同心协力的人可以和我一道坚守州城；实在害怕此城被攻破的人可以随时出城逃命。"将士们都被他的这番话深深感动了，没有一个怀有二心。

西魏文帝滞留在阌乡。丞相宇文泰考虑到兵马都很疲劳，不宜快速前进，而且认为赵青雀等人是乌合之众，不可能构成大的祸患，说"我到长安，派轻装骑兵进行袭击，赵青雀等人必定不战自降，自缚面向我请罪。"通直散骑常侍吴郡人陆通劝阻道："叛乱者蓄谋已久，必定没有改恶从善的心思，蜜蜂和蝎子一类虫子虽小但有毒，怎么可以轻视呢！况且叛乱者散布谣言说东魏大军将要来了，如今假若派轻装骑兵前去袭击，老百姓会认为东魏军真的来了，就会更加惊慌不安。现在我军虽然疲劳，但精锐部队还不少，凭借丞相您平日的威望，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长安进发，何愁打败不了敌人呢！"宇文泰采纳了这个意见，率军向西进发。一路上，老百姓看到丞相宇文泰回军，无不悲喜交集，男男女女都相互庆贺。华州刺史宇文异带兵攻入咸阳，杀死慕容思庆，活捉于伏德，然后挥军南渡，在渭河南岸与宇文泰会合，共同攻击赵青雀，打败了叛乱者。太保梁景睿因病留在长安，参与了赵青雀的密谋叛乱，宇文泰处死了他。

13 东魏太师欢自晋阳将七千骑至孟津，未济，闻魏师已遁，遂济河，遣别将追魏师至崤，不及而还。欢攻金墉，长孙子彦弃城走，焚城中室屋俱尽，欢毁金墉而还。

东魏之迁邺也，主客郎中裴让之留洛阳[1]；独孤信之败也，让之弟诹之随丞相泰入关，为大行台仓曹郎中。欢囚让之兄弟五人，让之曰："昔诸葛亮兄弟，事吴、蜀各尽其心，况让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为也。明公推诚待物，物亦归心；若用猜忌，去霸业远矣。"欢皆释之。

九月，魏主入长安，丞相泰还屯华州。

14 东魏大都督贺拔仁击邢磨纳、卢仲礼等，平之。

卢景裕本儒生，太师欢释之，召馆于家，使教诸子。景裕讲论精微，难者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性清静，历官屡有进退，无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终日端严，如对宾客。

15 冬，十月，魏归高敖曹、窦泰、莫多娄贷文之首于东魏。

16 散骑常侍刘孝仪等聘于东魏。

17 十二月，魏是云宝袭洛阳，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弃城走。都督赵刚袭广州，拔之，于是自襄、广以西城镇复为魏[2]。

18 魏自正光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至是，东魏始诏"牧守、令长，擅立寺者，计其功庸，以枉法论。"

19 初，魏伊川土豪李长寿为防蛮都督[3]，积功至北华州刺史。孝武帝西迁，长寿帅其徒拒东魏，魏以长寿为广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杀之。其子延孙复收集父兵以拒东魏，魏之贵臣广陵王欣、录尚书长孙稚等皆携家往依之[4]延孙资遣卫送，使达关中。东魏高欢患之，数遣兵攻延孙，不能克。魏以延孙为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延孙以澄清伊、洛为己任，魏以延孙兵少，更以长寿之婿京兆韦法保为东洛州刺史，配兵数百以助之。法保名祐，以字行，既至，与延孙连兵置栅于伏流[5]。独孤信之入洛阳也，欲缮修宫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权景宣帅徒兵三千出采运[6]，会东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间道西走，与李延孙相会，攻孔城，拔之，洛阳以南寻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张白坞[7]，节度东南诸军应关西者。是岁，延孙为其长史杨伯兰所杀，韦法保即引兵据延孙之栅。

东魏将段琛等据宜阳，遣阳州刺史牛道恒诱魏边民[8]。魏南兖州刺史韦孝宽患之，乃诈为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之意，使谍人遗之于琛营，琛果疑道恒。孝宽乘其猜阻，出兵袭之，擒道恒及琛，崤、渑遂清[9]。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壁险要[10]，请筑城自恒农徙镇之，诏加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行台如故。

20 东魏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崔亮年劳之制[11]，铨擢贤能，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12]。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讲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

【注释】

①主客郎中:官名,为礼部主客司长官,职掌亲王、诸侯、外国来使的接待工作。

②襄州:东魏置,故治即今河南叶县。

③伊川: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嵩县。

④录尚书:官名,录尚书事之省称。

⑤伏流:城名,故城在今河南嵩县东北。

⑥外兵郎中:官名。三国魏置二十三郎,有中兵、外兵、别兵、都兵郎中等。北魏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

⑦张白坞: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⑧阳州:州名,治宜阳,即今河南宜阳县治。

⑨崤、渑:崤山和渑池,即指今陕西临潼至河南渑池县一带。

⑩玉壁:地名,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

⑪崔亮:山东武城县人,字敬儒,累官尚书二千石,兼吏部尚书达十年之久。在任期间,制定"停年格",不问士人智愚贤不肖,一律按任官年历升迁转职,史称北魏选举失人,自他开始。年劳之制,即指崔亮制定并推行的按任官年限升官的"停年格"。

⑫人地:才能品格以及门阀世族。

【译文】

13 东魏太师高欢从晋阳率领七千骑兵赶到孟津,渡河前听说西魏军队已撤退,于是渡过黄河,派其他将领追击西魏军队一直到崤山。仍没追上就退了回来。高欢亲率军进攻金墉城,长孙子彦放弃该城逃走,临走前放火把城中房屋烧得干干净净,高欢拆毁了金墉城之后退兵返回。

东魏迁都邺城时,主客郎中裴让之留在洛阳。独孤信这次在洛阳吃了败仗之后,裴让之的弟弟裴谌之随丞相宇文泰进入关中,被任命为大行台仓曹郎中。高欢因此把裴让之兄弟五人都关押起来,裴让之说:"三国时诸葛亮兄弟二人,一个仕吴,一个仕蜀,各自都尽心尽力,何况我的母亲还在这里,不忠不孝的事我是必然不会干

的。您要是真心诚意对待一个人，那么人心也会归附您；您要是喜欢猜疑部下，那么就很难建立起霸业。”高欢于是把他们都放了。

九月，西魏文帝进入长安，丞相宇文泰回到华州驻扎。

14 东魏大都督贺拔仁进攻邢磨纳、卢仲礼等，平定了这些叛乱。

卢景裕本来是个读书人，太师高欢释放了他之后，把他请到家中来开学馆，教自己的儿子。景裕讲解精妙入微，诘难他的人有的甚至底毁呵斥他，声色俱厉，言语很不礼貌，但卢景裕依然神情庄严，风度语调始终职一，从容不迫地讲解，看不出情绪受影响的任何迹象。性情清淡安静，做官生涯中多次被提升或降职，从来没有露出患得患失的神色；穿着破旧衣服，吃着粗粮素食，安然自得，整天一副端庄严肃的样子，好象老在面对宾客一样。

15 冬，十月，西魏把高敖曹、窦泰、莫多娄贷文的首级送给了东魏。

16 梁朝散骑常侍刘孝代等出使东魏。

17 十二月，西魏是云宝袭击洛阳，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弃州城逃走。西魏都督赵刚袭击广州，占领了州城。于是，自襄州、广州以西地区城镇重新回到西魏控制之下。

18 魏国自从正光年间以后，四面八方经常发生各种事端，平民百姓为了逃避赋役，很多人出家当和尚尼姑，多达二百万人，寺庙有三万多处。到了这个时候，东魏孝静帝才下令：“各位牧守、令长，如有擅自修建寺庙的人，根据所费劳工资金多少，以贪赃枉法论处。”

19 原先，魏国伊川郡的当地豪强李长寿任防蛮都督，积累了不少功劳，被提升为北华州刺史。孝武帝西迁时，李长寿率部下抗击东魏军队，西魏任命他为广州刺史。后来侯景率军攻下了他据守的坞壁，杀死了他。他的儿子李延孙重新收集父亲部下的兵马，继续抗击东魏，原魏国贵族权臣广陵王元欣、录尚书事长孙稚等都携家眷从洛阳逃到李延孙那里，他派兵出资把这些人护送到关中。东魏

高欢对李延孙的存在感到忧虑，多次派兵攻打，都没有攻下。西魏任命李延孙为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李延孙把平定伊、洛地区看作自己的责任，西魏朝廷认为李延孙兵马不多，又委派李长寿的女婿京兆人韦法保为东洛州刺史，配置了几百名士兵来帮助李延孙。韦法保名叫韦祐，以姓字通行。韦法保到了之后，与李延孙联合在伏流城安营扎寨，设置栅栏。后来独孤信进入洛阳，打算修缮洛阳宫殿，派外兵郎中天水人权景宣率三千名步兵出城去采集搬运建筑材料。不久，遇上东魏军队前来攻城，黄河以南地区都叛归东魏，权景宣抄小路向西逃路，与李延孙会师，合兵攻占了孔城，洛阳以南地区随后也相继归附西魏。丞相宇文泰当即留下权景宣驻守张白坞，统一指挥东南地区起义策应西魏的军队。这一年，李延孙被部下长史杨伯兰杀害，韦法保立即率军占据了李延孙驻守的营栅。

东魏将领段琛等据守宜阳，派遣阳州刺史牛道恒招诱西魏边境平民。西魏南兖州刺史韦孝宽对此深感忧虑，就伪造了一封牛道恒给他的书信，信中谈到了想归附西魏的意思，然后派谍报人员故意把信遗失在段琛营房内，段琛看了这封信后果然对牛道恒产生了怀疑。韦孝宽乘他们相互猜忌不团结，出兵袭击，活捉了牛道恒和段琛，崤山、渑池地区得以平静下来。东道行台王思政认为玉壁这个地方地势险要，请求在此地修筑新城，从恒农迁移到这里镇守，西魏文帝下诏加授王思政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行台职务照旧不变。

20 东魏任命高澄代理吏部尚书的职务，他开始改变崔亮推行的按任职年限晋升职务的制度，根据品德和才能提拔官吏，又裁汰尚书省郎官，精选出有才能品德的人来充任。凡是有才能名望的士人，即使没有推荐提拔，也都把他们招请到自己的门下，与他们一道游玩宴饮、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士族官僚们因此都称赞他。

五 年

1 春，正月，乙卯，以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丹杨尹何敬容为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缵为仆射。缵，弘策之子也[1]。自晋、宋以来，宰相皆以文义自逸，敬容独勤簿领，日旰不休，为时俗所嗤鄙。自徐勉、周舍既卒，当权要者，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朱异[2]。敬容质悫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得幸于上。异善伺候人主意为阿谀，用事三十年，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莫不忿疾。园宅、玩好、饮膳、声色穷一时之威。每休下，车马填门，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暕之子；翔，渊之曾孙也[3]。

2 丁巳，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南、北二郊及藉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诏从之，祀宗庙仍乘玉辂[4]。琛，琰之弟子也[5]。

3 辛酉，东魏以尚书令孙腾为司徒。

4 辛未，上祀南郊。

5 魏丞相泰于行台置学，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学生，悉令旦治公务，晚就讲习。

6 东魏丞相欢，以徐州刺史房谟、广平太守羊敦、广宗太守窦瑗、平原太守许惇有政绩清能[6]，与诸刺史书，褒称谟等以劝之。

7 夏，五月，甲戌，东魏立丞相欢女为皇后；乙亥，大赦。

8 魏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秋，七月，以扶风王孚为太尉。

9 九月，甲子，东魏以畿内十万人城邺，四十日罢。冬，十月，癸亥[7]，以新宫成，大赦，改元兴和。

10 魏置纸笔于阳武门外以求得失。

11 十一月，乙亥，东魏使散骑常侍王元景、魏收来聘。

12 东魏人以《正光历》浸差，命校书郎李业兴更加修正[8]，以甲子为元，号曰《兴光历》，既成，行之。

13 散骑常侍朱异奏："顷来置州稍广，而小大不伦，请分为五品，其位秩高卑，参僚多少，皆以是为差。"诏从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牂柯，南平俚洞[9]，纷纶甚众，故异请分之。其下品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县，刺史守令皆用彼人为之，尚书不能悉领，山川险远，职贡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余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又以边境镇戍，虽领民不多，欲重其将帅，皆建为郡，或一人领二三郡太守，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

14 魏自西迁以来，礼乐散逸，丞相泰命左仆射周惠达、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损益旧章，至是稍备。

【注释】

①张弘策：字真简，方城(今湖北当阳县)人，南朝梁武帝舅舅，辅佐梁武帝建立梁朝，建功甚多。后封洮阳县侯。

②外朝：南北朝以三公、卿、监、尚书为外朝。内省：内朝，南北朝以门下省为内朝，专事皇帝衣食住行及处理皇帝文书公务。

③王暕：南齐著名学者王俭的儿子，仕梁累官至吏部尚书，娶淮南长公主

为妻。褚渊：仕南朝宋至高书令，后佐南齐高帝篡位，是为南齐开国功臣。

④辂、辇：皆为皇帝所乘坐车舆，马拉者为辂，人拉者为辇。

⑤贺琛(yáng 杨)：字德璋，南朝梁知名学者，官至五经博士，著有《礼》、《易》、《老庄》等经讲疏数百篇和《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

⑥广平：郡名，故治在今河北永年县。广宗：郡名，故治在今河北威县。平原：郡名，故治在今河北源鹿县。

⑦癸亥：这年十月无此日，疑误。

⑧校书郎：官名，这里是秘书校书郎之省称。汉代始设校书之职，专事校勘整理皇家图书馆书籍，以郎充之则谓校书郎，以郎中充之则称校书郎中。北魏始设秘书郎之官，专掌此事。

⑨淮汝：今淮河、汝河流域。彭城：地名，即今江苏铜山县。牂牁(zāngkē 脏科)：地名，有牂牁江，牂牁郡，在今贵州境内。俚洞：俚蛮所居山洞，指今两广之地。

【译文】

五年(己未，公元 539 年)

1 春，正月，初一，皇上任命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丹阳尹何敬容为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缵为仆射。张缵是张弘策的儿子。自从晋、宋以来，宰相都专注于诗文、义理以自娱，何敬容独独埋头于各种文书，日夜不停，受到当时官场习俗的嗤笑和鄙视。梁朝自徐勉、周舍死后，握有实权的人，外朝要算何敬容，内朝要算朱异。何敬容性情忠厚而缺少文才，以维护国家法纪作为自己的责任；朱异文思敏捷，善于运用巧妙手段博取人们的赞誉；两人的品行不一，但都得皇上的宠信。朱异善于迎合皇上的心思进行阿谀奉承，掌权三十年，广泛收纳财物贿赂，欺上瞒下，远近的人没有一个不恨他的。他的园林住宅、古玩嗜好、饮食、音乐与妻妾等都是当时一流水准的。每当他从朝廷中还家休息的日子，文武官僚纷纷前来拜访，以至车马多得把家门口都堵住了，唯有王承、王稚和褚翔不到他家去。王承、王稚是王暕的儿子；褚翔是褚渊的曾孙。

2 初三,梁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建议:"皇上参加南郊、北郊祭祀典礼和出席藉田耕种仪式,往返都应该乘坐御辇,不应再乘马车。"武帝同意了,并指示去宗庙祭祀时仍旧乘坐玉辇。贺琛是贺玚的侄儿。

3 初七,东魏任命尚书令孙腾为司徒。

4 十七日,皇上在京城南郊举行祭祀典礼。

5 西魏丞相在行台府开办学堂,选拔丞郎、府佐中品德优异、思想灵敏的人充当学生,让他们全都在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到学堂听讲学习。

6 东魏丞相高欢认为徐州刺史房谟、广平太守羊敦、广宗太守窦瑗、平原太守许惇政绩显著、清正廉能,特地向各州刺史去信,信中赞扬了房谟等人,以勉励大家向他们学习。

7 夏,五月,二十二日,东魏孝静帝策立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8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秋季七月,又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太尉。

9 九月,十四日,东魏征调了都城附近十万民工修筑郢城,四十日完工。冬季十月癸亥,为庆贺新宫殿落成,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兴和"。

10 西魏在都城长安阳武门外摆出纸笔墨,让人们评论朝廷政治得失。

11 十一月,二十六日,东魏派散骑常侍王元景、魏收出使梁朝。

12 东魏由于所采用的正光历法渐渐出现了误差,就让校书郎李业兴进一步加以修正。新历以甲子为始,命名为《兴光历》,修成后就开始实行了。

13 梁散骑常侍朱异上奏折说:"近来设置州郡渐渐多起来,而且大小不一,建议朝廷把各州分为五个品级,州刺史的品位和俸禄的高下,参佐幕僚的多少,都以州的等级来分别确定。"皇上下诏表示

同意。于是把全国所辖州郡分为一品二十个州，二品十个州，三品八个州，四品二十三个州，五品二十一个州。当时皇帝正在从事征战讨伐，收复失地，拓展版图，北面国境已越过了淮、汝地区，东面直达彭城，西部开发了牂牁，南方已平定了五岭以南蛮俚之地，州县错综繁杂，所以朱异建议加以整顿分别。其中，第五品州有的还为他国占有，空有州名而无土地，有的是就僻远蛮荒之地居民所在村落设置州县，刺史、太守和县令都用当地人充当，尚书省无法都管领起来，由于山川险峻遥远，赋税贡品很难征集到。五品之外，还有二十多个州不知道设在什么地方。共计设置了一百零七个州。又考虑到边境地区镇守防务的需要，虽然管理的民众不多，但为了显示这些地方将帅地位的尊崇，就把有将帅镇守的边境城镇都设置为郡，有的人甚至兼任两三个郡的太守，州郡虽然很多，户口却日益减少了。

14 西魏自迁移到关中以来，礼乐制度散失，丞相宇文泰命令左仆射周惠达、吏部郎中北海人唐瑾，增删旧有的规章制度，到这时才稍稍完备。

六　年

1 春，正月，壬申，东魏以广平公库狄干为太保。

2 丁丑，东魏主入新宫，大赦。

3 魏扶风王孚卒。

4 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5 魏铸五铢钱。

6 东魏大行台侯景出三鸦[1]，将复荆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独孤信各将五千骑出武关[2]，景乃还。

7 魏文后既为尼，居别宫，悼后犹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为泰州刺史，使文后随之官。魏主虽限以大计，而恩好不忘，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会柔然举国渡河南侵，时颇有言柔然以悼后故兴师者，帝曰："岂有兴百万之众为一女子邪！虽然，致人此言，联亦何颜以见将帅！"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赐文后自尽。文后泣谓宠曰："愿至尊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遂自杀；酱麦积崖而葬之，号曰寂陵。

夏，丞相泰召诸军屯沙苑以备柔然。右仆射周惠达发士马守京城，堑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罴议之，罴不应召，谓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罴自帅乡里破之，不烦国家兵马，何为天子城中作如此惊扰！由周家小儿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几，悼后遇疾殂。

8 五月，乙酉，魏行台宫延和、陕西刺史宫延庆降于东魏，东魏以河北马场为义州以处之[3]。

9 东魏阳州武公高永乐卒。

10 闰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11 己丑，东魏封皇兄景植为宜阳王，皇弟威为清河王，谦为颍川王。

12 六月，壬子，东魏华山王鸷卒。

13 秋，七月，丁亥，东魏使兼散骑常侍李象等来聘。

14 八月，戊午，大赦。

15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卒，遗疏不受赠谥。敕诸子勿上行状及立铭志[4]；上不许，赠本官，谥穆正公。

16 冬，十一月，魏太师念贤卒。

17 吐谷浑自莫折念生之乱，不通于魏。伏连筹卒，子夸吕立，始称可汗，居伏俟城⑤。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之号。是岁，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东魏。

【注释】

①三鸦：三鸦镇，即鲁阳关，在今河南南召县境内。

②武关：地名，在今陕西商县境内。

③乙酉：疑误，五月无此日。义州：东魏始置，故治在今河南汲县。

④行状：古代文体之一，指专记死者生平事迹的文章，一般用于交付朝廷论德给谥，或付史家修史编志。铭志：刻在墓碑上的碑文，记死者生卒年月生平德行等。

⑤伏俟城：地名，在今青海省西部。

【译文】

六年（庚申，公元 540 年）

1 春，正月，二十三日，东魏任命广平公库狄干为太保。

2 二十八日，东魏孝静帝迁入新皇宫。大赦天下。

3 西魏扶风王元孚逝世。

4 二月，二十一日，皇上到藉田耕种。

5 西魏铸造五铢钱。

6 东魏大行台侯景率军从三鸦出发，准备收复荆州，西魏丞相宇文泰派李弼、独孤信各率五千骑兵驰出武关增援，侯景这才退回去。

7 西魏文皇后做了尼姑之后，居住在另外一座宫殿里，悼皇后仍然妒忌她，于是，朝廷便任命她儿子武都王元戊为秦州刺史，让文皇后跟她儿子一块到秦州去。西魏文帝虽然迫于国家大局这样做，

但并没有忘记与文皇后的恩爱之情，暗中派人让文皇后留长发，表现出想把她接回身边的心思。这时刚好遇到柔然倾全部兵力渡过黄河向南侵犯，当时有人说柔然出兵南侵是因为悼皇后的缘故，文帝说："天下哪有为了一个女人而出动百万大军的道理呢！虽然如此，但致使别人说出这种话，我还有什么面目见各位将帅！"于是派中常侍曹宠送了一纸手令给文皇后，让她自杀。文皇哭着对曹宠说："祝愿皇上千万岁，天下百姓安宁康乐，如能这样，我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说完便自杀了；死后文帝派人在麦积奎开凿出一个墓穴，把她埋葬了，命名为寂陵。

夏，丞相宇文泰征调各路兵马屯扎在沙苑以防备柔然进攻。不仆射周惠达调拨军队守卫京城，下令在大街小巷挖掘壕沟陷井，召雍州刺史王罴到长安商量对策，王罴不答应去长安，对来使说"如果柔然真的攻到渭河北岸的话，我王罴自然会率领父老兄弟打败敌人，不用麻烦国家一兵一马，何必要让皇城之中人心惶惶骚动不安呢！这都是因为姓周的小子胆怯懦弱才造成的局面。"柔然攻到夏州便撤退了。没过多久，悼皇后也生病去世了。

8 五月乙酉，西魏行台宫延和、陕西刺史宫延庆投降东魏，东魏在河北马场设置义州让他们二人掌管。

9 东魏阳州武公高永乐逝世。

10 闰五月，初一，发生日食。

11 十三日，东魏孝静帝封他哥哥元景植为宜阳王，他的弟弟元威为清河王，元谦为颍川王。

12 六月，初六，东魏华山王元鸷逝世。

13 秋，七月，十二日，东魏派遣兼任散骑常侍李象等人出使梁朝。

14 八月，十三日，梁朝大赦天下。

15 九月，二十四日，梁司空袁昂逝世，留下一份遗嘱，表示不接受朝廷追赠谥号，嘱咐儿子们不要向朝廷递交记载他生平德行的

行状，也不要立碑铭诔；但皇上不允许，还是追赠他原来担任的职务，谥号为穆正公。

16 冬，十一月，西魏太师念贤逝世。

17 吐谷浑自从发生莫折念生之乱以后，中断了与魏国的联系。伏连筹逝世之后，儿子夸吕继承了他的位置，开始自称可汗，居住在伏俟城。领地东西长达三千里，南北一千多里，设置的官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称号。这一年才开始派遣使节途经柔在，到东魏来访问通好。

七　年

1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2 宕昌王梁仚定为其下所杀，弟弥定立。二月，乙巳，以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宕昌王[1]。

3 辛亥，上耕藉田。

4 魏幽州刺史顺阳王仲景坐事赐死。

5 三月，魏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反[2]，大都督于谨讨擒之。

6 夏，五月，遣兼散骑常侍明少遐等聘于东魏。

7 秋，七月，己卯，东魏宜阳王景植卒。

8 魏以侍中宇文测为大都督、行汾州事[3]。测，深之兄也，为政简惠，得士民心。地接东魏，东魏人数来寇抄，测擒获之，命解缚，引与相见，为设酒肴，待以客礼，并给粮饩，卫送出境。东魏人大惭，不复为寇，汾、晋之间遂通庆弔，时论称之。或告测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测为我安边，

我知其志,何得间我骨肉!"命斩之。

9 魏丞相泰欲革易时政,为强国富民之法,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泰甚重之,尝置诸坐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不得居官。

10 东魏诏群官于麟趾阁议定法制,谓之《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颁行之。

11 乙巳,东魏发夫五万筑漳滨堰[4],三十五日罢。

12 十一月,丙戌,东魏以彭城王韶为太尉,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国珍之兄孙[5],东魏主之舅也。

13 十二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骞来聘。

14 交趾李贲世为豪右[6],仕不得志。同郡有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贲与韶还乡里,会交州刺史武林侯谘以刻暴失众心[7],时贲监德州[8],因连结数州豪杰俱反;谘输赂于贲,奔还广州。上遣谘与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9]。谘,恢之子也[10]。

15 是岁,魏又益新制十二条。

16 东魏丞相欢以诸州调绢不依旧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为匹。

魏自丧乱以来,农商失业,六镇之民相帅内徙,就食

齐、晋，欢因之以成霸业。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欢命诸州滨河及津、梁皆置仓积谷以相转漕，供军旅，备饥馑，又于幽、瀛、沧、青四州傍海煮盐[11]，军国之费，粗得周赡。至是，东方连岁大稔，谷斛至九钱，山东之民稍复苏息矣。

17 东魏尚书令高澄尚静帝妹冯翊长公主，生子孝琬，朝贵贺之，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贺至尊。"三日，帝幸其第，赐锦彩布绢万匹。于是诸贵竞致礼遗，货满十室。

18 东魏临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12]，而每闾止为二比，计族省十一丁，赀绢、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书，寝不行。

19 安成望族刘敬躬以妖术惑众，人多信之。

【注释】

①河州：地名，故治在今甘肃临夏县。

②上郡：地名，故治在今陕西绥德县。

③汾州：地名，故治在今山西隰县。

④乙巳：十月无此日，疑误。漳滨堰：今地不详，大致在今山西漳河流域。

⑤胡国珍：字世玉，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灵皇后之父，官至中书监、司徒。

⑥交趾：地名，指五岭以南今两广之地。

⑦交州：地名，汉武帝始置，故治先后在今广西苍梧县和广东广州市以及越南河内市。辖地相当于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

⑧德州：地名，故治在今山东陵县。

⑨高州:地名,南朝梁置,故治在今广东阳江县。新州:地名,南朝梁置,故治在今广东新兴县。

⑩恢:萧恢,字弘达,梁武帝萧衍的弟弟,官至侍中、荆州刺史,封鄱阳王。

⑪瀛(yīng营):瀛州,地名,北魏置,故治在今河北河间县。沧州:地名,北魏置,故治在今河北南皮县。

⑫三正:即三长,北魏基层行政官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8年),给事中李冲提出"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是为三长。

【译文】

七年(辛酉,公元541年)

1 春,正月,辛巳日,皇上在都城南郊举行祭祀仪式,大赦天下。二十九日,在明堂举行祭祀仪式。

2 梁宕昌王梁仇定被部下杀害,他弟弟梁弥定继承了他的位置。二月初三,朝廷正式任命梁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仍封他为宕昌王。

3 初九,皇上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4 西魏幽州刺史顺阳王元促景因犯罪被文帝下令自杀。

5 三月,西魏夏州刺史刘平伏在自己镇守的上郡发动叛乱,大都督于谨率军讨伐,擒获了他。

6 夏,五月,梁朝派遣兼任散骑常侍明少遐等出使东魏。

7 秋,七月,初九,东魏宜阳王元景植逝世。

8 西魏任命侍中宇文测为大都督,兼管汾州政务。宇文测是宇文深的兄长,他处理政务简明迅速,宽厚仁慈,很受士人和平民的拥戴。汾州与东魏相邻,东魏人多次入侵掠夺,宇文测抓住他们之后,总是让手下人给他们松绑,亲自和他们见面交谈,专门安排酒席,象对待客人一样招待他们,还送给他们粮食,派人护送他们出境。东魏人觉得很惭愧,不再前来侵犯捣乱。从此,汾州和东魏晋州双方平民士宦遇上喜事和丧事,能够相互来往表示祝贺和哀悼,当时的舆论对此甚为赞赏。有人控告宇文测与东魏交通勾结,丞相宇文

泰听了恼火地说："宇文测为国家安定边境，我了解他的心思，你为什么要这样离间我们骨肉之亲！"下令处死了控告者。

9 西魏丞相宇文泰想改革当时的政治，采取有利于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政策措施，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竭尽自己的全部才智，支持并辅助这种改革，裁减了官员，各部门长官只设二员，并且推行屯田政策，以便资助国家政治和军事开支。提出了六条政治措施，在九月份经文帝同意后以诏书形式颁发下去执行。这六条诏书的内容是：一、纯洁心灵；二、促进教育，开化风俗；三、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四、选拔重用德高才优的人；五、慎重而公正地对待诉讼罪案；六、公平均衡地摊派赋役。宇文泰非常重视这六条，曾经把它专门放置在自己的座位右边，又命令各个部门的官员学习背诵它，并规定地方行政长官牧守令长，如不精通这六条和计账法，就不能再担任地方长官。

10 东魏孝静帝召集文武百官在麟趾阁开会，讨论制定法制。命名为《麟趾格》。冬季十月十六日，将这个新法颁布实行。

11 乙巳日，东魏征调五万民工修筑漳滨堰，三十五日完工。

12 十一月，十八日，东魏任命彭城王元韶为太尉，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僧敬名叫胡虔，平时只使用姓字，他是胡国珍兄长的孙子，东魏孝静帝的舅舅.

13 十二月，东魏派兼任散骑常侍的李骞出使梁朝。

14 交趾人李贲出身世家豪族，在仕途上一直不如意。有一个和他同郡的人叫并韶，擅长赋诗作文，参加了朝廷官吏考选想求得一官半职，吏部尚书蔡撙考虑到姓并的从前没有出过有名望的人，就只授予他一个广阳门郎的小官，他对此深感耻辱。李贲和并韶返回故乡时，正赶上交州刺史、武林侯萧谘因苛刻残暴而失去民心，当时李贲正在执行监察德州的任务，于是他联合了几个州的豪杰造反；萧咨吓得送了许多财物给李贲，然后跑回了广州。皇上派遣萧咨和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一道率军前去镇压。萧谘是萧

恢的儿子。

15 这一年,西魏又增加了十二条新法令。

16 东魏丞相高欢发现各州调绢的征收都不按照原定制度办理,老百姓为此加重了负担,吃了许多苦头,就上书孝静帝,建议颁布诏令,规定一律以四十尺为一匹。

魏国自从孝昌年间国内发生动乱以来,农民、商人失业,六个重镇的居民相继向内地迁移,到齐州、晋州地区求食谋生,高欢凭借这种时机成就了霸业。魏分裂为东、西以后,连年爆发战争,黄河以南的各个州郡被战乱蹂躏成一片荒芜,政府和个人都贫困不堪,老百姓很多饿死了。高欢命令各州在河湖岸边、渡口、桥梁所在地方设置仓库积储粮食,便于水陆转运,供应军队,防备饥荒,又在幽、瀛、沧、青四州的临海地带煮盐,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军费开支和国家财政,初步得到了保障。到这个时候,东部地区连年大丰收,稻谷价格一斛降到了九个铜钱,东部的老百姓从此稍稍得到了休养生息。

17 东魏尚书令高澄娶孝静帝的妹妹冯翊长公主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高孝琬,朝廷中的显贵们盼纷向他祝贺,他说:"这是皇上的外甥,应该先向皇上祝贺。"三日之后,孝静帝亲自到他府上,赏赐给他一万匹锦彩绵布与绸缎。于是那些显贵们竞相前来赠送礼品,接受的礼物整整堆满了十间房子。

18 东魏临淮王元孝友上表给孝静帝说:"制度规定一百家为一族,二十五家为一闾,五家为一比。一百户人家中有族帅、闾帅、比帅共二十五人,这些人赋税、徭役都免除了,与普通老百姓相比,苦乐差别很大,这好比羊少狼多,必然还要发生大鱼吃小鱼的压迫和剥削行为,这一制度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久了。都城的各个街坊,有的七八百户人家才有一个里正,和两个史,各种事务都处理得不错,何况都城外的各个州事务还要简单些呢!请求照旧设置三正不变,每个闾只设两个比,这样算来,每一个族就增加了十一个纳税

服役的丁户，就可以增加许多绵帛和兵役来源。”孝静帝把此事交给尚书省处理，结果被搁置起来没有实行。

19 出身于安成名门望族的刘敬躬利用妖术迷惑民众，有许多人都相信他。

八　年

1 春，正月，敬躬据郡反，改元永汉，署官属，进攻庐陵[1]，逼豫章[2]。南方久不习兵，人情扰骇，豫章内史张绾募兵以拒之。绾，缵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讨敬躬，受绾节度。二月，戊辰[3]，擒敬躬，送建康，斩之。僧辩，神念之子也，该博辩捷，器宇肃然，虽射不穿札[4]，而志气高远。

2 魏初置六军。

3 夏，四月，丙寅[5]，东魏使兼散骑常侍李绘来聘。绘，元忠之从子也。

4 东魏丞相欢朝于邺。司徒孙腾坐事免；乙酉[6]，以彭城王韶录尚书事，侍中广阳王湛为太尉，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初，太尉尉景与丞相欢同归尔朱荣，其妻，欢之姊也，自恃勋戚，贪纵不法，为有司所劾，系狱；欢三诣阙泣请，乃得免死。丁亥，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欢往造之，景卧不起，大叫曰：“杀我时趣邪！”欢抚而拜谢之。辛卯，以库狄干为太傅，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封祖裔为尚书右仆射。六月，甲辰，欢还晋阳。

5 八月，庚戌，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随机防讨。

6 魏以王盟为太保。

7 东魏丞相欢击魏，入自汾、绛[7]，连营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断其道。欢以书招思政曰："若降，当授以并州。"思政复书曰："可朱浑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欢围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饥冻，多死者，遂解围去。魏遣太子钦镇蒲坂。丞相泰出军蒲坂，至皂荚，闻欢退渡汾，追之，不及。十一月，东魏以可朱浑道元为并州刺史。

8 十二月，魏主狩于华阴，大享将士，丞相泰帅诸将朝之。起万寿殿于沙苑北。

9 辛亥，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杨斐来聘。

10 孙冏、卢子雄讨李贲，以春瘴方起，请待至秋；广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许，武林侯谘又趣之。冏等至合浦[8]，死者什六七，众溃而归。映，憺之子也。武林侯谘奏冏及子雄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敕于广州赐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主帅广陵杜天合及弟僧明、新安周文育等帅子雄之众攻广州，欲杀映、谘，为子雄复冤。西江督护、高要太守吴兴陈霸先帅精甲三千救之，大破子略等，杀天合，擒僧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骁勇过人，释之，以为主帅，诏以霸先为直阁将军。

11 魏丞相泰妻冯翊公主生子觉。

12 东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为侍中。元忠虽处要任，不以

物务干怀，唯饮酒自娱。丞相欢欲用为仆射，世子澄言其放达常醉，不可委以台阁。其子搔闻之，请节酒，元忠曰："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

【注释】

①庐陵：地名，故城在今江西吉水县。

②豫章：地名，即今江西南昌市。

③二月戊辰：据《梁书》卷三，当为："三月戊辰"。

④王神念：南朝梁祁州（今河北安国县）人，初为北魏颍川太守，后以郡归附南朝梁，官至右卫将军。穿札：射穿铠甲。札，铠甲上的叶片。

⑤四月丙寅：四月无此日，疑误。

⑥乙酉：四月无此日。高欢朝邺，《魏书》卷十二记作"五月，辛巳"，故此"乙酉"当为"五月乙酉"。下文"丁亥"、"辛卯"类此。

⑦绛州：地名，故治在今山西新绛县。

⑧合浦：地名，故城在今广东海康县。

【译文】

八年（壬戌，公元542年）

1 春，正月，刘敬躬占据所在州郡造反称帝，改年号为永汉，建立政权机构，任命了大小官员，带兵进攻庐陵，逼近豫章。江南地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战乱了，突然受此兵祸，弄得人心惶惶，豫章内史张绾只得临时招募军队进行抵抗。张绾是张缵的弟弟。二月，初二，江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派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率兵讨伐刘敬躬，接受张绾的指挥。三月，戊辰日，擒获刘敬躬，随即押送到建康处死。王僧辩是王神念的儿子，学识渊博，辩才敏捷，器宇轩昂，仪表端庄威严，虽然箭不能射穿铠甲，但志向远大，超凡脱俗。

2 西魏初次设置六军。

3 夏，四月，丙寅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绘出使梁朝。李绘是

李元忠的侄儿。

4 东魏丞相高欢到邺城朝见孝静帝。司徒孙腾因罪过被罢免官职。五月，乙酉日，东魏任命彭城王元韶为录尚书事，侍中、广阳王元湛为太尉，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太尉尉景早年曾经与丞相高欢一道投奔尔朱荣，他的妻子是高欢的姐姐。他依仗自己是国家元勋的亲戚，贪婪纵欲，违法乱已，受到有关部门的弹劾，被逮捕下狱。高欢连续三次到皇宫中向孝静帝求情，尉景才得以免死。丁亥日，尉景被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欢去尉景家中看望他，尉景躺在床上不起来，大叫道："要杀我就这么时时来催促吗！"高欢安慰并向他道了歉意。辛卯日，东魏任命库狄干为太傅，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封祖裔为尚书右仆射。六月初十，高欢返回晋阳。

5 八月，十六日，东魏任命开封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授权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防务与讨伐。

6 西魏任命王盟为太保。

7 东魏丞相高欢率军进攻西魏，从汾州、绛州进入，营帐前后绵延四十里，西魏丞相宇文泰派王思政据守玉壁以便挡住敌人前进的道路。高欢写信给王思政劝他归降，说："假如你归降，定当授予你并州刺史的职务。"王思政回信说："当初可朱浑道元归降你，你怎么不给他这个职位？"冬季十月初六，高欢进军包围玉壁，一连九天，遇上天降大雪，士兵们又饿又冻，死了很多，于是，高欢只好撤军退走。西魏派遣皇太子元钦镇守蒲坂。丞相宇文泰率军从蒲坂出发，到达皂荚时，听说高欢已撤退渡过汾河，即指挥部队追击，但没有赶上。十一月，东魏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并州刺史。

8 十二月，西魏文帝在华阴狩猎，设盛大宴会招待将士，丞相宇文泰率领众将朝见文帝。在沙苑北面新盖了万寿殿。

9 十九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杨斐出使梁朝。

10 孙冏、卢子雄奉命讨伐李贲，考虑到时值春季，瘴气正在升腾弥漫，就请求等到秋天再进兵；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同意，武林侯萧谘又催促出征。孙冏等人率军到达合浦时，百分之六、七十的士兵因染疫疠而死去，部队不战而溃，只好退回。萧映是萧憺的儿子。武林侯萧谘上书朝廷，控告孙冏和卢子雄与叛贼相勾结，故意拖延，迟迟不进军，朝廷下令让孙冏、卢子雄在广州自杀。卢子雄的弟弟卢子略、卢子烈、主帅广陵人杜天合及其弟弟杜僧明、新安人周文育等人率领卢子雄的部队进攻广州，想杀死萧映、萧谘，为卢子雄报仇。西江督护、高要太守吴兴陈霸先率精锐甲士三千前去救援，大败卢子略等人，杀死杜天合，擒获杜僧明和周文育。陈霸先因为杜僧明、周文育骁勇无比，就释放了他们，让他们担任主帅。梁武帝颁下诏书任命陈霸先为直阁将军。

11 西魏丞相宇文泰妻子冯翊公主生下了儿子宇文觉。

12 东魏任命光州刺史李元忠为侍中。李元忠虽然担任着显要官职，但并不让各类事务干扰自己的胸怀，成天以喝酒自娱。丞相高欢想让他担任仆射的官职，世子高澄说李元忠行为放纵，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让他担任尚书台仆射这种内阁长官。他儿子李搔听说这件事后，就劝他少喝酒，李元忠说："我认为作仆射的官不如喝酒快乐，你喜欢仆射这种官，就应该少喝酒。"

九　年

1 春，正月，壬戌，东魏大赦，改元武定。

2 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1]，既而弃之，由是与暹有隙。仲密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党，高澄奏令改选；暹方为澄所宠任，仲密疑其构己，愈恨之。仲密后妻

李氏艳而慧,澄见而悦之,李氏不从,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寻出为北豫州刺史[2],阴谋外叛。丞相欢疑之,遣镇城奚寿兴典军事[3],仲密但知民务。仲密置酒延寿兴,伏壮士,执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为侍中、司徒。

欢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将杀之,高澄匿暹,为之固请,欢曰:"我匄其命,须与苦手[4]。"澄乃出暹,而谓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复相见。"元康为之言于欢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尔,况于他人!"欢乃释之。

高季式在永安戍[5],仲密遣信报之;季式走告欢,欢待之如旧。

魏丞相泰帅诸军以应仲密,以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驱,至洛阳,遣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柏谷[6],拔之;三月,壬申[7],围河桥南城。

东魏丞相欢将兵十万至河北,泰退军瀍上,纵火船于上流以烧河桥,斛律金使行台郎中张亮以小艇百余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

欢渡河,据邙山为陈[8],不进者数日。泰留辎重于瀍曲,夜,登邙山以袭欢。侯骑白欢曰:"贼距此四十余里,蓐食干饭而来[9]。"欢曰:"自当渴死!"乃正阵以待之。戊申,黎明,泰军与欢军遇。东魏彭乐以数千骑为右甄,冲魏军之北垂,所向奔溃,遂驰入魏营。人告彭乐叛,欢甚怒。俄而西北尘起,乐使来告捷,虏魏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

督临洮王柬、蜀郡王荣宗、江夏王昇、钜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赵善及督将僚佐四十八人。诸将乘胜击魏，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

欢使彭乐追泰，泰窘，谓乐曰："汝非彭乐邪？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何不急还营，收汝金宝！"乐从其言，获泰金带一囊以归，言于欢曰："黑獭漏刃，破胆矣！"欢虽喜其胜而怒其失泰，令伏诸地，亲捽其头，连顿之，并数以沙苑之败，举刃将下者三，噤龄良久。乐曰："乞五千骑，复为王取之。"欢曰："汝纵之何意，而言复取邪？"命取绢三千匹压乐背，因以赐之。

明日，复战，泰为中军，中山公赵贵为左军，领军若于惠等为右军。中军、右军合击东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欢失马，赫连阳顺下马以授欢。欢上马走，从者步骑七人，追兵至，亲信都督尉兴庆曰："王速去，兴庆腰有百箭，足杀百人。"欢曰："事济，以尔为怀州刺史，若死，用尔子。"兴庆曰："儿少，愿用兄。"欢许之。兴庆拒战，矢尽而死。

东魏军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欢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执短兵，配大都督贺拔胜以攻之。胜识欢于行间，执槊与十三骑逐之，驰数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欢气殆绝，河州刺史刘洪徽从傍射胜，中其二骑，武卫将军段韶射胜马，毙之，比副马至，欢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不执弓矢，天也！"

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贵，大呼，独入敌中，锋刃乱下，人皆谓已死，俄奋刀而还。如是数四，当令贵前者死伤相继，

乃谓左右曰:“吾岂乐杀人!壮士除贼,不得不尔。若不能杀贼,又不为贼所伤,何异逐坐人也⑩!”

左军赵贵等五将战不利,东魏兵复振,泰与战,又不利。会日暮,魏兵遂遁,东魏兵追之;独孤信、于谨收散卒自后击之,追兵惊扰,魏诸军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东魏兵追之;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毕,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有以异乎?”乃建旗鸣角,收散卒徐还,追骑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关,屯渭上。

【注释】

①御史中尉:官名,北魏改御史中丞为御史中尉,职掌监察文武百官,举劾不法,其出入除皇太子、王公之外,百官均下马避路。

②北豫州:地名,北魏置,治虎牢,在今河南汜水县。

③镇城:官名,职掌州城防务,犹如防城都督。

④㕣(gai 丐):给予。苦手:痛打。

⑤永安:地名,故治在今山西霍县治。

⑥柏谷:柏谷坞,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⑦壬申:三月无此日,疑误。

⑧邙(máng 忙)山:山名,今名北邙,在河南洛阳市北面。

⑨薄食:早上未起就在寝席上进食。

⑩逐坐人:指当时持文墨论议者,意谓此辈但能坐而论道、坐食俸禄。

【译文】

九年(癸亥,公元543年)

1 春,正月,初一,东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定”。

2 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娶吏部郎崔暹的妹妹为妻,后来又遗弃了她,由此与崔暹结下了怨恨。高仲密选任手下御史,大多是他自己的亲朋好友,高澄在奏准孝静帝同意后,命令他改选其他人;当

时崔暹正受到高澄宠爱和信任，高仲密怀疑是崔暹从中捣鬼陷害自己，因而更加痛恨崔暹。高仲密后来新娶的妻子李氏漂亮而且贤慧，高澄见到后非常喜欢她，李氏坚决不从，以致在扭扯中衣服都被撕破了，李氏把这事告诉了高仲密，仲密从此更加深了怨恨。不久高仲密受命离开京城，到北豫州担任刺史，暗中则准备叛离东魏。丞相高欢对他产生了怀疑，派镇城都督奚寿兴到北豫州主管军事，高仲密只能处理政务。高仲密宴请奚寿兴，暗中埋伏武士把奚寿兴抓了起来。二月十二日，高仲密以虎牢为据点，叛降西魏。西魏任命高仲密为侍中、司徒。

高欢认为高仲密的叛离是由崔暹造成的，准备杀掉崔暹，高澄听到风声后就把崔暹藏了起来，然后在高欢面前再三为崔暹求情，高欢说："我可以饶他一条命，但必须痛打一顿。"高澄这才交出崔暹，然后找到了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对他说："你如果让崔暹挨了板子的话，就不要再和我见面。"陈元康为这事劝高欢道："大王您正准备让大将军继承大业，统治天下，大将军有这么一个亲信崔暹，却无权使他免除一顿板子，父子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待别人呢！"高欢于是释放了崔暹。

高季式在永安驻防，高仲密派人送信告诉他有关自己已叛降西魏的事；高季式立即跑到晋阳向高欢作了汇报，高欢仍然象过去那样对待他。

西魏丞相宇文泰率大军接应高仲密，委任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锋，到达洛阳后，派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占了柏谷；三月，壬申日，进军包围河桥南城。

东魏丞相高欢率兵十万到达黄河北岸，宇文泰把部队撤到瀍河边，在河桥上流放下火船，以便烧掉河桥，东魏斛律金派行台郎中张亮用一百多条小艇装着长锁链，等到火船将要到地时候，抛出锁链将火船钉住，然后拉向岸边，河桥由此得以保全。

高欢率军渡过黄河，占据邙山摆开阵势，但连续几天没有进

军。宇文泰把部队的辎重留在灌曲，于夜间率部队登上邙山袭击高欢。东魏侦察骑兵向高欢报告："西魏部队早上在寝席上匆匆吃了一顿干粮就出发，离我军只有四十多里路了。"高欢说道："他们一定会渴死的！"便下令摆开阵势等待敌军前来。十八日黎明，宇文泰的军队与高欢的军队相遇。东魏彭乐率领几千骑兵为右翼，冲击西魏军的北侧，所向无敌，一直冲入西魏军营。有人跑来向高欢报告说彭乐叛变投敌，高欢非常愤怒。不一会，西北边尘土飞扬，原来是彭乐派人来报捷，说已经俘虏了西魏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元柬和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以及督将僚佐四十八人。将领们乘胜进击西魏军，大获全胜，杀死三万多人。

高欢派彭乐率军追击宇文泰，宇文泰眼看就要被追上，处境十分危急，便对彭乐说："你不就是彭乐吗？真是痴汉子！今天要是杀了我，明天还要你干什么！你何不赶快返回营房，收取属于你的金银财宝呢！"彭乐听从了他的劝告，获得宇文泰的一袋金带，返回营地，对高欢说："宇文泰从我的刀刃下逃走了，他已经吓破胆了！"高欢虽然对彭乐取胜感到高兴，但对他没促住宇文泰感到恼怒，命令他趴在地上，亲手抓住他的发髻直往地下磕，一连几下，边磕边数说他在沙苑战役中战败的事，说话间三次举刀要杀他，直气得咬牙切齿好久不能平静下来。彭乐求饶道："请给我五千骑兵，再去为大王捉取宇文泰。"高欢说："你有意把他放走了，怎么现在又对我说要再去促他呢？"命手下人取来三匹绸缎压在彭乐身上，随后就把这些绸缎奖给他了。

第二天，再次交战，宇文泰率军居中，中山公赵贵率军为左翼，领军若干惠等率军为右翼。宇文泰指挥中军与右翼部队合击，东魏军大败，俘虏了东魏军所有的步兵。高欢在战斗中丧失了座骑，赫连阳顺立即将自己的战马让给高欢，高欢骑上马就跑，随从步骑只有七个人，眼看西魏军追到了，亲信都督尉兴庆说："大王快跑，我

腰间还有一百枝箭，足以杀死一百个敌兵。"高欢说："事成之后，我一定任命你为怀州刺史，如果你不幸遇难，就把这个职位给你儿子。"尉兴庆说："我儿子还小，您就任用我的兄长吧。"高欢答应了。尉兴庆上前抗击追兵，箭射完后被杀死。

东魏一些开小差逃奔到西魏的军士说出了高欢所在的地方，宇文泰招募勇士三千人，都手执短兵器，令大都督贺拔胜率领，前去攻击。追赶之间，贺拔胜从敌军行列中认出了高欢，就手执长矛与十三名骑兵追上前去，追了几里路，长矛的枪头眼看可以刺到高欢身上了，贺拔胜于是边追边说道："贺六浑、贺拔破胡今天一定要杀死你！"高欢上气不接下气，吓得几乎要昏死过去，这时东魏河州刺史刘洪徽从旁举箭向贺拔胜射去，射中他身边两名骑兵，武卫将军段韶射死了贺拔胜的战马，等到备用马赶上来，高欢已经跑远了，贺拔胜感叹道："今天我没带弓箭，这是天意呀！"

西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贵，在战斗中大叫着冲入敌阵，敌军刀剑向他身上乱砍乱刺，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不一会他又手执战刀返回。如此反复多次，前来迎击他的敌军死伤累累，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哪里乐意杀人！只是大丈夫杀敌，不能不这样。如果不能上阵杀敌，又怕被敌人杀伤，那么我和那些舞文弄墨、坐而论道的文人又有什么两样呢！"

西魏左翼部队赵贵等五位将领在战斗中失利，于是东魏军队士气重新振作起来，宇文泰率军前来交战，又战败。刚好赶上黄昏来临，西魏军队于是全线撤退逃走，东魏军则随后追击；独孤信、于谨会集了一批逃散的士兵从后面袭击东魏军。迫使这些追兵受惊扰而停止追击，西魏各路人马因此得以保全。若于惠在夜间指挥部队撤退，东魏军随后追来；若于惠便慢慢跳下马来，回头命令伙夫埋锅做饭，吃完饭后，他对身边的人说："在长安死和在这里死，有什么不同吗？"于是，树起战旗，吹响号角，整顿好离散的队伍，缓缓地返回营地，东魏追兵怀疑前面有埋伏，不敢逼近。宇文泰于是率

军回到关中，驻屯在渭河边上。

欢进至陕，泰遣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等拒之。行台郎中封子绘言于欢曰："混壹东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汉中，不乘胜取巴、蜀，失在迟疑，后悔无及。愿大王不以为疑。"欢深然之，集诸将议进止，咸以为"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追。"陈元康曰："两雄交争，岁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时不可失，当乘胜追之。"欢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欢不从，使刘丰生将数千骑追泰，遂东归。

泰召王思政于玉壁，将使镇虎牢，未至而泰败，乃使守恒农。思政入城，令开门解衣而卧，慰勉将士，示不足畏。后数日，刘丰生至城下，惮之，不敢进，引军还。思政乃修城郭，起楼橹[1]，营农田，积刍粟，由是恒农始有守御之备。

丞相泰求自贬，魏主不许。是役也，魏诸将皆无功，唯耿令贵与太子武卫率王胡仁、都督王文达力战功多[2]。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优劣，使探筹取之，仍赐胡仁名勇，令贵名豪，文达名杰，用彰其功。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3]。

高仲密之将叛也，阴遣人扇动冀州豪杰，使为内应，东魏遣高隆之驰驿慰抚，由是得安。高澄密书与隆之曰：

"仲密枝党与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属，以惩将来。"隆之以为恩旨既行，理无追改，若复收治，示民不信，脱致惊扰，所亏不细，乃启丞相欢而罢之。

3 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

4 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贲，贲将范脩破林邑于九德[4]。

5 清水氐酋李鼠仁[5]，乘魏之败，据险作乱；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屡遣军击之，不克。丞相泰遣典签天水赵昶往谕之，诸酋长聚议，或从或否；其不从者欲加刃于昶，昶神色自若，辞气逾厉，鼠仁感悟，遂相帅降。氐酋梁道显叛，泰复遣昶谕降之，徙其豪帅四千余人并部落于华州，泰即以昶为都督，使领之。

6 泰使谍潜入虎牢，令守将魏光固守，侯景获之，改其书云："宜速去。"纵谍入城，光宵遁。景获高仲密妻子送邺，北豫、洛二州复入于东魏。五月，壬辰，东魏以克复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欢以高乾有义勋，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为之请，免其从坐。仲密妻李氏当死，高澄盛服见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纳之。乙未，以侯景为司空。

7 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为太傅，广平王赞为司空。

8 八月，乙丑，东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

9 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浑等来聘。

10 冬，十一月，甲午，东魏主狩于西山；乙巳，还宫。高澄启解侍中，东魏主以其弟并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

11 丞相欢筑长城于肆州北山，西自马陵，东至土墱[6]，四

十日罢。

12魏诸牧守共谒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侠别立⑦，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最，有如侠者，可与俱立！"众默然，无敢应者。泰乃厚赐侠，朝野叹服，号为"独立君"。

【注释】

①楼橹：古时用以瞭望敌情的无顶盖高台。

②太子武卫率：太子所属武官，由东宫武卫将军改称，职掌太子所在东宫宿卫。

③豪右：豪强大族。

④九德：地名，在今越南北部。

⑤清水：县名，即今甘肃清水县。氐：古族名，又称西戎，居住在甘肃、青海地区，后渐被同化。

⑥肆州：州名，故治在今山西忻县。马陵：地名，在今山西静乐县北。土埂：土埂寨，地名，在今山西大同市。

⑦河北：郡名，故治在今山西芮城县。

【译文】

高欢率军进入陕州地区，宇文泰派遣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等率军抵抗。行台郎中封子绘对高欢说："统一东西魏，现在正是时候。往昔三国魏太祖曹操平定汉中，没有乘胜进占巴、蜀地区，失误就在于犹豫不决，后悔也来不及。希望大王您不要迟疑不决。"高欢非常赞成他的意见，召集众将领商议是进军还是退兵，都认为"野地里没有青草，人马都已经疲乏消瘦，不能再向前追击了。"陈元康说："东、西魏两国交战，已经持续很久了。如今有幸打了大胜仗，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好机会，决不能错过时机，应当乘胜追击。"高欢说："如果遇到伏击，我们怎么解脱？"陈元康说："大王前次在沙苑

战败，他们尚且没有埋伏；这次他们战败逃窜，如此狼狈，怎么能想得这么深呢！如果放弃这个机会不追击，必然要留下后患。”高欢不以为然，派刘丰生率几千骑兵追击宇文泰，自己率军向东返回。

宇文泰把王思政从玉壁召回，准备让他去镇守虎牢，但他还没到任宇文泰就战败了，于是改派他镇守恒农。王思政进入恒农城，命令大开城门，脱了衣服睡觉，又安慰勉励了将士们一番，表示眼下的情况没什么可怕的。几天之后，东魏刘丰生率军追到恒农城下，看到眼前的情景，感到害怕，不敢进攻，率军退了回去。王思政于是下令修筑城郭，建造了望、防御用的高台，开垦农田，积储草料和粮食，从此恒农城才开始有了守卫和防御设施。

西魏丞相宇文泰请求降职处分，西魏文帝不同意。这次战役，西魏众将领都无功，唯有耿令贵、太子武卫率王胡仁、都督王文达奋勇作战，功绩卓著。宇文泰打算把雍、岐、北雍三州分别授予这三个人掌管，考虑到这三个州优劣不等，就让他们三人用摸筹码的办法决定谁得哪个州，并分别为他们三个取了新名字，王胡仁取名勇，耿令贵取名豪，王文达取名杰，以表彰他们的战功。随后，西魏在关中、陇山地区广泛招募豪强大族的子弟充实军队。

高仲密当初准备叛逃的时候，曾暗地里派人去煽动冀州豪杰，让他们从内部策应自己，东魏派高隆之乘驿站的快马前去安抚，冀州因此得以安宁。高澄给高隆之写了一封密信说：“高仲密的党徒中，凡是与他一道西逃的，应当把他们的家属全部逮捕下狱，以便警告将来的仿效者。”高隆之认为既然朝廷已经宣布不追究家属的恩惠旨意，按理不应该改变，如果重新逮捕治罪，就等于向老百姓显示朝廷言而无信，假若导致人心惊惶，这样损失就大了，于是在征得丞相高欢同意之后，没按高澄的意见去做。

3 梁朝任命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

4 夏，四月，林邑王进攻李贲，李贲手下将领范修在九德打败了林邑王。

5 清水郡的氐族酋长李鼠仁乘西魏战败的时机，占据险要地形发动叛乱；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多次派兵镇压，都没有取得成功。丞相宇文泰派典签官天水人赵昶前去晓喻劝降，氐族众酋长聚集在一起商议，有的赞成投降，有的反对；持反对态度的人想举刀杀死赵昶，赵昶神色自若，言辞语气却越来越严厉，李鼠仁因此深受感动而醒悟过来，便和其他酋长一道带领部下投降了。氐族另一酋长梁道显叛乱，宇文泰再次派赵昶前去说服他投降了，并将他手下的豪强将帅四千多人及其所辖部落迁徙到华州，宇文泰随之任命赵昶为都督，让他管理这些氐族部落。

6 宇文泰派谍报人员潜入虎牢城，命令守将魏光坚守城池，侯景抓住了谍报人员，就将宇文泰的信改为："应该尽快撤离。"再放谍报人员进城，魏光看到书信后连夜逃走了。侯景抓获了高仲密的妻子和儿女，将他们送到鄴城，北豫州、洛州重新回到了东魏手中。五月初三，东魏由于收复了虎牢，下令死罪以下的囚犯都相应减刑，唯独不赦免高仲密一家。丞相高欢考虑到高乾当年在信都起义拥戴自己，高昂为国家战死在河阳，高季式在高仲密叛乱一事中预先向自己告发，于是在孝静帝面前一一为之说情，使这三家人免除了因高仲密叛逃而连坐受罚。高仲密的妻子李氏按法应当判处死刑，高澄穿着华丽服装去见她，说道："今天怎么样？"李氏默不作声，于是高澄将她收纳为妾。初六，东魏任命侯景为司空。

7 秋，七月，西魏大赦天下。任命王盟为太傅，广平王元赞为司空。

8 八月，初八，东魏任命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

9 东魏派兼任散骑常侍李浑等人出使梁朝。

10 冬，十一月，初八，东魏孝静帝在西山狩猎；十九日，返回皇宫。高澄上书孝静帝，请求解除自己的侍中职务，孝静帝任命他弟弟并州刺史、太原公高洋代他为侍中。

11 丞相高欢在肆州北山修筑长城，西端起自马陵，东端到土暠

止，前后四十天完工。

12 西魏各州郡长官一同晋见丞相宇文泰，宇文泰让河北太守裴侠单独站在一边，对其他官员说："裴侠奉公廉洁，清正而审慎，为天下第一，你们当中，有类似裴侠操行的人，可以和他站在一起！"众人默默无语，没有人敢响应宇文泰的话。宇文泰于是重重奖赏裴侠，使朝廷内外人士都感叹折服，称裴侠为"独立使君"。

十　年

1 春，正月，李贲自称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

2 三月，癸巳，东魏丞相欢巡行冀、定二州，校河北户口损益，因朝业邺。

3 甲午，上幸兰陵，谒建宁陵[1]，使太子入守京城；辛丑，谒修陵[2]。

4 丙午，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

5 己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楼，更名北顾[3]；庚戌，幸回宾亭，宴乡里故老及所经近县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

6 壬子，东魏以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事，左仆射司马子如尚书令，侍中高洋为左仆射[3]。

丞相欢多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欢之亲党也，委以朝政，邺中谓之四贵，其权势熏灼中外，率多专恣骄贪。欢欲损夺其权，故以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文武赏罚皆禀于澄。

孙腾见澄,不肯尽敬,澄叱左右牵下于床,筑以刀环,立之门外。太原公洋于澄前拜高隆之,呼为叔父;澄怒,骂之。欢谓群公曰:"儿子浸长,公宜避之。"于是公卿以下,见澄无不耸惧。库狄干,澄姑之婿也,自定州来谒,立于门外,三日乃得见。

澄欲置腹心于东魏主左右,擢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4]。澄每进书于帝,有所谏请,或文辞繁杂,季舒辄修饰通之。帝报澄父子之语,常与季舒论之,曰:"崔中书,我乳母也。"季舒,挺之从子也。

7 夏,四月,乙卯,上还自兰陵。

8 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长安。

9 甲午,东魏遣散骑常侍魏季景来聘。季景,收之族叔也。

10 尚书令何敬容妾弟盗官米,以书属领军河东王誉;丁酉,敬容坐免官。

11 东魏广阳王湛卒。

12 魏琅琊贞献公贺拔胜诸子在东者,丞相欢尽杀之,胜愤恨发疾而卒。丞相泰常谓人曰:"诸将对敌神色皆动,唯贺拔公临陈如平时,真大勇也。"

13 秋,七月,魏更权衡度量,命尚书苏绰损益三十六条之制,总为五卷,颁行之。搜简贤才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

【注释】

①兰陵：郡名，故城在今山东峄县。建宁陵：梁武帝母张皇后陵墓。

②修陵：梁武帝原配夫人郗氏陵墓。

③中书监、尚书令、侍中：中书监为中书省长官，尚书令为尚书省长官，侍中为门下省长官。当时，尚书令为朝廷行政首脑，处理日常政务；中书监为内朝官，掌皇帝机要文书，预决策，处中枢决策地位；侍中亦随皇帝左右，应对顾问，预机密，此后权势渐重，中书监权位日渐为其所代替，至隋唐，侍中处中枢机要，中书监沦为行政首脑，尚书令则日渐变为虚衔。

④中兵参军：官名，南北朝公侯王府、将军府皆置此官，职掌军事参谋及文书。中书侍郎：中书监副职，参预朝政。

【译文】

十年（甲子，公元544年）

1 春，正月，李贲自封为越帝，设置了文武百官，改年号为大德。

2 三月，初九，东魏丞相高欢视察冀州和定州，检查河北地区户口的增减情况，接着到邺城朝见孝静帝。

3 初十，皇上来到兰陵，拜谒建宁陵，让皇太子进入京城镇守；十七日，又瞻仰了修陵。

4 二十二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

5 二十五日，皇上来到京口城的北固楼，将北固楼改名为北顾楼；二十六日，又来到回宾亭，设宴招待家乡的父老乡亲和所经过的附近县前来迎候的人，男女老少达数千人，各赏铜钱两千。

6 二十八日，东魏任命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事，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侍中高洋为左仆射。

丞相高欢多数时间住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都是高欢的亲信党羽，高欢委托他们四人在邺城掌管朝政，邺城人称之为“四贵”，他们的权势在朝廷内外炙手可热，大都专横放肆、骄纵贪婪。高欢想削弱他们的权势，所以任命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将门下省的机要政务移归中书省，文武百官的奖惩赏罚都听高

澄裁夺。

孙腾参见高澄,不愿做到毕恭毕敬,高澄喝令手下人将他从坐床上拉下来,用刀环击打,让他立在门外。太原公高洋在高澄面前叩拜高隆之,称呼他为叔父;高澄见了愤怒不已,痛骂了高洋一顿。高欢对朝中公卿说:"儿子渐渐长大了,你们各位最好避免与他冲突。"于是公卿百官见了高澄,无不耸然惧怕。库狄干是高澄的姑父,从定州来谒见他,立在门外三天,才得到召见。

高澄想在孝静帝身边安插亲信,提拔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高澄每次上书给孝静帝,有所劝谏和请求,有时文辞繁琐杂乱,崔季舒总要为他修改一番然后呈上。孝静帝给高欢、高澄父子的书信,总要事先与崔季舒讨论一下,孝静帝说:"崔中书真是我的乳母啊。"崔季舒,是崔挺之的侄子。

7 夏,四月,初一,皇上从兰陵返回京城。

8 五月,初一,西魏丞相宇文泰到长安朝见魏文帝。

9 十一日,东魏派散骑常侍魏季景出使梁朝。魏季景是魏收的堂叔。

10 梁尚书令何敬容小妾的弟弟盗窃公家大米,何敬容写信给领军河东人王誉说情;十四日,何敬容因此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

11 东魏广阳王湛去世。

12 西魏琅琊贞献公贺拔胜留在东魏的几个儿子都被丞相高欢杀了,贺拔胜因此愤恨成疾,以致丧命。丞相宇文泰常常对人说:"各位将领每当面对敌人,神色都会有变化,唯有贺拔胜临阵对敌,面不改色,如同平时,真是英勇无比。"

13 秋,七月,西魏更改权衡度量制度,尚书苏绰受命在原有制度基础之上,增减修订为三十六条制度,汇总为五卷,在全国颁布实施。寻求挑选贤才充任州郡县长官,都按新制度来派遣。几年之中,老百姓都觉得很方便。

14 魏自正光以后，政刑驰纵，在位多贪汙。丞相欢启以司州中从事宋遊道为御史中尉，澄固请以吏部郎崔暹为之，以遊道为尚书左丞。澄谓暹、遊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1]，当使天下肃然。"暹选毕义云等为御史，时称得人。义云，众敬之曾孙也。

澄欲假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后至，通名，高视徐步，两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对揖，暹不让而坐，觞再行，即辞去。澄留之食，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阶送之。他日，澄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于道，前驱为赤棒所击，澄回马避之。

尚书令司马子如以丞相欢故人，当重任，意气自高，与太师咸阳王坦黩货无厌；暹前后弹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罪状，无不极笔。宋遊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羡等。澄收子如系狱，一宿，发尽白，辞曰："司马子如从夏州策杖投相王，王给露车一乘，觜牸牛犊[2]，犊在道死，唯觜角存，此外皆取之于人。"丞相欢以书敕澄曰："司马令，吾之故旧，汝宜宽之。"澄驻马行街，出子如，脱其锁；子如惧曰："非作事邪？"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济阴王晖业为太尉；太师咸阳王坦以王还第，元羡等皆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久之，欢见子如，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亲为择虱，赐酒百瓶，羊五百口，米五百石。

高澄对诸贵极言褒美崔暹，且戒属之。丞相欢书与邺下诸贵曰："崔暹居宪台，咸阳王、司马令皆吾布衣之旧，

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

宋遊道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令、仆已下皆侧目。高隆之诬遊道有不臣之言，罪当死。给事黄门侍郎杨愔曰[3]：“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遊道竟坐除名。澄谓遊道曰：“卿早从我向并州，不尔，彼经略杀卿。”遊道从澄至晋阳，以为大行台吏部。

15 已丑，大赦。

16 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侨居者皆勒还本属。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

17 庚子，东魏主祀圜丘。

18 东魏丞相欢袭击山胡，破之，俘万余户，分配诸州。

19 是岁，东魏以散骑常侍魏收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自梁、魏通好，魏书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上复书，去“彼”字而已。收始定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与卑安和。”上亦效之。

【注释】

①南台、北省：御史台谓之南台，尚书省谓之北省。杜佑云：御史台在宫阙西南，故名南台，尚书省在北，故曰北省。

②犇(puán 全)牸牛犊：卷角的小母牛。犇，曲角；牸，雌性牲畜。

③给事黄门侍郎：官名，职同黄门侍郎，即侍从皇帝左右，传达文书诏令箭。

【译文】

14 魏国自从正光年间以后，行政法规废驰宽松，在职官员大多贪污不法。丞相高欢启奏孝静帝，建议选任司州中从事宋遵道为御史中尉，高澄则坚决请求让吏部郎崔暹但任此职，任宋遵道为尚书左丞。高澄对崔暹、宋遵道说："你们俩一人在南台，一人在北省，应当使天下肃然耸惧，清正无贪。"崔暹选拔毕义云等人为御史，当时舆论都认为他用人得当。毕义云是毕众敬的曾孙。

高澄想要提高崔暹的威势，就趁朝廷显贵前来聚坐的时候，吩咐崔暹最后到，崔暹通报姓名后，高昂着头慢慢走来，高澄迎上前去，两人手携手进入厅堂；高澄回到座位与崔暹对拜致礼，崔暹毫不谦让就先自坐下来，酒才饮两杯，即起身告辞离去。高澄留他吃饭，他说："刚刚接到敕令，让我到御史台办公。"于是不等吃饭就走了，高澄亲自下阶送他。又有一天，高澄与朝中公侯们一块外出到东山去，在途中遇到崔暹，前卫遭到崔暹卫士用红棍击打，高澄立即掉转马头回避。

尚书令司马子如倚仗自己是丞相高欢的老朋友，又身居要职，就傲慢自大，与太师咸阳王元坦无休止地侵吞国家财物；崔暹先后上章弹劾司马子如、元坦和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人罪行，每份奏折无不直言揭露，严厉指责。宋遵道也上章弹劾司马子如、元坦以及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羡等。高澄把司马子如逮捕下狱，一夜之间，司马子如的头发都变白了，最后招供说："我司马子如自从在夏州手拿一根棍杖跟随高丞相，高王给了我一乘无篷盖的车子，卷角小母牛一头，牛在路上死了，只把弯牛角留了下来，此外所有家财都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丞相高欢写信给高澄说："司马尚书令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宽恕他。"高澄把司马子如带到街上，把车马停下来，当街放出司马子如，为他打开锁镣；司马子如惶恐地说："不是要处决我吧？"八月二十一日，削夺司马子如官爵。九月初三，任命济阴王元晖业为太尉；太师咸阳王元坦被

罢免太师官职，保留王爵回归府第闲居，元羡等人都被罢免了官职，其余被处死或罢黜的人还很多。过了好久以后，高欢见到司马子如，看到他形容憔悴，非常同情，就把他的头放在自己膝盖上，亲自为他捉虱子，赏赐给他一百瓶酒、五百只羊、五百石大米。

高澄在朝中显贵们面前极力称赞崔暹，而且告诫他们要接受崔暹的监督。丞相高欢写信给邺城的显贵们说："崔暹掌管御史台，咸阳王、司马子如都是我的患难至交，要论尊贵以及与我的亲密程度，谁也比不过这两个人，但他们俩同时犯罪受惩治，我却救不了他们，你们各位千万要谨慎从事！"

宋遵道启奏列举了尚书省数百条失误之处，尚书省中强横的吏员王儒等人都遭到鞭打斥责，尚书令、仆射以下官员都冷眼旁观，不以为然。高隆之诬告宋遵道说了犯上忤逆的话，依法论罪应当处以死刑。给事黄门侍郎杨愔说："养狗是为了让它吠叫；现在因为狗吠叫几次就杀了它，恐怕将来就没有会吠叫的狗了。"宋遵道最终还是因此被罢免。高澄对宋遵道说："你趁早和我一块到并州去，否则的话，那些人迟早要杀死你。"宋遵道跟随高澄到了晋阳，被任命为大行台吏部郎。

15 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16 东魏考虑到大动乱之后，户口统计不确切，徭役和赋税不均衡。冬季十月初六，任命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别到各州检查，查出没有登记入籍的人口六十多万户，寄居各地的人户都勒令回归原籍。十一月初四，任命高隆之为录尚书事，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

17 二十日，东魏孝静帝到圜丘祭祀。

18 东魏丞相高欢率军袭击山胡部落，大胜，俘获一万多户山民，随后将这些人户分配给各州。

19 这一年，东魏任命散骑常侍魏收兼任中书侍郎，主持修撰国史。自从梁、魏讲和通使以来，魏国的国书总是说："想彼境内宁静，

此率土安和。”皇上的复信，也是这句话，仅去掉一个“彼”字而已。魏收才开始修定使节所带国书这样说：“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皇上也仿效这种说法。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　起旃蒙赤奋若，尽柔兆摄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

1 春，正月，丙申，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奖来聘。

2 东魏仪同尔朱文畅与丞相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等，谋因正月望夜观打簇戏作乱[1]，杀丞相欢，奉文畅为主；事泄，皆死。文畅，荣之子也；其姊，敬宗之后，及仲礼姊大车，皆为欢妾，有宠，故其兄弟皆不坐。

欢上书言："并州，军器所聚，动须女功，请置宫以处配没之口；又纳吐谷浑之女以招怀之。"丁未，置晋阳宫。二月，庚申，东魏主纳吐谷浑可汗从妹为容华[2]。

3 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始通使于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国，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阳[3]，为柔然铁工。至其

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安诺槃陀至，其国人皆喜曰："大国使者至，吾国其将兴矣。"

4 三月，乙未，东魏丞相欢入朝于邺，百官迎于紫陌。欢握崔暹手而劳之曰："往日朝廷岂无法官，莫肯举劾。中尉尽心徇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富贵乃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暹拜，马惊走，欢亲拥之，授以辔。东魏主宴于华林园，使欢择朝廷公直者劝之酒；欢降阶跪曰："唯暹一人可劝，并请以臣所射赐物千段赐之[4]。"高澄退，谓暹曰："我尚畏羡，何况余人！"

然暹中怀颇挟巧诈。初，魏高阳王斌有庶妹玉仪，不为其家所齿，为孙腾妓，腾又弃之；高澄遇诸涂，悦而纳之，遂有殊宠，封琅邪公主。澄谓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谏，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谮事，澄不复假以颜色。居三日，暹怀刺坠之于前[5]，澄问："何用此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悦，把暹臂，入见之。季舒语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将军前，每言叔父可杀；及其自作，乃过于吾。"

5 夏，五月，甲辰，东魏大赦。

6 魏王盟卒。

7 晋氏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泰命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8 上遣交州刺史杨暾讨李贲，以陈霸先为司马[6]；命定州刺史萧勃会暾于西江。勃知军士惮远役，因诡说留暾，暾

集诸将问计，霸先曰："交趾叛换，罪由宗室，遂使溷乱数州，逋诛累岁。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顾大计；节下奉辞伐罪，当死生以之，岂可逗桡不进⑦，长寇沮众也！"遂勒兵先发。嘌以霸先为前锋。至交州，贲帅众三万拒之，败于朱鸢⑧，又败于苏历江口，贲奔嘉宁城⑨，诸军围之。勃，昺之子也⑩。

【注释】

①打簇戏：北魏风俗正月十五日夜所行的游戏。能中者赏给布帛。

②容华：东汉后宫妃嫔职名之一。

③金山：今阿尔泰山。

④臣所射赐物：古代宴会，尤其诸侯朝会之宴，常行射礼，即举弓射箭，射中则受天子赏赐。这里所指即高欢宴射所得赏赐之物。

⑤刺：古代削竹木以书姓名，谓之刺，犹今之名片。

⑥司马：官名，西周始置，掌邦政。西汉后，改掌军事，有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等，后世中央、地方许多机构、长官皆置司马属官。

⑦逗挠：逗留不进，以避敌人。

⑧朱鸢(yuān 渊)：县名。故治在今越南河内市境内。

⑨嘉宁城：故址在今越南北部。

⑩萧昺：梁武帝堂弟，封吴平侯。

【译文】

梁纪十五　起乙丑(公元545年)，止丙寅(公元546年)，共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乙丑，公元545年)

1 春，正月，十七日，东魏派遣兼任散骑常侍的李奖出使梁朝。

2 东魏仪同尔朱文畅与丞相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等人，准备趁

正月十五日夜晚观看打簇戏的机会发动叛乱，杀死丞相高欢，推奉尔朱文畅为国主；由于事机泄露，都被处死。尔朱文畅是尔朱荣的儿子；他的姐姐，曾是敬宗皇后，现和郑仲礼的姐姐大车一样，都是高欢的妾，由于她们深受高欢宠爱，所以尔朱文畅和郑仲礼的兄弟都没有受到牵连。

高欢上书给孝静帝说："并州是军需武器聚集之地，经常需要女工劳作，请求在这里设置一座宫殿，以便安置那些发配和没入官府的女人；同时建议皇上娶吐谷浑的女子入宫，以便怀柔招降吐谷浑。"二十八日，建置晋阳宫。二月，十一日，东魏孝静帝娶吐谷浑国王的堂妹为容华夫人。

3 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酒泉人胡安诺槃陀首次出使突厥。突厥本来是西方的一个小国家，姓阿史那氏，世世代代居住在金山的南面，为柔然国充当打铁工。到了土门当酋长时，这个小国才开始强大起来，不时侵犯西魏西部边境。当安诺槃陀来到突厥时，突厥人都高兴地说："大国的使者来到，我们国家大概会强盛起来了。"

4 三月十六日，东魏丞相高欢到鄴城朝见孝静帝，文武百官到城郊紫陌迎接。高欢握着崔暹的手慰劳他说："从前朝廷里不是没有法官，但却没人敢举报弹劾。中尉你尽忠报国，不畏豪强，才使四方吏治肃然清正。在战场上敢于冲锋陷阵的大有人在；为官刚正不阿的人，今日我才见到。你今天的荣华富贵是你自己奋斗取得的，我高欢父子没什么能报答你。"当即赏赐给崔暹一匹好马。崔暹连忙拜谢，这时马受惊奔走，高欢便亲自拦住马，把马缰送到崔暹手中。东魏孝静帝在华林园设宴招待高欢，让高欢选择朝廷中公正廉直的官员劝酒；高欢走下台阶跪着对孝静帝说："唯有崔暹一个人可以劝酒，并请求把宴射中皇上您赐给我的一千段绢帛转赐给他。"宴会结束后，高澄对崔暹说："连我都非常敬畏、羡慕你的荣誉，何况别人呢！"

然而崔暹内心怀有一些奸诈。当初，魏国高阳王元斌有个异母

庶妹叫玉仪，在家中不受欢迎，给孙腾做妓妾，后来又被孙腾抛弃；高澄一日在路上遇见她，一见钟情，便娶她为妾，很快受到特别宠爱，被封为琅邪公主。高澄对崔季舒说："崔暹必定会为这件事来劝阻我，我也想好了对付他的办法。"等到崔暹来商议事情时，高澄一副严肃面孔，一反往日那种和颜悦色。过了三天，崔暹来见高澄，怀中的名帖掉了下来，落在高澄面前，高澄见了后问道："带着这个名帖干什么？"崔暹胆怯地说："我还没见过公主。"高澄非常高兴，拉着崔暹的手臂，带他进去见玉仪。高季舒对人说："崔暹常常忿恨我是个奸佞小人，在大将军面前总是说我这个叔父该处死；而现在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比我还过分些。"

5 夏季五月二十六日，东魏大赦天下。

6 西魏王盟逝世。

7 自从西晋以来，人们写文章竞相追求浮夸华丽，西魏丞相宇文泰想革除这种弊病。六月初十，西魏文帝在太庙祭祀。宇文泰委托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郎苏绰写了一篇《大诰》，让群臣传阅，劝戒大臣们对政事尽心尽力；并且下令："从今以后，文章都要按这种体裁写。"

8 皇上派遣交州刺史杨瞟率军讨伐李贲，任命陈霸先为司马；又命令定州刺史萧勃到西江与杨瞟会合。萧勃知道部下的士兵都害怕出远门作战，因此别有私心地劝说杨瞟停留下来不要进军。杨瞟召集各位将领商讨行动方案，陈霸先说："交趾李贲等人叛乱，根源在于萧济等宗室王侯，乃致酿成几个州混乱不稳定，老百姓连续几年流离失所、横遭屠戮。定州刺史只想苟且偷安于眼前，不顾国家大局；现在您奉旨讨伐有罪之人，应当生死不顾，怎么能够迟疑拖延而不进军，长敌人志气而灭我军威风呢！"于是，陈霸先率部下先自出发。杨瞟即委任陈霸先为先锋。到了交州，李贲率三万人马前来抵抗，在朱鸢被打败，随后又在苏历江口再次被打败，李贲逃奔到嘉宁城，各路军队将他团团围住。萧勃是萧昺的儿子。

9 魏与柔然头兵可汗谋连兵伐东魏，丞相欢患之，遣行台郎中杜弼使于柔然，为世子澄求婚。头兵曰："高王自娶则可。"欢犹豫不决。娄妃曰："国家大计，愿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劝之。欢乃遣镇南将军慕容俨往聘之，号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欢亲迎于下馆[1]。公主至，娄妃避正室以处之；欢跪而拜谢，妃曰："彼将觉之，愿绝勿顾。"头兵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且报聘；仍戒曰："待见外孙乃归。"公主性严毅，终身不肯华言。欢尝病，不得住，秃突佳怨恚，欢舆疾就之。

10 冬，十月，乙未[2]，诏有罪者复听入赎。

11 东魏遣中书舍人尉瑾来聘。

12 乙未[3]，东魏丞相欢请释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间寡妇。

13 十二月，东魏以侯景为司徒，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以孙腾录尚书事。

14 魏筑圜丘于城南。

15 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一，以为"今北边稽服，正是生聚教训之时[4]，而天下户口减落，关外弥甚[5]。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惟事征敛，民不堪命，各务流移，此岂非牧守之过欤！东境户口空虚[6]，皆由使命繁数，穷幽极远，无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属搔扰；驽困守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重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如此，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为"今天下所以贪残，良

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7],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无有等秩。为吏牧民者,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率皆尽于燕饮之物、歌谣之具。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诚宜严为禁制,道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夫失节之嗟[8],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以纯素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为"陛下忧念四海,不惮勤劳,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惟扆[9],便欲诡竞求进,不论国之大体,心存明恕;惟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长弊增奸,实由于此。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慝之心,则下安上谧,无侥幸之患矣。"其四,以为"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宜省事、息费,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应内省职掌各检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及国容、戎备[10],四方屯、传、邸治[11],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兴造有非急者,征求有可缓者,皆宜停省,以息费休民。故畜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养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如此,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注释】

①下馆：据胡三省注引宋白云"代州即古阴馆城，有上馆、下馆。"代州即今山西代县。

②乙未：据《梁书·武帝纪下》，当作"己未"。

③乙未：十月无此日，疑为"十一月乙未。"

④生聚教训：春秋时期伍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语的省略。生聚，即生育繁衍、积储粮钱；教训，即教养、训练。

⑤关外：边关之外。这里指梁朝当时新占领的淮、汝、潼、泗等州郡，即今淮河以北、黄河中下游以南地区。

⑥东境：东部边境。梁朝东境即今江浙一带。

⑦露台之产：指一百两金子。《史记·文帝纪》载，文帝曾经打算建造一座露台，让工匠计算一下费用，共需一百两金子，即作罢。露台，即高台。

⑧失节之嗟：语出《周易》："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不节之嗟，又谁咎也！"失节，失去节制；嗟，嗟叹。

⑨帷扆（yi 乙）：帷幕屏风，这里代指朝廷、宫廷。

⑩治：衙门办公之处；署：官员休息留止之所；邸：宗王府第以及各州郡设在都城的办事处；肆：集市店铺；国容：指礼乐、车服、帐幕旌旗等；戎备：军械装备。

⑪屯：军事屯田；传：驿站传车。

【译文】

9 西魏与柔然国头兵可汗密谋联合出兵讨伐东魏，丞相高欢对此事很忧虑，便派行台郎中杜弼出使柔然，为世子高澄求婚。头兵可汗说："高欢王自己娶亲就可以。"高欢犹豫不决。娄妃对他说："为了国家大局，希望您不要迟疑。"世子高澄、尉景也劝他。高欢于是派镇南将军慕容俨前去柔然国聘娶头兵可汗的女儿，把她封为蠕蠕公主。秋，八月，高欢亲自到下馆迎候公主。公主来到晋阳后，娄妃将自己住的正室让给她；高欢跪下来向娄妃道谢致歉，娄妃说："公主会觉察到我们关系的，希望你和我断绝来往，不要再顾及我。"头兵可汗派他弟弟秃突佳护送女儿来，而且作为回聘使节，但

告戒他说："要等到女儿生了外孙后，你才能回来。"蠕蠕公主性格严肃刚强，终身不肯学说汉语。高欢有一次病了，不能到公主那里去，秃突佳很有怨气，高欢知道后，立即抱病坐车前往。

10 冬，十月，乙未日，皇上下诏宣布，重新允许犯罪者交钱赎罪。

11 东魏派遣中书舍人尉瑾出使梁朝。

12 乙未日，东魏丞相高欢向孝静帝建议释放邙山战役的俘虏，把民间的寡妇许配给他们。

13 十二月，东魏任命侯景为司徒，中书令韩轨为司空；十四日，又任命孙腾为录尚书事。

14 西魏在长安城南郊修筑圜丘。

15 梁朝散骑常侍贺琛上书，陈述了四项意见：其一，认为"如今北方的东魏已经与我们通好，这正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聚财富，进行教养训导的好时候，而天下户口却减少了，边关之外的户口减少更厉害。郡不堪忍受州的控制，县不堪忍受郡的盘剥，相互呼叫骚扰，只知道横征暴敛，民众忍受不了这种重压，各自谋求流亡迁移，这难道不是地方长官的过失吗！东部边境地区户口空虚，都是由于国家派去的使节太多，即使是偏僻边远地区，也无所不至，每当一位使节到来，所属地区便受到骚扰；无能愚钝的地方长官，只好拱手听命，任其鱼肉搜刮，强横狡猾的地方长官，则趁机加倍贪剥，即使有一些廉平正直的官员，也会受到郡守的阻挠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皇上年年颁下恢复生产、安居乐业的诏书，多次下令免除赋税，但老百姓还是无法返回原籍。"其二，认为"现在天下官员之所以贪赃、残暴，的确是由于奢侈靡烂的风俗造成的。如今的喜庆宴会，人们竞相攀比豪华，果品堆积如小山，美味佳肴摆在席上如同一幅美丽的刺绣，百两金子的产品，还不够一次宴席所用的钱，而宾客和主人们，只不过挑选其中一部分填饱肚子，宾主还没走下厅堂，桌上的剩余饭菜便如同臭豆腐一样被抛弃。此外，蓄养歌妓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等级的限制和区分。统治老百姓的官

员们，聚敛亿万财富，离职退休之后，这些财富也开支不了几年，大致都用在操办酒席、举行歌舞的花费中。他们所破费的钱物如同小山，而所追求的快乐只在瞬间，于是他们又更加后悔以往做官时的聚敛太少；如果能重新做官的话，他们会更加残忍地盘剥和聚敛财富，这是多么违背道义啊！其他淫侈现象，数不胜数，这种陋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而且日渐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想使人们恪守廉洁清白，怎么能做得到呢！确实应该严格禁止和限制，提倡节俭，纠正浮华不实的弊端，使风气变得耳目一新。我对目前这种失去节制现象的感叹，也是民众自己感到忧虑的，只是羞耻于赶不上别人的排场，所以才勉强学人家这样做；假如大力提倡朴素节俭，就足以纠正这些衰败邪侈的弊端。"其三，以为"皇上您忧国忧民，不辞劳苦，以至于朝廷各部门，无不直接向您奏事。但那些才识短浅的人，既然得以进入宫帷，向您奏事，便想骗得您的信任，以求升官晋爵，而不顾国家大局，内心虽明白却自我原谅；一味地吹毛求疵，细致分析，以严酷为能干，以纠举过失、抓捕罪人为能事。表面上看这样做似乎是为国为公，事实上只是为了作威作福，结果是犯罪的越来越多，徇私舞弊的事随之更加严重。弊端的不断产生，奸诈的不断增加，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真诚地希望朝廷能责成官员们办事讲究公平，净化官员们奸诈邪恶的用心，这样，就会上下安宁，没有只图侥幸带来的忧患了。"其四，认为"如今天下太平，但仍然没有一点闲暇时间，应该减少事宜、节省开支，事务减少了老百姓就可以休养生息，开支节省了国家财政就会好转。朝廷各部门都应当检查一下所辖范围：凡是都城的治、署、邸、肆以及国容、军备，地方上的屯、传、邸治等，应该撤销的，就撤销，需要削减的，就削减；兴建的工程有不是急需的，征求的赋税徭役有可以缓期的，都应当停止减少，以便节省开支，休养生息。所以，积聚财富，是为了派上大用场；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为了长久地役使他们。如果认为小事情花费不了多少钱财，就会终年不止地兴办；如果认为小工役不足以妨

碍老百姓生产,就会成年累月地征调劳役。这样一来,就很难谈得上富国强民、建立远大霸业了。”

启奏,上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以责琛。大指以为:“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1],日关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阛茸[2],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又,士民饮食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傥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3],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4]。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5],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出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

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18]，又可法欤？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倚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17]，班下海内，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上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19]，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上恶其触实，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19]；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

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余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10]，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注释】

①公车：汉代官署名，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卫尉。掌宫廷警卫、接待臣民上书、负责征召臣民等。后世遂以"公车"代称臣民上书言事。 谠言：正直之言。

②阘茸：驽顿软弱。

③牲牢：按照礼制，帝王用膳，要备六牲，即马牛羊豕鸡犬。梁武帝事佛食素，故不宰杀。

④《蟋蟀》之讥：《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逝，"旨在讽刺晋僖公过分节俭乃致不合礼制。

⑤材官：材官将军，官名，属少府卿。掌管建筑物资和工匠上木建造等事。

⑥秦二世亲信赵高以致亡国，事见本书《秦纪》；西汉元帝王皇后信任侄儿王莽，导致王莽改制篡汉，事见本书《汉纪》。呼鹿为马：这是赵高为树淫威而颠倒是非的一个恶作剧，详见本书《秦纪》。

⑦尚书：官名，群臣奏章，皇帝诏令均经过尚书，位不高而权大。

⑧天监：梁武帝年号，时间当公元502～519年。

⑨丛脞：细碎。

⑩奸佞：这里指梁武帝在位时的奸臣朱异、周石珍等人。 大谋颠错：指接受东魏侯景叛降，导致后来侯景乱梁。

【译文】

皇上看了贺琛的表章后，勃然大怒，把主书令史叫到面前，口

授诏书驳斥贺琛。大意是说："我在位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机构那里转呈上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苦于忙碌不停，更增加了我的糊涂和困惑。你不应该把自己混同于才能低下的软弱之辈，只图个虚名，好向路人炫耀说：'我可以向皇帝上书提出政治建议，遗憾的是朝廷不采纳。'为什么不分别明说：'某刺史横行不法，某太守贪婪残暴，尚书台、兰台某人奸猾，渔猎百姓的朝廷使节姓甚名谁？从谁手里掠取？又给了谁？明白地说清楚事情，以便朝廷诛杀、罢黜他们，再选择贤能的人材。此外，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严加禁止，高墙深院，如何能探知？倘若家家搜查，恐怕更增加对老百姓的骚扰。如果所指是朝廷的生活奢侈，那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过去所讲究的帝王膳食用六牲，好久没有宰杀了，朝廷中聚会用餐，一般菜蔬而已；如果再削减这些菜蔬的话，就必定会被讥笑为《诗·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过分节俭而失礼的人。若指的是供佛、供僧等功德事，那就错了，因为这些事所用都是菜园中的东西，一种瓜做成几十样菜，一道菜做成几十种风味，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做成了许多种菜肴，这又有什么妨害呢！我除了出席公宴外，平常不吃国家酒食，这样已经好多年了；乃至后宫的人，也不食用国家钱粮。凡是营造塔寺，既不要有关部门的材料，也不要国家的专业工匠，都是花钱雇请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的胆大，有的怯懦，有的贪婪，有的廉洁，也并非朝廷使得他们这样。你认为朝廷政治有悖误，而自以为了不起，应当想一想导致朝廷犯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提倡节俭'，我断绝房室已经有三十多年，至于居住不过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什么雕镂装饰的东西；我平生不好饮酒，不好音乐，所以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音乐，这是朝中文武百官所亲眼见到的。我每天三更即起床处理政务，时间随事情多少而定，事情少午饭前就可以办完，事情多则要到太阳偏西才能吃饭，每天常常只吃一顿饭，无日夜之分；过去我的腰腹超过十围，

如今瘦削到只有两尺多一点，过去用的腰带现在还保存着，并不是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谁呢？还不是为了救国救民。你又说'各部门无不向皇上奏事，竞相花言巧语以求升官晋爵'，如今假若不让臣民上书呈报事务，那么谁来承担这种通达民情的责任！把国事全都委托给专人，你说如何能找到这种可靠的人呢？古人说过：'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会产生奸佞之臣，专任一人就会酿成祸乱，'秦二世宠任赵高一人，西汉元帝皇后把国事全托付给王莽，最后弄到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地步，这可以效法吗？你说'吹毛求疵'，又指的是谁？'擘肌分理'又指的什么事？治、署、邸、肆等，哪一样应该撤除？哪一样应该削减？哪一处工程并非急需？哪一种赋税征收应该延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奏报给我听！有关富国强兵的措施，减省劳役、与民休息的方法，也应该一并列举出来！如果不能具体列举出来，就是欺骗蒙蔽朝廷。我期待着倾听你的再次奏闻，届时自当认真拜读，把你的高见交给尚书，向全国颁布，期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再次出现在当今。"贺琛接到诏书后，只是向皇上认错道歉，不敢再说什么。

皇上为人重孝道、慈悲，谨慎而俭朴，博学多才，善写文章，阴阳、卜筮、骑射、音乐、书法、围棋，无所不通。对朝廷政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即起床办公，由于天气寒冷，握笔的手都皴裂开了口子。自从天监年间开始信奉佛教，长期素食斋饭，不吃鱼肉，一天只吃一餐，不过菜汤、粗米饭而已，有时遇上事情多，午后漱漱口就算吃过饭了。身上穿的是布衣，床上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蚊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用两年，后宫贵妃以下的妇人，不穿拖地的衣裙。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举行宗庙祭祀、大宴席和其他拜佛活动，就不奏乐。即使居住在幽暗的房里也衣冠楚楚，在宫中便坐或是盛暑季节，从不曾袒胸露怀，对待宦官和小臣，也像对待宾客一样有礼。然而过分优待官吏，以致州郡长官大多鱼肉百姓，朝廷使节在各州郡也是横行霸道。又好亲近任用奸诈小人，用人比较失于

苛求；还兴建了许多佛塔寺庙，耗费了国家和民众的大量物力、人力。江南长期安定，形成了奢侈的生活习俗，所以贺琛上书反映这些情况。皇上恼恨他触及实际，说话太直，所以发怒。

臣司马光说：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必然的。帝王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时容易出现的失误在于只注意琐碎小事而忽略了大局，臣下上书进谏时所易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零碎。因此圣明的君主善于抓住最根本的大计方针来指导万事万物，忠直的大臣善于从国家大局着眼来说服纠正君主的错误想法，这样，往往不需要亲身劳碌就可以收到远大的功效，言语简约却受益不浅。综观贺琛的进谏，言语并不十分切要、直率，但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优点；诘问贪婪残暴官吏的姓名，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数目，用无法回答的问题来刁难他，责成他写出必然写不出的奏章。自以为食蔬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每天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的勤勉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已经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了，对于群臣的进谏规劝，认为全都不值得听。这样一来，那么其他比贺琛更切中时弊的直言进谏，谁还敢去对皇帝说呢！因而奸佞之臣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最后落得声名受到凌辱，生命遭到威胁，国家败亡，宗嗣断绝，为后世所怜闵耻笑，怎能不令人悲哀呢！

16 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1]，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

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2]。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17 魏东阳王荣为瓜州刺史，与其婿邓彦偕行。荣卒，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3]，彦杀康而夺其位；魏不能讨，因以彦为刺史，屡征不至，又南通吐谷浑。丞相泰以道远难于动众，欲以计取之，以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

徽以五十骑行，既至，止于宾馆；彦见徽单使，不以为疑。徽遣人微劝彦归朝，彦不从；徽又使赞成其留计；彦信之，遂来至馆。徽先与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谋，执彦于坐，责而缚之；因宣诏慰谕吏民，且云"大军续至"，城中无敢动者，遂送彦于长安。泰以徽为都官尚书[4]。

【注释】

①五任：即胜任木工活的就让他做木工活，胜任做铁匠的就让他做铁工，胜任做皮匠的就让他做皮匠活，胜任设色的就让他做设色的事，胜任做土工的就让他做土工。任，即能力胜任。

②优剧：宽大优待和苦役加剧。指囚徒行贿则可得到宽大优待，即可解开锁枷自由活动；无钱行贿的即使有病也不能解开锁镣，由是更增加痛苦。

③首望：当时名州大姓，称为望族，首望即一州望族之首。

④都官尚书：官名，职掌军事刑狱，隶属于司隶校尉。

【译文】

16 皇上十分崇尚文雅，对刑法则疏松宽简，导致公卿大臣们都不重视审判刑案。结果是奸猾的官吏擅权枉法，贿赂成风，冤假错案很多。大致处两年以上徒刑的每年多达五千人；判罚劳役的人根据各自劳动技巧分担五类工作，没有劳动技能的就要戴上枷锁；如果生了重病，就权且打开枷锁，这以后，囚徒中有能力行贿的人借生病得到优待，没钱行贿的虽有病也不会优待，加剧痛苦。当时的王侯子弟，大多骄横淫逸，不守法度。皇上年纪大了，厌烦处理各种政务。又专心佛教戒律，每次判决重大罪犯，就整天不愉快；有人密谋叛乱，事情被发觉以后，也只是哭泣伤心一番之后作宽大处理。因此，宗王诸侯更加横暴不法，有的大白天在京城大街上杀人，有的在夜晚公然出来抢劫掠夺，有罪在身的逃犯，躲藏在王侯家中，有关司法部门不敢前去搜捕。皇上虽然深知其中弊病，但沉溺于佛教的慈悲为怀，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这些不法行为。

17 西魏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带着女婿邓彦一起上任。元荣死后，瓜州首屈一指的望族上表举荐元荣的儿子元康继任瓜州刺史，邓彦却杀了元康，篡夺了这个职位。西魏朝廷无力讨伐邓彦，只得任命他为瓜州刺史，并屡次征召他进京，他却概不理睬，且暗中与南面的吐谷浑相勾结。丞相宇文泰考虑到路程遥远，难以动用大军远征，便想用计谋逮捕了邓彦，就委任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密令他除掉邓彦。

申徽带领五十名骑兵上路，到达瓜州之后，住在宾馆里。邓彦看到申徽人单势孤，没有产生怀疑。申徽派人委婉地劝说邓彦回京城朝见，邓彦不听从；申徽又派人表示赞成邓彦留在瓜州的打算；邓彦相信了他的话，便来到宾馆与之相见。申徽预先与州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秘密定下了计谋，于是在座谈中逮捕邓彦，斥责了他的罪过，并把他捆绑起来；随后便宣读诏书，安抚官吏和老百姓，并说："大军随后就到"，瓜州城里没有人再敢乱说乱动，于是把邓彦

押送到长安。宇文泰任命申徽为都官尚书。

中大同元年

1 春,正月,癸丑,杨暾等克嘉宁城,李贲奔新昌獠中,诸军顿于江口。

2 二月,魏以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瓜州民张保杀刺史成庆以应之,晋昌民吕兴杀太守郭肆[1],以郡应保。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独孤信、开府仪同三司怡峰与史宁讨之。

3 三月,乙巳,大赦。

4 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讲《三慧经》。夏,四月,丙戌,解讲,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图灾,上曰:"此魔也,宜广为法事。"群臣皆称善。乃下诏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当穷兹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层浮图;将成,值侯景乱而止。

5 魏史宁晓谕凉州吏民,率皆归附,独宇文仲和据城不下。五月,独孤信使诸将夜攻其东北,自帅壮士袭其西南,迟明,克之,遂擒仲和。

初,张保欲杀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众心,虽外相敬,内甚忌之。整阳为亲附,因使人说保曰:"今东军渐逼凉州,彼势孤危,恐不能敌,宜急分精锐以救之。然成败在于将领,令狐延保,兼资文武,使将兵以往,蔑不济矣!"保从之。

整行及玉门，召豪杰述保罪状，驰还袭之。先克晋昌，斩吕兴；进击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弃保来降。保奔吐谷浑。

众议推整为刺史，整曰："吾属以张保逆乱，恐阖州之人俱陷不义，故相与讨诛之；今复见推，是效尤也。"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张道义行州事，具以状闻。丞相泰以申徽为瓜州刺史。召整为寿昌太守，封襄武男。整帅宗族乡里三千余人入朝，从泰征讨，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

6 六月，庚子，东魏以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大行台。

7 秋，七月，壬寅，东魏遣散骑常侍元廓来聘。

8 甲子，诏："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注释】

①晋昌：县名，即今陕西石泉县。

【译文】

中大同元年（丙寅，公元546年）

1 春，正月，初十，杨暾等人攻克嘉宁城，李贲逃奔到新昌獠那里，杨暾部下的各路人马停顿在江口。

2 二月，西魏任命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任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州城，不接受新刺史换任，瓜州平民张保杀害刺史成庆，策应宇文仲和，晋昌人吕兴杀害郡太守郭肆，举郡城响应张保。丞相宇文泰派遣太子太保独孤信、开府仪同三司怡峰和史宁一道前去讨伐他们。

3 三月，初三，梁朝大赦天下。

4 初八，皇上驾临同泰寺，就住在寺中专为他设的便殿中，讲读佛教《三慧经》。夏，四月，十四日，讲经结束，实行大赦，改年号。这天夜里，同泰寺佛塔发生火灾，皇上说："这是魔鬼造成的，应该大规模地举行佛事活动。"群臣都点头称是。于是颁布诏书说："道虽然高，但魔更盛，行善遇到了障碍，应当大兴土木，建造规模要成倍地超过以往。"于是开始兴建一座十二层佛塔；将要建成时，遇上侯景叛乱，便中止了修建。

5 西魏史宁对凉州官吏与百姓进行耐心的劝说和安抚，大多都归顺朝廷，唯有宇文仲和占据州城不投降。五月，独孤信让诸将率军在夜晚进攻州城的东北角，自己则率精壮士兵袭击州城的西南角，黎明时分，攻克了州城，擒获了宇文仲和。

当初，张保想杀掉州主簿令狐整，但考虑到他声望很高，杀掉他恐怕会失去民心，之后，虽然表面对令狐整很敬重，内心却非常忌恨他。令狐整佯装亲近附和张保，指使人去劝他说："如今独孤信的部队渐渐逼近凉州，凉州孤立无援，形势危急，恐怕难以抵挡进攻，应当立即派精锐部队前往救援。然而成败在于带兵的将领，令狐整文武兼备，让他带兵前去，万无一失，保准成功。"张保听从了这个建议。

令狐整率军走到玉门，召集豪杰历数张保的罪状，率军返回，袭击张保。先攻克晋昌，杀死吕兴；再进攻瓜州，瓜州老百姓素来信服令狐整，因此都叛离张保归降令狐整。张保只好逃奔吐谷浑。

大家商议推举令狐整为刺史，令狐整说："我们因为张保叛乱，担心全州的人都背上不义的恶名，所以相互联合起来讨伐他；现在再次自行推举刺史，就是效法宇文仲和、张保他们啊。"于是推举西魏派遣出使波斯的使者张道义暂且主持瓜州的政务，并把此事上报朝廷。丞相宇文泰任命申徽为瓜州刺史，调任令狐整为寿昌太守，封他为襄武男。令狐整率领宗族乡里三千多人到京城，跟随宇文泰征战讨伐，逐步升迁到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官侍

中。

6 六月，二十九日，东魏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大行台。

7 秋，七月，初一，东魏派遣散骑常侍元廓出使梁朝。

8 二十三日，皇上下诏宣布："除大逆不道罪以外的罪犯，其父母、祖父母可以不受连坐。"

9 先是，江东唯建康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1]，其余州郡杂以谷帛，交、广专以金银为货。上自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禁诸古钱。普通中，更铸铁钱。由是民私铸者多，物价腾踊，交易者至以车载钱，不复计数。又自破岭以东[2]，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建康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丙寅，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乃心有颠倒。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10 上年高，诸子心不相下，邵陵王纶为丹杨尹，湘东王绎在江州，武陵王纪在益州，皆权侔人主；太子纲恶之，常选精兵以卫东宫。八月，以纶为南徐州刺史。

11 东魏丞相欢如邺。高澄迁洛阳《石经》五十二碑于邺。

12 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为荆州刺史，使之举诸将可代

镇玉壁者。思政举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泰从之。东魏丞相欢悉举山东之众,将伐魏;癸巳,自鄴会兵于晋阳;九月,至玉壁,围之。以挑西师,西师不出。

13 李贲复帅众二万自獠中出,屯典澈湖[3],大造船舰,充塞湖中。众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陈霸先谓诸将曰:"我师已老,将士疲劳;且孤军无援,人人心腹,若一战不捷,岂望生全!今借其屡奔,人情未固,夷、獠乌合[4],易为摧殄。正当共出百死,决力取之;无故停留,时事去矣!"诸将皆默然莫应。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进,众军鼓譟俱前;贲众大溃,窜入屈獠洞中。

14 冬,十月,乙亥,以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詧为雍州刺史[5]。上舍詧兄弟而立太子纲,内尝愧之,宠亚诸子。以会稽人物殷阜,故用詧兄弟迭为东扬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内怀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货财,折节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数千人。以襄阳形胜之地,梁业所基,遇乱可以图大功。乃克己为政,抚循士民,数施恩惠,延纳规谏,所部称治。

15 东魏丞相欢攻玉壁,昼夜不息,魏韦孝宽随机拒之。城中无水,汲于汾,欢使移汾,一夕而毕。欢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楼,孝宽缚木接之,令常高于土山以御之。欢使告之曰:"虽尔缚楼至天,我当穿地取尔。"乃凿地为十道,又用术士李业兴《孤虚法》[6],聚攻其北,北,天险也。孝宽掘长堑,邀其地道,选战士屯堑上;每穿至堑,战士辄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有在地道

内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烂。敌以攻车撞城，车之所及，莫不摧毁，无能御者。孝宽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张之，布既悬空，车不能坏。敌又缚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作长钩，利其刃，火竿将至，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敌又于城西面穿地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纵火烧之，柱折，城崩。孝宽于崩处竖木栅以扞之，敌不得入。城外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守御有余。孝宽又夺据其土山。欢无如之何，乃使仓曹参军祖珽说之曰："君独守孤城而西方无救，恐终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宽报曰："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返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珽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民，何事相随入汤火中！"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返射城外云："能斩高欢者准此。"珽，莹之子也。东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战及病死者共七万人，共为一冢。欢智力皆困，因而发疾。有星坠欢营中，士卒惊惧。十一月，庚子，解围去。

先是，欢别使侯景将兵趣齐子岭[7]，魏建州刺史杨檦镇车厢，恐其寇邵郡[8]，帅骑御之。景闻檦至，斫木断路六十余里，犹惊而不安，遂还河阳。

庚戌，欢使段韶从太原公洋镇邺。辛亥，征世子澄会晋阳。

魏以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

公。时人以王思政为知人。

十一月,己卯⑨,欢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东魏主许之。

欢之自玉壁归也,军中讹言韦孝宽以定功弩射杀丞相;魏人闻之,因下令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欢闻之,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欢自和之,哀感流涕。

【注释】

①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

②破岭:地名,又名破岗,在今江苏南京市郊县,传说为秦始皇所凿。

③典澈湖:地名,当在今越南北部境内。

④夷獠:中国古代对西南少数民族仡佬族的歧视性称谓。

⑤东扬州:南朝宋始分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治会稽郡,即今浙江绍兴县治。

⑥孤虚法:利用六十甲子演化而归纳出的一种法术。《汉书·艺文志》载《风后孤虚》二十卷,《史记·龟策列传》褚少孙补:"日辰不全,故有孤虚。"《集解》引:"六甲孤虚法"大致为,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即为孤,辰巳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为虚。其余三甲类推。凡对孤者即为虚。且以为,行军作战,当避孤击虚。

⑦齐子岭: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境内。

⑧车厢:城名,在今山西绛县东南。邵郡:治所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城关。

⑨己卯:十一月无此日,疑误。

【译文】

9 在这以前,梁朝只有建康、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州郡使用铜钱,其他州郡夹杂着以谷物、布帛等实物交换东西,交、广等州郡则以金银为货币进行交易。皇上私自铸造了五铢钱和女钱,让这两种钱在市场上一起流通,并禁止使用各种古代留传下来的钱币。

普通年间(公元520～527年),又铸造了铁钱。从此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的人多了起来,物价飞涨,做买卖的人竟至于用车装钱,不再逐个计算。此外,从破岭往东,以八十文为一百钱,称为"东钱";江州、郢州以西地区,以七十文为一百钱,名为"西钱";建康以九十文为一百钱,叫做"长钱"。二十五日,皇上颁诏书说:"'朝四暮三'众猴却很高兴。实际并没有增减什么,只是说法不同,但喜怒却不一样。近来听说市场上大多使用九陌钱,陌钱份量不足物价就贵,陌钱份量足物价就便宜,这并不是物品本身价值时贵时贱,而是人们心理上对事物的衡量有错觉。至于边远地区,这种情况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这只能扰乱国家的制度,并不能使百姓的财富增加。从今以后,应该在全国通用足陌钱!自命令颁布之日起,以一百天为期限,此后如果再有违犯这一制度的人,男子要被判罚转运的劳役,女子要以身抵押服役,刑期都是三年。"诏书颁布后,人们并不遵照执行,陌钱的文数日益减少,到了末年,竟以三十五文为一百钱了。

10 皇上年事已高,几个儿子相互不信服,邵陵王萧纶为丹杨尹,湘东王萧绎在江州任职,武陵王萧纪在益州任职,都大权在握,超过皇帝;皇太子萧纲很忌恨他们,常常挑选精锐士兵来保卫东宫。八月,任命萧纶为南徐州刺史。

11 东魏丞相高欢前往邺城。高澄把洛阳《石经》的五十二块碑迁移到邺城。

12 西魏调并州刺史王思政为荆州刺史,并让他从诸将中举荐一位可以代替他镇守玉壁的人。他推荐了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宇文泰听从了他的建议。东魏丞相高欢调动全部兵力,准备讨伐西魏;二十三日,高欢率军从邺城出发到晋阳与诸将会合;九月,到达玉壁,将玉壁包围起来。以便向西魏军队挑战,但西魏军队不出动。

13 李贲再次率兵二万从獠族居住区出来,屯扎在典澈湖边,大量建造船舰,布满了湖面。进攻李贲的各路军都害怕起来,停顿在

湖口，不敢进军。陈霸先对众将说："我军出师已久，将士疲劳；而且孤军无援，深入敌人腹地，如果一仗打不胜的话，怎能指望活着回去！如今应当趁敌人屡次失利，人心不稳，士兵都是些乌合之众，易于被摧毁歼灭的大好时机，共同出生入死，全力以赴，打败李贲；如果无故地停留在湖口，取胜的机会就会失去！"将领们听了后，都默默无语，不敢响应。当天夜里，江水暴涨了七丈，流入典澈湖中。陈霸先率领部下兵马乘着江水激流率先冲进湖中，其他各路兵马也呐喊着随后冲进湖中；李贲的兵马被彻底击溃，他也逃入屈獠洞中。

14 冬，十月，初六，梁朝任命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为雍州刺史。皇上舍弃萧詧兄弟，而立萧纲为太子，内心总觉得对不起萧詧兄弟，对他们的宠爱也不如其他儿子。考虑到会稽人才济济，物产丰富，所以，让萧詧兄弟轮流担任东扬州刺史，以便安慰他们。萧詧兄弟也心怀不满。萧詧考虑到父皇年老，朝政失误很多，于是积蓄钱财物资，放下架子，礼贤士人，招募豪侠，身边的文武人才达到几千人。他看到襄阳地势优越，是梁朝大业的发源地，据有此地遇上天下大乱就可以建功立业。便兢兢业业地处理政务，抚慰和顺应官民，多次对官吏百姓布施恩惠，征询和接收大家的规劝和意见，所辖地区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15 东魏丞相高欢攻打玉壁，日夜不停，守将韦孝宽随机应变，坚守城池。玉壁城中没有水源，饮用要靠汾河水，高欢就命令部下把汾河水从上游引开，一夜便完成了。高欢在玉壁城的南面筑起土山，想从土山上攻入城中，城墙中原有两座楼，韦孝宽命部下把木头绑在楼上接高，使楼始终高于城外敌军所筑土山，用以防御敌人进攻。高欢派使者告诉韦孝宽说："即使你把楼接续到天上，我还会凿地洞攻城捉住你。"于是挖了十条地道，又采用术士李业兴的"孤虚法"，调集人马，重点进攻城北，因为北边是非常险要的地方。韦孝宽则指挥部队挖掘长长的壕沟，拦截敌人的地道，派精壮士兵守

在壕沟内；每当敌人穿过地道到壕沟，守壕士兵就把他们捉住或杀死。又在壕沟外积储柴草火种，一旦有敌人在地道内，就在沟内的地道口塞上柴草，放火烧着，再用皮排鼓风吹火，一经鼓风吹火，地道内的敌人都会被烧得焦烂。东魏军又用攻城战车撞城，战车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的，无任何武器能抵挡它。韦孝宽则指挥部下把布联结成很大的帐幔，迎着战车攻来的方向展开布幔，由于布幔悬空而富有弹性，所以战车无法撞坏它。敌军便把松枝、麻毛之类易燃物绑在竿子上，灌油放火，用以烧毁布幔，并且还想烧毁城楼。韦孝宽则指挥士兵制作了一种很长的钩子，并把钩子的刀刃磨得很锋利，等到敌人的火竿将要触及布幔时，就用钩子远远地割断它，绑在火竿上的易燃物品便纷纷坠落下来。敌人又在城池四周挖了二十条地道，在地道中支撑上木柱，然后放火烧毁这些木柱，木柱烧断，地道上面的城墙也就随之崩塌。韦孝宽则在城墙崩塌的地方很快竖起木栅栏以抗击敌人的进攻，敌人因此无法攻进城去。城外的敌军用尽了各种攻城战术，而城中守军的防御办法却绰绰有余。韦孝宽又派兵夺取了敌军在城外筑的土山。高欢无可奈何，便派仓曹参军祖珽来劝说韦孝宽："您独自一人困守孤城，长安又不派出援军，恐怕终究不能保全城池，为什么不投降呢？"韦孝宽回答说："我这座玉壁城坚固严实，兵员和食品都充足有余。来进攻的人自然劳苦，我守城部队却是以逸待劳，怎么会十天一月之内就需要救兵呢！我倒是担心你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入侵者有回不去的危险。我韦孝宽是关中堂堂男子汉、决不愿成为投降将军！"祖珽又对城中军民说："你们韦将军受西魏朝廷荣华福禄，不愿投降，情有可原，除他之外的军民们，你们何苦跟随他一块赴汤蹈火呢！"便把招募赏格用箭射入城中，赏格写道："凡是能斩杀韦孝宽来投降的人，授予他太尉的官职，封爵为开国郡公，并奖赏布帛一万匹。"韦孝宽亲手在赏格的背面写上："凡是能斩杀高欢的人照此奖赏。"祖珽，是祖莹的儿子。东魏军队苦攻五十天，士兵战死及病死的共有七万

人,都埋葬在一个大坟墓内。高欢精疲力竭,积劳成疾。当时,有一颗流星坠落在高欢营帐中,士兵们又惊又怕。十一月,初一,高欢撤围退兵走了。

这之前,高欢曾另外派侯景率军向齐子岭进发,西魏建州刺史杨檦镇守车厢城,担心侯景进犯邵郡,便带领骑兵前去抵御,侯景听说杨标率军前来,即指挥部下砍树木来塞路,阻断了六十多里,但仍然惊慌不安,便率军退回河阳去了。

十一日,高欢派段韶跟随太原公高洋前去镇守邺城。十二日,把世子高澄征召到晋阳。

西魏任命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封爵为建忠公。当时人们都认为王思政知人善任。

十一月,己卯日,高欢因为出征无功,上表请求解除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东魏孝静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高欢自从玉壁撤军回来后,部队中谣传说韦孝宽用定功弩射杀了丞相;西魏朝廷听到这种传言后,便颁布命令说:"强劲的弓弩一发射,西魏元凶自然被杀死。"高欢听到这些传闻后,便强打精神坐着出来会见权贵们,让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己随声应和,悲哀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泪流满面。

16 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苏绰,性忠俭,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纪纲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间。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有须处分,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已。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论议,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劳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谓公卿曰:"苏尚书平生廉让,吾欲全其

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为而可？”尚书令史麻瑶[1]，越次进曰：“俭约，所以彰其美也。”泰从之。归葬武功[2]，载以布车一乘，泰与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于车后酹酒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与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卮落于手。

17 东魏司徒、河南大将军、大竹台侯景，右足偏短，弓马非其长，而多谋算。诸将高敖曹、彭乐等皆勇冠一时，景常轻之，曰：“此属皆如豕突，势何所至！”景尝言于丞相欢：“愿得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为太平寺主。”欢使将兵十万，专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体。

景素轻高澄，尝谓司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欢疾笃，澄诈为欢书以召景。先是，景与欢约曰：“今握兵在远，人易为诈，所赐书皆请加微点。”欢从之。景得书无点，辞不至；又闻欢疾笃，用其行台郎颍川王伟计，遂拥兵自固。

欢谓澄曰：“我虽病，汝面更有余忧，何也？”澄未及对，欢曰：“岂非忧侯景叛邪？”对曰：“然”。欢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之志，顾我能畜养，非汝所能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潘相乐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戇，宜宽借之。彭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

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又曰:"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患遗汝,死不瞑目。"相乐,广宁人也。

【注释】

①尚书令史:官名,东汉始置,位次于郎,职掌文书。南北朝后,品位渐卑,成为低级吏员。

②武功:县名,治所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北武功镇。

【译文】

16 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苏绰,生性忠厚俭朴,常常把平定天下祸乱视为自己的责任,把国家政务处理得有规有矩;丞相宇文泰对他推心置腹,非常信任,没有人能离间他们的关系。有时丞相外出巡游,常常预先签署一些空白纸张交给苏绰,让他在有事须处理时,随时根据情况自行办理,等到宇文泰回来后,苏绰只需告知一下就行了。苏绰常常说:"治国之道,应当像慈父爱护孩子那样去爱护老百姓,像严师教育学生那样去训导老百姓。"每当与文武大臣们商讨事情,从白天谈到夜晚,事无巨细,他都了如指掌,最后积劳成疾而死。宇文泰深感悲痛和惋惜,对王公大臣们说:"苏绰平生廉洁谦让,我想按其平素志向为他料理后事,又怕众多吏民不理解我的心意;如果对他厚加赠官和谥号,又违背了我们俩过去相知深厚的情意,究竟怎么办才好呢?"尚书令史麻瑶,越过班次,上前说道:"节俭而简约地为苏尚书办丧事,正是表彰他美德的最好方式。"宇文泰采纳了麻瑶的建议。便用一辆布车装上苏绰的遗体,把他送回老家武功安葬,宇文泰和公侯大臣们一道步行送到同州城外。宇文泰在灵车后面边将酒洒向地面边说:"苏尚书生平做的事,

你妻子、儿女、兄弟所不知道的，我都清楚。唯有你了解我的心意，也只有我了解你的志向，我正要与你共同平定天下，不料你却这么快就丢下我而归天。这如何是好啊！"于是放声痛哭起来，不知不觉中，酒杯从手中掉到了地上。

17 东魏司徒、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侯景，右脚偏短一点，骑马射箭不是他的特长，但足智多谋。众多将领中如高敖曹、彭乐等都是当时军中最勇猛的，侯景却常常轻视他们，说："这些人都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能有多大势力呢！"侯景曾经对丞相高欢说过："我愿意率兵三万，横扫天下，势必渡过长江把萧衍那老头子活捉过来，作太平寺的寺主。"高欢让他领兵十万，全权管理黄河以南广大地区，把他当做自己身体的一半那样的依靠和信任

侯景历来瞧不起高澄，曾对司马子如说过："高欢大王在世，我不敢有二心；一旦丞相去世，我决不能与高澄那鲜卑小子共事！"司马子如吓得赶紧蒙住他的口。等到高欢病重，高澄便伪造高欢的信请侯景前来。以前，侯景曾与高欢约定："如今握兵在外，人们容易从中捣鬼，你以后给我的书信，请在旁边加上小墨点。"高欢答应了他的要求。侯景收到高澄伪造的高欢书信后，看到上面没有墨点，便推托不来；又听说高欢病重，就听从行台郎颍川人王伟的计谋，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巩固自己的势力。

高欢对高澄说："虽然我病了，你应该为自己即将总揽内外大权而高兴，但你的脸色显示你心有余忧，为什么呢？"高澄还没回答，高欢又说："莫不是担心侯景会叛乱吧？"高澄回答说："是的。"高欢又说："侯景专制河南已有十四年了，常常怀有飞扬跋扈、夺取天下的野心，只有我能驾御他，并不是你所能控制的。如今天下还没有安定，如果我死了，不要马上就向外界宣布。库狄干这位鲜卑老人和斛律金这位敕勒老人，都是性格耿直的人，始终不会辜负你。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这两个人远道前来投奔我，必定不会产生二心。潘相乐本来是个道人，忠厚平和，心地善良，你们兄弟会得到

他的有力帮助。韩轨性情刚直木讷,对他应当宽容厚道些。彭乐的心机很难猜测,应当提防他。诸将中能够与侯景抗衡的,只有慕容绍宗,我有意不提拔他,就是要把他留给你。"又说:"段韶这个人忠厚仁慈,智勇双全,在所有亲戚中,只有他是个人才,有关军机大事,应当和他一起商量。"又说:"邙山战役,我没有采纳陈元康的建议,给你留下了后患,我死不瞑目。"潘相乐,是广宁人。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

梁纪十六　强圉单阏，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太清元年

1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2 壬寅，荆州刺史庐陵威王续卒。以湘东王绎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续素贪婪，临终，有启遣中录事参军谢宣融献金银器千余件[1]，上方知其富，因问宣融曰："王之金尽此乎？"宣融曰："此之谓多，安可加也！大王之过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终而不隐。"上意乃解。

初，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有微过，续代之，以状闻，自此二王不通书问。绎闻其死，入阎而跃，屦为之破。

3 丙午，东魏勃海献武王欢卒。欢性深密，终日俨然，人

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制驭军旅,法令严肃。听断明察,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无问厮养[2];有虚声无实者,皆不任用。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过三爵。知人好士,全护勋旧;每获敌国尽节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乐为之用。世子澄秘不发丧[3],唯行台左丞陈元康知之。

侯景自念已与高氏有隙,内不自安。辛亥,据河南叛,归于魏,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4]。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5]、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怀朔暴显等。遣军士二百人载仗暮入西兖州[6],欲袭取之,刺史刑子才觉之,掩捕,尽获之,因散檄东方诸州,各为之备,由是景不能取。

诸将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杀暹以谢景。陈元康谏曰:"今虽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7],愿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韩轨督诸军讨景。

4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5 三月,魏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

【注释】

①启:古代文体之一,即较简短的书信。

②厮养:本指供人驱使的奴仆。这里泛指出身寒微、门望低下的人。

③世子:古代诸侯王的嫡子皆称世子。汉代以后特指诸侯王、亲王经天子敕封以继承王位王爵的嫡子。

④颍州:东魏置。故治在今河南长葛县境。

⑤豫州：北魏置。治所屡迁，大致在悬瓠、虎牢、广陵之间移动。悬瓠，即今河南汝南县；虎牢，今河南汜水县；广陵，今河南息县。

⑥西兖州：北魏置。北魏初置兖州于滑台。后得瑕丘，遂移置于此，其滑台之兖州则称西兖州。滑台即今河南滑县。

⑦晁错前事：西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封地，为景帝所采纳。随后吴楚等七诸侯国以"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武装叛乱，景帝被迫诛杀晁错，结果导致政局混乱、君臣离心。

【译文】

梁纪十六　丁卯(公元547年)，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太清元年(丁卯，公元547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偏食，太阳没有被遮住的部分像钩一样。

2 初四，荆州刺史庐陵威王萧续去世。梁武帝任命湘东王萧绎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和荆州刺史。萧续为人贪婪，临终前，留下一便函，指派中录事参军谢宣融向皇上献一千多件金银器皿。皇上这才知道萧续如此富有，便问宣融："庐陵王的金银财宝只有这些吗？"宣融回答说："这就已经够多了，哪能还有更多的呢！大王的过失就象日月食一样有目共睹，他想让您了解这一切，所以，临死也没隐瞒您。"武帝心里的疙瘩这才消除了。

原先，湘东王萧绎任荆州刺史，有些小过失，萧续接任后，即向朝廷汇报了萧绎的过错。两位王爷从此不和，互不往来。及至听到萧续去世的消息，萧绎刚踏进家门即高兴得跳了起来，连鞋也擦破了。

3 初八，东魏勃海献武王高欢去世。高欢性格深沉寡言，整天显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令人高深莫测。在运用权谋机略方面，却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治理军队，法令严明。处断事务，明察秋毫，谁也无法欺弄他。选任官吏，务求才干，只要才能胜任，不计较其出身

门第。对那些徒有虚名而无实际能力的人，一律斥之不用。平素注重俭朴，所用刀剑、马鞍、缰绳等都不用金银玉器装饰。年轻时酒量很大，自从担任高官要职后，饮酒便不超过三杯。能明了人的贤愚，喜好士人，善于保护、成全有功勋者和老部下；每次俘获敌对国家的那些尽忠尽节的臣僚，大多不处罚他们。因此，文臣武将都乐意为他效力。长子高澄对他去世的消息秘而不宣，唯有行台左丞陈元康知道。

侯景知道自己与高家有嫌隙，内心不安。十三日，侯景占据河南叛离东魏，归向西魏，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也率部响应。侯景还诱捕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怀朔人暴显等。他又派遣二百名士兵，秘藏刀、剑等兵器趁黄昏时分潜入西兖州，想偷袭夺取这个州，州刺史邢子才及时察觉，派兵围捕，二百名士兵全部被擒，于是，邢子才向东方各州发出通报，各州都加强了戒备，侯景这才未能夺取这些地方。

东魏各位将领都认为侯景的反叛是由崔暹引起的，高澄迫不得已，打算杀掉崔暹，以此向侯景道歉。陈元康劝阻说："现在虽然天下还不太平，但国家法纪已经确定。如果因为几个将领外叛，为了讨他们欢心，便枉杀无辜、破坏刑律，不仅上负天帝神灵，而且何以安抚黎民百姓呢！汉景帝枉杀晁错，已有前车之鉴，希望大人您慎重行事。"高澄才放下了杀崔暹的念头。随之，派遣司空韩轨督率诸军去讨伐侯景。

4 二十三日，皇上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二十六日，在明堂祭祀。

5 三月，西魏朝廷诏令："从现在开始，凡是应受到宫刑处罚的人，只把犯罪者没收入官为奴，不再用刑。"

6 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

庚辰[1]，景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言："臣与高澄有隙，请举函谷以东、瑕丘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内附[2]，惟青、徐数州，仅须折简。且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若齐、宋一平，徐事燕、赵。"上召群臣廷议，尚书仆射谢举等皆曰："顷岁与魏通和，边境无事，今纳其叛臣，窃谓非宜。"上曰："虽然，得景则塞北可清；机会难得，岂宜胶柱！"

是岁，正月，乙卯，上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举朝称庆。旦，见中书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异曰："此乃宇宙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称景定计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犹未决，尝独言："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对曰："圣明御宇，南北归仰，正以事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自非天诱其衷，人赞其谋，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内，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上乃定议纳景。

壬午[3]，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平西咨议参军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谓人曰："国家数年后当有兵起。"及闻纳景，曰："乱阶在此矣！"

7 丁亥[4]，上耕藉田。

8 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舍身如大通故事[5]。

9 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督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6],将兵三万趣悬瓠[7],运粮食应接侯景。

10 魏大赦。

11 东魏高澄虑诸州有变,乃自出巡抚。留段韶守晋阳,委以军事;以丞相功曹赵彦深为大行台都官郎中。使陈元康豫作丞相欢条教数十纸付韶及彦深,在后以次行之。临发,握彦深手泣曰:"以母、弟相托,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邺。东魏主与之宴,澄起舞,识者知其不终。

12 丙子,群臣奉赎。丁亥,上还宫,大赦,改元,如大通故事。

13 甲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系来聘。系,绘之弟也。

14 五月,丁酉朔,东魏大赦。

15 戊戌,东魏以襄城王旭为太尉。

高澄遣武卫将军元柱等将数万众昼夜兼行以袭侯景,遇景于颍川北,柱等大败。景以羊鸦仁等军犹未至,乃退保颍川。

16 甲辰,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师,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司空韩轨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仆射高洋为尚书令、领中书监,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斌为右仆射。戊午,尉景卒。

【注释】

①庚辰：据《梁书·武帝纪》太清元年，"庚辰"在二月。

②阳州：故城在今山东东平县境内。北荆州：东魏始置，故治在今河南嵩县境内。东豫州：北魏始置，故治在今河南息县境内。北扬州：东魏置，故治在今河南项城县。

③壬午：同注①，"壬午"在二月。

④丁亥：同注①，"丁亥"在二月。

⑤大通故事：大通元年（公元527年），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

⑥仁州：地名，南朝梁置，故治在今安徽灵璧县。

⑦悬瓠：地名，故城在今河南汝南县。

【译文】

6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任命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

二月十二日，侯景又派行台郎中丁和前往梁朝，上表说："我与高澄有怨隙，请求允许我率函谷关以东、瑕丘以西，包括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来归附，只有青、徐等几个州，还需写封信劝降。况且黄河以南，都是我管辖的范围，说服起来易如反掌。青州、徐州一旦平定，便可逐步攻取燕赵之地了。"梁武帝召集群臣到宫廷商议对策，尚书仆射谢举等人都说："近几年与东魏互通友好，边境地区平安无事，现在如果接纳该国叛离之臣，我们私下以为不太妥当。"梁武帝说："尽管如此，但如果接纳侯景，塞北就可以收复；机会难得，怎么能够这么拘泥不变通呢！"

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皇上梦见中原各州郡长官都举地前来归降，朝廷上下一片欢庆。第二天早晨，梁武帝见到中书舍人朱异，就把夜晚做的梦告诉了他，并且说："我向来很少做梦，但如果做了梦，梦中的事就一定会应验。"朱异说："这是天下将要统一的预

兆。"等到丁和来到朝中,说侯景决定归顺梁朝是在正月十七日,皇上因此更感到所做的梦神奇。但还没完全下决心,曾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国家像金瓯一样,没有伤缺之处,如今忽然接受侯景献送的土地,这是否合乎事理呢?万一因此引起混乱,后悔怎么来得及呢?"朱异揣测到了皇上的心思,对答说:"陛下圣明无比,君临天下,南北方的人民都仰慕、归心于您,只是因为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心愿。如今侯景举东魏的一半土地来归附,如果不是天意引导他的思想,人们为他出谋划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如果拒绝接纳他,恐怕会堵绝以后准备来归降的人的希望。这些的确是显而易见的,希望陛下您不要迟疑不决了。"梁武帝于是决定接纳侯景。

二月十四日,梁朝委任侯景为大将军,封爵为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并授权他可以像东汉的邓禹那样秉承皇帝旨意发号施令。平西咨议参军周弘正,善于占候,在这之前曾对人说:"我国几年以后会有兵祸发生。"及至听说朝廷接纳侯景,就说:"祸乱的根源就在这里了!"

7 十九日,皇上在藉田上举行耕作仪式。

8 三月,初三,皇上到同泰寺,像大通元年那次一样,决定舍身奉佛。

9 初九,梁朝派司州刺史羊鸦仁督率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人,带领三万兵马向悬瓠前进,运送粮食接应侯景。

10 西魏大赦天下。

11 东魏高澄担心各州郡出现变乱,便亲自外出巡视、安抚各地。留段韶守晋阳,委托他全权处理军机大事;任命丞相功曹赵彦深为大行台都官郎中。让陈元康预先写出丞相高欢的为政教导几十条交给段韶和赵彦深,让他们随后按次序施行。临出发前,高澄握着彦深的手说:"我把老母亲和弟弟们托付给你,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思!"夏季四月初六,高澄进入邺城朝见孝静帝。孝静帝设宴招待他,他在宴席间翩翩起舞,有识见的人由此推知他不会有好下场。

12 初十，梁朝文武大臣给同泰寺捐钱为梁武帝赎身。二十一日，皇上返回皇宫，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像大通元年那次一样。

13 二十八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系出使梁朝。李系是李绘的弟弟。

14 五月，初一，东魏大赦天下。

15 初二，东魏任命襄城王元旭为太尉。

高澄派武卫将军元柱等人率几万兵马，日夜兼程，前去袭击侯景，在颍川北面与侯景相遇，元柱等人被打得大败。侯景考虑到羊鸦仁等人的接应部队尚未到达，便退回颍川据守。

16 十八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师，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司空韩轨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仆射高洋为尚书令、兼领中书监，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元斌为右仆射。二十二日，尉景逝世。

17 韩轨等围侯景于颍川。景惧，割东荆、北兖州、鲁阳、长社四城赂魏以求救[1]。尚书左仆射于谨曰："景少习兵，奸诈难测，不如厚其爵位以观其变，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以荆州步骑万余从鲁阳关向阳翟[2]。丞相泰闻之，加景大将军兼尚书令，遣太尉李弼、仪同三司赵贵将兵一万赴颍川。

景恐上责之，遣中兵参军柳昕奉启于上，以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关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于高氏，岂见容于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图为国，愿

不赐咎！臣获其力，不容即弃，今以四州之地为饵敌之资，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东，齐海以西，悉臣控压；见有之地，尽归圣朝，悬瓠、项城、徐州、南兖，事须迎纳。愿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与臣影响，不使差互！"上报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专；况始创奇谋，将建大业，理须适事而行，随方以应。卿诚心有本，何假词费！"

18 魏以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

19 六月，戊辰，以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击穰城[3]。

20 东魏韩轨等围颍川，闻魏李弼、赵贵等将至，乙巳[4]，引兵还鄄。侯景欲因会执弼与贵，夺其军；贵疑之，不往。贵欲诱景入营而执之，弼止之。羊鸦仁遣长史邓鸿将兵至汝水，弼引兵还长安。王思政入据颍川。景阳称略地，引兵出屯悬瓠。

景复乞兵于魏，丞相泰使同轨防主韦法保及都督贺兰愿德等将兵助之[5]。大行台左丞蓝田王悦言于泰曰："侯景之于高欢，始敦乡党之情，终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将，位重台司；今欢始死，景遽外叛，盖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今益之以势，援之以兵，窃恐贻笑将来也。"泰乃召景入朝。

景阴谋叛魏，事计未成，厚抚韦法保等，冀为己用，外示亲密无猜间。每往来诸军间，侍从至少，魏军中名将，皆身自造诣，同轨防长史裴宽谓法保曰："侯景狡诈，必不肯入关，欲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斩之，此亦一时之功

也。如其不尔，即应深为之防，不得信其诳诱，自贻后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图景，但自为备而已；寻辞还所镇。王思政亦觉其诈，密召贺兰愿德等还，分布诸军，据景七州、十二镇。景果辞不入朝，遗丞相泰书曰：“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台郎中赵士宪悉召前后所遣诸军援景者。景遂决意来降。魏将任约以所部千余人降于景。

泰以所授景使持节、太傅、大将军、兼尚书令、河南大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回授王思政[6]，思政并让不受；频使敦谕，唯受都督河南诸军事。

21 高澄将如晋阳，以弟洋为京畿大都督，留守于邺，使黄门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颢之子也。丁丑，澄还晋阳，始发丧。

22 秋，七月，魏长乐武烈公若干惠卒。

【注释】

①东荆州：治所在今河南泌源县治。北兖州：当时东魏无北兖州，或即北荆州之误，北荆州治伊阳，即今河南项城县伏流城，当时与西魏接境。鲁阳：荆州府治，即今河南鲁山县治。花社：颍川府治，即今河南许昌市。

②阳翟：地名，即今河南禹县。

③穰城：地名，荆州府治，即今河南邓县治。

④乙巳：六月无此日，当为“己巳”之误。

⑤同轨：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宜阳县。

⑥使持节：加官衔，魏晋南北朝时期始置，具有诛杀中级以下官吏之权，故一般只授予朝廷重臣及地方重要军政长官。隋唐以后，渐成虚衔。

【译文】

17 东魏韩轨等人把侯景围困在颍川。侯景害怕起来,便割让东荆州、北兖州、鲁阳、长社四座城给西魏,以此向西魏请求援救。尚书左仆射于谨说:"侯景年少时就熟习军事,为人奸诈,阴险难测,倒不如许他高官厚爵,看看他的行动再说,先不要派兵去援助他。"荆州刺史王思政认为:"如果不趁此机会进军占领州郡,后悔就来不及了。"随即派出荆州的步骑兵一万多人,从鲁阳关出发向阳翟挺进。丞相宇文泰听说这件事后,就加授侯景为大将军兼尚书令,派遣太尉李弼、仪同三司赵贵率兵一万赶赴颍川。

侯景担心皇上责怪他,便让中兵参军柳昕写信给皇上,说:"陛下的接应部队还没有到来,而我这里生死攸关,情况危急,只好向西魏请求援助,以便挽救目前的困境。我既不能在高澄手下安身,又怎能被宇文泰所容纳!只不过像手遭毒蛇咬伤而忍痛将整个手腕砍掉那样,是万不得已的事,本意是想为国效劳,希望陛下不要怪罪我!我得到西魏的帮助,不能马上就背弃他们,现在我已把四个州当作诱饵割让给他们,并已让宇文泰派人前来接管这些州。自豫州以东、齐海以西的广大地区,仍然都在我的控制之下;现有的这些地区,都归梁朝所有,悬瓠、项城、徐州、南兖州等地,尚须劝降接纳。希望陛下迅速向各边境地区发布命令,让他们各自配置重兵,与我相呼应,不要发生差错!"皇上答复说:"古时大夫出境,尚且拥有自作主张的权限;何况你首创奇谋,将为国建立伟大基业,理当根据实际情况行事,随机应变。你对朝廷一片诚心,何须多加解释!"

18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

19 六月,初三,皇上任命鄱阳王萧范为征北将军,总督汉水北面征战讨伐等军事,率军进攻穰城。

20 东魏韩轨等人围攻颍川,听说西魏李弼、赵贵等人率军即将到来,便在乙巳那天,率领军队撤回郏城。侯景想趁会晤的时候扣

留李弼、赵贵，夺取他们的军队；赵贵对侯景的邀请产生了怀疑，不去赴会。赵贵想把侯景诱入自己的军营，从而扣押他，但被李弼制止了。梁朝羊鸦仁派长史邓鸿率军抵达汝水，李弼便率军退回长安。王思政带兵占据了颍川。侯景假装要攻占地盘，率军退出颍川城，驻扎在悬瓠。

侯景又向西魏乞求援兵。丞相宇文泰派同轨郡的防务长官韦法保及都督贺兰愿德等人率军前去帮助他。大行台左丞蓝田人王悦对宇文泰说："侯景同高欢之间，开始是亲密的乡党关系，后来形成了默契的君臣关系，侯景位居上将，权重三公；如今高欢刚死，侯景就马上反叛，这是因为他的野心很大，终究不甘心居于人下的缘故。而且，他能对高氏背信弃义，又怎么会为西魏朝廷尽忠尽节呢！现在如果增加他的权势，援助他的兵力，我私自以为这样做恐怕会让后人耻笑。"宇文泰于是派人征召侯景入朝。

侯景暗中打算叛离西魏，计划尚未实现，便优厚地抚慰韦法保等人，希望他们能为自己效力，外表上表现出亲密无间的样子。每次来往于各支部队之间，带的侍从很少，对西魏援军中的有名将领，都亲自去拜访，同轨郡防长史裴宽对韦法保说："侯景狡诈，必定不肯应宇文丞相的征召而入朝，他想通过你向朝廷讲情，恐怕不可相信他。如若埋伏士兵杀掉他，这也是一时的功劳啊。如果不这样做，就应当严格提防他，不能轻信他的欺骗和诱惑，以免给自己带来悔恨。"韦法保非常赞同裴宽的话，但不敢算计除掉侯景，只是自己加强了防备；不久，即找个借口告辞返回自己镇守的地方。王思政也觉察到了侯景的欺诈阴谋，便密令贺兰愿德等人率军撤回，并部署各路军队占领了侯景所辖的七个州、十二个镇。侯景果然托辞不入关朝见，他在给丞相宇文泰的信中说："我耻于和高澄同列，又怎么能同大弟您比肩呢！"宇文泰于是派行台郎中赵士宪一一调回先后派去援救侯景的部队。侯景便决心投奔梁朝。西魏将领任约率所属部队一千多人投降了侯景。

宇文泰将原来授予侯景的使持节、太傅、大将军、兼尚书令、河南大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等职转授给王思政，王思政一概推让不接受；宇文泰一再派人劝说敦促，最后，只接受了都督河南诸军事一职。

21 高澄将要去晋阳，行前任命弟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留下来镇守邺城，并让黄门侍郎高德政辅佐他。高德政是高颎的儿子。十二日，高澄回到晋阳，才开始公开高欢去世的消息，并举办丧事。

22 秋，七月，西魏长乐武烈公若干惠去世。

23 丁酉，东魏主为丞相欢举哀，服缌缞[1]，凶礼依汉霍光故事，赠相国、齐王，备九锡殊礼。戊戌，以高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勃海王；澄启辞爵位。壬寅，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遣中使敦谕澄。

24 庚申，羊鸦仁入悬瓠城。甲子，诏更以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以鸦仁为司、豫二州刺史，镇悬瓠；西阳太守羊思达为殷州刺史，镇项城。

25 八月，乙丑，下诏大举伐东魏。遣南豫州刺史贞阳侯渊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分督诸将。渊明，懿之子；会理，续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阳王范为元帅；朱异取急在外，闻之，遽入曰："鄱阳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吊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反气[2]，骨肉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详择。"上默然，曰："会理何如？"对曰："陛下得之矣。"会理懦而无谋，所乘襜舆[3]，施板屋，冠以牛皮。上闻，不悦。贞阳侯渊明时镇寿

阳，屡请行，上许之。会理自以皇孙，复为都督，自渊明已下，殆不对接。渊明与诸将密告朱异，追会理还，遂以渊明为都督。

26 辛未，高澄入朝于邺，固辞大丞相，诏为大将军如故，余如前命。

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4]，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27 戊子，武州刺史萧弄璋攻东魏碛泉、吕梁二戍[5]，拔之。

28 或告东魏大将军澄云："侯景有北归之志。"会景将蔡道遵北归，言"景颇知悔过"。景母及妻子皆在邺，澄乃以书谕之，语以阖门无恙，若还，许以豫州刺史终其身，还其宠妻、爱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摄，景使王伟复书曰："今已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豹齐奋；克复中原，幸自取之，何劳恩赐！昔王陵附汉，毋在不归，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徒复阬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

戊子，诏以景录行台尚书事。

【注释】

①缌缞(si cuī 思崔)：丧服名。王为诸侯服丧的丧服。《周礼·春官·司服》："王为三公九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疑衰，其首皆弁绖。"弁绖：吊丧时戴上加细麻布条的素冠。

②江右：古人以长江下游以东地区为江左，即今江苏一带；以长江下游以

西地区为江右，即今江西省。这是因为古人在叙地理时，习惯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称江东为江左，江西为江右。

③襻(pàn 攀)舆：肩舆，即轿子。

④成安：县名，今属河北省。

⑤武州：地名，故城在今江苏邳县。

【译文】

23 初二，东魏孝静帝为丞相高欢举行哀悼仪式，戴上有麻布条的素冠，丧礼依照西汉霍光的安葬规格进行，追赠高欢为相国、齐王，备给九锡的特殊礼遇。初三，孝静帝任命高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勃海王；高澄启奏孝静帝，辞去爵位。初七，孝静帝下诏命太原公高洋代理军国政务，同时，派宫廷特使去敦促劝说高澄尽快上任。

24 二十五日，梁朝羊鸦仁进入悬瓠城。二十九日，皇上下诏改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任命羊鸦仁为司、豫二州刺史，镇守悬瓠；任命西阳太守羊思达为殷州刺史，镇守项城。

25 八月，初一，皇上下诏大举讨伐东魏。派南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分别督率各位将领。萧渊明是萧懿的儿子；萧会理是萧续的儿子。开始，皇上想让鄱阳王萧范担任元帅；朱异正在外面休假，听说这件事后，急忙进宫对梁武帝说："鄱阳王萧范豪侠英明，举世无双，深得部下忠心，但所到之处，残暴无比，不是安抚老百姓的人材。而且，陛下过去登上北顾亭极目远望时，曾说江西一带有反气，骨肉之亲为元帅，这件事尤其应该审慎选择。"皇上沉默片刻，说："会理这个人怎么样？"朱异说："陛下选对了。"萧会理怯懦而无智谋，他所乘坐的轿子，做成木板房，再包上牛皮，梁武帝听说后，很不高兴。贞阳侯萧渊明当时镇守寿阳，屡次请求出征，皇上允许了。萧会理自以为是皇孙，又担任了大都督，自萧渊明以下的人，都不放在眼里，概不理睬。萧渊明和众将领把

这些事秘密报告了朱异，于是，朝廷派人把萧会理追了回来，就让萧渊明担任了都督。

26 初七，高澄到邺城朝见孝静帝，坚决推辞大丞相的职务，孝静帝即下诏让他仍旧担任大将军，其余职衔维持初三的任命不变。

二十日，东魏假葬齐献武王高欢于漳河的西边；又在成安县鼓山石窟佛寺的旁边秘密开凿了一个坑穴，把高欢的灵柩安葬在里面，然后杀掉所有参与此事的工匠。到北齐灭亡时，一位工匠的儿子知道安葬地点，便趁机撬开墓穴，盗取了随葬的金银财宝，然后逃走。

27 二十四日，梁朝武州刺史萧弄璋攻占了东魏碛泉、吕梁这两座城堡。

28 有人告诉东魏大将军高澄说："侯景有重新回归的意向。"这时正好侯景部下将领蔡道遵回到了东魏，说："侯景对叛离出去已经有点后悔了。"侯景的母亲和妻儿原来都留在邺城，高澄便写信劝告侯景，说他的妻儿老小都安然无恙，如果他能回归，保证让他终身担任豫州刺史，归还他的娇妻、爱子，他部下所有文武将士，都不追究。侯景让王伟回信说："如今已联络好西魏和梁朝军队，举旗北伐，精兵猛将意气高昂；收复中原地区这件事，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何必劳驾你来恩赐！从前王陵归附刘邦，母亲被项羽抓走，他仍不肯回去；刘邦的父亲被楚霸王囚禁起来，刘邦却坦然地向项羽讨要烹煮他父亲的肉汤喝，何况是妻子、儿女，那就更不在意了！如果说杀了我的家属对你有益的话，我想阻止也是办不到的，如果说杀掉他们对我毫无损害，那么你杀掉他们也是徒劳，反正我的家属都在你的手中，如何处置，与我有什么关系！"

二十四日，皇下诏任命侯景录行台尚书事。

29 东魏静帝，美容仪，旅力过人，能挟石师子逾宫墙，射无不中；好文学，从容沈雅。时人以为有孝文风烈，大将军澄深忌之。

始，献武王自病逐君之丑，事静帝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每侍宴，俯伏上寿；帝设法会，乘辇行香，欢执香炉步从，鞠躬屏气，承望颜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

及澄当国，倨慢顿甚，使中书黄门郎崔季舒察帝动静[1]，大小皆令季舒知之。澄与季舒书曰："痴人比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宜用心检校。"帝尝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勿走马，大将军嗔！"澄尝侍饮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劳帝，帝亦谢焉，赐季舒绢百匹。

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仲连耻[2]。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荀济知帝意，乃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济北王徽等谋诛澄[3]。大器，鸷之子也。帝谬为敕问济曰："欲以何日开讲？"乃诈于宫中作土山，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嫔辈所为。"欲杀明夫人及李嫔。帝正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责我！

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嫔！必欲弑逆，缓速在王！”澄乃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壬辰，烹济等于市。

初，济少居江东，博学能文。与上有布衣之旧，知上有大志，然负气不服，常谓人曰：“会于盾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荐之于上，上曰：“人虽有才，乱俗好反，不可用也。”济上书谏上崇信佛法、为塔寺奢费，上大怒，欲集朝众斩之；朱异密告之，济逃奔东魏。澄为中书监，欲用济为侍读，献武王曰：“我爱济，欲全之，故不用济。济入宫，必败。”澄固请，乃许之。及败，侍中杨遵彦谓之曰：“衰暮何苦复尔？”济曰：“壮气在耳！”因下辨曰：“自伤年纪摧颓，功名不立，故欲挟天子，诛权臣。”澄欲宥其死，亲问之曰：“荀公何意反？”济曰：“奉诏诛高澄，何谓反？”有司以济老病，鹿车载诣东市[4]，并焚之。

澄疑咨议温子升[5]知瑾等谋，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既成，饿于晋阳狱，食弊襦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长史宋遵道收葬之。澄谓遵道曰：“吾近书与京师诸贵，论及朝士，以卿僻于朋党，将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旧、尚节义之人，天下人代卿悔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还晋阳。

【注释】

①中书黄门郎：即中书侍郎与黄门侍郎，中书侍郎为中书省次官，黄门侍

郎为门下省次官。此处崔季舒兼领二职。

②子房:姓张,名良,战国时韩国贵族,韩国被秦灭亡后,曾纠集豪侠谋杀秦始皇,后为刘邦主要谋士,佐刘邦灭秦败楚,建立西汉王朝。以功封留侯。仲连:姓鲁,战国时齐国人,为当时著名辩士。曾与赵、魏大臣辛垣衍论辩,竭力劝阻两国尊秦昭王为帝。

③祠部郎中:官名,为尚书省祠部次官,职掌礼制、祭祀、天文、卜祝、医药等。长秋卿:官名,内侍省长秋寺长官,又名大长秋,负责传达皇后旨意,管理后宫事务,多由宦官担任。

④鹿车:仅能容一只鹿的小车。

⑤咨议:官名,即咨议参军,职备顾问谋议,为军府常设之官。

【译文】

29 东魏孝静帝,容貌俊美,仪表堂堂,体力过人,能把石狮子夹在胳膊下面跳越宫墙,射箭百发百中;爱好文学,举止从容沉稳,性情高雅。当时人都认为他具有孝文帝的风范,大将军高澄非常忌恨他。

以前,高欢感到驱逐君主的恶名有损自己的声誉,便对待孝静帝非常谦恭有礼,事无大小都一定向孝静帝汇报,根据皇帝旨意行事。每次陪同孝静帝出席宴会,他都俯下身子向皇帝祝寿;孝静帝举办法会,乘坐车子去进香,高欢总是手持香炉,随后步行,弯腰鞠躬,屏声静气,看皇帝脸色行事,所以高欢的部下侍奉孝静帝也没有人敢不恭敬。

等到高澄执掌国家大权后,很快就骄傲自大起来,派中书黄门侍郎崔季舒暗中观察孝静帝动静,大小事情都要让崔季舒知道。高澄写给崔季舒的信说:"那个痴人(孝静帝)比以前怎么样了?他疯颠的程度比以前好些了没有?应当用心仔细地检查察看。"孝静帝曾到邺城东面去狩猎,骑马追逐野兽,快得像飞鸟一样,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在后面高声呼喊着:"皇上别让马跑得那么快,大将军会生气的!"高澄有一次陪同孝静帝喝酒,举着大杯子对孝静帝

说："臣下高澄劝皇帝陛下喝一杯。"孝静帝不胜忿怒，说："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要这条命还有什么用！"高澄也发怒说："什么'朕'？'朕'的？是长着狗脚的'朕'！"让崔季舒打了孝静帝三拳，才拎起衣袖走了出去。第二天，高澄让崔季舒进宫去慰问孝静帝，孝静帝也表示了歉意，赏赐给崔季舒一百匹绢。

孝静帝忍受不了这种忧愤屈辱，便吟咏谢灵运的诗句以抒发情怀："韩亡子房奋，秦帝仲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人荀济猜到了皇上的心意，便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元大器、淮南王元宣洪、济北王元徽等人一道密谋杀掉高澄。元大器，是元鸷的儿子。孝静帝假意下了一道敕令问荀济说："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讲课？"于是，假装在皇宫中造土山，暗中挖了一条通向城北面的地道。挖到千秋门下面时，守门人感觉到地底下有响声，便报告了高澄。高澄立即率兵进入皇宫，见到孝静帝，不叩拜行礼便坐了下来，问道："陛下为什么要谋反？我父子俩有保存魏国江山的功绩，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地方呢！这件事必定是陛下左右的妃嫔们干的。"便想杀掉胡夫人和李嫔。孝静帝严肃地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臣下谋反君主，没有听说过君主谋反臣下。你自己想造反，为何反而责备我！我杀掉你则国家安稳，不杀你则魏国会很快灭亡，我连自己的身价性命都不能顾惜，何况妃嫔呢，你如果一定要杀我谋篡，就请便吧！"高澄只得离开坐床向孝静帝叩头，痛哭致歉。便一起痛快地喝酒，一直到夜深才出宫。三天以后，把孝静帝软禁在含章堂。二十八日，在大街上把荀济等人用大锅煮死。

当初，荀济年轻时居住在江东，博览群书，擅长诗文。与皇上有布衣的交情，知道皇上有远大志向，但任性恃才不服气，常常对别人说："如果萧衍有大作为的话，我也将起兵，在盾牌上磨墨作檄文来讨伐他。"皇上当时愤愤不平。等到登上皇位，有人把荀济推荐给他，皇上说："这个人虽然有才，但喜欢违反习俗，背道而驰，不可任

用他。"荀济上书劝阻皇上不要崇信佛法,建造寺庙佛塔等过分奢侈费财,皇上勃然大怒,想把百官召集来当众处决他;朱异暗中派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他吓得逃到了东魏。高澄任职中书监时,想让荀济担任皇帝的侍读官,高欢说:"我爱惜荀济是个人才,想保全他,所以不重用他。荀济如果入官任职,必然不会有好结果。"高澄坚决请求,高欢才允许。等到谋反失败,侍中杨遵彦对荀济说:"你已到暮年了,又何苦如此呢?"荀济说:"雄心壮志还在!"接着在供词中说:"自己感到年纪衰老,但还功未成名不就,便想借助皇上威力,诛杀专权之臣。"高澄想免他一死,亲自审问他说:"荀公为什么要谋反呢?"荀济说:"我奉皇帝之命诛杀高澄,怎么叫谋反呢?"有关部门因为荀济年老多病,用小车把他送到刑场,连小车一起焚烧。

高澄怀疑咨议温子升,预知元瑾等人的阴谋,当时正在让他主持制作《献武王碑》,因而没与其他人一起治罪,等到碑做成后,即把他投入晋阳监狱,不给饭吃,以至饿得吞食自己的破袄子,最后活活饿死。尸体被丢弃在路边,一家老小都被没为官府奴婢,太尉长史宋遵道为他收尸安葬。高澄对宋遵道说:"我最近写信给京城的各位达官贵人,谈论到朝廷中的大臣,以为你喜好交朋结党,这将会成为一个有害的缺点;如今才知道你真是一个注重旧情、崇尚节义的人,那些因你为荀济收尸而替你担惊受怕的人,是不理解我的心意。"九月,初七,高澄返回晋阳。

30 上命萧渊明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进军与侯景掎角。癸卯,渊明军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断流立堰。侍中羊侃监作堰,再旬而成。东魏徐州刺史太原王

则婴城固守，侃劝渊明乘水攻彭城，不从。诸将与渊明议军事，渊明不能对，但云“临时制宜。”

31 冬，十一月，魏丞相泰从魏主狩于岐阳[1]。

32 东魏大将军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门郡公潘乐为副。陈元康曰：“乐缓于机变，不如慕容绍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于斯人，景不足忧也。”时绍宗在外，澄欲召见之，恐其惊叛；元康曰：“绍宗知元康特蒙顾待，新使人来饷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书，保无异也。”乙酉[2]，以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岳、乐偕行。初，景闻韩轨来，曰：“啖猪肠儿何能为！”闻高岳来，曰：“兵精人凡。”诸将无不为所轻者。及闻绍宗来，叩鞍有惧色，曰：“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定未死邪？”

澄以廷尉卿杜弼为军司[3]，摄行台左丞，临发，问以政事之要、可为戒者，使录一二条。弼请口陈之，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惧，苟二事不失，自然尽美。”澄大悦，曰：“言虽不多，于理甚要。”

绍宗帅众十万据橐驼岘。羊侃劝贞阳侯渊明乘其远来击之，不从，旦日，又劝出战，亦不从；侃乃帅所领出屯堰上。

丙午，绍宗至城下，引步骑万人攻潼州刺史郭凤营[4]，矢下如雨。渊明醉，不能起，命诸将救之，皆不敢出。北兖州刺史胡贵孙谓谯州刺史赵伯超曰[5]：“吾属将兵而来，本欲何为，今遇敌而不战乎？”伯超不能对。贵孙独帅麾下

与东魏战，斩首二百级。伯超拥众数千不敢救，谓其下曰："虏盛如此，与战必败，不如全军早归。"皆曰："善！"遂遁还。

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过二里。"绍宗将战，以梁人轻悍，恐其众不能支，一一引将卒谓之曰："我当阳退，诱吴儿使前，尔击其背。"东魏兵实败走，梁人不用景言，乘胜深入。魏将卒以绍宗之言为信，争共掩击之，梁兵大败，贞阳侯渊明及胡贵孙、赵伯超等皆为东魏所虏，失亡士卒数万人。羊侃结陈徐还。

上方昼寝，宦者张僧胤白朱异启事，上骇之，遽起升舆，至文德殿阁。异曰："韩山失律。"上闻之，怳然将坠床。僧胤扶而就坐，乃叹曰："吾得无复为晋家乎！"

郭凤退保潼州，慕容绍宗进围之。十二月，甲子朔，凤弃城走。

【注释】

①岐阳：岐山之阳，即岐山之南。地在今陕西扶风县。

②乙酉：十一月无此日，疑误。

③廷尉卿：官名，廷尉长官，职掌刑狱。廷尉，后更名为大理寺。

④潼州：南朝梁始置，故治在今安徽宿县。

⑤谯州：南朝梁置，故治在今安徽全椒县。

【译文】

30 皇上命令萧渊明在寒山筑坝拦截泗水灌淹彭城，等到夺取彭城后，再进军与侯景形成犄角之势。初九，萧渊明驻军在寒山，距彭城十八里，筑堰截流。侍中羊侃监督筑堰，二十天筑成。东魏徐州

刺史太原人王则环城固守，羊侃劝萧渊明趁着水势攻打彭城，萧渊明不听从。诸位将领与萧渊明商议军事，萧渊明不知如何举措，只是说："到时候看情况再采取相应措施。"

31 冬，十一月，西魏丞相宇文泰陪同文帝到岐山南边去狩猎。

32 东魏大将军高澄派大都督高岳救援彭城，想让金门郡公潘乐为副手。陈元康说："潘乐反应比较迟缓，不如慕容绍宗；而且先王高欢曾遗命派慕容绍宗去对付侯景。您只要对这个人推心置腹，侯景就不足为忧了。"当时慕容绍宗正在外地，高澄想召见他，但又怕他受惊而反叛；陈元康说："慕容绍宗知道我陈元康特别受到您的照顾和优待，新近派人来馈赠我金钱；我为了让他安定心志，便接受了这些金钱，并很诚恳地给他回信，好言答谢和安慰，所以保证他不会有异心。"乙酉日，任命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高岳、潘乐一道出征。起初，侯景听说韩轨率军前来讨伐，便说："这个吃猪肠的小子能有什么作为！"后听说高岳领军前来，又说："兵马精良而带兵元帅很一般。"东魏诸将没有一个不被他轻视的。当他听说慕容绍宗也领兵前来时，便敲打着马鞍，面露惧色地说："是谁教高澄这个鲜卑小子派慕容绍宗来！如果这消息是真的话，那就是高欢王一定还没死吧？"

高澄任命廷尉卿杜弼为军司，代理行台左丞，临出发之前，高澄向他请教为政的要点以及应该警惕的地方，让他写出几条来。杜弼请求口述，说："治理天下最重要的莫过于赏罚。奖赏一人使天下的人都高兴，惩罚一人使天下的人都惧怕，假如这两件事没出现差错，政治就自然尽善尽美。"高澄大喜，说："话虽不多，却说得很有道理，很中要害。"

慕容绍宗领兵十万占据了橐驼岘。羊侃劝贞阳侯萧渊明乘敌人远道而来之机出击，萧渊明不听从，第二天，羊侃又劝他出战，他还是不同意；羊侃于是率部下将士离开萧渊明，驻扎到新修筑的坝堰上。

十三日，慕容绍宗兵临城下，指挥步骑兵一万多人攻打潼州刺史郭凤的兵营，箭矢像雨点一样射来。萧渊明喝醉了酒，不能起来，命令诸位将领去救援郭凤，但都不敢出战。北兖州刺史胡贵孙对谯州刺史赵伯超说："我们这些人率军而来，本来是想干什么，现在遇到了敌人，能不应战吗？"赵伯超无言以对。胡贵孙便独自指挥部下与东魏军交战，杀死敌军二百人。赵伯超拥有几千人马，不敢前去救援，却对部下说："敌军如此强盛，与他们交战一定会失败，不如保全部队早点撤回去。"部下都说："好！"于是，赵伯超率军逃回去了。

一开始，侯景就常常告戒梁朝军队说："追击敌军不能超过二里地。"慕容绍宗在即将交战时，考虑到梁军轻巧勇敢，担心自己的部队受不住攻击，就把将士们一一叫到面前，对他们说："我会假装败退，引诱梁军追击，你们就从背后攻击敌人。"交战中，东魏军队被打败，梁军不听从侯景的话，乘胜追击，深入敌阵。东魏将士相信慕容绍宗的话，同心协力，争相从背后对梁军发起攻击，梁军大败，贞阳侯萧渊明以及胡贵孙、赵伯超等人都被东魏俘虏，伤亡失散的士卒达数万人。只有羊侃率部下列阵慢慢退回。

皇上正在白天睡觉，宦者张僧胤告诉他说朱异有事启奏，皇上大吃一惊，连忙起床上轿，来到文德殿。朱异说："韩山战役失败了。"皇上听了这话，恍惚失神，几乎要从坐床上倒下来。张僧胤连忙走上前扶着他坐稳，皇上这才叹口气，说道："我该不会落到江山被夷狄瓜分的晋朝那样的下场吧！"

郭凤退守潼州，慕容绍宗随后进军包围了他。十二月，初一，郭凤弃城逃走。

东魏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统，光配彼

天，唯彼吴、越，独阻声教。元首怀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车之命，遂解絷南冠[1]，喻以好睦。虽嘉谋长算，爰自我始，罢战息民，彼获其利。侯景竖子，自生猜贰，远托关、陇，依凭奸伪，逆主定君臣之分，伪相结兄弟之亲。岂曰无恩，终成难养，俄而易虑，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寓之地，甘辞卑礼，进孰图身，诡言浮说，抑可知矣。而伪朝大小，幸灾忘义，主荒于上，臣蔽于下，连结奸恶，断绝邻好，征兵保境，纵盗侵国。盖物无定方，事无定势，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吴侵齐境，遂得句践之师，赵纳韩地，终有长平之役。矧乃鞭挞疲民，侵轶徐部，筑垒拥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将，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仇。彼连营拥众，依山傍水，举螳螂之斧，被蛣蜣之甲，当穷辙以待轮，坐积薪而候燎。及锋刃才交，埃尘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2]，同宗异姓，缧绁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获一人而失一国，见黄雀而忘深阱，智者所不为，仁者所不向。诚既往之难逮，犹将来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风云之会，位班三事，邑启万家，揣身量分，久当止足。而周章向背，离披不已，夫岂徒然，意亦可见。彼乃授之以利器，诲之以慢藏[3]，使其势得容奸，时堪乘便。今见南风不竞[4]，天亡有征，老贼奸谋，将复作矣。然推坚强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计其虽非孙、吴猛将，燕、赵精兵，犹是久涉行陈，曾习军旅，岂同剽轻之师，不比危脆之众。拒此则作气不足，攻彼则为势有余，终恐尾大于身，踵粗于

股，倔强不掉，狼戾难驯，呼之则反速而衅小，不征则叛迟而祸大。会应遥望廷尉，不肯为臣，自据淮南，亦欲称帝。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5]，横使江、淮士子，荆、扬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雾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无闻，轻险有素，射雀论功，荡舟称力[6]，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加以用舍乖方，废立失所，矫情动俗，饰智惊愚，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净。灾异降于上，怨谤兴于下，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履霜有渐，坚冰且至。传险躁之风俗，任轻薄之子孙，朋党路开，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衅起腹心，强弩冲城，长戈指阙；徒探雀彀，无救府藏之虚[7]，空请熊蹯，讵延晷刻之命[8]。外崩中溃，今实其时，鹬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骏骑追风，精甲辉日，四七并列[9]，百万为群，以转石之形，为破竹之势。当使钟山渡江，青盖入洛[10]，荆棘生于建业之宫，麋鹿游于姑苏之馆[11]。但恐革车之所辘轳，剑骑之所蹂践，杞梓于焉倾折，竹箭以此摧残。若吴之王孙，蜀之公子，归款军门，委命下吏，当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骠骑之号。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后梁室祸败，皆如弼言。

侯景围谯城不下，退攻城父[12]，拔之。壬申，遣其行台左丞王伟等诣建康说上曰："鄴中文武合谋，召臣共讨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见于金墉，杀诸元六十余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请立元氏一人以从人望，如此，则陛下有继绝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为圣朝之邾、莒，国之男女，为大梁之臣妾。"上以为然，乙亥，下诏以太子舍

人元贞为咸阳王，资以兵力，使还北主魏，须渡江，许即位，仪卫以乘舆之副给之。贞，树之子也。

萧渊明至邺，东魏主升阊阖门受俘，让而释之，送于晋阳，大将军澄待之甚厚。

慕容绍宗引军击侯景，景辎重数千两，马数千匹，士卒四万人，退保涡阳。绍宗士卒十万，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景使谓之曰："公等为欲送客，为欲定雌雄邪？"绍宗曰："欲与公决胜负。"遂顺风布陈。景闭垒，俟风止乃出。绍宗曰："侯景多诡计，好乘人背。"使备之，果如其言。景命战士皆被短甲，执短刀，入东魏陈，但低视，斫人胫马足。东魏兵遂败，绍宗坠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被伤，显州刺史张遵业为景所擒[63]。

绍宗、丰生俱奔谯城，裨将斛律光、张恃显尤之，绍宗曰："吾战多矣，未见如景之难克者也。君辈试犯之！"光等被甲将出，绍宗戒之曰："勿渡涡水。"二人军于水北，光轻骑射之。景临涡水谓光曰："尔求勋而来，我惧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为射我？汝岂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绍宗教汝也。"光无以应。景使其徒田迁射光马，洞胸；光易马隐树，又中之，退入于军。景擒恃显，既而舍之。光走入谯城，绍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

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夹涡而军，潜于上风纵火，景帅骑入水，出而却走，草湿，火不复燃。

33 魏岐州久经丧乱，刺史郑穆初到，有户三千，穆抚循安集，数年之间，至四万余户，考绩为诸州之最；丞相泰擢

穆为京兆尹。

34侯景与东魏慕容绍宗相持数月，景食尽，司马世云降于绍宗。

【注释】

①解絷南冠：《左传》载，楚军讨伐郑国，郑国军队打了胜仗，俘虏了楚国郧公钟仪，把他献给晋国。晋侯在军府中看到囚犯钟仪后，便问身边的人："这个戴着南方帽子而被捆绑的人是谁呀？"看守说："这是郑国送来的楚军俘虏。"晋侯即命令让囚犯纳税之后予以释放，由此促成了晋、楚和好。南冠，后用作囚犯、俘虏的代称。这里借以表明东魏主动释放梁军俘虏，与梁和好。

②掬指舟中，衿甲鼓下：这是借用的两则掌故形容惨败之状。《左传》载，晋军与楚军交战，晋军败逃，在争夺船只渡河时互相砍杀，以至船中被砍掉的手指头可以一把一把的掬捧。又载，晋伐齐，齐军败，晋将州绰、具丙分别俘获齐将殖绰和郭最，"皆衿甲面缚，于坐中军之鼓下。"衿甲：不解甲。

③利器：《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授人。"利器即指军队、军权。慢藏：《周易》云："慢藏诲盗。"意即收藏保管财物慢不经心等于教诲盗贼前来窃取。

④南风不竞：《左传》载，晋军围齐，楚乘机伐郑。晋人忧虑，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南风，又歌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不竞，即不强劲。

⑤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说古有人叫池仲鱼，城门失火，仲鱼烧死；一说城门失火，汲城下池水以救之，池涸鱼死，今多主此说。

⑥射雀论功，荡舟称力：《国语》载，晋平公射鹏不死，令竖襄捕捉，不慎让鹏逃走，平公怒，欲杀竖襄，幸叔向一言相救获免。《左传》载，齐桓公与蔡姬乘舟游园，舟晃荡，桓公怒，欲杀蔡姬。

⑦探雀彀(kòu 扣)：赵武灵王被困，探雀窝，食雏鸟，事见本书卷四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彀，初生的小鸟儿。

⑧请熊蹯(fán 凡)：《左传》载，楚世子商臣围其父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不许，乃缢。

⑨四七并列：汉光武帝率二十八将平定天下，后人称之为"授钺四七。"

⑩青盖入洛：青盖，青盖车，为王车。此句意为将梁朝皇帝俘归东魏。

⑪荆棘、麋鹿：汉淮南王刘安阴谋反叛，部下伍被劝阻说："昔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于姑苏之台。'今臣亦见宫中将生荆棘，露霑衣也。"

⑫谯城：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夏邑县。城父：地名，在今河南宝丰县东。

⑬显州：北魏置，在今山西孝义县。

【译文】

东魏让军司杜弼作檄文送给梁朝，说："我元魏皇家一统天下，光辉与日月相匹配，唯独你们吴、越之地，尚在阻止朝廷旨意，不服教化。我们皇上有心停止干戈，大丞相也厌于下达出征作战的命令，于是我们对南方俘虏一律放还，以表明我们想与你们和睦相处的愿望。虽然美好的主张、长远的打算，是我们首先倡议的，但休战养民，你们从中获利不浅。侯景这个叛逆小子，自己胡乱猜疑，产生二心，托身于远在关中的西魏，依附奸邪僭伪的朝廷，叛逆之主西魏文帝与他确定了君臣关系，僭伪朝廷的丞相宇文泰与他结为兄弟。这怎么能说对他没有恩惠，但他终归是难以蓄养的叛逆小人，很快就另有所谋，亲手挑起了各方战端。这个人好斗残暴，恶贯满盈，不为西魏所容纳，茫然无所依托。由于金陵是罪犯逃匿的渊薮，江南是发配流亡的地方，侯景便甜言蜜语、卑躬屈膝，想到梁朝找个容身的去处，他的那些虚假浮夸的言语，用意是不难知道的。而你们梁朝大小官员，都幸灾乐祸，见利忘义，君主在上荒淫无道，臣子在下蒙蔽作恶，勾结奸诈邪恶之徒，断绝与我们的睦邻友好关系，调集兵力，屯驻边境，纵容敌寇侵犯我国领土。大凡世界上万物万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凭借有利时机却反受其害，有时会因为得利而招致更大损失。所以，春秋时期吴国出兵侵犯齐国，却招致越国军队乘虚而入，赵国侵吞韩国领土，终于导致毁灭性的长平之战，赵国从此衰亡。何况你们驱使疲惫之民，侵犯我徐州国土，筑堰塞流，舍弃水运而求一时之利。所以我国那些击鼓挥旗的将领

们,拔距投石的勇士们,一个个怒形于色,义愤填膺,就像去报私仇一样出征。你们梁军连营扎寨,兵马众多,依山傍水,地势优越,举着螳螂前臂一样的战斧,披着蜣螂虫一样的铠甲,立在车辙上面等待车轮压来,坐在柴禾上等待大火燃烧。等到两军刚刚交战,征尘才起,你们便丢戟弃戈,土崩瓦解,抱头鼠窜,将士成群被俘,同宗的,异姓的,绳捆索绑,遥遥相望。是非分明,强弱悬殊,得到一人而失去一国,见到黄雀而忘却脚下的陷井,这是聪明人所不做、仁慈者所不闻的事。诚然,过去了的事情无法再挽回,但将来的事情是可以谋求的。侯景作为一个出身低贱的乡野匹夫,遇上了风云变幻的战乱年月,因而青云直上,位列三公之职,食邑万户,他要是能掂量自己的身分,早就应当知足。但是他为人反复无常,难以约束,他这么做岂能无所用心,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而你们却授予他兵权,向他显示出软弱可欺,使他觉得形势利于行使奸计,时机便于实现野心。如今他看到你们梁朝势力衰弱,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出来,这个老贼的奸谋,只怕又要重演。而且,推翻坚硬强劲的东西难见功效,摧毁枯萎腐朽的东西却容易发挥效力,侯景这个人虽然不是孙子、吴起那种猛将,部下也不是燕国、赵国那样的精兵,可是他毕竟长久驰骋沙场,曾经研习军事,既不是那种专事抢劫流窜的队伍,也不是那种临时鸟聚的乌合之众。对抗我魏国军队,他显得力不从心,而攻击你们梁朝,他就会得心应手,绰绰有余,终究恐怕会形成尾大于身、小腿粗于大腿,倔强而不听调遣,强暴乖戾而难以驯服的局面,如果召他回朝、削其兵权,那么他会立即反叛,但祸害较小,如果不征召他入朝,虽然他的反叛可能迟一点,但所造成的祸害会更大。也许会像晋代苏峻那样不服廷尉捕治以尽臣节,也可能会像黥布那样,占据淮南,准备称帝。只恐怕会像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样,使江淮士人、荆扬人物,横死矢石之下,丧身于雾露之中。你们梁朝君主,没听说过有什么好德行,倒是一向轻薄阴险,像晋平公因一只鹅鸟而要杀掉侍从官竖襄,又像

齐桓公因蔡姬在船上使他晃荡而要杀掉蔡姬那样，专在小事上显威风，年纪已经老了，头脑也糊涂了，政治松散，民众流失，礼崩乐坏。加之任用官员不当，废立太子失序，强词夺理变动习俗，弄巧设诈作弄愚人，蛇蝎之毒满怀，却假奉佛祖，权势之欲盈胸，却号称清静。上天降下灾异以示警告，百姓怨声载道，人人叫苦，家家思乱，这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倡导浮躁邪异的风俗，放任言行轻薄的子孙，纵容结党营私，外人操纵兵权。这样必然导致亲骨肉之间酿出祸乱，腹心地区产生事端，以至强弩射向都城，长戈指向宫殿；到时候定会像赵武灵王那样身受亲信幽囚，捉雏鸟充饥，但无法补救饥肠辘辘、终至饿死的命运；也会像楚成王那样身陷嫡子困困，请求吃点熊掌再死也不许，终究没有实现延长片刻生命的愿望。你们梁朝外部分崩离析、内部溃败不堪的时候已经来临，你们鹬蚌相争，我们正可乘机而得利。我们正准备派遣骏马劲骑驰骋南下，精良铁甲可与日月相辉映，战将并列，大军百万，以高山滚石之形呈现破竹之势。一定会使建康城破国亡，将梁主押解回洛阳，到时候建康皇宫会长满荆棘，姑苏城馆舍会成为麋鹿游荡之所。只是担心战车所到之处碾压一切，铁骑所过之所蹂践万物，导致杞梓、竹箭这些南方特产遭受摧残和倾折。所以，如果你们梁朝文武官员、王孙公子，能到我军门投诚，听命于我们的下级官吏，我们定会立即授予像李斯入秦所得客卿、孙秀投晋所加骠骑将军那样的高官厚禄。各位君子，希望你们认真思量，努力争取丰厚福禄。”后来梁朝的祸乱和败亡，情况都像李弼所说的这样。

侯景围攻谯城，久战不克，只好撤退攻占了城父。初九，派他的行台左丞相王伟等人到达建康，劝说皇上：“鄄城内朝廷文武官员共同谋划，想与我们一起讨伐高澄，不慎事情泄露，高澄把孝静帝幽禁在金墉城，处死了六十多个元氏皇族的人。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民心所向，都是怀念元氏君主，所以，请求选立元氏一人为王，以便顺应民众的愿望，这样一来，陛下你就博取了存亡继绝的好名

声,臣下侯景也有了立功建勋的机会,黄河的南、北面,便成为梁朝的附属国,那里的男女老少,都成为梁朝的臣妾。"皇上表示赞同,便于十二日下诏任命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给他配备军队,让他回到北方去统治魏国,等待渡江以后便允许他即皇帝位,所需要的仪仗卫队,按仅次于梁朝皇帝的规格给予。元贞是元树的儿子。

萧渊明被押解到邺城,东魏孝静帝登上皇城的阊阖门接受战俘,斥责一顿之后便松绑释放,把他送到晋阳,大将军高澄待他非常优厚。

慕容绍宗率军攻击侯景,侯景带着辎重车数千两,马数千匹,士卒四万人,退过涡阳。慕容绍宗统帅十万军队,旌旗铠甲在阳光下金碧辉煌,敲着战鼓,长驱直进。侯景派使者去对慕容绍宗说:"你们这是想欢送客人,还是要决一雌雄呢?"慕容绍宗说:"想与你决一胜负。"便顺着风向摆开阵势。侯景关闭了营垒大门,等到风停止后才出来。慕容绍宗说:"侯景诡计多端,喜欢从人的背后进攻。"让部下作好防备,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侯景命令他的战士都穿着短甲,拿着短刀,从背后冲入东魏军中,专门低着头,砍马腿和人的脚后跟。东魏兵因此被打败,慕容绍宗坠下战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负伤,显州刺史张遵业被侯景俘虏。

慕容绍宗、刘丰生都逃奔到谯城,裨将斛律光、张恃显责怪他们,慕容绍宗说:"我参加过许多次战斗了,但还没看到过像侯景这么难对付的。诸君试着去和他斗一斗吧!"斛律光等穿着铠甲即将出战时,慕容绍宗告戒他们说:"不要渡过涡水。"两人把军队摆在涡河北岸,斛律光轻装跃马,用弓箭射击侯景。侯景隔着涡河对斛律光说:"你为建立功勋而来,我为避免一死而离去。我是你父亲的朋友,为什么用箭射我?你怎么能自己懂得不可渡过眼前这条河到南岸来,只不过是慕容绍宗教你这么做罢了。"斛律光无言以对。侯景让他的仆从田迁用箭射斛律光的马,箭穿透了马的胸膛;斛律光换了一匹马躲在树后,结果又被箭射中,只好退回到军营中。张恃

显则被侯景擒获，随后又释放了他。斛律光逃回谯城，慕容绍宗说："今日交战，胜负如何？还责怪我呢！"斛律光是斛律金的儿子。

开府仪同三司段韶驻军于渭水两岸，暗中顺风纵火，侯景则率领骑兵进入水中，从水中出来后再向后撤退，由于草被马群踩湿，火便不再燃烧。

33 西魏岐州长久经历战乱，刺史郑穆初到任时，只有三千户，他安抚招集，几年之间，户口增加到四万多户，他的政绩考核在各州刺史中名列第一；丞相宇文泰便提拔他为京兆尹。

34 侯景与东魏慕容绍宗相持了几个月，侯景的粮食供应枯竭了，他的部下司马世云投降了慕容绍宗。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著雍执徐，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

1 春，正月，己亥，慕容绍宗以铁骑五千夹击侯景，景诳其众曰："汝辈家属，已为高澄所杀。"众信之。绍宗遥呼曰："汝辈家属并完，若归，官勋如旧。"被发向北斗为誓。景士卒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帅所部降于绍宗。景众大溃，争赴涡水[1]，水为之不流。景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稍收散卒，得步骑八百人，南过小城，人登陴诟之曰："跛奴！欲何为邪！"景怒，破城，杀诟者而去。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2 辛丑，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守吏部尚书王克为

仆射[2]。

3 甲辰，豫州刺史羊鸦仁以东魏军渐逼，称粮运不继，弃悬瓠，还义阳[3]；殷州刺史羊思达亦弃项城走；东魏人皆据之。上怒，责让鸦仁；鸦仁惧，启申后期，顿军淮上。

4 侯景既败，不知所适，时鄱阳王范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马头戍主刘神茂，素为监州事韦黯所不容，闻景至，故往候之，景问曰："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欲往投之，韦黯其纳我乎？"神茂曰："黯虽据城，是监州耳。王若驰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启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景执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请帅步骑百人先为乡导。壬子，景夜至寿阳城下；韦黯以为贼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战败来投此镇，愿速开门！"黯曰："既不奉敕，不敢闻命。"景谓神茂曰："事不谐矣"。神茂曰："黯懦而寡志，可说下也。"乃遣寿阳徐思玉入见黯曰："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来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败，何预吾事！"思玉曰："国家付君以阃外之略，今君不肯开城，若魏兵来至，河南为魏所杀，君岂能独存！何颜以见朝廷？"黯然之。思玉出报，景大悦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开门纳景，景遣其将分守四门，诘责黯，将斩之；既而抚手大笑，置酒极欢。黯，睿之子也[4]。

朝廷闻景败，未得审问；或云："景与将士尽没。"上下咸以为忧。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诣东宫，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传。"敬容曰："得景遂

死，深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问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太子于玄圃自讲《老》、《庄》[5]，敬容谓学士吴孜曰：“昔西晋祖尚玄虚，使中原沦为胡、羯。今东宫复尔，江南亦将为戎乎！”

甲寅，景遣仪同三司于子悦驰以败闻，并自求贬削；优诏不许。景复求资给，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光禄大夫萧介上表谏曰：“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只马归命，陛下不悔前祸，复敕容纳。臣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终诛董而为贼；刘牢反王恭以归晋，还背晋以构妖。何者？狼子野心，终无驯狎之性，养虎之喻，必见饥噬之祸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欢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欢坟土未干，即还反噬。逆力不逮，乃复逃死关西；宇文不容，故复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正欲比属国降胡以讨匈奴，冀获一战之效耳；今既亡师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辰，岁暮之效，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弃乡国如脱屣，背君亲如遗芥，岂知远慕圣德，为江、淮之纯臣乎！事迹显然，无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应干预朝政；但楚囊将死，有城郢之忠，卫鱼临亡，亦有尸谏之节[6]。臣忝为宗室遗老，敢忘刘向之心！”上叹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话之孙也[7]。

【注释】

①涡(gōu 戈)水:水名,源于河南通许县,入于淮河。久已涸断,仅存遗迹。

②守:古代任用官吏有一年的试用期,称为守或试守。试用称职即可真除实授。

③义阳:地名,故治在今河南信阳县。

④睿:韦睿,字怀文,陕西长安县人,仕南朝宋官至右军将军。起兵应梁武帝有功,官至侍中、东骑将军,时称名将。

⑤玄圃:南朝东宫所设处所。传说昆仑山有三级,最下曰樊桐,中曰玄圃,上曰层城,乃太一帝所居。东宫次于皇帝所居,故设玄圃。

⑥尸谏:《孔子家语》载:卫大夫蘧伯玉贤,灵公不用;弥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鱼屡谏不听,临终命其子:"生不能正君,死无以成礼,我死,汝置尸牖下,于我毕矣。"其子从之。灵公吊,怪而问之,其子以其临终之言告。灵公始悟,用伯玉而退子瑕。

⑦萧思话:南朝宋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县)人,仕宋历十二州刺史,前后杖节督军凡九次,为一朝重臣。

【译文】

梁纪十七　戊辰(公元548年),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戊辰,公元548年)

1 春,正月,初七,慕容绍宗率领五千铁甲骑兵夹攻侯景,侯景欺骗他的将士们说:"你们的家属,已经被高澄杀害了。"大家都信以为真。慕容绍宗从远处对侯景的将士们说:"你们的家属都完好无恙,如果你们重新回归,官爵仍和以前一样。"接着披散头发向北斗星发誓。侯景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南方去,他的将领暴显等人各率所部投降了慕容绍宗。侯景的部队因而大乱,争先恐后地抢渡涡水,以至于河水被阻断不流。侯景与几个亲信从硖石渡过淮河,渐渐收集逃散的士卒,共得步、骑兵八百来人,往南经过一个小城时,有人

登上城墙的砖碌骂他说："你这个跛脚奴才，想干什么呀！"侯景大怒，指挥部队攻破小城，杀死了骂他的人，带兵离去。日夜兼程，后面的追兵不敢逼近。侯景派使者对慕容绍宗说："侯景若被你擒获，你以后还有什么作用呢？"慕容绍宗便放过了他。

2 初九，皇上任命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守吏部尚书王克为仆射。

3 十二日，豫州刺史羊鸦仁看到东魏军队渐渐逼近，就借口粮食运输供应不上，放弃悬瓠，回到义阳；殷州刺史羊思达也放弃项城逃跑；这两座城便先后落入东魏人手中。皇上大怒，斥责羊鸦仁；羊鸦仁害怕起来，就上书皇上请求宽限一段时间，并把军队驻扎在淮河岸边。

4 侯景战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当时鄱阳王萧范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尚未到任。南豫州马头戍主刘神茂历来受到监州事韦黯的歧视和挟制。听说侯景到了，便有意前去迎候，侯景问他："寿阳离此不远，城池险要坚固，我们想前往投奔，韦黯他会接纳我吗？"刘神茂说："韦黯虽然据守城中，但他只是监州官。大王您如果奔驰到近郊，他必定会出来迎接，趁此机会捉着他，事情就可以成功。夺取城池后，再慢慢写信奏闻皇上，朝廷对大王南来归顺感到高兴，必定不会责怪你的。"侯景握着他的手说："真是上天教我呀。"刘神茂请求率领步骑百人为向导。二十日夜间，侯景到达寿阳城下；韦黯以为有盗寇前来，便披上铠甲登上城墙。侯景让他的手下人告诉韦黯说："河南王侯景作战失利，前来投奔寿阳，希望尽快打开城门！"韦黯说："我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敕命，不敢答应你们的要求。"侯景对刘神茂说："事情不好办了。"刘神茂说："韦黯怯懦而少智谋，可以通过劝说使他接纳我们。"便派寿阳人徐思玉进城去见韦黯说："河南王侯景是受朝廷器重的人物，这是你知道的。如今作战失利，前来投奔，怎么能不接受呢？"韦黯说："我所接受的任务，只知道是守城，河南王自己打败了，与我何干！"徐思玉说："朝

廷赋予你统兵守卫国门的重任，如今你不肯打开城门，若是东魏兵赶到，河南王被魏兵杀害，你又怎么能守住城池、独自活下来，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朝廷？"韦黯点头称是。徐思玉出城向侯景作了汇报，侯景非常高兴地说："救活我一条命的人，正是你呀。"二十一日，韦黯下令开门接纳侯景，侯景随即分派自己的将领去守住四个城门，斥责了韦黯一番，想杀了他；过了一会儿，又拍掌大笑，摆出酒宴，尽情欢乐。韦黯，是韦睿的儿子。

朝廷听说侯景战败，还无法详细查问；有人说："侯景与其将士全军覆没了。"朝廷上下都为此感到担忧。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到东宫去，太子说："淮河北面又开始通信息了，侯景一定会身免于难，不可能象人们所传说的那样。"何敬容说："如若侯景真的死了，倒确实是朝廷的福音。"太子大惊失色，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何敬容说："侯景是反覆无常的叛逆之臣，终究会使我国发生大乱。"太子在玄圃亲自讲读《老子》《庄子》，何敬容对学士吴孜说："从前西晋诸帝崇尚高远幽深的玄学，导致后来中原地区沦丧在胡人、羯人手中。如今东宫太子又这样做，江南恐怕也将会成为胡人的天下吧！"

二十二日，侯景派遣仪同三司于子悦飞马来到建康向朝廷汇报战败的情况，并主动请求贬职削爵；皇上下诏好言抚慰，不许贬职。侯景又请求补充物资给养，皇上考虑到侯景的军队刚刚吃了败仗，不忍心命令他移动驻地。便于二十三日任命侯景为南豫州刺史，原来的官职不变；改任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镇守合肥。光禄大夫萧介上书谏阻说："我私下听说侯景在涡阳战败，单枪匹马前来归顺，皇上您不仅不对前一段接纳侯景所造成的祸乱感到后悔，还再次下令收容侯景。臣下听说凶恶的人性情是不会改变的，天下的恶人是一样的。东汉末年吕布杀死主人丁原，转而侍奉董卓，最终又诛杀董卓成为叛贼；晋代刘牢之背叛主将王恭而归附朝廷，最后又背叛朝廷构成祸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如同恶狼天生野性，终究没有加以驯养、顺从的可能，养虎伤身的比喻，就是说养老

虎必定会出现被饥饿的老虎吃掉的祸患。侯景凭借他凶狠狡猾的才能,得到高欢把他视作羽翼的待遇,位至三公,任同诸侯,然而高欢坟墓上的土还没干,他就反叛了高氏。只因为叛逆的势力不够强大,才又投靠西魏;宇文泰不收容他,所以又投奔到我们梁朝来。皇上前些时所以不嫌弃细流,收纳侯景,正是为了象汉代在边疆地区设置属国安置归降的胡人来对付匈奴那样,希望利用侯景来对付东魏,打一个胜仗;如今既然侯景的军队被消灭、辖地全部丢失,就只是国境上的一个匹夫,陛下您贪图这样一个平凡匹夫却放弃了与东魏的和好。如果国家还寄希望于他改过自新,晚年效力的话,那么我私下认为侯景必定不是那种晚年效力的臣子;这种背弃家国如脱掉鞋子一样轻率,抛开君主、亲人象扔掉草芥一样容易的小人,怎么会知道不远千里仰慕陛下的美德而来作梁朝的忠臣呢!他的所作所为优劣如何,已经显而易见,没什么可疑惑的。臣下年纪大了,疾病缠身,本不该干预朝政;但是,正如楚国令尹子囊临死还遗言交待继任者子庚一定要修筑郢城,卫国史鱼临死,还遗言儿子用自己的尸体去劝谏卫灵公任用贤才。臣不肖身为皇室遗老,怎么敢忘记汉代皇室刘向那样的一片忠心呢!"皇上很赞赏萧介的忠心耿耿,但却未听从他的忠告。萧介是萧思话的孙子。

5 己未,东魏大将军澄朝于邺。

6 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

7 魏皇孙生,大赦。

8 二月,东魏杀其南兖州刺史石长宣,讨侯景之党也;其余为景所胁从者,皆赦之。

9 东魏既得悬瓠、项城,悉复旧境。大将军澄数遣书移,

复求通好；朝廷未之许。澄谓贞阳侯渊明曰："先王与梁主和好，十有余年。闻彼礼佛文云：'奉为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谓一朝失信，致此纷扰，知非梁主本心，当是侯景扇动耳，宜遣使咨论。若梁主不忘旧好，吾亦不敢违先王之意，诸人并即遣还，侯景家属亦当同遣。"渊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辩奉启于上，称"勃海王弘厚长者，若更通好，当听渊明还。"上得启，流涕，与朝臣议之。右卫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等皆曰："静寇息民，和实为便。"司农卿傅岐独曰："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命贞阳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正堕其计中。"异等固执宜和，上亦厌用兵，乃从异言，赐渊明书曰："知高大将军礼汝不薄，省启，甚以慰怀。当别遣行人，重敦邻睦。"

僧辩还，过寿阳[1]，侯景窃访知之，摄问，具服。乃写答渊明之书，陈启于上曰："高氏心怀鸩毒，怨盈北土，人愿天从，欢身殒越。子澄嗣恶，计灭待时，所以昧此一胜者，盖天荡澄心以盈凶毒耳[2]。澄苟行合天心，腹心无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岂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骑迫其背，故甘辞厚币，取安大国。臣闻'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何惜高澄一竖，以弃亿兆之心！窃以北魏安强，莫过天监之始，钟离之役，匹马不归。当其强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虑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纵垂死之虏，使其假命强梁，以遗后世，非直愚臣扼腕，实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吴，楚邦卒灭；陈平去项，刘氏用兴；臣虽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诚知

高澄忌贾在翟，恶会居秦[3]，求盟请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万殒无辞；唯恐千载，有秽良史。"景又致书于朱异，饷金三百两；异纳金而不通其启。

己卯，上遣使吊澄。景又启曰："臣与高氏，衅隙已深，仰凭威灵，期雪仇耻；今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乞申后战，宣畅皇威！"上报之曰："朕与公大义已定，岂有成而相纳，败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进退之宜，国有常制，公但清静自居，无劳虑也！"景又启曰："臣今蓄粮聚众，秣马潜戈，指日计期，克清赵、魏，不容军出无名，故愿以陛下为主耳。今陛下弃臣遐外，南北复通，将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报曰："朕为万乘之主，岂可失信于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劳复有启也。"

景乃诈为邺中书，求以贞阳侯易景，上将许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余，宁肯束手就絷！"谢举、朱异曰："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上从之，复书曰："贞阳旦至，侯景夕返。"景谓左右曰："我固知吴老公薄心肠！"王伟说景曰："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唯王图之！"于是始为反计，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

10 三月，癸巳，东魏以太尉襄城王旭为大司马，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辛亥，大将军澄南临黎阳[4]，自虎牢济河至洛阳。魏同轨防长史裴宽与东魏将彭乐等战，为乐所擒，澄礼遇甚厚，宽得间逃归。澄由太行返晋阳。

【注释】

①寿阳：地名，即今安徽寿县。

②天荡澄心：上天晃荡高澄的心。《左传》载，楚武王将死，告其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曰："王禄尽乎！盈而荡，天之道也。"

③忌贾在翟，悉会居秦：《左传》载，晋灵公之初，贾季奔翟，随会奔秦，秦人用其谋，晋人患之。晋六卿相见于诸浮，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翟，难日至矣。将若之何？"

④黎阳：郡名，故治在今北京市通县。

【译文】

5 二十七日，东魏大将军高澄到邺城朝见孝静帝。

6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

7 西魏文帝的孙子降生，文帝下诏大赦天下。

8 二月，东魏处死南兖州刺史石长宣，这是为了惩罚侯景的党羽；其他被侯景威胁、蒙骗而随从他反叛的人，都获得赦免。

9 东魏占领悬瓠、项城后，就完全恢复了原有边境。大将军高澄多次派使者到梁朝传递书信，再次要求与梁朝通和友好；梁朝没有答应。高澄对贞明侯萧渊明说："我父亲高王与梁武帝保持了十几年的友好关系。听说梁武帝在拜佛的礼仪文字中写到：'为魏国国主及高丞相祝福。'这是梁武帝的一片好心；不料一时间断绝来往，导致这种纷乱烦扰的局面，我知道这并不是梁武帝的本意，一定是侯景煽风点火所造成的，应当派使者去咨询讨论。如果梁武帝没有忘记过去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也不敢违背先王睦邻友好的意愿，诸位将士都会立即释放送还，侯景的家属也会同时遣还。"萧渊明便派省事夏侯僧辩带着书启去见皇上，信中声称："勃海王高澄是个宽弘大量的长者，如果再次与东魏和好，他们会允许我返回建康。"皇上看了书启后，伤心落泪，召集群臣商议这件事。右卫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等人都说："平息寇乱，休养百姓，和好确实是上策。"司农卿傅岐独独认为："高澄为什么要讲和？必然是有意设

置离间计，故意让贞阳侯派使者回来，想让侯景自己产生猜疑；侯景一旦意识到不安全，就必然图谋叛乱。如果答应与东魏和好，就正好中了这种离间计。"朱异等人坚持认为应当和好，皇上也厌烦用兵，于是采纳朱异的意见，给萧渊明复信说："已经知道高澄大将军对待你不错，看了来信后，心里感到很宽慰。我会另外派使节到魏国去，以便重新建立两国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

夏侯僧辩回去时，经过寿阳，侯景私下查访到了这件事，便把夏侯僧辩抓起来拷问，夏侯僧辩一一供了出来。于是侯景写了一封给萧渊明的回信，另上书启奏皇上说："高氏心地狠毒，北方民众对他怨恨至极，天从人愿，高欢终于死去。他的儿子高澄继承了他的恶毒，灭亡的时间指日可待，他之所以取得涡阳这一战役的胜利，也许是上天要动荡其心，好让他恶贯满盈吧。高澄的行为假如合乎上天的意愿，内部稳定而没有危机的话，又何必急急忙忙地提出优厚条件求和呢?还不是因为西魏的军队卡住了他的咽候，柔然人在他的背后步步紧逼，所以才用甜言蜜语、丰厚钱帛来换取与梁朝的和平友好关系。臣下听说'一天纵容敌人，就会带来几代的祸患'，您何必要怜悯高澄这小子，而背弃亿万人民的心愿呢!我私下认为北魏安定强大的时期，莫过于天监初年，但钟离战役，北魏一败涂地。当北魏强大时，陛下尚且讨伐他们，攻取其领土；及至他们衰弱时，陛下反而顾虑重重，与之讲和。陛下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就，纵容濒临灭亡的敌人，使得他们能依靠强梁苟延残喘，给后世留下祸患，对此，不仅仅是我扼腕叹息，实在也令其他有识志士感到痛心。从前楚伍子胥逃到吴国，得到吴王重用，最后攻灭楚国；陈平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刘邦终于建汉称帝；臣下虽然才能不及这些古人，但心愿同他们是一样的。我深知高澄如同晋人害怕贾季投奔了翟国、随会投奔了秦国一样，忌恨我投奔了梁朝，他的求盟请和，只是希望借此除掉他的后患。如若臣下死而有益于梁朝，我一定万死不辞；只怕事实不会如此，那就千载留下笑柄了。"侯景又写信给朱

异，并送黄金三百两；朱异收纳了黄金却没有把侯景的奏折呈交给皇上。

十七日，皇上派遣使节去东魏吊唁高欢，安慰高澄。侯景又上书说："我和高氏，怨隙已经很深，我仰赖陛下威力和福气，希望能报仇雪恨；如今陛下又重新与高澄和好，这叫我如何做人！乞请允许我再次出战，以便宣扬陛下皇威！"皇上回信说："我与您君臣关系已经确定，怎么会当您顺利时就接纳，失败了就抛弃您呢！如今高澄派有使节来求和，我也想要停止战争。是进是退，国家自有一定计划，您只管闲居养身，不必劳神忧虑！"侯景又上书说："臣下如今正在积蓄粮草，征集兵力，喂养战马，整治武器，制定进兵时间计划，准备收复失地，平定东魏，但不应当无缘无故地擅自出兵，所以希望陛下能作主发布出师命令。如今陛下把我抛在一边，与东魏重新和好，将来只怕我这个小臣的性命，难逃高澄的毒手。"皇上又复信说："我作为万乘大国的君主，怎么会在这种事物上失信呢！我想您一定能够理解我的这种用心，不必再劳驾启奏了。"

侯景于是伪造了一封东魏给梁朝的信，信中请求用贞阳侯萧渊明换取侯景，皇上准备答应这一请求。舍人傅岐说："侯景处在穷途末路时来归附，抛弃他是不吉祥的；而且这种身经百战生存下来的人，怎么会束手就擒呢！"谢举、朱异说："侯景是个来投奔的败军之将，只需派一个使节就可把他抓来。"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复信给东魏说："贞阳侯早晨回到建康，侯景傍晚就可遣返。"侯景得到这封回信后，对手下人说："我本来就知道萧衍这个老头子无情无义！"王伟劝侯景说："如今坐在这里听任萧衍出卖也是死，武装造反也是死，希望大王您认真考虑决定！"于是开始实施谋反计划，所属各城镇居民，全部征召为士兵，即停止追征商税和田租，老百姓的子女，都被分配给众将士。

10 三月，初二，东魏任命太尉襄城王元旭为大司马，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二十日，大将军高澄南巡到黎阳，从虎牢渡黄河到

达洛阳。西魏同轨防长史裴宽与东魏将领彭乐等人交战，被彭乐擒获，高澄对待他礼貌而丰厚，裴宽找个机会逃回了西魏。高澄取道太行返回晋阳。

11 屈獠洞斩李贲，传首建康。贲兄天宝遁入九真，收余兵二万围爱州[1]，交州司马陈霸先率众讨平之。诏以霸先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12 夏，四月，甲子，东魏吏部令史张永和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

13 甲戌，东魏遣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都督刘丰生等将步骑十万攻魏王思政于颍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无人者。岳恃其众，四面陵城。思政选骁勇开门出战，岳兵败走。岳更筑土山，昼夜攻之，思政随方拒守，夺其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

14 五月，魏以丞相泰为太师，广陵王欣为太傅，李弼为大宗伯，赵贵为大司寇，于谨为大司空[2]。太师泰奉太子巡抚西境，登陇，至原州，历北长城，东趣五原[3]，至蒲州，闻魏主不豫而还。及至，已愈，泰还华州。

15 上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聘于东魏，复修前好。陵，摛之子也[4]。

16 六月，东魏大将军澄巡北边。

17 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18 乙卯，东魏大将军澄朝于邺。以道士多伪滥，始罢南

郊道坛[5]。八月，庚寅，澄还晋阳，遣尚书辛术帅诸将略江、淮之北，凡获二十三州。

19 侯景自至寿阳，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配奴！"又启求锦万匹为军人作袍，中领军朱异议以青布给之。又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启请东冶锻工，欲更营造。景以安北将军夏侯夔之子谲为长史，徐思玉为司马，谲遂去"夏"称"侯"，托为族子。

上既不用景言，与东魏和亲，是后景表疏稍稍悖慢；又闻徐陵等使魏，反谋益甚。元贞知景有异志，累启还朝。景谓曰："河北事虽不果，江南何虑失之，何不小忍！"贞惧，逃归建康，具以事闻；上以贞为始兴内史[6]，亦不问景。

临贺王正德，所至贪暴不法，屡得罪于上，由是愤恨，阴养死士，储米积货，幸国家有变；景知之。正德在北与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笺于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祸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黜，四海业业，归心大王。景虽不敏，实思自效，愿王允副苍生，鉴斯诚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阑与吾同，天授我也！"报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仆之有心，为日久矣。今仆为其内，公为其外，何有不济！机事在速，今其时矣。"

鄱阳王范密启景谋反。时上以边事专委朱异，动静皆关之，异以为必无此理。上报范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婴儿仰人乳哺，以此事势，安能反乎！"范重陈之曰："不早剪扑，祸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处分，不须汝深忧也。"范

复请以合肥之众讨之，上不许。朱异谓范使曰："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自是范启，异不复为通。

景邀羊鸦仁同反，鸦仁执其使以闻。异曰："景数百叛虏，何能为！"敕以使者付建康狱，俄解遣之。景益无所惮，启上曰："若臣事是实，应罹国宪；如蒙照察，请戮鸦仁！"景又言："高澄狡猾，宁可全信！陛下纳其诡语，求与连和，臣亦窃所笑也。臣宁堪粉骨，投命仇门，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帅甲骑，临江上，向闽、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异宣语答景使曰："譬如贫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赏赐锦彩钱布，信使相望。

戊戌，景反于寿阳，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7]。异等皆以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疾，故景托以兴兵。驎、验，吴郡人；石珍，丹杨人。驎、验迭为少府丞，以苛刻为务，百贾怨之，异尤与之暱，世人谓之"三蠹"。

司农卿傅岐，梗直士也，尝谓异曰："卿任参国钧，荣宠如此。比日所闻，鄙秽狼籍，若使圣主发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闻谤黩，知之久矣。心苟无愧，何恤人言！"岐谓人曰："朱彦和将死矣。恃谄以求容，肆辩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天夺之鉴，其能久乎！"

景西攻马头，遣其将宋子仙东攻木栅[8]，执戍主曹璆等。上闻之，笑曰："是何能为！吾折箠笞之。"赦购斩景者，封三千户公，除州刺史。甲辰，诏以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为

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以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持节董督众军以讨景。正表，宏之子⑨；仲礼，庆远之孙⑩；之高，邃之兄子也⑪。

【注释】

①九真、爱州：地名，均在今越南北部。

②大宗伯、大司寇、大司空：均为西周官名。大宗伯为礼官，掌管国家祭祀事务；大司寇为司法官，掌管国家司法刑狱；大司空为土木工程官，掌管国家土木工程、工艺制造。三者所掌分别为后世礼部、刑部、工部之职。

③五原：地名，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

④徐摛(chi 答)：字士秀，南朝梁郯(今江苏丹徒)人，官至太子左卫率。侯景攻陷建康，忧愤成疾而卒。

⑤南郊道坛：北魏太武帝崇信道士寇谦之，特于南郊筑道坛以处之，是为南郊道坛。

⑥始兴：郡名，治所在今广东曲江县。内史，官名，职掌均多变，此为一郡掌民政之官。

⑦中领军：官名，掌宫廷警卫部队。太子右卫率：太子属官之一，为太子侍从武官。制局监：武官名，掌宫廷侍卫、皇帝出行警卫及禁卫军兵仗器械。

⑧木栅：地名，在荆山之西，此荆山即今安徽怀远县与垒山夹淮相对之荆山。

⑨萧宏：梁武帝之弟，字宣达，官至太尉，封临川王，怯懦无能而好财色，侍女千人，豫章王萧作《钱愚论》讽之。

⑩柳庆远：字文和，南朝梁解(今山西虞乡县)人，官至雍州刺史。

⑪裴邃：字渊明，南朝梁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历官三州刺史，至宣毅大将军。为梁朝名将之一。

【译文】

11 屈獠洞民众杀了李贲，把他的脑袋送到建康。李贲的哥哥李

天宝逃入九真,收集残余士卒二万人围攻爱州,交州司马陈霸先率兵讨伐并歼灭了李天宝。皇上下诏任命陈霸先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12 夏,四月,初三,东魏吏部令史张永和等人伪造任官文书授人官职,事情败露之后,司法部门调查检举出来和自首投案的共六万多人。

13 十三日;东魏派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都督刘丰生等人率步骑兵十万到颍川围攻西魏守将王思政。王思政命令部队偃旗息鼓,好象没有人一样。高岳倚仗自己人多势众,指挥部队四面攻城。王思政挑选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士打开城门,出去应战,高岳的部队大败而逃。高岳改变战术,又修筑了土山,日夜进攻,王思政随机应变,抗敌守城,并夺取了敌人的土山,在土山上设置岗楼和齿状的矮墙,以辅助防守。

14 五月,西魏任命丞相宇文泰为太师,广陵王元欣为太傅,李弼为大宗伯,赵贵为大司寇,于谨为大司空。太师宇文泰陪同皇太子巡视西部边境,登上陇山,到达原州,经北长城,向东至五原,到蒲州,听说文帝身体不适,便返回长安。到达长安时,文帝身体已经痊愈,宇文泰便返回华州。

15 皇上派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出使东魏,重新恢复从前的友好关系。徐陵是徐摛的儿子。

16 六月,东魏大将军高澄巡视北部边境。

17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18 二十六日,东魏大将军高澄到鄴城朝见孝静帝。考虑到道士太多而且许多是假冒的,便将南郊道坛撤除了。八月,初二,高澄返回晋阳,派尚书辛术率诸将侵犯长江、淮河以北的地区,一共占领了二十三个州。

19 侯景自从到了寿阳,不断地向朝廷提出要求,朝廷都未曾拒绝过。侯景请求娶王、谢两家名门望族的女子为妻,皇上说:"王、谢

两家门望高贵，与你不相配，你可以从朱、张以下的家族中娶妻。”侯景为此十分怨恨，说：“有朝一日我要将萧衍这老家伙的女儿许配给奴仆！”又上书要求朝廷拨出一万匹锦给部下将士做战袍用，中领军朱异建议只拨给了青布。又借口有关部门所给武器装备大多不精良，上书请求调派东冶的锻造工人，想重新营造武器。侯景任命安北将军夏侯夔的儿子夏侯谯为长史，徐思玉为司马，夏侯谯于是把姓氏的“夏”字去掉，只称“侯”，假托为侯景的同宗子孙。

皇上既然不采纳侯景的意见，与东魏和好亲近，从此以后，侯景给朝廷的表疏渐渐傲慢强硬起来；又听说朝廷派徐陵等人出使东魏，反叛的念头更强烈了。元贞看出侯景怀有反叛野心，多次向侯景请求返回朝廷。侯景对他说：“黄河以北的战争虽然没有成功，长江南边又何必担心失去，何不稍微忍耐一下！”元贞很害怕，私自逃回建康，把侯景准备反叛的事一一向朝廷作了汇报；皇上任命元贞为始兴内史，也没有再问侯景阴谋反叛的事。

临贺王萧正德，无论到哪里都贪婪残暴，不守法令，屡次受到皇上的斥责，由此怀恨在心，私下蓄养了一批对他效忠敢死的人，积储粮食，聚集财货，希望国家发生变乱；侯景探知了这些事。萧正德在北方时与徐思玉相熟知，侯景让徐思玉写信给萧正德说：“如今皇上年纪已大，奸臣乱国，依我侯景看，国家的败亡已为期不远。大王您本来应当是皇位继承人，中途却被废黜，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归心于您。侯景我虽然不聪敏，实在想自觉为您效劳，希望大王您顺从民众心愿，理解我这一片诚心！”萧正德接信后非常高兴，说：“侯公的心意与我不谋而合，这真是上天赐给我的好搭当！”便回信说：“朝廷中的情况，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我有这种心思已经很久了。如今我在朝廷内，您在京城外，里应外合，何愁大事不成功！事不宜迟，现在正是好时机。”

鄱阳王萧范秘密上书给皇上，告知侯景准备谋反。当时皇上把边防事务专门委托给朱异处理，事无大小都问他，朱异认为侯景必

定不会反叛。皇上便复信给萧范说:"侯景在势孤命危的时候投靠我们,这就象一个小孩要仰仗人的乳汁来哺育一样,由此看来,他怎么可能反叛呢!"萧范再次向皇上陈述说:"如果不尽早把他消灭,就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祸害。"皇上说:"朝廷对这件事自会处理,不用你过多忧虑。"萧范又请求率领驻合肥的部队前去讨伐,皇上不允许。朱异对萧范的使者说:"鄱阳王竟不允许朝廷养一个食客!"从此以后,朱异便不再把萧范的表章呈报给皇上。

侯景邀约羊鸦仁一同反叛,羊鸦仁把侯景的使者抓起来送到建康,向朝廷作了汇报。朱异说:"侯景的叛军只有几百人,能有什么作为!"吩咐把使者投入建康监狱,不久即释放了他。侯景更加肆无忌惮,上书给皇上说:"如若说我谋反的事属实,理应受到国法制裁;如果承蒙皇上明察并非如此,就请处死羊鸦仁!"侯景又说:"高澄为人狡猾,怎么可以完全相信 他的话! 陛下听信他的谎言,谋求与他和好,我也私下感到可笑。我怎么可能 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投身仇人高澄的门下! 请求把江西地区给我掌管。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允许,我便率领铁甲骑兵,渡过长江,杀向闽越。这样一来不仅朝廷蒙受耻辱,也会使王公大臣们寝食不安。"皇上让朱异传话给侯景的使者说:"比如一个贫寒之家,养十个、五个食客,尚且能够得意;我只有一个客人,就招致了你这些愤慨的话,这也是我的过失啊。"此后,皇上对侯景更加多地赏赐锦帛彩缎和金钱等,信使往来不断,道路相望。

初十,侯景在寿阳反叛。以诛杀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等人为借口。朱异等人都因为奸诈骄横、贪赃枉法、蒙骗皇上、玩弄权术,为当时的人所痛恨,所以侯景以此为借口起兵。徐驎、陆验是吴郡人;周石珍是丹杨人。徐驎、陆验相继担任少府丞,为政务求苛刻,商人们都怨恨他们,朱异与他俩的关系尤为亲昵,当世的人称他们三个为"三蠹"。

司农卿傅岐是一个梗直刚正的人,曾对朱异说:"你掌握朝政

大权，得到的荣誉和宠幸如此之多。近来关于你的传闻，都是些污秽卑鄙、乱七八糟的事，如果有朝一日皇上醒悟过来，你能得到解脱吗！"朱异说："外面所传对我的诽谤和玷污，我很早就听说了。只要我内心无愧，又何必忧虑别人说什么呢！"傅岐对人说："朱异死到临头了。依靠巴结奉承皇上以求得欢心，肆意狡辩来拒绝别人的劝告，听到灾难就要降临而不害怕，知道自己的罪恶却不思悔改，上天已经剥夺了他的鉴别力，难道他还能活得长吗！"

侯景率军向西进攻马头，派部下将领宋子仙向东进攻木栅，擒获了木栅据点的防守长官曹璆等人。皇上听说后，笑着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折断一根马棰来打他一顿。"下令悬赏，能杀死侯景的人，封爵为三千户公，授官为州刺史。十六日，下诏任命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任命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萧纶持节统帅督促各路军队以讨伐侯景。萧正表是萧宏的儿子；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子；裴之高是裴邃兄长的儿子。

20 九月，东魏濮阳武公娄昭卒。

21 侯景闻台军讨之，问策于王伟，伟曰："邵陵若至，彼众我寡，必为所困。不如弃淮南，决志东向，帅轻骑直掩建康；临贺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贵拙速，宜即进路。"景乃留外弟中军大都督王显贵守寿阳；癸未，诈称游猎，出寿阳，人不之觉。冬，十月，庚寅，景扬声趣合肥，而实袭谯州，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执刺史丰城侯泰。泰，范之弟也；先为中书舍人，倾财以事时要，超授谯州刺

史。至州,遍发民丁,使担腰舆、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纵免之,由是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故败。

庚子,诏遣宁远将军王质帅众三千巡江防遏。景攻历阳太守庄铁[1],丁未,铁以城降。因说景曰:"国家承平岁久,人不习战,闻大王举兵,内外震骇,宜乘此际速趋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2],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得济矣。"景乃留仪同三司田英、郭骆守历阳,以铁为导,引兵临江。江上镇戍相次启闻。上问讨景之策于都官尚书羊侃[3],侃请"以二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阳;使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穴,乌合之众,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无渡江之志。"遂寝其议。侃曰:"今兹败矣!"

戊申,以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屯丹杨郡。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载获,密以济景。景将济,虑王质为梗,使谍视之。会临川太守陈昕启称:"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上以昕为云旗将军,代质戍采石,征质知丹杨尹事。昕,庆之之子也。质去采石,而昕犹未下渚。谍告景云:"质已遝。"景使折江东树枝为验,谍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办矣!"己酉,自横江济于采石[4],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严。

景分兵袭姑孰[5],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南津校尉江子一帅舟师千余人,欲于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

北，与其徒先溃走。子一收余众，步还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

太子见事急，戎服入见上，禀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问为！内外军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书省，指授军事，物情惶骇，莫有应募者。朝廷犹不知临贺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门，宁国公大临屯新亭，大府卿韦黯屯六门，缮修宫城，为受敌之备。大临，大器之弟也[6]。

己酉，景至慈湖[7]。建康大骇，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赦东、西冶、尚方钱署及建康系囚，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以羊侃为军师将军副之，南浦侯推守东府，西丰公大春守石头，轻车长史谢禧、始兴太守元贞守白下[8]，韦黯与右卫将军柳津等分守宫城诸门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临之弟；津，仲礼之父也。摄诸寺库公藏钱，聚之德阳堂，以充军实。

庚戌，侯景至板桥，遣徐思玉来求见上，实欲观城中虚实。上召问之，思玉诈称叛景请间陈事，上将屏左右，舍人高善宝曰："思玉从贼中来，情伪难测，安可使独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岂刺客邪！"思玉出景启，言"异等弄权，乞带甲入朝，除君侧之恶。"异甚惭悚。景又请遣了事舍人出相领解，上遣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随思玉劳景于板桥。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举何名？"景曰："欲为帝也！"王伟进曰："朱异等乱政，除奸臣耳。"景既出恶言，遂留季，独遣宝亮还宫。

百姓闻景至，竞入城，公私混乱，无复次第，羊侃区分

防拟，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方止。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阎里士大夫罕见兵甲，贼至猝迫，公私骇震。宿将已尽，后进少年并出在外，军旅指挠，一决于侃，侃胆力俱壮，太子深仗之。

【注释】

①历阳：郡名，故治即今安徽和县。

②采石：又名牛渚山、采石镇、采石戍，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二十里，为历代军事要地。

③都官尚书：官名，掌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

④横江：又名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与江南之采石相对。

⑤姑孰：城名，时为淮南郡治所，今为安徽当涂县治。

⑥萧大器：梁简文帝萧纲的嫡长子，字仁宗，后为侯景所杀。萧大临为萧纲第四子，后亦遇害。

⑦慈湖：地名，在今安徽当涂县北。

⑧轻车长史：为武官中勋官轻车将军属官，长史为军务长官。　白下：地名，在今南京市北。

【译文】

20 九月，东魏濮阳武公娄昭去世。

21 侯景听说萧纶率军前来讨伐，便向王伟询问对策，王伟说："郡陵王萧纶如果率军到达这里，他的兵马多，我们的人少，必然会被他的军队围困。不如放弃淮南，孤注一掷地向东进军，帅轻锐骑兵直捣建康；临贺王萧正德在建康城内反叛接应，大王您率军从外面进攻，天下不难平定。兵贵神速，应当立即行动。"侯景便留下外弟中军大都督王显贵镇守寿阳；二十五日，假称出去打猎，率军出了寿阳城，人们都未察觉。冬，十月，初三，侯景扬言要到合肥去，实

际上却突袭谯州，谯州助理防务长官董绍先打开城门投降了侯景。捉住州刺史丰城侯萧泰。萧泰是萧范的弟弟；先前担任中书舍人，花费大量钱财巴结当时的权臣，被破格提拔为谯州刺史。到谯州上任后，就到处征发民夫，让这些民夫为他抬轿子、挑运扇子、雨伞之类物品，不论是士人还是老百姓，如果谁耻于做这些事，就要受到重重的仗责，如果多多交纳钱财，则可免除劳役，因此人心思乱。及至侯景叛军兵临城下，城中将士百姓，人人无战心，所以失败。

十三日，皇上下诏派宁远将军王质率兵三千沿江边巡逻防备叛军。侯景挥兵进攻历阳太守庄铁，二十日，庄铁举城投降。并对侯景说："国家平安无战事已经许多年了，人们不熟悉作战，听说大王您起兵，朝廷内外都感到震惊和害怕，应当乘这种人心惶惶的时机迅速向建康进军，可以不经过流血苦战而成就大功。如若让朝廷有时间从容作准备，内外稍稍安定下来，只需派老弱士兵三千径直占据采石，那么，大王您即使有百万精锐大军，也无法渡江了。"侯景便留下仪同三司田英、郭洛镇守历阳，命庄铁为向导，挥兵直扑长江岸边。长江沿岸哨所据点，相继向朝廷禀报了敌情。梁武帝向都官尚书羊侃询问讨伐侯景的对策，羊侃建议"即刻派二千兵马急速占据采石，命令郡陵王萧纶袭击并占领寿阳；迫使侯景进军无路，后退无巢，他的那些乌合军队，自然会土崩瓦解。"朱异说："侯景必定没有渡江的打算。"便放下了羊侃的建议。羊侃说："这样一来梁朝便要败亡了！"

二十一日，梁朝任命临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驻屯在丹杨郡。萧正德派出大船几十艘，假装出去运芦荻，暗中则是用来载侯景的军队过江。侯景将渡江时，担心王质从中作梗，便派出谍报员去侦察。刚好这时临川太守陈昕上书说："采石急需重兵把守，王质所领水军人少势弱，恐怕不能顶事。"皇上即任命陈昕为云旗将军，取代王质镇守采石，征调王质去主管丹杨尹的职事。陈昕是陈庆的儿子。王质离开了采石，而陈昕却还没有去采石

接防。谍报员向侯景报告说:"王质已退走。"侯景让谍报员折一根长江东部南岸的树枝回来作为验证,谍报员按照吩咐做了之后返回,侯景大喜说""我的计划可以成功了!"二十二日,侯景挥军从横江渡江到达采石,仅有战马几百匹,士兵八千人。当天晚上,朝廷才开始命令戒严。

侯景分出部分兵力袭击姑孰,活捉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南津校尉江子一帅水军一千多人,想从下游拦击侯景;他的副手董桃生,家住江北,与其部下率先溃散逃跑。江子一收集残余士兵,步行返回建康。江子一是江子四的哥哥。

皇太子眼看形势危急,穿着战服进皇宫去见皇上,禀报时局,接受指示,皇上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何必还要来问我!内外军事,全部都交付给你处理。"皇太子便进驻中书省,指挥部署军事要务,城内人心惊慌,没有人肯响应召募出征的。朝廷这时还不知道萧正德与侯景勾结的事,命令他驻守朱雀门,命宁国公萧大临驻屯新亭,太府卿韦黯分兵屯驻六座城门,修缮皇城,为抵御敌人的进攻作准备。萧大临,是萧大器的弟弟。

二十二日,侯景到达慈湖。建康城内一片惊慌大乱,皇城御街行人竟至相互劫掠,街道不能通行。朝廷下令赦免东西冶、尚方钱署和建康监狱的所有囚犯,任命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任命羊侃为军师将军做萧大器的副手,命令南浦侯萧推守卫东府,西丰公萧大春守卫石头城,轻车长史谢禧、始兴太守元贞守卫白下,韦黯与右卫将军柳津等人分别领兵守卫宫城各个城门和朝廷殿堂。萧推,是萧秀的儿子;萧大春,是萧大临的弟弟;柳津,是柳仲礼的父亲。调集各个府寺仓库的国有钱财,集中到德阳堂,以补充军需。

二十三日,侯景到达板桥,派徐思玉来拜见皇上,实际上是想观察一下城中虚实。皇上召见并询问了他。徐思玉谎称背叛侯景,请求单独陈述事情,皇上要左右的人退下去,这时舍人高善宝说:

"徐思玉从叛贼那里来，真假难测，怎么可以单独让他留在殿堂之上！"朱异当时在坐，说："徐思玉难道是刺客吗！"徐思玉掏出侯景的书启，书启中说："朱异等人玩弄权术，请求带兵入城，清除皇上身边的奸恶之臣。"朱异感到非常惭愧和恐惧。侯景又请求派一名通情达理的舍人出去总录所要说的事并判明是非。皇上即派遣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跟随徐思玉出城去板桥慰劳侯景。侯景面向北面接受了皇上的诏书，贺季说："你现在的举动究竟是想干什么？"侯景说："想称帝呀！"王伟上前说道："朱异等人败乱朝政，我们只不过为了除掉奸臣而已。"侯景既然口出狂言，便把贺季扣留下来，只打发郭宝亮返回宫中。

老百姓听说侯景打过江来，竞相逃入城中，公私混乱，不再有次第秩序，羊侃布置城区防务，每处都安排皇室成员来监督。士兵争相进入武库，私自拿走兵器铠甲，武库管理人员无法禁止，羊侃下令处死了几个人，才制止了这混乱。当时，梁朝已建国四十七年，国内一直平安无事，在职的公卿百官以及闾里士大夫们都很少见过兵甲，现在，叛贼突然来到，形势紧迫，官员和百姓都很震惊害怕。朝廷老将已经没有了，后来晋升的年轻将领都任职在外，军事指挥策划，都靠羊侃决断，羊侃有胆有识，皇太子深深地仰仗于他。

辛亥，景至朱雀桁南[1]，太子以临贺王正德守宣阳门，东宫学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门，帅宫中文武三千余人营桁北。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正德曰："百姓见开桁，必大惊骇，可且安物情。"太子从之。俄而景至，信帅众开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著铁面，退隐于门。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南塘游军沈子

睦,临贺王正德之党也,复闭桁渡景。太子使王质将精兵三千援信,至领军府,遇贼,未陈而走。正德帅众于张侯桥迎景,马上交揖,既入宣阳门,望阙而拜,歔欷流涕,随景渡淮。景军皆著青袍,正德军并著绛袍,碧里,既与景合,悉反其袍。景乘胜至阙下,城中恟惧,羊侃诈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众乃小安。西丰公大春弃石头,奔京口[2];谢禧、元贞弃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头城降景,景遣其仪同三司于子悦守之。

壬子,景列兵绕台城,幡旗皆黑,射启于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权,轻作威福,臣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诛朱异等,臣则敛辔北归。"上问太子:"有是乎?"对曰:"然"。上将诛之。太子曰:"贼以异等为名耳;今日杀之,无救于急,适足贻笑将来,俟贼平诛之未晚。"上乃止。

景绕城既帀,百道俱攻,鸣鼓吹唇,喧声震地。纵火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羊侃使凿门上为窍,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银鞍,往赏战士;直阁将军朱思帅战士数人逾城出外洒水,久之方灭。贼又以长柯斧斫东掖门,门将开,羊侃凿扇为孔,以槊刺杀二人,斫者乃退。景据公车府,正德据左卫府,景党宋子仙据东宫,范桃棒据同泰寺。景取东宫妓数百,分给军士。东宫近城,景众登其墙射城内。至夜,景于东宫置酒奏乐,太子遣人焚之,台殿及所聚图书皆尽。景又烧乘黄厩、士林馆、太府寺[3]。癸丑,景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项木驴,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掷焚之,俄尽。景又作登城楼,高

十余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

景攻既不克，士卒死伤多，乃筑长围以绝内外，又启求诛朱异等。城中亦射赏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钱一亿万，布绢各万匹。"朱异、张绾议出兵击之，问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贼，徒挫锐气；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从，使千余人出战；锋未及交，退走，争桥赴水死者大半。

侃子鹭，为景所获，执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计一子，幸早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鹭曰："久以汝为死矣，犹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义，亦不之杀。

庄铁虑景不克，托称迎母，与左右数十人趣历阳，先遣书绐田英、郭骆曰："侯王已为台军所杀，国家使我归镇。"骆等大惧，弃城奔寿阳，铁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寻阳[4]。

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马，祀蚩尤于太极殿前[5]。

临贺王正德即帝位于仪贤堂，下诏称："普通以来[6]，奸邪乱政，上久不豫，社稷将危。河南王景，释位来朝，猥用朕躬，绍兹宝位，可大赦，改元正年。"立其世子见理为皇太子，以景为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宝货悉助军费。

于是景营于阙前，分其兵二千人攻东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阎许伯众潜引景众登城。辛酉，克之；杀南浦侯推及城中战士三

千人，载其尸聚于杜姥宅，遥语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当如此！"

【注释】

①朱雀桁：即朱雀桥，又名南津大航，在建康(今南京市)南门秦淮河上，为通往皇宫御街的咽喉之地。桁，浮航，即今之浮桥。

②石头：即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市郊江宁县境内，北临长江。 京口：地名，即今江苏丹徒县治。

③乘(sheng 声)黄屋：御马屋之一种。 乘黄，四匹黄马，皇帝所乘马车一车用四匹黄马。 士林馆，犹后世之翰林院、崇文馆，梁大同年间(公元535～546年)始置。 太府寺，官署名，掌皇家金钱府车、营造器物。

④寻阳：地名，即今江西九江市。

⑤蚩尤：人名，传说为黄帝时诸侯，与黄帝战于涿鹿，大败，被杀。

⑥普通：梁武帝第二个年号，时在公元520～527年。

【译文】

二十四日，侯景进军到朱雀桁的南面，皇太子命令临贺王萧正德守卫宣阳门，东宫学士新野人庾信守卫朱雀门，统帅皇宫中文武将士三千多人在朱雀桁北面安营扎寨。皇太子命令庾信撤除浮桥以便阻挫敌人的前锋，萧正德说："老百姓看到拉开浮桥，必定非常惊恐，可以缓一下再拉浮桥，以便暂且安定人心。"皇太子听从了这个意见。不一会，侯景的军队冲过来，庾们立即率兵去撤除浮桥，刚刚拉开一艘浮船，看到侯景的军队都戴着铁面具，便后退躲到城门下。庾信正在吃甘蔗，突然一支飞箭射中门柱，庾信手中的甘蔗随着飞箭响声惊落在地，庾信吓得丢下士兵逃回城内。南塘游军沈子睡是临贺王萧正德的党羽，趁机带领士兵去重新闭合了浮桥，让侯景的部队渡过河。皇太子派王质率精兵三千支援庾信，刚走到领军府，便遇上了侯景的军队，没摆开阵势交战就逃跑了。萧正德率部

下在张侯桥迎接侯景，两人在马上相互作揖打躬，进入宣阳门后，萧正德对着皇宫叩拜，哽咽流泪，然后跟随侯景渡过秦淮河。侯景的军队都穿着青色战袍，萧正德的军队都穿着深红色战袍，战袍里衬是青绿色，与侯景的部队会合后，萧正德便让部下士兵将战袍反过来穿。侯景乘胜攻到皇城下，皇城内人心惊惶，一片混乱，羊侃谎称已经得到一封从城外射进来的书信，信中说："邵陵王、西昌侯的援军已经到达附近了。"大家这才稍稍安定下来。西丰公萧大春放弃石头城，逃奔到京口；谢禧、元贞放弃白下逃走；津主彭文粲等人率石头城军民投降了侯景，侯景派他的仪同三司于子悦守卫石头城。

二十五日，侯景摆开部队包围了皇城，战旗都是黑色的，他让部下射了一封信到城内，信中说："朱异等人玩弄朝廷大权，擅自作威作福，我被他所陷害，想把他杀掉。陛下如果杀掉朱异等奸臣，我就收兵北归。"皇上问太子："有这种事吗？"皇太子说："是的。"皇上便想处死朱异。皇太子说："叛贼只不过以杀死朱异等人为借口罢了；现在杀了他无济于事，只会被后人耻笑，等平定了叛乱之后再杀他也不晚！"皇上这才作罢。

侯景将皇城包围起来之后，各处一齐攻城，他们击鼓、吹哨，喧嚣声震天动地。叛军放火焚烧大司马门和东华、西华等门。羊侃让士兵在门上凿出一些洞眼，从中灌水灭火；皇太子亲自捧着银制的马鞍去奖赏士兵；直阁将军朱思带领几个士兵翻过城墙到外面去洒水，过了好久火才被扑灭。叛军又用长柄斧砍东掖门，门快要被砍开了，羊侃让士兵在门扇上凿出小孔，用长槊刺死了两个敌兵，砍门的敌兵才退下去。侯景占据公车府，萧正德占据左卫府，侯景的党羽宋子仙占据东宫，范桃棒占据同泰寺。侯景把东宫几百名歌女分配给了部下将士。东宫靠近皇城，侯景的士兵登上东宫城墙向皇宫内射箭。到了夜晚，侯景在东宫设宴奏乐，皇太子派人去焚烧东宫，台殿及殿内收藏的图书都被烧光。侯景还派人放火焚烧了乘

黄厩、士林馆、太府寺。二十七日，侯景命人制作了几百只木驴用来攻城，城上守卫将士投下石块把木驴都击碎了。侯景又命人改做成尖颈的木驴，石块无法将它击破。羊侃则命人制作雉尾火炬，灌上油脂、白蜡，然后将成捆的火炬点燃投掷下去，很快就把木驴烧为灰烬。侯景又命人制作登城楼，高达十多丈，想用来居高临下向城内射箭。羊侃说："这种楼车很高，而地上堑壕凹凸不平，楼车推过来必然翻倒，我们可以躺在城墙上观看。"等到楼车推动，果然翻倒。

侯景既然攻城没有成功，死伤的士兵又很多，便修筑起一道长长的围墙来隔绝皇城内外，又上书请求诛杀朱异等人。皇城内也用箭射出赏格，上面写道："能杀死侯景，把他的首级送来的人，就可以得到侯景的官爵，和一亿万钱、一万匹布、一万匹绢。"朱异、张绾商议出兵攻击侯景，征询羊侃的意见，羊侃说："不可以。现在如果只派出少数兵马，就不足以打败敌人，只会白白挫伤自己的锐气；若是派出大量兵马，那么一旦失利，城门狭小、桥面过窄，必然导致大量伤亡。"朱异等人不听从，派出一千多名将士出战；还没交战，就退了回来，大多数人在争抢过浮桥时掉入水中淹死。

羊侃的儿子羊鸞被侯景抓获，押到城下给羊侃看，羊侃说："我羊氏豁出整个宗族报答皇上，尚嫌不够，怎么会在乎一个儿子，希望你早点把他杀了！"过了几天，羊鸞又被押到城下，羊侃对羊鸞说："我早就以为你已经死了，你还活着呀！"说完举起弓箭就向儿子射去。侯景考虑到羊侃是个忠义之人，也就没有杀羊鸞。

庄铁担心侯景不能取胜，就借口去迎接母亲，与部下亲信几十人一道前往历阳，预先派人送信给田英、郭骆，骗他们说""侯景大王已被萧纶的军队杀死，朝廷派我回来镇守历阳。"郭骆等人害怕极了，就放弃历阳城，逃奔到寿阳，庄铁进入历阳城，不敢留守，带着他母亲投奔寻阳去了。

十一月，初一，皇上在太极殿前杀白马，祭祀蚩尤，以求福祥。

临贺王萧正德在仪贤堂即皇帝位，下诏宣称："普通年间以来，奸佞之臣败乱朝政，皇上长期患病不愈，国家面临危亡关头。河南王侯景，放弃自己在东魏的官爵来到朝廷效力，扶持我继承了皇位宝座，今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正平。"又立自己的世子萧见理为皇太子，任命侯景为丞相，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并拿出家中全部珠宝财货资助军需。

于是，侯景在宫阙前安营扎寨，分兵二千前去攻打东府；南浦侯萧推领兵抵抗；激战三天，侯景的部队没有攻下东府。侯景只好亲自带兵前去攻打，箭矢和石块象雨点一样洒向东府，宣城王的防阁官许伯众暗中引领侯景的军队登上城墙。初四，攻克了东府；侯景杀死了南浦侯萧推以及城中将士三千人，把这些人的尸体运到杜姥宅堆积起来，远远地向皇城中的人喊道："如果不趁早投降，便是这样的下场！"

景声言上已晏驾，虽城中亦以为然。壬戌，太子请上巡城，上幸大司马门，城上闻跸声，皆鼓噪流涕，众心粗安。

江子一之败还也，上责之。子一拜谢曰："臣以身许国，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击贼！若贼遂能至此，臣誓当碎首以赎前罪，不死阙前，当死阙后。"乙亥，子一启太子，与弟尚书左丞子四、东宫主帅子五帅所领百余人开承明门出战。子一直抵贼营，贼伏兵不动。子一呼曰："贼辈何不速出！"久之，贼骑出，夹攻之。子一径前，引槊刺贼；从者莫敢继，贼解其肩而死。子四、子

五相谓曰："与兄俱出，何面独旋！"皆免胄赴贼。子四中矟，洞胸而死；子五伤脰，还至堑，一恸而绝。

景初至建康，谓朝夕可拔，号令严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屡攻不克，人心离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溃去；又食石头常平诸仓既尽，军中乏食；乃纵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后米一升至七八万钱，人相食，饿死者什五六。

乙丑，景于城东、西起土山，驱迫士民，不限贵贱，乱加殴捶，疲羸者因杀以填山，号哭动地。民不敢窜匿，并出从之，旬日间，众至数万。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亲负土，执畚锸，于山上起芙蓉层楼，高四丈，饰以锦罽[1]，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铠，谓之"僧腾客"，分配二山，昼夜交战不息。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羊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贼不能进。

景募人奴降者，悉免为良；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异家赀产悉与之。奴乘良马，衣锦袍，于城下仰诟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矣！"于是二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

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闻景围台城，丙寅，戒严，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詧、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发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伟之子也[2]。

朱异遗景书，为陈祸福。景报书，并告城中士民，以

为："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仆所以趋赴阙庭，指诛权佞，非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观王侯、诸将，志在全身，谁能竭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长江天险，二曹所叹，吾一苇航之，日明气净。自非天人允协，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景又奉启于东魏主，称："臣进取寿春，暂欲停憩。而萧衍识此运终，自辞宝位；臣军未入其国，已投同泰舍身。去月二十九日，届此建康。江海未苏，干戈暂止，永言故乡，人马同恋。寻当整辔，以奉圣颜。臣之母、弟，久谓屠灭，近奉明敕，始承犹在。斯乃陛下宽仁，大将军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报！今辄赍启迎臣母、弟、妻、儿，伏愿圣慈，特赐裁放！"

【注释】

①锦罽(jì 机)：锦，有色彩的帛；罽，用毛织的布，犹今之粗毛布料。

②萧伟：梁武帝之弟，字文达，官至大司马。

【译文】

侯景扬言皇上已经去世，就连皇城内的人也以为这是真的。初五，皇太子请求皇上巡视全城，皇上登上大司马门，城上守军听到皇帝仪仗的吆喝声，都欢呼流泪，众人的心思才稍稍安定下来。

江子一战败回到建康后，皇上责备他。江子一叩拜请罪说："我决心以身报国，常常担心不能为国献身；如今我的部下都背离我逃

走，我一个人怎么能迎战叛贼！如果叛贼竟能攻到这里的话，我发誓要粉身碎骨以赎前罪，不是战死在宫阙前面，就是战死在皇宫后面。”十八日，江子一向皇太子请求，与弟弟尚书左丞江子四、东宫主帅江子五一道率领部下一百多人，打开承明门出战。江子一率军一直冲到敌人军营前，敌军伏兵不动。江子一大声喊道：“叛贼们为什么不快快出来迎战！”过了好久，敌人的骑兵冲出来夹攻江子一等人。江子一迎上前去，举起长矛刺向敌人，他的部下无人敢跟着他上前迎战，敌军砍开他的肩膀，把他杀死。江子四、江子五相互说道：“和哥哥一块出来作战，有什么脸面独自回去呢！”他们俩便脱下甲胄冲向敌人。结果江子四被敌人的长矟刺穿胸膛而死，江子五被敌人砍伤脖子，退回到防城堑壕边时，悲痛地大叫一声死去。

侯景刚攻进建康时，以为很快就能攻克皇城，所以最初他的军队号令严整，士兵们不敢侵扰、陵暴老百姓。等到多次攻打皇城都没攻克，人心开始离散、沮丧。侯景担心援兵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建康，迟早会有溃退的一天；加上石头城常平仓等粮仓的粮食已经被吃完，军队缺乏粮食；于是侯景开始纵容军队抢掠老百姓的粮食、金银财宝、布帛和子女。此后，一升米卖到七八万钱，以致造成人吃人的情况，饿死的人达百分之五六十。

初八，侯景在皇城的东、西两侧修筑两座土山，驱赶士子庶民去劳动，不论身份贵贱，都随意棒打、拳击，那些疲惫不堪、身体瘦弱的人被就地杀死，填入土山中，民众的哭喊嚎叫声惊天动地。老百姓不敢逃跑躲藏，全都服从征调来到工地上，十天之内，筑土山的民工达到几万人。皇城内也筑土山来对抗。皇太子、宣城王以下的王公大臣，都亲自挑土，拿锹镐和撮箕，在土山上筑起了几层芙蓉花状的碉楼，高达四丈，用彩帛和毛布遮饰起来，招募了二千多名敢于拼死作战的士兵，给他们穿上厚厚的战袍和铠甲，称之为“僧腾客”，分配在东、西两座土山上，日夜不停地与敌军交战。这时赶上天下大雨，城内的土山被雨水冲塌；敌军乘机攻击，眼看就要

攻进城来，城内士兵浴血苦战也阻挡不住敌军攻势。羊侃即命令士兵们扔火把，组成一条火龙截断敌军的来路，同时在城内筑起新的防御墙，敌军这才没有攻进来。

侯景招募那些身为奴仆而投降了他的人，免除他们的奴隶身份，让他们成为平民；其中有朱异的奴仆，侯景就授予他仪同三司的官衔，把朱异家的资产都赏赐给他。然后让这个奴仆骑着高头大马，穿着锦袍，来到皇城下，仰面骂朱异道："你做了五十年的官，才做到中领军；我刚开始侍奉侯景大王，便已做到了仪同三司！"这样一来，三天之内，数以千计的奴仆都逃出皇城投降了侯景。侯景都给予丰厚赏赐，分配到各军，这些奴仆人人感恩戴德，为他拼命效力。

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听说侯景围攻皇城，便于初九宣布戒严，发文书给所辖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萧恪等人，命令他们出兵去建康救援。萧大心是萧大器的弟弟；萧恪是萧伟的儿子。

朱异写信给侯景，向他陈述了当前的祸福利害关系。侯景回了信，信中一并告诫城中官吏百姓，说："梁朝最近几年来，奸臣当权，搜刮平民，以满足他们的嗜好和欲望。如果你们认为不是这样，那就请你们看看这些：如今国家的园林池苑，王公住宅，僧尼寺塔，以及在位的官僚，他们妻妾成群，奴仆数千，不耕作不织布，却穿的是锦绣衣袍，吃的是山珍海味。如果不掠夺剥削老百姓，从哪里能得到这些东西呢！我之所以来到都城，只是想杀掉专权的奸佞之臣，并不是要推断梁朝。如今城中指望各地派兵来救援，我看那些王侯将帅，一个个只顾保全自己，谁愿意竭尽全力，以死相拼，与我争夺胜负呢！长江天险，连曹操、曹丕父子也感叹无能为力，我却轻而易举地渡过，而且是在青天白日、气氛平和的情况下做到的。如果不是天从人愿，怎么能做到如此顺利呢！希望你们再三思考，自己谋求吉祥出路！"

侯景又写信给东魏孝静帝，声称："我进军夺取寿春，暂时想停下来休息一下。但萧衍知道他的皇运已到终点，自动辞去皇帝宝座；我的军队还未进入他的国境，他却已经把自己捐给了同泰寺。上月二十九日，我军抵达建康。天下虽然还没有安定，但战争总算暂时平息下来，谈起故乡，人人都会永远怀恋。不久，我就要整顿队伍，回到北方朝拜皇上。我的老母和弟弟，原以为早被屠杀，近来收到皇上敕令，才知道她(他)们还活在世上。这全靠陛下宽厚仁慈和大将军高澄念旧日交情，我能力弱劣，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如今特地送上书启，想接走我的老母、弟弟、妻子和儿女，恳望皇上大发慈悲，特许释放他们！"

己巳，湘东王绎遣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等将兵发江陵。

陈昕为景所擒，景与之极饮，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仪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说桃棒，使帅所部袭杀王伟、宋子仙，诣城降。桃棒从之，潜遣昕夜缒入城。上大喜、敕镌银券赐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众，并给金帛女乐。"太子恐其诈，犹豫不决，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会议，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谬。桃棒既降，贼景必惊，乘此击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坚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贼岂足平！此万全策也。今开门纳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万一为变，悔无所及；社稷事重，须更详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纳桃棒；如其犹豫，非异所知。"太子终不

能决。桃棒又使昕启曰："今止将所领五百人，若至城门，皆自脱甲，乞朝廷开门赐容。事济之后，保擒侯景。"太子见其恳切，愈疑之。朱异抚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为部下所告，景拉杀之。陈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书城中曰："桃棒且轻将数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随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杀之。

景使萧见理与仪同三司卢晖略戍东府。见理凶险，夜，与群盗剽劫于大桁，中流矢而死。

邵陵王纶行至钟离[1]，闻侯景已渡采石，纶昼夜兼道，旋军入援，济江，中流风起，人马溺者什一二。遂帅宁远将军西丰公大春、新涂公大成、永安侯确、安南侯骏、前谯州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等，步骑三万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确，纶之子；骏，懿之孙也。

景遣军至江乘拒纶军[2]。赵伯超曰："若从黄城大路，必与贼遇，不如径指钟山，突据广莫门，出贼不意，城围必解矣。"纶从之，夜行失道，迂二十余里，庚辰旦，营于蒋山。景见之大骇，悉送所掠妇女、珍货于石头，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纶，纶与战，破之。时山巅寒雪，乃引军下爱敬寺。景陈兵于覆舟山北，乙酉，纶进军玄武湖侧，与景对陈，不战。至暮，景更约明日会战，纶许之。安南侯骏见景军退，以为走，即与壮士逐之；景旋军击之，骏败走，趣纶军。赵伯超望见，亦引兵走，景乘胜追击之，诸军皆溃。纶收余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纵火烧寺。纶奔朱方[3]，士卒践冰雪，往往堕足。景悉收纶辎重，生擒西丰公大春、

安前司马庄丘慧、主帅霍俊等而还。丙戌,景陈所获纶军首虏铠仗及大春等于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为乱兵所杀。"霍俊独曰:"王小失利,已全军还京口。城中但坚守,援军寻至。"贼以刀殴其背,俊辞色弥厉;景义而释之,临贺王正德杀之。

是日晚,鄱阳王范遣其世子嗣与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赵凤举各将兵入援④,军于蔡洲,以待上流诸军,范以之高督江右援军事。景悉驱南岸居民于水北,焚其庐舍,大街以西,扫地俱尽。

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镇钟离,上召之入援,正表托以船粮未集,不进。景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于欧阳立栅以断援军,帅众一万,声言入援,实欲袭广陵,密书诱广陵令刘询,使烧城为应,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十二月,会理使询帅步骑千人夜袭正表,大破之;正表走还钟离。询收其兵粮,归就会理,与之入援。

【注释】

①钟离:地名,在今安徽凤阳县。

②江乘:县名,故治在今江苏句容县。

③朱方:地名,即今江苏武进县。

④西豫州:南朝梁置,故治在今安徽潜山县。

【译文】

十三日,湘东王萧绎派遣司马吴晖、天门太守樊文皎等人领兵从江陵出发。

陈昕被侯景擒获，侯景和他一起开怀畅饮，想让他收集部下将士，听候任用。陈昕不愿意，侯景便让部下仪同三司范桃棒把他囚禁起来。陈昕趁机劝说范桃棒，让他率部下袭击王伟、宋子仙，杀掉他们，到皇城去向梁投降。范桃棒听从了陈昕的劝告，暗中在夜间将陈昕用绳子吊上皇城。皇上听了陈昕的话非常高兴，命令用银券刻上文字赐给范桃棒，文字说："事情办成之日，封你为河南王，统帅侯景的原班人马，并且赏赐给你金银布帛和女子乐舞。"皇太子担心其中有诈，犹豫不决，皇上发怒说："接受对方投降是常理之中的事，为何忽然又疑神疑鬼的。！"太子召集公卿开会商议，朱异、傅岐说："范桃棒投降必定不是假的。范桃棒一旦投降，叛贼侯景必然惊慌，我们再乘此机会出兵攻击，可以大败敌人。"皇太子说："我们坚守城池，等待外面援兵，援兵一旦到来，叛贼何愁不败！这是最保险的策略。如今若开城门接纳范桃棒，范桃棒的情况，哪能这么容易就了解呢！万一情况有变，后悔也来不及；事关国家存亡，必须再仔细地考虑。"朱异说："殿下如果以国家为重，就应当接纳范桃棒；如果您犹豫不决，我就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皇太子始终下不了决心。范桃棒又派陈昕上书说："如今只率领我的部下五百人前来，到达城门时，我们都自觉脱下铠甲，乞请朝廷开城门接纳我们，事成之后，保证能擒获侯景。"皇太子看到范桃棒这么恳切，更加怀疑。朱异捶胸感叹道"失去这次机会，国家就完了！"不久，范桃棒被部下告发，侯景把他肢解处死。陈昕不知范桃棒已死，按照约定时间出城来与范桃棒接头，侯景拦截并拘捕了他，逼迫他把一封写有"范桃棒将轻装带领几十人先入皇城"的信用箭射入城中。侯景想把铠甲穿在里面跟随这些人进入皇城，陈昕不肯答应，决心一死，侯景便把他杀死了。

侯景派萧见理与仪同三司卢晖一起去镇守东府。萧见理为人凶恶、阴险，在夜间和一群强盗到大桁去偷窃、抢劫，被飞来的乱箭射死。

邵陵王萧纶进军到钟离,听说侯景已渡过采石,便日夜兼程,率军赶往建康救援,在渡江到江中心时,遇上大风,落入水中淹死的人有十分之一二。于是率宁远将军西丰公萧大春、新涂公萧大成、永安侯萧确、安南侯萧骏、前谯州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等人,及步骑兵三万从京口沿江西上。萧大成是萧大春的弟弟;萧确是萧纶的儿子;萧骏是萧懿的孙子。

侯景派兵到江乘阻击萧纶的军队。赵伯超对萧纶说:"如果走黄城大路,必然与前来拦截的叛军相遇,不如直扑钟山,抢占广莫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面前,皇城的围困就必定能解除。"萧纶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夜间行军迷失了方向,多绕了二十多里路,二十三日早晨,到达蒋山安营扎寨。侯景看到萧纶的军队,大吃一惊,赶紧把抢掠来的女子、珍宝财货送到石头城,准备舟船想率军逃走。侯景分兵三路向萧纶发起攻击,萧纶率军出战,大败敌军。当时蒋山的山峰上积雪寒冷,便指挥部队下移到爱敬寺驻扎。侯景把部队驻扎在覆舟山北面,二十八日,萧纶进军到玄武湖侧,与侯景面对面摆开阵势,但没交战。到傍晚,侯景提出到明天再会战,萧纶同意了。安南侯萧骏看到侯景退兵,以为敌军要逃走,立即率精锐追击;侯景回军反击,萧骏战败逃走,奔向萧纶的军营。赵伯超望见萧骏败逃,也率部下逃走;侯景率军乘胜追击,萧纶的各路军队都溃散了。萧纶收集残余士兵将近一千人,退守天保寺;侯景紧追不舍,放火烧了天保寺。萧纶又逃奔到朱方,士兵们踏着冰雪前进,往往冻坏了脚。侯景缴获了萧纶的全部辎重,活捉了西丰公萧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主帅霍俊等人,然后收兵回营。二十九日,侯景把抓获的俘虏、斩杀的首级和缴获的铠甲兵仗以及萧大春等人带到皇城下摆开,让人对城上说:"邵陵王已被乱兵杀死。"霍俊独自对城上说:"邵陵王只是遇到了小小的挫折,已经率全军返回京口。城中只要坚守下去,援军马上就会到来。"叛军用刀殴击他的后背,他的语音更激昂,脸色更严厉;侯景被他的忠义所感动,便释放了他,

但临贺王萧正德却把他杀害了。

当天晚上，鄱阳王萧范派世子萧嗣和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赵风举，各自率军救援建康，驻扎在蔡洲，以便等待长江上游的各路援军，萧范委任裴之高总督江西援军的军务。侯景把秦淮河南岸的居民全都赶到北岸，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大街以西的建筑和住户，被一扫而光。

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镇守钟离，皇上命令他率军来建康救援，萧正表借口船只和军粮都没准备好，不肯派兵前往。侯景委任萧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为南郡王。萧正表于是在欧阳这地方竖立木栅，拦截援军，并率军一万，扬言赴建康增援，实际上是想偷袭广陵，他给广陵令刘询写了封密信，引诱刘询放火烧城，从里面策应他，刘询把这事报告了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十二月，萧会理派刘询率步骑兵一千人在夜间偷袭萧正表，萧正表被打得大败，逃回到钟离。刘询收集萧正表的残兵和军粮，归属于萧会理，并与他一道率兵赴建康救援。

癸巳，侍中、都官尚书羊侃卒，城中益惧。侯景大造攻具，陈于阙前，大车高数丈，一车二十轮，丁酉，复进攻城，以蛤蟆车运土镇堑。

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将步骑一万入援建康，庚子，发公安。绎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辩将舟师万人[1]，出自汉川，载粮东下。方等有俊才，善骑射，每战，亲犯矢石，以死节自任。

壬寅，侯景以火车焚台城东南楼。材官吴景，有巧思，于城内构地为楼，火才灭，新楼即立，贼以为神。景因火

起，潜遣人于其下穿城。城将崩，乃觉之；吴景于城内更筑迁城，状如却月以拟之，兼掷火，焚其攻具，贼乃退走。

太子遣洗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马门出荡[2]，孟恭与左右奔降于景。

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楼，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压贼且尽。又于城内作飞桥，悬罩二土山。景众见飞桥迴出，崩腾而走；城内掷雉尾炬，焚其东山，楼栅荡尽，贼积死于城下。乃弃土山不复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将军宋嶷降于景，教之以玄武湖水以灌台城，阙前皆为洪流。

上征衡州刺史韦粲为散骑常侍[3]，以都督长沙欧阳頠监州事。粲，放之子也，还，至庐陵，闻侯景乱，粲简阅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闻景已出横江，粲就内史刘孝仪谋之，孝仪曰："必如此，当有敕。岂可轻信人言，妄相惊动！或恐不然。"时孝仪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贼已渡江，便逼宫闕，水陆俱断，何暇有报！假令无敕，岂得自安！韦粲今日何情饮酒！"即驰马出部分。将发，会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驰往见大心曰："上游藩镇，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计诚宜在前。但中流任重，当须应接，不可阙镇。今宜且张声势，移镇湓城[4]，遣偏将赐随，于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帅兵二千人随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亦帅步骑万余人至横江，粲即送粮仗赡给之，并散私金帛以赏其战士。

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张公洲遣船渡仲礼，丙辰夜，粲、仲礼及宣猛将军李孝钦、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南陵太

守陈文彻，合军屯新林王游苑[5]。粲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下流众军；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议累日不决。粲抗言于众曰："今者同赴国难，义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形势，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德，岂应复挟私情以沮大计！粲请为诸军解之。"乃单舸至之高营，切让之曰："今二宫危逼，猾寇滔天，臣子当戮力同心，岂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异，锋镝便有所归。"之高垂泣致谢，遂推仲礼为大都督。

宣城内史杨白华遣其子雄将郡兵继至，援军大集，众十余万，缘淮树栅，景亦于北岸树栅以应之。

裴之高与弟之横以舟师一万屯张公洲。景囚之高弟、侄、子、孙，临水陈兵，连镰列于陈前，以鼎镬、刀锯随其后，谓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发，皆不中。

景帅步骑万人于后渚挑战，仲礼欲出击之。韦粲曰："日晚我劳，未可战也。"仲礼乃坚壁不出，景亦引退。

湘东王绎将锐卒三万发江陵，留其子绥宁侯方诸居守，咨议参军刘之遴等三上笺请留，答教不许。

鄱阳王范遣其将梅伯龙攻王显贵于寿阳，克其罗城；攻中城，不克而退，范益其众，使复攻之。

22 东魏大将军澄患民钱滥恶，议不禁民私铸；但悬称市门，钱不重五铢，毋得入市。朝议以为年谷不登，请俟他

年，乃止。

23 魏太师泰杀安定国臣王茂而非其罪，尚书左丞柳庆谏，泰怒曰："卿党罪人，亦当坐！"执庆于前。庆辞色不挠，曰："庆闻君蔽于事为不明，臣知而不争为不忠。庆既竭忠，不敢爱死，但惧公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赐茂家钱帛，曰："以旌吾过。"

24 丙辰晦，柳仲礼夜入韦粲营，部分众军。旦日，会战，诸将各有据守，令粲顿青塘。粲以青塘当石头中路，贼心争之，颇惮之。仲礼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当更遣军相助。"乃使直阁将军刘叔胤助之。

【注释】

①竟陵：地名，即今湖北天门县。

②洗马：官名，全称为太子洗马，太子属官之一，掌太子出入侍从、文翰图籍等事。

③衡州：地名，在今广东英德县。

④湓城：地名，在今江西九江市。

⑤新林：地名，即新林浦，在今江苏南京市郊江宁县西南。

【译文】

初七，侍中、都官尚书羊侃逝世，皇城中更加恐惧。侯景大量建造攻城器械，陈列在皇城阙门前，大车高达几丈，一部车有二十个轮子。十一日，侯景又向皇城发动进攻，用蛤蟆车运土填塞护城堑壕。

湘东王萧绎派遣世子萧方等率步骑兵一万人赴建康增援，十四日，援兵从公安出发。萧绎又派竟陵太守王僧辩率水军一万人，从汉川出发，运粮食沿江东下。萧方等才智过人，善长骑马射箭，每

次参战，亲自冲锋陷阵，以献身于节义为己任。

十六日，侯景用火焰车焚毁了皇城东南角城楼。材官吴景心灵手巧，在城内地面上用木材搭起一座楼，焚烧城楼的火刚刚熄灭，新楼就搭起来了，叛军以为有神力相助。侯景趁焚烧城楼的时候，悄悄派人在城楼下挖掘城墙。城墙快要崩塌时，城内才发觉；吴景便在城内再筑一道迂回曲折的城墙，形状如半边月亮的样子，加之扔火把焚烧了敌军的攻城器械，敌军这才退走。

皇太子派洗马元孟恭率一千人从大司马门出去反击敌军，元孟恭却与部下一道投降了侯景。

二十三日，侯景修筑的土山渐渐逼近城楼，城内将领柳津命令士兵挖地道来掏空城外的土山，这样，城外的土山很快崩塌，山上的敌军几乎全被压死在山中。又在城内造了两座飞桥，用来悬罩在城外敌军修筑的两座土山上。侯景的士兵看见飞桥高高地伸出来，吓得抱头鼠窜；城内又向外投掷雉鸡尾状的火炬，焚烧敌军在皇城东面修筑的土山，土山上的楼和栅栏被烧得一干二净，敌军的尸体在城墙下堆积如山。侯景于是放弃土山不再修筑，主动焚毁了攻城的器械。梁材官将军宋嶷投降了侯景，为侯景出主意引玄武湖的水来浸灌皇城，城楼前都是洪水。

皇上征调衡州刺史韦粲为散骑常侍，任命都督长沙人欧阳頠为衡州监州事。韦粲是韦放的儿子，在他回京上任到达庐陵时，听说侯景叛乱，韦粲检查整编所属部队，有精兵五千人，便率军急行军，赶赴建康救援。到达豫章时，听说侯景已出了横江，就找来内史刘孝仪共同谋划，刘孝仪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当有敕令下来。怎么能轻易相信别人的传言，轻举妄动，自相惊扰呢！或许事情不是这样。"当时刘孝仪设宴款待韦粲，韦粲把酒杯摔在地上说："叛军已渡过长江，直扑建康，水陆交通都已断绝，朝廷怎么可能向我们通报情况！即使没有接到敕令，我们又怎能心安理得！韦粲我今日哪有情绪喝酒！"随即骑马出门去部署军事行动。将要出发时，

正赶上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派使者来邀请韦粲，韦粲便骑马去见萧大心，说："长江上游的藩镇中，江州离京城最近，按情理殿下的确应当行动在前。但地处中间的江州位置重要，可起到上承下接的作用，不能没有大将镇守。如今您应当暂且虚张声势，移军镇守湓城，派偏将和我一起去建康，就足够了。"萧大心认为言之有理，就派中兵参军柳昕率兵二千随同韦粲前往，韦粲到达南洲时，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也率领步骑兵一万多人到达横江，韦粲立即派人送去粮食兵仗接济他，并且把自己个人的金钱布帛分赏给柳仲礼的士兵。

西豫州刺史裴之高从张公洲派船运送柳仲礼的部队过江，三十日夜晚，韦粲、柳仲礼以及宜猛将军李孝钦、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南陵太守陈文彻等人的军队会合在一起，驻扎在新林王游苑。韦粲建议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通报给下游的军队；裴之高自以为年纪、职位都较高，耻于处在柳仲礼的统辖之下，不愿意这么作，导致韦粲这一建议多日不能决定下来。韦粲在众将面前激昂地说："如今我们是共同解除国家危难，目的在于消灭叛贼。之所以推举柳司州，只是考虑到他长期守卫边疆，很早就使侯景畏惧，而且他的部队人马精锐，我们这些人的兵马没有比他强的。如果论起职位次序，柳仲礼在我之下，论年龄，他也比我小。只是为国家大局着想，不能再计较这些。如今的形势，关键在于我们将领之间同心协力，假若人心不和，国家就完了。裴公是朝廷中德高望重的老臣，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怀着自私心情，阻碍解除国难的大计呢！韦粲请求为各军前去劝解他。"于是，韦粲独自乘坐一条船来到裴之高的军营，恳切地批评裴之高说："如今皇上和太子危在旦夕，叛军气焰嚣张，我们这些作臣子的应当同心协力，怎么能相互勾心斗角呢！您裴豫州如果一定要与大家作对的话，我们的刀锋弓箭只好不客气地先指向你。"裴之高流着眼泪向韦粲道了歉，于是，大家一致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

宣城内史杨白华也派他儿子杨雄率领宣城郡的兵马随后赶到建康。这样，众多援军便都汇集到一起，人数达到十多万，他们沿着秦淮河竖起栅栏，侯景也在北岸竖起栅栏来对付援军。

裴之高和弟弟裴之横率水军一万驻屯在张公洲。侯景把裴之高的弟弟、侄子、儿子抓来，连锁在一起排列在水边，后面放着鼎镬、刀锯，再把部队沿水边摆开，对裴之高说："裴公如果不投降，今天就当场把您的这些亲属烹死。"裴之高喊来善长射箭的人，让他用弓箭射自己的儿子，射了两次，都没射中。

侯景率步骑兵在后渚向援军挑战，柳仲礼想出兵攻击。韦粲说："天色已晚，我们的士兵也疲劳了，不能出战。"柳仲礼便紧闭营门不出，侯景也领兵退了回去。

湘东王萧绎率精锐部队三万人从江陵出发，留下儿子绥宁侯萧方诸守卫后方，咨议参军刘之遴等人三次上书请求萧绎留守，萧绎均没有同意。

鄱阳王萧范派部将梅伯龙率军进攻寿阳的王显贵，攻克了外城，接着又攻打内城，没有成功，退了回来。萧范为他增加兵力，让他再次去攻打。

22 东魏大将军高澄忧虑民间铸造的铜钱太粗劣、太多，提议不禁止老百姓私自铸造钱币，但应在城镇市场门口悬挂公平秤，钱币不足五铢重的，不准进入市场。朝廷大臣们商议的结果，认为今年粮食收成不好，建议等明年再说，于是没有实施。

23 西魏太师宇文泰要杀自己封地安定的国臣王茂，而王茂实际上并没有罪过。尚书左丞柳庆谏阻宇文泰这么作，宇文泰恼怒地说："你袒护罪人，也应当连坐受罚！"便把柳庆当即抓起来。柳庆毫不畏惧，神色不变，说："柳庆听说君主被事情的假相蒙蔽，就是不能明察是非，臣子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不争辩，就是对君主不忠。柳庆既然决心竭诚尽忠，就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是担心您成为一个不能明察是非的人。"宇文泰听了这番话，醒悟过来，急忙派人去

赦免王茂,但为时已晚,王茂已被处死。便只好赏赐给王茂的家属许多钱财布帛,说:"就用这来显示我的过失。"

24 三十日,柳仲礼在夜晚去韦粲营房,研究如何部署各路援军。第二天准备与侯景会战,诸位将领都各自分配了据守的阵地,柳仲礼命令韦粲屯守青塘。韦粲考虑到青塘地处去石头城的正道,叛贼必定全力争夺,有点害怕。柳仲礼说:"青塘是个军事要地,非兄长去驻守不可;如若担心兵力太少,我一定再派兵力去相助。"便派直阁将军刘叔胤前去协助。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　屠维大荒落，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太清三年

1 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礼自新亭徙营大桁。会大雾，韦粲军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立栅未合，侯景望见之，亟帅锐卒攻粲。粲使军主郑逸逆击之，命刘叔胤以舟师截其后，叔胤畏懦不敢进，逸遂败，景乘胜入粲营，左右牵粲避贼，粲不动，叱子弟力战，遂与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仲礼方食，投箸被甲，与其麾下百骑驰往救之，与景战于青塘，大破之，斩首数百级，沈淮水死者千余人。仲礼稍将及景，而贼将支伯仁自后斫仲礼中肩，马陷于淖，贼聚矟刺之，骑将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礼被重疮，会稽人惠琇吮疮断血，故得不

死。自是景不敢复济南岸,仲礼亦气索,不复言战矣。

邵陵王纶复收散卒,与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新淦公大成等自东道并至;庚申,列营于桁南,亦推柳仲礼为大都督。大连,大临之弟也。

朝野以侯景之祸共尤朱异,异惭愤发疾,庚申,卒。故事:尚书官不以为赠,上痛惜异,特赠尚书右仆射。

甲子,湘东世子方等及王僧辩军至。

2 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东魏,东魏徐州刺史高归彦遣兵赴之。归彦,欢之族弟也。

3 己巳,太子迁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迁仕、天门太守樊文皎将援兵万余人至城下[1]。台城与援军信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鸱,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题云:"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太子自出太极殿前乘西北风纵之,贼怪之,以为厌胜,射而下之。援军募人能入城送启者,鄱阳世子嗣左右李朗请先受鞭,诈为得罪,叛投贼,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举城鼓噪。上以朗为直阁将军,赐金遣之。朗缘钟山之后,宵行昼伏,积日乃达。

癸未,鄱阳世子嗣、永安侯确、庄铁、羊鹍仁、柳敬礼、李迁仕、樊文皎将兵渡淮,攻东府前栅,焚之;侯景退。众军营于青溪之东,迁仕、文皎帅锐卒五千独进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桥东,景将宋子仙伏兵击之,文皎战死,迁仕遁还。敬礼,仲礼之弟也。

仲礼神情傲狠,陵蔑诸将,邵陵王纶每日执鞭至门,

亦移时弗见，由是与纶及临城公大连深相仇怨。大连又与永安侯确有隙，诸军互相猜阻，莫有战心。援军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之，才过淮，即纵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贼中有谋应官军者，闻之，亦止。

4 王显贵以寿阳降东魏。

【注释】

①高州：南朝梁置，故城在今广东阳江县西。天门：郡名，即今湖南石门县。

【译文】

梁纪十八　己巳（公元549年），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太清三年（己巳，公元549年）

1 春季正月初一，梁朝柳仲礼从新亭移营到大桁。正赶上大雾，韦粲的部队迷了路，等他们到达青塘时，已经过了半夜。新的营房栅栏还没来得及合拢，被侯景远远望见，侯景立即率精锐部队向韦粲发起攻击。韦粲命军主郑逸正面迎击，命刘叔胤率水军截击敌军后路，刘叔胤胆怯懦弱，不敢向敌人进攻，郑逸因此被打败。侯景乘胜攻入韦粲军营，手下人拉着韦粲躲避敌兵，韦粲坚守不动，大声喝斥儿子、弟弟率军全力抵抗，结果他和儿子韦尼以及三个弟弟韦助、韦警、韦构，还有堂弟韦昂等一块战死，同时战死的亲属共有几百人。柳仲礼正在吃饭，听到消息后，立即丢下筷子，披上铠甲，与部下一百多骑兵赶去救援，与侯景在青塘展开激战，把侯景的部队打得大败，杀死数百名敌军，淹死在秦淮河的敌军达一千多人。柳仲礼的长矟眼看就要刺到侯景，这时侯景的将领支伯仁从后面砍中柳仲礼的肩膀，柳仲礼的马又陷入泥淖中，敌军围上前举起长矛

一齐向他刺去，幸好骑将郭山厂赶上去救援，柳仲礼才死里逃生。柳仲礼身受重伤，多亏会稽人惠琦为他吮吸伤口，止血治疗，所以才没有死去。从此，侯景不敢再渡河来南岸，柳仲也胆丧气馁，不再提出战的事。

邵陵王萧纶再次收集溃散的士兵，与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新淦公萧大成等人，从东道一起来到建康；初四，他们在大桁南岸扎营，也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萧大连是萧大临的弟弟。

梁朝内外都指责朱异导致了侯景的这次祸乱，朱异既惭愧又愤恨，因而生病，于初四去世。按照惯例：尚书官衔不能用来追赠死者，梁武帝痛惜朱异的死，特别追赠他尚书右仆射的官衔。

初八，梁湘东王的世子萧方等和王僧辩一块率军赶到建康。

2十二日，梁封山侯萧正表以北徐州投降东魏，东魏徐州刺史高归彦派兵赶赴北徐州。高归彦是高欢的同族弟弟。

3十三日，梁皇太子移居到永福省。高州刺史李迁仕、天门太守樊文皎率援兵一万多人赶到建康皇城下。皇城内与城外援军很久没有取得联系，有个叫羊车儿的人出主意，制作了一只纸鹞风筝，系一根长绳，写了一道敕令在里面，然后顺风把纸鹞放出去，指望它能飞到援军那里去，在纸鹞上还写着："凡是得到这个纸鹞送到援军那里去的人，就奖赏他一百两银子。"皇太子亲自来到太极殿前，顺着西北风亲手把风筝放出去，叛军见了觉得奇怪，认为这是一种用来诅咒制伏某种东西的巫术物品，就用箭把它射了下来。援军这方面也招募能进入皇城送信的人，鄱阳王世子萧嗣的手下人李朗请求先打自己一顿鞭子，然后装成犯了罪过，逃跑去投降叛军，这样才得以进入皇城。皇城中方才知道各路援军已会集到建康，全城一片欢腾，又是击鼓又是欢呼。皇上任命李朗为直阁将军，赏赐给他一些金钱后让他出城回报。李朗沿着钟山背后的路，夜行昼伏，走了几天才返回军营。

二十七日，鄱阳王的世子萧嗣、永安侯萧确、庄铁、羊鸦仁、柳

敬礼、李迁仕、樊文皎率军渡过秦淮河，攻击并焚烧了东府前面的栅栏，侯景领兵向后退却。各路援军在青溪东边扎营，李迁仕、樊文皎率领精锐部队五千人单独前进，深入到敌军阵营内，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溃败。打到菇首桥东面时，遭到侯景部将宋子仙的伏击，樊文皎战死，李迁仕逃了回去。柳敬礼是柳仲礼的弟弟。

柳仲礼神情傲慢而凶狠，常常欺侮、蔑视众将领，邵陵王萧纶每天骑马来到他的军营门口，也要等好长时间才能见到他，由此与萧纶及临城公萧大连结下了深深的怨隙。萧大连又与永安侯萧确有隔阂，各路援军互相猜疑、阻滞，都没有作战的心思。援军刚到的时候，建康城的士子和庶民扶老携幼出来迎候，可是部队刚刚过秦淮河，就放纵士兵们抢劫掠夺。因此，士子和庶民都很失望，叛军中有些想策划接应援军的将士，听到这种情况，也打消了念头。

4 王显贵率寿阳城官兵投降了东魏。

5 临贺王记室吴郡顾野王起兵讨侯景[1]，二月，己丑，引兵来至。初，台城之闭也，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得四十万斛，收诸府藏钱帛五十万亿，并聚德阳堂，而不备薪刍、鱼盐。至是，坏尚书省为薪。撤荐，刍以饲马，荐尽，又食以饭。军士无腐[2]，或煮铠、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碱，分给战士。军人屠马于殿省间，杂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众亦饥，抄掠无所获；东城有米，可支一年，援军断其路。又闻荆州兵将至，景甚患之。王伟曰："今台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军乏食，若伪求和以缓其势，东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际，运米入石头，

援军必不得动,然后休士息马,缮修器械,伺其懈怠击之,一举可取也。"景从之,遣其将任约、于子悦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复先镇。太子以城中穷困,白上,请许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请曰:"侯景围逼已久,援军相仗不战,宜且许其和,更为后图。"上迟回久之,乃曰:"汝自图之,勿令取笑千载。"遂报许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后济江。中领军傅岐固争曰:"岂有贼举兵围宫阙而更与之和乎!此特欲援军耳。戎狄兽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国命所系,岂可为质!"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为侍中,出质于景。又敕诸军不得复进,下诏曰:"善兵不战,止戈为武。可以景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设坛于西华门外,遣仆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萧瑳与于子悦、任约、王伟登坛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华门,景出栅门,遥相对,更杀牲歃血为盟。既盟,而景长围不解,专修铠仗,托云"无船,不得即发",又云"恐南军见蹑",遣石城公还台,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广,了无去志。太子知其诈言,犹羁縻不绝,韶,懿之孙也。

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众合三万,至于马印洲[3],景虑其自白下而上,启云:"请北军聚还南岸,不尔,妨臣济江。"太子即勒会理自白下城移军江潭苑。退,恢之子也。

辛丑,以邵陵王纶为司空,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柳仲礼为侍中、尚书右仆射。景以于子悦、任约、傅士悫皆为

仪同三司，夏侯谯为豫州刺史，董绍先为东徐州刺史，徐思玉为北徐州刺史，王伟为散骑常侍。上以伟为侍中。

乙卯，景又启曰："适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寿阳、钟离，臣今无所投足，求借广陵并谯州，俟得寿阳，即奉还朝廷。"又云："援军既在南岸，须于京口渡江。"太子并答许之。

癸卯，大赦。

庚戌，景又启曰："永安侯确、直阍赵威方频隔栅见诟云：'天子自与汝盟，我终当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当引路。"上遣吏部尚书张绾召确，辛亥，以确为广州刺史，威方为盱眙太守。确累启固辞，不入，上不许，确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纶泣谓确曰："围城既久，圣上忧危，臣子之情，切于汤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后计。成命已决，何得拒违！"时台使周石珍、东宫主书左法生在纶所，确谓之曰："侯景虽云欲去而不解长围，意可见也。今召仆入城，何益于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辞！"确意尚坚，纶大怒，谓赵伯超曰："谯州为我斩之！持其首去！"伯超挥刃呼确曰："伯超识君侯，刀不识也。"确乃流涕入城。

上常蔬食，及围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绝，乃食鸡子。纶因使者暂通，上鸡子数百枚，上手自料简，歔欷哽咽。

湘东王绎军于郢州之武城[4]，湘州刺史河东王誉军于青草湖[5]，信州刺史桂阳王慥军于西峡口[6]，托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进。中记室参军萧贲，骨鲠士也，以绎不早下，

心非之，尝与绎双六⑦，食子未下，贲曰："殿下都无下意。"绎深衔之。及得上敕，绎欲旋师，贲曰："景以人臣举兵向阙，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斩之矣，必不为也。大王以十万之众，未见贼而退，奈何！"绎不悦，未几，因事杀之。慥，懿之孙也。

6 东魏河内民四千余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马裔，其乡里也，相帅归之。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辞曰："士大夫远归皇化，裔岂能帅之！卖义士以求荣，非所愿也。"

【注释】

①记室：官名，又称记室令史、记室参军掌文书之类事务。

②臐本谓鱼肉脯，引申为熟食的通称。

③马卬洲：地名，据胡三省注，即王家沙、老鹳觜一带，在今山东临沂县境内。

④武城：又称武口城，地名，在今湖北黄陂县东南。

⑤青草湖：地名，又名巴丘湖，在今湖南岳阳县，与洞庭湖相通。

⑥信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西峡口：地名，盖即今湖北宜昌三峡中西陵陕。

⑦双六：赌博游戏的一种，据说为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所创。

【译文】

5 临贺王萧正德的记室参军吴郡人顾野王起兵讨伐侯景，于二月初五率部队赶到建康。当初，皇城关闭城门时，大臣们担心粮食储备不足，发动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出城运米，一共运进四十万斛大米，收集各部门贮藏的金钱和布帛达五十万亿，都集中到德阳堂保管，但没有储备燃料、饲料、鱼肉和食盐。到这时候，只好拆毁尚书省房屋的木料当燃料。拿出垫席，剁碎后当饲料喂马，垫席吃

完后，只得给马喂米饭。士兵们没有肉吃，煮铠甲上的皮革、熏烤老鼠、捕捉麻雀来吃。皇室的厨房有一种干海苔，味道又酸又碱，拿出来分给士兵们。士兵们在宫殿和省台等官衙中杀马掺杂进人肉，吃的人无不得病。侯景的部队也饥饿不堪，四处去搜寻掠夺也一无所获；东府城中虽然有米，可以供部队吃一年，但被援军切断了通道。又听说荆州的部队即将到来，侯景很忧虑。王伟说："如今皇城不可能立即攻克，而各地援兵日益增多，我军又缺乏粮食供应，如果假意求和，缓解对方的攻势，东府城贮存的大米足以供应我军一年的粮食，趁求和的时候，把那里的大米运入石头城，援军必定不会采取行动，然后休整部队，修缮器械，抓住对方松懈倦怠的机会发起攻击，可以一战取胜。"侯景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部下将领任约、于子悦来到皇城下，恭敬地递上给皇上的表章，请求和好，并乞请允许回到原来镇守的寿阳城去。皇太子考虑到皇城内已穷困不堪，禀告皇上，请求答应侯景的求和。皇上愤怒地说："与侯景讲和，不如死去！"皇太子再三请求说："侯景围困皇城已经很久了，城外援军又相互推诿不肯出战，只好暂且答应与侯景讲和，再作以后的打算。"皇上沉吟了很久，才说："你自己作主吧，只是不要让后世取笑千年。"皇太子便回报侯景，允许讲和。侯景请求割江西四个州的地方给自己，并要求宣城王萧大器出城护送侯景，然后渡江撤退。中领军傅岐态度坚决地争辩说："哪有叛贼领兵围攻皇宫，而我们又反过来与他们讲和的道理！侯景这种求和伎俩只不过想借此让援军退却罢了。侯景这种出身戎狄的人十足是人面兽心，必定不可信任。而且宣城王地皇上嫡亲后嗣，地位重要，国家命运维系在他身上，怎么可以让他去作人质！"皇上便任命萧大器的弟弟石城公萧大款为侍中，把他送出城，到侯景那里去作人质。又命令各路援军不准再前进，同时颁布诏书说："善于用兵的人不一定以血战分胜负，"武"字由"止"、"戈"构成，意思是止息干戈。可委任侯景做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仍保留原有豫州牧、河南王的官爵。"十

三日，在西华门外筑坛，派仆射王克、上甲侯萧韶、吏部郎萧瑳和于子悦、任约、王伟一同登上祭坛订立盟约。梁太子詹事柳津来到西华门外，侯景也走到包围皇城的栅栏门口，两人远远相对，随后屠杀牲畜，以血盟誓。盟誓以后，侯景的包围圈并没有撤除，只是集中精力维修铠甲兵器，借口说："没有船只，无法立即开拔，"又说"担心各路援军随后追击。"让石城公萧大款返回皇城，要求宣城王萧大器出城去送行；提的要求越来越多，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皇太子虽然知道侯景在扯谎使诈，却仍然不停地笼络他。萧韶是萧懿的孙子。

十四日，前南袁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西昌侯世子萧彧等率军共三万，到达马印洲，侯景担心他们从白下攻上来，便上书说："请让驻扎在皇城北面马印洲的援军移到秦淮河南岸去，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妨碍我们渡江。"皇太子随即勒令萧会理从白下城移军到江潭苑。萧退是萧恢的儿子。

十五日，皇上任命邵陵王萧纶为司空，鄱阳王萧范为征北将军，柳仲礼为侍中、尚书右仆射。侯景委任于子悦、任约、傅士哲为仪同三司，夏侯谯为豫州刺史，董绍先为东徐州刺史，徐思玉为北徐州刺史，王伟为散骑常侍。皇上又任命王伟为侍中。

二十九日，侯景又启奏说："近日内我接到江北面的报告，说高澄已占领寿阳、钟离，臣下如今已无立足之地，请求皇上把广陵和谯州借给我，等收复寿阳后，即把广陵和谯州归还给朝廷。"又说："援军既然驻扎在南岸，就必须把京口让与我们渡江。"皇太子全都答应了。

十七日，梁朝大赦天下。

二十四日，侯景又上书说："永安侯萧确、直阁将军赵威方经常隔着栅栏骂我说：'皇上自个我与你订立盟约，我们最终要打败你。'请求把萧确和赵威方召入皇城，我们便退兵上路。"皇上派吏部尚书张绾去召回萧确，二十五日，任命萧确为广州刺史，赵威方

为盱眙太守。萧确屡次上书，坚决推辞，不肯进入皇城，但皇上不准许。萧确先派赵威方入城，自己想奔回南方。邵陵王萧纶流着眼泪对萧确说："皇城已经被围困很久了，皇上处境危险堪忧，我们这些臣子的心情，急切如同身陷沸水与大火之中，所以想暂且与侯景结盟，好让他尽早离开，再作日后的长远打算。命令已经下来，怎么能抗拒呢！"当时皇太子的使者周石珍、东宫主书左法生正在萧纶身边，萧确对他们说："侯景虽然说打算退兵回去，却不撤除对皇城的包围，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把我召进皇城去，对时事有什么益处呢！"周石珍说："皇上的命令说是这样，您怎能推辞呢！"萧确的意向还是坚持不入城，萧纶大为恼火，对赵伯超说："你为我杀了他！把他的头带进城去！"赵伯超拿起战刀，斜看着萧确说："伯超认识你永安侯，可是这把刀不认识你。"萧确只好流着眼泪进入皇城。

皇上平常蔬食，随着皇城被围时间长了，皇上专用厨房里的蔬菜都吃光了，只好吃鸡蛋。萧纶借使者进出的短暂机会，送给皇上几百个鸡蛋，梁武帝一边亲手捡蛋，一边伤心抽泣。

湘东王萧绎驻军在郢州的武城，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驻军在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阳王萧慥驻军在西峡口，他们都借口等待各地的援兵，滞留在原地不前进。中记室参军萧贲是个耿直真诚的人，看到萧绎不尽早向下游进兵，内心很不以为然，曾与萧绎一起玩一种叫双六的赌博游戏，萧绎可以吃子却迟迟不下子，萧贲说："殿下您怎么总是没有下的意思。"萧绎深深地怀恨在心。等接到皇上停止进军的诏书后，萧绎想退军回去，萧贲说："侯景身为人臣，率兵围攻皇城，现在他如果退兵，不需等到渡江，小孩都能杀了他，他必定不会做这种蠢事。大王您率十万大军而来，没有与敌军交战就退回去，能说得过去吗！"萧绎不高兴，不久，即找了个事由把他杀了。萧慥是萧懿的孙子。

6 东魏河内郡四千多家平民，因为西魏北徐州刺史司马裔是他们的同乡，便相互邀约一起归附于他。西魏丞相于文泰想授予司马

裔爵位，司马裔坚决推辞，说："士民们远道而来归顺皇朝的教化，我怎么能统帅他们呢！出卖忠义之士以谋求荣誉，这不是我所愿意做的。"

7侯景运东府米入石头，既毕，王伟闻荆州军退，援军虽多，不相统一，乃说景曰："王以人臣举兵，围守宫闕，逼辱妃主，残秽宗庙，擢王之发，不足数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愿且观其变。"临贺王正德亦谓景曰："大功垂就，岂可弃去！"景遂上启，陈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违，所以冒陈说直。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以祆怪为嘉祯，以天谴为无咎。敷演六艺，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1]。以铁为货，轻重无常，公孙之制也。烧羊镌印，朝章鄙杂，更始、赵伦之化也[2]。豫章以所天为血仇，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风也[3]。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代也[4]。"又言："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5]；邵陵所在残破；湘东群下贪纵；南康、定襄之属，皆如沐猴而冠耳[6]。亲为孙侄，位则藩屏，臣至百日，谁肯勤王！此而灵长，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谏，王卒改善，今日之举，复奚罪乎！伏愿陛下小惩大戒，放谗纳忠，使臣无再举之忧，陛下无婴城之辱，则万姓幸甚！"

上览启，且惭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坛于太极殿前，

告天地，以景违盟，举烽鼓噪。初，闭城之日，男女十余万，擐甲者二万余人；被围既久，人多身肿气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皆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而众心犹望外援。柳仲礼唯聚妓妾、置酒作乐，诸将日往请战，仲礼不许。

安南侯骏说邵陵王纶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万一不虞，殿下何颜自立于世！今宜分军为三道，出贼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纶不从。柳津登诚渭仲礼曰："汝君父在难，不能竭力，百世之后，谓汝为何！"仲礼亦不以为意。上问策于津，对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平！"

戊午，南康王会理与羊鸦仁、赵伯超等进营于东府城北，约夜渡军。既而鸦仁等晓犹未至，景众觉之，营未立，景使宋子仙击之，赵伯超望风退走。会理等兵大败，战及溺死者五千人。景枳其首于阙下，以示城中。

景又使于子悦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实无去志，谓浚曰："今天时方热，军未可动，乞且留京师立效。"浚发愤责之，景不对，横刀叱之。浚曰："负恩忘义，违弃诅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为以死相惧邪！"因径去不顾。景以其忠直，舍之。

于是景决石阙前水，百道攻城，昼夜不息。邵陵世子坚屯太阳门，终日蒲饮，不恤吏士，其书佐董勋、熊昙朗恨之。丁卯，夜向晓，勋、昙朗于城西北楼引景众登城，永安侯确力战，不能却，乃排闼入启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

动，曰："犹可一战乎？"确曰："不可。"上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因谓确曰："汝速去，语汝父：勿以二宫为念。"因使慰劳在外诸军。

俄而景遣王伟入文德殿奉谒，上命褰帘开户引伟入，伟拜呈景启，称："为奸佞所蔽，领众入朝，惊动圣躬，今诣阙待罪。"上问："景何在？可召来。"景入见于太极东堂，以甲士五百人自卫。景稽颡殿下，典仪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变，问曰："卿在军中日久，无乃为劳！"景不敢仰视，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犹在北邪？"景皆不能对。任约从旁代对曰："臣景妻子皆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归陛下。"上又问："初渡江有几人？"景曰："千人。""围台城几人？"曰："十万。""今有几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

景复至永福省见太子，太子亦无惧容。待卫皆惊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陈郡殷不害侧侍[9]。摛谓景曰："侯王当以礼见，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与言，又不能对。

景退，谓其厢公王僧贵曰："吾常跨鞍对陈，矢刃交于，而意气安缓，了无怖心；今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大威难犯！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悉撤两宫侍卫，纵兵掠乘舆、服御、宫人皆尽。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伟守武德殿，于子悦屯太极东堂。矫诏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注释】

①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为汉元帝皇后侄儿,西汉末以外戚掌权,号安汉公,后弑平帝,自称摄皇帝,进而称假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并打着复古旗号进行改制,推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罢黜百家说,唯以傅会推演西周六艺为务,这是其变革的核心思想,终于导致天下大乱。在位十五年,最后兵败被杀。

②更始:姓刘名玄,字圣公,为东汉光武帝族兄。西汉末,光武帝刘秀起兵反王莽,推刘玄为天子,年号更始,刘玄即位后,滥授官爵,长安城流传顺口溜说:"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失败被杀。赵伦,即西晋赵王司马伦,乃司马炎第九子。后乘氐羌反叛之机,谋害皇太子,幽禁晋惠帝,篡夺帝位,随之滥授官爵,貂蝉盈坐,当时人作顺口溜说:"貂不足,狗尾续。"后失败,惠帝复位,赐死。

③石虎:十六国后赵石勒侄儿,字季龙,性凶暴,所向无敌,石勒死后,石虎废其子自立,称帝改元,在位十五年死。诸子自相残杀聊无遗类。

④竺融:东汉丹阳(今安徽当塗县)人。东汉末聚众依附陶谦,据广陵、下邳、彭城,极崇佛,大修浮屠及佛寺,后兵败被杀。 姚兴:十六国后秦姚萇长子,后自立为帝,亦崇佛,广建浮图,在位二十二年而终。

⑤《桑中》:即《诗·国风·鄘风·桑中》,见《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三,该诗描写男女相悦私奔之情及约会于桑树之下的情景,古人视之为淫诗。

⑥沐猴而冠:沐猴即猕猴。猕猴戴帽,徒具人形,实则非人,用以比喻人之虚有仪表,实无人性。

⑦中庶子:官名,太子属官,职掌侍从左右、辅理庶务、顾问应对等。 通事舍人:官名,太子东宫、中书省皆设此官,职掌呈奏大臣表章。

【译文】

7侯景将东府的大米运进石头城,运完后,王伟听说荆州萧绎的军队已经退回去,在建康的援军虽然多,但相互不能统一步调,便劝说侯景:"大王您身为人臣,率军围攻皇城,逼迫侮辱皇帝、皇妃,摧残毁污宗庙,所犯下的罪过,真是拔掉您的头发来数也数不够。现在您守在这里,想把这里作为安身之地住下去吗!自古以来,背

弃盟约而取胜的事情多得很，希望您根据事态发展采取行动。"临贺王萧正德也对侯景说："大功就要告成，怎么能够放弃而退兵呢！"侯景于是上书，陈述皇上十大过失，并且说："我正在做违背为臣之道的事，为的是能冒昧陈述忠直之言。陛下您崇尚夸饰虚无荒诞的东西，丑行恶名载于实录，把反常怪异的现象当成吉祥的象征，把天帝的谴责置若罔闻。您傅会推演六艺，排斥前人的学说，这是西汉王莽的作法。您铸造铁质货币，币值轻重变化无常，这是西汉公孙述的币制。您滥授官爵、乱刻官印，朝廷规章制度鄙陋杂乱，这是汉末更始帝刘玄、西晋赵王司马伦的所作作为，豫章王萧综把您这个父皇视为血海仇敌，邵陵王萧纶在您健在的情况下当街抢夺别人的丧服穿在身上，匍匐于地模仿丧父哀哭的样子，这是十六国石虎父子的丑恶行径。您大肆建造浮屠，百般奢侈浪费，使四方老百姓饥饿不堪，这是东汉笮融、十六国姚兴的遗风。"又说："建康宫室富丽奢侈，陛下只与主书一块决断国家军政大事，政事要通过贿赂才能办成，宦官们富豪丰足，僧尼们财业殷实。皇太子一味爱好珠宝，整天沉湎于酒色，说的都是轻薄语言，吟咏的都是《桑中》那种淫诗；邵陵王到处残害百姓，湘东王的部下贪纵不法；南康王、定襄侯那一类人，一个个都象猕猴戴帽，徒有人形而无人性。这些人论血缘是您的孙子、侄子，论地位都是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诸侯，可是，我到这里已有一百天，您看谁愿意真正全力以赴来保卫皇室！象这种情形而希望国祚绵长，还从来不曾有过。春秋时期楚国薳拳带兵进宫强行劝谏楚王，楚王迫于兵威，终于改恶从善，我目前这种举动，又有什么罪过呢！恳切地希望陛下能因这次小小的惩罚而深深吸取教训，戒束自己，放逐那些奸佞小人，听从忠臣的善言，使臣下不会产生再次发动兵变的忧虑，这样陛下您也不会再蒙受被围困在城中的耻辱，那么，老百姓也就非常幸运了！"

皇上看了侯景的这份奏章，又惭愧又愤怒。三月初一，在太极殿前筑坛，祭告天地，宣言侯景违背盟约，点燃烽火擂鼓呐喊。当初

刚刚关闭城门时，城中男女十几万人，披盔带甲的将士有二万多；随着被围时间的长久，人们大多身体浮肿，气喘吁吁，死的人十有八九，能登城守卫的不满四千人，也大抵都是羸弱气喘。城里道路上到处是死尸，无法掩埋，腐烂尸体的汁液积满了沟渠。然而众人还把希望寄托在城外援军的身上。柳仲礼只知道玩弄妓妾、设宴饮酒，寻欢作乐，将领们天天去向他请战，他总是不答应。安南侯萧骏劝邵陵王萧纶说："皇城如此危急，但是都督却不愿去救援，如果万一皇城被攻破，殿下您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现在应该兵分三路，出其不意地攻击叛军，一定可以成功。"萧纶不听从。柳津登上城楼对柳仲礼说："你的君主和父亲处在危难中，你却不肯竭力救援，百世以后，人们将会把你说成什么人？"柳仲礼听了也不在意。皇上向柳津询问对策，柳津回答说："陛下您有邵陵王这样的儿子，我有柳仲礼这样的儿子，他们不忠又不孝，叛军怎么可能被平定！"

初三，南康王萧会理与羊鸦仁、赵伯超等人进军扎营在东府城的北面，约定夜间渡河进攻。结果到了拂晓时分，羊鸦仁的部队还未到达指定地点，侯景的部队发觉了萧会理所部的行动，还没等援军立下营寨，侯景就让宋子仙领兵攻击，赵伯超远远望见敌军发起进攻，便领兵退走。萧会理等人的部队遭到惨重失败，战死及落水而死的达五千多人。侯景把这些人的头颅割下堆积在皇城门前，向城中人展示。

侯景又让于子悦进皇城去求和，梁武帝派御史中丞沈浚来到侯景军营。侯景实际上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对沈浚说："如今天气正是炎热的时候，军队不宜移动，乞请让我们暂且留在京城立功效劳。"沈浚气愤地斥责侯景，侯景不作正面回答，抽出战刀恶狠狠地喝叱他。沈浚说："你忘恩负义，违反背弃盟誓，必然不会被天地所容纳！我沈浚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常常担心不能死得其所，你何必用死来吓唬我！"说完便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出来，侯景看到他忠直，就放他走了。

于是,侯景挖开玄武湖堤防,引水灌城,从四面八方向皇城发起攻击,日夜不停。邵陵王世子萧坚驻守太阳门,整天饮酒赌博,不体贴关心将士,他的部下董勋、熊昙朗怀恨在心。十二日,下半夜,董勋、熊昙朗从皇城西北角城楼领侯景的军队登上城来,永安侯萧确拼死抵抗,无法击退敌人,便推开宫门径直向皇上禀报说:"皇城已被攻陷。"皇上躺在床上安然不动,说:"还可以拼死一战吗?"萧确说:"已经不行了。"皇上感叹道:"天下是我亲手取得的,现在又是从我手里丢失,这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便对萧确说:"你快离天这里,去告诉你父亲,不要担心我和东宫太子了。"并让萧确代为慰劳在城外的各路援军。

不一会,侯景派王伟进文德殿去拜见,皇上命令揭起帘幕,打开宫门,带王伟进来,王伟跪拜之后呈上侯景的书信,信中称:"我被朝廷中的奸臣陷害,只得领兵进入皇城,让皇上身心受惊了,现在特地到宫中等候定罪。"皇上问:"侯景在哪里?可把他叫来。"侯景来到太极殿东堂朝见皇上,随身带着五百名甲士自卫。侯景在大殿下面叩头下拜,典仪官把他领到三公座榻前就坐。皇上神色不变,问道:"你带领军队在建康驻了这么久,岂不是很辛劳吗!"侯景不敢抬头仰看皇上,汗流满面。又说:"你是哪个州的人,竟敢到这里来,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吧?"侯景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任约在旁边代替侯景回答说:"臣子侯景的妻子儿子都被高澄杀害,只有独自一身投奔陛下。"皇上又问:"当初渡江过来的有多少人?"侯景说:"一千人。""包围皇城有多少人?"回答说:"十万。""现在还有多少人?"回答说:"普天之下,都归我所有。"皇上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侯景又到永福省去会见皇太子,太子也没有表现出害怕的神情。手下侍卫人员都吓得逃散了,只有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陈郡人殷不害留在旁边侍从。徐摛对侯景说:"侯景大王您应当与太子以礼相见,怎么能这样呢!"侯景这才下拜。太子与侯景交谈,侯景不知怎么对答。

侯景离宫回来后，对他的厢公王僧贵说："我常常骑马作战，面对刀丛箭雨，心绪平稳安定，一点也不害怕；今天拜见萧衍这老头子，令人见而生畏，难道说天子的威严真的不可侵犯吗！我不能再去拜见他了。"于是把皇上和皇太子的侍卫都撤除掉，放纵士兵抢掠皇帝后妃使用的车辆、服装、宫女，到处洗劫一空。把朝中文武大臣、王侯们抓起来关到永福省，派王伟守武德殿，于子悦驻屯在太极殿东堂。假传诏令，大赦天下，加封自己为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建康士民逃难四出。太子洗马萧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祸之所来，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祸从何生！"

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诏命解外援军。柳仲礼召诸将议之，邵陵王纶曰："今日之命，委之将军。"仲礼熟视不对。裴之高、王僧辩曰："将军拥众百万，致宫阙沦没，正当悉力决战，何所多言！"仲礼竟无一言，诸军乃随方各散。南兖州刺史临成公大连、湘东世子方等、鄱阳世子嗣、北兖州刺史湘潭侯退、吴郡太守袁君正、晋陵太守陆经等各还本镇[1]。君正，昂之子也[2]。邵陵王纶奔会稽。仲礼及弟敬礼、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并开营降，军士莫不叹愤。仲礼等入城，先拜景而后见上；上不与言。仲礼见父津，津恸哭曰："汝非我子，何劳相见！"

湘东王绎使全威将军会稽王琳送米二十万石以馈军，至姑孰，闻台城陷，沈米于江而还。

景命烧台内积尸,病笃未绝者亦聚而焚之。

庚午,诏征镇牧守可复本任。景留柳敬礼羊鹍仁,而遣柳仲礼归司州,王僧辩归竟陵。初,临贺王正德与景约,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宫。及城开,正德帅众挥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门,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为侍中、大司马,百官皆复归职。正德入见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8]!"

秦郡、阳平、盱眙三郡皆降景[9],景改阳平为北沧州,改秦郡为西兖州。

8 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并以地降东魏[9]。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阳太守萧邻弃城走,东魏据其地[10]。

9 侯景以仪同三司萧邕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渊藻镇京口。又遣其将徐相攻晋陵,陆经以郡降之。

10 初,上以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张缵为雍州刺史,代岳阳王詧。缵恃其才望,轻誉少年,迎候有阙。誉至,检括州府付度事,留缵不遣;闻侯景作乱,颇陵蹙缵。缵恐为所害,轻舟夜遁,将之雍部,复虑詧拒之。缵与湘东王绎有旧,欲因之以杀誉兄弟,乃如江陵。及台城陷,诸王各还州镇,誉自湖口归湘州。桂阳王慥以荆州督府留军江陵,欲待绎至拜谒,乃还信州。缵遗绎书曰:"河东戴檣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游军主朱荣亦遣使告绎云:"桂阳留此,欲应誉、詧。"绎惧,凿船,沈米,斩缆,自蛮中步道驰归江陵,因慥,杀之。

侯景以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为江北行台，使赍上手敕，召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壬午，绍先至广陵，众不满二百，皆积日饥疲，会理士马甚盛，僚佐说会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诸藩，然后篡位。若四方拒绝，立当溃败，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资寇手！不如杀绍先，发兵固守，与魏连和，以待其变。"会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绍先既入，众莫敢动。会理弟通理请先还建康，谓其姊曰："事既如此，岂可阖家受毙！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绍先悉收广陵文武部曲、铠仗、金帛，遣会理单马还建康。

11 湘潭侯退与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东魏。侯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州民发兵拒之；景遣直阁将军羊海将兵助之，海以其众降东魏，东魏遂据淮阴。祗，伟之子也。

12 癸未，侯景遣于子悦等将羸兵数百东略吴郡。新城戍主戴僧逖有精甲五千，说太守袁君正曰："贼今乏食，台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闭关拒守，立可饿死。"土豪陆映公恐不能胜而资产被掠，皆劝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载米及牛酒郊迎。子悦执君正，掠夺财物、子女，东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姑孰。

13 夏，四月，湘东世子方等至江陵，湘东王绎始知台城不守，命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之。

【注释】

①吴郡：地名，约当今上海市、苏州市的一部分。 晋陵：地名，故治即今

江苏武进县治。

②袁昂:字千里,仕南朝齐为吴兴太守,梁朝建立,征为吏部尚书,官至尚书令,位居司空。

③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见《诗·王风·中谷有蓷》。意为:伤心哭泣,后悔来不及了。

④秦郡:南朝宋置,故治在今江苏六合县北。 阳平:地名,南朝齐置,即今江苏淮安县。 盱眙:地名,晋置盱眙郡,即今安徽盱眙县。

⑤北青州:南朝梁置,故治在今江苏赣榆县。

⑥山阳:地名,故治在今山东金乡县。

【译文】

建康城的官吏平民纷纷出城逃往四面八方。太子洗马萧允逃到京口便留居下来不走了,说:"生死是命中注定的,怎么能逃脱!祸患的根源都是由于追名求利产生的;如果不追求名利,灾祸怎么会产生!"

十四日,侯景派石城公萧大款带上皇上帝的诏令去解散外面的援军。柳仲礼召集将领们商议此事,邵陵王萧纶说:"今日的命运,就全委托给将军您了。"柳仲礼注目盯着萧纶而不作回答。裴之高、王僧辩说:"将军您拥有百万大军,却致使皇宫沦陷,眼下正应该全力决一死战,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柳仲礼始终一言不发,各军于是随之分散回到各地。南袁州刺史临成公萧大连、湘东王的世子萧方等、鄱阳王世子萧嗣、北袁州刺史湘潭侯萧退、吴郡太守袁君正、晋陵太守陆经等人各自回到原来镇守的州郡。袁君正是袁昂的儿子。邵陵王萧纶逃往会稽。柳仲礼及弟弟柳敬礼、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都开营向侯景投降,将士们无不感叹愤怒。柳仲礼等人进入皇城,先拜见侯景,然后去见皇上;皇上不答理他们。柳仲礼去看他父亲柳津,柳津痛哭着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劳驾你来看我!"

湘东王萧绎派全威将军会稽王萧琳运送大米二十万担以供给

援军，到达姑孰时，听说皇城已被攻破，就把大米全都沉入江中，然后折回去了。

侯景下令焚烧皇城内堆积的尸体，那些病重还没咽气的人也被聚集在一起烧掉了。

十五日，朝廷下诏命令各州郡镇守长官可恢复原职。侯景留下柳敬礼、羊鸦仁，让柳仲礼返回司州，王僧辩返回竟陵。当初，临贺王萧正德与侯景约定，攻破皇城之日，不能让皇上和皇太子活着。等到占领皇城，萧正德率部下挥刀想冲进宫去，侯景预先派部下守住了宫门，所以萧正德没能进去。侯景改任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文武百官都恢复原来职务。萧正德入宫拜见皇上，边叩拜边哭泣。皇上说："哭了又哭，这个时候来后悔怎么来得及呢！"

秦郡、阳平、盱眙三郡都投降了侯景，侯景把阳平改为北沧州，把秦郡改为西袁州。

8 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都率城投降了东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阳太守萧邻弃城逃跑，东魏随后占领了他们放弃的州郡。

9 侯景任命仪同三司萧邕为南徐州刺史，取代西昌侯萧渊藻镇守京口。又派他的将领徐相进攻晋陵，陆经率郡投降。

10 当初，皇上任命河东王萧誉为湘州刺史，改任湘州刺史张缵为雍州刺史，以取代岳阳王詧张缵依仗自己的才能和威望，轻视萧誉年纪轻，在迎候对方时礼节不周到。萧誉到任，检查处理了州府的交接事务后，把张缵软禁起来不让他走；听说侯景到建康作乱的消息后，便时常侮辱张缵。张缵害怕被萧誉杀死，就在夜间驾一只小船逃跑了，打算到雍州去，又担心萧詧拒绝接纳他。张缵与湘东王萧绎有旧交情，想借助他的力量杀掉萧誉兄弟，便到江陵去了。等到皇城陷落，救援建康的各位宗王都返回自己镇守的州郡，萧誉从湖口返回湘州。桂阳王萧慥因为荆州是都督府所在地，便在江陵停驻下来，想等萧绎回来后拜见他，然后再回信州去。张缵写了一

封信给萧绎说:"河东王乘船沿江而上,想袭击江陵,岳阳王在雍州与之相呼应,共同图谋叛乱。"江陵巡游部队将领朱荣也派使者报告萧绎说:"桂阳王留在江陵想策应萧誉、萧詧。"萧绎害怕起来,下令凿沉船只,斩断缆绳,改走陆路从蛮族聚居区赶回江陵,把萧慥抓起来杀了。

侯景任命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为江北行台,让他带上手令,把南豫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召回。二十七日,董绍先到达广陵,部下将士不到两百人,都是连日来又饥饿又疲劳,而萧会理的部队人马众多,装备精良,萧会理的部下劝他说:"侯景已攻陷京城,想先翦除诸王藩镇,然后篡位称帝。如若各地都起来反对抵制侯景,他会立即溃败,为什么要委弃全州的土地去资助叛军呢!不如杀死董绍先,派兵防守,与西魏连和,以等待形势发生变化。"萧会理历来怯懦,随即把全城拱手交给董绍先。董绍先入城之后,众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萧会理的弟弟萧通理请求先返回建康,对他姐姐说:"事情既然已经如此,怎能够全家在这里坐以待毙呢!就发展前途而言我也想为国立功,但不知道天命怎么样。"董绍先把广陵所有的文武官员军队、铠甲兵仗、金钱布帛都接收过来,让萧会理单人匹马回到建康。

11 湘潭侯萧退与北豫州刺史定襄侯萧祗出城逃奔到东魏。侯景任命萧弄璋为北豫州刺史,州城民众自发组成队伍抗拒萧弄璋进城;侯景派直阁将军羊海领兵帮助萧弄璋,羊海却带兵投降了东魏,东魏就这样占据了淮阴。萧祗是萧伟的儿子。

12 二十八日,侯景派于子悦等率领几百名弱兵向东进犯吴郡。新城戍主戴僧逖有精兵五千,劝说郡太守袁君正说:"叛贼现在缺粮,他们从皇城中掠得的粮食不够支持十天,如果我们闭关拒守,叛贼会很快饿死。"当地土豪陆映公唯恐打不赢于子悦导致自己的财产被抢掠,都劝袁君正迎接于子悦进城。袁君正历来怯懦,便运米和酒肉到城郊去迎接于子悦。于子悦扣押了袁君正,纵兵抢掠财

物、子女，建康东部民众都筑起城堡抗拒于子悦。侯景又任命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守姑孰。

13 夏季四月，湘东王世子萧方等回到江陵，湘东王萧绎这才知道皇城失陷，下令在江陵四周七里之内竖起木栅栏，又挖掘了三道堑壕进行防守。

14 东魏高岳等攻魏颍川，不克。大将军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继，逾年犹不下。山鹿忠武公刘丰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颓，岳悉众分休迭进。王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城中泉涌，悬釜而炊。太师泰遣大将军赵贵督东南诸州兵救之，自长社以北[1]，皆为陂泽，兵至穰，不得前。东魏使善射者乘大舰临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绍宗与刘丰生临堰视之，见东北尘起，同入舰坐避之。俄而暴风至，远近晦冥，缆断，飘船径向城；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赴水溺死，丰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杀之。

15 甲辰，东魏进大将军勃海王澄位相国，封齐王，加殊礼。丁未，澄入朝于邺，固辞；不许。澄召将佐密议之，皆劝澄宜膺朝命；独散骑常侍陈元康以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荐陆元规为大行台郎以分元康之权。

16 湘东王绎之入援也，令所督诸州皆发兵，雍州刺史岳阳王詧遣府司马刘方贵将兵出汉口；绎召詧使自行，詧不从。方贵潜与绎相知，谋袭襄阳，未发；会詧以他事召方

贵，方贵以为谋泄，遂据樊城拒命，詧遣军攻之。绎厚资遣张缵使赴镇，缵至大堤，詧已拔樊城[2]，斩方贵。缵至襄阳，詧推迁未去，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詧犹总军府之政，闻台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给缵曰："观岳阳势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祸。"岸既襄阳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骁勇著名。缵乃与岸结盟，著妇人衣，乘青布舆，逃入西山。詧使岸将兵追擒之，缵乞为沙门，更名法缵，詧许之。

17 荆州长史王冲等上笺于湘东王绎，请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主盟；绎不许。丙辰，又请以司空主盟；亦不许。

18 上虽外为侯景所制，而内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为司空，上曰："调和阴阳，安用此物！"景又请以其党二人为便殿主帅，上不许。景不能强，心甚惮之。太子入，泣谏，上曰："谁令汝来！若社稷有灵，犹当克复；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军士入直省中，或驱驴马，带弓刀，出入宫庭，上怪而问之，直阁将军周石珍对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谓丞相！"左右皆惧。是后上所求多不遂志，饮膳亦为所裁节，忧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属湘东王绎，并剪爪发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净居殿，口苦，索密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发丧，迁殡于昭阳殿，迎太子于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伟、陈庆皆侍太子，太子呜咽流涕，不敢泄声，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注释】

①长社：地名，即今河南长葛县。

②樊城：地名，在汉水上游北岸，与襄阳相对，今合为襄樊市。

【译文】

14 东魏高岳等领兵进攻西魏颍川，没有攻克。大将军高澄增兵前去相助，援军在通往颍川的道路上络绎不绝，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攻克。山鹿人忠武公刘丰生献计，筑坝拦截洧河水去浸灌颍川，颍川城墙多处被浸塌，高岳把部队分成梯队，轮番休息和进攻。王思政亲自登城参战，来往于箭石横飞之中，与将士同甘共苦，城里到处积水如泉涌，他们就把锅挂起来做饭。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大将军赵贵统帅东南部各州兵力前去救援，但长社以北的地区，都成了水泽，援兵到达穰城后便无法再前进了。东魏派善于射箭的将士乘大船靠近城墙向内射箭，颍川城眼看就要被攻破；燕郡景惠公慕容绍宗和刘丰生一道来到拦河堰视察，看见东北方向尘土飞扬，便一同到船内坐下避风。不一会，暴风吹来，到处黑压压灰蒙蒙的，船的缆绳被吹断，船被风吹着飘向颍川城；城墙上的守兵用长钩拉住船，用弓弩向船上猛射，慕容绍宗跳水淹死，刘丰生浮出水面向上山游去，城上守兵用弓箭把他射死。

15 十九日，东魏晋升大将军、勃海王高澄为相国，封齐王，给予他特殊的礼遇。二十二日，高澄到邺城朝见孝静帝，坚决推辞晋升的爵位，孝静帝不答应。高澄召集将领僚佐秘密商议此事，都劝高澄应该接受朝廷的任命；唯独散骑常侍陈元康认为不能这样做，高澄由此对陈元康憎恶起来，崔暹便推荐陆元规担任大行台郎，以便削弱陈元康的权力。

16 湘东王萧绎当初去京城救援时，命令所辖各州都出兵，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派遣州府司马刘方贵领兵从汉口出发；萧绎叫萧詧亲自领兵出征，但萧詧不听从。刘方贵与萧绎暗中有很深的交

情，密谋袭击襄阳，尚未开始行动，这时正好萧詧因为其他事召见刘方贵，刘方贵以为阴谋泄露了，便占据樊城拒绝接受萧詧的命令，萧詧派军向他进攻。萧绎给予张缵丰厚的资助，让他去赴任，张缵到达大堤，萧詧已经攻克樊城，杀死刘方贵。张缵到达襄阳，萧詧拖延不去，只是把城西的白马寺让给他住下；萧詧仍然总揽军府的政务，听说皇城陷落，便拒绝接受张缵的取代。助理防务官杜岸骗张缵说："看来岳阳王势必不会容纳您，不如暂且到西山去避避祸。"杜岸是襄阳有名望的豪族，兄弟九人，都因为骁勇而闻名。张缵便与杜岸结盟，穿着妇女的衣服，乘上一顶青布轿子，逃入西山。萧詧派杜岸领兵追上，把他逮捕，张缵请求出家当和尚，改名法缵，萧詧答应了。

17 荆州长史王冲等上书给湘东王萧绎，请求萧绎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禀承皇帝旨意出来主持各州郡牧守藩王的结盟；萧绎不同意。五月初二，众僚佐又请求萧绎以司空的身份出来主持结盟，萧绎也不同意。

18 皇上虽然表面上被侯景控制，而内心却很不服气。侯景想任命宋子仙为司空，皇上说："调和阴阳的三公官，怎么可以任用这种人！"侯景又请求委任他的党羽二人为便殿主帅，皇上也不答应。侯景不能强迫，心里很怕他。皇太子进宫，哭着劝谏，皇上说："谁让你来的！如果天地祖宗有灵，仍然会恢复梁室大业；如果不是这样，又何必流泪！"侯景派他的部队进入朝廷衙署守卫，有的赶着驴马，带着弓刀，出入宫庭，皇上感到奇怪，便问这是怎么回事，直阁将军周石珍回答说："这都是侯景丞相的甲士。"皇上大怒，骂周石珍说："是侯景，怎么叫丞相！"手下人听他说这话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从此以后皇上所要求的大多得不到满足，饮食也被减少，因而忧愤成疾。皇太子把小儿子大圜托付给湘东王萧绎，并且剪下指甲、头发寄给他。五月初二，皇上躺在净居殿，口中发苦，要喝蜂蜜却得不到，喊了两声："荷！荷！"便死了。享年八十六。侯景不公布皇上去

世的消息，把灵柩移到昭阳殿，从永福省接来皇太子，让他象平常一样去朝见。王伟、陈庆都在旁边监视着，皇太子呜咽抽泣，泪流满面，不敢哭出声，殿外的文武官员都不知道这件事。

19 东魏高岳既失慕容绍宗等，志气沮丧，不敢复逼长社城。陈元康言于大将军澄曰："王自辅政以来，未有殊功，虽破侯景，本非外贼。今颍川垂陷，愿王自以为功。"澄从之。戊寅，自将步骑十万攻长社，亲临作堰，堰三决，澄怒，推负土者及囊并塞之。

20 辛巳，发高祖丧，升梓宫于太极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卫。

21 壬午，诏北人在南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万计；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

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争尚豪华，粮无半年之储，常资四方委输。自景作乱，道路断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

癸未，景遣仪同三司来亮入宛陵[1]，宣城太守杨白华诱而斩之。甲申，景遣其将李贤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军侯子鉴入吴郡，以厢公苏单于为吴郡太守，遣仪同宋子仙等将兵东屯钱塘，新城戍主戴僧逖拒之[2]。御史中丞沈浚避难东归，至吴兴，太守张嵊与之合谋，举兵讨景。嵊，稷之子也[3]。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亦据州不受景命。景号

令所行,唯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22 魏诏;"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复其旧。"

23 六月,丙戌,以南康王会理为侍中、司空。

24 丁亥,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

25 初,侯景将使太常卿南阳刘之遴授临贺王正德玺绶,之遴剃发僧服而逃之。之遴博学能文,尝为湘东王绎长史;将归江陵,绎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绎密送药杀之,而自为志铭,厚其赙赠。

26 壬辰,封皇子大心为寻阳王,大款为江陵王,大临为南海王,大连为南郡王,大春为安陆王,大成为山阳王,大封为宜都王。

27 长社城中无盐,人病挛肿,死者什八九。大风从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坏。东魏大将军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封侯;若大将军身有损伤,亲近左右皆斩。"王思政帅众据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计穷,唯当死谢国。"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骆训曰:"公常语训等:'汝赍我头出降,非但得富贵,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独不哀士卒之死乎!"众共执之,不得引决。澄遣通直散骑赵彦深就土山遗以白羽扇,执手申意,牵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礼之。思政初入颍川,将士八千人,及城陷,才三千人,卒无叛者。澄悉散配其将卒于远方,改颍州为郑州,礼遇思政甚重。西阁祭酒卢潜曰:"思政不能死节,何足可重!"澄谓左右曰:"我有卢潜,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潜,度世之曾孙也。

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遣使者魏仲启陈于太师泰，并致书于浙州刺史崔猷[4]。猷复书曰："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潜来，径至城下。莫若屯兵襄城，为行台之所；颍川置州，遣良将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仲见泰，具以启闻。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请，且约："贼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赴救。"泰乃许之。及长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

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东魏复取景所部地，使诸将分守诸城。及颍川陷，泰以诸城道路阻绝，皆令拔军还。

28 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称受高祖密诏征兵，以湘东王绎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自余藩镇并加位号。

29 宋子仙围戴僧逖，不克。丙午，吴盗陆缉等起兵袭吴郡，样苏单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宁为主。

30 临贺王正德怨侯景卖己，密书召鄱阳王范使以兵入；景遮得其书，癸丑，缢杀正德。景以仪同三司郭元建为尚书仆射、北道行台、总江北诸军事，镇新蔡[5]；封元罗等诸元十余人皆为王。景爱永安侯确之勇，常置左右。邵陵王纶潜遣人呼之，确曰："景轻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还启家王，勿以确为念。"景与确游钟山，引弓射鸟，因欲射景，弦断，不发，景觉而杀之。

【注释】

①宛陵:地名,即今安徽宣城县。

②新城:地名,故城在今浙江富阳县。

③张稷:字公乔,仕梁历官青冀二州刺史,镇北将军。州城为北魏所攻,部下徐道角策应之,为所害。

④淅州:地名,故治在今河南内乡县。

⑤新秦:地名,故治在今江苏六合县。

【译文】

19 东魏高岳失去了慕容绍宗等人以后,神情沮丧,士气低落,不敢再进攻长社城。陈元康对大将军高澄说:"大王您自从辅佐皇上执政以来,没有建立特殊的功绩,虽然打败了侯景,但他本来就不是外敌。现在颍川城即将攻克,希望大王您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建立战功。"高澄采纳了这个建议。二十四日,高澄亲自率军十万进攻长社城,亲身督促筑坝,大坝三次决口,高澄大怒,下令把挑土的人和土袋子一起推下去填塞缺口。

20 二十七日,梁朝公布梁高祖武帝去世的消息,把灵柩安置在太极殿。当天,皇太子宣布继承皇位,下令大赦天下,侯景亲自到朝堂督察,分派士兵守卫各处。

21 二十八日,梁朝下诏宣布凡是在南方当奴婢的北方人,一律免除奴隶身份,因此被解除奴婢身份的人数以万计,侯景还对其中一些人大加提拔,希望他们为自己效力。

梁高祖武帝末年,建康城的官吏百姓,在服装、饮食、器用方面都争相豪华奢侈,储存的粮食不够半年消费,常常靠各地临时运送。自从侯景作乱以后,建康与各地的水陆交通断绝,几个月内,便发展到人吃人肉的地步,仍免不了有饿死的人,活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那些皇亲国戚、豪门望族都自己出来采割野生稻谷,因此而死在野地荒沟的人,不可胜数。

二十九日，侯景派仪同三司萧来亮进入宛陵县，宣城太守杨白华诱捕了萧来亮并杀了他。三十日，侯景派部将李贤明率兵进攻宛陵县，但没攻克。侯景又派中军侯子鉴进入吴郡，任命厢公苏单于为吴郡太守，派仪同宋子仙等率兵东进，驻屯在钱塘，戍守新城的戴僧逖率部抵抗。御史中丞沈浚为了躲避灾难回到东部，到达吴兴时，太守张嵊与他合计，调动部队去讨伐侯景。张嵊是张稷的儿子。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也占据州城不接受侯景的命令。侯景号令能够到达并得以执行的，只有吴郡以西、南陵以北地区而已。

22 西魏下诏："太和年间，代郡人改姓的，都可以恢复旧姓。"

23 六月初二，梁任命南康王萧会理为侍中、司空。

24 初三，梁立宣城王萧大器为皇太子。

25 当初，侯景准备让太常卿南阳人刘之遴充当授予临贺王萧正德皇帝印章佩带的礼仪官，刘之遴递掉头发，穿上和尚衣服逃走。刘之遴学识渊博，文才出众，曾经做过湘东王萧绎的长史；他打算回江陵到萧绎那里去，萧绎素来嫉妒他的才能，初三，他到达夏口，萧绎暗中派人送去毒药把他毒死，然后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并拨出大笔款项为他办丧事，抚恤他的家属。

26 初八，封皇子萧大心为寻阳王，萧大款为江陵王，萧大临为南海王，萧大连为南郡王，萧大春为安陆王，萧大成为山阳王，萧大封为宜都王。

27 长社城中缺盐，人们大多得了痉挛、浮肿病，死的人达百分之八九十。不幸天上又刮起强大的西北风，把城外的滔滔洪水吹进城内，城墙因此被毁。东魏大将军高澄向城里的人宣布："凡是能够把王思政大将军活捉送来的人，就封他为侯；如果王思政将军的身体有点损伤，他身边的亲信、侍从、保卫人员都将被处死。"王思政率部下占据土山，告诉东魏人："我力屈计穷，唯有以死报国。"说完他仰天大哭，面向西方拜了两拜，想拔刀自杀，都督骆训说："您经常对我们说：'你们把我的头拿着出去投降，不但能得到富贵，还保全

了全城人的性命。'如今高澄已经发出了那种命令，您独独不哀怜身边的将士会因为您自杀而被处死吗!"众人共同拉住王思政，使他没法自杀。高澄派通直散骑赵彦深到土山上，赠送白羽扇给王思政，握着他的手，表明来意，把他带下山来见高澄。高澄没让他下拜，把他请上坐，以礼相待。王思政刚到颍川时，手下有将士八千人，等到长社城被攻破，只剩三千人，始终没有一个叛逃的。高澄把这些残存下来的将士都分散配置到远方，把颍州改为郑州，对待王思政非常恭敬、丰厚。西阁祭酒卢潜说："王思政不能以死殉职，怎么值得这么看重!"高澄对手下人说："我有卢潜这样的人才，等于又得到了一个王思政。"卢潜是卢度世的曾孙。

当初，王思政屯驻襄城，想以长社为行台所在地，派使者魏仲去向太师宇文泰请示，并写了一封信给浙州刺史崔猷。猷复信说："襄城是控制与连接京洛地区的交通要道，实在是当今的战略要地，如果有什么变故，很容易相互接应。颍川既靠近东魏边境，又没有山川险阻，敌人如果悄悄前来，径直可以兵临城下。不如驻兵襄城，作为行台的所在地；颍川设置一个州，派优秀将领前去镇守，那样就可以内外衔接呼应，民心易于安定，即使有突发事件，也不会造成什么祸患!"魏仲见到宇文泰后，把王思政和崔猷的主张都作了汇报。宇文泰命令按崔猷的意见办。王思政坚决请求，并约定："敌军如果以水攻城一年之内、从陆地攻城三年之内，不须朝廷救援。"宇文泰这才答应。等到长社失守，宇文泰深感后悔。崔猷是崔孝芬的儿子。

侯景叛投梁朝后，西魏丞相宇文泰担心东魏又来夺取原来侯景所据州郡，就派出将领去分别守卫那些城镇。等到颍川被攻陷，宇文泰考虑到那些城镇与关内的道路已被切断，便下令让那些城镇的守将撤军回关中。

28 梁朝上甲侯萧韶从建康逃往江陵，声称受高祖武帝密令出来征集兵马，任命湘东王萧绎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

徒、承制，其余藩王牧守都增加了爵位与名号。

29 宋子仙率军围攻戴僧逖，没有成功。二十二日，吴郡盗匪陆缉等人拉起队伍袭击吴郡，杀死苏单于，推举原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为首领。

30 临贺王萧正德怨恨侯景出卖自己，写密信让鄱阳王萧范率军进攻建康；侯景截住了这封信，二十九日，勒死了萧正德。侯景任命仪同三司郭元建为尚书仆射、北道行台，总领江北诸军事，镇守新蔡；封元罗等十几位元姓人为王。侯景爱惜永安侯萧确的勇敢，平常总是把他安排在身边。邵陵王萧纶暗中派人来叫萧确出城去。萧确对来人说："侯景这个人举止轻佻，只有匹夫的勇力罢了，我想亲手杀了他，只恨还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你回去对你家王爷说，不要把我挂在心上。"侯景与萧确到钟山游玩，萧确举弓射鸟，便想趁机向侯景射去，不料弓弦拉断，箭没有射出去，侯景发觉了萧确意图，便杀死萧确。

31 湘东王绎娶徐孝嗣孙女为妃，生世子方等。妃丑而妒，又多失行，绎二三年一至其室。妃闻绎当至，以绎日眇，为半面妆以待之，绎怒而出，故方等亦无宠。及自建康还江陵，绎见其御军和整，始叹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对，垂泣而退。绎怒，疏其秽行，榜于大闾，方等见之，益惧。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骁勇得士心，绎将讨侯景，遣使督其粮众，誉曰："各自军府，何忽隶人！"使者三返，誉不与。方等请讨之，绎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为湘州刺史，使方等将精卒二万送之。方等将行，谓所亲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

得其所，吾复奚恨！”

32 侯景以赵威方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遣军拒之，擒威方，系州狱，威方逃还建康。

33 湘东世子方等军至麻溪[1]，河东王誉将七千人击之，方等军败，溺死。安南侯方矩收余众还江陵，湘东王绎无戚容。绎宠妃王氏，生子方诸。王氏卒，绎疑徐妃为之，逼令自杀，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礼，不听诸子制服。

34 西江督护陈霸先欲起兵讨侯景，景使人诱广州刺史元景仲，许奉以为主，景仲由是附景，阴图霸先。霸先知之，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集兵南海[2]，驰檄以讨景仲曰：“元景仲与贼合从，朝廷遣曲阳侯勃为刺史，军已顿朝亭。”景仲所部闻之，皆弃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缢于阁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镇广州。

前高州刺史兰裕，钦之弟也，与其诸弟扇诱始兴等十郡，攻监衡州事欧阳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监始兴郡事。

35 湘东王绎遣竟陵太守王僧辩、信州刺史东海鲍泉击湘州，分给兵粮，刻日就道。僧辩以竟陵部下未尽至，欲俟众集然后行，与泉入白绎，求申期。绎疑僧辩观望，按剑厉声曰：“卿惮行拒命，欲同贼邪？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辩，中其左髀，闷绝，久之方苏，即送狱。泉震怖，不敢言。僧辩母徒行流涕入谢，自陈无驯，绎意解，赐以良药，故得不死。丁卯，鲍泉独将兵伐湘州。

36 陆缉等竞为暴掠，吴人不附，宋子仙自钱塘旋军击

之。壬戌，缉弃城奔海盐，子仙复据吴郡。戊辰，侯景置吴州于吴郡，以安陆王大春为刺史。

37 庚午，以南康王会理兼尚书令。

【注释】

①麻溪：地名，在今湖南长沙市北。

②成州：梁置，故治在今广西苍梧县。　南海：地名，即今广东广州市。

【译文】

31 梁湘东王萧绎娶了徐孝嗣的孙女为妃，生下长子萧方等。徐妃长相丑陋，而且生性好妒忌，行为又常常失于检点，萧绎二三年才去徐妃房间一次。徐妃听说萧绎要来，因为萧绎瞎了一只眼，便仅在自己的半边脸上化了妆等他，萧绎来后看到这种情景，恼怒地离开了徐妃房间，所以萧方等不受萧绎宠信。等到萧方等从建康撤军回江陵，萧绎看到他治军有方，这才称赞他有能力，便到徐妃房间去告诉她有关萧方等治军严整的事，徐妃没有答理他，只是流着眼泪转身走开了。萧绎非常恼火，就把徐妃平日的丑闻，在大闾中张榜公布，萧方等看到后，更加害怕。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骁勇善战，深得士兵们的拥戴，萧绎准备出兵讨伐侯景，派使节催督萧誉出兵出粮，萧誉说："彼此都是军府，怎么忽然管起我来了？"使者来了三次，萧誉就是不给粮食和人马。萧方等请求出兵讨代萧誉，萧绎便任命小儿安南侯萧方矩为湘州刺史，派萧方等率精兵二万护送他去。萧方等临出发前，对亲信说："这次出征，我一定会死的；但死得其所，我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32 侯景任命赵威方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派兵抗击，擒获了赵威方，把他关在州城监狱中，赵威方伺机逃回了建康。

33 湘东王萧绎的世子萧方等率军到达麻溪，河东王萧誉率七千

人马向他进攻，萧方等惨败，本人落水淹死。安南侯萧方矩收集残余部队回到江陵，萧绎对萧方等的死没有表现出任何悲哀的情绪。萧绎最宠爱的王妃，生了个儿子叫萧方诸。后来王妃死了，萧绎怀疑是徐妃搞的鬼，就勒令她自杀，徐妃只好跳井而死，萧绎按照一般平民的葬礼安葬了她，不让儿子们为她穿丧服。

34 西江督护陈霸先想出兵讨伐侯景，侯景派人引诱广州刺史元景仲，许诺奉他为帝，元景仲因此归附侯景，阴谋除掉陈霸先。陈霸先得知消息之后，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人在南海郡集中兵力，发布檄文讨伐元景仲，说："元景仲与侯景叛贼相勾结，朝廷派曲阳侯萧勃为广州刺史，部队已经驻屯在朝亭。"元景仲的部下听说后，都背弃元景仲逃散了。秋季七月初一，元景仲在囹中自缢而死。陈霸先迎来定州刺史萧勃镇守广州。

原高州刺史兰裕是兰钦的弟弟，他和他的几个弟弟一起煽动诱骗始兴等十郡的兵马，一起攻打监衡州事欧阳頠。萧勃派陈霸先去救援，把兰裕等人一一抓获，萧勃便委派陈霸先监始兴郡事。

35 湘东王萧绎派竟陵太守王僧辩、信州刺史在海鲍泉率军进攻湘州，分配给他们兵马和粮草，命令即时出发。王僧辩考虑到在竟陵的部属尚未全部到齐，想等将士集中完毕然后出兵，就和鲍泉一道去见萧绎，请求延期出发。萧绎怀疑王僧辩是想采取观望态度，便按住剑柄厉声说道："你害怕出征而拒绝执行命令，是想和叛贼结成一伙吗？今天你只有死路一条！"说完便抽出剑来朝王僧辩砍去，砍中了他的左腿，僧辩当场昏死过去，好久才苏醒过来，接着被送进监狱。鲍泉震惊、恐怖，不敢再说一句话。王僧辩的母亲流着眼泪步行来到萧绎的府第，向萧绎谢罪，陈说自己平日对儿子缺乏训导，萧绎怒气这才消解，便赐给一些好药，王僧辩才免于一死。十四日，鲍泉独自一人率兵讨伐湘州。

36 陆缉等人竟相横暴掠夺，吴郡百姓不拥护他们，宋子仙从钱塘回兵攻击他们。初九，陆缉放弃郡城，逃跑到海盐，宋子仙便重新

占领领了吴郡。十五日，侯景在吴郡设置吴州，任命安陆王萧大春为刺史。

37 十七日，梁任命南康王萧会理兼尚书令。

38 鄱阳王范闻建康不守，戒严，欲入，僚佐或说之曰："今魏人已据寿阳，大王移足，则虏骑必窥合肥。前贼未平，后城失守，将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将将精卒赴之，进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范乃止。会东魏大将军澄遣西兖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为书谕范。范方谋讨侯景，藉东魏为援，乃帅战士二万出东关[1]，以合州输伯穆，并遣咨议刘灵议送二子勤、广为质于东魏以乞帅。范屯濡须以待上游之军，遣世子嗣将千余人守安乐栅，上游诸军皆不下，范粮乏，采芡稗、菱藕以自给。勤、广至邺，东魏人竟不为出师。范进退无计，乃泝流西上，军于枞阳。景出屯姑孰，范将裴之悌以众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39 东魏大将军澄诣邺，辞爵位殊礼，且请立太子。澄谓济阴王晖业曰："比读何书？"晖业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2]。"

40 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军都督侯子鉴等击吴兴。

41 己亥，鲍泉军于石椁寺，河东王誉逆战而败；辛丑，又败于桔州[3]，战及溺死者万余人。誉退保长沙，众引军围之。

42 辛卯，东魏立皇子长仁为太子。

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长，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贬退，与澄言，无不顺从。澄轻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贵，相书亦何可解！"洋为其夫人赵郡李氏营服玩小佳，澄辄夺取之；夫人或恚未与，洋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兄须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无饰让。每退朝还第，辄闭阁静坐，虽对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时袒跣奔跃，夫人问其故，洋曰："为尔漫戏。"其实盖欲习劳也。

澄获徐州刺史兰钦子京，以为嬖奴，钦请赎之，不许；京屡自诉，澄杖之，曰："更诉，当杀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澄在邺，居北城东柏堂，嬖娘邪公主，欲其往来无间，侍卫者常遣出外。辛卯，澄与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侍中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谋受魏禅，署拟百官。兰京进食，澄却之，谓诸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当急杀之。"京闻之，置刀盘下，冒言进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为遽来！"京挥刀曰："来杀汝！"澄自投伤足，入于床下，贼去床，弑之。愔狼狈走，遗一靴；季舒匿于厕中；元康以身蔽澄，与贼争刃被伤，肠出；库直王纮冒刃御贼；纥奚舍乐斗死。时变起仓猝，内外震骇。太原公洋在城东双堂，闻之，颜色不变，指挥部分，入讨群贼，斩而脔之，徐出，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内外莫不惊异。洋秘不发丧。陈元康手书辞母，口占使功曹参军祖珽作书陈便宜，至夜而卒；洋殡之第中，诈云出使，虚除元康中书令。以王纮为领左右都督。纮，基之子也。

勋贵以重兵皆在并州，劝洋早如晋阳，洋从之。夜，召大将军督护太原唐邕，使部分将士，镇遏四方；邕支配须臾而毕，洋由是重之。

癸巳，洋讽东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问渐露，东魏主窃谓左右曰："大将军今死，似是天意，威权当复归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侍中杨愔守邺，余勋贵皆自随。甲午，入谒东魏主于昭阳殿，从甲士八千人，登阶者二百余人，皆攘袂扣刃，若对严敌。令主者传奏曰："臣有家事，须诣晋阳。"再拜而出。东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晋阳旧臣、宿将素轻洋；及至，大会文武，神彩英畅，言辞敏洽，众皆大惊。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马子如等恶度支尚书崔暹，奏暹及崔季舒过恶，鞭二百徙边。

【注释】

①东关：地名，即濡须山，亦谓之濡须口、栅江口，与七宝山（又谓之西关），夹濡须河而峙，地在今安徽巢县。

②枞阳：地名，故城在今安徽桐城县。

③伊、霍：即伊尹、霍光。伊尹又名挚，相传原先隐居躬耕于莘（shēn 深）野，商汤王聘为相，遂辅汤伐桀，建立商汤王朝。汤去世后，辅佐几代少主，年百岁而卒，葬之以天子之礼。霍光，西汉名将霍去病异母弟，字子孟。汉武帝时，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武帝去世，受遗诏辅佐幼主昭帝，后昭帝去世，又立昌邑王为帝，昌邑王荒淫无道，废之，迎立宣帝，凡辅政二十余年。曹、马：即曹丕、司马炎。曹丕为东汉末著名政治家曹操长子，于公元200年废掉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司马炎为三国魏名臣司马懿之孙，于公元265年废掉魏

元帝曹奂,自称皇帝,国号晋。

④桔洲:地名,在今湖南长沙市湘江中,即毛泽东所云"桔子洲。"

【译文】

38 鄱阳王萧范听说建康失守,便下令戒严,想带兵攻入建康,部下有人劝他说:"现在东魏已占据寿阳,大王您一旦离开,那么,东魏军队必然会窥伺合肥。这样,前面尚未平定侯景,后面的根据地就失守,那将怎么办!不如等各地兵马会齐,派优秀将领率精兵前往,这样既不耽误卫国勤王的大事,又可以巩固根基所在。"萧范这才作罢。这时刚好遇上东魏大将军高澄派西兖州刺史李伯穆率军逼近合肥,又让魏收写信劝告萧范。萧范正在谋划讨伐侯景的事,想借助东魏的力量作为后援,便率二万兵马离开合肥出东关,把合肥让给了李伯穆,并派咨议刘灵去东魏商议送两个儿子萧勤、萧广去做人质,以换取东魏出兵援助。萧范驻屯在濡须口等待长江上游的军队,派世子萧嗣带一千多名士兵驻守安乐栅,但上游各路军队都迟迟没下来,萧范的部队粮食已经吃完,只好采集野麝菇、稗子、菱角、莲藕作粮食。萧勤、萧广到达邺城,东魏却不为萧范出兵。萧范进退无路,便沿江而上,驻军于枞阳。侯景出兵屯驻在姑孰,萧范的将领裴之悌率部投降了侯景。裴之悌是裴之高的弟弟。

39 东魏大将军高澄到邺城去,向孝静帝辞去新近赐给的爵位殊礼,并且请求册立皇太子。高澄问济阴王元晖业说:"近来读什么书?"元晖业说:"多次阅读了伊尹、霍光的传记,不读有关曹丕、司马炎的书。"

40 八月初一,侯景派中军都督侯子鉴等进攻吴兴。

41 十六日,鲍泉的部队驻扎在石椁寺,河东王萧誉帅军迎战被打败;十八日,又在桔州吃了败仗,战死和淹死的达一万多人。萧誉只好撤退保守长沙,鲍泉领兵包围了长沙。

42 初二,东魏册立皇子元长仁为皇太子。

勃海文襄王高澄因为弟弟太原公高洋在兄弟中年龄仅次于自己，内心常常提防着他。高洋便处处倍加小心、谨慎，沉默寡言，常常自我贬抑退让，和高澄讲话，毕恭毕敬，无不顺从。高澄很瞧不起他，常常说："这种人也能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相书上又怎么能解释得通呢！"高洋为夫人赵郡李氏制作了一些服用玩赏的小玩意，高澄见了总要夺为己有；有时李氏夫人生气了不给他，高洋便笑着说："这种小东西还可以弄到，兄长需要，我们怎能吝惜呢！"高澄有时感到惭愧不要了，高洋就接过来，也不谦让。高洋每次退朝回来，总是闭门静坐，即使是面对妻子儿女，也能做到终日一言不发。有时他还袒胸赤脚地又跑又跳，夫人问他这是干什么，高洋说："随便为你做做游戏。"实际上是想锻炼身体。

高澄抓获了徐州刺史兰欣的儿子兰京，让他充当服侍自己用餐的奴仆，兰欣请求用钱财赎回去，高澄不答应。兰京多次诉说自己的身份和要求，高澄就用木杖打他，说："你再要申辩的话，就杀了你！"兰京便与他的六个同伙密谋作乱。高澄在邺城，住在北城东柏堂，宠爱琅邪公主，为了使自己与琅邪公主来往方便，常常把身边的侍卫者赶到堂屋外面。初八，高澄与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侍中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打发走身边侍从，秘密商议接受东魏孝静帝禅让帝位的事，并议定文武百官的安排。兰京送吃的东西进去，高澄叫他退下，对旁边几个人说："昨天夜里我梦见这个奴仆用刀砍我，应当赶快杀了他。"兰京在门外听到了这句话，就把刀子藏在盘子底下，假装说送食品进去，高澄恼怒地说："我没有要你送食品来，你怎么突然进来！"兰京拿起刀子说："来杀你！"高澄跳下坐床，摔伤了脚，就钻到坐床底下，兰京掀开坐床，杀死了高澄。杨愔抓狠逃走，丢下一只靴子；崔季舒躲进厕所；陈元康用身体掩蔽高澄，与兰京争夺刀子被刺伤，肠子流了出来；库直王纯迎着刀刃与兰京搏斗；纥奚舍乐在搏斗中被杀死。当时这一事变发生得很突然，内外都震惊、害怕。太原公高洋当时正在城东双堂，听说这事

后，镇定自若，立即调兵遣将，进入东柏堂讨平叛贼，把兰京杀死分尸，然后慢慢走出来，说："奴仆造反，大将军受了点伤，伤势并不严重。"内外无不感到惊异。高洋封锁高澄的死讯。陈元康亲笔写信向母亲告别，又向功曹参军祖珽口述国家当前要处理的事，让他整理成书面奏章禀报朝廷，到了夜晚便去世了；高洋把陈元康入殓放在府第里，谎说他出使去了，并假授陈元康中书令的官职。任命王纮为领左右都督。王纮是王基的儿子。

朝廷功臣权贵们考虑到主力部队都在并州，就劝告高洋尽早到晋阳去，高洋采纳了这一建议。当天夜里，高洋请来大将军督护太原人唐邕，让他部署将士去镇守四方；唐邕很快安排完毕，高洋从此很器重他。

初十，高洋委婉地劝说孝静帝以册立了太子的名义大赦天下。高澄的死讯渐渐传了出去，孝静帝私下对左右的人说："大将军现在已死去，似乎是天意，权威应该重新回到皇室了！"高洋留下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侍中扬愔等人镇守邺城，其余功臣权贵都随自己出发。十一日，到昭阳殿去拜谒孝静帝，身后跟随八千名甲士，随自己一同登上大殿台阶的有二百多人，个个都是捋着袖子、手按刀把，如临大敌。高洋命令主持传达的官员向孝静帝转报："臣下有家事，必须到晋阳去一趟。"拜了两拜便离开皇宫。孝静帝大惊失色，目送着高洋远去的背影说："这个人看来又好象不能容纳我，我不知道要死在哪一天！"晋阳的老臣宿将素来轻视高洋；高洋到达晋阳后，大会文武官员，神采飞扬，英气勃勃，言辞敏捷而恰当，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高澄以往制定的政策法令中有不得当的，高洋都作了改正。高隆之、司马子如等人痛恨度支尚书崔暹，向高洋举报了崔暹和崔季舒的过失罪恶，崔暹和崔季舒被鞭打二百，发配到边疆地区。

43 侯景以宋子仙为司徒、郭子建为尚书左仆射，与领军任约等四十人并开府仪同三司，仍诏："自今开府仪同不须更加将军。"是后开府仪同至多，不可复记矣。

44 鄱阳王范自枞阳遣信告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范引兵诣江州，大心以湓城处之。

45 吴兴兵力寡弱，张嵊书生，不闲军旅；或劝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鉴。嵊叹曰："袁氏世济忠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岂不知吴郡既没，吴兴势难久全；但以身许国，有死无贰耳！"九月，癸丑朔，子鉴军至吴兴，嵊战败，还府，整服安坐，子鉴执送建康，侯景嘉其守节，欲活之，嵊曰："吾忝任专城，朝廷倾危，不能匡复，今日速死为幸。"景犹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门已在鬼录，不就尔虏求恩！"景怒，尽杀之；并杀沈浚。

46 河东王誉告急于岳阳王詧，詧留咨议参军济阳蔡大宝守襄阳，帅众二万、骑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东王绎大惧，遣左右就狱中问计于王僧辩，僧辩具陈方略，绎乃赦之，以为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二营以攻之；会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军气沮。绎与新兴太守杜崱有旧，密邀之。乙丑，崱与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龛各帅所部降于绎。岸请以五百骑袭襄阳，昼夜兼行；去襄阳二十里，城中觉之，蔡大宝奉詧母龚保林登城拒战[1]。詧闻之，夜遁，弃粮食、金帛、铠仗于漳水[2]，不可胜纪。张缵病足，詧载以随军；及败走，守者恐为追兵所及，杀之，弃尸而去。詧至襄阳，岸奔广平[3]，依其兄南阳太守巘。

47 湘东王绎以鲍泉围长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将军王僧辩代为都督，数泉十罪，命舍人罗重欢与僧辩偕行。泉闻僧辩来，愕然曰："得王竟陵来助我，贼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辩入，背泉而坐，曰："鲍郎，卿有罪，今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见期。"使重欢宣令，锁之床侧。泉为启自申，且谢淹缓之罪，绎怒解，遂释之。

48 冬，十月，癸未朔，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

【注释】

①保林：宫廷女官，始于汉，禄位相当于百石。

②漣水：今名建阳河，源出湖北荆门县南。一名大漕河。

③广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光化县。

【译文】

43 侯景任命宋子仙为司徒、郭子建为尚书左仆射，与领军任约等四十人一并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并颁诏书说："从今以后开府仪同不必再增加将军职衔。"此后开府仪同多得不可胜数。

44 鄱阳王萧范从枞阳派人送信给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告诉他有关情况，萧大心回信邀请他来江州。萧范率军来到江州，萧大心把湓城让给他驻屯。

45 吴兴郡兵力少而且没有战斗力，张嵊是个书生，不懂军事；有人劝张嵊效法袁君正举郡向侯子鉴投降。张嵊感叹道："袁氏世代忠诚坚贞，不料这样的好名声被袁君正毁于一旦。我怎么会不知道吴郡陷落之后，吴兴势必难以长久保全；只是我既已下决心以身报国，就准备战斗到死而无二心！"九月初一，侯子鉴率军到吴兴，张嵊出战失败，退回府署，穿戴整齐后安然而坐。侯子鉴把他抓进来

送到建康。侯景赞赏他坚守节操，想保全他的性命，张嵊说："我有辱担任吴兴郡守，如今朝廷处于危亡之际，而我不能为之转危为安，匡复皇业，今天只求尽快一死，便是幸事。"侯景还想留下他的一个儿子，张嵊说："我一家人都已经上了鬼籍，不会向你这胡虏乞求恩典！"侯景听了大怒，把他一家老小全杀掉，并杀死了沈浚。

46 河东王萧誉向岳阳王萧詧告急求救，萧詧留下咨议参军济阳人蔡大宝镇守襄阳，自己帅兵二万和骑兵二千讨伐江陵，救援湘州。湘东王萧绎非常恐惧，派手下人到狱中去向王僧辩询问对策，王僧辩为他分析了形势，制定了用兵策略，萧绎便赦免了王僧辩，并任命为城中都督。初二，萧詧进军到江陵，分十三个营攻城；遇上天下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萧詧的部队士气顿时低落。萧绎与新兴太守杜崱有旧交情，秘密邀请他出兵相助。十二日，杜崱和他哥哥杜岌、杜岸、弟弟幼安、哥哥的儿子杜龛各自率部下投降了萧绎。杜岸请求率五百骑兵袭击襄阳，日夜兼程；离襄阳三十里的时候，被城内发觉，蔡大宝陪同萧詧的母亲龚保林登城指挥部队进行抵抗。萧詧听说后，连夜逃跑，把粮食、金钱布帛和铠仗都丢弃在漫河，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张缵脚有病，萧詧把他放在战车上随军行动；等到败逃时，守护的人害怕被追兵赶上，就把他杀了，丢下尸体逃之夭夭。萧詧到达襄阳，杜岸逃奔到广平，依附他兄长南阳太守杜崱。

47 湘东王萧绎因为鲍泉包围长沙，很久攻不下来，非常恼怒，就派平南将军王僧辩取代他为都督，列举了鲍泉十条罪状，让舍人罗重欢和王僧辩一道出发。鲍泉听说王僧辩来了，吃惊地说："王竟陵能来帮助我，贼军就不愁不能平定了。"便收拾干净坐席等待王僧辩来。王僧辩进入鲍泉军营后，背对着鲍泉说："鲍郎，你有罪，有命令让我把你逮捕起来，你不要以为这是我故意干的。"说完就让罗重欢宣读命令，把鲍泉捆起来放在坐床侧边。鲍泉写信给萧绎为自己申辩，并且检讨了自己进展缓慢的罪过，萧绎的怒气这才平息下来，便释放了他。

48 冬季十月初一，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

49 初，历阳太守庄铁帅众归寻阳王大心，大心以为豫章内史。铁至郡即叛，推观宁侯永为主。永，范之弟也。丁酉，铁引兵袭寻阳，大心遣其将黎嗣徽逆击，破之。铁走，至建昌[1]，光远将军韦构邀击之，铁失其母弟妻子，单骑还南昌，大心遣构将兵追讨之。

50 宋子仙自吴郡趣钱塘。刘神茂自吴兴趣富阳，前武州刺史富阳孙国恩以城降之。

51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修陵，庙号高祖。

52 百济遣使入贡，见忝关荒圮，异于易来，哭于端门；侯景怒，录送庄严寺，不听出。

53 壬戌，宋子仙急攻钱塘，戴僧逖降之。

54 岳阳王詧使将军薛晖攻广平，拔之，获杜岸，送襄阳。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发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扬之，以其头为漆碗。

詧既与湘东王绎为敌，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魏，请为附庸。丞相泰令东阁祭酒荣权使于襄阳，绎使司州刺史柳仲礼镇竟陵以图詧，詧惧，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为质于魏。丞相泰欲经略江、汉，以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穰城。仲礼至安陆，安陆太守柳勰以城降之。仲礼留长史马岫与其弟子礼守之，帅众一万趣襄阳，泰遣杨忠及行台仆射长孙俭将兵击仲礼以救詧。

55 宋子仙乘胜渡浙江，至会稽。邵陵王纶闻钱塘已败，出奔鄱阳，鄱阳内史开建侯蕃以兵拒之，范进击蕃，破之。

56 魏杨忠将至义阳，太守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2]，忠以伯符为乡导。伯符，岫之子也。

57 南郡王大连为东扬州刺史。时会稽丰沃，胜兵数万，粮仗山积，东土人惩侯景残虐，咸乐为用，而大连朝夕酣饮，不恤军事；司马东阳留异，凶狡残暴，为众所患，大连悉以军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会稽，大连弃城走，异奔还乡里，寻以其众降于子仙。大连欲奔鄱阳，异为子仙乡导，追及大连于信安，执送建康，帝闻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于是三吴尽没于景，公侯在会稽者，俱南度岭。景以留异为东阳太守，收其妻子为质。

58 乙酉，东魏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

59 邵陵王纶进至九江，寻阳王大心以江州让之，纶不受，引兵西上。

60 始兴太守陈霸先结郡中豪杰欲讨侯景，郡人侯安都、张偲等各帅众千余人归之。霸先遣主帅杜僧明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广州刺史萧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前者援军十万，士马精强，犹不能克，君以区区之众，将何所之！如闻岭北王侯又皆鼎沸，亲寻干戈，以君疏外，讵可暗投！未若且留始兴，遥张声势，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仆荷国恩，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兰，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遣仆一军，犹贤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

间道诣江陵，受湘东王绎节度。时南康土豪蔡路养起兵据郡[3]，勃乃以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霸先。

61 魏杨忠拔随郡，执太守桓和。

62 东魏使金门公潘乐等将兵五万袭司州，刺史夏侯强降之。于是东魏尽有淮南之地。

【注释】

①建昌：县名，治所在今江西奉新县。

②下溠(zhà 诈)：地名，故地在今湖北随州市。

③南康：郡名。治所在今江西于都县。

【译文】

49 当初，历阳太守庄铁率军归附寻阳王萧大心，萧大心让他担任豫章内史。庄铁一到豫章立即反叛，拥戴观宁侯萧永为首领。萧永是萧范的弟弟。十五日，庄铁引兵袭击寻阳，萧大心派部将徐嗣徽迎击，打败了铁庄。庄铁逃到建昌，遭到光远将军韦构的截击，庄铁失去母亲、弟弟、妻子、儿子等，单枪匹马回到南昌，萧大心派韦构率军追击他。

50 宋子仙从吴郡出发，进军钱塘。刘神茂从吴兴出发，进军富阳，原武州刺史富阳人孙国恩打开富阳城门投降。

51 十一月初四，把梁武帝安葬在修陵，庙号高祖。

52 百济国派使者到建康进贡，看到建康城一片荒凉萧条景象，不同于从前，就在皇城端门下伤心地哭了起来；侯景大怒，把使者押送到庄严寺，不让他出城回国。

53 十一日，宋子仙猛攻钱塘，戴僧逖被迫投降。

54 岳阳王萧詧派将军薛晖进攻广平，攻克了该城，抓获杜岸，将

他送到襄阳。萧詧割掉他的舌头，鞭抽他的面部，把他肢解煮死。又挖开他祖父的坟墓，把他祖父的尸骨焚毁抛散，把头盖骨留下作漆碗。

萧詧既然与湘东萧绎作对，害怕自己难以生存，便派使节去向西魏求援，请求充当西魏的附庸。西魏丞相宇文泰派东阁祭酒荣权出使襄阳，萧绎派司州刺史柳仲礼镇守竟陵，以便对付萧詧，萧詧害怕了，就把妃子王氏和世子送到西魏作人质。丞相宇文泰想控制江、汉地区，便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守穰城。柳仲礼到达安陆，安陆太守柳嶷举城投降。柳仲礼留下长史马岫和自己的弟弟柳子礼镇守安陆，自己率兵一万进军襄阳，宇文泰派杨忠及行台仆射长孙俭率军抗击柳仲礼，以救援萧詧。

55 宋子仙乘胜渡过浙江，到达会稽。邵陵王萧纶听说钱塘已经失守，便逃奔到鄱阳，鄱阳内史、开建侯萧蕃指挥部队抗拒他，萧范进攻萧蕃，萧蕃大败。

56 西魏杨忠将要到达义阳时，太守马伯符举下溠城投降，杨忠以马伯符为进军向导。马伯符是马岫的儿子。

57 梁南郡王萧大连为东扬州刺史。当时会稽物产丰富，精兵数万，粮食兵器堆积如山，东部地区的平民百姓看到侯景残暴酷虐，都愿意为保卫乡土效力，但萧大连只知道日夜狂饮烂醉，不关心军事部署；司马东阳人留异，凶残狡诈，大家都很痛恨他。萧大连把军务都委托给他。十二月初九，宋子仙进攻会稽，萧大连弃城逃走，留异逃回乡间，不久即率众投降了宋子仙。萧大连想逃到鄱阳，留异充当宋子仙向导，在信安追上了萧大连，将他抓获押送到建康，简文帝听说后，拉起帷幕遮住自己，用袖子捂住脸哭泣。至此，三吴之地都被侯景控制，在会稽的公侯们都逃难到岭南去了。侯景任命留异为东阳太守，把他的妻儿留下当人质。

58 初四，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

59 梁邵陵王萧纶进军到九江，寻阳王萧大心把江州让给他，他

不接受，继续引兵沿江西上。

60 梁始兴郡太守陈霸先结交郡中豪杰想讨伐侯景，郡人侯安都、张偲等各率一千多人归附。陈霸先派主帅杜僧明率二千人屯驻在大庾岭上，广州刺史萧勃派人制止他说："侯景是个刚强勇猛的枭雄，天下无人能与他对敌，前些时援军十万，兵马精锐强大，尚且不能打败他，你率领这么一点兵马，能对他怎么样呢！听说岭北地区的王侯那里局势又动荡起来，这些皇亲之间相互攻战，你作为一个与皇家没什么关系的外人，怎么可以明珠暗投呢！不如暂且留在始兴，远远地张扬声势，可以保证我们岭南稳如泰山。"陈霸先说："我蒙受国恩，以前听说侯景渡过长江，即想带兵赶赴建康救援，不料元景仲、羊裕与我作对，阻拦了我的去路。如今建康陷落，皇上受到屈辱，文武臣僚死难，谁还敢爱惜自己的生命！群侯您论血统是皇室枝系，论责任是一方藩镇，您派遣我这支部队去讨伐侯景，总比无动于衷好，难道还要加以制止吗！"便派使者抄小路到江陵，表示接受萧绎指挥。当时南康的土豪蔡路养拉起队伍占据郡城，萧勃便任命亲信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蔡路养相勾结，共同阻拦陈霸先。

61 西魏扬忠攻克随郡，抓获太守桓和。

62 东魏派金门公潘乐等领兵五万袭击司州，刺史夏侯强开城投降。于是东魏占领了淮河以南的所有土地。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纪十九　上章敦牂，一年。

太宗简文皇帝上

大宝元年

1 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

2 陈霸先发始兴，至大庾岭[1]，蔡路养将二万人军于南野以拒之[2]。路养妻侄兰陵萧摩诃，年十三，单骑出战，无敢当者。杜僧明马被伤，陈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马；僧明上马复战，众军因而乘之，路养大败，脱身走。霸先进军南康，湘东王绎承制授霸先明威将军、交州刺史。

3 戊辰，东魏进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

4 庚午，邵陵王纶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恪郊迎，以州让之，纶不受；乃推纶为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置

百官。

5 魏杨忠围安陆，柳仲礼驰归救之。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师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可克。克仲礼，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定也。"乃选骑二千，衔枚夜进，败仲礼于溳头，获仲礼及其弟子礼，尽俘其众。马岫以安陆，别将王叔孙以竟陵，皆降于忠。于是汉东之地尽入于魏。

6 广陵人来嶷说前广陵太守祖皓曰："董绍先轻而无谋，人情不附，袭而杀之，此壮士之任也。今欲纠帅义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勋，必天未悔祸，犹足为梁室忠臣。"皓曰："此仆所愿也。"乃相与纠合勇士，得百余人。癸酉，袭广陵，斩南兖州刺史董绍先；据城，驰檄远近，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仍结东魏为援。皓，暅之子[39]；勔，勃之兄也。乙亥，景遣郭元建帅众奄至，皓婴城固守。

7 二月，魏杨忠乘胜拔石城[40]，欲进逼江陵，湘东王绎遣舍人庾恪说忠曰："弩来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归心！"忠遂停漢北。绎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为质以求和，魏人许之。绎与忠盟曰："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贸迁有无，永敦邻睦。"忠乃还。

8 宕昌王梁弥定为其宗人獠甘所袭，弥定奔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铁匆据渠株川，与渭州民郑五丑合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将军宇文贵、凉州刺史史宁讨之，擒斩铁

匆、五丑。宁别击獠甘，破之，獠甘将百骑奔生羌巩廉玉，宁复纳弥定于宕昌，置岷州于渠株川[5]，进击巩廉玉，斩獠甘，虏廉玉送长安。

9 侯景遣任约、于庆等帅众二万攻诸藩。

10 邵陵王纶欲救河东王誉而兵粮不足，乃致书于湘东王绎曰："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况于手足肱支，岂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创巨痛深，唯应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其余小忿，或宜容贯。若外难未除，家祸仍构，料今访古，未或不亡。夫征战之理，唯求克胜；至于骨肉之战，愈胜愈酷，捷则非功，败则有丧，劳兵损义，亏失多矣。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良为藩屏盘固，宗镇强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进魏军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国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围，存社稷之计。"绎复书，陈誉过恶不赦，且曰："誉引杨忠来相侵逼，颇遵谈笑，用却秦军，曲直有在，不复自陈。临湘旦平，暮便即路。"纶得书，投之于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败，吾亡无日矣！"

11 侯景遣侯子鉴帅舟师八千，自帅徒兵一万攻广陵，三日，克之，执祖皓，缚而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埋之于地，驰马射而杀之。以子鉴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景还建康。

12 丙戌，以安陆王大春为东扬州刺史。省吴州[6]。

【注释】

①大庾岭:地名,又名塞上、台岭、梅岭、东峤。在今江西大余县南,广东南雄县北,为五岭之一。

②南野:地名,又名南野县,故城在今江西南康县。

③暅(gèng 更):祖暅,南朝著名科学家祖冲之的儿子。字景烁,少传家业,研习天文历法,继父修改何承天历法,位至太府卿。

④石城:石城郡,北周置,即今湖北钟祥县治。

⑤岷州:地名,即今甘肃岷县。

⑥吴州:故治在今江苏江都县。

【译文】

梁纪十九　庚午(公元550年),一年。

太宗简文皇帝上

大宝元年(庚午,公元550年)

1 春,正月,初一,梁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宝。

2 陈霸先从始兴出发,到达大庾岭时,蔡路养率军二万人驻守在南野,以阻挡陈霸先。蔡路养妻子的侄儿兰陵人萧摩诃,年仅十三岁,单枪匹马出战,无人能抵挡他。杜僧明战马受伤,陈霸先把他救回来,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他,杜僧明上马再次出战,大部队随后冲过去,蔡路养大败,脱身逃跑了。陈霸先进军南康,湘东王萧绎以皇帝的旨意授予陈霸先明威将军、交州刺史。

3 十八日,东魏晋升太原公高洋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

4 二十日,邵陵王萧纶到达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萧恪到城郊迎接,并表示把州城让给他,萧纶不接受;萧恪便推戴萧纶为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可以代表皇帝的旨意署置百官。

5 西魏杨忠围攻安陆,柳仲礼急忙回军救援。众将领担心柳仲礼的军队回来安陆就难以攻下了,请求加紧攻城,杨忠说:"攻和守的情况悬殊不同,很难立即攻克;如果拖延时日,将士疲劳,内外受

敌，就不好办了。南方军队大多只习惯于水上作战，对陆地野战不熟悉，柳仲礼的军队就在不远的路上行进，我们如果出其不意，派出奇兵袭击他，他们行军疲劳，我军士气旺盛，就一定可以打败他。打败了柳仲礼，安陆便不攻自破，其他各城镇就可以发布文书平定。"于是精选了二千名骑兵，让将士们口衔木棒以防出声喧哗，乘夜色偷袭，在溠头打败了柳仲礼的军队，活捉柳仲礼和他弟弟柳子礼，俘获了他的全部军队。马岫和另一将领王叔孙各自交出他们所镇守的安陆、竟陵城，向杨忠投降。至此，汉水以东地区都归属西魏版图。

6 广陵人来嶷劝说原广陵太守祖皓说："董绍先轻率而无谋略，老百姓也不归心于他，如果发兵袭击杀死他，这是壮士应尽的责任。现在我想纠集义勇之士，拥戴您为首领。如果一举成功，就可以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勋业，如果天意还没有追悔侯景所造成的祸患，使我们不能成功，也足以表明我们是梁朝忠臣。"祖皓说："这正是我的心愿。"便一道纠集勇士，共得到一百多人。二十三日，他们出发袭击广陵，杀死南兖州刺史董绍先，占领州城，向远近各城镇发出布告，推举原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仍然联结东魏为后援。祖皓是祖暅的儿子；萧勔是萧勃的哥哥。二十五日，侯景派郭元建率军奔袭而来，祖皓闭城固守。

7 二月，西魏杨忠乘胜进军到石城，想逼近江陵，湘东王萧绎派舍人庾恪劝说杨忠："萧詧来讨伐他的叔父而西魏出兵帮助他，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杨忠便在涢河北边停了下来。萧绎派舍人王孝祀等人把儿子萧方略送到西魏作人质以求和好，西魏同意了。萧绎与杨忠签订盟约说："西魏以石城为边疆，梁以安陆为国界，请求如同附庸，并送儿子为质，发展贸易互通有无，永远作为友好邻邦和睦相处。"杨忠于是率军退了回去。

8 宕昌王梁弥定遭到他同族人獠甘的袭击，梁弥定逃奔到西魏，獠甘自立为王。羌族酋长傍乞铁匆占据渠株川，与渭州平民郑五丑

一道联合羌族各部落反叛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派大将军宇文贵、凉州刺史史宁率军前去讨伐，擒获并处死了傍乞铁匆和郑五丑。史宁又转而攻击獠甘，打败了他，獠甘带着百名骑兵逃奔到生羌部落巩廉玉那里，史宁重新把梁弥定迎到宕昌为王，在渠株川设置岷州，然后进兵攻击巩廉玉，杀死獠甘，俘获巩廉玉送到长安。

9 侯景派任约、于庆等人率军二万进攻各地的梁室藩王。

10 邵陵王萧纶想去救援河东王萧誉但军粮不够，便写信给湘东王萧绎说："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何况是手足之情的兄弟，怎么能相互残害！如今国家危亡，君臣蒙受耻辱，创伤巨大，悲痛深刻，我们唯有相互推心置腹，卧薪尝胆，积极备战，其他的小怨忿，应当相互容忍放弃。如果外患尚未解除，家族相残的祸乱又构成，那么，观今鉴古，没有不灭亡的道理。凡是战争，规律就是追求打胜仗，占领地盘；至于亲骨肉之间的战争，则愈是获胜愈是残酷，大捷也没什么功劳，战败了必然有所伤亡，劳累将士而损害人伦道义，损失未免太多了。侯景的军队之所以没有进犯长江中上游地区，实在是因为这些地区皇室藩王互为屏障，固如盘石，同宗牧守强盛严密。贤弟你如果攻陷湘州而不停止进兵，雍州方面就会怀疑你将要进逼，怎么能安心，必然会引来西魏军队以为援助。这样你又会受到威胁，如果贤弟你不能安定下来，梁朝天下就完了。务必希望你撤除对湘州的包围，为国家生存大计着想。"萧绎回信，陈述萧誉的过失罪恶难以赦免，并且说："萧誉引来杨忠的军队相侵逼，我只不过象鲁仲连谈笑之间使秦军退却那样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杨忠的军队，谁是谁非，事实俱在，不再多作解释。湘州一旦平定，我马上会撤军返回。"萧纶收到信，看后扔到案桌上，感叹地流着泪说："天下的事情，竟然败坏到这种地步，湘州萧誉如果失败，我灭亡的日子就到了！"

11 侯景派侯子鉴率水军八千人，自己率步兵一万人进攻广陵，打了三天，攻破城池，抓获祖皓，把他捆绑起来，用箭射他，箭矢布

满了他的身体，然后再把他车裂示众；城中男女老少都被抓来埋在地面，让士兵们骑马奔驰来回射箭杀死。随后，侯景让侯子鉴担任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侯景回到建康。

12 初六，梁朝任命安陆王萧大春为东扬州刺史。撤销吴州。

13 乙巳，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

14 庚寅[1]，东魏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

15 宣城内史杨白华进据安吴[2]，侯景遣于子悦帅众攻之，不克。

16 东魏行台辛术将兵入寇，围阳平[3]，不克。

17 侯景纳上女溧阳公主，甚爱之。三月，甲申[4]，景清上禊宴于乐游苑[5]，帐饮三日。上还宫，景与公主共据御床，南面并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

18 庚申，东魏进丞相洋爵为齐王。

19 临川内史始兴王毅等击庄铁，鄱阳王范遣其将巴西侯瑱救之，毅等败死。

20 鄱阳世子嗣与任约战于三章，约败走；嗣因徙镇三章，谓之安乐栅。

21 夏，四月，庚辰朔，湘东王绎以上甲侯韶为长沙王。

22 丙午，侯景请上幸西州[6]，上御素辇，侍卫四百余人，景浴铁四千，翼卫左右。上闻丝竹，凄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请上起舞。酒阑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罢。

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敝野。富室无食，皆鸟面鹄形，衣罗绮，怀珠玉，俯伏床帐，待命听终。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景性残酷，于石头立大碓，有犯法者捣杀之。常戒诸将曰："破栅平城，当净杀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诸将每战胜，专以焚掠为事，斩刈人如草芥，以资戏笑。由是百姓虽死，终不附之。又禁人偶语，犯者刑及外族。为其将帅者，悉称刑台，来降附者，悉称开府，其亲寄隆重者曰左右厢公，勇力兼人者曰库直都督。

23 魏封皇子儒为燕王，公为吴王。

24 侯景召宋子仙还京口。

25 邵陵王纶在郢州，以听事为正阳殿，内外斋阁，悉加题署。其部下陵暴军府，郢州将佐莫不怨之。咨议参军江仲举，南平王恪之谋主也，说恪图纶，恪惊曰："若我杀邵陵，宁静一镇，荆、益兄弟必皆内喜，海内若平，则以大义责我矣。且巨逆未枭，骨肉相残，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举不从，部分诸将，刻日将发，谋泄，纶压杀之。恪狼狈往谢，纶曰："群小所作，非由兄也。凶党已毙，兄勿深忧！"

26 王僧辩急攻长沙，辛巳，克之。执河东王誉，斩之，传首江陵，湘东王绎反其首而葬之。初，世子方等之死，临蒸周铁虎功最多，誉委遇甚重。僧辩得铁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灭，奈何杀壮士！"僧辩奇其言而释之，还其麾下。绎以僧辩为左卫将军，加侍中、镇西长史。

绎自去岁闻高祖之丧，以长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发丧，刻檀为高祖像，置于百福殿，事之甚谨，动静必咨焉。绎以为天子制于贼臣，不肯从大宝之号，犹称太清四年。丙午，绎下令大举讨侯景，移檄远近。

【注释】

①庚寅：二月无此日，疑误。

②安吴：地名，在今安徽泾县。

③阳平：地名，在今山东汶上县。

④甲申：三月无此日，疑误。

⑤禊：祭也。古人于春秋二季临水洁濯，祓除不祥的祭祀。农历三月行春禊，七月行秋禊。

⑥西州：即西州城，在今江苏南京市郊江宁县。

【译文】

13 二十五日，梁朝任命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

14 庚寅日，东魏任命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

15 梁宣城内史杨白华进军占据安吴，侯景派于子悦率军攻击，没有攻克。

16 东魏行台辛术带兵进犯梁朝领土，围攻阳平，没有攻克。

17 侯景娶皇上女儿溧阳公主为妻，非常宠爱她。三月甲申，侯景请皇上在乐游苑出席为祓禊举行的宴会，设帐饮宴三天。皇上回宫后，侯景和溧阳公主一起坐在御床上，面向南面，文武官员们列坐旁边，陪侍宴饮。

18 十一日，东魏晋升高洋的爵位为齐王。

19 梁临川内史始兴人王毅等进军攻击庄铁，鄱阳王萧范派部将巴西侯萧瑱前去救援，王毅等人兵败身死。

20 鄱阳世子萧嗣与任约在三章交战，任约战败逃走，萧嗣乘势

把驻地迁移到三章，称之为“安乐栅”。

21 夏，四月，初一，梁湘东王萧绎任命上甲侯萧韶为长沙王。

22 二十七日，侯景请皇上巡视西州，皇上乘坐着不加雕饰的素色车子，跟随着四百多名侍卫人员。侯景则带着铁甲将士四千，走在皇帝左右两边。皇上听到丝竹乐声，凄然泪下，让侯景舞蹈，侯景也请皇上起舞。酒宴快完了，人们渐渐散去，皇上从坐床上抱住侯景说：“我想念丞相。”侯景说：“陛下如果不想念我，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直到夜色降临才罢宴。

当时江南连年发生旱灾、蝗灾，江州、扬州更严重，老百姓流离逃亡，相互邀约到山谷、江湖去采集草根、树叶、菱角、鸡头草充饥，饥民所到之处，这些东西也一扫而光，死尸漫山遍野。富裕人家也没有吃的，一个个饿得鸟面鹄形，穿着华丽衣裳，怀揣金银珠玉，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降临。千里之内炊烟断绝，人迹罕见，白骨堆积如山。

侯景性情残酷，在石头城设立大石碓，有触犯法律的人，就用大碓捣杀他。常常告诫众将说：“凡是攻破敌军营垒城池，应当杀它个干干净净，让天下人知道我的厉害。”所以他的将领们每次打了胜仗，就专门做烧杀抢掠的事，杀人如同割草，以此作为游戏取乐。因此，老百姓即使死也不归附他。侯景又禁止人们在一块交谈，违犯了的人受刑罚要连及到母亲、妻子的娘家等外族。他的将领都称为行台，来投降归附他的人，都称为开府，他所特别亲近和敬重的人称为左右厢公，勇猛刚强的人称为库直都督。

23 西魏封皇子元儒为燕王，元公为吴王。

24 侯景把宋子仙调回京口。

25 邵陵王萧纶在郢州，把办公衙署称为正阳殿，把内外的斋堂阁楼都题上名称。他的部下欺陵暴虐萧恪的将佐，郢州的将佐们没有一个不怨恨的。咨议参军江仲举是南平王萧恪的主要谋士，他劝萧恪除掉萧纶，萧恪吃惊地说：“如果我杀了邵陵王，郢州也许可以

宁静，荆州湘东王萧绎、益州武陵王萧纪必然内心喜悦，一旦国家平定下来，他们会反过来用兄弟大义来责备我。况且侯景这个国贼尚未消灭，兄弟骨肉之间就自相残杀，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你还是暂且打消这个念头。"江仲举不听萧恪的话，擅自部署诸将，约定日期将要采取行动，但消息走漏，萧纶把江仲举抓起来压死。萧恪狼狈不安地前去谢罪，萧纶说："这都是一群小人干的，不是兄长的过错。凶首及其党羽已经消灭，兄长不必过虑！"

26 王僧辩猛攻长沙，初二，攻克该城。抓获河东王萧誉，把他处死，将首级送往江陵，湘东王萧绎把他的首级退回长沙，与身体合葬。当初，世子萧方等战死的时候，临蒸人周铁虎功劳最大，萧誉对他恩遇厚重，委以心腹。王僧辩抓获周铁虎后，下令把他煮死，周铁虎大叫道："侯景尚未消灭，为什么要杀死勇士！"王僧辩觉得他的这句话奇妙雄壮，便释放了他，归还他的部属。萧绎委任王僧辩为左卫将军，加上侍中和镇西长史的官职。

萧绎自从去年听到高祖去世的消息，考虑到长沙尚未攻下，所以没有公布这一死讯。二十三日，才公布武帝已死的讣告，用檀木刻成武帝的像，放置在百福殿，服侍朝拜非常恭谨，一举一动都要到那里去请示一番。萧绎认为简文帝受侯景这个逆贼挟制，所以不采用大宝年号，仍然称太清四年。二十七日，萧绎下令大规模讨伐侯景，向各地发出文告。

27 鄱阳王范至湓城，以晋熙为晋州[1]，遣其世子嗣为刺史，江州郡县多辄改易。寻阳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击庄铁，嗣与铁素善，请发兵救之，范遣侯瑱帅精甲五千助铁。由是二镇互相猜忌，无复讨贼之志。大

心使徐嗣徽帅众二千人，筑垒稽亭以备范，市籴不通，范数万之众，无所得食，多饿死。范愤恚，疽发于背，五月，乙卯，卒。范众秘不发丧，奉范弟安南侯恬为主，有众数千人。

28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为东道大行台，镇钱唐。丁巳，以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29 东魏齐王洋之为开府也，勃海高德政为管记，由是亲昵，言无不尽。金紫光禄大夫丹扬徐之才、北平太守广宗宋景业，皆善图谶，以为太岁在午，当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劝之受禅。洋以告娄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铸像卜之而成，乃使开府仪同三司段韶问肆州刺史斛律金，金来见洋，固言不可，以宋景业首陈符命，请杀之。洋与诸贵议于太妃前，太妃曰："吾儿懦直，必无此心，高德政乐祸，教之耳。"洋以人心不一，遣高德政如邺察公卿之意，未还；洋拥兵而东，至平都城[2]，召诸勋贵议之，莫敢对。长史杜弼曰："关西，国之勍敌，若受魏禅，恐彼挟天子，自称义兵而东向，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与王争天下者，彼亦欲为王所为，纵其屈强，不过随我称帝耳。"弼无以应。高德政至邺，讽公卿，莫有应者。司马子如逆洋于辽阳[3]，固言未可。洋欲还，仓丞李集曰："王来为何事，而今欲还？"洋伪使于东门杀之，而别令赐绢十匹，遂还晋阳。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日陈阴阳

杂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劝不已。洋使术士李密卜之，遇《大横》，曰："汉文之卦也。"又使宋景业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洋大悦，乃发晋阳。

高德政录在邺诸事，条进于洋，洋令左右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是月，山提至邺，杨愔即召太常卿刑邵议造仪注，秘书监魏收草九锡、禅让、劝进诸文；引魏宗室诸王入北宫，留于东斋。甲寅，东魏进洋位相国，总百揆，备九锡。洋行至前亭，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至平都城，不复肯进。高德政、徐之才苦请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子如等至邺，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洋至邺，召夫赍筑具集城南。高隆之请曰："用此何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问为！欲族灭邪！"隆之谢而退。于是作圜丘，备法物。

丙辰，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求入启事，东魏孝静帝在昭阳殿见之。亮曰："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方归仰，愿陛下远法尧、舜。"帝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曰："若尔，须作制书。"中书郎崔劼、裴让之曰："制已作讫。"使侍中杨愔进之。东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对曰："北城别有馆宇。"乃下御坐，步就东廊，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所司请发，帝曰："古

人念遗簪弊履，朕欲与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犹陛下之天下，况在六宫。"帝步入，与妃嫔已下别，举宫皆哭。赵国李嫔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直长赵道德以车一乘候于东阁，帝登车，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顺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犹不下。出云龙门，王公百僚拜辞，高隆之洒泣。遂入北城，居司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玺绶，禅位于齐。

戊午，齐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来，百官绝禄，至是始复给之。己未，封东魏主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礼。追尊齐献武王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改为高祖；文襄王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注释】

①晋熙：地名，即今安徽潜山县治

②平都城：在今山西和顺县。

③辽阳：地名，即今山西左权县。

【译文】

27 鄱阳王萧范到湓城后，把晋熙郡改为晋州，派他的世子萧嗣担任刺史，江州所属郡县守令大多被更换。寻阳王萧大心所能控制的范围，不超过寻阳一郡。萧大心派兵攻击庄铁，萧嗣与庄铁一向交情很好，请求父王出兵去救援庄铁，萧范便派侯瑱领精兵五千去援助庄铁。由此两位藩王开始互相猜疑忌恨，再也没有讨伐侯景的

心思了。萧大心让部将徐嗣徽带领二千人，在稻亭修筑堡垒以防备萧范，断绝了萧范的粮食供应渠道，萧范几万部队，没有办法得到粮食，有许多人饿死。萧范非常愤怒，背上长了恶性毒疮，五月初七，病死。萧范的部下秘不公布死讯，推戴萧范的弟弟安南侯萧恬为首领，有几千人马。

28 初八，侯景任命元思虔为东道大行台，镇守钱塘。初九，任命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29 东魏齐王高洋最初任职开建府署时，勃海人高德政担任记室参军，由此两人关系日益亲密，无话不谈。金紫光禄大夫丹扬人徐之才、北平太守广宗人宋景业都精通图谶占筮之术，认为太岁星运行到午年，应当有改朝换代的事发生，就把这种预言通过高德政告诉高洋，劝他接受帝位禅让。高洋把这事禀告他母亲娄太妃，太妃说："你父亲和哥哥都是如龙似虎的英才，尚且认为皇位天授，不可妄自据有，终身北面事君，你算什么人，竟想效法舜、禹禅让的事？"高洋把这话转告徐之才，徐之才说："正因为您才能声誉比不上父兄，所以才应该尽早登上皇位。"高洋又铸造了一座神像进行卜问，也显示可以成功，便派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去征询肆州刺史斛律金的意见，斛律金来求见高洋，坚持说这事干不得，并认为宋景业首先宣扬天命受禅，请求把他处死。高洋和勋臣贵戚们一起在娄太妃面前商议这件事，太妃说："我儿子柔懦憨直，必定没有这种念头，高德政喜欢惹祸，这都是他教唆的。"高洋考虑到人心不一致，就派高德政到邺城去观察公卿大臣们的意向，尚未返回，高洋便率军东进，到平都城，召集各位勋臣贵族商议这件事，没有人敢做声。长史杜弼说："关中的宇文氏，是我们的强敌，您如果接受孝静帝的禅让，恐怕宇文泰会打着天子的旗号，以救助皇室、伸张正义的名义向东出兵，大王您拿什么来对付他！"徐之才说："现在和大王争天下的那些人，他们也想做大王想做的事，即使他们不服气，也不过步大王的后尘称帝而已。"杜弼无言对答。高德政到达邺城，把高洋

准备受禅称帝的事委婉地告知公卿们,没有人敢应和他。司马子如在辽阳迎住高洋,坚持说禅让的事不可做。高洋想回晋阳,仓丞李集说:"大王您这次出来是为什么事,现在却要返回?"高洋假意下令把他拉到东门处死,而暗中传令赏赐给他十匹绢,于是返回晋阳。从此,高洋日常总是闷闷不乐。徐之才、宋景业等人每天在他耳边讲述阴阳杂占的道理,说应当尽早接受天命,高德政也不停地敦促劝说。高洋请术士李密占卜这件事,卜到《大横》的卦,李密说:"这是汉文帝即帝位前卜到的卦。"又让宋景业占筮,得到《乾卦》的变卦《鼎卦》,宋景业说:"《乾》是君主的象征。《鼎》是表示五月的卦。应当在五月接受禅位。"有人说:"五月不能进居官位,如果触犯了这种忌讳,就会死在官位上。"宋景业说:"大王是当皇帝,当然没有离位的时候,怎么会不在皇位上寿终正寝呢!"高洋大喜,便从晋阳向邺城进发。

高德政逐条列出需要预先到邺城作准备的事,呈交给高洋过目,高洋令手下人陈山提乘驿车,带着高德政所列事项和一封密信,快速到邺城去找杨愔。当月,陈山提到达邺城,杨愔立即遵命召来太常卿邢邵一块商议建造仪仗、制定礼仪,秘书监魏收起草九锡、禅让、劝进等各种文告表章;把魏皇室诸王召集到北宫,软禁在东斋。初六,东魏晋升高洋为相国,总领一切,配备九锡仪仗。高洋行进到前亭,所乘马忽然倒地,他内心很厌恶这件不吉利的事,到达平都城后,便不肯再前进。高德政、徐之才苦苦地请求说:"陈山提已经先去邺城,恐怕他走漏了消息。"随即命令司马子如、杜弼乘驿车随陈山提之后陆续进入邺城,观察事态发展和人心所向。司马子如等人到达邺城,众人以为大局已定,没有人敢再表示异议。高洋到达邺城,召集民伕带上修筑工具到城南集中。高隆之请问高洋道:"召集民伕干什么?"高洋不高兴地说:"我自然有事,你问这干什么!想破家灭族吗!"高隆之连声道歉,唯唯而退。于是,在城南筑圜丘,备办登基大典用的仪仗器物。

初八，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人请求入宫奏事，东魏孝静帝在昭阳殿会见了他们。张亮等人说："金木水火土五行递相生克运行，有始必有终，齐王高洋天资圣明，道德高尚，万众钦仰，天下归心，希望陛下您效法尧、舜禅让帝位。"孝静帝神色庄重地说："这件事推让很久了，我谨遵众意，理当逊位让贤。"又说："如果这样，必须起草禅让制书。"中书郎崔劼、裴让之说："制书已经撰写完毕。"让侍中杨愔把制书呈上。孝静帝签署后，说："把我安置在什么地方？"杨愔说："在北城为您准备了一套楼馆屋宇。"孝静帝便走下御座，步出东廊，口里吟咏着范晔《后汉书·献帝纪赞》说："汉献帝生不逢时，身既播迁，国又遭难，终结了四百年的汉祚，永远象尧的儿子丹朱一样作舜虞的宾客。"有关官员请孝静帝动身离宫，孝静帝说："古人尚且怀念自己丢掉的发簪和旧鞋，我想与后宫嫔妃们告别一下，可以吗？"高隆之说："现在的天下仍然还是您的天下，何况六宫呢。"孝静帝走进后宫，与妃嫔以下的人一一告别，整个后宫一片哭声。赵国人李嫔吟诵曹植的诗说："帝王您要爱护自己的玉体，希望和您共享白发晚年。"直长赵道德在东阁门外准备好一辆车子，孝静帝登车，赵道德上车去抱扶他，孝静帝骂他说："我自己畏天命、顺民意，你这奴才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逼我！"赵道德仍然不下来。车子驰出云龙门，王公大臣们一一向他拜别，高隆之流泪哭泣。随后车子驶进北城，孝静帝住进司马子如原来住的南宅，派太尉彭城王元韶等人捧着玉玺印绶，把帝位禅让给齐王。

初十，齐王在南郊宣布登上皇位，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保。自魏敬宗以来，文武百官不给俸禄，到这时候才重新开始发给俸禄。十一日，北齐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给予他不同于臣下的礼遇。追尊齐献武王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来又改称为高祖；追尊文襄王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十三日，尊封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十七日，把原来东魏给予大臣们的封爵按不同情况分别降了等级，其中那些为北齐的建立有功的人和西魏、梁朝来投降归附的

人，不在降爵之列。

30 文成侯宁起兵于吴，有众万人，己巳，进攻吴郡；行吴郡事侯子荣逆击，杀之。宁，范之弟也。子荣因纵兵大掠郡境。

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

是时，唯荆、益所部尚完实，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纪移告征、镇，使世子圆照帅兵三万受湘东王节度。圆照军至巴水[1]，绎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2]，未许东下。

31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连行扬州事。

32 江夏王大款、山阳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间道奔江陵。

33 齐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库狄干等七人皆为王。癸未，封弟浚为永安王，淹为平阳王，洑为彭城王，演为常山王，涣为上党王，淯为襄城王，湛为长广王，潜为任城王，湜为高阳王，济为博陵王，凝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

34 鄱阳王范既卒，侯瑱往依庄铁，铁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诈引铁谋事，因杀之，自据豫章。

35 寻阳王大心遣徐嗣徽夜袭湓城，安南侯恬、裴之横等击走之。

36 齐主娶赵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绍德；又纳段韶之妹。及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政欲结勋贵之援，乃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帝不从。丁亥，立李氏为皇后，以段氏为昭仪，子殷为皇太子。庚寅，以库狄干为太宰，彭乐为太尉，潘相乐为司徒，司马子如为司空。辛卯，以清河王岳为司州牧。

37 侯景以羊鸦仁为五兵尚书。庚子，鸦仁出奔江西，将赴江陵，至东莞，盗疑其怀金，邀杀之。

38 魏人欲令岳阳王詧发哀嗣位，詧辞，不受。丞相泰使荣权册命詧为梁王，始建台，置百官。

39 陈霸先修崎头古城[3]，徙居之。

40 初，燕昭成帝奔高丽，使其族人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会。自业至孙融，世为罗州刺史[4]，融子宝为高凉太守[5]。高凉洗氏，世为蛮酋，部落十余万家，有女，多筹略，善用兵，诸洞皆服其信义；融聘以为宝妇。融虽累世为方伯，非其土人，号令不行；洗氏约束本宗，使从民礼，每与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虽亲戚无所纵舍，由是冯氏始得行其政。

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使召宝，宝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应召太守，必欲诈君共反耳。"宝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召君；此必欲质君以发君之兵也，愿且无往以观其变。"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将兵入赣石，城鱼梁以逼南康，霸先使周文育击之。洗氏谓宝曰："平虏，骁将

也，今入赣石与官军相拒，势未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君若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卑辞厚礼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妇参。'彼闻之，必喜而无备。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6]，得至栅下，破之必矣。"宝从之。迁仕果不设备，洗氏袭击，大破之，迁仕走保宁都。文育亦击走平虏，据其城。洗氏与霸先会于赣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

湘东王绎以霸先为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

41 辛丑，裴之横攻稽亭，徐嗣徽击走之。

42 秋，七月，辛亥，齐立世宗妃元氏为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封世宗子孝琬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以尚书令封隆之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淹为尚书令。

43 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

44 初，东魏遣仪同武威牒云洛等迎鄱阳世子嗣，使镇皖城[7]。嗣未及行，任约军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战，败死。约遂略地至湓城，寻阳王大心遣司马韦质出战而败，帐下犹有战士千余人，咸劝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约。先是，大心使太子洗马韦臧镇建昌[8]，有甲士五千，闻寻阳不守，欲帅众奔江陵，未发，为麾下所杀。臧，粲之子也。

45 于庆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庆送瑱于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遣瑱随庆徇蠡南诸郡，以瑱为湘州刺史。

①巴水：源出陕西大巴山和米仓山，南流至今四川渠县入渠江，再入嘉陵江。

②白帝：城名，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

③崎头城：在今江西大庾县东。

④罗州：故治在今广东化县。

⑤高凉：郡名，故治在今广东阳江县。

⑥赎：古时，东方、南方民族以财的赎罪。

⑦皖城：地名，故治在今安徽潜山县。

⑧建昌：地名，故治在今湖南辰溪县。

【译文】

30 梁文成侯萧宁在吴县起兵，有一万多人，二十一日，领兵进攻吴郡；代理吴郡政事的侯子荣出兵迎击，打败并杀死了萧宁。萧宁是萧范的弟弟。侯子荣乘机纵容士兵在吴郡境内大肆抢掠。

自从东晋司马氏迁都江南以来，三吴地区是天下最为富有的地方，朝廷的贡品、租赋，以及客商行旅之人，都出在这个地区。等到侯景作乱，金银财宝布帛抢劫一空，接着就抢掠人口，或杀死吃掉，或转卖到北方去，余下的百姓，所剩无几。

当时，只有荆、益两个州所管辖的地区还比较完整充实，太尉、盖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发文通告各征、镇，让世子萧圆照帅兵三万受湘东王指挥。圆照率军到达巴水，萧绎授予他信州刺史，命令他屯驻在白帝，不许他继续东下。

31 六月初三，梁委任南郡王萧大连兼管扬州政务。

32 梁江夏王萧大款、山阳王萧大成、宜都王萧大封从信安抄小

王,高湜为高阳王,高济为博陵王,高凝为新平王,高润为冯翊王,高洽为汉阳王。

34 梁鄱阳王萧范死后,侯瑱去投靠庄铁,庄铁对他存有戒备之心,侯瑱心里很不安稳,初八,谎称请庄铁商议事情,趁机杀了庄铁,自己占据了豫章。

35 梁寻阳王萧大心派徐嗣徽在夜间袭击湓城,安南侯萧恬、裴之横等人反击,把他赶跑了。

36 北齐国主高洋娶了赵郡李希宗的女儿,生下儿子高殷、高绍德,又纳段韶的妹妹为妃子。等到即位后准备确立中宫皇后时,高隆之、高德贵想联结勋臣贵族为后援,便说:"汉族女人不能立为天下之母,应当再选择美人婚配。"高洋不同意。初九,册立李氏为皇后,以段氏为昭仪,长子高殷为皇太子。十二日,任命库狄干为太宰,彭乐为太尉,潘相乐为司徒,司马子如为司空。十三日,任命清河王高岳为司州刺史。

37 侯景任命羊鸦仁为五兵尚书。二十二日,羊鸦仁逃奔到江西,将奔赴江陵,走到东莞,强盗怀疑他身上带有黄金,在路上拦劫并杀了他。

38 西魏想让梁岳阳王萧詧为梁武帝举哀,并继承帝位,萧詧推辞不接受。丞相宇文泰派荣权册命萧詧为梁王,开始建立行台,设置百官。

39 陈霸先修筑崎头古城,迁移到那里驻扎。

40 当初,燕昭成帝逃奔到高丽,让他的同族人冯业带三百人渡海投奔南朝宋,因此留居新会。自冯业到他孙子冯融,世代都担任罗州刺史,冯融的儿子冯宝为高凉太守。高凉洗氏家族,世代都是蛮族部落首领,部落有十多万户,洗氏有个女儿,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各部落都佩服她的信义,冯融把她娶给儿子冯宝作媳妇。冯融虽然世代为地方长官,但由于不是土著出身,所以号令行不通;洗氏嫁给冯宝后,管教本宗族的人,使他们遵守平民应尽的礼节,每

次和冯宝一块研究诉讼案件，如果蛮族首领犯法，即使这些首领是自己的亲戚也决不宽容，从此，冯氏的政令才得以施行。

高州刺史李迁仕占据大皋口，派使者去召请冯宝，冯宝想应召前往，洗氏制止他说："刺史在一般情况下无缘无故不应该召见太守，他这次召见，必定是想骗你一块起兵造反。"冯宝说："你凭什么这样推断？"洗氏说："李刺史受朝廷征召去救援皇城，却声称自己有病不去，在铸造兵器、招兵买马之后再征召你去，这一定是要拿你做人质以便胁迫你的部队去参加叛乱，希望你暂且不去，以观察事态变化。"几天之后，李迁仕果然反叛了，派主帅杜平虏领兵进入赣石，在鱼梁筑城以威胁南康，陈霸先派周文育率军攻击他。洗氏对冯宝说："杜平虏是一员猛将，现在进入赣石与官军对抗，看形势一时间是回不来的，李迁仕一个人在高州是没什么作为的。你如果自己带兵前去，必然与李迁仕的部队发生激战，应当先派使者前去，带着厚厚的礼物，用谦卑的言辞对他说：'我自己不敢离开郡城，想派夫人前来参见。'李迁仕听了这话，必然满心欢喜而不防备。然后我带领一千多名士兵，挑着各种杂物，步行而去，声言是去交纳财物以赎罪过，这样得以接近他们军营栅栏，突然发起攻击，就必定能战胜他们。"冯宝听从了洗氏的建议。李迁仕果然毫不防备，洗氏挥兵袭击，大败李迁仕，李迁仕退到宁都防守。周文育也击退了杜平虏，占领了鱼梁城。洗氏在赣石与陈霸先会见，回来后，对冯宝说："陈都督不是寻常人才，很得人心，必定能扫平叛贼，你应该大大资助他。"

湘东王萧绎任命陈霸先为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

41 二十三日，裴之横率军进攻稽亭，徐嗣徽反击把他赶跑。

42 秋七月，初三，北齐册立世宗高澄的王妃元氏为文襄皇后，她所居住的宫殿称为静德宫。又封世宗的儿子高孝琬为河间王，高孝瑜为河南王。初七，任命尚书令封隆之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高淹为尚书令。

43 十四日，梁王萧詧进入西魏去朝见魏文帝。

44 当初，东魏派仪同武威人牒云洛等人去迎接鄱阳王的世子萧嗣，让他镇守皖城。萧嗣还没出发上路，任约的军队就到了，牒云洛等人引兵逃去，萧嗣便失去了援助，只好出兵迎战任约，结果兵败被杀。任约因此侵占领土直抵湓城，寻阳王萧大心派司马韦质带兵出战，大败而回；但手下仍有一千多名士兵，大家都劝萧大心退到建州去立足，萧大心不采纳众人的意见，二十一日，献出江州投降任约。这之前，萧大心派太子洗马韦臧去镇守建昌，手下有甲士五千人，这时听说寻阳失守，就想带兵逃奔去江陵，还未出发，韦臧就被部下杀害。韦臧是韦粲的儿子。

45 于庆侵占地盘到达豫章，侯瑱兵穷力屈，只好投降，于庆把侯瑱押送到建康。侯景因为侯瑱与自己同姓，待他很优厚，把他的儿子、儿子和弟弟留下做人质，派他随同于庆去攻打彭蠡湖以南各郡县，并任命他为湘州刺史。

46 初，巴山人黄法氍，有勇力，侯景之乱，合徒众保乡里。太守贺诩下江州，命法氍监郡事。法氍屯新淦[1]，于庆自豫章分兵袭新淦，法氍败之。陈霸先使周文育进军于庆，法氍引兵会之。

47 邵陵王纶闻任约将至，使司马蒋思安将精兵五千袭之，约众溃；思安不设备，约收兵袭之，思安败走。

48 湘东王绎改宜都为宜州，以王琳为刺史。

49 是月，以南郡王大连为江州刺史。

50 魏丞相泰以齐主称帝，帅诸军讨之。以齐王廓镇陇

右，征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将军、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屯咸阳，镇关中。

51 益州沙门孙天英帅徒数千人夜攻州城，武陵王纪与战，斩之。

52 邵陵王纶大修铠仗，将讨侯景。湘东王绎恶之，八月，甲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信州刺史鲍泉等帅舟师一万东趣江、郢。声言拒任约，且云迎邵陵王还江陵，授以湘州。

53 齐主初立，励精为治。赵道德以事属黎阳太守清河房超，超不发书，棓杀其使；齐主善之，命守宰各设棓以诛属请之使。久之，都官中郎宋轨奏曰："若受使请赇，犹致大戮，身为枉法，何以加罪！"乃罢之。

司都功曹张老上书请定齐律，诏右仆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讨论损益之。

齐主简练六坊之人，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陈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

始立九等之户[2]，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54 九月，丁巳，魏军发长安。

55 王僧辩军至鹦鹉洲，郢州司马刘龙虎等潜送质于僧辩，邵陵王纶闻之，遣其子威正侯硕将兵击之，龙虎败，奔于僧辩。纶以书责僧辩曰："将军前年杀人之侄，今岁伐人之兄，以此求荣，恐天下不许！"僧辩送书于湘东王绎，绎命进军。辛酉，纶集其麾下于西园，涕泣言曰："我本无他，志在灭贼，湘东常谓与之争帝，遂尔见伐。今日欲守则交

绝粮储，欲战则取笑千载，不容无事受缚，当于下流避之。"麾下壮士争请出战，纶不从，与硕自仓门登舟北出。僧辩入据郢州。绎以南平王恪为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世子方诸为郢州刺史，王僧辩为领军将军。

纶遇镇东将军裴之高于道，之高之子畿掠其军器，纶与左右轻舟奔武昌涧饮寺，僧法馨匿纶于岩穴之下。纶长史韦质、司马姜律等闻纶尚存，驰往迎之，说七栅流民以求粮仗。纶出营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齐昌③。遣使请和于齐，齐以纶为梁王。

【注释】

①新淦：地名，故城在今江西清江县。

②九等之户：一种户籍制度，大率将所有居户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等，然后依等差纳税服役。

③齐昌：地名，故城在今湖北蕲春县。

【译文】

46 当初，巴山人黄法氍勇武有力，侯景作乱时，他纠合民众保卫乡里。太守贺诩到江州去，委托他监管郡中事务。黄法氍驻屯在新淦，于庆从豫章派出部队袭击新淦，黄法氍大败敌军。陈霸先派周文育进军攻击于庆，黄法氍率军前去会合。

47 邵陵王萧纶听说任约将要到来，派司马蒋思安率精兵五千袭击任约，击溃了任约的部队；蒋思安打了胜仗，不加戒备，任约收集溃散的部队反过来袭击蒋思安，蒋思安溃败逃去。

48 湘东王萧绎改宜都为宜州，任命王琳为刺史。

49 当月，梁朝任命南郡王萧大连为江州刺史。

50 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北齐国主高洋称帝。帅各路兵马前去讨伐，任命齐王元廓镇守陇右，召回秦州刺史宇文导担任大将军、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驻屯咸阳，镇守关中。

51 梁益州僧人孙天英帅徒弟几千人在夜间攻打州城，武陵王萧纪与他交战，杀死了他。

52 梁邵陵王萧纶大修铠甲兵仗，准备讨伐侯景。湘东王萧绎厌恶他。八月十七日，萧绎派左卫将军王僧辩、信州刺史鲍泉等人率水军一万东进江州、郢州一带。声称抗击任约，并且说要迎接邵陵王萧纶回江陵，准备把湘州授予他。

53 北齐国主高洋初登皇位，励精图治。赵道德以私事嘱托黎阳太守清河人房超，房超不拆书信，用木杖把来使打死。高洋很赞赏这种做法，命令各州郡长官都设置木杖，以诛杀那些请托私事的来使。过了很久，都官中郎宋轨启奏说："如果受长官指使去请托的人，尚且要遭到杀戮，那些本身贪赃枉法的指使者，又该当何罪！"高洋便停止了这种做法。

司都功曹张老上书请求制定《齐律》，高洋下诏让右仆射薛琡等人以东魏《麟趾格》为基础，加以修改增减。

齐主高洋精选并训练六坊的宿卫之士，每一个人要能抵挡一百个人，经过考验，那些临阵敢于拼命的人才被录取，这批人被称为"白保鲜卑"。又精选汉族中勇气和力量绝伦超凡的人，称为"勇士"，把这些人配备到边境要害的地方去。

北齐开始实施九等户的户籍制度，富裕人家纳税交钱，贫穷人家出力服役。

54 九月初十，西魏军队从长安出发。

55 王僧辩的部队抵达鹦鹉洲，郢州司马刘龙虎等人暗中派人送礼物给王僧辩以示呼应，邵陵王萧纶听说后，派儿子威正侯萧硕率兵去攻打他们，刘龙虎战败，逃奔到王僧辩那里。萧纶写信指责王僧辩说："将军你前年杀了人家的侄儿萧誉，今年又来讨伐人家的

兄长，这样来邀功求荣，恐怕天下之人都不会允许的！"王僧辩把这封信送给萧绎，萧绎命令进军。十四日，萧纶把部下召集到西园，流着眼泪说："我本来没有其他的想法，一心只想消灭侯景叛贼，不料湘东王常常以为我要与他争夺帝位，所以兴兵讨伐。现在想坚守城池但粮食供应已断绝，想出兵交战又会遗笑千古，我不能无缘无故地被俘受缚，准备逃到下游去避避。"他部下将士争相请求出战，萧纶不同意，与儿子萧硕一道从仓门登船向北出逃。王僧辩随后进据郢州。萧绎任命南平王萧恪为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世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王僧辩为领军将军。

萧纶在路上遇到镇东将军裴之高，裴之高的儿子裴畿抢掠萧纶的军器，萧纶和部下亲信乘轻舟逃到武昌涧饮寺，寺中僧人法馨把萧纶藏匿在岩穴之下。萧纶长史韦质、司马姜律等人听说萧纶还活着，便骑马前去迎接他，并游说在北江州结七栅自保的流民们资助粮草兵器。萧纶出来在巴水扎营，流民八九千人来归附他，又逐渐收集了一部分失散的士卒，屯驻在齐昌。派使者去向北齐求和，北齐封萧纶为梁王。

56 湘东王绎改封皇子大款为临川王，大成为桂阳王，大封为汝南王。

57 癸亥，魏军至潼关。

58 庚午，齐主如晋阳，命太子殷居凉风堂监国。

59 南郡王中兵参军张彪等起兵于若邪山[1]，攻破浙东诸县，有众数万。吴郡人陆令公等说太守南海王大临往依之，大临曰："彪若成功，不资我力；如其桡败，以我自解，不可往也。"

60 任约进寇西阳、武昌[2]。初，宁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数万人讨侯景，湘东王绎以为秦州刺史，使将兵东下，与约遇于武昌。绎以庐陵王应为江州刺史，以文盛为长史行府州事，督诸将拒之。应，续之子也。邵陵王纶引齐兵未至，移营马栅，距西阳八十里，任约闻之，遣仪同叱罗子通等将铁骑二百袭之，纶不为备，策马亡走。时湘东王绎亦与齐连和，故齐人观望，不助纶。定州刺史田祖龙迎纶，纶以祖龙为绎所厚，惧为所执，复归齐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纶之故吏也，开城纳之，任约遂据西阳、武昌。

61 裴之高帅子弟部曲千余人至夏首，湘东王绎召之，以为新兴、永宁二郡太守[3]。又以南平王恪为武州刺史，镇武陵[4]。

62 初，邵陵王纶以衡阳王献为齐州刺史，镇齐昌，任约击擒之，送建康，杀之。献，畅之孙也。

63 乙亥，进侯景位相国，封二十郡，为汉王，加殊礼。

64 岳阳王詧还襄阳。

65 黎州民攻刺史张贲[5]，贲弃城走，州民引氐酋北益州刺史杨法琛据黎州，命上、贾二姓诣武陵王纪请法琛为刺史。纪深责之，囚法琛质子崇顒、崇虎。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

66 己卯，齐主至晋阳宫。广武王长弼与并州刺史段韶不协，齐主将如晋阳，长弼言于帝曰："韶拥强兵在彼，恐不如人意，岂可径往投之！"帝不听。既至，以长弼语告之，

曰:“如君忠诚,人犹有谗,况其余乎!”长弼,永乐之弟也。乙酉,以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段韶为右仆射。

67 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以诏文呈上。上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

68 立皇子大钧为西阳王,大威为武宁王,大球为建安王,大昕为义安王,大摯为绥建王,大圜为乐梁王。

69 齐东徐州刺史行台辛术镇下邳。十一月,侯景征租入建康,术帅众渡淮断之,烧其谷百万石,遂围阳平,景行台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术略三千余家,还下邳。

70 武陵王纪帅诸军发成都,湘东王绎遣使以书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又别纸曰:“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

71 甲子,南平王恪帅文武拜笺推湘东王绎为相国,总百揆,绎不许。

72 魏丞相泰自弘农为桥,济河,至建州。丙寅,齐主自将出顿东城。泰闻其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会久雨,自秋及冬,魏军畜产多死,乃自蒲阪还。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已东,皆入于齐。

【注释】

①若邪山:地名,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

②西阳:地名,即今湖北黄州市。 武昌:地名,即今湖北鄂州市。

③新兴:地名,即今湖北江陵县。 永宁:地名,即今湖北南漳县。

④武陵:地名,即今湖南常德县。

⑤黎州:地名,即今四川广元县。

【译文】

56 梁湘东王萧绎改封皇子萧大款为临川王，萧大成为桂阳王，萧大封为汝南王。

57 十二日，西魏军队进抵潼关。

58 十九日，北齐主高洋到晋阳，命令皇太子高殷居住在凉风堂监守国都。

59 南郡王的中兵参军张彪等人在若邪山起兵，攻占浙江东部诸县，拥有几万人的队伍。吴郡人陆会公等人劝说郡太守南海王萧大临去依靠张彪，萧大临说："张彪如果成功了，也不需要我的部队去资助；如果失败了，就会拿我当替罪羊以便自我解脱，我不能去依附他。"

60 任约率军进犯西阳、武昌。当初，梁宁州刺史彭城人徐文盛招募几万兵马讨伐侯景，湘东王萧绎任命他为秦州刺史，让他率军沿江东下，在武昌与任约相遇。萧绎任命庐陵王萧应为江州刺史，让徐文盛担任长史代理州府事务，督促众将领抗击任约。萧应是萧续的儿子。邵陵王萧纶招引的北齐军队尚未到达，只好把兵营移到马栅，距离西阳八十里，任约听到消息，立即派仪同叱罗子通等人率铁甲骑兵二百人前去袭击，萧纶猝不及防，策马而逃。当时湘东王萧绎也与北齐连和，所以，北齐采取观望态度，不出兵帮助萧纶。定州刺史田祖龙表示欢迎萧纶去，但萧纶认为田祖龙与萧绎关系好，害怕被他抓住，所以又回齐昌去了。当他走到汝南，西魏所任命的汝南城长官李素，是他的老部下，就打开城门接纳了他。任约于是占据了西阳、武昌。

61 裴之高率子弟部属一千多人到达夏首，湘东王萧绎召请他担任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又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武州刺史，镇守武陵。

62 当初，邵陵王萧纶任命衡阳王萧献为齐州刺史，镇守齐昌，任约攻击萧献并擒获了他，随后把他送到建康处死。萧献是萧畅的孙子。

63 二十四日，梁朝晋升侯景为相国，封他二十郡，称汉王，给以特殊礼遇。

64 梁岳阳王萧詧回到襄阳。

65 黎州民众攻打刺史张贲，张贲弃城逃跑，民众请来氐族酋长北益州刺史杨法琛据守黎州，派王、贾二姓的人到武陵王萧纪那里去，请求让杨法琛担任刺史。萧纪很很地责备了他们，把杨法琛的两个作人质的儿子杨崇顺、杨崇虎关押起来。冬季十月初一，杨法琛派使者去西魏表示愿意归附。

66 初三，北齐主高洋抵达晋阳宫。广武王高长弼与并州刺史段韶不和，高洋将要去晋阳时，高长弼对他说："段韶在那里掌握着重兵，恐怕会发生意外事件，怎么能轻易自投罗网！"高洋不听。高洋到达晋阳后，把高长弼的话告诉了段韶，说："象你这么忠诚的人，人们尚且有谗言，何况其他人呢！"高长弼是高永乐的弟弟。初九，北齐任命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段韶为右仆射。

67 十九日，侯景给自己加上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的职衔，写成诏书呈送给皇上。皇上吃惊地说："将军竟有宇宙的称号啊！"

68 皇上册立皇子萧立钧为西阳王，萧大威为武宁王，萧大球为建安王，萧大昕为义安王，萧大挚为绥建王，萧大圜为乐梁王。

69 北齐东徐州刺史、行台辛术镇守下邳。十一月，侯景征调租赋进入建康，辛术率军渡过淮河截断了漕运的道路，烧毁侯景一百万石稻谷，进而围攻阳平，侯景的行台郭元建领兵前去救援。十六日，辛术劫持三千多家民户返回下邳。

70 梁武陵王萧纪率诸军从成都出发，湘东王萧绎派使者送了一封信给萧纪，制止他出征，说："四川的百姓英勇剽悍，易于行动而难以安定下来，弟弟只管镇守该地，我自己会出兵消灭叛贼。"又另外写了一张便笺，说："我们之间的境界就象当年孙权、刘备一样，各自保全自己的领土；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象当年鲁、卫两国之间的

情谊一样，常常互通音信。”

71 十八日，梁南平王萧恪率文武官员共进奏章推荐湘东王萧绎为相国、总揽一切；萧绎不同意。

72 西魏丞相宇文泰从弘农架桥，渡过黄河，到达建州。二十日，北齐主高洋亲自率军出发驻屯在东城。宇文泰听说高洋的军队军容严整而强盛。感叹地说：“高欢并没有死去啊！”刚好遇上长时间下雨，从秋天直到冬季，西魏军队的战马死了不少，只好从蒲阪返回。于是黄河以南从洛阳，黄河以北从平阳往东，都归于北齐。

73 丁卯，徐文盛军贝矶，任约帅水军逆战，文盛大破之，斩叱罗子通、赵威方，仍进军大举口①。侯景遣宋子仙等将兵二万助约，以约守西阳，久不能进，自出屯晋熙②。

南康王会理以建康空虚，与太子左卫将军柳敬礼、西乡侯劝、东乡侯勔谋起兵诛王伟。安乐侯乂理出奔长芦③，集众得千余人。建安侯贲、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谋，以告伟。伟收会理、敬礼、劝、勔及会理弟祁阳侯通理，俱杀之。乂理为左右所杀。钱塘褚冕，以会理故旧，捶掠千计，终无异言。会理隔壁谓之曰：“褚郎，卿岂不为我致此？卿虽忍死明我，我心实欲杀贼！”冕竟不服，景乃宥之。劝，昺之子；贲，正德之弟子；子邕，憺之孙也④。

帝自即位以来，景防卫甚严，外人莫得进见，唯武林侯咨及仆射王克、舍人殷不害，并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帝与之讲论而已。及会理死，克、不害惧祸，稍自疏。咨独不离帝，朝请无绝；景恶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杀咨于广莫门

外。

帝之即位也，景与帝登重云殿，礼佛为誓云："自今君臣两无猜贰，臣固不负陛下，陛下亦不得负臣。"及会理谋泄，景疑帝知之，故杀咨。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谓殷不害曰："庞涓当死此下[5]。"

景自帅众讨杨白华于宣城，白华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为左民尚书[6]，诛其兄子彬以报来亮之怨。

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贲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为随王，仍赐姓侯氏。

74 辛丑，齐主还鄴。

75 邵陵王纶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将图安陆[7]。魏安州刺史马祐以告丞相泰，泰遣杨忠将万人救安陆。

76 武陵王纪遣潼州刺州杨乾运、南梁州刺史谯淹合兵二万讨杨法琛[8]，法琛发兵据剑阁以拒之[9]。

77 侯景还建康。

78 初，魏敬宗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此官遂废。大统三年，文帝复以丞相泰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谓之八柱国。泰始籍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阅战陈，马畜粮备，六家供之[10]；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泰任总百揆，督中外诸军；欣以宗室宿望，从容禁闼而已。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每

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开府各领一军。是后功臣位至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者甚众，率为散官，无所统御，虽有继掌其事者，闻望皆出诸公之下云。

79 齐主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保历》，行之。

【注释】

①大举口：地名，在今湖北黄州市内。

②晋熙：地名，即今安徽潜山县。

③长芦：地名，在今江苏高淳县。

④萧昺：南朝梁武帝堂弟，官至侍中、郢州刺史。 萧憺：南朝梁武帝第十子，字僧达，官至安西将军，封始兴郡王。

⑤庞涓：战国魏人，与孙膑同学兵法，仕魏为将军，妒孙膑之能，召而断其足，孙膑潜逃入齐。后庞涓率军侵韩，孙膑率齐军救之，伏兵于马陵道，令部下于道旁大树上书曰："庞涓死此树下。"庞涓夜至马陵道，伏兵齐起，万弩并发，庞涓兵败自杀。

⑥左民尚书：官名，即左户尚书，属尚书省，掌天下计账、户籍等事。

⑦安陆：地名，即今湖北安陆县。南朝梁置南司州于此，西魏改置安州。

⑧刺州：即刺史之异称。

⑨剑阁：地名，在今四川剑阁县北。该地有大剑山、小剑山，两山之间崖峻绝险，架阁连山以通行旅，谓之剑阁。

⑩六家：诸家解释纷纭，此取陈寅恪之说，即指西魏八柱国中除宇文泰、元欣外之六柱国。

【译文】

73 二十一日，徐文盛进军扎营在贝矶，任约率水军迎战，徐文盛把他打得大败，杀死了叱罗子通和赵威方，接着进军大举口。侯景派宋子仙等人领兵二万前去援助任约，由于任约驻守西阳，很久不能向前推进，侯景便亲自率军出发到晋熙驻扎。

梁南康王萧会理看到建康兵力空虚，便与太子左卫将军柳敬

礼、西乡侯萧劝、东乡侯萧勔密谋起兵杀王伟。安乐侯萧乂理出逃奔往长芦，集结了一千多人的队伍。建安侯萧贲、中宿侯的世子萧子邕得知这一密谋后，就向王伟告发了。王伟逮捕了萧会理、柳敬礼、萧劝、萧勔和萧会理的弟弟祁阳侯萧通理，把他们全都处死。萧乂理也被部下杀死。钱塘人褚冕因为是萧会理的故交旧属，被王伟抓起来严刑拷打，但始终不吐露萧会理的密谋。萧会理在隔壁对褚冕说："褚郎，你难道不就是为了我才被打得这个样子吗？你虽然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来为我开脱，但我内心上确实是想杀贼除乱啊。"褚冕终究没有招供，侯景便宽大释放了他。萧劝是萧昺的儿子；萧贲是萧正德弟弟的儿子；萧子邕是萧愔的孙子。

皇帝自从登上皇位以来，侯景对他防卫很严密，外人无法得到进见机会，唯有武林侯萧咨以及仆射王克、舍人殷不害等人，因为都是文弱书生，才得以进出皇宫，皇帝与这几个人也只能讲文论学而已。等到萧会理死后，王克、殷不害惧怕惹祸，便渐渐与皇帝疏远。只有萧咨坚持不离开皇帝身边，每天朝见请安，从不间断；侯景为此很厌恶萧咨，便指使萧咨的仇人刁戍在广莫门外刺杀了他。

皇帝初即位时，侯景与他登上重云殿，向着佛像叩拜发誓说："从今以后，我们君臣二人相互不能猜忌和怀有二心，我固然不能辜负陛下，陛下也不能辜负我。"等到萧会理的密谋泄露，侯景怀疑皇帝知道这件事，所以杀了萧咨。皇帝知道自己已经活不长了，就指着自己居住的宫殿对殷不害说："庞涓将死在这里。"

侯景自己率军到宣城去讨伐杨白华，杨白华兵败力竭，只好投降，侯景因为他是北方人，就保全了他，让他担任左民尚书，但把他哥哥的儿子杨彬杀了以报复杨白华杀来亮的仇。

十二月初一，侯景封建安侯萧贲为竟陵王，中宿侯的世子萧子邕为随王，并赐给他们侯姓。

74 二十六日，北齐主高洋回到鄴城。

75 梁邵陵王萧纶在汝南，修筑城池，集结士兵，准备攻击安陆。

西魏安州刺史冯祐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丞相宇文泰，宇文泰派杨忠率军一万前去救援安陆。

76 梁武陵王萧纪派潼州刺州杨乾运、南梁州刺史谯淹二人合兵二万去讨伐杨法琛，杨法琛派兵据守剑阁以抵抗他们。

77 侯景返回建康。

78 当初，北魏敬宗任命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地位在丞相之上；尔朱荣势败以后，这个官职也就废止了。大统三年，西魏文帝又任命丞相宇文泰担任柱国大将军。从此以后，凡是有辅佐皇帝登基之功，名望和实绩都超群的人，也可担任这个官职，先后有八个人授予这个官职，他们是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元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被称之为八柱国。宇文泰开始选择才智力气出众的人编为府兵籍，这种人的租税、劳役等，统统免除，入籍的府兵在农闲时操练武功、学习战争阵法，所需要的马匹粮草，由六柱国自家筹集供给；共有一百个军府，每府设一郎将掌管，分别隶属于二十四军。宇文泰总揽一切军政，统帅内外所有军队；元欣作为皇室中资格老声望高的人物，不过是在皇宫内悠闲进出而已。其余六个柱国大将军各督率两个大将军，共十二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又各统率开府二人，每个开府指挥一个军。此后，功臣中官位升到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的人很多，大抵都是虚衔散官，没有统帅军队，虽然也有继续统帅军队的，但声名威望都在这八柱国之下。

79 北齐主高洋命令散骑侍郎宋景业制定《天保历》，并颁布实行。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纪二十　起重光协洽，尽玄默涒滩，凡二年。

太宗简文皇帝下

大宝二年

1 春，正月，新吴余孝顷举兵拒侯景，景遣于庆攻之，不克。

2 庚戌，湘东王绎遣护军将军尹悦、安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将兵二万自江夏趣武昌[1]，受徐文盛节度。

3 杨乾运攻拔剑阁，杨法昌退保石门[2]，乾运据南阴平[3]。

4 辛亥，齐主祀圜丘。

5 张彪遣其将赵稜围钱塘，孙凤围富春，侯景遣仪同三司田迁、赵伯超救之，稜、凤败走。稜，伯超之兄子也。

6 癸亥，齐主耕藉田。乙丑，享太庙。

7 魏杨忠围汝南，李素战死。二月，乙亥，城陷，执邵陵携王纶，杀之，投尸江岸；岳阳王詧取而葬之。

8 或告齐太尉彭乐谋反；壬辰，乐坐诛。

9 齐遣散骑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东王绎使兼散骑常侍王子敏报之。

10 侯景以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右仆射。景置三公官，动以十数，仪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为佐命元功，伟、超世为谋主，于子悦、彭隽主击断，陈庆、吕季略、卢晖略、丁和等为爪牙。梁人为景用者，则故将军赵伯超，前制局监周石珍，内监严亶，邵陵王记室伏知命。自余王克、元罗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从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11 北兖州刺史萧邕谋降魏，侯景杀之。

12 杨乾运进据平兴[4]，平兴者，杨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鱼石洞，乾运焚平兴而归。

13 李迁仕收众还击南康，陈霸先遣其将杜僧明等拒之，生擒迁仕，斩之。湘东王绎使霸先进兵取江州，以为江州刺史。

14 三月，丙午，齐襄城王淯卒。

15 庚戌，魏文帝殂，太子钦立。

16 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进军芦洲[5]。

17 己未，齐以湘东王绎为梁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

【注释】

①江夏:郡名。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武昌:郡名。治所在今湖北鄂州市。

②石门:地名,在今四川广元县。

③南阴平:地名,在今四川梓潼县西北。

④平兴:地名,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县。

⑤芦洲:地名,又叫逻洲、伍洲,在今湖北鄂州市西。

【译文】

梁纪二十 起辛未(公元551年),止壬申(公元552年),凡二年。

太宗简文皇帝下

大宝二年(辛未,公元551年)

1 春,正月,梁新吴人余孝顷起兵抗拒侯景,侯景派于庆率军进攻余孝顷,没有成功。

2 初五,梁湘东王萧绎派护军将军尹悦、安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率军二万从江夏向武昌进军,受徐文盛指挥。

3 杨乾运攻下了剑阁,杨法昌退守石门,杨乾运进据南阴平。

4 初六,北齐主高洋在圜丘举行祭祀活动。

5 张彪派他的将领赵棱围攻钱塘,孙凤围攻富春,侯景派仪同三司田迁、赵伯超去救援,赵棱、孙凤战败逃跑。赵棱是赵伯超哥哥的儿子。

6 十七日,北齐主高洋到藉田上耕种。十九日,祭太庙。

7 西魏杨忠围攻汝南,李素战死。二月初一,汝南城被攻破,抓获邵陵携王萧纶,并把他处死,抛尸江岸;岳阳王萧詧取回尸体把他安葬了。

8 有人告发北齐太尉彭乐阴谋造反;十八日,彭乐因此获罪被杀。

9 北齐派散骑常侍曹文皎出使江陵，湘东王萧绎派兼散骑常侍王子敏到北齐回访。

10 侯景任命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右仆射。侯景设置三公官员，动辄十几个，仪同更多。他视宋子仙、郭元建、张化仁为辅佐王命的首要功臣，把王伟、索超世当作军师策划谋略，让于子悦、彭隽主持军事决策和指挥，陈庆、吕秀略、卢晖略、丁和等人则为干将。梁朝官员被侯景重用的人，有原将军赵伯超，原制局监周石珍，内监严亶，原邵陵王记室伏知命。其余象王克、元罗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人，侯景只是顺从众望，给予他们尊位，并非把他们当作心腹加以重用。

11 梁北兖州刺史萧邕密谋投降西魏，侯景便杀了他。

12 杨乾运进军占据平兴，平兴城是杨法琛的府署所在地。杨法琛只好退守鱼石洞，杨乾运焚毁平兴城，然后退回去。

13 李迁仕收集溃散的队伍反回攻击南康，陈霸先派部将杜僧明等人率军抗击，活捉李迁仕，把他处死。湘东王萧绎让陈霸先进军攻取江州，任命他做江州刺史。

14 三月初二，北齐襄城王高淯去世。

15 初六，西魏文帝元宝炬去世，太子元钦登上皇位。

16 十一日，徐文盛等人攻克武昌，进军芦洲。

17 十五日，北齐任命湘东王萧绎为梁相国，让他设置梁朝廷台省，总揽一切，可以禀承代表皇帝旨意。

18 齐司空司马子如自求封王，齐主怒，庚子[1]，免子如官。

19 任约告急，侯景自帅众西上，携太子大器从军以为质，留王伟居守。闰月，景发建康，自石头至新林，舳舻相接。约分兵袭破定州刺史田龙祖于齐安[2]。壬寅，景军至西阳，与徐文盛夹江筑垒。癸卯，文盛击破之，射其右丞库狄式和，坠水死，景遁走还营。

20 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于永陵。

21 郢州刺史萧方诸[3]，年十五，以行事鲍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床，骑背为马；恃徐文盛军在近，不复设备，日以蒲酒为乐。侯景闻江夏空虚，乙巳，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见贼者，告泉曰："虏骑至矣！"泉曰："徐文盛大军在下，贼何由得至！当是王珣军人还耳。"既而走告者稍众，始命闭门，子仙等已入城。方诸方踞泉腹，以五色彩辫其髯；见子仙至，方诸迎拜，泉匿于床下；子仙俯窥见泉素髯间彩，惊愕，遂擒之，及司马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文盛等军，丁未，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与长沙王韶等逃归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于景。

湘东王绎以王僧辩为大都督，帅巴州刺史丹杨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东击景[4]，徐文盛以下并受节度。戊申，僧辩等军至巴陵，闻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绎遣僧辩书曰："贼既乘胜，必将西下，不劳远击；但守巴丘，以逸待劳，无虑不克。"又谓将佐曰："贼若水步两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据夏首，积兵粮，中

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辩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无所掠，暑疫时起，食尽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阳，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会僧辩。

景使丁和将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将兵一万为前驱，趣巴陵，分遣任约直指江陵，景帅大兵水步继进。于是缘江戍逻，望风请服，景拓逻至于隐矶[5]。僧辩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壬戌，景众济江，遣轻骑至城下，问：“城内为谁？”答曰：“王领军。”骑曰：“何不早降？”僧辩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骑去。顷之，执王珣等至城下，使说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讨贼，不能死难，曾不内惭，翻欲赐诱！”取弓射之，珣惭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众，乃退。僧辩遣轻兵出战，凡十余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战，僧辩著绶、乘舆、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胆勇。

岳阳王詧闻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宝将兵一万进据武宁[6]，遣使至江陵，诈称赴援。众议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军。湘东王绎曰：“今语以退军，是趣之令进也。”乃使谓大宝曰：“岳阳累启连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据武宁？今当遣天门太守胡僧祐精甲二万、铁马五千顿湘水，待时进军。”詧闻之，召其军还。僧祐，南阳人也。

【注释】

①三月无此日，疑误。

②齐安:地名,即今湖北黄州市。

③郢州:地名,即今湖北武汉市。

④巴州:又称巴陵郡,地名,即今湖南岳阳市。宜州:又称夷陵郡,地名,即今湖北宜昌市。 郴(chēn 琛)州:又为桂林郡,地名,即今湖南郴县。

⑤隐矶:地名,在今湖南临湘县东北长江边,与江北彭城矶相对。

⑥武宁:郡名,治所即今湖北荆门市。

【译文】

18 北齐司空司马子如自己请求封王,北齐主高洋感到恼怒,于庚子日免除了司马子如的官职。

19 任约向侯景告急求援,侯景亲自率军沿江西上,把皇太子萧大器带在身边作为人质,留王伟镇守建康。闰三月,侯景从建康出发,从石头城到新林,兵船密密麻麻,首尾相接。任约分派部队袭击定州刺史田龙祖,攻破州城齐安。二十九日,侯景率军抵达西阳,与徐文盛的部队隔江对峙,修筑营垒。三十日,徐文盛发起攻击,打败了侯景,用箭射中了侯景的右丞府狄式和,狄式和落水而死。侯景逃回军营。

20 夏,四月,初一,西魏把魏文帝安葬在永陵。

21 梁郢州刺史萧方诸,年十五岁,看到行事鲍泉和气懦弱,就常常欺侮捉弄他,有时还让鲍泉伏在床上,拿他当马骑;依恃徐文盛的大军就在附近,不再加以防备,天天以赌搏饮酒为乐。侯景听说江夏兵力空虚,初二,派宋子仙、任约率精锐骑兵四百人,从长江北岸抄近路奔袭郢州。初三,狂风暴雨,天色阴暗,郢州城内有人登上城墙望见敌军冲了过来,就急忙向鲍泉报告说:"敌人的骑兵来了!"鲍泉说:"徐文盛的大军就在下游,敌军怎么可能到这里来!一定是王珣的部队回来了。"过了一会儿,跑来报告的人不断增多,鲍泉这才下令关闭城门,但城门尚未关上,宋子仙的部队已冲进城内。这时,萧方诸正骑在鲍泉肚子上,用五色彩线编结着鲍泉的胡

子；看到宋子仙冲进来，萧方诸慌忙跪在地上叩拜迎接，鲍泉则躲进床底下；宋子仙低下头看到躲在床下的鲍泉的白胡子间杂着彩线，感到很惊讶。于是把鲍泉抓起来，连同司马虞豫，一起押送到侯景那里。侯景借助顺风，把船驶到江中心然后扬帆急驶，这样就越过了徐文盛的部队；初四，进占江夏。徐文盛的部队见敌军越过了自己的防线，因惊慌害怕而溃散，徐文盛与长沙王萧韶等人一起逃回江陵。王珣、杜幼安因为家在江夏，便投降了侯景。

湘东王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丹阳人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等人向东进军攻击侯景，徐文盛以下的将领都受王僧辩指挥。初五，王僧辩率军抵达巴陵，听说郢州已被占领，便停留下来布置防御。萧绎写信给王僧辩说："敌军凭借着胜利的气势，必然会继续向西扑来；你只需守住巴陵，以逸待劳，就不愁不成功。"又对将佐们说："敌军如果分水陆两路，直扑江陵，这是上策。如果据守夏首，聚兵积粮，这是中策。如果他们全力围攻巴陵，这是下策。巴陵城范围小而城墙坚固，王僧辩足以胜任守城之责。侯景攻城不能成功，四野又没有什么东西可抢掠，加之夏季暑热已到，疫病时有发生，军粮乏绝，士兵疲惫，打败他就是必然的事。"便命令罗州刺史徐嗣徽从岳阳出发，武州刺史杜崱从武陵出发，率军与王僧辩会合。

侯景派丁和率军五千人据守夏首，宋子仙率军一万为前锋，直扑巴陵，另派任约率军奔袭江陵，侯景率水陆大部队随后继进。于是侯景的军队沿江戍卫巡逻，所到之处，纷纷请求归降，侯景的部队把巡逻警戒的范围扩大到隐矶。王僧辩据城防守，下令部队偃旗息鼓，安静得象没有人一样。十九日，侯景的部队渡过江，派轻骑兵来到城下，问道："城内守将是谁？"城内回答："是王将军"。那些轻骑兵说："为什么不尽快投降？"王僧辩说："你们大军只管向荆州进军，这座城池自然不会成为障碍的。"轻骑兵听完便策马转回去了。过了一会，侯景派人把王珣等人押到城下，让他说服弟弟王琳。王

琳说："兄长您奉命讨伐贼军，不能在危难时为国捐躯，竟然不感到惭愧，反而想来引诱我投降！"说完举起弓箭就向王珣射去，王珣羞愧退了下去。侯景指挥部队赤膊上阵，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城，城中守军也击鼓呐喊，矢石象雨点一样打下来，侯景的部队伤亡很多，便暂时退了下去。王僧辩也派轻骑兵出城反击，共有十多次，每次都获胜而归。侯景身披铠甲，亲临城下督战，王僧辩也穿戴整齐、乘坐着轿子、仪仗队演奏着鼓乐在城墙上巡视，侯景在城下望见，很佩服王僧辩这么大胆勇敢。

岳阳王萧詧听说侯景攻克郢州，派蔡大宝领兵一万进军占据武宁，派使者到江陵去，谎称前来救援。萧绎的部下文武僚佐商议想回答说侯景已被打败，让萧詧退兵。萧绎说："现在如果要他们退兵，就等于促使他们进军。"便派人对蔡大宝说："岳阳王多次来信请求和好，保证不相侵犯，你怎么忽然带兵占据武宁呢？如今我们准备派天门太守胡僧祐率精锐部队二万、铁甲骑兵五千屯驻漣河，待机进军。"萧詧听说后，就把部队召了回去。胡僧祐是南阳人。

22 五月，魏陇西襄公李虎卒。

23 侯景昼夜攻巴陵，不克，军中食尽，疾疫死伤大半。湘东王绎遣晋州刺史萧惠正将兵援巴陵，惠正辞不堪，举胡僧祐自代。僧祐时坐谋议忤旨系狱，绎即出之，拜武猛将军，令赴援，戒之曰："贼若水战，但以大舰临之，必克。若欲步战，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须交锋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约帅锐卒五千据白堆以待之。僧祐由他路西上，约谓其畏己，急追上，及于芊口[1]，呼僧祐曰："吴儿，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应，潜引兵至赤沙亭；会信州刺史

陆法和至，与之合军。法和有异术，隐于江陵百里洲[2]，衣食居处，一如苦行沙门，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测。侯景之围台城也，或问之曰："事将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固问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约向江陵，法和自请击之，绎许之。

壬寅，约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纵兵击之，约兵大溃，杀溺死者甚众，擒约送江陵。景闻之，乙巳，焚营宵遁。以丁和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众号二万，戍郢城；别将支化仁镇鲁山，范希荣行江州事，仪同三司任廷和、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晋州[3]。景与麾下兵数千，顺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杀鲍泉及虞预，沈于黄鹤矶。任约至江陵，绎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狱死。巴州刺史余孝顷遣兄子僧重将兵救鄱阳，于庆退走。

绎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尚书令，胡僧祐等皆进位号，使引兵东下。陆法和请还，既至，谓绎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贼将至，请守险以待之。"乃引兵屯峡口。庚申，王僧辩至汉口，先攻鲁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罗城，斩首千级。宋子仙退据金城，僧辩四面起土山，攻之。

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须邀景，破其后军，景奔归，船前后相失。太子船入枞阳浦，船中腹心皆劝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国家丧败，志不图生，主上蒙尘，宁忍违离左右！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贼也。"因涕泗呜咽，即命前进。

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输郢城，身还就景；王僧辩伪许之，命给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谓为信然，浮舟将发，僧辩命杜龛帅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噪奄进，水军主宋遥帅楼船，暗江云合。子仙且战且走，至白杨浦，大破之，周铁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杀之。

24 庚午，齐主以司马子如，高祖之旧，复以为太尉。

25 江安侯圆正为西阳太守，宽和好施，归附者众，有兵一万。湘东王绎欲图之，署为平南将军。及至，弗见，使南平王恪与之饮，醉，因囚之内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衅自此起矣。

【注释】

①芊(qiān 纤)口：地名，在今湖南华容县。

②百里洲：地名，在今湖北枝江县。

③晋州：地名，南朝梁于晋熙置晋州，即今安徽潜山县。

【译文】

22 五月，西魏陇西襄公李虎去世。

23 侯景日夜攻打巴陵城，都没有成功，部队粮食吃光，加上疫病流行，人员死伤了一大半。湘东王萧绎派晋州刺史萧惠正领兵增援巴陵，萧惠正推辞说自己担当不了这一重任，推举胡僧祐代替自己。胡僧祐当时正由于建议触犯了萧绎的意旨而被关在狱中，萧绎当即把他释放出来，封为武猛将军，让他率军增援，告诫他说："贼军如果与你展开水战，你只需用大舰船去对付它，必定能成功。敌人如果想与你在陆地作战，你可以乘船直抵巴陵，不需要与敌人交锋。"胡僧祐率军到达湘浦，侯景派任约率精锐步兵五千占据白增

阻击他。增僧祐避开任约，由另外一条路向西进发，任约以为他害怕自己，便率军随后追上去，在芋口追上了胡僧祐，对胡僧祐喊道："吴儿，还不快快投降，想逃到哪里去！"胡僧祐不理睬任约，悄悄把部队带到赤沙亭，刚好遇上信州刺史陆法和率兵赶到，两军便合在一起。陆法和有特别的法术，隐居在江陵百里洲，衣食住行，一切都象苦苦修行的和尚，有时预言吉凶祸福，多数能应验，人们不能测知其奥妙。侯景围攻台城时，有人问他说："事情的发展将会怎么样？"陆法和说："凡是人们想摘取果子，应当等果子成熟的时候，那时你不去碰它，它自己也会掉下来。"再三追问他说个明白，他说："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等到任约向江陵进军，陆法和主动请求去抗击任约，萧绎答应了。

三十日，任约进军到赤亭。六月初二，胡僧祐、陆法和指挥部队发动进攻，任约的部队大败，被杀被淹死的很多，任约被抓获送往江陵。侯景听到兵败消息，于初三焚毁营帐，连夜逃走。侯景委任丁和为郢州刺史，并留下宋子仙等人，声称有兵马二万，戍守郢州城，派另一位将领支化仁镇守鲁山，范希荣代理江州政事，仪同三司任延和、晋州刺史夏侯威生镇守晋州。侯景自己率部几千人，沿江东下。丁和用大石块砸死鲍泉和虞预，把尸体沉入黄鹤矶。任约被押解到江陵，萧绎赦免了他。徐文盛因为口出怨言，被下狱处死。巴州刺史余孝顷派他哥哥的儿子余僧重领兵救援鄱阳，于庆退兵逃走。

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尚书令，胡僧祐等人也都晋升了官职和封爵，并让他们率军沿江向东进发。陆法和请求返回江陵，回来后对萧绎说："侯景肯定可以平定了，巴蜀贼军将要到来，请让我去扼守住险要地势，以等待拦截敌军。"便带兵驻守在峡口。十八日，王僧辩到达汉口，首先进攻鲁山，擒获支化仁送到江陵。十九日，进攻郢州，攻克其外城，杀死敌军千余人。宋子仙退守内城，王僧辩在城外四面修筑土山，猛烈攻城。

梁豫州刺史荀朗从巢湖出兵到濡须一带拦击侯景，打败了侯景的后军，侯景狼狈逃回去，战船前后失去联系。太子萧大器所乘的船驶进了枞阳浦，船中的亲信都劝太子趁此机会逃入北方，太子说："自从国家丧乱败亡以来，就没打算贪图生存，皇上蒙受耻辱，怎么忍心离开他的身边！我现在如果逃离而去，就是背叛父亲，而不是逃避侯景这个国贼。"说完便流泪抽泣，即命令开船前进。

二十二日，宋子仙等人势穷力竭，乞求让出郢州城，允许他们回到侯景那里去；王僧辩假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命令送一百条船给他们以稳住他们的情绪。宋子仙信以为真，乘上船正准备出发，王僧辩命令杜龛率领精锐士卒一千人爬上城墙，呐喊着冲进城去，水军主帅宋遥指挥楼船悄悄包围上来，一时间长江水面为之变暗。宋子仙边战边退，退到白杨浦，被彻底击溃，宋子仙和丁和被周铁虎活捉，送到江陵处死。

24 二十八日，北齐主高洋考虑到司马子如是高祖高欢的故旧，重新任命他为太尉。

25 梁江安侯萧圆正担任西阳太守，宽厚和气，乐善好施，归附他的人很多，拥有一万兵马。湘东王萧绎想算计他，封他为平南将军。等到萧圆正前来江陵，萧绎却不召见他，让南平王萧恪和他饮酒，让他喝醉后，关押在内省，收编了他的部队，指使人告发他有罪。荆州与益州之间的战端从此挑起。

26 陈霸先引兵发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会水暴涨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霸先进顿西昌[1]。

27 铁勒将伐柔然[2]，突厥酋长土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土门恃其强盛，求婚于柔然，柔然头兵可汗大

怒，使人詈辱之曰："尔，我之锻奴也，何敢发是言！"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魏；魏丞相泰以长乐公主妻之。

28 秋，七月，乙亥，湘东王绎以长沙王韶监郢州事。丁亥，侯景还至建康。于庆自鄱阳还豫章，侯瑱闭门拒之，庆走江州，据郭默城[3]。绎以瑱为兖州刺史。景悉杀瑱子弟。

辛丑，王僧辩乘胜下湓城，陈霸先帅所部三万人将会之，屯于巴丘[4]。西军乏食，霸先有粮五十万石，分三十万石以资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辩前军袭于庆，庆弃郭默城走，范希荣亦弃寻阳城走。晋熙王僧振等起兵围郡城，僧辩遣沙洲刺史丁道贵助之，任延和等弃城走。湘东王绎命僧辩且顿寻阳以待诸军之集。

29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吴儿怯弱，易以掩取，当须拓定中原，然后为帝。景尚帝女溧阳公主，嬖之，妨于政事，王伟屡谏景，景以告主，主有恶言，伟恐为所谗，因说景除帝。及景自巴陵败归，猛将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伟曰："自古移鼎，必须废立，既示我威权，且绝彼民望。"景从之。使前寿光殿学士谢昊为诏书，以为"弟侄争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绪，召乱致灾，宜禅位于豫章王栋。"使吕季略赍入，逼帝书之。栋，欢之子也[5]。

戊午，景遣卫尉卿彭隽等帅兵入殿，废帝为晋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内外侍卫，使突骑左右守之，墙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诏迎豫章王栋。栋时幽拘，廪饩甚薄，仰蔬茹为食。方与妃张氏钼葵，法驾奄至，栋惊，不知所为，泣

而升辇。

景杀哀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西阳王大钧、建平王大球、义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余人。太子神明端嶷,于景党未尝屈意,所亲窃问之,太子曰:"贼若于事义,未须见杀,吾虽陵慢呵叱,终不敢言。若见杀时至,虽一日百拜,亦无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厄,而神貌怡然,不贬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贼前,若诸叔能灭贼,贼必先见杀,然后就死。若其不然,贼亦杀我以取富贵,安能以必死之命为无益之愁乎!"及难,太子颜色不变。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将以衣带绞之,太子曰:"此不能见杀,"命取帐绳绞之而绝。

壬戌,栋即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闻之,自秦郡驰还,谓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无愆失,何得废之!"景曰:"王伟劝吾,云'早除民望'。吾故从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挟天子,令诸侯,犹惧不济,无故废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复位,以栋为太孙。王伟曰:"废立大事,岂可数改邪!"乃止。

乙丑,景又使杀南海王大临于吴郡,南郡王大连于姑孰,安陆王大春于会稽,高唐王大壮于京口。以太子妃赐郭元建,元建曰:"岂有皇太子妃乃为人妾乎!"竟不与相见,听使入道。

丙寅,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为敬太皇太后[8],豫章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张氏为皇后。以刘神茂为司空。

30 九月，癸巳，齐主如赵、定二州，遂如晋阳。

31 己亥，湘东王绎以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陈霸先为东扬州刺史。

32 王伟说侯景弑太宗以绝众心，景从之。冬，十月，壬寅夜，伟与左卫将军彭隽、王脩纂进酒于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忧既久，使臣等来上寿。"太宗笑曰："已禅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寿酒，将不尽此乎！"于是隽等赍曲项琵琶，与太宗极饮。太宗知将见杀，因尽醉，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既醉而寝。伟乃出，隽进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伟撤门扉为棺，迁殡于城北酒库中。太宗自幽絷之后，无复侍者及纸，乃书壁及板障，为诗及文数百篇，辞甚悽怆。景谥曰明皇帝，庙号高宗。

33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东王绎求援于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循以南郑与魏，召循还江陵。循以无故输城，非忠臣之节，报曰："请待改命。"魏太师泰遣大将军达奚武将兵三万取汉中，又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谷[7]，攻上津[8]。循遣记室参军沛人刘璠求援于武陵王纪，纪遣潼州刺史杨乾运救之。循，恢之子也。

王僧辩等闻太宗殂，丙辰，启湘东王绎，请上尊号；绎弗许。

【注释】

①西昌：地名，故城在今江西泰和县。

②铁勒：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其祖先丁零为匈奴之苗裔，南北朝时为突厥所并，北魏时也称敕勒、高车部。唐称回纥，宋谓之回鹘，元称畏兀儿，即今

维吾尔族,均为突厥文的音译名。

③郭默城:晋代将领郭默反叛时所筑。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部。

④巴丘:地名,故城在今江西峡江县。

⑤萧欢:南明梁昭明太子萧统长子,字孟孙。初封华容公,武帝废嫡立庶,朝野不平,因改封为豫章郡王,以慰其心,位至云麾将军,江州刺史。

⑥金华敬妃:南明梁昭明太子萧统正妃,姓蔡氏,昭明太子卒后,武帝为妃别立金华宫,供侍如旧,去世后,谥曰敬,故称金华敬妃。

⑦子午谷:地名,在今陕西长安县。

⑧上津:郡名,故治在今湖北陨西县西北一百四十里。

【译文】

26 陈霸先领兵从南康出发,赣石原本有二十四滩,这时遇上江水暴涨几丈,三百里江面上,巨石都被淹没,陈霸先进军屯驻在西昌。

27 铁勒准备讨伐柔然,突厥酋长土门出兵拦击,打败了铁勒,他属下的五万多部落全部投降归附。土门依仗自己势力强盛,向柔然求婚,柔然头兵可汗勃然大怒,派人去辱骂土门说:"你本来是为我打铁的奴隶,怎么胆敢说出求婚的话!"土门也发怒了,杀了柔然的使节,从此与柔然断绝交往,转而向西魏求婚;西魏丞相宇文泰将长乐公主嫁给土门为妻。

28 秋七月初四,湘东王萧绎任命长沙王萧韶监管郢州事务。十六日,侯景回到建康。于庆于鄱阳返回豫章,侯瑱关闭城门拒绝他入城,于庆只好逃到江州,占据郭默城。萧绎任命侯瑱为兖州刺史。侯景把侯瑱的儿子弟弟全都杀死。

三十日,王僧辩乘胜攻占湓城,陈霸先率所部三万人准备去与他会合,屯扎在巴丘。王僧辩的部队缺粮,陈霸先有粮食五十万石,分出三十万石资助王僧辩。八月初一,王僧辩的先头部队袭击于庆,于庆放弃郭默城逃走,范希荣也放弃寻阳城逃走。晋熙郡王僧振等人拉起队伍围攻郡城,王僧辩派沙州刺史丁道贵前去助战,晋

熙守将任延和等放弃郡城逃走。湘东王萧绎命令王僧辩暂且停顿在寻阳，以等待各路兵马会集。

29 当初，侯景攻克建康后，常说南方人怯懦柔弱，很容易掩袭攻取，应当等到消灭了北齐、平定中原后才可以称帝。侯景娶简文帝的女儿溧阳公主，很宠爱她，因而妨碍了侯景处理政事，王伟屡次劝谏侯景，侯景把这事转告公主，公主很不高兴，口出恶言，王伟担心被公主谗言所害，便劝说侯景除掉简文帝。等到侯景从巴陵战败逃回，猛将大多战死，自己担心不能维持多久，想早点登上皇位。王伟说："自古以来篡夺皇位，必须先废掉现任皇帝，再立新君主，既显示我们的威权，又断绝了对方民众的希望。"侯景听从了这个意见。派前寿光殿学士谢昊起草诏书，大意说："弟弟与侄儿争夺帝位，天上星辰运行失去正常秩序，都由于我不是正统的继承人，导致了祸乱和灾害，应该把帝位禅让给豫章王萧栋。"让吕季略把诏书送进宫中，逼迫简文帝签署。萧栋是萧欢的儿子。

十七日，侯景派卫尉卿彭隽等领兵进入皇宫，废简文帝为晋安王，把他软禁在永福省，撤走了内外所有侍卫人员，派强悍骑兵守卫在周围，墙头上都布下荆棘。十九日，颁下诏书迎接豫章王萧栋。萧栋当时正被关押着，供给的食品很少，靠吃蔬菜过日子。那天，他正在和妃子张氏一起挖葵菜，迎接他的皇帝车驾突然来到，萧栋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哭着登上了车子。

侯景杀死了哀太子萧大器、寻阳王萧大心、西阳王萧大钧、建平王萧大球、义安王萧大昕和其他当时在建康的王侯共二十多人。哀太子萧大器平日神色端庄凝重，对待侯景乱党从没屈意逢迎过，身旁的亲信私下问过他，他说："乱贼如果行事顺利而讲义理，未必需要杀我，我即使对他们轻慢辱骂，他们终究不敢说什么。如果杀我的日子到了，即使是一天拜他们一百次，也无益于事。"又问："殿下您如今处于困难危厄的境地，却泰然自若、神色轻松，与过去没两样，这是为什么？"萧大器回答说："我现在估计死的日子必然在

乱贼之前，如果外面各位叔父能消灭这伙叛党，贼党必然先杀死我，然后去死。如果情况与此相反，贼党也会杀死我篡夺帝位以取得富贵，怎么能用这一定会死的生命去作无益的忧愁呢！"等到遇难时，太子脸色不变。慢慢地说："早就知道必有今日，只可惜死日来得太晚了！"行刑人员准备用他的衣带把他绞死，太子说："这种东西不能杀死我，"吩咐用帐幕的绳子来绞死自己。

二十一日，萧栋登上皇位。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正。太尉郭元建听说这事后，从秦郡骑马赶回建康，对侯景说："皇上是先帝的太子，既然没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废掉他！"侯景说："王伟劝我这样做，说是'早点断绝百姓对他的希望。'我这才听从了他的意见，以便安定天下。"郭元建说："我们挟持天子以控制各地藩王，还担心事情不能成功，现在无缘无故地把他废掉，这恰恰是自取危亡，有什么安定可言！"侯景想迎接简文帝复位，让萧栋作皇太孙。王伟说："废立皇帝的大事，怎么能改来改去呢！"侯景这才作罢。

二十四日，侯景又派人在吴郡杀死了南海王萧大临，在姑孰杀死了南郡王萧大连，在会稽杀死了安陆王萧大春，在京口杀死了高唐王萧大壮。将太子妃赐给郭元建，元建说："哪里有皇太子的妃子可以做人家侍妾的道理！"竟不和她见面，听任她入观当道姑。

二十五日，萧栋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宫敬妃为敬太皇太后，豫章太妃王氏为皇太后，自己的妃子张氏为皇后。任命刘神茂为司空。

30 九月二十三日，北齐主高洋到赵、定二州巡视，接着便回到晋阳。

31 二十九日，梁湘东王萧绎让尚书令王僧辩担任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陈霸先改任扬州刺史。

32 王伟劝说侯景杀梁太宗简文帝以便断绝众人的希望，侯景听从了。冬季十月初二夜晚，王伟与左卫将军彭隽、王修纂向太宗进酒说："丞相考虑到陛下被软禁在这里，忧郁已久了，就派我们几个

人来为陛下祝寿。"太宗笑着说："我已经禅让出了帝位，怎么还称陛下呢！这寿酒恐怕是表示我的寿命将到此为止了吧！"于是彭隽等人拿出曲项琵琶弹奏，与太宗尽情痛饮。太宗知道即将被杀害，因而喝得酩酊大醉，说："没想到今天能快乐到这种程度！"醉倒后就入睡了。王伟退了出来，彭隽把一个装满土的袋子压在太宗身上，王修纂坐在土袋上，把简文帝活活憋死。王伟撤下门板当棺材，把尸体抬到城北酒库中。太宗自从被软禁之后，再也没有侍者和纸张，便在墙壁和隔板上书写，写下了几百篇诗文，文辞非常凄惨悲怆。侯景给太宗的谥号是明皇帝，庙号高宗。

33 侯景进军逼近江陵时，湘东王萧绎向西魏求援，命令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萧循把南郑让给西魏，调萧循回到江陵。萧循认为无缘无故地让出城池，不是忠臣应有的节操，回报说："请求改变命令。"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大将军达奚武率军三万去攻取汉中，又派大将军王雄率军出子午谷，去攻上津。萧循派记室参军沛人刘璠去向武陵王萧纪求援，萧纪派潼州刺史杨乾运去救援。萧循是萧恢的儿子。

王僧辩等人听说太宗简文帝已死，十六日，就给湘东王萧绎上表章，请求他登上帝位；萧绎不答应。

34 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闻侯景自巴丘败还，阴谋叛景，吴中士大夫咸劝之；乃与仪同三司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元颖等据东阳以应江陵[1]，遣颖及别将李占下据建德江口。张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灵洗起兵据郡以应神茂。于是浙江以东皆附江陵。湘东王绎以灵洗为谯州刺史，领新安太守。

35 十一月，乙亥，王僧辩等复上表劝进，湘东王绎不许。戊寅，绎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为中卫将军以自副。方矩，方诸之弟也。以南平王恪为湘州刺史。侯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据钱塘；以田迁为军司，据富春；以李庆绪为中军都督，谢答仁为右厢都督，李遵为左厢都督，以讨刘神茂。

36 己卯，加侯景九锡，汉国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栋禅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还，登太极殿，其党数万，皆吹唇呼噪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栋为淮阴王，并其二弟桥、樛同锁于密室。

王伟请立七庙，景曰："何谓七庙？"伟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请七世讳，景曰："前世吾不复记，唯记我父名标；且彼在朔州，那得来啖此！"众咸笑之。景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伟制其名位，追尊父标为元皇帝。

景之作相也，以西州为府，文武无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旧不得见，由是诸将多怨望。景好独乘小马，弹射飞鸟，王伟每禁止之，不许轻出。景郁郁不乐，更成失志，曰："吾无事为帝，与受摈不殊。"

37 壬辰，湘东王以长沙王韶为郢州刺史。

38 益州长史刘孝胜等劝武陵王纪称帝，纪虽未许，而大造乘舆车服。

39 十二月，丁未，谢答仁、李庆绪攻建德[2]，擒元颖、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经日乃死。

40 齐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随，王妃太原公主恒为之

饮食，护视之。是月，齐主饮公主酒③，使人鸩中山王，杀之，并其三子，谥王曰魏孝静皇帝，葬于邺西漳北。其后齐主忽掘其陵，投梓宫于漳水。齐主初受禅，魏神主悉寄于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宠遇异于诸元。开府仪同三司美阳公元晖业以位望隆重，又志气不伦，尤为齐主所忌，从齐主在晋阳。晖业于宫门外骂韶曰："尔不及一老妪，负玺与人。何不击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尔亦讵得几时！"齐主闻而杀之，及临淮公元孝友，皆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彧之弟也。齐主尝剃元韶鬓须，加之粉黛以自随，曰："吾以彭城为嫔御。"言其懦弱如妇人也。

【注释】

①东阳：东阳郡，地名，即今浙江金华县。

②建德：建德县，地名，故城在今浙江金华县。

③太原公主：北齐献武王高欢之第二女，与高洋为兄妹情分，故高洋杀孝静帝必先醉其妹。

④元彧（yù 玉）：字文若，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玄孙，封临淮王，官至司徒公，镇守河阴，尔朱兆起兵突袭，被俘，不屈而死。

【译文】

34 梁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听说侯景从邑丘战败逃回后，就阴谋背叛侯景，当地士大夫们也鼓励他这么做；便与仪同三司尹思合、刘归义、王晔和云麾将军元颖等占据东阳以策应江陵，派元颖和另一将领李占进军下游占领建德江口。张彪进攻永嘉，占领了该城。新安平民程灵洗拉起队伍占据郡城以策应刘神茂。至此，浙江以东地区都归附了江陵萧绎。湘东王萧绎任命程灵洗为谯州刺史，

兼新安太守。

35 十一月初五，王僧辩等人再次上表劝萧绎登上皇位，萧绎不同意。初八，萧绎任命湘州刺史安南侯萧方矩为中卫将军，以作为自己的助手。萧方矩是萧方诸的弟弟。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湘州刺史。侯景任命赵伯超为东道行台，据守钱塘；任命田迁为军司，据守富春；任命李庆绪为中军都督，谢答仁为右厢都督，李遵为左厢都督，命他们率军讨伐刘神茂。

36 初六，梁朝加封侯景九锡，侯景的封国汉国可以设置丞相以下的文武百官。十九日，豫章王萧栋禅位给侯景，侯景在南郊宣布登上皇位。从南郊返回登上太极殿，他部下党羽几万人，都吹着口哨，大声欢呼着拥上去。侯景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始。封萧栋为淮阴王，和他的两个弟弟萧桥、萧樛一同被锁在密室中。

王伟请求设立七庙，侯景说："什么是七庙？"王伟说："就是天子所祭祀的自己的七代祖先。"并请侯景说出七代祖先的名字，侯景说："上几辈祖先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父亲名叫侯标；而且他在朔州，那能到这里来吃你祭祀的东西！"众人都笑了起来。侯景的部下有人记得侯景的祖父名叫乙羽周；此外的几代祖先都由王伟给他们起名字，确定封号，追尊侯景的父亲侯标为元皇帝。

侯景做丞相时以西州为丞相府所在地，文武百官无论贵贱他都接见；等到做了皇帝，住进皇宫后，不是故旧就不能见到他，由此各位将领多有怨言。侯景喜欢独自骑上小马，出去弹射飞鸟，王伟总是禁止他，不让他轻易出去。侯景闷闷不乐，更加深了失望情绪，说："我无端地当了这个皇帝，和被人摈弃没什么两样。"

37 二十二日，湘东王萧绎任命长沙王萧韶为郢州刺史。

38 梁益州长史刘孝胜等人劝武陵王萧纪称帝，萧纪虽然没有答应，却大肆制造皇帝用的车辆服装等。

39 十二月，初八，谢答仁、李庆绪进攻建德，擒获元颖、李占押送到建康，侯景砍断他们的手足示众，过了一天才死去。

40 北齐主高洋每次出巡，常常把中山王(原东魏孝静帝)带在身边，中山王妃太原公主高氏始终坚持为中山王操办饮食，以便保护照顾他。当月，北齐主请太原公主喝酒，另派人给中山王送去毒酒，把他毒死，同时还杀了他的三个儿子，赠给他的谥号是“魏孝静皇帝”，安葬在鄴城西面漳河北岸。后来北齐主忽然又下令挖开孝静帝的陵墓，把棺材扔进漳河。北齐主刚受禅时，北魏宗室祖先的灵位都寄放在七帝寺，这时，也全被取出来焚毁。

彭城公元韶因为是高氏女婿，受到与其他元氏皇室成员不同的恩宠礼遇。开府仪同三司美阳公元晖业因为位高望重，而且志向气慨超群出众，所以特别为北齐主高洋所猜忌，随从北齐主在晋阳。元晖业在宫门外骂元韶说：“你不如一个老太婆，竟能捧着玉玺送给别人。为什么不把玉玺击碎！我说出这话，知道马上就要死去，但你又能苟活几时！”北齐主高洋听说这事后就杀了他，还杀了临淮公元孝友，令人挖开汾河上的冰块，把他们的尸体都沉入水中。元孝友是元彧的弟弟。北齐主曾剃掉元韶的鬓角胡须，把他涂脂抹粉描画一番带在身边，说：“我把彭城公当作嫔妃对待。”意思是说他懦弱如妇女。

世祖孝元皇帝上

承圣元年

1 春，正月，湘东王以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褒，骞之孙也[1]。

2 齐人屡侵侯景边地，甲戌，景遣郭元建帅步军趣小峴[2]，侯子鉴帅舟师向濡须，己卯，至合肥；齐人闭门不出，乃引还。

3 丙申，齐主伐库莫奚，大破之，俘获四千人，杂畜十余万。

齐主连年出塞，给事中兼中书舍人唐邕练习军书，自督将以降劳效本末及四方军士强弱多少，番代往还，器械精粗，粮储虚实，靡不谙悉。或于帝前简阅，虽数千人，不执文簿，唱其姓名，未尝谬误。帝常曰："唐邕强干，一人当千。"又曰："邕每有军事，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异人也！"宠待赏赐，群臣莫及。

4 魏将王雄取上津、魏兴[3]，东梁州刺史安康李迁哲军败，降之。

5 突厥土门袭击柔然，大破之。柔然头兵可汗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阿那瑰从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并帅众奔齐，余众复立登注次子铁伐为主。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别将兵者皆谓之设。

6 湘东王命王僧辩等东击侯景，二月，庚子，诸军发寻阳，舳舻数百里。陈霸先帅甲士三万，舟舰二千，自南江出湓口，会僧辩于白茅湾[4]，筑坛歃血，共读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辩使侯瑱袭南陵、鹊头二戍，克之。戊申，僧辩等军于大雷[5]；丙辰，发鹊头。戊午，侯子鉴还至战鸟[6]，西军奄至，子鉴惊惧，奔还淮南。

7 侯景仪同三司谢答仁攻刘神茂于东阳，程灵洗、张彪皆勒兵将救之，神茂欲专其功，不许，营于下淮[7]。或谓神茂曰："贼长于野战，下淮地平，四面受敌，不如据七里濑。贼必不能进。"不从。神茂偏裨多北人，不与神茂同心，别

将王晔、郦通并据外营，降于答仁，刘归义、尹思合等弃城走。神茂孤危，辛未[8]，亦降于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8 癸酉[9]，王僧辩等至芜湖，侯景守将张黑弃城走。景闻之，甚惧，下诏赦湘东王绎、王僧辩之罪，众咸笑之。侯子鉴据姑孰南洲以拒西师，景遣其党史安和等将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诏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鉴曰："西人善水战，勿与争锋；往年任约之败，良为此也。若得步骑一交，必当可破，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鉴乃舍舟登岸，闭营不出。僧辩等停军芜湖十余日，景党大喜，告景曰："西师畏吾之强，势将遁矣，不击，且失之。"景乃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

丁丑，僧辩至姑孰，子鉴帅步骑万余人渡洲，于岸挑战，又以艨艟千艘载战士[10]。僧辩麾细船皆令退缩，留大舰夹泊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欲退，争出趋之；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子鉴大败，士卒赴水死者数千人。子鉴仅以身免，收散卒走还建康，据东府。僧辩留虎臣将军庄丘慧达镇姑孰，引军而前，历阳戍迎降。景闻子鉴败，大惧，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叹曰："误杀乃公！"

庚辰，僧辩督诸军至张公洲[11]，辛巳，乘潮入淮，进至禅灵寺前。景召石头津主张宾，使引淮中舫艀及海艟，以石缒之，塞淮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至于朱雀街，十余里中，楼堞相接。僧辩问计于陈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贼登高望之，表

里俱尽，故能覆我师徒。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霸先请先往立栅。”壬午，霸先于石头西落星山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石头西北。景恐西州路绝⑫，自帅侯子鉴等亦于石头东北筑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伟守台城。乙酉，景杀湘东王世子方诸、前平东将军杜幼安。

9 刘神茂至建康，丙午，景命为大剉碓，先进其足，寸寸斩之，以至于头。留异外同神茂而潜通于景，故得免祸。

【注释】

①王骞：字思寂，仕南朝梁官至度支尚书、尚书令。

②小峴：即小峴山，在今安徽合肥市东七十里。又名昭关山。

③魏兴：故治在今陕西安康县西北。

④白茅湾：地名，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北。

⑤大雷：即大雷戍，地名，在长江中游北岸，今为安徽望江县治。

⑥战鸟：地名，在今安徽繁昌县。该县东北面大江中有鹊洲，洲旁有石滩，本名孤圻，桓温举兵东下，住此，因名之曰战鸟圻。上文所云："鹊头"即今安徽铜陵市鹊头山，今安徽无为县尚有鹊尾渚，故其间长江又名曰鹊江，江中之洲即为鹊洲。

⑦下淮：即下淮戍，地名，在今浙江桐庐县东五十里之钱塘江边，为扼江险要处。其上有七里濑，又名七里滩，距建德县四十里。

⑧辛未：二月无此日，疑误。

⑨癸酉：二月无此日，疑误。

⑩艨艟：小船

⑪张公洲：地名，即蔡洲，在今江苏南京市郊江宁县西南边长江中。

⑫西州：即西州城，地名，晋代为扬州刺史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西郊。

【译文】

世祖孝元皇帝上

承圣元年(壬申,公元552年)

1 春正月,梁湘东王萧绎任命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王褒是王骞的孙子。

2 北齐军队屡次侵扰侯景的边境地区,初五,侯景派郭元建帅步兵向小峴挺进,侯子鉴率水军向濡须进发,初十,抵达合肥;北齐军闭门不出,便引兵退回了。

3 二十七日,北齐主讨伐库莫奚,大获全胜,俘虏四千人,杂畜十多万头。

北齐主率军连年出塞作战,给事中兼中书舍人唐邕熟悉精通军中文书,自督将以下在军中效劳建功的始末及各地将士的强弱多少,轮流驻防调动往返情况,兵器精良与否,粮食储备的虚实,无不熟悉。有时在齐主高洋面前检阅部队,虽然有几千人,不用看文簿,高声点名,从没出过差错。高洋常常说:"唐邕精明强干,一人顶一千人用。"又说:"唐邕每当有军事行动,随手起草文书,口里分析情况处理问题,耳朵又听着汇报,实在是个不寻常的人才!"因此,对唐邕的宠爱赏赐,是其他官员比不上的。

4 西魏将领王雄攻占了上津、魏兴,梁东梁州刺史安康人李迁哲战败投降。

5 突厥首领土门率军袭击柔然,大获全胜。柔然头兵可汗自杀,他的太子庵罗辰以及阿那瑰的堂弟登注俟利、登注俟利的儿子库提都帅部众投奔到北齐,其余部众又立登注俟利的第二个儿子铁伐为首领。土门自封为伊利可汗,封他的妻子为可贺敦,子弟们叫作特勒,其他带兵的人都叫做设。

6 梁湘东王命令王僧辩等向东进军攻击侯景,二月二十六日,各路军队从寻阳出发,战船前后相连几百里。陈霸先率甲士三万,战船二千艘,从南江出湓口,与王僧辩在白茅湾会师,筑坛歃血,共同宣读盟文,慷慨激昂,泪流满面。初四,王僧辩派侯瑱带兵袭击并占领了南陵、鹊头两个军事据点;初九,王僧辩等人率军进据大雷,十

七日，又率军从鹊头出发。十九日，侯子鉴退回到战鸟，看到王僧辩的大军突然来到，非常惊恐，逃回了淮南。

7 侯景的仪同三司谢答仁在东阳围攻刘神茂，程灵洗、张彪都带兵准备前去救援，刘神茂想独占大功，就不让他们去增援，自己带兵在下淮扎营迎敌。有人对刘神茂说："敌军善长于野战，下淮地势平坦，四面受敌，易攻难守，不如占据七里濑。敌军必定不能前进。"刘神茂不听从这个建议。刘神茂的部下将领大多是北方人，不和刘神茂同心合作，其他将领王晔、郦通等都据守外营，投降了谢答仁，刘归义、尹思合等人弃城逃跑了。刘神茂势孤力单，陷入困境，只好于辛未日向谢答仁投降，谢答仁把他押送到建康。

8 癸酉日；王僧辩等人率军抵达芜湖，侯景的守将张黑放弃城池逃走。侯景听说后，非常害怕，便颁下诏书赦免湘东王萧绎、王僧辩的罪过，萧绎的将士们对此都觉得可笑。侯子鉴据守姑孰南洲以抗击江陵的军队，侯景派他的党羽史安和等人带兵二千去增援。三月初一，侯景下诏宣称自己想亲临姑孰指挥作战，又派人告诫侯子鉴说："荆州的军队善长水战，不要和他们在水上争输赢；过去任约的战败，根源就在这里。如果能争取步兵交战，必定可以打败敌军，你只管在岸上结营，把战船摆在水边等他们就是了。"侯子鉴便离开战船上岸，关闭营门不出来交战。王僧辩等驻军在芜湖十几天，侯景的党徒们大喜，向侯景报告说："萧绎的军队畏惧我军的强大，看样子想逃跑了，如果我们不出击，就将失去战机。"侯景于是又命令侯子鉴作水战的准备。

初九，王僧辩抵达姑孰，侯子鉴率步兵和骑兵一万多人渡过南洲，在岸上挑战，又派上千艘小船装载着士兵。王僧辩指挥部队的小船后退，用大船在两岸夹江停泊。侯子鉴的部队以为对方水军想退去，争相出击追赶；这时，王僧辩指挥大船截断敌军退路，击鼓呼喊，率部队在江中与敌军交战，侯子鉴惨遭失败，士兵落水而死的几千人。侯子鉴只身逃去，收集一些失散士兵奔回建康，据守东府。

王僧辩留虎臣将军庄丘慧达镇守姑孰，带领军队继续前进，历阳据点的守敌望风投降。侯景听说侯子鉴战败，非常恐惧，泪流满面，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好久才起来，叹口气说："这下可把老子的命送了！"

十二日，王僧辩率各路军队抵达张公洲，十三日，乘着涨潮进入秦淮河，进军到禅灵寺前。侯景召见石头津主帅张宾，让他把秦淮河中的大小船只和海船集中起来，用大石块缒入水中加以固定，用来堵塞住秦淮河口；沿秦淮河岸边筑城，从石头城一直筑到朱雀街，十多里城墙上，碉楼和堞垛相连。王僧辩向陈霸先询问计策，陈霸先说："从前柳仲礼率几十万大军隔着秦淮河观望，韦粲驻守在青溪，始终不敢渡过河去，这样，敌人登上城楼，举目四望，远近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能打败我军。如今围攻石头城，必须渡河去北岸。各位将领如果不敢抵挡敌军锋芒，我陈霸先请求率部最先过河扎营。"十四日，陈霸先在石头城西面的落星山修筑栅栏扎营，其他各个部队也依次扎营筑垒，前后相连共修了八座城堡，一直延伸到石头城西北面。侯景担心西州退路被截断，便亲自率领侯子鉴等人也在石头城的东北角修筑了五座城堡以扼守大路。侯景派王伟守皇城。十七日，侯景杀了湘东王的世子萧方诸和前平东将军杜幼安。

9 刘神茂被押送到建康后，侯景下令建造了一个大剉刀，先把刘神茂的手脚放进去，一寸寸地斩断，一直锉到脑袋。留异外表上虽然与刘神茂一道反叛，但暗地里却与侯景相勾结，所以能免除杀身之祸。

10 丁亥，王僧辩进军招提寺北，侯景帅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陈于西州之西。陈霸先曰："我众贼寡，应分其兵

势，以强制弱；何故聚其锋锐，令致死于我！”乃命诸将分处置兵。景冲将军王僧志陈，僧志小缩，霸先遣将军安陆徐度将弩手二千横截其后，景兵乃却。霸先与王琳、杜龛等以铁骑乘之，僧辩以大兵继进，景兵败退，据其栅。龛，岸之兄子也。景仪同三司卢晖略守石头城，开北门降，僧辩入据之。景与霸先殊死战，景帅百余骑，弃矟执刀，左右冲陈；陈不动，众遂大溃，诸军逐北至西明门。

景至阙下，不敢入台，召王伟责之曰：“尔令我为帝，今日误我！”伟不能对，绕阙而藏。景欲走，伟执鞚谏曰：“自古岂有叛天子邪！宫中卫士，犹足一战，弃此，将欲安之！”景曰：“我昔败贺拔胜，破葛荣，扬名河、朔，渡江平台城，降柳仲礼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观石阙，叹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东所生二子，挂之鞍后，与房世贵等百余骑东走，欲就谢答仁于吴。侯子鉴、王伟、陈庆奔朱方[1]。

僧辩命裴之横、杜龛屯杜姥宅，杜崱入据台城。僧辩不戢军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头至于东城，号泣满道。是夜，军士遗火，焚太极殿及东西堂，宝器、羽仪、辇辂无遗。

戊子，僧辩命侯瑱等帅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罗等帅台内旧臣迎僧辩于道，僧辩劳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对。又问：“玺绂何在？”克良久曰：“赵平原持去。”僧辩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僧辩迎太宗梓宫升朝堂，帅百官哭踊如礼。

己丑，僧辩等上表劝进，且迎都建业。湘东王答曰："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烛[2]，尔乃议之。"

庚寅，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买，阳平戍主鲁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并据城降。

僧辩之发江陵也，启湘东王曰："平贼之后，嗣君万福，未审何以为礼？"王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曰："讨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事，请别举人。"王乃密谕宣猛将军朱买臣，使为之所。及景败，太宗已殂，豫章王栋及二弟桥、樛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崱于道，为去其锁。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栋曰："倚伏难知，吾犹有惧！"辛卯，遇朱买臣，呼之就船共饮，未竟，并沈于水。

僧辩遣陈霸先将兵向广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诸将多私使别索马仗，会侯子鉴渡江至广陵，谓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仇，何颜复见其主！不若投北，可得还乡。"遂皆降齐。霸先至欧阳[3]，齐行台辛术已据广陵。

王伟与侯子鉴相失，直渎戍主黄公喜获之[4]，送建康。王僧辩问曰："卿为贼相，不能死节，而求活草间邪？"伟曰："废兴，命也。使汉帝早从伟言，明公岂有今日！"尚书左丞虞骂尝为伟所辱，乃唾其面。伟曰："君不读书，不足与语。"骂惭而退。僧辩命罗州刺史徐嗣徽镇朱方。

壬辰，侯景至晋陵，得田迁余兵，因驱掠居民，东趋吴郡。

【注释】

①朱方:地名,故城在今江苏丹徒县东南。

②玉烛:《尔雅》云:"四时和谓之玉烛。"陆德明《释文》曰:"此言四时和气,温润明照。"

③欧阳:即欧阳戍,地名,在今江苏仪征县。

④直渎:县名。故治在今江苏盱眙县。

【译文】

10十九日,王僧辩进军到招提寺北面,侯景率军一万多人、铁甲骑兵八百多在西州的西面摆开阵势。陈霸先说:"我军多敌军少,应该分散敌军的兵力,便于以强制弱;何必要让敌军把精锐聚在一起,使他们奋力死战得以杀伤我军呢!"便命令众将领分几处布署部队。侯景冲击将军王僧志的阵营,王僧志的部队稍稍后退了,陈霸先立即派将军安陆人徐度带领弓弩手二千人从背后横击侯景,侯景的部队这才退却。陈霸先与王琳、杜龛等人一道率铁甲骑兵乘机冲击,王僧辩指挥大部队随后跟进,侯景的部队战败退进营栅中据守。杜龛是杜岸哥哥的儿子。侯景的仪同三司卢晖略据守石头城,打开北城门投降,王僧辩进据该城。侯景与陈霸先展开生死决战,侯景带领一百多名骑兵,放弃长矛而手执短刀,左冲右突地冲击陈霸先的军阵;但陈军的阵脚不为所动,侯景的部队便彻底崩溃了,王僧辩指挥部队追击到西明门。

侯景退到皇城下,不敢进去,把王伟叫出来责骂他说:"你劝我做皇帝,今天可让你害苦了!"王伟无言以对,绕着宫阙躲藏。侯景想逃走,王伟拉住他的马笼头说:"自古以来哪有皇帝叛逃的事呀!皇城里的卫士,还足以决一死战,放弃皇城,你将跑到哪里去安身呢!"侯景说:"我从前击败贺拔胜,战胜葛荣,扬名河、朔地,渡江攻克皇城,降服柳仲礼易如反掌;今天是上天要灭亡我啊!"于是仰头观看着石阙,叹息了好一会儿。然后用皮袋子装着他到建康后生的

两个儿子，挂在马鞍后，与房世贵等一百多骑兵向东逃走，想到吴郡去投靠谢答仁。侯子鉴、王伟、陈庆等人逃奔到朱方。

王僧辩命令裴之横、杜龛屯驻在杜姥宅，杜崱进入皇城据守。王僧辩不约束军士，放任士兵抢劫掠夺建康居民。弄得全城男女裸露着逃出家门，从石头城到东城，一路上到处是哭喊声。当天夜里，士兵们不慎失火，烧毁了太极殿和东西堂，宫殿中的珍宝神器、仪仗羽饰、车辆等全被烧光。

二十日，王僧辩命令侯瑱等人带领精兵五千去追击侯景。王克、元罗等人率皇城内原有的臣僚在大道两旁迎接王僧辩，王僧辩嘲讽地慰劳王克说："侍奉夷狄之君很辛苦吧。"王克无言对答。又问："皇帝玉玺在什么地方？"王克过了好一会才说："平原太守赵思贤拿走了。"王僧辩说："王氏家族，世代都是公卿贵族，今天到你手里算是堕落完蛋了。"王僧辩把简文帝的灵柩迎放到朝堂上，然后带领文武百官按丧礼痛哭跪拜。

二十一日，王僧辩等人给萧绎上奏章劝他登上皇位，并迎接他来建康建都。湘东王萧绎回答说："盘据在秦淮河边的大鲸鱼侯景虽然会被斩首，但占据着襄阳的短尾狐狸萧纪，尚未洗面归顺。等到天下太平、四时调和，你们再商议这件事。"

二十二日，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秦郡防卫长官郭正买，阳平防务长官鲁伯和，代理南徐州事务的郭子仲等，都献出城池投降。

王僧辩从江陵出发时，启奏湘东王说："平定侯景叛贼之后，如果皇位继承人有幸活下来，不知该如何对待他？"萧绎说："皇城六座城门之内，自然应当任你兵刃相见。"王僧辩说："讨平侯景叛贼的事，臣下义不容辞担当全部责任，但象三国魏成济弑魏君高贵乡公那样的事，请您另派人干。"湘东王便密令宣猛将军朱买臣，让他去处理侯景所立的继位君主。等到侯景战败，简文帝已死，侯景所立的君主豫章王萧栋和两个弟弟萧桥、萧樛相互搀扶着走出密室，在路上遇上杜崱，杜崱为他们开打了锁链。两个弟弟说："现在才算

是免除了横死之祸!"萧栋说:"祸福转换变化难知,我还有点恐惧!"二十三日,他们遇上了朱买臣,朱买臣把他们叫上船去一块喝酒,酒未喝完便把他们兄弟三人沉入水中淹死。

王僧辩派陈霸先领兵去广陵接受郭元建等人投降,又派使者前去安慰他们。将领们大多私派使者去向郭元建索要兵器马匹,刚好这时候子鉴渡江到达广陵,对郭元建等人说:"我们这些人是梁朝的仇敌,有什么脸面再去见他们的君主!不如投靠北齐,可以返回故乡。"于是都投降了北齐。陈霸先到达欧阳时,北齐行台辛术已经占据广陵。

王伟与侯子鉴失去联系,被直渎据点的长官黄公喜抓获,押送到建康。王僧辩问道:"你作为侯景的丞相,不能为侯景殉职死节,还想在草野间苟且偷生吗?"王伟说:"失败和成功,这是天命。假使汉帝侯景早先听从我的话,你怎么会有今天!"尚书左丞虞骘曾经受到王伟的侮辱,这时朝他脸上吐唾沫,王伟说:"你不学无术,不值得和你说话。"虞骘羞惭地退了下去。王僧辩命令罗州刺史徐嗣徽镇守朱方。

二十四日,侯景到达晋陵,收集了田迁手下的残余部队,趁机驱赶掠夺居民,一块向东逃到吴郡。

11 夏,四月,齐主使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将兵五万攻阳平,拔之。

12 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

13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纪,颇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1],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有马八千匹。

闻侯景陷台城，湘东王将讨之，谓僚佐曰："七官文士，岂能匡济！"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花，纪以为己瑞。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圆照为皇太子，圆正为西阳王，圆满为竟陵王，圆普为谯王，圆肃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挐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固谏，不从。僧略，僧辩之弟；怦，勉之从子也[2]。

初，台城之围，怦劝纪速入援，纪意不欲行，内衔之。会蜀人费合告怦反，怦有与将帅书云："事事往人口具。"纪即以为反征，谓怦曰："以卿旧情，当使诸子无恙。"对曰："生儿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纪乃尽诛之，枭首于市，亦杀王僧略。永丰侯挐叹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国之基也，今先杀之，不亡何待！"

纪征宜丰侯咨议参军刘璠为中书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纪令刘孝胜深布腹心，璠苦求还。中记室韦登私谓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将致大祸，孰若共构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缓颊于我邪？我与府侯分义已定，岂以夷险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义于天下，终不逞志于一夫。"纪知必不为己用，乃厚礼遣之。以宜丰侯循为益州刺史，封随郡王，以璠为循府长史、蜀郡太守。

14 谢答仁讨刘神茂还，至富阳，闻侯景败走，帅万人欲北出侯之，赵伯超据钱塘拒之。侯景进至嘉兴，闻伯超叛之，乃退据吴。己酉，侯瑱追及景于松江，景犹有船二百艘，众数千人，瑱进击，败之，擒彭隽、田迁、房世贵、蔡寿

乐、王伯丑。瑱生剖隽腹,抽其肠,隽犹不死,手自收之,乃斩之。

景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将入海,瑱遣副将焦僧度追之。景纳羊侃之女为小妻,以其兄鹍为库直都督,待之甚厚;鹍随景东走,与景所亲王元礼、谢葳蕤密图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已卯[3],景昼寝;鹍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闻岸上人,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鹍拔刀,叱海师向京口,因谓景曰:"吾等为王效力多矣,今至于此,终无所成,欲就乞头以取富贵。"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鹍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鹍以矟刺杀之。尚书右仆射索超世在别船,葳蕤以景命召而执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斩超世,以盐内景腹中,送其尸于建康。僧辩传首江陵,截其手,使谢葳蕤送于齐;暴景尸于市,市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溧阳公主亦预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齐,世宗剥其长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蚕室。齐显祖即位,梦猕猴坐其御床,乃尽烹之。赵伯超、谢答仁皆降于侯瑱,瑱并田迁等送建康。王僧辩斩房世贵于市,送王伟、吕季略、周石珍、严亶、赵伯超、伏知命于江陵。

丁巳,湘东王下令解严。

【注释】

①宁州:地名,统辖今之云南,治味县,在今云南曲靖县西十五里。越巂

(sǔi 髓)：地名，即今四川西昌地区。

②徐勉：南朝梁郯(今山东郯城县)人，仕梁官至中书令，史称良相，其《戒子书》为传世名篇。

③己卯：四月无此日，疑为"乙卯"之误。

【译文】

11 夏，四月，北齐主高洋派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率军五万进攻阳平，占领了该城。

12 梁王僧辩启请陈霸先去镇守京口。

13 梁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萧纪，有一定的军事谋略，治理巴蜀地区十七年，向南拓展了宁州、越嶲，向西打通了与资陵、吐谷浑的联系，内部努力兴办农桑盐铁等经济事业，对外注意发展与远方各国的贸易往来，所以能增殖财富，储积兵器铠甲，有战马八千匹。听说侯景攻陷皇城，湘东王萧绎将率军讨伐，萧纪便对部下说："七官萧绎是个文人，怎么能匡扶社稷，拯救黎民！"萧纪卧室中的柏木殿柱环绕着树节开了花，他以为这是祥瑞的征兆。于是在初八，宣布登基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天正，立儿子萧圆照为皇太子，封儿子萧圆正为西阳王，萧圆满为竟陵王，萧圆普为谯王，萧圆肃为宜都王。任命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萧扬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为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极力谏阻，萧纪不听。王僧略是王僧辩的弟弟；徐怦是徐勉的侄儿。

当初，建康皇城被围时，徐怦劝萧纪急速派兵去救援，萧纪本意不想出兵，所以内心忌恨他。正好赶上蜀郡人费合告发徐怦谋反，徐怦在一封给将帅的书信上说："各种事情都过去了，但都在人们的口碑上留下了记录。"萧纪即把这句话当作谋反的证据，对徐怦说："念你我的旧情，一定保证你的儿子们安然无恙。"徐怦回答说："生下儿子如果都像你这样，留下来又有何益！"萧纪便把他父子全杀了，把头割下来挂到大街上示众，同时也杀了王僧略。永丰

侯萧拐感叹地说:"武陵王的帝业看样子不能成功了！善良正直的人,是国家的基石,如今先杀了这些人,不灭亡还等到什么时候!"

萧纪征调宜丰侯的咨议参军刘璠为中书侍郎,使者往返八次,刘璠才来。萧纪派刘孝胜去转达心腹之言,但刘璠还是坚决要求回去。中记室韦登私下对刘璠说:"武陵王这个人残忍而记仇,你如果不留下来,将会招来大祸,不如留下来共建帝业,使自己身贵名美!"刘璠严肃地说:"你想游说我吗？我和宜丰侯的名分情义已经肯定,怎么能因为安危祸福而变心呢!武陵王正在布施仁义道德于天下,终究不会在我这个武夫身上来显示自己的意志权威。"萧纪知道刘璠必定不会为自己效力,只好赠以厚礼,放他回去。任命宜丰侯萧循为益州刺史,封为随郡王,任命刘璠为萧循府中长史、蜀郡太守。

14 谢答仁讨伐刘神茂返回,走到富阳时,听到侯景已战败逃走,便率上万名士兵想向北前进去迎候他,这时赵伯超据守钱塘抗击谢答仁。侯景逃到嘉兴,听说赵伯超叛变,只好退守吴郡。十二日,侯瑱在松江追上了侯景,侯景尚有战船二百艘、士兵几千人,侯瑱发起攻击,打败了侯景,擒获彭隽、田迁、房世贵、蔡寿乐、王伯丑等。侯瑱剖开袁隽的肚子,抽出他的肠子,彭隽还没死,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收进去,侯瑱才杀了他。

侯景和亲信几十人乘一只船逃走,把两个儿子推进水中,准备逃到海面上去,侯瑱派副将焦僧度追击他。侯景娶了羊侃的女儿为妾,任命她哥哥羊鹍为库直都督,对待他很优厚;羊鹍跟随侯景向东逃跑,与侯景的亲信王元礼、谢葳蕤秘密谋划除掉侯景。谢葳蕤是谢答仁的弟弟。侯景进入海洋后,想向蒙山方向逃窜。十八日,侯景白天睡觉时,羊鹍对海上向导说:"海洋上哪里有蒙山,你只管听我吩咐。"便指挥船只直向京口驶去。到胡豆洲时,侯景才觉察到方向不对,大吃一惊;问岸上的人,人家说:"郭元建还在广陵",侯景大喜,准备去依靠他。这时,羊鹍拔出战刀,喝令向导把船开向京

口，接着对侯景说："我们这些人为大王已经出了很多力了，现在弄到这个地步，终究不会取得成功，我们想借您的头去换取富贵。"侯景还来不及答话，白晃晃的刀剑便乱砍下来，侯景想跳水，羊鹍举刀向他砍去。侯景窜入船舱中，用佩刀去撬船的底板，羊鹍用长矛杀死了他。尚书右仆射索超世在另一条船上，谢葳蕤谎称侯景叫他过来商量事情，从而把他抓了起来。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杀死索超世，把盐填入侯景腹中，把他尸体送到建康。王僧辩把侯景的头砍下来送到江陵，把他的手砍下来，派谢葳蕤送到北齐；然后将侯景的尸体扔在街市上，市民们争相去割他的肉吃，连骨头都被抢光了；侯景宠爱过的溧阳公主也参与吃了侯景的肉。当初，侯景有五个儿子在北齐，世宗高澄把他大儿子的脸皮剥下后用锅煮死，其余几个儿子都阉割了生殖器。北齐显祖高洋即位后，梦见一群猕猴坐在自己的龙床上，便把侯景余下的这四个儿子都煮死了。赵伯超、谢答仁都投降了侯瑱，侯瑱把他们和田迁等人一块押送到建康。王僧辩就地处决了房世贵，把王伟、吕季略、周石珍、严亶、赵伯超、伏知命等人押送到江陵。

二十日，湘东王萧绎下令解除戒严。

15 乙丑，葬简文帝于庄陵，庙号太宗。

16 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掌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壬申[1]，术送之至邺。

17 甲申[2]，齐以吏部尚书杨愔为右仆射，以太原公主妻之。公主，即魏孝静帝之后也。

18 杨乾运至剑北，魏达奚武逆击之，大破乾运于白马，陈其俘馘于南郑城下，且遣人辱宜丰侯循。循怒，出兵与战，都督杨绍伏兵击之，杀伤殆尽。刘璠还至白马西[3]，为武所获，送长安。太师泰素闻其名，待之如旧交。时南郑久不下，武请屠之，泰将许之。璠请之于朝，泰怒，不许；璠泣请不已，泰曰："事人当如是。"乃从其请。

19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复劝进，湘东王犹不受，遣侍中丰城侯泰谒山陵，修复庙社。

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枭之于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库。庚辰，以南平王恪为扬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封长宁公。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长城县侯。

乙酉，诛侯景所署尚书仆射王伟、左民尚书吕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严亶于市。赵伯超、伏知命饿死于狱。以谢答仁不失礼于太宗，特宥之。王伟于狱中上五百言诗，湘东王爱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于王曰："前日伟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王大怒，钉其舌于柱，剜腹、脔肉而杀之。

20 丙戌，齐合州刺史斛斯昭攻历阳，拔之。

21 丁亥，下令，以"王伟等既死，自余衣冠旧贵，被逼偷生，猛士勋豪，和光苟免者，皆不问。"

22 扶风民鲁悉达，纠合乡人以保新蔡[2]，力田蓄谷。时江东饥乱，饿死者什八九，遗民携老幼归之。悉达分给粮廪，

全济甚众，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使其弟广达将兵从王僧辩讨侯景，景平，以悉达为北江州刺史③。

23 齐主使其散骑常侍曹文皎等来聘，湘东王使散骑常侍柳晖等报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彦告于魏。

24 齐主使潘乐、郭元建将兵围秦郡，行台尚书辛术谏曰："朝廷与湘东王信使不绝。阳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辩已遣严超达守秦郡，于义何得复争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师。"弗从。陈霸先令别将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齐众七万，攻之甚急。王僧辩使左卫将军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欧阳来会；与元建大战于士林，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生擒千余人。元建收余众北遁；犹以通好，不穷追也。

辛术迁吏部尚书。自魏迁邺以后，大选之职，知名者数人，互有得失：齐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愔风流辩给，取士失于浮华。唯术性尚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考之前后，最为折衷。

【注释】

①壬申：四月无此日，疑误。

②甲申：四月无此日，疑误。

③白马：即白马城，在今陕西沔县西北。

④新蔡：地名，即今湖北黄梅县。

⑤北江州：地名，即今湖北黄州市。

【译文】

15 二十八日，安葬梁简文帝在庄陵，庙号太宗。

16 侯景当初战败时，把传国玉玺带在身边，让他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掌管着，说："如果我死了，你就把它沉到江中去，不要让南方人再得到它。"赵思贤从京口渡江，路上遇到强盗，随从便把玉玺扔在草丛间，到广陵后，赵思贤把这事告诉了郭元建。郭元建派人去取回，交给了辛术，壬申日，辛术派人把传国玉玺送到邺城。

17 甲申日，北齐任命吏部尚书杨愔为右仆射，将太原公主给他为妻。太原公主即东魏孝静帝皇后。

18 杨乾运到剑阁的北面，西魏达奚武率军迎击，在白马大败杨乾运，随后把俘虏和从杀死的敌军身上割下的左耳朵陈列在南郊城下，并且派人去辱骂宜丰侯萧循。萧循大怒，出兵交战，西魏都督杨绍埋伏士兵袭击，几乎全歼萧循的部队。刘璠返回走到白马西面，被达奚武抓获，送到长安。太师宇文泰早就知道他有名气，对待他就象对待老朋友一样。当时南郑城久久攻不下来，达奚武请求破城后实施大屠杀，宇文泰打算允许这么做。刘璠在朝堂上谏阻这种做法，宇文泰大怒，不答应他的请求；但刘璠哭泣着请求不止，宇文泰感动了，说："为人做事就应该这样。"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19 五月初三，梁司空南平王萧恪等人再次劝萧绎登上皇位，萧绎还不肯接受，派侍中丰城侯萧泰去祭奠祖宗陵墓，修复庙宇祭坛。

十一日，侯景的头颅被送到江陵，在市上悬挂三天，然后把头颅煮熟去肉后涂上油漆，交给武库保藏。十三日，萧绎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扬州刺史。十七日，又任命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封长宁公；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长城县侯。

十八日，把侯景所任命的尚书仆射王伟、左民尚书吕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严亶等人处决。赵伯超、伏知命在狱中饿死。谢答仁因为对待太宗简文帝没有粗暴失礼的地方，被特许宽大处理。王伟从狱中曾给萧绎献上五百字诗，萧绎爱惜他的才华，想宽恕他；有嫉忌他的人，对湘东王说："从前王伟写的讨梁檄文很不错。"萧

绎要求拿来看看，檄文中说："项羽眼里有重瞳，尚且有乌江的惨败；湘东王一只眼，天下怎么会归属于他！"湘东王大怒，下令把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剖开他的肚子，碎割他身上的肉。

20 十九日，北齐合州刺史斛斯昭进攻并占领了历阳郡。

21 二十日，下令宣布："王伟等元凶已经处死，其余原有的达官显贵，被逼迫而苟且偷生的人，以及那些勇士豪杰，随和世俗以求免祸保身的人，一概不再追问。"

22 扶风郡平民鲁悉达纠合乡里民众保卫新蔡，全力耕田，积储粮食。当时江东饥荒动乱，百姓饿死了百分之八九十，余下的民众扶老携幼来归附他。鲁悉达分给粮食，救活了很多人，这样安抚招集了晋熙等五个郡的民众，从而控制了五郡土地。又派他弟弟鲁广达率军随从王僧辩讨伐侯景，侯景平定后，鲁悉达被任命为北江州刺史。

23 北齐主高洋派散骑常侍曹文皎等人出使梁朝，湘东王萧绎派散骑常侍柳晖等人去北齐回访，通报侯景之乱已经平定；同时也派舍人魏彦去西魏通报有关情况。

23 北齐主派潘乐、郭元建领兵围攻秦郡，行台尚书辛术劝谏说："朝廷现在正与梁湘东王进行友好往来。阳平郡是侯景原来镇守的地方，攻取它是可以的；如今王僧辩已派严超达来镇守秦郡，从道义上讲怎么能再派兵去与他们争夺该城呢！而且雨季刚刚来临，不如休兵回师。"北齐主不听。陈霸先派另一将领徐度率军去秦郡帮助守城。北齐军队七万人，攻城很猛烈。王僧辩派杜崱去增援，陈霸先也亲自从欧阳出发，前来会合，与郭元建在士林展开大战，郭元建大败，北齐军被杀死一万多，俘虏一千多。郭元建收集残余部队向北逃窜，梁军仍顾全友好关系，没有穷追郭元建的残部。

北齐辛术升任吏部尚书。自东魏迁都邺城后，负责选举重任的吏部长官，知名的几个人，各有优劣：北齐世宗高澄年少有为，志高气扬，不足的是有些草率粗疏；袁叔德深沉严密、谨慎宽厚，不足的

是太琐细;杨愔风流倜傥,口齿伶俐,但录用人才过于注重浮华;唯有辛术生性崇尚忠贞清明,选取人才必定根据其才能器识,注重名实相符,不论新人旧臣都据才提拔,即使是管库藏的小官只要有才也提拔任用,门阀士族也兼顾不遗。综合考察这几任吏部长官,要数辛术比较中正无所偏颇。

25 魏达奚武遣尚书左丞柳带韦入南郑,说宜丰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险,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凭之险不足固也;白马破走,酋豪不进,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长围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丧乱,社稷无主,欲谁为为忠乎?岂若转祸为福,使庆流子孙邪!"循乃请降。带韦,庆之子也。开府仪同三司贺兰德愿闻城中食尽,请攻之,大都督赫连达曰:"不战而获城,策之上者,岂可利其子女,贪其货财,而不爱民命乎!且观其士马犹强、城池尚固,攻之纵克,则彼此俱伤;如困兽犹斗,则成败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获男女二万口而还,于是剑北皆入于魏。

26 六月,丁未,齐主还邺;乙卯,复如晋阳。

27 庚寅[1],立安南侯方矩为王太子。

28 齐遣散骑常侍谢季卿来贺平侯景。

29 衡州刺史王怀明作乱,广州刺史萧勃讨平之。

30 齐政烦赋重,江北之民不乐属齐,其豪杰数请兵于王僧辩,僧辩以与齐通好,皆不许。秋,七月,广陵侨人朱盛

等潜聚党数千人，谋袭杀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于陈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辩，僧辩曰："人之情伪，未易可测，若审克外城，亟须应援，如其不尔，无烦进军。"使未报，霸先已济江，僧辩乃命武州刺史杜崱等助之。会盛等谋泄，霸先因进军围广陵。

31 八月，魏安康人黄众宝反，攻魏兴，执太守柳桧，进围东梁州[2]。令桧诱说城中，桧不从而死。桧，虬之弟也[3]。太师泰遣王雄与骠骑大将军武川宇文虬讨之。

32 武陵王纪举兵由外水东下[4]，以永丰侯拐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圆肃副之。

33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辩为扬州刺史。

34 齐主使告王僧辩、陈霸先曰："请释广陵之围，必归广陵、历阳两城。"霸先引兵还京口，江北之民从霸先济江者万余口。湘东王以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征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项诣江陵，以昌为散骑常侍，项为领直[5]。

【注释】

①庚寅：六月无此日，疑误。

②魏兴：郡名。故治在今陕西山阳县西北。 东梁州：即南朝梁南梁州，故城在今陕西安康县。

③柳虬：北朝北周人，字仲璠，仕北魏为洛阳行台郎中，仕北周官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④外水：即岷江，亦曰蜀江，在今四川宜宾市汇入长江。

⑤领直：官名，据胡三省注，南朝梁宿卫之官有四厢领直，统帅皇宫警卫

部队。

【译文】

25 西魏达奚武派尚书左丞柳带韦进入南郑，劝说宜丰侯萧循："您所凭借的坚固在于险要的地势，所依恃的在于援兵，所保护的是民众。如今我们的军队已深入腹地，您所凭借的险要之势失去了坚固的作用；杨乾运在白马战败逃走，那些酋帅豪杰们再也不敢进军了，您所盼望的援兵靠不住了；您的城池已被四面围住，您辖下的老百姓也保不住了。而且，您们梁朝死丧祸乱，国家无主，您想为谁尽忠呢?还不如投降从而转祸为福，使子孙后代也受惠!"萧循便请求投降。柳带韦是柳庆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贺兰德愿听说城中粮食已经吃光，请求攻城，大都督赫连达说："不打仗而获得城镇，这是最好的策略，怎么能因为看中了那里的僮仆女人，贪求那里的钱物，而不爱惜那里老百姓的生命呢!而且看来他们的兵马还很强盛，城池也很坚固，即使我们把城攻下来了，彼此都受到很大伤亡；如果他们来个困兽犹斗，那么胜负还很难说。"达奚武说："您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便接受了萧循的投降，俘获男女二万人返回，至此，剑山以北地区都归入西魏版图。

26 六月，十一日，北齐主回到鄴城；十九日，又到晋阳去。

27 庚寅日，梁湘东王萧绎立安南侯萧方矩为王太子。

28 北齐派散骑常侍谢季卿来梁朝庆贺平定侯景之乱。

29 梁衡州刺史王怀明叛乱，广州刺史萧勃讨伐，平定了叛乱。

30 北齐政令繁多，赋税苛重，长江北边的民众不愿意属齐管辖，当地豪杰多次请求王僧辩出兵，王僧辩考虑到与北齐正在讲和通好，总是不答应。秋季七月，侨居广陵的朱盛等人暗中聚集同伙几千人，计划袭击杀死北齐刺史温仲邕，派使者向陈霸先请求援兵，说是已占领广陵外城。陈霸先派使者报告王僧辩，王僧辩说："人心的真假，未必那么容易测知，如果确实已占领外城，急切需要援助，

就应该派去援兵；如果不是这样，就别劳师动众了。”使者还没回报，陈霸先已派兵渡过江去，王僧辩便命令武州刺史杜崱等人率军前去助战。这时朱盛等人的计谋泄露，陈霸先便趁机进军围攻广陵。

31 八月，西魏安康人黄众宝反叛，进攻魏兴，抓获郡太守柳桧，又进兵围攻东梁州。让柳桧去劝说城中投降，柳桧坚决不去，因而被杀。柳桧是柳虬的弟弟。太师宇文泰派王雄与骠骑大将军武川人宇文虬去讨伐。

32 梁武陵王萧纪率军从外水沿江东下，任命永丰侯萧抗为益州刺史，留守成都，让儿子宜都王萧圆肃作萧抗的副手。

33 九月初九，梁司空南平王萧恪去世。十九日，任命王僧辩为扬州刺史。

34 北齐主派使者转告王僧辩、陈霸先说：“请求撤除对广陵的包围，必定归还广陵、历阳两城给你们。”陈霸先带兵回到京口，江北地区的居民随从陈霸先渡江的有一万多人。湘东王萧绎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征调陈霸先的世子陈昌和他哥哥的儿子陈项到江陵去，让陈昌担任散骑常侍，陈项担任领直。

35 宜丰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许其南还，久而未遣，从容问刘璠曰：“我于古谁比？”对曰：“璠常以公为汤、武，今日所见，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汤、武，庶几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对曰：“齐桓存三亡国，晋文公不失信于伐原。”语未竟，泰抚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乃谓循曰：“王欲之荆，为之益？”循请还江陵，泰厚礼遣

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随，湘东王疑之，遣使觇察，相望于道；始至之夕，命劫窃其财，及旦，循启输马仗，王乃安之，引入，对泣，以循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6 冬，十月，齐主自晋阳如离石，自黄栌岭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置三十六戍。

37 戊申，湘东王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中，杀其副将殷晏。

琳本会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宫，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为将帅。琳倾身下士，所得赏赐，不以入家。麾下万人，多江、淮群盗，从王僧辩平侯景，与杜龛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宠纵暴，僧辩不能禁。僧辩以宫殿之烧，恐得罪，欲以琳塞责，乃密启王，请诛琳。王以琳为湘州，琳自疑及祸，使长史陆纳帅部曲赴湘州，身诣江陵陈谢，谓纳等曰："吾若不返，子将安之？"咸曰："请死之。"相泣而别。至江陵，王下琳吏。

辛酉，以王子方略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黄罗汉为长史，使与太舟卿张载至巴陵[1]，先据琳军。载有宠于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仇。罗汉等至琳军，陆纳及士卒并哭，不肯受命，执罗汉及载。王遣宦者陈旻往谕之，纳对旻刳载腹，抽肠以系马足，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脔割，出其心，向之抃舞，焚其余骨。以黄罗汉清谨而免之。纳与诸将引兵袭湘州，时州中无主，纳遂据之。

38 公卿藩镇数劝进于湘东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

已。

39 丁丑，以宜丰侯循为湘州刺史。

40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为晋安王，方略为始安王，方等之子庄为永嘉王。追尊母阮脩容为文宣皇后[2]。

侯景之乱，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长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3]，西拒硖口，岭南复为萧勃所据，诏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户著籍，不盈三万而已。

41 陆纳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4]，破之。道贵奔零陵，其众悉降于纳。上闻之，遣使征司徒王僧辩、右卫将军杜崱、平北将军裴之横与宜丰侯循共讨纳，循军巴陵以待之。侯景之乱，零陵人李洪雅据其郡，上即以为营州刺史[5]。洪雅请讨陆纳，上许之。丁道贵收余众与之俱。纳遣其将吴藏袭击，破之，洪雅等退保空云城，藏引兵围之。顷之，纳请降，求送妻子，上遣陈旻至纳所，纳众皆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于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旻。旻至巴陵，循曰："此诈也，必将袭我。"乃密为之备。纳果夜以轻兵继旻后，约至城下鼓噪。十二月，壬午晨[6]，去巴陵十里，众谓已至，即鼓噪，军中皆惊。循坐胡床，于垒门望之，纳乘水来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无惧色，徐部分将士击之，获其一舰；纳退保长沙。

42 壬午[7]，齐主还邺；戊午，复如晋阳。

【注释】

①太舟卿:官名,掌管舟航、堤渠等事,权位与中书郎等同。

②修容:后宫女官名,三国魏始置,南朝宋改称昭容,隋仍曰修容,为后宫九嫔之一。

③武宁:地名,故城在今湖北荆门县。

④衡州:地名,故治在今湖南衡阳县。 渌口:即渌口戍,为渌河入湘江之口,在今湖南醴陵县西。

⑤营州:故治即今湖南零陵县。

⑥壬午:十二月无此日,疑为十一月壬午,即十八日。

⑦壬午:十二月无此日,疑误。

【译文】

35 梁宜丰侯萧循投降西魏时,丞相宇文泰曾许诺放他返回南方,但过了好久没有释放他,有一次宇文泰从容地问刘璠:"我能和古代哪个人相比?"刘璠回答说:"我过去常常以为您是商汤王和周武王那样的人,如今我所看到的您,连齐桓公、晋文公都不如!"宇文泰说:"我怎么敢与商汤王、周武王相比,大概可望做伊尹、周公那样的人,怎么连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如呢!"刘璠回答说:"齐桓公保存鲁、卫、邢三个要灭亡的国家,晋文公出兵讨伐原国,和将士约定十天为期,最后十天没有攻下原,晋文公还是讲信用下令退兵。"话还没说完,宇文泰拍着手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这是想激我。"便对萧循说:"大王你是想去荆州,还是去益州?"萧循请求返回江陵,宇文泰赠送优厚礼物让他回江陵。萧循带着文武官员一千家上路,湘东王萧绎起了疑心,派使者去侦察,沿路络绎不绝;到江陵的当天晚上,萧绎派手下人去抢劫盗窃萧循的钱财,到第二天早上,萧循上表献出马匹兵器,湘东王这才放下心来,召他相见,两人相对而泣,随即任命萧循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6 冬季十月,北齐主从晋阳到离石,下令从黄栌岭开始筑长城,向北延续到社平戍,全长四百多里,共设置了三十六个防守据点。

37 十四日，梁湘东王在宫殿中逮捕了湘州刺史王琳，杀了他的副将殷晏。

王琳本来是会稽的将门子弟，他的姐妹都被选入王宫，所以王琳从小就生活在湘东王身边。王琳勇武好斗，湘东王让他担任将帅。王琳能屈身礼遇才智之士，所得到的赏赐都拿来分给将士而从不拿回家。部下将士上万人，大多是江淮之间绿林出身的人，他跟从王僧辩平定侯景，与杜龛一样战功居第一位。在建康时，他依恃自己受湘东王宠爱而纵容士兵暴虐，王僧辩无法禁止他。王僧辩因为宫殿失火被烧，害怕因此获罪，想拿王琳来塞责，便秘密给湘东王上书，请求诛杀王琳。湘东王让王琳担任湘州刺史，王琳怀疑自己会有祸事，让长史陆纳率部队去湘州，自己则到江陵去解释道歉，对陆纳等人说："我如果回不来，你们准备怎么办？"都回答说："和你一起死。"大家挥泪告别。王琳到达江陵后，湘东王把他逮捕下狱。

二十七日，萧绎任命儿子萧方略为湘州刺史，又任命廷尉黄罗汉为长史，派他与太舟卿张载到去巴陵，先控制王琳的军队。张载得到湘东王的宠信，但对待下属严峻苛刻，荆州民众痛恨他象恨仇人一样。黄罗汉等人到达王琳的部队，陆纳和士卒都痛哭流泪，不肯接受改编，把黄罗汉和张载抓了起来。湘东王派宦者陈旻前去做说服工作，陆纳当着陈旻的面把张载的肚子剖开，抽出肚肠系在马脚上，让马绕着走，直到肠子抽完气绝而死。又用刀割他的肉，挖出心脏，对着陈旻拍手跳舞，再把剩下的骨架焚毁。黄罗汉由于清廉谨慎而没有被害。陆纳与部下将领们带兵袭击湘州，当时州城中没有长官，陆纳便占领了州城。

38 梁公卿藩镇多次劝湘东王登上皇位，十一月十二日，世祖萧绎在江陵登上皇位，改年号，大赦天下。当天，萧绎没有在正殿就坐，公卿只是陪同在左右而已。

39 十三日，元帝萧绎任命宜丰侯萧循为湘州刺史。

40 十五日，元帝立王太子萧方矩为皇太子，改名为元良。封皇子萧方智为晋安王，萧方略为始安王，萧方等的儿子萧庄为永嘉王。追尊母亲阮修容为文宣皇后。

侯景之乱以来，梁朝州郡大半被西魏吞并，从巴陵以下直至建康，以长江为界，荆州的疆界北面到武宁为止，西面到硖口为限，岭南又被萧勃占据，萧绎的诏令所能实施的地方，不过千里以内，登记在籍的民户，不足三万。

41 陆纳在渌口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打败了他。丁道贵逃奔到零陵，他部下将士都投降了陆纳。元帝听到这一消息后，派使者去征调司徒王僧辩、右卫将军杜崱、平北将军裴之横与宜丰侯萧循共同讨伐陆纳，萧循驻军巴陵等待各路人马。侯景叛乱时，零陵人李洪雅占据了郡城，元帝即任命他为营州刺史。李洪雅请求带兵去讨伐陆纳，元帝准许了。丁道贵收集残余部队与李洪雅一起出发。陆纳派他的将领吴藏前去袭击，大败李洪雅，李洪雅等人被迫退守空云城，吴藏率军追击，包围了该城。

不久，陆纳请求投降，表示愿意送妻儿为质，元帝派陈旻到陆纳的驻地，陆纳的将士们都哭泣着诉说："王琳将军被囚禁，所以我们这些人逃到湘州避难，并没有别的野心。"于是把妻儿交给陈旻。陈旻回到巴陵，萧循说："这里面一定有诈，陆纳定要来袭击我们。"便悄悄作好了防备。陆纳果然在夜间率轻装兵马跟在陈旻后头扑来，约定到巴陵城下即击鼓呐喊。十二月壬午日早晨，陆纳的部队离巴陵还有十里时，大家以为已经到了巴陵了，便击鼓呐喊，发起冲锋，萧循的部队惊恐不已。萧循坐在胡床上，从全门向外了望，只见陆纳的部队从水路攻了上来，箭象雨点一样射来，萧循正在吃甘蔗，没有一点害怕的神色，不慌不忙地指挥部队抗击，缴获了敌军一艘战船；陆纳退守长沙。

42 壬午日，北齐主回到邺城，二十五日，又去晋阳。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起昭阳作噩，尽阏逢阉茂，凡二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承圣二年

1 春，正月，王僧辩发建康，承制使陈霸先代镇扬州。

2 丙子，山胡围齐离石。戊寅，齐主讨之，未至，胡已走，因巡三堆[1]，大猎而归。

3 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左仆射。

4 己丑，齐改铸钱，文曰“常平五铢”。

5 二月，庚子，李洪雅力屈，以空云城降陆纳。纳囚洪雅，杀丁道贵。纳以沙门宝志诗谶有“十八子”，以为李氏当王，甲辰，推洪雅为主，号大将军，使乘平肩舆，列鼓吹，纳帅众数千，左右翼从。

6 魏太师泰去丞相，大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7 王雄至东梁州，黄众宝帅众降。太师泰赦之，迁其豪帅于雍州。

8 齐主送柔然可汗铁伐之父登注及兄库提还其国。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立登注为可汗。登注复为其大人阿富提所杀，国人立库提。

9 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三月，遣使献马五万于魏。柔然别部又立阿拉瑰叔父邓叔子为可汗；乙息记击破邓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2]。乙息记卒，舍其子摄图而立其弟俟斤，号木杆可汗。木杆状貌奇异，性刚勇，多智略，善用兵，邻国畏之。

10 上闻武陵王纪东下，使方士画版为纪像，亲钉支体以厌之，又执侯景之俘以报纪。初，纪之举兵，皆太子圆照之谋也。圆照时镇巴东，执留使者，启纪云："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已闻荆镇为景所破。"纪信之，趣兵东下。

上甚惧，与魏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3]。"太师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诸将咸难之。大将军代人尉迟迥，泰之甥也，独以为可克。泰问以方略，迥曰："蜀与中国隔绝百有余年，恃其险，不虞我至，若以铁骑兼行袭之，无不克矣。"泰乃遣迥督开府仪同三司原珍等六军，甲士万二千，骑万匹，自散关伐蜀[4]。

【注释】

①三堆：县名，北魏并入平寇县，故治即今山西静乐县。

②沃野：县名。故治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

③"子纠"三句：据《左传》庄公九年载，齐国无知弑其君，鲁庄公送公子纠

入齐，而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先入，遂与战，鲁师败，鲍叔率齐师追入鲁境，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庄公遂杀子纠。

④散关：又名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为四川至陕西之交通要道。

【译文】

梁纪二十一　起癸酉（公元553年），止甲戌（公元554年），凡二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承圣二年（癸酉，公元553年）

1 春，正月，王僧辩率军从建康出发，以皇帝的旨意调陈霸先代替镇守杨州。

2 十三日，山地胡人围攻北齐离石。十五日，北齐王率军前去讨伐，军队还没到达，胡人就已退走，因此顺便视察三堆，尽兴狩猎然后返回。

3 梁朝任命吏部尚书王褒为左仆射。

4 二十六日，北齐改铸钱币，钱币上刻的文字为"常平五铢。"

5 二月，初七，梁李洪雅势穷力竭，举空云城投降了陆纳。陆纳把李洪雅囚禁起来，杀死了丁道贵。陆纳因为看到僧人宝志的诗谶上有"十八子"几个字，认为这是李氏要当皇帝的象征，就在十一日，拥戴李洪雅为主帅，称为大将军，让他乘坐平肩舆，排列仪仗乐队，陆纳自己率几千兵马，在左右护卫。

6 西魏太师宇文泰辞去丞相、大行台，只保留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

7 西魏王雄到达东梁州后，黄众宝便率部前来投降。太师宇文泰赦免了他，把他部下的豪帅迁移到雍州。

8 北齐主高洋派人把柔然可汗铁伐的父亲登注和哥哥库提送回他们国家。不久，铁伐就被契丹杀害，民众又拥立登注为可汗。登注又被部下的长老阿富提杀害，民众又立库提为可汗。

9 突厥伊利可汗去世，他儿子科罗继承王位，称乙息记可汗；三月，派使者献送给西魏五万匹马。柔然的另一个部落又立阿那瑰的叔父邓叔子为可汗；乙息记可汗在沃野北面的木赖山打败了邓叔子。乙息记去世后，他的儿子摄图没能继承王位，而是他的弟弟俟斤继承了王位，称木杆可汗。木杆形状相貌奇异，性情刚强勇猛，足智多谋，善于用兵，邻国都很怕他。

10 皇上听说武陵王萧纪率军东下，就让术士在木版上画出萧纪的像，亲手用钉子钉满他的四肢和身体，以诅咒他不得好死，又派人把侯景的俘虏押送给萧纪看。最初，萧纪的举兵东进，都是太子萧圆照的主意。萧圆照当时镇守巴东，便把萧绎的使者扣留关押起来，向萧纪报告说："侯景没有平定，应当急速进军讨伐；听说荆州江陵已被侯景攻占。"萧纪相信了这个报告，便催促军队向东进发。

皇上很害怕，给西魏写信说："萧纪好比春秋齐国的公子纠，是我的亲族，请你们去讨伐他吧。"西魏太师宇文泰说："夺取巴蜀，控制梁朝，在此一举。"众将领都感到这次行动很困难。大将军代州人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却独独认为可以成功。宇文泰问他该采取什么战略，他说："巴蜀与中原地区隔绝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依仗其险要地势，不担心我军会去攻击，如果用铁甲骑兵快速前进突然袭击他们，没有不成功的。"宇文泰便派尉迟迥统帅开府仪同三司原珍等六军，共计甲士二万二千人、战马一万匹，从散关出发去攻打巴蜀。

11 陆纳遣其将吴藏、潘乌黑、李贤明等下据车轮[1]。王僧辩至巴陵，宜丰侯循让都督于僧辩，僧辩弗受。上乃以僧辩、循为东、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辩军于车轮。

12 吐谷浑可汗夸吕，虽通使于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将骑三万逾陇，至姑臧[2]，讨之。夸吕惧，请服；既而复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觊知其还，袭之于赤泉[3]，获其仆射乞伏触状。

13 陆纳夹岸为城，以拒王僧辩。纳士卒皆百战之余。僧辩惮之，不敢轻进，稍作连城以逼之。纳以僧辩为怯，不设备；五月，甲子，僧辩命诸军水陆齐进，急攻之，僧辩亲执旗鼓，宜丰侯循亲受矢石，拔其二城；纳众大败，步走，保长沙。乙丑，僧辩进围之。僧辩坐垄上视筑围垒，吴藏、李贤明帅锐卒千人开门突出，蒙盾直进，趋僧辩。时杜崱、杜龛并侍左右，甲士卫者止百余人，力战拒之。僧辩据胡床不动，裴之横从旁击藏等，藏等败退，贤明死，藏脱走入城。

14 武陵王纪至巴郡，闻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谯淹还军救蜀。初，杨乾运求为梁州刺史，纪以为潼州刺史；杨法琛求为黎州刺史，以为沙州：二人皆不悦。乾运兄子略说乾运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难佐，不如送款关中，可以功名两全。"乾运然之，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4]，与法琛皆潜通于魏。魏太师泰密赐乾运铁券，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尉迟迥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吕陵始为前军，至剑阁，略退就乐广，翻城应始，始入据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运以州降。迥分军守之，进袭成都。时成都见兵不满万人，仓库空竭，

永丰侯拗婴城自守，迥围之。谯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赵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击走之。

武陵王纪至巴东，闻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圆照责之，对曰："侯景虽平，江陵未服。"纪亦以既称尊号，不可复为人下，欲遂东进。将卒日夜思归，其江州刺史王开业认为宜还救根本，更思后图；诸将皆以为然。圆照及刘孝胜固言不可，纪从之，宣言于众曰："敢谏者死！"己丑，纪至西陵，军势甚盛，舳舻翳川。护军陆法和筑二城于峡口两岸，运石填江，铁锁断之。

帝拔任约于狱，以为晋安王司马，使助法和拒纪，谓之曰："汝罪不容诛，我不杀，本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许妻以庐陵王续之女，使宣猛将军刘棻与之俱。

【注释】

①车轮：地名，即车轮洲，在今湖南湘阴县北，为湘江要隘。

②姑臧：地名，故城即今甘肃武威县治。

③赤泉：地名，在今甘肃张掖县东南。

④安州：即普安郡，旧称南安，南朝梁改置南安州，后改为安州，故治在今四川剑阁县。

【译文】

11 陆纳派他的将领吴藏、潘乌黑、李贤明等人进军下游占据车轮。王僧辩到达巴陵，宜丰侯萧循把都督的职位让给王僧辩，王僧辩不接受。皇上便任命王僧辩、萧循为东、西都督。夏季四月初四，王僧辩驻军在车轮。

12 吐浴浑可汗夸吕虽然和西魏通使和好，却又经常侵扰西魏边

境，宇文泰率骑兵三迈越过陇山到姑臧，讨伐夸吕。夸吕害怕了，请求归顺；不久，又与北齐通使。凉州刺史史宁探知他们返回的路线与时间，在赤泉对他们进行袭击，俘获了他们的仆射乞伏触状。

13 陆纳夹湘江两岸筑城，以抗击王僧辩。陆纳的士兵都身经百战，王僧辩畏惧，不敢轻易进攻，便逐步修筑连城来逼近他们。陆纳以为王僧辩胆怯，所以不加防备；五月初三，王僧辩下令各军水陆并进，猛攻陆纳，王僧辩亲自执旗击鼓，宜丰侯亲自冲锋陷阵，攻克二城；陆纳的部队大败，步行逃走，退守长沙。初四，王僧辩进军围攻长沙。王僧辩坐在田野上巡视士兵们修筑围墙土垒，陆纳的将领吴藏、李贤明帅精锐部队一千人打开城门突然冲出来，手执盾牌径直扑向王僧辩。当时杜崱、杜龛陪侍在王僧辩旁边，担任警卫的甲士只有一百多人，大家奋力抗击。王僧辩坐在胡床上岿然不动，裴之横率部从旁截击吴藏等，吴藏等人败退，李贤明战死，吴藏逃脱奔回城中。

14 梁武陵王萧纪到达巴郡，听说西魏出兵攻蜀，就派前梁州刺史巴西人谯淹回军救援后方。当初，杨乾运请求担任梁州刺史，萧纪却让他任潼州刺史；杨法琛请求担任黎州刺史，萧纪却任命他为沙州刺史，两人都不高兴。杨乾运哥哥的儿子杨略劝杨乾运说："如今侯景刚刚平定，本应当同心协力，保国安民，他们却兄弟之间相互残杀，这是自取灭亡的做法。大凡朽木不可雕刻，世道衰败就难以辅佐，不如归附西魏，这样可以功名两全。"杨乾运认为言之有理，便命令杨略领兵二千镇守剑阁，又派女婿乐广镇守安州，与杨法琛一起暗中与西魏勾结。西魏太师宇文泰秘密赐给杨乾运铁券，授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西魏尉迟迥命令开府仪同三司侯吕陵始担任前军，到达剑阁，杨略退回到乐广那里，出城去接应侯吕陵始，侯吕陵始率军进据安州。十三日，尉迟迥到达洛水，杨乾运举州城投降，尉迟迥分兵守城，然后率军奔袭成都。当时成都所有兵力不到一万人，仓库空竭，永丰侯萧捣闭城坚守，尉

迟迴把成都包围起来。谯淹派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赵拔扈救援成都,尉迟迴派原珍等人击退了援军。

梁武陵王萧纪到达巴东,听说侯景已平定,就后悔起来,把太子萧圆照叫来斥责了一顿,圆照回答说:"侯景虽然平定,但江陵萧绎还没驯服。"萧纪也认为既然已登位称帝,就不能再屈服于人,想继续东进。而部下将士日夜盼望返回故乡,江州刺史王开业认为应当回军救援成都,再考虑以后的计划;众将领都认为言之有理。萧圆照和刘孝胜却坚持说不能退军,萧纪听从了他俩的意见,在军中下令说:"敢再来谏阻进军的人处死!"二十八日,萧纪到达西陵,军队兵马众多,气势旺盛,战船满江。萧绎的护军陆法和在长江峡口两岸修筑两座城池,用石块堵塞江中航道,再拉上铁锁链拦断江面。

梁元帝萧绎从狱中放出任约,任命为晋安王的司马,让他率军去帮助陆法和阻击萧纪,对他说:"你的罪过是不可宽容的,我之所以不杀你,就是为了今天任用你!"即把禁卫部队拨给他指挥,并许诺把庐陵王萧续的女儿配给他为妻,派宣猛将军刘棻和他一块去。

15 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顷将兵万人会王僧辩于长沙。

16 豫章太守观宁侯永,昏而少断,左右武蛮奴用事,军主文重疾之。永将兵讨陆纳,至宫亭湖,重杀蛮奴,永军溃,奔江陵。重将其众奔开建侯蕃,蕃杀之而有其众。

17 六月,壬辰,武陵王纪筑连城,攻绝铁锁,陆法和告急相继。上复拔谢答仁于狱,以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说谕陆纳。乙未,琳至长沙,僧辩使送示之,纳众悉拜且泣,使谓僧辩曰:"朝廷若赦王郎,乞听入

城。"僧辩不许，复送江陵。陆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长沙兵，恐失陆纳，乃复遣琳许其入城。琳既入，纳遂降，湘州平。上复琳官爵，使将兵西援峡口。

18 甲辰，齐章武景王库狄干卒。

19 武陵王纪遣将军侯睿将众七千筑垒与陆法和相拒，上遣使与纪书，许其还蜀，专制一方；纪不从，报书如家人礼。陆纳既平，湘州诸军相继西上，上复与纪书曰："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1]。倘遣使乎，良所迟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见之期，让枣推梨[2]，永罢欢愉之日。心乎爱矣，书不尽言。"纪顿兵日久，频战不利，又闻魏寇深入，成都孤危，忧懑不知所为。乃遣其度支尚书乐奉业诣江陵求和，请依前旨还蜀。奉业知纪必败，启上曰："蜀军乏粮，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许其和。

纪以黄金一斤为饼，饼百为篋，至有百篋，银五倍于金，锦罽、缯彩称是，每战，悬示将士，不以为赏。宁州刺史陈智祖请散之以募勇士，弗听，智祖哭而死。有请事者，纪称疾不见，由是将卒解体。

秋，七月，辛未，巴东民苻升等斩峡口城主公孙晃，降于王琳。谢答仁、任约进攻侯睿，破之，拔其三垒。于是两岸十四城俱降。纪不获退，顺流东下，游击将军樊猛追击之，纪众大溃，赴水死者八千余人，猛围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还，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纪所，纪在舟中绕床而走，以金囊掷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见七官。"猛曰："天

子何由可见！杀足下，金将安之！"遂斩纪及其幼子圆满。陆法和收太子圆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绝纪属籍，赐姓饕餮氏[3]。下刘孝胜狱，已而释之。上使谓江安侯圆正曰："西军已败，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圆正闻之号哭，称世子不绝声。上频使觇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狱，见圆照，曰："兄何乃乱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圆照唯云"计误"。上并命绝食于狱，至啮臂啖之，十三日而死，远近闻而悲之。

乙未[4]，王僧辩还江陵。诏诸军各还所镇。

【注释】

①事归当璧：据《左传》载，楚共王无嫡长子立以继位，有宠子五人，乃遍祭山川诸神，以玉璧示之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随之将玉璧密埋于庭院，令五子入拜之，平王幼，抱之入拜，两拜皆中璧，后果继位为王。

②让枣推梨：南朝宋王泰年数岁祖母集诸孙散枣，群儿竞争，泰独不取，问之，对曰："不取自当得赐。" 汉孔融兄弟七人，融排行第六，年四岁，与诸兄共食梨枣，专拣小者，问其故，答曰："我小儿，当取小者。"后以让枣推梨喻兄弟友爱。

③饕餮(tāo tiè 滔帖)：《左传》文公十八年载："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④乙未：七月无此日，疑误。

【译文】

15 十九日，梁巴州刺史余孝顷率兵一万人到长沙与王僧辩会合。

16 梁豫章太守观宁侯萧永，头脑糊涂，遇事缺少决断，部下亲信

武蛮奴专权理事，军中主帅文重痛恨他。萧永奉命带兵讨伐陆纳，抵达宫亭湖时，文重杀死了武蛮奴，军队溃散，萧永自己逃奔到江陵。文重率部投奔开建侯萧蕃，萧蕃杀了文重，收编了他的部队。

17 六月，初一，梁武陵王萧纪修筑连城，攻断铁锁，陆法和的告急求援使者络绎不绝。皇上又从狱中放出谢答仁，任命为步兵校尉，让他带兵去援助陆法和；又派使者送王琳到长沙去，让他去说服陆纳投降。初四，王琳到达长沙，王僧辩派人送王琳到长沙城下给陆纳看，陆纳的将士都朝王琳叩拜哭泣，请使者转告王僧辩说："朝廷如果真的赦免了王郎，就恳求让他入城。"王僧辩不允许，又把王琳送回江陵。陆法和不断地求救，皇上想调回在长沙的部队，又怕失去陆纳，便再次派王琳回长沙，允许他入城。王琳进入长沙城后，陆纳的部队便投降了，至此湘州平定。皇上恢复王琳原有的官爵，让他带兵西进去增援驻守峡口的陆法和。

18 十三日，北齐章武景王库狄干去世。

19 梁武陵王萧纪派将军侯睿率军七千修筑营垒与陆法和对抗。皇上派使者送信给萧纪，许诺如果他返回巴蜀，可以让他专制一方。萧纪不同意，给元帝回信用兄弟之礼相称。陆纳平定后，讨伐湘州的各路军队先后西进峡口，皇上再次给萧纪去信说："论年龄我比你大一点，又有平定侯景之乱的功劳，因此，顺应大家的推举而继承帝位，是顺理成章，天意所使。如果当初派使者来与你商量称帝的事，的确来不及了。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只好就此搁笔，刀兵相见。兄弟之间本应友爱相处，形体虽分离有别，但心志气质应该是相通的，如果刀兵相见，我强你弱，从此就再也不会有相见的日子，让梨推枣的欢乐往事也就一去不返了。兄弟的友爱情谊在我心中，不是一封信所能完全表达的。"萧纪看到屯兵时间很久，屡次交战不利，又听说西魏军队入侵，成都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既忧愁又气愤，不知该怎么办好。于是派度支尚书乐奉业到江陵去求和，请求依照原来提出的意见返还巴蜀。乐奉业知道萧纪必定会

失败,就启奏皇上说:"萧纪的军队缺乏粮食供应,士卒死亡很多,败亡的日子快到了。"元帝便不允许萧纪求和了。

萧纪用一斤黄金做成一个圆饼,一百个金饼为一箱,积下的黄金共有一百箱,银子的储备则是黄金的五倍,其他的锦缎、缯綵等也很多,每次作战,都把这些东西挂出来给将士们看,但并不用来奖赏将士。宁州刺史陈智祖请求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散发给将士以招募勇士,萧纪不听,陈智祖痛哭而死。有事情来求见的人,萧纪一律称病不见,因此部队人心涣散,逐渐解体。

秋季七月十一日,巴东平民苻升等人杀死峡口城守将公孙晃,向王琳投降。谢答仁、任约带兵进攻侯睿,攻破了对方防线,占领了三座营垒。于是峡口两岸萧纪的十四座连城都投降了。萧纪退路被切断,只好顺流东下,游击将军樊猛带兵随后追击,萧纪的部队土崩瓦解,跳水而死的有八千多人,樊猛把萧纪团团围住。元帝密令樊猛说:"如果让萧纪活着来见我,就没有功劳。"樊猛带兵攻到萧纪的处所,萧纪在船中绕着床躲闪,把装着黄金的袋子扔给樊猛说:"用这个雇请你,送我去和七官萧绎见一面。"樊猛说:"皇帝怎么能见到!杀了你,金子能跑到哪里去呢!"于是杀了萧纪和他的小儿子萧圆满。陆法和抓获萧纪的太子萧圆照等兄弟三人押送到江陵。皇上取消了萧纪的族籍,另赐给他姓饕餮氏。把刘孝胜投入监狱,不久又释放了他。皇上派人对江安侯萧圆正说:"巴蜀的军队已经战败,你父亲不知是死是活。"意思是想让他自杀。萧圆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放声痛哭,口里连连抱怨太子,皇上不断派人去观察,看到他并没有自杀的念头,便把他送到廷尉的监狱中,他看到萧圆照,说:"兄长你为何要让父亲他们兄弟之间骨肉相残,导致今日这种惨痛残酷的结局呢!"萧圆照只是说:"计谋失误。"皇上下令停止供应他们在狱中的食物,以至于兄弟几人饿得咬自己的臂膀,过了十三天才死,远近的人们听到都为他们感到悲哀。

乙未日,王僧辩回到江陵。皇上下诏让各路军队回到原来镇守

的地方去。

20 魏尉迟迥围成都五旬，永丰侯拗屡出战，皆败，乃请降。诸将欲不许，迥曰："降之则将士全，远人悦；攻之则将士伤，远人惧。"遂受之。八月，戊戌，拗与宜都王圆肃帅文武诣军门降，迥以礼接之，与盟于益州城北。吏民皆复其业，唯收奴婢及储积以赏将士，军无私焉。魏以拗及圆肃并为开府仪同三司，以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

21 庚子，下诏将还建康，领军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瑴谏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上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右仆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谓是列国诸王；愿陛下从四海之望。"时群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东人也，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东人劝东，谓非良计；西人欲西，岂成长策！"上笑。又议于后堂，会者五百人，上问之曰："吾欲还建康，诸卿以为如何！"众莫敢先对。上曰："劝吾去者左袒。"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愿陛下勿疑，以致后悔。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上使术士杜景豪卜之，不

吉，对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上以建康雕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从僧祐等议。

22 以湘州刺史王琳为衡州刺史。

23 九月，庚午，诏王僧辩还镇建康，陈霸先复还京口。丙子，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为政，不用刑狱，专以沙门法及西域幻术教化，部曲数千人，通谓之弟子。

24 契丹寇齐边。壬午，齐主北巡冀、定、幽、安，遂伐契丹。

25 齐主使郭元建治水军二万余人于合肥，将袭建康，纳湘潭侯退，又遣将军邢景远、步大汗萨帅众继之。陈霸先在建康闻之，白上；上诏王僧辩镇姑孰以御之。

26 冬，十月，丁酉，齐主至平州[1]，从西道趣长堑，使司徒潘相乐帅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2]；壬寅，至昌黎城[3]，使安德王韩轨帅精骑四千东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4]，倍道兼行，掩袭契丹。齐主露髻肉袒，昼夜不息，行千余里，逾越山岭，为士卒先，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甲辰，与契丹遇，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百万头。潘相乐又于青山破契丹别部。丁未，齐主还至营州。

27 己酉，王僧辩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筑垒东关[5]，以待齐师。

28 丁巳，齐主登碣石山[6]，临沧海，遂如晋阳。以肆州刺史斛律金为太师，乃还晋阳，拜其子丰乐为武卫大将军，命其孙武都尚义宁公主，宠待之厚，群臣莫及。

【注释】

①平州：故治在今河北卢龙县。

②白狼城：地名，晋代于此置白狼县，故城在今辽宁凌源县。

③昌黎城：地名，故城在今辽宁凌源县。

④阳师水：在今北京市房山县。

⑤东关：地名，在今安徽巢县。

⑥碣石山：在今辽宁凌源县。

【译文】

20 西魏尉迟迥围攻成都五十天，守将永丰侯萧扐屡次出战，都失败了，只好请求投降。西魏众将领想不允许他投降。尉迟迥说："接受萧扐投降就使我军将士完好无死伤，远近老百姓也高兴；强攻他，就会使将士增加伤亡，远近老百姓也会惧怕。"便接受了萧扐投降。八月初八，萧扐和宜都王萧圆肃率文武百官到尉迟迥的军营投降，尉迟迥以礼相待，与萧扐等人在成都北面订立了受降盟约。官民都各自恢复原来的职业，仅仅没收了奴婢、仓库积储和粮钱赏赐给将士，军中将士没有私自掠夺的。西魏任命萧扐及萧圆肃同为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尉迟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

21 初十，皇上颁下诏书，准备回建康，领军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毅劝谏说："建康那地方帝王的气数已尽，与北齐只隔着一条江，万一有什么不测，后悔也来不及！而且，我们这里自古以来相传说：'荆州江面的沙洲满一百个时，就会出皇帝。'如今枝江生出了一个新的沙洲，正好凑满了一百个沙洲，陛下您登上皇位，正是这种古老传说的应验。"皇上让朝中大臣们商议此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右仆射王褒说："如今老百姓没有见到皇帝车驾进入建康，还以为您是列国藩王，希望陛下顺从天下民众的意愿定都建康。"当时大臣中多数是荆州人，都说："周弘

正等是江东人，当然一心要回江东去，他们的主张恐怕不是好计策。"周弘正当面驳斥说："江东人主张定都建康，你们说不是好主意；那么，荆州人主张定都当地，难道就是妙计？"皇上也觉得可笑。又在后堂商议，参加会议的有五百人，皇上问大家说："我想回到建康去，你们认为怎么样？"众人没有敢首先回答的。皇上说："劝我离开这里的人把左臂袒露出来。"结果露出左臂的人超过一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对皇上说："建康是旧都，帝室祖宗陵墓都在那里；荆州城地处边疆，不是帝王呆的地方。希望陛下不要犹豫，以免将来后悔。我的家在荆州，难道不希望陛下留居在这里，但这样做恐怕只是臣下我享受富贵，而不是陛下您享受富贵！"元帝让术士杜景豪对这件事进行占卜，结果不吉利，他对皇上说："不能离开。"退出朝廷私下说："这次占卜所得到的征兆表明皇上被鬼贼留住了。"皇上考虑到建康凋敝破残，而江陵正是全盛之时，内心也想就此安定下来，终于采纳了胡僧祐等人的建议。

22 梁朝任命湘州刺史王琳为衡州刺史。

23 九月十一日，下诏命令王僧辩回建康镇守，陈霸先返回京口。十七日，任命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陆法和处理政务，不用刑罚监狱，专门用佛法和西域幻术进行教化，部下几千人，都称之为弟子。

24 契丹侵扰北齐边境。二十三日，北齐主到北边巡视冀、定、幽、安等州，接着讨伐契丹。

25 北齐主让郭元建在合肥训练水军二万多人，准备袭击建康，以便送梁湘潭侯萧退去当梁朝皇帝，又派将军形景远、步大汗萨率军随后接应。陈霸先在建康听到这个消息，报告皇上，皇上便命令王僧辩镇守姑孰以防备北齐军队。

26 冬，十月，初八，北齐主到达平州，从西边道路向长堑进军，派司徒潘相乐率精锐骑兵五千从东边道路进军青山。十二日，抵达白狼城；十三日，进抵昌黎城，派安德王韩轨率精锐骑兵四千从东边

切断契丹逃跑的退路；十四日，到达阳师水，命令部队日夜加倍赶路，奔袭契丹。北齐主高洋自己披发露胸，日夜不停，行程一千多里，翻山越岭，身先士卒，一路上只是吃肉喝水，豪气壮志越来越高昂。十五日，追赶上了契丹，立即奋力攻击，大败契丹，俘获十多万人口，杂畜几百万头。潘相乐也在青山击败了契丹的另一部分。十八日，北齐主回师到达营州。

27 二十日，梁王僧辩到达姑孰，派婺州刺史侯瑱、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在东关修筑堡垒，用来防备北齐军队。

28 二十八日，北齐主登碣石山，观临沧海，然后回晋阳，任命肆州刺史斛律金为太师，回到晋阳后，封他儿子丰乐为武卫大将军，命令他孙子武都娶义宁公主为妻，对他的宠信优待，是其他文武大臣所无法比的。

29 闰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与郭元建战于东关，齐师大败，溺死者万计。湘潭侯退复归于邺，王僧辩还建康。

30 吴州刺史开建侯蕃①，恃其兵强，贡献不入，上密令其将徐佛受图之。佛受使其徒诈为讼者，诣蕃，遂执之。上以佛受为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质为吴州刺史。质至鄱阳，佛受置之金城，自据罗城，掌门管，缮治舟舰甲兵，质不敢与争。故开建侯部曲数千人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瑱杀之，质始得行州事。

31 十一月，戊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

32 己未，突厥复攻柔然，柔然举国奔齐。

33 癸亥，齐主自晋阳北击突厥，迎纳柔然，废其可汗库提，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可汗，置之马邑川[2]，给其廪饩缯帛；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许之而还。自是贡献相继。

34 魏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事泄，泰杀之。

35 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詧闻之，益重其贡献。

36 十二月，齐宿预民东方白额以城降[3]，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

三　年

1 春，正月，癸巳，齐主自离石道讨山胡，遣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演从晋州道夹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遂平石楼[4]。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有都督战伤，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肉及秽恶皆尽。自是始为威虐。

2 陈霸先自丹徒济江，围齐广陵，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进围泾州[5]，南豫州刺史侯瑱、吴郡太守张彪皆出石梁，为之声援。辛丑，使晋陵太守杜僧明帅三千人助东方白额。

3 魏太师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改流外品为九秩[6]。

4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谋诛太师泰；临淮王育、广平王赞垂涕切谏，不听。泰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导、中

山公护皆出镇，唯以诸婿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俱为武卫将军⑦，分掌禁兵。基，远之子；晖，弼之子；翼，谨之子也。由是魏主谋泄，泰废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齐王廓，去年号，称元年，复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⑧，皆复其旧。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灭绝。泰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姓，次者为九十九姓，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

5 三月，丁亥，长沙王韶取巴郡。

6 甲辰，以王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

7 丁未，齐将王球攻宿预，杜僧明出击，大破之，球归彭城。

8 郢州刺史陆法和上启自称司徒，上怪之。王褒曰："法和既有道术，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法和为司徒。

9 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会齐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齐使，仁恕归，以告太师泰。帝又请据旧图定疆境，辞颇不逊，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荆州刺史长孙俭屡陈攻取之策，泰征俭入朝，问以经略，复命还镇，密为之备。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注释】

①吴州：地名，故治在今江西鄱阳县。

②马邑川：地名，在今山西宁武县。

③宿预：县名，治所在今江苏宿迁县南。

④石楼：石楼山，地名，在今山西石楼县东南。

⑤泾州:地名,北周改曰石梁。故城在今安徽天长县。

⑥九命、九秩:官阶制度。西魏宇文泰命尚书卢辩制定。大致内容为:分文武官员为内外命两大系列,内命指朝廷文武官员,分九个等级,称九命,三公为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外命指诸侯及其臣僚,亦分九等,诸公九命,诸侯八命,诸伯七命,诸子六命,诸男五命,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二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然后按品命等级定禄秩,是为九秩,即九等薪俸。

⑦武卫将军:武官名,北魏军制:左、右卫将军各一人,掌左、右厢皇宫卫队,各副以武卫将军二人。

⑧改姓之事见本书卷一百四十齐明帝建武三年。

【译文】

29 闰十月,十九日,梁南豫州刺史侯瑱在东关与北齐郭元建大战,大获全胜,北齐军淹死的人数以万计。湘潭侯萧退又退回到郢城,王僧辩也返回建康。

30 梁吴州刺史开建侯萧蕃依恃自己兵强马壮,不向朝廷进贡,皇上密令萧蕃的部将徐佛受除掉他。徐佛受派部下装成打官司的人,到萧蕃府中去,趁机把萧蕃抓起来了。皇上任命徐佛受为建安太守,派侍中王质去担任吴州刺史。王质到鄱阳后,徐佛受把他安置在金城,自己则据守在外城,掌管城门钥匙,修缮船只,训练兵卒,王质不敢与他争权。开建侯原业的部队几千人围攻徐佛受,徐佛受逃奔到南豫州,侯瑱把他杀了,王质这才得以管理吴州政务。

31 十一月,戊戌日,梁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

32 初一,突厥再次进攻柔然,柔然整个部落投奔了北齐。

33 初五,北齐主从晋阳出发向北进军攻击突厥,并迎接柔然来归附,废掉了柔然可汗库提,立阿那瑰的儿子庵罗辰为可汗,把他们安置在马邑川,供给他们粮食衣被;并亲自率军追击突厥到朔

州，突厥请求投降，高洋答应了，然后凯旋回师。从此，突厥年年向北齐进贡。

34 西魏尚书元烈阴谋杀害宇文泰，不料消息走漏，宇文泰把他杀了。

35 初八，皇上派侍中王琛出使西魏。西魏太师宇文泰暗地里怀有夺取江陵的野心，梁王萧詧听说这个消息后，更加重了送给西魏的贡品。

36 十二月，北齐宿预平民东方白额献出宿豫城投降梁朝，江北州郡都起兵响应。

三年（甲戌，公元 554 年）

1 春，正月，初六，北齐王从离石道出兵讨伐山胡，派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高演从晋州道同时夹攻山胡，大败山胡，山胡男子十三岁以上都被杀，女子及孩子都赏赐给士兵，于是平定了石楼。石楼这地方地势非常险要，自从北魏以来就没有被征服过，从此，远近山胡没有不慑服的。北齐有个都督作战受了伤，山胡的什长路晖礼没有救他，高洋命令挖出这个什长的五藏，让九个人分吃，最后把肉和内脏污秽东西全都吃光。从此以后，高洋就开始酷虐逞威。

2 梁陈霸先从丹徒渡江，进军围攻广陵，秦州刺史严超达从秦郡出发进军围攻泾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吴郡太守张彪都带兵从石梁出发，声援陈霸先。十四日，梁朝派晋陵太守杜僧明率三千人去帮助东方白额。

3 西魏太师宇文泰开始制作九命典章，用来区分朝廷内外不同等级的官爵，改订地方官员的九个等级。

4 西魏主元钦自从元烈死后，颇有怨言，密谋诛杀太师宇文泰；临淮王元育、广平王元赞流着眼泪再三劝谏，元钦不听。宇文泰的几个儿子都还小，他兄长的儿子章武公宇文导、中山公宇文护在外担任重镇守将，在长安只有他的几个女婿是得力心腹，大都督清河公李基、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都担任武卫将军，分别掌握着禁

卫部队。李基是李远的儿子;李晖是李弼的儿子;于翼是于谨的儿子。因此,魏主元钦的阴谋很快泄露,宇文泰便废掉了元钦,把他安置在雍州,立他的弟弟齐王元廓为帝,去掉年号,只称元年,恢复皇室原来的姓拓跋氏,原先改为单姓的九十九姓,都恢复原来的复姓。北魏立国之初,统辖三十六个小王国,大的宗族部落有九十九姓,后来大多灭绝。宇文泰便把手下各位将领中战功高的封为三十六姓,功劳次一等的封为九十九姓,各人所统帅的士兵也改从主帅的姓氏。

5 三月初一,梁长沙王萧韶攻取巴郡。

6 十八日,梁朝任命王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

7 二十一日,北齐将领王球进攻宿预,梁将杜僧明出兵反击,大败齐军,王球退回彭城。

8 梁郢州刺史陆法和给皇帝上书自称司徒,元帝感到奇怪。王褒说:"陆法和既然有道术,也许这是他预先知道自己要晋升司徒。"二十二日,皇上就封陆法和为司徒。

9 二十三日,西魏侍中宇文仁恕出使梁朝。刚好遇上北齐使者也到了江陵,皇帝招待西魏使者不如对待北齐使者那样,宇文仁恕回去后,把这事告诉了太师宇文泰。皇帝又请求与西魏根据旧的版图划定边境线,使用的措辞颇为傲慢,宇文泰说:"古人说过'天意要是想抛弃那个人,谁又能帮他兴起呢。'这话恐怕说的就是萧绎吧!"荆州刺史长孙俭多次向朝廷陈述攻取江陵的策略,宇文泰便征调长孙俭去朝见,向他询问进攻荆州的策略,然后又让他回到所镇守的地方去,秘密作好准备降魏留在长安的梁朝旧臣马伯符暗中派使者把这一消息告诉皇帝,皇帝却不相信。

10 柔然可汗庵罗辰叛齐,齐主自将出击,大破之,庵罗

辰父子北走。太保安定王贺拔仁献马不甚骏，齐主拔其发，免为庶人，输晋阳负炭。

11 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颇用爱憎为褒贬，每谓人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既成，中书舍人卢潜奏"收诬罔一代，罪当诛。"尚书左丞卢斐、顿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启齐主云："臣既结怨强宗，将为刺客所杀。"帝怒，于是斐、庶及尚书郎中王松年皆坐谤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于狱中，潜亦坐系狱。然时人终不服，谓之"秽史"。潜，度世之曾孙；斐，同之子；松年，遵业之子也。

12 夏，四月，柔然寇齐肆州，齐主自晋阳讨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余骑为殿，宿黄瓜堆[1]。柔然别部数万骑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画形势，纵兵奋击；柔然披靡，因溃围而出。柔然走，追击之，伏尸二十余里，获庵罗辰妻子，虏三万余口，令都督善无高阿那肱帅骑数千塞其走路。时柔然军犹盛，阿那肱以兵少，请益，帝更减其半。阿那肱奋击，大破之。庵罗辰超越岩谷，仅以身免。

13 丙寅，上使散骑常侍庾信等聘于魏。

14 癸酉，以陈霸先为司空。

15 丁未[2]，齐主复自击柔然，大破之。

16 庚戌[3]，魏太师泰酖杀废帝。

17 五月，魏直州人乐炽、洋州人黄国等作乱[4]，开府仪同三司高平田弘、河南贺若敦讨之，不克。太师泰命车骑大

将军李迁哲与敦共讨炽等，平之。仍与敦南出，徇地至巴州⑤，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巴、濮之民皆附于魏。蛮酋向五子王陷白帝，迁哲击之，五子王遁去，迁哲追击，破之。泰以迁哲为信州刺史，镇白帝。信州先无储蓄，迁哲与军士共采葛根为粮，时有异味，辄分尝之，军士感悦。屡击叛蛮，破之，群蛮慑服，皆送粮饩，遣子弟入质。由是州境安息，军储亦赡。

【注释】

①黄瓜堆：地名，在今山西山阴县北，今名黄花山。

②丁未：四月无此日，疑误。

③庚戌：四月无此日，疑误。

④直州：地名，故治在今陕西安康县。　洋州：地名，故治在今陕西西乡县。

⑤巴州：地名，故治在今四川巴中县。

【译文】

10 柔然可汗庵罗辰反叛北齐，北齐主高洋亲自率军出击，大获全胜，庵罗辰父子向北逃走。

太保安定王贺拔仁献给朝廷的马匹不十分强壮，北齐主令人拔掉他的头发，免去官职，发配到晋阳去搬板炭。

11 北齐中书令魏收撰写《魏书》，喜欢凭自己的爱憎去褒贬人物，常常对人说："你是什么东西，敢给我魏收脸色看！我写史书抬举你就能让你升天，贬低你就能让你入地！"书写成后，中书舍人卢潜向高洋启奏："魏收写史书诬蔑了一代人，罪过该杀。"尚书左丞卢斐、顿丘人李庶都说魏收的《魏书》写得不公正。魏收向齐主启奏："我因写史得罪了达官显贵，将会被刺客谋杀。"高洋大怒，因此

卢斐、李庶和尚书郎中王松年都被扣上诽谤国史的罪名，鞭打二百，发配到甲坊做苦役。卢斐、李庶后来死在狱中，卢潜也因这种罪名被捕入狱。然而当时人们终究还是不服气，把《魏书》称为"秽史。"卢潜是卢度世的曾孙；卢斐是卢同的儿子；王松年是王遵业的儿子。

12 夏四月，柔然入侵北齐肆州，北齐主从晋阳出兵讨伐，抵达恒州时，柔然就分散逃走了。高洋率二千多名骑兵殿后，住宿在黄瓜堆。柔然的另一部落几万骑兵突然袭来，高洋安然躺在床上睡觉，直到天亮才起床，神色自若，指点山川地形，指挥部队出击，柔然人望风溃散，高洋便趁机突围而出。柔然战败逃走，北齐军奋力追击，沿路二十多里都是柔然扔下的尸体，擒获了庵罗辰的妻儿，俘虏三万多人口。高洋命令都督善无人高阿那肱带领几千名骑兵去切断柔然人的退路。当时柔然的军队还相当强大，阿那肱觉得兵力太少，请求增加部队，高洋反而削减了他的一半兵力。阿那肱只好拼命攻击，大败柔然，庵罗辰越过岩谷只身逃走。

13 十一日，皇上派散骑常侍庾信等人出使西魏。

14 十八日，梁朝任命陈霸先为司空。

15 丁未日，北齐主高洋再次亲自率军进攻柔然，大败敌军。

16 庚戌日，西魏太师宇文泰毒杀废帝元欣。

17 五月，西魏直州人乐炽、洋州人黄国等人叛乱，开府仪同三司高平人田弘、河南人贺若敦率军讨伐，没有成功。太师宇文泰命令车骑大将军李迁哲前去与贺若敦等人一起讨伐乐炽，平定了叛乱。接着又与贺若敦一道向南出击，攻城掠地直至巴州，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投降了李迁哲，巴、濮地区的民众都归附于西魏。蛮族酋长向五子王攻占了白帝城，李迁哲出兵攻击，向五子王战败逃走，李迁哲挥军追击，打败了他。宇文泰任命李迁哲为信州刺史，镇守白帝。信州原来没有一点储蓄，李迁哲与士兵一道采摘葛根为粮食，偶然有点好的食物，就拿来分给士兵共同享受，因此将士都很感动、高

兴。多次出兵攻打叛乱蛮族，打败了他们，各部落蛮族都降服了，纷纷送来粮食，派来子弟作人质。从此州境安定下来，军粮储备也丰富了。

18 柔然乙旗达官寇魏广武[1]，柱国李弼遣击，破之。

19 广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内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启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为广州刺史，勃为晋州刺史。上以琳部众强盛，又得众心，故欲远之。琳与主书广汉李膺厚善，私谓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迁琳岭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窃揆官意不过疑琳，琳分望有限，岂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启。

20 散骑郎新野庾季才言于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气干北斗。心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犹得无虑。"上亦晓天文，知楚有灾，叹曰："祸福在天，避之何益！"

21 六月，壬午，齐步大汗萨将兵四万趣泾州，王僧辩使侯瑱、张彪自石梁引兵助严超达拒之，瑱、彪迟留不进。将军尹令思将万余人谋袭盱眙。齐冀州刺史段韶将兵讨东方白额于宿预，广陵、泾州皆来告急，诸将患之。韶曰："梁

氏丧乱，国无定主，人怀去就，强者从之。霸先等外托同德，内有离心，诸君不足忧，吾揣之熟矣！”乃留仪同三司敬显携等围宿预，自引兵倍道趣泾州，涂出盱眙。令思不意齐师猝至，望风退走。韶进击超达，破之，回趣广陵，陈霸先解围走。杜僧明还丹徒，侯瑱、张彪还秦郡。吴明徹围海西[2]，镇将中山郎基固守，削木为箭，翦纸为羽，围之十旬，卒不能克而还。

22 柔然帅余众东徙，且欲南寇，齐主帅轻骑邀之于金川[3]。柔然闻之，远遁，营州刺史灵丘王峻设伏击之，获其名王数十人。

23 邓至羌檐桁失国，奔魏，太师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导将兵纳之。

24 齐段韶还至宿预，使辩士说东方白额，白额开门请盟，因执而斩之。

25 秋，七月，庚戌，齐主还邺。

26 魏太师泰西巡，至原州。

27 八月，壬辰[4]，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太保，司空尉粲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尚书令平阳王淹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涣为左仆射。

28 乙亥，齐仪同三司元旭坐事赐死。丁丑，齐主如晋阳。齐主之未为魏相也，太保、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将受禅，隆之复以为不可，齐主由是衔之。崔季舒谮“隆之每见诉讼者辄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帝禁之尚书省。隆之尝与元旭饮，谓旭曰：“与王交，当生死不相

负。"人有密言之者,帝由是发怒,令壮士筑百余拳而舍之,辛巳,卒于路。久之,帝追忿隆之,执其子慧登等二十人于前,帝以鞭叩鞍,一时头绝,并投尸漳水;又发隆之冢,出其尸,斩截骸骨焚之,弃于漳水。

【注释】

①广武:地名,故城在今陕西横山县。

②海西:地名,故城在今江苏东海县南。

③金川:地名,据胡三省注,约当金河县,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④壬辰:八月无此日,疑误。

【译文】

18 柔然乙旗达官侵犯西魏广武,西魏柱国李弼派兵抗击,大败柔然。

19 梁广州刺史曲江侯萧勃,自以为不是皇上授予的官爵,内心很不安,皇上也对他怀疑。萧勃上书请求到江陵朝见;五月,二十日,皇上任命王琳为广州刺史,萧勃为晋州刺史。皇上因为王琳的部队强盛,他又得将士欢心,所以想疏远他。王琳与主书广汉人李膺关系亲密,私下对李膺说:"王琳是个小人物,承蒙皇上提拔重用到这个位置上。如今天下没有安定下来,把我迁调到岭南,万一有不测之事,我怎么来得及为皇上效力呢!我私下揣测皇上的意图不过是怀疑我,我王琳的福分和希望都不大,怎么敢与皇上争夺帝位呢!为什么不让我担任雍州刺史,镇守武宁,我自己则放下武器悉心耕田,为国御敌捍卫边境。"李膺很赞同王琳这个想法,但不敢启奏。

20 梁散骑郎新野人庾季才对皇上说:"去年八月初六,月亮穿过心宿中星,这个月十一日,流星扫过北斗星,心宿是天帝所在之位,

天干中的丙主管楚地的分野，臣下担心十一月会有大兵侵入江陵，陛下应该留下得力大臣镇守江陵，自己整顿仪仗军队回到建康去避避祸患。假如西魏军队入侵逼迫，只是丧失荆州、湘州，对于国家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大的忧虑。"皇上也懂天文，知道荆楚会有灾难，便叹口气说："是福是祸在于天意，躲避它有什么益处！"

21 六月，二十七日，北齐步大汗萨率军四万进军泾州，梁王僧辩派侯瑱、张彪从石梁出发，领兵去帮助严超达抗击北齐军，侯瑱、张彪却拖延不进军。梁将军尹令思率兵一万多人计划袭击盱眙。北齐冀州刺史段韶率军到宿预攻打东方白额，广陵、泾州守将都派人来向他告急，诸将都很着急。段韶说："梁朝动乱衰败，国家没有确定的君主，人人心怀二意，看谁强大就顺从谁。陈霸先等人外表上装着与梁朝皇室同心同德，内心里却怀有背离的念头，诸位不必担忧，我对梁朝局势已经揣摸透彻了！"便留下仪同三司敬显携等人围攻宿预，自己则领兵快速奔赴泾州，途经盱眙，尹令思没料到北齐军队突然到来，望风逃走。段韶随即进兵攻击严超达，大获全胜，然后回军广陵，陈霸先解围退走。杜僧明返回丹徒，侯瑱、张彪回到秦郡。吴明彻围攻海西郡，镇守将领中山人郎基坚守城池，削木为箭，剪纸为羽。围攻了一百天，最终还是没有攻克，只好退兵。

22 柔然的首领率残余部众向东迁徙，而且想向南侵扰，北齐主率轻装骑兵在金川拦击。柔然听到这消息，远远地逃走了，北齐营州刺史灵丘人王峻设下埋伏袭击柔然，俘获名王几十人。

23 邓至羌人檐桁被人夺去政权，逃奔到西魏，太师宇文泰派秦州刺史宇文导率军护送他回国复位。

24 北齐段韶回到宿预，派善于言辞的人去游说东方白额，东方白额便打开城门求和，段韶趁机把他抓起来杀了。

25 秋，七月，二十六日，北齐主返回鄴城。

26 西魏太师宇文泰到西部巡视，到达原州。

27 八月，壬辰日，北齐任命司州牧清河王高岳为太保，司空尉粲

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尚书令平阳王高淹录尚书事，常山王高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高涣为左仆射。

28 二十一日，北齐仪同三司元旭因罪被赐死。二十三日，北齐主到晋阳。北齐主高洋没有当上东魏丞相之前，太保、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常常欺侮他，等到他准备受禅称帝时，高隆之又认为不能这样做，高洋因此怀恨在心。崔季舒乘机进谗言说："高隆之每次看到打官司的人就会显出同情体恤的样子，表示这不是自己所能定夺的。"高洋便把他软禁在尚书省。高隆之曾经与元旭一块饮酒，对元旭说："与大王您交往，我生死都不辜负您。"有人把这话密报给高洋，高洋因此大怒，命令武士狠狠地打了高隆之一百多拳才放开他，二十七日，高隆之死在路上。很久以后，高洋想起高隆之还忿忿不平，又把他儿子高慧登等二十人抓来，高洋用马鞭击打马鞍为号，把这些人一个个都杀了把尸体抛到漳河中；又挖开高隆之的坟墓，把尸骨取出来砍碎焚毁，把骨灰扔进漳河。

29 齐主使常山王演、上党王涣、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帅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齐王巡四城，欲以致魏师，魏师不出，乃如晋阳。

30 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

31 帝好玄谈，辛卯，于龙光殿讲《老子》。

32 曲江侯勃迁居始兴，王琳使副将孙瑒先行据番禺。

33 乙巳，魏遣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入寇，冬，十月，壬戌，发长安。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

江，直据丹杨，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下策。”俭曰：“何故？”谨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

癸亥，武宁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议之。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曰：“二国通好，未有嫌隙，必应不尔。”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无此理。”乃复使琛使魏。丙寅，于谨至樊、邓，梁王詧帅众会之。辛卯[1]，帝停讲，内外戒严。王琛至石梵[2]，未见魏军，驰书报黄罗汉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儿戏耳。”帝闻而疑之。庚午，复讲，百官戎服以听。

辛未，帝使主书李膺至建康，征王僧辩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陈霸先徙镇杨州。僧辩遣豫州刺史侯瑱帅程灵洗等为前军，袁州刺史杜僧明帅吴明徹等为后军。甲戌，帝夜登凤皇阁，徙倚叹息曰：“客星入翼、轸，今必败矣！”嫔御皆泣。

陆法和闻魏师至，自郢州入汉口，将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贼，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还州，垩其城门[3]，著衰绖，坐苇席，终日，乃脱之。

十一月，帝大阅于津阳门外，遇北风暴雨，轻辇还宫。癸未，魏军济汉，于谨令宇文护、杨忠帅精骑先据江津，断东路。甲申，护克武宁，执宗钧。是日，帝乘马出城行栅，插

木为之,周围六十余里。以领军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为之副,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景亮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楼,令居人助运木石。夜,魏军至黄华,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栅下。戊子,衡州刺史裴畿、畿弟新兴太守机、武昌太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开枇杷门出战,裴机杀魏仪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

帝征广州刺史王琳为湘东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栅内火,焚数千家及城楼二十五,帝临所焚楼,望魏军济江,四顾叹息。是夜,遂止宫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谨令筑长围,中外信命始绝。

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筑垒于马头,遥为声援。是夜,帝巡城,犹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帝裂帛为书,趣王僧辩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还宫;癸卯,出长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买臣、谢答仁等开门出战,皆败还。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长沙寺。朱买臣按剑进曰:"唯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二人退入众中。

王琳军至长沙,镇南府长史裴政请间道先报江陵,至百里洲,为魏人所获。梁王詧谓政曰:"我,武皇帝之孙也,不可为尔君乎?若从我计,贵及子孙;如或不然,腰领分矣。"政诡对曰:"唯命。"詧锁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王琳孤弱,不能复来。"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间使被擒,当碎身报国。"

监者击其口，瞀怒，使速杀之。西中郎参军蔡大业谏曰④："此民望也，杀之，则荆州不可下矣。"乃释之。政，之礼之子⑤；大业，大宝之弟也。

【注释】

①辛卯：十月无此日，疑误。

②石梵：地名，据《梁书·安成王秀传》，当在今湖北钟祥县境内。

③垩(è 恶)：用白色土涂饰，表示凶丧之意。

④西中郎参军：即西中郎将之参军。南朝梁于襄阳置西中郎将，中郎将位次将军，中央、地方武官多置此官。

⑤裴之礼：南朝梁裴邃之子，官至黄门侍郎、少府卿。

【译文】

29 北齐主高洋派常山王高演、上党王高涣、清河王高岳、平原王段韶率军在洛阳西南修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北齐主视察四座新城，想借此引诱西魏军队出来，但西魏军队没有出来，高洋只好回到晋阳。

30 西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拓宽通到汉中的道路，达到能并排通过两部马车。

31 元帝喜好玄学清谈，初八，在龙光殿讲论《老子》。

32 梁曲江侯萧勃奉命迁居始兴，王琳派副将孙瑒抢先占据了番禺。

33 十二日，西魏派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率军五万入侵梁朝，于冬季十月初九从长安出发。长孙俭问于谨："假如我们站在萧绎立场上替他谋划一下，他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于谨说："如果他陈兵汉江、沔水一带，从江陵收拾行装渡江到江南，径直占据丹杨，这是最好的对策；把江陵外城的居民迁往内城防守，修缮加高内城城墙，以等待援军，这是中策；如果不想移动，

只是死守外城，这是下策。"长孙俭说："您揣测萧绎会采取哪一种对策？"于谨说："会取下策。"长孙俭说："为什么呢？"于谨说："萧氏据有江南，已有几十年了，正好这段时间内中原地区也处于多事之秋，无暇向外扩张；萧氏又认为我们有北齐为患，必定以为我们不可能分出兵力进攻江南。而且萧绎怯懦而无谋略，喜欢猜疑而缺少判断力，老百姓很难为国家深谋远虑，只会一味留恋故乡旧居，所以推知他们会采用下策！"

初十，梁武宁太守宗均报告西魏大军即将入侵，元帝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对策。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说："西魏和我们一向友好往来，没有发生过怨隙仇恨的事，必定不会出兵入侵。"侍中王琛说："臣下观察宇文泰的神色，必定没有出兵的道理。"元帝于是再次派王琛出使西魏。十三日，于谨进军到樊、邓，梁王萧詧率军与他会师。辛卯日，元帝停止讲论，宣布内外戒严。王琛到达石梵，没有见到西魏军队，便派人骑马快速报告黄罗汉说："我到达石梵，看到边境上安然无动静，先前说西魏军队入侵的报告简直是儿戏。"元帝听到这个报告半信半疑。十七日，恢复《老子》的讲解，文武百官穿着军装听讲。

十八日，元帝派主书李膺到建康，征调王僧辩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令陈霸先移镇扬州。王僧辩派豫州刺史侯瑱率程灵洗等人为先头部队，袁州刺史杜僧明率吴明彻等人为后续部队。二十一日，元帝在夜间登上凤皇阁，倚栏观天，来回踱步，叹息着说："客星侵犯翼宿、轸宿，看来这次荆州必定要败亡了！"嫔妃和待从都哭了起来。

陆法和听到西魏军队入侵的消息，立即从郢州出发进入汉口，准备赶赴江陵。元帝派使者拦住他说："江陵这里自己能击败敌军，你只管镇守郢州，不需要兴师动众！"陆法和返回郢州城，用白土涂饰城门，穿上丧服，坐在苇席上，整整过了一天，才脱去丧服。

十一月，元帝在荆州城津阳门外大规模检阅军队，遇上刮北风

下暴雨；只好乘轻便车回宫。初一，西魏军队渡过汉水，于谨命令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先占据江津，切断萧绎东逃的退路。初二，宇文护攻克武宁，抓获宗钧。当天，元帝骑马出城布置栅栏，栅栏以木头排列插地做成，周长六十多里。任命领军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做他的副手，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景亮做他的副手；王公以下的大臣各人都分配了防守任务。初四，元帝命令太子到城楼上去巡视，命令居民帮助运送木头和石块。夜晚，西魏军队到达黄华，离江陵四十里，初五，到达江陵城外的栅栏下。初六，梁湘州刺史裴畿、裴畿的弟弟新兴太守裴机、武昌太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打开枇杷门出战，裴机杀死了西魏仪同三司胡文伐。裴畿是裴之高的儿子。

元帝征调广州刺史王琳为湘东刺史，命令他带兵来江陵救援。十五日，护城栅栏内失火，烧了几千家民户和二十五座城楼，元帝亲临被火烧毁的城楼视察，远望西魏军队渡江涌来，环顾全城，叹息良久。当天夜晚，元帝就没有回宫，住宿在老百姓家中，十七日，移住到泯洹寺。于谨下令饶城修筑围墙，内外联系从此被切断。

十八日，梁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人在长江南边马头岸修筑营垒，远远地做为声援。当天夜晚，元帝到城防巡视，还随口吟诗，群臣中也有与他和诗的。元帝撕下衣帛写了一封诏书，催促王僧辩说："我忍受着死亡的威胁等待你，你现在应该来了！"二十日，元帝回到宫中；二十一日，出宫住进长沙寺。二十六日，王褒、胡僧祐、朱买臣、谢答仁等将领打开城门出战，但都战败退回。二十七日，元帝移居到天居寺；十二月初一，又移居到长沙寺。朱买臣手握剑柄启奏元帝说："现在只有杀死宗懔、黄罗汉，才可以向天下老百姓致歉！"元帝说："从前不迁回建康，其实也是我的意愿，宗懔、黄罗汉有什么罪过！"宗、黄二人唯唯退入群臣中。

王琳率军抵达长沙，镇南府长史裴政请求抄小路先去江陵通报消息，走到百里洲时，被西魏军队抓获。梁王萧詧对裴政说："我

是武帝的孙子,不可以作你的君主吗?如果你听从我的命令,富贵就可以延及你的子孙;如果不这样,就让你身首分家。"裴政假意回答说:"唯命是从。"萧詧把他铐起来带到城下,让他对城里说:"王僧辩听说皇城被围,已经自立为帝。王琳势孤兵弱,不可能再来增援。"裴政却对着城内大喊道:"各地援军大批赶来,你们自己要勉力奋战。我是来报信的密使被敌人抓获,理当粉身碎骨,报效国家。"在旁监察他的敌兵使劲打他的嘴,萧詧怒不可遏,喝令赶快把他杀掉。西中郎参军蔡大业劝阻道:"这种人是民众所钦佩的,杀了他,荆州就不可能攻下来了。"便释放了他。裴政是裴之礼的儿子;蔡大业是蔡大宝的弟弟。

时征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负户蒙楯,胡僧祐亲当矢石,昼夜督战,奖励将士,明行赏罚,众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内外大骇。魏悉众攻栅,反者开西门纳魏师,帝与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晋熙王大圆质于于谨以请和。魏军之初至也,众以王僧辩子侍中颢可为都督,帝不用,更夺其兵,使与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为都督城中诸军事。裴畿、裴机、历阳侯峻皆出降。于谨以机手杀胡文伐,并畿杀之。峻,渊猷之子也[1]。时城南垣破,而城北诸将犹苦战,日暝,闻城陷,乃散。

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谢

答仁、朱买臣谏曰："城中兵众犹强，乘阖突围而出，贼必惊，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约。"帝素不便走马，曰："事必无成，只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问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党，岂足可信！成彼之勋，不如降也。"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谋之，以为不可。答仁请入不得，欧血而去。于谨征太子为质，帝使王褒送之。谨子以褒善书，给之纸笔，乃书曰："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顷，黄门郎裴政犯门而出。帝遂去羽仪文物，白马素衣出东门，抽剑击阖曰："萧世诚一至此乎[2]！"魏军士度堑牵其辔，至白马寺北，夺其所乘骏马，以驽马代之，遣长壮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谨，胡人牵帝使拜。梁王詧使铁骑拥帝入营，囚于乌幔之下，甚为詧所诘辱。乙卯，于谨令开府仪同三司长孙俭入据金城。帝给俭云："城中埋金千斤，欲以相赠。"俭乃将帝入城。帝因述詧见辱之状，谓俭曰："向聊相绐，欲言此耳，岂有天子自埋金乎！"俭乃留帝于主衣库。

帝性残忍，且惩高祖宽纵之弊，故为政尚严。及魏师围城。狱中死囚且数千人，有司请释之以充战士；帝不许，悉令棓杀之，事未成而城陷。

中书郎殷不害先于别所督战，城陷，失其母，时冰雪交积，冻死者填满沟堑，不害行哭于道，求其母尸，无所不至，见沟中死人，辄投下捧视，举体冻湿，水浆不入口，号哭不辍声，如是七日，乃得之。

十二月，丙辰，徐世谱、任约退戍巴陵。于谨逼帝使为

书召王僧辩，帝不可。使者曰："王今岂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辩亦不由我。"又从长孙俭求宫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俭并还之。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注释】

①萧渊猷：南朝梁武帝长兄萧懿之子，仕齐官至中书令，后赐死。

②萧世诚：萧绎之字号。

【译文】

当时曾向各地征调援兵，但都没赶到。初二，西魏军队从四面八方攻城，城中将士扛着门板，蒙上盾牌抵抗，胡僧祐亲临城防，冒着飞箭投石，日夜督战，嘉奖勉励将士，赏罚分明，将士们都拼死作战，所向无敌，西魏军无法攻进。不久，胡僧祐被流矢射中死去，内外城军民惊慌失措。西魏军全力攻打栅栏，城中反叛的人打开西城门放进敌军，元帝与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人退入内城坚守，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圆到于谨那里去做人质向于谨求和。西魏军刚开始围城时，大家认为王僧辩的儿子侍中王頠可以担任都督，但元帝不用他，反而削夺了他手下的兵力，让他带着部下十来人进入皇宫守卫；等到胡僧祐战死，才把他任命为都督城中诸军事。裴畿、裴机、历阳侯萧峻都出城投降。于谨因为裴机亲手杀死了胡文伐，就把他连同裴畿一起杀了。萧峻是萧渊猷的儿子。当时外城南面虽然被攻破，但城北面的诸位守将仍然在苦战，傍晚时分，听说城南已被攻破，这才溃散。

元帝进入东阁竹殿，命令舍人高善宝烧毁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自己也准备跳入火中，左右的宫女侍从一齐拦住了他。又拿宝剑砍石柱使宝剑折断，感叹地说："书烧了，剑断了，文武之道今晚全完

了！"于是让御史中丞王孝祀起草投降文书。谢答仁、朱买臣劝谏说："城中兵力还相当强大，乘夜色突围冲出去，敌军必然惊慌失措，趁机杀开一条血路，可以渡过江去与任约会合。"元帝素来不善于骑马，说："事情必定不能成功，只会白白增加羞辱！"谢答仁请求亲自扶着元帝出走，元帝征求王褒的意见，王褒说："谢答仁是侯景的党羽，怎么能相信他！与其成全他的功勋，不如主动去投降。"谢答仁又请求入皇宫守卫，收集散兵可得到五千人，元帝同意了，即授予他城中大都督的职衔，把公主许配给他。过后请王褒商议此事，王褒又认为不能这么做。谢答仁请求入城得不到允许，气得吐血而去。于谨征召元帝的太子作为人质，元帝让王褒去护送太子。于谨的儿子知道王褒善长书法，便给他纸笔写字，王褒写道："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不久，黄门郎裴政也开门逃走。元帝便撤去皇帝的仪仗、服饰，穿着便装、骑着白马从东门走出去，抽出宝剑猛砍门框说："我萧世诚竟然落到这个地步啊！"西魏士兵越过堑壕去拉着他的马缰，到了白马寺北面时，抢走了他所乘骑的骏马，把一匹劣马给他骑，派一个又高又壮实的胡人抓住他的后背押着走，路上遇到于谨，胡人按着元帝，让他跪拜行礼。梁王萧詧派铁甲骑兵把元帝带到营帐中，囚禁在黑帐幕下面，深受萧詧的责骂侮辱。初三，于谨命令开府仪同三司长孙俭进据内城。元帝骗长孙俭说："内城中埋有一千斤黄金，想把它赠送给你。"长孙俭便带着元帝入城。元帝趁机向长孙俭诉说萧詧凌辱他的情形，对长孙俭说："刚才所说的埋有黄金的话，只是临时骗你的，目的是想找机会向你诉苦，天下哪有皇帝自己埋藏黄金的道理呢！"长孙俭便把元帝留居在主衣库。

元帝性情残忍，而且鉴于梁武帝为政宽容放纵的弊端，所以，执政崇尚严酷。等到西魏军队围攻江陵，城中监狱内的死罪囚犯将近几千人，有关部门请求释放这些人去当兵作战；元帝不同意，命令全部用棍杖打死，事情还没来得及处理，城池就被攻破了。

中书郎殷不害原先在别处督战，城被攻破后，他母亲失踪了。当时冰天雪地，冻死的尸体填满了城内大小沟壕，殷不害一路上边走边哭，寻找他母亲的尸体，找遍了所有地方，每次见到沟里有死人，就下去抱起尸体辨认，浑身上下都湿透结了冰，不吃不喝，哭泣不止。这样一连找了七天，才找到了他母亲的遗体。

十二月初四，徐世谱、任约退守巴陵。于谨强迫元帝写信召王僧辩来，元帝不答应。来传令的使者说："你现在还有自由权利吗？"元帝说"我既然失去了自由，王僧辩也就不听从我的话了。"元帝又向长孙俭求要宫人王氏、荀氏和小儿子犀首，长孙俭都还给了他。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焚烧图书？"元帝说："读了上万卷的书，还落得今天这种结局，所以干脆烧了它！"

34 庚申，齐主北巡，至达速岭，行视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35 辛未，帝为魏人所杀。梁王詧遣尚书傅准监刑，以土囊陨之。詧使以布帊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葬于津阳门外。并杀愍怀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阳王大成等。世祖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

魏立梁王詧为梁主，资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东城，魏置防主，将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防之。以前仪同三司王悦留镇江陵。于谨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铜晷表、大玉径

四尺及诸法物①；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献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得免者三百余家，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

魏师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将尹德毅说詧曰："魏虏贪婪，肆其残忍，杀掠士民，不可胜纪。江东之人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仇也，谁与为国！今魏之精锐尽萃于此，若殿下为设享会，请于谨等为欢，预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诸将，掩其营垒，大歼群丑，俾无遗类。收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群寮，随材铨授。魏人慑息，未敢送死，王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晷刻之间，大功可立。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殿下恢弘远略，勿怀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为卿计，人将不食吾余。"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又失襄阳，詧乃叹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王僧辩、陈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晋安王方智为太宰，承制。

王褒、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及尚书右丞吴兴沈炯至长安，太师泰皆厚礼之。泰亲至于谨第，宴劳极欢，赏谨奴婢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雅乐一部，别封新野公；谨固辞，不许。谨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保优闲，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著铠甲等。泰识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岂得遽尔独善！"遂不受。

36 是岁，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导卒。

37 魏加益州刺史尉迟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赏罚，布威恩，绥辑新民，经略未附，华、夷怀之。

【注释】

①浑天仪：我国古代观测星象位置的仪器，类似今之天球仪。又名浑象、浑仪。此浑天仪为南朝宋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钱乐之所铸。铜晷表：用铜制作的测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法物：帝王仪仗队所用器物。

【译文】

34 初八，北齐主到北部边境巡视，直到达速岭一带，边走边察看山川险要地势，准备修筑长城。

35 十九日，元帝被西魏杀害。梁王萧詧派尚书傅准监督行刑，用装满土的袋子把元帝压死。萧詧吩咐用几幅布包裹尸体，外面再包上蒲席，用白茅捆住，安葬在津阳门外。同时还杀了愍怀太子萧元良、始安王萧方略、桂阳王萧大成等人。元帝生性喜好书籍，常常让身边的人为他读书，日夜不断，即使睡熟了，手里还拿着书，有时手下人读错了或有意欺骗他，他马上就会惊醒。写文章，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常常说："我作为一个文人绰绰有余，作为一个武夫就有些惭愧了。"评论他的人认为这话说得恰如其分。

西魏立梁王萧詧为梁朝皇帝，把荆州辖地交给他治理，方圆三百里，他原来控制的雍州辖地则被夺走。萧詧居住在江陵东城，西魏留置城防主帅，率军居住在西城，名叫助防，外表上看是帮助萧詧防御警备，实际上是监视防备他。西魏留下前仪同三司王悦镇守江陵。于谨没收了江陵府库里的珍宝和南朝宋所造浑天仪、梁朝所造铜晷表、直径四尺的大玉和其他一些皇帝专用的器物；把王公以下的百官和挑选出来的男女平民共几万人作为奴婢，分赏给三军将士，驱赶回长安，幼小残弱的人都被杀死。幸免于此难的只有三

百多户，而被兵马践踏和冻死的有百分之二三十。

西魏军队屯扎在江陵时，梁王萧詧的将领尹德毅劝萧詧说："西魏人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地残杀无辜，抢掠士民，不可胜数。江南民众遭此劫难，都以为是殿下您造成的。殿下您既然杀了人家的父兄，使人家子女成为孤儿，那么人家都会把您当成仇人对待，这样一来，谁肯为您的国家效力！如今西魏的精锐都集中在这里，如果殿下您为他们摆设庆功犒赏的宴会，请于谨等人来赴宴，预先埋伏下武士，趁机把他们杀死，然后分别命令诸将带兵去袭击他们的兵营，全歼敌军，不放走一个。收集江陵百姓，加以抚慰安置，原有的文武百官，根据其才能授予官爵。西魏人一定会被震慑住，不敢轻易动武送死，王僧辩那帮人也可用一封信招致他们降服。然后穿着朝服渡江去建康，继承皇位，短时间内，大功伟业就可建立。古人有句话说：'上天给的东西你不取，反而会受到责怪。'恳望殿下您高瞻远瞩，而不要满足于普通庸人的作为。"萧詧说："你的这个策谋并非不好，但西魏人待我很优厚，我不能忘恩负义。如果突然采取你的这个计策，人家会唾弃我以至连我的尸体都不屑于吃。"后来全城老幼被西魏军队掳走，又失去了襄阳，萧詧这才叹气说："真后悔当初不采纳尹德毅的计策！"

王僧辩、陈霸先等人共同拥立江州刺史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禀承皇帝名义行事。

王褒、王克、刘毅、宗懔、殷不害及尚书右丞吴兴人沈炯到达长安后，西魏太师宇文泰都待之以厚礼。宇文泰亲自到于谨第宅去，设宴慰劳，欢乐至极，赏赐给于谨奴婢千人和梁朝的一部分珍宝以及雅乐一部，另封他为新野公；于谨坚决推辞，但宇文泰不允许。于谨自以为长期担任要职，已经功成名就，想给自己留点优游闲逸时间，就把原来所骑乘的骏马和所穿的铠甲等献给朝廷。宇文泰知道他的用意，说："现在北齐这个大敌还没有平定，你怎么能突然去独享其福！"于是不接受他献出的东西。

36 这一年,西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导去世。

37 西魏加授益州刺史尉迟迥都督六州,连原来掌管的一共十八个州,这样从剑阁以南的地区,他可以禀承皇帝旨意自行封爵拜官,任免官员。尉迟迥赏罚分明,树立威信,布施恩惠,安抚新归附的百姓,开拓没有归顺的疆土,因此各族民众都感激拥护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六

梁纪二十二　起旃蒙大渊献，尽柔兆困敦，凡二年。

敬皇帝

绍泰元年

1 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刘棻将兵援江陵，至三百里滩，部曲宋文彻杀之，帅其众还据邵陵。

2 梁王詧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妃蔡氏为昭德皇后；尊其母龚氏为皇太后，立妻王氏为皇后，子岿为皇太子。赏刑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则称臣，奉其正朔。至于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旧，其勋级则兼用柱国等名。以咨议参军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参掌选事；外兵参军太原王操为五兵尚书。大宝严整有智谋，雅达政事，文辞赡速，后梁主推心任之，以为谋主，比之诸葛孔明；操亦亚之。追赠邵陵王纶太宰，

谥曰壮武;河东王誉丞相,谥曰武桓。以莫勇为武州刺史,魏永寿为巴州刺史。

3 湘州刺史王琳将兵自小桂北下[1],至蒸城,闻江陵已陷,为世祖发哀,三军缟素,遣别将侯平帅舟师攻后梁。琳屯兵长沙,传檄州郡,为进取之计。长沙王韶及上游诸将皆推琳为盟主。

4 齐主使清河王岳将兵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义阳,江陵陷,因进军临江,郢州刺史陆法和及仪同三司宋莅举州降之;长史江夏太守王珉不从,杀之。甲午,齐召岳还,使仪同三司清都慕容俨戍郢州。王僧辩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约,徐世谱、宜丰侯循皆引兵会之。

5 辛丑,齐立贞阳侯渊明为梁主,使其上党王涣将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听从渊明归。

6 二月,癸丑,晋安王至自寻阳,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时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陈霸先征西大将军,以南豫州刺史侯瑱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

7 齐主先使殿中尚书邢子才驰传诣建康,与王僧辩书,以为"嗣主冲藐,未堪负荷。彼贞阳侯,梁武犹子,长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为梁主,纳于彼国。卿宜部分舟舰,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图。"乙卯,贞阳侯渊明亦与僧辩书求迎。僧辩复书曰:"嗣主体自宸极,受于义祖。明公傥能入朝,同奖王室,伊、吕之任,佥曰仰归;意在

主盟，不敢闻命。”甲子，齐以陆法和为都督荆、雍等十州诸军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又以宋莅为郢州刺史，莅弟簉为湘州刺史。甲戌，上党王涣克谯郡②。己卯，渊明又与僧辩书，僧辩不从。

【注释】

①小桂：地名，即今湖南郴县治。

②谯郡：地名，即今安徽巢县。

【译文】

梁纪二十二　起乙亥（公元555年），止丙子（公元556年），凡二年。

敬皇帝

绍泰元年（乙亥，公元555年）

1 春，正月，初一，梁邵陵太守刘棻率军去救援江陵，到达三百里滩时，部下宋文彻杀了他，把部队带回邵陵。

2 梁王萧詧在江陵宣布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大定；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昭明太子的妃子蔡氏被尊为昭德皇后；尊自己的母亲龚氏为皇太后，册立妻子王氏为皇后，立儿子萧岿为皇太子。奖罚等制度都与帝王体制一样，只是上书给西魏时就自称臣下，通行西魏的历法。至于官爵制度，则承袭梁朝旧制，其中的功勋等级也兼用柱国等名称。任命咨议参军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参与掌管吏部选拔任用官员的事务；任命外兵参军太原人王操为五兵尚书。蔡大宝为人严谨清正而有智谋，精通行政管理事务，文笔辞辩敏捷丰富，萧詧推心置腹地信任他，把他当作出谋划策的主角，比之为诸葛亮；王操也是仅次于他的能干人才。追赠邵陵王萧纶为太宰，谥号为壮武；追赠河东王萧誉为丞相，谥号为武桓。任命

莫勇为武州刺史,魏永寿为巴州刺史。

3 梁湘州刺史王琳带兵从小桂出发北下,到蒸城时,听说江陵已被攻破,便为世祖萧绎发丧举哀,三军将士都穿上白衣丧服,派另一位将领侯平率水军进攻萧詧的后梁攻权。王琳驻兵长沙,向各州郡发布檄文,着手制定进攻夺取江陵的计划。长沙王萧韶及长江上游诸位将领都推举王琳为盟主。

4 北齐主派清河王高岳带兵进攻西魏安州,以救援江陵。高岳进到义阳时,江陵已被攻陷,便进军到长江边,梁郢州刺史陆法和及仪同三司宋莅举州投降了高岳;陆法和的长史王珉不愿投降,被杀。十三日,北齐征调高岳返回,派仪同三司清都人慕容俨戍守郢州。王僧辩派江州刺史侯瑱进攻郢州,任约、徐世谱、宜丰侯萧循都领兵与他会合。

5 二十日,北齐立贞阳侯萧渊明为梁朝皇帝,派上党王高涣带兵护送他回建康,徐陵、湛海珍等人都被允许随从萧渊明回归。

6 二月初二,梁晋安王从寻阳抵达建康,进入朝堂居住,登上梁王王位,当时年仅十三岁。任命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封陈霸先为征西大将军,任命南豫州刺史侯瑱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

7 北齐主先派殿中尚书邢子才乘驿站马车到建康去,送给王僧辩一封信,大意是说:"你们所立的皇位继承者晋安王萧方智年龄太小,不可能担当治国的重任。而贞阳侯萧渊明是梁武帝的侄子,是长沙王萧懿的后代,不论是年龄资历还是声望,他都足以继承帝位保全金陵,所以把他推举为梁朝皇帝,送到你们国内来。你应当部署船只,前来迎接如今的新皇帝,同心协力,好好地筹建谋划美好的未来。"初四,贞阳侯萧渊明也给王僧辩去信请求派人来迎接。王僧辩回信说:"晋安王是元帝的儿子,受帝位于文祖庙。您如果能来建康,共同匡扶皇室,那么,商代伊尹、周代吕望那样的丞相位

置，大家都会说非你莫属；如果你来的目的是想当皇帝，那么我就不敢听从这样的命令了。”十三日，北齐任命陆法和为都督荆雍等十州诸军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又任命宋莅为郢州刺史，任命宋莅的弟弟宋簹为湘州刺史。二十三日，北齐上党王高涣攻克谯郡。二十八日，萧渊明又给王僧辩写信，王僧辩仍不听从。

8 魏以右仆射申徽为襄州刺史[1]。

9 侯平攻后梁巴、武二州，故刘棻主帅赵朗杀宋文彻，以邵陵归于王琳。

10 三月，贞阳侯渊明至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御之。齐军司尉瑾、仪同三司萧轨南侵皖城[2]，晋州刺史萧惠以州降之。齐改晋熙为江州，以尉瑾为刺史。丙戌，齐克东关，斩裴之横，俘数千人；王僧辩大惧，出屯姑孰，谋纳渊明。

11 丙申，齐主还邺，封世宗二子孝珩为广陵王，延宗为安德王。

12 孙瑒闻江陵陷，弃广州还，曲江侯勃复据有之。

13 魏太师泰遣王克、沈炯等还江南。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参掌太史。季才散私财，购亲旧之为奴婢者，泰问：“何能如是？”对曰：“仆闻克国礼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没，其君信有罪矣，搢绅何咎，皆为皂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窃哀之，故私购之耳。”泰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

14 夏，四月，庚申，齐主如晋阳。

15 五月，庚辰，侯平等擒冀勇、魏永寿。江陵之陷也，永嘉王庄生七年矣，尼法慕匿之；王琳迎庄，送之建康。

16 庚寅，齐主还邺。

17 王僧辩遣使奉启于贞阳侯渊明，定君臣之礼，又遣别使奉表于齐，以子显及显母刘氏、弟子世珍为质于渊明，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因求以晋安王为皇太子；渊明许之。渊明求度卫士三千，僧辩虑其为变，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龙舟法驾迎之。渊明与齐上党王涣盟于江北，辛丑，自采石济江。于是梁舆南渡，齐师北返。僧辩疑齐，拥楫中流，不敢就西岸。齐侍中裴英起卫送渊明，与僧辩会于江宁。癸卯，渊明入建康，望朱雀门而哭，逆者以哭对。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晋安王为皇太子，王僧辩为大司马，陈霸先为侍中。

18 六月，庚戌朔，齐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3]。命定州刺史赵郡王睿将兵监之。睿，琛之子也[4]。

19 齐慕容俨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俨随方备御，瑱等不能克；乘间出击瑱等军，大破之。城中食尽，煮草木根叶及靴皮带角食之，与士卒分甘共苦，坚守半岁，人无异志。贞阳侯渊明立，乃命瑱等解围，瑱还镇豫章。齐人以城在江外难守，因割以还梁。俨归，望齐主，悲不自胜。齐主呼前，执其手，脱帽看发，叹息久之。

20 吴兴太守杜龛，王僧辩之婿也。僧辩以吴兴为震州，用龛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为豫章太守。

21 壬子，齐主以梁国称藩，诏凡梁民悉遣南还。

22 丁卯，齐主如晋阳；壬申，自将击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5]，留辎重，帅轻骑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于怀朔镇[6]，齐主亲犯矢石，频战，大破之，至于沃野，获其酋长及生口二万余，牛羊数十万。壬申[7]，还晋阳。

【注释】

①襄州：地名，即今湖北襄樊市。

②皖城：地名，即今安徽潜山县。

③夏口：地名，一作下口镇，在今河北东光县。 恒州：地名，在今山西太同县。

④高琛：字永宝，高欢之弟，仕北魏官至御史中尉，后因淫乱受高欢杖责而死。

⑤白道：地名，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

⑥怀朔镇：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

⑦壬申：七月无此日，疑为"壬辰"之误。

【译文】

8 西魏任命右仆射申徽为襄州刺史。

9 侯平进攻后梁巴、武二州，已故刘棻的主帅赵朗杀死宋文彻，献出邵陵归附王琳。

10 三月，贞阳侯萧渊明到达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率军抗击。北齐军司尉瑾、仪同三司萧轨向南入侵皖城，晋州刺史萧惠举州投降。北齐改晋熙为江州，让尉瑾担任州刺史。初六，北齐军队攻克东关，杀死裴之横，俘虏几千人，王僧辩非常害怕，亲自带兵出屯姑孰，开始考虑接受萧渊明。

11 十六日，北齐主返回邺城，封世宗高澄的两个儿子高孝珩为广陵王，高延宗为安德王。

12 孙瑒听说江陵失陷，就放弃广州返回湘州，曲江侯萧勃重新占据了广州。

13 西魏太师宇文泰让王克、沈炯等返回江南，宇文泰得到庾季才，很优厚地对待他，让他参与掌管太史的工作。庾季才拿出自己私人的财产，赎买沦为奴婢的亲戚旧友，宇文泰问他："你为什么能这样做呢？"他回答说："我听说，攻取一个国家，而礼遇该国贤能之士，这是自古以来的正道。如今江陵沦陷，其君主萧绎也许确有罪过，但官吏贤士有什么过错，竟然都沦为奴隶！我是寄人篱下的外人，不敢向您进言，但心里的确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悲哀，所以私下出钱赎买他们。"宇文泰听了省悟过来，说："这是我的过错啊！假如没有你提醒，就要失去天下民众的心了！"因此发布命令，免除了几千个沦为奴婢的梁朝俘虏。

14 夏，四月，初十，北齐主到达晋阳。

15 五月，初一，侯平等擒获莫勇、魏永寿。江陵沦陷时，永嘉王萧庄已经七岁了，尼姑法慧把他藏起来，这时王琳派人接走萧庄送到建康。

16 十一日，北齐主回到鄴城。

17 王僧辩派使者送信给贞阳侯萧渊明，承认了双方的君臣关系，又派使者另外上表章给北齐，把儿子王显和王显的母亲刘氏以及弟弟的儿子王世珍送到萧渊明那里去做人质，派左民尚书周弘正到历阳去迎接萧渊明，并要求立晋安王为皇太子，萧渊明答应了。萧渊明要求带三千名卫士一起到建康，王僧辩担心这么多人会生出变乱，只接受了一千名冗散士卒。二十一日，王僧辩派龙舟和皇帝专用车驾去迎接萧渊明。萧渊明与北齐上党王高涣在长江北岸签订盟约，二十二日，从采石渡过长江。于是梁朝的车辆载着萧渊明向南渡江，北齐军队向北返回。王僧辩怀疑北齐军队的诚意，把自己的船队停在江中心，不敢靠近北岸。北齐侍中裴英起负责护送萧渊明，与王僧辩在江宁会见。二十四日，萧渊明进入建康，望着

朱雀门痛哭流泪，迎接的人群也跟着哭了起来。二十七日，萧渊明宣布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天成，立晋安王为皇太子，任命王僧辩为大司马，陈霸先为侍中。

18 六月初一，北齐调发民伕一百八十万修筑长城，从幽州夏口起，向西直至恒州全长九百多里，命令定州刺史赵郡王高睿带兵监督施工。高睿是高琛的儿子。

19 北齐慕容俨刚刚进入郢州，侯瑱等人便率军扑到城下，慕容俨全面周密地进行防御，侯瑱等无法攻克；慕容俨又伺机出兵反击，大败侯瑱的军队。城中粮食吃光了，煮野草树木的根叶和靴子的皮、皮带、牛角等东西充饥，与士兵同甘共苦，坚守了半年，人人都没有叛离之心。贞阳侯萧渊明即帝位后，才命令侯瑱等人解除包围，侯瑱回到豫章镇守。北齐考虑到郢州城在江南岸，难以防守，便割让还给了梁朝。慕容俨回到郢城，望着北齐主高洋，悲伤不已。北齐主把他叫到跟前，拉着他的手，取下他的帽子看他的头发，赞叹了很久。

20 梁吴兴太守杜龛是王僧辩的女婿。王僧辩在吴兴设置震州，让杜龛担任州刺史，又任命弟弟侍中王僧愔为豫章太守。

21 初三，北齐主考虑到梁朝已称藩臣服，就下诏宣布凡是流落北方的梁朝民众都遣送回南方。

22 十八日，北齐主到晋阳，二十三日，亲自率军攻击柔然。秋季七月初一，抵达白道，留下军用物资和车辆，率轻装骑兵五千人追击柔然，初四，在怀朔镇追上了柔然。北齐主高洋亲自带兵冲锋陷阵，频频交战，大获全胜，直打到沃野，俘获柔然的酋长和二万多民众，以及几十万头牛羊。壬申日，回到晋阳。

23 八月，辛巳[1]，王琳自蒸城还长沙。

24 齐主还邺,以佛、道二教不同,欲与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25 初,王僧辩与陈霸先共灭侯景,情好甚笃,僧辩为子颀娶霸先女,会僧辩有母丧,未成婚。僧辩居石头城,霸先在京口,僧辩推心待之,颀兄颢屡谏,不听。及僧辩纳贞阳侯渊明,霸先遣使苦争之,往返数四,僧辩不从。霸先窃叹,谓所亲曰:"武帝子孙甚多,唯孝元能复仇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废之!吾与王公并处托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图,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为乎!"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为赏赐之具。

会有告齐师大举至寿春将入寇者,僧辩遣记室江旰告霸先,使为之备。霸先因是留旰于京口,举兵袭僧辩。九月,壬寅,召部将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陆徐度、钱塘杜棱谋之。棱以为难,霸先惧其谋泄,以手巾绞棱,闷绝于地,因闭于别室。部分将士,分赐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昙朗镇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帅水军趋石头,霸先帅马步自江乘罗落会之[23],是夜,皆发,召杜棱与同行。知其谋者,唯安都等四将,外人皆以为江旰征兵御齐,不之怪也。

甲辰,安都引舟舰将趣石头,霸先控马未进,安都大惧,追霸先骂曰:"今日作贼,事势已成,生死须决,在后欲何所望!若败,俱死,后期得免斫头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进。安都至石头城北,弃舟登岸。石头城北接冈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众随

而入，进及僧辩卧室；霸先兵亦自南门入。僧辩方视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辩遽走，遇子頠，与俱出阁，帅左右数十人苦战于听事前，力不敌，走登南门楼，拜请求哀。霸先欲纵火焚之，僧辩与頠俱下就执。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赐讨？"且曰："何意全无备？"僧辩曰："委公北门，何谓无备？"是夜，霸先缢杀僧辩父子。既而竟无齐兵，亦非霸先之谲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灵洗帅所领救僧辩，力战于石头西门，军败；霸先遣使招谕，久之乃降。霸先深义之，以为兰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为檄布告中外，列僧辩罪状，且曰："资斧所指，唯上僧辩父子兄弟，其余亲党，一无所问。"

丙午，贞阳侯渊明逊位，出就邸，百僚上晋安王表，劝进。冬，十月，己酉，晋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赐位一等。以贞阳侯渊明为司徒，封建安公。告齐云："僧辩阴图篡逆，故诛之。"仍请称臣于齐，永为藩国。齐遣行台司马恭与梁人盟于历阳。

26 辛亥，齐主如晋阳。

27 壬子，加陈霸先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癸丑，以宜丰侯循为太保，建安公渊明为太傅，曲江侯勃为太尉，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8 戊午，尊帝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

【注释】

①辛巳:八月无此日,疑误。

②江乘:江乘县,地名,故治在今江苏句容县。

【译文】

23 八月,辛巳日,王琳从蒸城返回长沙。

24 北齐主回到邺城,认为到佛、道两种宗教不同,想去掉其中的一种,就把两教的学者召集到宫中,当面辩论诘难,然后下令道士都要剃去头发当和尚;有些道士不服从,高洋下令处死了四个人,道士们这才听从命令。从此,北齐境内再也没有道士了。

25 当初,王僧辩与陈霸先共同消灭了侯景,两人关系密切、情谊深厚,王僧辩为儿子王頠娶陈霸先的女儿为媳妇,遇上王僧辩母亲去世,因而没有娶回成亲。王僧辩居住在石头城,陈霸先镇守京口,王僧辩推心置腹地对待他,王頠的哥哥王頵屡次劝谏父亲王僧辩要对陈霸先有所戒心,王僧辩不听。到王僧辩接纳贞阳侯萧渊明,陈霸先派使者来极力争辩,劝王僧辩不要这么做,使者往返多次,王僧辩不听劝告。陈霸先私下叹息,对亲信们说:"梁武帝的子孙很多,唯有孝元帝萧绎能报仇雪耻,他的儿子有什么罪,却突然被废黜!我和王公僧辩共同处于被先帝托咐遗孤的重臣地位,而王公僧辩却一下子改变了主意,对外依附戎狄之邦,册立依次序不该立的人为帝,他的用意究竟是想干什么呢!"于是秘密准备了几千件战袍和很多锦绣金银作为赏赐的物品。

正好这时有人报告说北齐军队大批集中到寿春,将要大举入侵,王僧辩派记室江旰把这个消息转告陈霸先,让他为此作好准备。陈霸先趁此机会把江旰拘留在京口,出兵去袭击王僧辩。九月,二十五日,陈霸先召集部将侯安都、周文育和安陆人徐度、钱塘人杜棱来一起商量。杜棱认为很困难,陈霸先害怕密谋泄露,就用手巾勒杜棱的脖子,杜棱昏迷在地上,接着把他关闭在另一间房里。

随之，部署军队，把金钱布帛分别赏赐给将士，让弟弟的儿子著作郎陈昙朗镇守京口，代理掌管州府政事，派徐度、侯安都率水军奔赴石头城，陈霸先率骑兵、步兵从江乘罗落出发去与他们会合，当天夜晚，各军一齐出发，把杜棱带在身边一同行动。知道这次密谋行动的，只有侯安都等四位将领，其他人都认为是江旰来征调部队去防御北齐，因而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

二十七日，侯安都指挥水军船只准备奔赴石头城，陈霸先拉住马缰没有行进，侯安都心中大惊，追上陈霸先骂道："今天我们谋叛，已骑上马背无法挽回了，是生是死必须作出决断，您迟疑不进，还想指望什么！如果失败，都会死，您留在后头就能免除砍头吗？"陈霸先说："侯安都责怪我了！"于是策马带兵前进。侯安都到达石头城北面，下船登上岸。石头城北面连接山岗高阜，但不十分高峻，侯安都穿着铠甲，手拿长刀，由士兵们抬着扔到城垣内，士兵们随后跟进，一直摸进王僧辩的卧室，陈霸先也带兵从城南门冲进去。王僧辩正在处理政务，外面有人报告说有军队冲进来，不一会，士兵从里面冲出来。王僧辩急忙逃走，路上遇到儿子王頠，俩人一块冲出阁门，率手下几十个卫士在厅堂门前与陈霸先的士兵苦战，众寡不敌，只好逃到南城门的城楼上，向陈霸先叩拜哀求。陈霸先想纵火烧楼，王僧辩与儿子王頠只好下楼束手就擒。陈霸先说："我有什么过错，您却要和北齐军队一块讨伐我？"并且说："既然北齐军队要入侵，您为什么一点准备也没有？"王僧辩说："委任你守卫国家的北大门，怎么能说我没有防备？"当天夜晚，陈霸先绞杀了王僧辩父子。过后，并没有北齐军队入侵，也的确不是陈霸先玩弄诡计。前青州刺史新安人程灵洗率部下兵马救援王僧辩，在石头城西门奋力死战，结果战败。陈霸先派使节去劝说他投降，过了好久才投降。陈霸先被他的这种义举深深感动，就让他担任吉陵太守，以帮助防守京口。二十八日，陈霸先发布檄文通告内外，列举王僧辩罪状，并且说："矛头所向，唯王僧辩父子兄弟几人，其余亲朋党羽，一

概不追究。"

二十九日,贞阳侯萧渊明退位,迁出皇宫住进官邸,文武百官向晋安王上表劝他登位。冬季十月初三,晋安王登上皇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内外文武百官都升官一级。任命贞阳侯萧渊明为司徒,封为建安公。派使者告诉北齐说:"王僧辩阴谋篡位,所以被处死。仍然请求称臣,永远作为藩属国。"北齐派行台司马恭与梁朝在历阳签订了盟约。

26 初四,北齐主到晋阳。

27 初五,梁朝加授陈霸先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杨南徐二州刺史。初六任命宜丰侯萧循为太保,建安公萧渊明为太傅,曲江侯萧勃为太尉,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8 十一日,梁敬帝萧方智尊封自己的生母夏贵妃为皇太后,立自己的妃子王氏为皇后。

29 杜龛恃王僧辩之势,素不礼于陈霸先,在吴兴,每以法绳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将图僧辩,密使兄子蒨还长城[1],立栅以备龛。僧辩死,龛据吴兴拒霸先,义兴太守韦载以郡应之。吴郡太守王僧智,僧辩之弟也,亦据城拒守。陈蒨至长城,收兵才数百人,杜龛遣其将杜泰将精兵五千奄至,将士相视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众心乃定。泰昼夜苦攻,数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义兴,义兴属县卒皆霸先旧兵,善用弩,韦载收得数十人,系以长锁,命所亲监之,使射文育军,约曰:"十射不两中者死。"故每发辄毙一人,文育军稍却。载因于城外据水立栅,相持数

旬。杜龛遣其从弟北叟将兵拒战，北叟败，归于义兴。霸先闻文育军不利，辛未，自表东讨，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棱宿卫台省。甲戌，军至义兴，丙子，拔其水栅。

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从弟嗣先，僧辩之甥也。僧辩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齐。及陈霸先东讨义兴，嗣徽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将精兵五千乘虚袭建康，是日，袭据石头，游骑至阙下。侯安都闭门藏旗帜，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窥贼者斩！"及夕，嗣徽等收兵还石头。安都夜为战备，将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帅甲士三百开东、西掖门出战，大破之，嗣徽等奔还石头，不敢复逼台城。

陈霸先遣韦载族弟翔赍书谕载，丁丑，载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抚之，以翔监义兴郡，引载置左右，与之谋议。霸先卷甲还建康，使周文育讨杜龛，救长城。

将军黄他攻王僧智于吴郡，不克，霸先使宁远将军裴忌助之。忌选所部精兵轻行倍道，自钱塘直趣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以为大军至，轻舟奔吴兴。忌入据吴郡，因以忌为太守。

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渡江据姑孰，以应徐嗣徽、任约。陈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栅于冶城[2]。庚寅，齐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将兵万人于胡墅度米三万石、马千匹入石头[3]。霸先问计于韦载，载曰："齐师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因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分

兵绝彼之粮运，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霸先从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仁威将军周铁虎断齐运输，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仍遣韦载于大航筑侯景故垒，使杜棱守之。齐人于仓门、水南立二栅，与梁兵相拒。壬辰，齐大都督萧轨将兵屯江北。

【注释】

①长城：长城县，即今浙江长兴县。

②冶城：地名，在江苏江宁县西。

③胡墅：在江苏六合县东。

【译文】

29 杜龛依仗王僧辩的权势，素来对陈霸先不礼貌，在吴兴任职时，他经常惩办陈霸先宗族的人，陈霸先非常恨他。等到将要袭击王僧辩时，陈霸先密令哥哥的儿子陈蒨返回长城，竖立栅栏以防备杜龛。王僧辩死后，杜龛占据吴兴抗拒陈霸先，义兴太守韦载率郡城响应。吴郡太守王僧智是王僧辩的弟弟，也据城对抗。陈蒨回长城后，招集的兵卒只有几百人，杜龛派将领杜泰带五千精兵席卷而来，长城中的将士面面相觑，大惊失色。陈蒨谈笑如常，布署部队更加清楚明确，大家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杜泰日夜苦攻，持续了几十天，攻不下来只好退走。陈霸先派周文育带兵进攻义兴，义兴所属各县的士卒都是陈霸先原来统辖的兵，善长用弩，韦载抓获了几十人，把他们用长锁连铐起来，派亲信监督着，让这些人用弓弩射周文育的部队，规定：“谁如果射十箭没射中两箭，就处死。”所以每发一箭就击毙一人，周文育的部队只好稍微后退。韦载趁机在城外沿水边竖立栅栏，双方相持了几十天。杜龛派他的堂弟杜北叟带兵抗击，结果战败，逃回义兴。陈霸先听说周文育的部队作战失利，就在

二十四日，上表请求亲自带兵东进讨伐，留下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棱守卫皇宫。二十七日，部队到达义兴，二十九日，攻破韦载的水上栅栏。

谯、泰二州刺史徐嗣徽的堂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王僧辩死后，徐嗣先逃亡到徐嗣徽那里，徐嗣徽把州城降于北齐。等到陈霸先东去讨伐义兴时，徐嗣徽暗中勾结南豫州刺史任约，率精兵五千乘机袭击建康。当天，袭击并占领了石头城，巡游的骑兵直进到皇城下。侯安都关闭城门，掩藏下旗帜，表现出怯弱的样子，在城中下令说："凡登上城墙偷看敌军者杀头！"当天夜晚，徐嗣徽等人收兵退回石头城。侯安都夜间作好了出战准备，天快亮时，徐嗣徽等人又带兵来到城下，侯安都带领甲士三百人打开东、西侧门出击，大败徐军，徐嗣徽等人逃回石头城，不敢再逼近皇宫。

陈霸先派韦载的同宗弟弟韦翔送信去劝说韦载。三十日，韦载和杜北叟都投降了，陈霸先对他们好言安抚，委任韦翔监督义兴郡，把韦载留在身边，与他共同谋划军事行动。陈霸先迅速带兵返回建康，派周文育去讨伐杜龛，救援长城。

将军黄他带兵在吴郡进攻王僧智，没有攻克，陈霸先又派宁远将军裴忌去帮助。裴忌挑选部下的精兵轻装快速进军，从钱塘直扑吴郡，于夜间到达吴郡城下，击鼓呼喊着攀上城墙。王僧智认为是大部队到了，吓得驾驶快船逃到吴兴。裴忌就这样占领了吴郡，陈霸先即让他担任吴郡太守。

十一月，初二，北齐派兵五千渡过长江占据姑孰，以接应徐嗣徽、任约。陈霸先派合州刺史徐度在冶城竖立栅栏。十三日，北齐又派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率军一万从胡墅运来大米三万石、马一千匹进入石头城。陈霸先向韦载询问计策，韦载说："如果北齐军队分兵先占领三吴各地要路，控制东部领土，那么我们就必败无疑。如今可以急速派人到秦淮河南岸就侯景原来所筑的堡垒修筑城堡，以便保持东边粮食转输道路的畅通，

同时分派兵力去截断敌军的粮食运输渠道，那么，北齐将领的脑袋十天之内即可砍下。"陈霸先采纳了这个建议。初六，派侯安都在夜间袭击胡墅，烧毁北齐船只一千多艘；仁威将军周铁虎切断了北齐军队的粮食运输线，擒获北齐的北徐州刺史张领州；同时派韦载到大航修复侯景原来修建的堡垒，派杜棱守卫。北齐军队在仓门、水南竖立了两处栅栏，与梁军对抗。十五日，北齐大都督萧轨率军进屯长江北岸。

30 初，齐平秦王归彦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养之，岳情礼甚薄，归彦心衔之。及显祖即位，归彦为领军大将军，大被宠遇；岳谓其德己，更倚赖之。岳屡将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于城南，听事后开巷。归彦潜之于帝曰："清河僭拟宫禁，制为永巷，但无阙耳。"帝由是恶之。帝纳倡妇薛氏于后宫，岳先尝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游于薛氏家，其姊为其父乞司徒。帝大怒，悬其姊，锯杀之。让岳以奸，岳不服，帝益怒，乙亥[1]，使归彦鸩岳。岳自诉无罪，归彦曰："饮之则家全。"饮之而卒，葬赠如礼。

薛嫔有宠于帝，久之，帝忽思其与岳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出东山宴饮。劝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于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琵琶，一座大惊。帝方收取，对之流涕曰："佳人难再得！"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

31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栅，陈霸先将精甲自西明门出击之，嗣徽等大败，留柳达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齐援。

32 以郢州刺史宜丰侯循为太保，广州刺史曲江侯勃为司空，并征入侍。循受太保而辞不入。勃方谋举兵，遂不受命。

33 镇南将军王琳侵魏，魏大将军豆卢宁御之。

34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袭秦郡，破徐嗣徽栅，俘数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鹰，遣使送之曰："昨至弟处得此，今以相还。"嗣徽大惧。丙辰，陈霸先对冶城立航，悉渡众军，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等渡淮置陈，霸先督兵疾战，纵火烧栅，齐兵大败，争舟相挤，溺水者以千数，呼声震天地，尽收其船舰。是日，嗣徽与任约引齐兵水步万余人还据石头，霸先遣兵诣江宁，据要险。嗣徽等水步不敢进，顿江宁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将水军袭破之，嗣徽等单舸脱走，尽收其军资器械。

己未，霸先四面攻石头，城中无水，升水直绢一匹。庚申，达摩遣使请和于霸先，且求质子。时建康虚弱，粮运不继，朝臣皆欲与齐和，请以霸先从子昙朗为质。霸先曰："今在位诸贤欲息肩于齐，若违众议，谓孤爱昙朗，不恤国家，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齐人无信，谓我微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乃与昙朗及永嘉王庄、丹阳尹王冲之子珉为质，与齐人盟于城外，将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陈兵石头南门，送齐人归北，徐嗣徽，任约皆奔齐。收齐马仗船米，不可胜计。齐主诛柳达摩。壬戌，齐和州长史乌丸远自南州奔还历阳。

江宁令陈嗣、黄门侍郎曹朗据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

等讨平之。霸先恐陈昙朗亡窜，自帅步骑至京口迎之。

【注释】

①乙亥：十一月无此日，疑误。

②和州：治历阳，即今安徽和县。

【译文】

30 当初，北齐平秦王高归彦从小失去父母，北齐高祖高欢令清河昭武王高岳收养他，高岳对他薄情寡义，高归彦怀恨在心。等到显祖高洋即位称帝，高归彦晋升为领军大将军，深受重用；高岳认为他对自己应该感恩戴德，也更加依赖他。高岳多次带兵作战立功，威名赫赫而性情豪爽奢侈，喜好酒色，在都城南面修建了一座住宅，厅堂后面开了一条巷子。高归彦就向高洋进谗言说："清河王私自模拟皇宫式样修了一条永巷，只差没有宫阙了。"高洋从此开始憎恶高岳。高洋把妓女薛氏选入后宫，高岳曾在这之前由薛氏的姐姐把薛氏接到自己府第去过夜。高洋夜晚去薛氏家游玩，薛氏的姐姐为父亲向高洋乞求司徒的官爵。高洋大怒，把她姐姐吊起来，锯为两截。责骂高岳奸淫了薛氏，高岳不服气，高洋更加恼火。乙亥日，高洋派高归彦给高岳送去毒酒。高岳申诉自己没有罪过，高归彦说："您喝了这杯酒就能保全一家人。"高岳只好喝下毒酒，死后，朝廷按规定礼仪安葬了他。

薛氏深得高洋宠爱，很久以后，高洋忽然想起她曾经与高岳通奸，就无缘无故地把她的脑袋砍了下来，收藏在怀中，出宫到东山设宴饮酒。大家刚开始劝酒应酬，高洋忽然从怀中拿出薛氏的头，扔在木盘上，又把她的尸体支解开，把她的髀骨当作琵琶弹弄，满席的人见状都大吃一惊。高洋这才把薛氏的头和尸骨收拢来，对着它流下泪来，说："这么漂亮的女人再也见不到了！"让人用车子把尸体运出去，他自己披头散发，痛哭流泪，步行跟在后头。

31 二十七日，徐嗣徽等人进攻冶城栅，陈霸先带领精锐甲士从西明门出击，大败徐嗣徽，徐嗣徽留柳达摩等人守石头城，自己则前往采石去迎接北齐援军。

32 梁朝任命郢州刺史宜丰侯萧循为太保，广州刺史曲江侯萧勃为司空，并征调他们入朝侍从皇上。萧循接受了太保的官职却借故推辞不入朝。萧勃正在谋划起兵叛乱，所以不接受任命。

33 梁镇南将军王琳入侵西魏，西魏大将军豆卢宁领兵抗击。

34 十二月，初七，侯安都袭击秦郡，攻破徐嗣徽的栅栏，俘虏几百人。又抄了他的家产，得到了徐嗣徽使用的琵琶和饲养的鹰，派使者把这些东西送还给徐嗣徽说："昨天我到弟弟你家中，得到了这些东西，现在把它们送还给你。"徐嗣徽大惊失色。初十，陈霸先对着冶城建了一座浮桥，指挥部队渡过江去，进攻设在水南边的两处营栅。柳达摩等人渡过秦淮河摆开阵势，陈霸先指挥部队猛烈进攻，放火烧栅，北齐兵大败。竞相争夺船只逃命，落水而死的人数以千计，叫喊声震天动地，北齐军的船只全部被缴获。当天，徐嗣徽和任约带着北齐水军步兵共一万多人回石头城来，陈霸先派兵到江宁，占据险要地形。徐嗣徽等水步兵都不敢前进，屯扎在江宁浦口，陈霸先派侯安都带水军前去袭击，攻破了北齐军营，徐嗣徽等人乘上一只小船逃走，其全部军资器械都被缴获。

十三日，陈霸先指挥部队四面八方向石头城发起进攻，城中严重缺水，一升水价值绢一匹。十四日，柳达摩派使者向陈霸先求和，而且请求互送儿子为人质。当时建康内部虚弱，粮食运输也跟不上来，朝廷中的大臣都想与北齐讲和，请求陈霸先把侄儿陈昙朗送去作人质。陈霸先说："如今在座各位大臣想与北齐讲和以便获得喘息机会，我如果违背大家的建议，大家会说我爱惜昙朗，不体恤国家危难，今天我一定送昙朗去，就算把他抛弃在敌人手中。北齐人言而无信，以为我们微弱可欺，必定会违背盟约再来挑战。到那时，北齐军队如果再来进犯，诸位可得为我拼死战斗呀！"便送陈昙朗

和永嘉王萧庄、丹阳尹王冲的儿子王珉去作人质，与北齐军队在城外订立了盟约，双方任由将士们投奔南方或北方。十五日，陈霸先在石头城南门摆开兵阵，送北齐军队北归，徐嗣徽、任约都投奔到北齐。这一仗，缴获齐军的马匹、器械、船只和大米，不计其数。北齐主杀了柳达摩。十六日，北齐和州长史乌丸远从南州逃回历阳。

梁江宁令陈嗣、黄门侍郎曹朗占据姑孰城反叛，陈霸先命令侯安都等人带兵去讨伐平定了叛乱，陈霸先担心陈昙朗会逃回来，就亲自率步骑兵到京口去迎候。

35 交州刺史刘元偃帅其属数千人归王琳。

36 魏以侍中李远为尚书左仆射。

37 魏益州刺史宇文贵使谯淹从子子嗣诱说淹，以为大将军，淹不从，斩子嗣。贵怒，攻之，淹自东遂宁徙屯垫江[1]。

38 初，晋安民陈羽[2]，世为闽中豪姓，其子宝应多权诈，郡中畏服。侯景之乱，晋安太守宾化侯云以郡让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宝应典兵。时东境荒馑，而晋安独丰衍，宝应数自海道出，寇抄临安、永嘉、会稽，或载米粟与之贸易，由是能致富强。侯景平，世祖因以羽为晋安太守。及陈霸先辅政，羽求传位于宝应，霸先许之。

39 是岁，魏宇文泰讽淮安王育上表请如古制降爵为公，于是宗室诸王皆降为公。

40 突厥木杆可汗击柔然邓叔子，灭之，叔子收其余烬奔魏。木杆西破哌哒[3]，东走契丹，北并契骨[4]，威服塞外诸

国。其地东自辽海，西至西海[5]，长万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属焉。木杆恃其强，请尽诛邓叔子等于魏，使者相继于道；太师泰收叔子以下三千余人付其使者，尽杀之于青门外。

41 初，魏太师泰以汉、魏官繁，命苏绰及尚书令卢辩依《周礼》更定六官。

太平元年

1 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太宗伯[6]，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7]。自余百官，皆仿《周礼》[8]。

2 戊寅，大赦，其与任约、徐嗣徽同谋者，一无所问。癸未，陈霸先使从事中郎江旰说徐嗣徽使南归，嗣徽执旰送齐。

3 陈蒨、周文育合军攻杜龛于吴兴。龛勇而无谋，嗜酒常醉，其将杜泰阴与蒨等通。龛与蒨等战败，泰因说龛使降，龛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仇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财赏募，复击蒨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于蒨，龛尚醉未觉，蒨遣人负出，于项王寺前斩之。王僧智与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齐。

东杨州刺史张彪素为王僧辩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陈蒨、周文育轻兵袭会稽，彪兵败，走入若邪山中[9]，蒨遣其将吴兴章昭达追斩之。东阳太守留异馈蒨粮食，霸先以异为缙州刺史。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辩，亦拥兵据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为南豫州刺史，使将兵击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铁虎将舟师立栅于梁山，以备江州。

4 癸亥，徐嗣徽、任约袭采石，执戍主明州刺史张怀钧送于齐。

5 后梁主击侯平于公安，平与长沙王韶引兵还长沙。王琳遣平镇巴州。

6 三月，壬午，诏杂用古今钱。

7 戊戌，齐遣仪同三司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等与任约、徐嗣徽合兵十万入寇，出栅口[60]，向梁山。陈霸先帐内荡主黄丛逆击，破之，齐师退保芜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据梁山以御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还。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抚诸军。

8 乙丑，齐仪同三司娄睿讨鲁阳蛮，破之。

9 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大破之，俘获万计。

10 魏太师泰尚孝武妹冯翊公主，生略阳公觉；姚夫人生宁都公毓。毓于诸子最长，娶大司马独孤信女。泰将立嗣，谓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如何？"众默然，未有言者。尚书左仆射李远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为嫌，请先斩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如是！"信又自陈解，远乃止。于是群公并从远议。远出外，拜谢信曰："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远曰："今日赖公决此大议。"遂立觉为世子。

11 太师泰北巡。

12 五月，齐人召建安公渊明，诈许退师，陈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渊明疽发背卒。甲申，齐兵发芜湖，庚寅，入丹阳县[11]，丙申，至秣陵故治[12]。陈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顿马牧，杜稜顿大航南以御之。

13 齐汉阳敬怀王洽卒。

【注释】

①东遂宁：地名，故治在今四川遂宁县。 垫江：县名，治所即今四川巴县治。

②晋安：县名，治所在今福建南安县。

③嚈哒：古民族名、国名，为大月氏的后裔。五世纪中分布于今阿姆河之南，建都拔底延城（今阿富汗北部），势力一度达到今新疆、青海等地区，自突厥木杆可汗攻破其国，部落分散，不复建国。

④契骨：古部族名，又名坚昆、鬲昆、结骨、纥骨、居勿、黠戛斯，故居住地在今叶尼塞河上游。

⑤西海：地名，即今青海省。

⑥太师、太傅、太保：官名，即所谓三师，各一人，官位正一品，无具体职守，备帝王师从顾问而已，中国自周代至明代，历朝皆置，无人当之则缺。 大冢宰：官名，统领百官，职权相当于宰相。 大司徒：官名，三公之一，原为掌管图籍户口、建设规划之官。自汉代定为在公之官，即为执掌国政权臣之一，至明代始废。 大宗伯：官名，掌邦国祭礼鬼神及宗教礼仪之事，即后世礼部之职。

⑦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官名，历代废置不一，大司马执掌军政，统帅军队，为三公之一；大司寇掌刑狱司法及监察；大司空原为主管工程制造之官，自汉定为三公之官，与大司马、大司徒等共掌国政，至明清汉为工部尚书别称。

⑧《周礼》：又名《周官》，儒家经典之一。内容为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添加儒家的政治理想，增减排比汇编而成。

⑨若邪山: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南二十里。

⑩栅口:地名,在今安徽和县西南。

⑪丹扬县:故治在今安徽当涂县。

⑫秣陵:地名,故地在今江苏南京市郊。

【译文】

35 交州刺史刘元偃率部下数千人归附王琳。

36 西魏任命侍中李远为尚书左仆射。

37 西魏益州刺史宇文贵让谯淹的侄儿谯子嗣去劝诱谯淹,许诺如果他投降便任命他大将军,谯淹不同意,杀了谯子嗣。宇文贵大怒,发起进攻,谯淹被迫从东遂宁移驻垫江。

38 当初,晋安郡平民陈羽,世代都是闽中豪门大姓,他儿子陈宝应为人奸诈善权变,郡中人都怕他,顺从他。侯景叛乱时,晋安太守宾化人侯云把郡太守让给陈羽,陈羽年纪大了,只是处理郡中政务,让儿子陈宝应掌管军队。当时梁朝东部边境闹饥荒,但晋安郡却丰收有余粮,陈宝应多次从海路出兵去劫掠临安、永嘉、会稽等州郡,或者运去粮食与这些州郡贸易,因此晋安郡能得以富强。侯景平定以后,世祖萧绎就顺应现实任命陈羽为晋安太守。等到陈霸先辅佐朝政,陈羽请求传位给陈宝应,陈霸先答应了。

39 这一年,西魏宇文泰委婉地暗示淮安王元育上表请求遵照古代官制,把自己的王爵降为公,于是西魏的宗室各王都一齐降为公。

40 突厥木杆可汗攻击柔然邓叔子,消灭了他的部落,邓叔子收集残余兵力投奔西魏。木杆可汗在西面击破了哌哒人,在东面打败了契丹人,在北面吞并了契骨部落,威震塞外各国。他的领土东部从辽海起,西到西海止,全长一万里,南边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的地方都属他控制。木杆可汗依仗自己势力强大,要求西魏把邓叔子的所有人马都杀掉,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太师宇文泰把邓叔子及

其部下三千多人抓起来交给使者，使者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青门外。

41 当初，西魏太师宇文泰认为汉、魏的官制太繁杂，就命令苏绰和尚书令卢辩按照《周礼》重新制定了六官的设置体制。

太平元年（丙子，公元556年）

1 春，正月初一，西魏开始实行六官制度，宇文泰担任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担任太傅、大司徒，赵贵担任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任大司马，于谨任大司寇，侯莫陈崇任大司空。其余文武百官，都仿照《周礼》设置。

2 初二，梁朝大赦天下，凡是与任约、徐嗣徽同谋反叛的人，一概不追究。初七，陈霸先派从事中郎江旰去劝说徐嗣徽回到建康来，徐嗣徽把江旰抓起来送到北齐去。

3 陈茜、周文育两军合在一起在吴兴围攻杜龛。杜龛勇猛而无谋略，喜好喝酒，常常吃得大醉，他手下的将领杜泰暗中与陈茜等人联络勾通。杜龛与陈茜等人交战失败，杜泰趁机劝说杜龛投降，杜龛答应了。他的妻子王氏说："我们与陈霸先如此血海深仇，怎么可以向他求和呢！"随即拿出私人钱财赏赐招募士卒，再次向陈茜发起攻击，大败陈茜。不久，杜泰开门投降陈茜，这时杜龛还醉酒没醒，陈茜派人把他背出去，在项王寺前把他处死了。王僧智与弟弟豫章太守王僧愔都投奔北齐去了。

东扬州刺史张彪一向受到王僧辩的器重，所以不肯归附陈霸先，二月初五，陈茜、周文育率轻装士兵奔袭会稽，张彪战败，逃入若邪山中，陈茜派手下将领吴兴人章昭达追上并杀了他。东阳太守留异供给陈茜粮食，陈霸先任命留异为缙州刺史。

江州刺史侯瑱本来追随王僧辩，也率军占据豫章及江州，不归附陈霸先。陈霸先委任周文育为南豫州刺史，让他带兵攻击湓城，十五日，又派侯安都、周铁虎率水军在梁山立下营栅，以防备侯瑱。

4 十八日，徐嗣徽、任约袭击采石，俘获守将明州刺史张怀钧，把

他送到北齐。

5 后梁主萧詧在公安攻击侯平，侯平与长沙王萧韶领兵返回长沙。王琳派侯平去镇守巴州。

6 三月，初七，梁朝下诏兼用古今钱币。

7 二十三日，北齐派仪同三司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等人与任约、徐嗣徽合军队共十万人入侵梁朝，部队从栅口出发，向梁山进军。陈霸先的帐内荡主黄丛率军迎击，获胜，北齐军队退守芜湖。陈霸先派定州刺史沈泰等人去接受侯安都指挥，共同据守梁山以防御北齐军队。周文育进攻湓城，没有攻克，陈霸先把他召回。夏季四月十三日，陈霸先到梁山去巡视抚慰各路军队。

8 二十一日，北齐仪同三司娄睿率军讨伐鲁阳蛮，打败了鲁阳蛮。

9 侯安都率轻装部队在历阳袭击北齐行台司马恭，大获全胜，俘获数以万计。

10 西魏太师宇文泰娶孝武帝的妹妹冯翊公主为妻，生略阳公宇文觉；姚夫人生宁都公宇文毓。宇文毓在诸子中年龄最大，娶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为妻。宇文泰将要确立继承人的时候，对公卿大臣说："我想立嫡子为世子，又担心大司马独孤信心里有疑虑，该怎么办呢？"众人默不作声。尚书左仆射李远说："从来立世子都是以是否嫡出为准，而不论其是否年长，略阳公宇文觉为世子理所当然，您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如果怕独孤信有意见而生出嫌隙，就请先把他杀了。"说完便拔刀而起。宇文泰也赶紧站起来说："何至于要这样做呢！"独孤信又自我作了一番解释，李远这才罢休。于是大家都赞成李远的建议。散会出来后，李远向独孤信道歉说："面临大事的决断不得不这样做！"独孤信也向李远致谢说："今天多亏您才把这件大事决定下来。"于是立略阳公宇文觉为世子。

11 西魏太师宇文泰到北边去巡视。

12 五月，北齐人召建安公萧渊明去会见，谎称准备退兵，陈霸先

准备舟船送他。初九，萧渊明背上痈疽发作死去。初十，北齐军队从芜湖出发，十六日，进入丹扬县，二十二日，到达秣陵郡旧治所。陈霸先派周文育屯扎在方山，徐度驻守在马牧，杜稜守卫在大航南岸，以防御北齐军队。

13 北齐汉阳敬怀王高洽去世。

14 辛丑，齐人跨淮立桥栅渡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舰于青墩，至于七矶，以断周文育归路。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骁将鲍砰独以小舰殿军，文育乘单舴艋与战，跳入舰中，斩砰，仍牵其舰而还。嗣徽众大骇，因留船芜湖，自丹杨步上。陈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还。

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倪塘，游骑至台，建康震骇，帝总禁兵出顿长乐寺，内外纂严。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适与周文育会。将战，风急，霸先曰："兵不逆风。"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马先进，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侯安都与嗣徽等战于耕坛南，安都帅十二骑突其陈，破之，生擒齐仪同三司乞伏无劳。霸先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获舰百余艘，粟万斛。

六月，甲辰，齐兵潜至钟山，侯安都与齐将王敬宝战于龙尾，军主张篡战死。丁未，齐师至幕府山，霸先遣别将钱明将水军出江乘，邀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米。齐军乏食，杀马驴食之。庚戌，齐军逾钟山，霸先与众军分顿乐游

苑东及覆舟山北，断其冲要。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将据北郊坛，众军自覆舟东移顿坛北，与齐人相对。

会连日大雨，平地水丈余，齐军昼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烂，悬鬲以爨[1]，而台中及潮沟北路燥，梁军每得番易。时四方壅隔，粮运不至，建康户口流散，征求无所。甲寅，少霁，霸先将战，调市人得麦饭，分给军士，士皆饥疲。会陈蒨馈米三千斛、鸭千头，霸先命炊米煮鸭，人人以荷叶裹饭，焜以鸭肉数脔[2]，乙卯，未明，蓐食，比晓，霸先帅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谓其部将萧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之。"及战，安都坠马，齐人围之，摩诃单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披靡，安都乃免。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斩之以徇，追奔至于临沂。其江乘、摄山、钟山等诸军相次克捷[3]，虏萧轨、东方老、王敬宝等将帅凡四十六人。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缚荻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弥岸；唯任约、王僧愔得免。丁巳，众军出南州，烧齐舟舰。

戊午，大赦。己未，解严。军士以赏俘贸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斩齐将萧轨等，齐人闻之，亦杀陈昙朗。霸先启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注释】

①鬲(lì利)：古代炊具，圆口，三空心足《说文》："鬲：鼎属也，实五觳。

②焜(kǔn 昆)：覆盖。

③摄山：山名，在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县东北。

【译文】

14 二十七日，北齐军队横跨秦淮河树立桥栅渡过兵卒，于夜间到达方山，徐嗣徽等人把战舰排列于青墩到七矶一线，以切断周文育的退路。周文育指挥部队击鼓呐喊着进军，徐嗣徽没法抵挡得住；到天亮时，周文育的部队发动反攻，徐嗣徽部下猛将鲍砰独自一人驾小舰担任后卫，周文育乘一只单人快船与他交战，跳入舰中杀死了他，接着把他的小舰拉了回去。徐嗣徽的部队大惊，只好把战船弃置到芜湖，从丹扬上岸。陈霸先也把侯安都、徐度追调回来抗击北齐军队。

二十九日，北齐军队从方山进军到倪塘，巡游骑兵甚至到了皇城边，整个建康城惶恐不安，梁敬帝统帅禁卫部队出皇宫进驻长乐寺，内外戒严。陈霸先在白城阻击徐嗣徽等人，正好与周文育的部队会合。将出战时，天空刮起了大风，陈霸先说："打仗最好不要逆风而进。"周文育说："事情紧迫，怎么能拘泥于古法！"说完便拿起一把槊跃上马率先冲上去，风向不一会也转了，周文育率部杀伤了数百敌兵。侯安都在耕坛南面与徐嗣徽交战，他率领十二名骑兵突击敌人的军阵，大胜，活捉北齐仪同三司乞伏无劳。陈霸先从前线悄悄撤下三千名精锐士兵，由沈泰率领渡过江北去瓜步袭击北齐行台赵彦深，缴获战舰一百多艘，米粟一万斛。

六月初一，北齐军队偷偷摸到钟山，侯安都在龙尾与北齐将领王敬宝交战，在战斗中军主张纂战死。初四，北齐军队进到幕府山，陈霸先派另一位将领钱明带水军从江乘出发，截击北齐军队的粮食运输，缴获了敌军全部装满大米的船只。北齐军队缺粮，只好杀马驴充饥。初七，北齐军越过钟山，陈霸先与诸军分别驻守在乐游苑东面和覆舟山北面，控扼着交通要道。初九，北齐军进到玄武湖

西北面，将占领北郊坛，梁军则从覆舟山东面移驻北郊坛北面，与北齐军对峙。

当时正遇上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一丈多，北齐军日夜坐立在泥水中，手指脚趾都烂了，把锅悬起来烧饭，而皇城中及潮沟北面的道路却干燥，梁军可以经常更换替代。当时四方的交通联络都被隔断，粮食运输上不来，建康城的民户流亡逃散，无从征求粮食。十一日，天气稍稍放晴，陈霸先准备出战，向商贾征调了一批麦子做成麦饭，分给将士，将士都已经又饿又疲劳了。这时刚好陈茜又运来了三千斛大米和一千只鸭子，陈霸先下令煮饭宰鸭，人人用荷叶盛饭，再加上几块鸭肉，十二日天还没亮，士兵们都坐在睡席上用餐。天一亮，陈霸先指挥部队从幕府山出发。侯安都对他的部将萧摩诃说："你一向勇猛善战，这回可是百闻不如一见呀。"萧摩诃回答说："今天就让您看看。"等到交战后，侯安都从马上不慎摔下来，被北齐兵团团围住，萧摩诃单枪匹马，大叫着直冲进北齐兵的包围圈中，北齐兵纷纷逃散，侯安都这才幸免于难。陈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各军首尾呼应，全面猛攻，侯安都率军从白下绕到北齐军后面发起攻击，北齐军全面溃败，被杀被俘几千人，相互拥挤践踏而死的不可胜数。活捉了徐嗣徽和他弟弟徐嗣宗，把他们斩首示众，梁军追杀败逃的北齐军一直到临沂。在江乘、摄山、钟山等地作战的梁军也相继取得胜利，擒获了萧轨、东方老、王敬宝等将帅共四十六人。北齐军败逃到江边的士兵，用芦荻捆缚成筏渡江，在江中沉溺淹死的尸体，漂流到京口，覆盖了水面，堆满了岸边；唯有任约、王僧愔逃脱。十四日，梁朝各路军队离开南州，放火烧毁了北齐军丢下的舟舰。

十五日，梁朝下令大赦天下，十六日，宣布解除戒严。士兵们用赏赐的战俘去换酒喝，一名战俘换到的酒仅够酒醉一次。十七日，处死了被俘的北齐将领萧轨等人，北齐方面闻讯，也杀死了陈昙朗。陈霸先奏请把南徐州授予侯安都。

15 侯平频破后梁军，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将讨之。平杀巴州助防吕旬，收其众，奔江州，侯瑱与之结为兄弟。琳军势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没于魏，琳又献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称臣于梁。

16 齐发丁匠三十余万修广三台宫殿。

17 齐显祖之初立也，留心政术，务存简靖，坦于任使，人得尽力。又能以法驭下，或有违犯，不容勋戚，内外莫不肃然。至于军国机策，独决怀抱；每临行陈，亲当矢石，所向有功。数年之后，渐以功业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或乘驴、牛、橐驼、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刘桃枝负之而行，担胡鼓拍之；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殊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尝于道上问妇人曰："天子何如？"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杀之。

娄太后以帝酒狂，举杖击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儿！"帝曰："即当嫁此老母与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举床，坠太后于地，颇有所伤。既醒，大惭恨，使积柴炽火，欲入其中。太后惊惧，亲自持挽，强为之笑，曰："岁汝醉耳！"帝乃设地席，命平秦王归彦执杖，自责数，脱背就罚，谓归彦曰："杖不出血，当斩汝。"太

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请,乃笞脚五十,然后衣冠拜谢,悲不自胜。因是戒酒,一旬,又复如初。

帝幸李后家,以鸣镝射后母崔氏,骂曰:"吾醉时尚不识太后,老婢何事!"马鞭乱击一百有余。虽以杨愔为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尝欲以小刀劈其腹,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恶戏。"因掣刀去之。又置愔于棺中,载以辎车。又尝持槊走马,以拟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立不动,乃赐帛千段。

高氏妇女,不问亲疏,多与之乱,或以赐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尔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蒸之,不从;手刃杀之。故魏乐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婿,其妻有色,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召昂,令伏,以鸣镝射之百余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后啼不食,乞让位于姊,太后又以为言,帝乃止。

又尝于众中召都督韩哲,无罪,斩之。作大镬、长锯、剉、碓之属,陈之于庭,每醉,辄手杀人,以为戏乐。所杀者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水。杨愔乃简邺下死囚,置之仗内,谓之供御囚,帝欲杀人,辄执以应命,三月不杀,则宥之。

开府参军裴谓之上书极谏,帝谓杨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对曰:"彼欲陛下杀之,以成名于后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杀,尔焉得名!"帝与左右饮酒,曰:"乐哉!"都督王纮曰:"有大乐,亦有大苦。"帝曰:"何谓也?"对曰:"长夜之饮,不寤国亡身陨,所谓大苦!"帝缚纮,欲斩之,

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舍之。

帝游宴东山，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行。魏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然实未行。一日，泣谓群臣曰："黑獭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刘桃枝曰："臣得三千骑，请就长安擒之以来。"帝壮之，赐帛千匹。赵道德进曰："东西两国，强弱力钧，彼可擒之以来，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应诛，陛下奈何滥赏！"帝曰："道德言是。"回绢赐之。帝乘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揽辔回之；帝怒，将斩之。道德曰："臣死不恨，当于地下启先帝，论此儿酣酗颠狂，不可教训。"帝默然而止。他日，帝谓道德曰："我饮酒过，须痛杖我。"道德扶之[1]，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为此举止！"

典御丞李集面谏[2]，比帝于桀、纣。帝令缚置流中，沈没久之，复令引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向来弥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问，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龙逄、比干未是俊物[3]！"遂释之。顷之，又被引入见，似有所谏，帝令将出要斩。其或斩或赦，莫能测焉。

内外憯憯，各怀怨毒；而素能默识强记，加以严断，群下战慄，不敢为非。又能委政杨愔，愔总摄机衡，百度修敕，故时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愔风表鉴裁，为朝野所重，少历屯厄，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报之，虽先尝欲杀己者亦不问；典选二十余年，以奖拔贤才为己任。性复强记，一见皆不忘其姓名，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

识，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驴，见我不下，以方翘障面，我何为不识卿！"漫汉惊服。

【注释】

①扶：击打。

②典御丞：门下省尚食、尚药二局长官，掌御膳御药事。

③龙逢、比干：人名。龙逢传说为夏代人，因劝谏夏桀王而被杀；比干为商纣王叔父，纣王淫乱不止，比干面谏一日不去，纣王怒，杀之，剖其腹而观其心脏。

【译文】

15侯平多次打败后梁军，他看到王琳的势力难以为继，就不再受他指挥；王琳派将领讨伐他。侯平杀死巴州助理防务官员吕旬，收编了吕旬的部队，然后投奔江州，侯瑱与他结拜为兄弟。王琳军队的势力更加衰弱，二十一日，王琳派使者送表章到北齐去归降，并向北齐献驯象。江陵被西魏攻陷时，王琳的妻子蔡氏、世子王毅都被西魏抓走，王琳于是又向西魏讨好以便要回妻子和儿子；同时也向梁朝称臣。

16北齐调发民夫工匠三十多万人扩建三台宫殿。

17北齐显祖高洋初即位时，很注意研究政治，一切政务力求简便稳妥，知人善任，待人坦诚，所以人们也乐意为他尽力。又能依法来驾驭部下，如果有谁犯了法，即使元勋贵戚也绝不宽容，所以朝廷内外肃然无犯。至于国家军政大计，则自己独立决断；每次作战，总是亲临战场冲锋陷阵，所到之处战功卓著。几年以后，渐渐以为建立了大功伟业而骄傲自满，于是就贪杯纵酒，淫逸无度，滥施暴虐；有时亲自参与歌舞，通宵达旦；有时披头散发，身穿胡服，挂红着绿；有时又裸露着身体，涂脂抹粉；有时则骑着驴子、牛、骆驼和白象，连鞍勒也不要；有时竟然要崔季舒、刘桃枝背着他走，自己挑

着胡鼓用手拍打；常常不分日夜地驾临勋臣贵戚之家，也经常串街走巷，随意在街头巷尾歇宿；有时在盛夏的太阳光中暴晒身体，有时又在隆冬季节脱去衣服跑步；侍从人员都受不了这种折腾，他却泰然自若。三台的柱架结构高达二十七丈，两根栋梁之间相距二百多尺，工匠都感到危险恐惧，工作时都系上绳子自我防护，他却登上屋脊快步如飞，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当时恢复了宫廷典雅乐舞，他按着节拍折返旋转，舞资翩翩，旁边看的人无不心惊胆战。曾经有一次他在路上问一个妇女说："当今的皇帝怎么样？"那个妇女回答说："疯疯颠颠的，哪象个皇帝样子！"他听了后把那个妇女杀了。

娄太后看到高洋经常醉酒发狂，有一次就举起拐杖打了他，说："那样英雄的父亲竟生出这样混帐的儿子！"高洋竟然说："看来应当把这个老母嫁给胡人了。"娄太后大怒，从此就再也不说话，不露笑容。高洋想让太后笑，便自己匍匐在地，用身体托起坐床，把坐在床上的太后摔在地上，使太后受了点伤。酒醒以后，高洋深感羞惭悔恨，就让人堆积柴草点火烧着，想跳入火中，娄太后又惊又怕，亲自去拉住他，强装出笑脸，说："刚才你喝醉了，我不在意！"高洋于是命令在地上铺上席子，让平秦王高归彦手执刑杖，口里数着自己的罪过，脱去衣服露出后背接受杖罚，对高归彦说："如果打不出血来，我就杀了你。"娄太后亲自上前抱住他，他流着眼泪苦苦请求，最后在脚上打了五十杖，然后穿戴好衣服向娄太后叩拜道歉，显得十分悲伤。从此以后高洋就下决心戒酒，十天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高洋驾临李后家中，用响箭射击李后的母亲崔氏，骂道："我醉酒时连娄太后都不认识，你这个老奴婢算个什么！"说完用马鞭乱抽了她一百多下。虽然让杨愔担任丞相，却要杨愔在自己上厕所时进厕所递蔑片，而且用马鞭抽他后背，流下来的血浸透了衣袍。曾想用小刀剖开杨愔的腹部，崔季舒假装开玩笑地说："这是老公子

和小公子在搞恶作剧呢。"说着便伸手夺下了小刀。高洋还曾把杨愔放进棺材中,用丧车运着。又曾经骑着马奔驰,手里拿着槊三次指向左丞相斛律金的胸膛,斛律金站立不动,高洋便赏赐给他一千段帛。

高家的妇女,不管亲疏与否,高洋都胡乱与她们奸淫,或者把这些女人赐给手下人,又想方设法折腾羞辱她们。彭城王高浟的太妃尔朱氏,是魏敬宗的皇后,高洋想奸淫她,她坚决不从;高洋随手拿起刀子杀了她。原魏安乐王元昂是李皇后的姐夫,他妻子长得漂亮,高洋多次与她同床,并想把她接纳进后宫当昭仪。便把元昂召来,让他伏在地上,用响箭朝他射了一百多次,流血将近一石,直至死去为止。李皇后悲痛哭泣,茶饭不思,请求让皇后位给姐姐,娄太后又出面说了话,高洋才作罢。

又曾经在众人面前召来都督韩哲,无缘无故地把他杀了。还让人制造了大镬、长锯、剉、碓等器具,陈列在宫庭里,每当喝醉了酒就随手杀人,把这当作游戏取乐。所杀死的人大多被肢解,有的用火焚毁,有的扔进水中。鉴于这种情况,杨愔就把邺城狱中的死罪囚犯押来,放在宫庭内的兵器架内,称之为"供御囚",遇上文宣帝高洋想杀人,就押来听命,在这里三个月没有被杀的囚犯,就宽大赦免。

开府参军裴谂之上书极力劝谏高洋不要这样狂暴,高洋对杨愔说:"这个遇蠢的家伙,怎么敢这样做!"杨愔回答说:"他想陛下您杀了他,好让他留名后世。"高洋说:"这个小人,我暂且不杀他,看他怎么成名!"高洋和左右侍从饮酒说:"真快乐呀!"都督王纮说:"有大快乐,也必然会有大痛苦。"高洋说:"这是什么意思?"王纮回答说:"日夜不停地饮酒作乐,还没等醒过来就国亡身死了,这就是所谓大苦!"高洋一听生了气,把他捆起来想杀了他,又想起他有救护世宗高澄的功劳,才饶恕了他。

高洋到东山去游宴,饮宴之间,忽然想起西魏还没平定,不禁

怒火中烧，把酒杯摔在地上，把魏收叫到面前，口述诏令，向远近四方宣告，将率大军西进讨平西魏。西魏闻讯，举国震恐，常常谋划着越过陇西去避难。然而事实上高洋并未采取西进行动。有一天，高洋流着眼泪对群臣说："宇文泰这老家伙不接受我的政令，怎么办呢？"都督刘桃枝说："给我三千骑兵，我就到长安去把他捉来。"高洋觉得他有勇气，就赏赐给他一千匹帛。赵道德走上前说："齐和魏是东西两个并立的邻国，势均力敌，我们可以把西魏的人擒获过来，他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人捉拿过去。刘桃枝口出狂言，欺罔皇上，应该斩首，陛下怎么反而随意给他赏赐！"高洋听了又说："赵道德言之有理。"便把准备赏给刘桃枝的绢回赐给赵道德。高洋骑着马想从高峻的陡岸上跳到漳河里去，赵道德拉住他的马笼头往回拽；高洋大怒，想杀了他。赵道德说："我死了没什么怨恨的，但我会在九泉之下启奏先帝高欢，控告他儿子酗酒颠狂，不可教训。"高洋听了沉默良久，就没杀他。以后有一天，高洋对赵道德说："我喝酒竭多了，必须让你痛打我一顿。"赵道德果真动手打他，高洋拔腿就跑。赵道德追着他说："你象个什么样子呀，这样说话不算数！"

典御丞李集当面劝谏高洋，把他比为夏桀王和商纣王。高洋令人把他捆起来放进水中，沉下去好久后，又把他拉出来，对他说："我与桀、纣比起来怎么样？"李集说："看来您还不如他们！"高洋又命令把他沉进水中，再拉出来问一次，这样反复多次，李集的回答仍然象第一次一样。高洋大笑着说："天下竟有这么痴呆的人，我这才知道龙逢、比干还算不上什么出色人物！"便释放了他。不久，李集又被召见，李集似乎又想有所进谏，高洋下令将他推出去腰斩了。高洋对人要杀还是要赦免，变化难测。

北齐朝野文武大臣面对文宣帝高洋的狂暴行为，都感到非常忧虑、痛苦，人人心怀怨恨；但高洋一向观察深邃，记忆过人，加之严厉的决断，所以，臣下在他面前惶恐战慄，不敢为非作歹。又能把政事委托给杨愔全权处理，杨愔总揽国务大权，尽心尽力地治理国

家,所以当时的人都说上头的君主昏昧,下面的政治却清明。杨愔仪表整肃,风度高雅,受到朝野各方的尊重,年轻时多次经历过困难灾厄,等到身居高位,凡是在他困难时对他有过一餐恩惠的,他都必定重重回报,即使是对那些原先曾经想杀死他的人,也不追究。在吏部掌管官吏的选拔任免达二十多年,一向以奖励、提拔人才为己任。他的记性特别好,只要见过一面,他就不会忘记对方的姓名,有一个入选为官的人叫鲁漫汉,自以为身份低贱,杨愔不会认识他,杨愔说:"你以前在元子思坊任职,有一天骑着一只短尾巴的母驴,在路上遇到我不下来,用一块方布遮住脸,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鲁漫汉大惊,心中叹服。

18 秋,七月,甲戌,前天门太守樊毅袭武陵,杀武州刺史衡阳王护,王琳使司马潘忠击之,执毅以归。护,畅之孙也。

19 丙子,以陈霸先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长城公,余如故。

20 初,余孝顷为豫章太守,侯瑱镇豫章,孝顷于新吴县别立城栅[1],与瑱相拒。瑱使其从弟蒲守豫章悉众攻孝顷,久不克,筑长围守之。癸酉[2],侯平发兵攻蒲,大掠豫章,焚之,奔于建康。瑱众溃,奔湓城,依其将焦僧度。僧度劝之奔齐,会霸先使记室济阳蔡景历南上,说瑱令降,瑱乃诣阙归罪,霸先为之诛侯平。丁亥,以瑱为司空。

南昌民熊昙朗,世为郡著姓。昙朗有勇力,侯景之乱,聚众据丰城为栅,世祖以为巴山太守。江陵陷,昙朗兵力

浸强，侵略邻县。侯瑱在豫章，昙朗外示服从而阴图之，及瑱败走，昙朗获其马仗。

21 己亥，齐大赦。

22 魏太师泰遣安州长史钳耳康买使于王琳，琳遣长史席豁报之，且请归世祖及愍怀太子之柩；泰许之。

23 八月，己酉，鄱阳王循卒于江夏，弟丰城侯泰监郢州事。王琳使袁州刺史吴藏攻江夏，不克而死。

24 魏太师泰北渡河。

25 魏以王琳为大将军、长沙郡公。

26 魏江州刺史陆腾讨陵州叛獠[3]，獠因山为城，攻之难拔。腾乃陈伎乐于城下一面，獠弃兵，携妻子临城观之，腾潜师三面俱上，斩首万五千级，遂平之。腾，俟之玄孙也[4]。

27 庚申，齐主将西巡，百官辞于紫陌，帝使稍骑围之，曰："我举鞭，即杀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黄门郎是连子畅曰："陛下如此，群臣不胜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杀。"遂如晋阳。

28 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杨州牧、义兴公。以吏部尚书王通为右仆射。

【注释】

①新吴县：地名，即今江西奉新县。

②癸酉：七月无此日，疑误。

③江州、陵州：地名，故城均在今四川仁寿县。

④陆俟：人名，北魏人，官至都督秦雍诸军事，封爵东平王，史称北魏名臣。

【译文】

18 秋，七月，初一，原天门太守樊毅袭击武陵，杀死了武州刺史衡阳王萧护，王琳派司马潘忠去攻击他，把樊毅抓了回来。萧护是萧畅的孙子。

19 初三，梁朝任命陈霸先为中书监、司徒、杨州刺史，晋升爵位为长城公，其他官职照旧。

20 当初，余孝顷担任豫章太守，侯瑱镇守豫章，余孝顷便在新吴县另外竖立城栅，与侯瑱对抗。侯瑱派堂弟侯瀚留守豫章，自己率全部军队去攻打余孝顷，攻了好久也没攻下来，就修筑长围把余孝顷困在里面。癸酉日，侯平出兵进攻侯瀚，在豫章大肆抢掠后，放火烧了豫章城，然后投奔到建康去了。侯瑱的部下溃散，侯瑱只好投奔到湓城去依靠部将焦僧度。焦僧度劝他投奔北齐，这时正好遇上陈霸先派记室济阳人蔡景历南来劝说他归降，侯瑱便到建康归降请求处罚，陈霸先为他杀了侯平。十四日，任命他为司空。

南昌平民熊昙朗，世代都是郡中名门大姓。熊昙朗勇武有力，侯景叛乱时，他纠集部众占据丰城立栅自守，梁世祖萧绎任命他为巴山太守。江陵被西魏攻陷后，熊昙朗的兵力逐渐强大，开始侵扰邻县。侯瑱在豫章时，熊昙朗表面上表示服从侯瑱指挥而暗地里却打算除掉他。等到侯瑱战败逃走时，熊昙朗夺获了他的战马和兵器。

21 二十六日，北齐大赦天下。

22 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安州长史钳耳康买出使到王琳那里，王琳也派长史席豁去西魏回访，并且请求归还世祖萧绎和愍怀太子萧元良的灵柩，宇文泰答应了。

23 八月，初七，鄱阳王萧循在江夏去世，他弟弟丰城侯萧泰代理郢州政事。王琳派袁州刺史吴藏进攻江夏，战败而死。

24 西魏太师宇文泰率军北渡黄河。

25 西魏任命王琳为大将军、长沙郡公。

26 西魏江州刺史陆腾讨伐陵州獠族的叛乱，獠人依山筑城，易守难攻，陆腾便在城下一面陈列歌伎乐舞，獠人纷纷放下兵器，带妻子儿女登上城墙观看，这时，陆腾指挥部队从城池另外三面悄悄摸上去，杀死獠兵一万五千人，从而平定了叛乱。陆腾是陆俟的玄孙。

27 十八日，北齐主高洋即将去西部巡视，文武百官到紫陌去送行，高洋派手持长矟的骑兵把官员们团团围住，说："我举起马鞭，你们就开始屠杀这些人。"直到日落西山，高洋喝得醉醺醺的还不能起来。黄门郎是连子畅乘机说："陛下您这样做，群臣都很害怕恐惧。"高洋说："很害怕吗！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杀了。"便回到晋阳。

28 九月，初一，梁朝改年号，大赦天下。任命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扬州牧、义兴公。任命吏部尚书王通为右仆射。

29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凉州以袭吐谷浑，魏太师泰使凉州刺史史宁帅骑随之，至番禾[1]，吐谷浑觉之，奔南山。木杆将分兵追之，宁曰："树敦、贺真二城[2]，吐谷浑之巢穴也，拔其本根，余众自散。"木杆从之。木杆从北道趣贺真，宁从南道趣树敦。吐谷浑可汗在贺真，使其征南王将数千人守树敦。木杆破贺真，获夸吕妻子；宁破树敦，虏征南王；还，与木杆会于青海[3]，木杆叹宁勇决，赠遗甚厚。

30 甲子，王琳以舟师袭江夏；冬，十月，壬申，丰城侯泰以州降之。

31 齐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有夫而滥夺者什

二三。

32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还至牵屯山而病[4]，驿召中山公护。护至泾州，见泰，泰谓护曰："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于云阳[5]。护还长安，发丧。泰能驾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质素，不尚虚饰，明达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设，皆依仿三代而为之。丙子，世子觉嗣位，为太师、柱国、大冢宰，出镇同州，时年十五。

中山公护，名位素卑，虽为泰所属，而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护问计于大司寇于谨，谨曰："谨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让。"明日，群公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非安定公无复今日。今公一旦违世，嗣子虽幼，中山公亲其兄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须归之。"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乃家事，护虽庸昧，何敢有辞。"谨素与泰等夷，护常拜之，至是，谨起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再拜，于是众议始定。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人心遂安。

33 十一月，辛丑，丰城侯泰奔齐，齐以为永州刺史。诏征王琳为司空，琳辞不至，留其将潘纯陀监郢州，身还长沙。魏人归其妻子。

34 壬子，齐主诏以"魏末豪杰纠合乡部，因缘请托，各立州郡，离大合小，公私烦费，丁口减于畴日，守令倍于昔时。且要荒向化[6]，旧多浮伪，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户之

民，空张郡目，循名责实，事归焉有。”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

35 诏分江州四郡置高州[7]。军黄法氍为刺史[8]，镇巴山。

36 十二月，壬申，以曲江侯勃为太保。

37 甲申，魏葬安定文公。丁亥，以岐阳之地封世子觉为周公。

38 初，侯景之乱，临川民周续起兵郡中，始兴王毅以郡让之而去。续部将皆郡中豪族，多骄横，续裁制之，诸将皆怨，相与杀之。续宗人迪，勇冠军中，众推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显，折节交之，敷亦事迪甚谨。迪据上塘，敷据故郡，朝廷以迪为衡州刺史，领临川内史。时民遭侯景之乱，皆弃农业，群聚为盗，唯迪所部独务农桑，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余郡乏绝者皆仰以取给。迪性质朴，不事威仪，居常徒跣，虽外列兵卫，内有女伎，接绳破篾，傍若无人，讷于言语而襟怀信实，临川人皆附之。

39 齐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40 魏宇文护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诏禅位于周，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济北公迪致皇帝玺绂；恭帝出居大司马府。

【注释】

①番禾：县名。故治在今甘肃永昌县西。

②树敦城:地名,在今青海省东北部;

③青海:湖名。在今青海省东北部,北魏时水面尚有千余里,今渐涸,仅剩五百余里,产鱼盐甚丰。

④牵屯山:地名,在今甘肃固原县。

⑤云阳:县名,治所在今陕西泾阳县。

⑥要荒:要服、荒服之合称。古代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为一区划,按距离远近分为五等,叫五服,分别称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则要服为距王畿二千里之地,荒服为距王畿二千五百里之地。这里泛指边远地区。

⑦四郡:即临川、安成、豫宁、巴山、皆在今江西省西北部。

⑧军:其前疑有脱漏,据章钰《校记》云:宋刊十二行本"军"字前面有"以明威将"四字。当确。蠪(qu 瞿),同"蠪"。

【译文】

29 突厥木杆可汗借路从西魏凉州去袭击吐谷浑,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凉州刺史史宁率骑兵跟随而去,到达番禾时,吐谷浑发觉了,就逃奔到南山去了。木杆可汗准备分兵去追击,史宁说:"树敦、贺真二城是吐谷浑的巢穴,拔掉他们的这个大本营,其他的部众也就不战自溃。"木杆可汗采纳了这个建议。木杆可汗率部从北路进军贺真,史宁从南路扑向树敦。吐谷浑的可汗在贺真,派他的征南王率几千兵马守卫树敦。木杆可汗攻破了贺真,擒获了夸吕的妻子儿女;史宁攻破树敦,俘虏了征南王。史宁返回时,在青海与木杆会合,木杆可汗赞汉史宁勇敢有决断,给了他很丰厚的馈赠。

30 二十三日,王琳派水军袭击江夏,冬季十月初一,丰城侯萧泰举州投降。

31 北齐调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分配给士兵,其中有丈夫而被当作寡妇抢来的占十分之二三。

32 西魏安定文公宇文泰返回长安,途经牵屯山时病倒,就派驿马传令召来中山公宇文护。宇文护赶到泾州,拜见宇文泰,宇文泰对宇文护说:"我几个儿子都还小,外敌都很强大,我把天下大事全

委托给你了，你应该努力成就我的志向。”初四，病逝于云阳。宇文护回到长安，公布宇文泰去世的消息。宇文泰生前能驾御英雄豪杰，得到他们的全力效劳，性情喜好质朴淡素，不崇尚虚荣修饰，处理政事明了练达，尊崇儒学，喜好古文化，凡是他所创设实施的，都模仿三代制度来拟定。初五，世子宇文觉继承爵位，任太师、柱国、大冢宰，离长安去镇守同州，当时年仅十五岁。

中山公宇文护，声名和地位一向不高，虽然受到宇文泰的临终嘱托，但其他各位王公大臣都想执掌政权，没有人愿意服从他。宇文护向于谨求教计策，于谨说：“我早就蒙受先公宇文泰的特别器重，恩情深于骨肉之亲，今天的国家大事，我必定以死去争取。如果面对各位王公大臣商议决定人事国策，你务必不能退让。”第二天，王公大臣们聚会商议，于谨说：“从前皇室陷于倾覆的危险之中，如果没有安定公宇文泰济困扶危，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如今安定公突然去世，他的世子虽然还幼小，但中山公是安定公兄长的儿子，加之又接受了安定公的临终托咐，军国大政，理应归他主持。”说话时声音高亢，神色严厉，众人都为之震动紧张。宇文护说：“这是我们的家事，我宇文护虽然平庸愚昧，但又怎么敢推辞呢。”于谨一向与宇文泰平起平坐，宇文护从前常常向他跪拜致礼，这时，于谨站起来对宇文护说：“您要是出面统理军国大政，我们这些人就有所依靠了。”说完便朝宇文护跪拜了两次，各位王公大臣迫于于谨的威望，也跟着拜了两次，于是大家的议论就确定下来。宇文护整顿内外纲纪，安抚文武大臣，人心于是安定下来。

33 十一月初一，梁丰城侯萧泰投奔北齐，北齐任命他为永州刺史。又下诏征调王琳去郢城担任司空，王琳推辞不去，留下部将潘纯陀掌管郢州，自己则回到长沙。西魏这时也把他的妻子和儿女归还给他。

34 十二月，北齐主高洋下诏说：“魏国末年，各地豪杰纠合乡民，趁机请求托咐，各自擅立州郡，分解大州郡，合并小州郡，弄得公私

庶务都很烦琐费事，户口比从前减少了，郡守县令等却比过去多了。而且原来各地所报边远地区和民族的归顺向化，多有虚假不实，百来户人家的城邑，很快成立州名，三两户老百姓，就空占一个郡的名目，根据名号去检查实际，往往会发现许多州郡实属子虚乌有。"于是裁撤合并了三个州、一百五十三个郡。

35 梁朝下诏分割江州四个郡另置为高州。并任命明威将军黄法氍为刺史，镇守巴山。

36 十二月初二，梁任命曲江侯萧勃为太保。

37 十四日，西魏安葬了安定文公宇文泰。十七日，封宇文泰世子宇文觉为周公，把岐山南麓地区作为食邑分封给他。

38 当初，侯景叛乱时，临川郡平民周续在郡中拉起队伍，始兴王萧毅把郡城让给他后自己就离开了。周续部下的将领都是郡中的豪门望族，大多骄横不法，周续对他们绳之以法，将领们都怨恨他，相互串通起来杀了他。周续宗族中人周迪在诸将中最为勇猛，大家就推举他为首领。周迪出身低贱，担心郡民不服从指挥，他看到同郡周敷的家族声望显赫，便很谦恭地结交周敷，周敷也对他很恭谨。周迪驻兵上塘，周敷据守原郡治所在地，梁朝廷任命周迪为衡州刺史，兼任临川内史。当时百姓经受侯景之乱，都放弃农业，三五成群地相聚为盗，唯有周迪所管辖的地区还在经营农桑，各家各户都有赢余储蓄，政令教化严格而清明，政府赋税徭役的征敛都能如期完成，其他郡县缺乏粮食的都依靠周迪所辖郡县救济。周迪性情质朴，不注意表面上的威仪，平日起居常常光着脚，即使门外布满卫兵，室内有歌伎舞女演唱，他照样搓绳劈竹，旁若无人，不善于言语但襟怀诚实，讲求信用，临川民众都归附他。

39 北齐从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一直向东延续到海，先后所修筑的长城从东到西共三千多里，大致上每隔十里就设立一个哨所，其中军事上的险要地方都设置州郡，共有二十五处。

40 西魏宇文护考虑到周公宇文觉幼弱，想早点让他登上皇位以

安定人心。三十日，通过魏恭帝下诏书的形式，把帝位禅让给周公，派大宗伯赵贵持节杖，奉表册，济北公元迪献上皇帝的印绶和玉玺；西魏恭帝则从皇宫迁出，住进大司马府。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七

陈纪一　起强圉赤奋若，尽屠维单阏，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1]

永定元年[2]

1 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3]，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门[4]；追尊王考文公为文王，妣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时，服色尚黑。以李弼为太师，赵贵为太傅、大冢宰，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护为大司马。

2 诏以王琳为司空、骠骑大将军，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

3 周王祀圜丘，自谓先世出于神农，以神农配圜丘[5]，始祖献侯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庙号太祖。癸卯，祀方丘。甲辰，祭大社。除市门税[6]。乙巳，享太庙，仍用郑玄义，立

太祖与二昭、二穆为五庙，其有德者别为祧庙[7]，不毁。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晋安公主也。

4 齐南安城主冯显请降于周[8]，周柱国宇文贵使丰州刺史太原郭彦将兵迎之[9]，遂据南安。

5 吐谷浑为寇于周，攻凉、鄯、河三州[10]。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11]，翼不从。僚属咸以为言，翼曰："攻取之术，非夷俗所长。此寇之来，不过抄掠边牧，掠而无获，势将自走。劳师而往，必无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复言。"数日，问至，果如翼所策。

6 初，梁世祖以始兴郡为东衡州[12]，以欧阳頠为刺史[13]。久之，徙頠为郢州刺史[14]，萧勃留頠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为广州刺史，勃遣其将孙荡监广州，尽帅所部屯始兴以避之。頠别据一城，不往谒，闭门自守。勃怒，遣兵袭之，尽收其货财马仗；寻赦之，使复其所，与之结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于广州，遣頠及其将傅泰、萧孜为前军。孜，勃之从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会之[15]。诏平西将军周文育帅诸军讨之。

【注释】

①高祖武皇帝：即陈霸先，南朝陈建立者。公元557～559年在位。字兴国。吴兴长城（今浙兴长兴）人。

②永定元年：是年十月陈霸先受禅，始改元永定。十月以前，犹是梁太平二年。

③周公：即宇文觉，宇文泰第三子。公元556年嗣父爵，任太师、大冢宰，

封周公。次年,代西魏称天王,建国号为周,史称北周。

④露门:即路门,宫室最内的正门。

⑤二丘:指圜丘、方丘。祭天、祭地之所。

⑥市门税:魏末国用不足,入市门者每人交税一钱。

⑦祧(tiao 佻)庙:祖庙。

⑧南安:郡名,东魏置,治所在今河南叶县南。

⑨柱国:北周最高武官。 丰州:治所在今湖北均县。

⑩凉、鄯、河三州: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县。

⑪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 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

⑫始兴郡: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南。

⑬欧阳頠(wei 委):人名。至陈,官至广州刺史,进号征南将军。

⑭郢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昌。

⑮南江州:治所在今江西奉新县西。

【译文】

陈纪一 起丁丑(公元557年),止己卯(公元559年),共三年。

高祖武皇帝

永定元年(丁丑、公元557年)

1 春,正月初一,周公宇文觉即位为天王,设坛举行焚柴告天大典,并在露门之内接受百官朝贺;下诏追尊父亲文公宇文泰为文王,母亲元氏为文后;又颁诏大赦境内。降封西魏恭帝元廓为宋公。因宇文周得木德而兴,取代魏的水德而王,于是改行夏历,变易车骑服饰的颜色,以黑色为最尊贵。任命李弼为太师,赵贵为太傅、大冢宰,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中山郡公宇文护为大司马。

2 梁皇帝下诏任命王琳为司空、骠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尚书左仆射。

3 周王宇文觉到圜丘祭天,自认为先世出自炎帝神农,因此,在

圜丘祭天和在方丘祭地时，便以炎帝神农配享。在南郊坛、北郊坛祭祀时，以始祖献侯莫那配享。在明堂祭祀上帝时，以父亲文王宇文泰配享，庙号为太祖。初三，到方丘祭地。初四，到大社祭祀土地神。随后，下令废除市门税。初五，到太庙祭拜祖先，沿用东汉郑玄《礼记注》之义，立太祖庙一所，与二所昭庙、二所穆庙合为五庙。此以下有功德的神主，另立为祧庙，永不迁毁。十一日，到南郊坛祭祀。十二日，册立元氏为王后。王后，为西魏文帝元宝炬的女儿晋安公主。

4 北齐南安城主冯显请求归降北周，北周柱国宇文贵派遣丰州刺史、太原人郭彦率兵前去接应，北周于是占据了南安城。

5 吐谷浑对北周进行侵扰，攻打凉州、鄯州、河州。北周秦州都督派遣渭州刺史于翼率兵前往救援，于翼没有从命。他的僚佐属员都劝他应该前去，于翼说："攻城略地的战术，并非夷狄所擅长。这次吐谷浑入侵，只不过是想在边境一带抄劫掠夺，如果劫掠而无所获，势必自己退走。我们即使劳动部队前去，只怕也追不上他们了。对于吐谷浑的来去动向，我于翼已揣测得很清楚，希望你们不要再多说了。"过了几天，边境传来吐谷浑远去的消息，果真如于翼所料。

6 当初，梁世祖萧绎以始兴郡为东衡州，任命欧阳頠为刺史。过了一段时间，又迁调欧阳頠为郢州刺史，可是广州刺史萧勃留住欧阳頠，不让他到郢州赴任。梁世祖因而派遣王琳替换萧勃为广州刺史，萧勃便委派他的部将孙荡监守广州，自己先带走所有的部众移驻始兴，以避王琳的兵锋。欧阳頠让出始兴，另据一城，闭门自守，并不去拜谒萧勃。萧勃十分恼怒，便派兵偷袭，抓获了他，并没收他所有的财货、马匹和军械。不久又饶恕了他，放他回到任所，并同他结盟。到西魏攻陷江陵，杀害梁世祖时，欧阳頠于是委质听命于萧勃。二月初一，萧勃在广州起兵，派遣欧阳頠和他的部将傅泰、萧孜为前锋。萧孜，是萧勃的侄子。南江州刺史余孝顷也起兵响应，出

兵帮助他们。朝廷急遣平西将军周文育调集各路兵马前去征讨。

7 癸酉,周王朝日于东郊;戊寅,祭太社。

8 周楚公赵贵、卫公独孤信故皆与太祖等夷,及晋公护专政,皆怏怏不服。贵谋杀护,信止之;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贵入朝,护执而杀之,免信官。

9 领军将军徐度出东关侵齐[1],戊子,至合肥,烧齐船三千艘。

10 欧阳頠等出南康[2]。頠屯豫章之苦竹滩[3],傅泰据蹠口城[4],余孝顷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石头[5]。巴山太守熊昙朗诱頠共袭高州刺史黄法𣰰[6];又语法𣰰,约共破頠,且曰:"事捷,与我马仗。"遂出军,与頠俱进。至法𣰰城下,昙朗阳败走,法𣰰乘之,頠失援而走,昙朗取其马仗,归于巴山。

周文育军少船,余孝顷有船在上牢[7],文育遣军主焦僧度袭之,尽取以归,仍于豫章立栅。军中食尽,诸将欲退,文育不许,使人间行遗周迪书,约为兄弟。迪得书甚喜,许馈以粮。于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烧豫章栅,伪若遁去者。孝顷望之,大喜,不复设备。文育由间道兼行,据芊韶[8],芊韶上流则欧阳頠、萧孜,下流则傅泰、余孝顷营,文育据其中间,筑城飨士,頠等大骇。頠退入泥溪[9],文育遣严威将军周铁虎等袭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陈兵甲,与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将丁法洪攻泰,

擒之。孜、孝顷退走。

11 甲午，周以于谨为太傅，大宗伯侯莫陈崇为太保，晋公护为大冢宰，柱国武川贺兰祥为大司马[10]，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

12 周人杀魏恭帝。

13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欧阳頠、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与頠有旧，释而厚待之。

14 周晋公护以赵景公独孤信名重，不欲显诛之，己酉，逼令自杀。

15 甲辰，以司空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

16 曲江侯勃在南康，闻欧阳頠等败，军中恟惧。甲寅，德州刺史陈法式、前衡州刺史谭世远攻勃[11]，杀之。

【注释】

①领军将军：南北朝时重要军事长官之一，与护军将军或中护军同掌中央军队。　东关：即今安徽巢县东南东关。

②南康：郡名，梁时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市东北。

③豫章：郡名，治所在今西江南昌市。　苦竹滩：在今江西丰城县西北。

④蹠口城：在今江西丰城县东北赣江东岸。

⑤石头：即石头渚，在今江西南昌市西北赣江西岸。

⑥巴山：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崇仁县西南。　高州：梁置郡，治所在今江西崇仁县西南。

⑦上牢：在今江西奉新县东北。

⑧芊韶：在今江西丰城县东北赣江东岸。

⑨泥溪：在今江西新干县西南。

⑩武川：北魏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南召县东南。

⑪德州：南朝梁置，治所在九德县（今越南义安省莱市）。

【译文】

7 初四，周王宇文觉到国都东门外举行迎拜太阳的典礼。初九，周王到太社祭祀土地神。

8 周楚国公赵贵、卫国公独孤信原来在西魏时，就和周太祖宇文泰居于同等地位，到晋国公宇文护专揽朝政，他们两人心里郁郁不乐，很不服气。赵贵密谋暗杀宇文护，刚要下手，独孤信却出面阻止。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告发了他们两人的密谋。十八日，宇文护乘赵贵上朝的时候，命人将他拿下，立即处斩，同时免去独孤信的官职。

9 梁领军将军徐度率军出东关，侵入齐境。十九日，徐度兵临合肥，烧毁齐舰三千艘。

10 欧阳頠等从南康出兵，行抵豫章，驻札在甘竹滩，傅泰入据蹠口城，余孝頃则派他的弟弟余孝劢把守豫章郡城，自率大军出豫章进据石头渚。巴山太守熊昙朗诱骗欧阳頠一起去偷袭高州刺史黄法氍；暗中却又通知黄法氍，相约联兵出击欧阳頠，并且说定："等事成之后，分给我马匹和军械。"熊昙朗于是出兵，跟欧阳頠犄角并进。到了黄法氍城下，他跟黄法氍交战，就佯装败逃，黄法氍乘胜杀来，欧阳頠顿失帮手落得仓皇败走，熊昙朗却尾随其后，一路获取欧阳頠军丢下的马匹和军械，运回巴山。

周文育统军南讨，缺少船舰，探得余孝頃有船在上牢，便派军主熊僧度去偷袭，将其船舰全部抢夺过来，仍于豫章立栅札营。这时军中粮食快要吃完，诸将都想退兵，可是周文育不答应，派人暗中送信给周迪，向他乞借粮食，并说要同他结拜为兄弟。周迪看了这封信非常高兴，答允输送粮食。周文育得到济援之后，并不进军，反而差遣老弱各兵搭乘原船，沿流分批东下，自己又纵火烧毁豫章所立营栅，伪装逃走的样子。余孝頃望见，心里非常高兴，不再设防。那知周文育却抄小路兼程速进，占据芊韶。芊韶的上流，是欧阳頠和萧孜的营垒，下流是傅泰和余孝頃的营栅，周文育占据在他

们的中间，构筑城堡，宴飨军士，使欧阳頠等大惊。欧阳頠于是退入泥溪自守，周文育派遣严威将军周铁虎等偷袭欧阳頠，二十四日，擒获欧阳頠。周文育于是在各船之上盛列兵甲，并和欧阳頠乘船共饮，顺流巡行到瞻口城下，命部将丁法洪进攻傅泰，一下子就俘获了他。萧孜、余孝顷于是退走

11 二十五日，周王宇文觉任命于瑾为太傅，大宗伯侯莫陈崇为太保，晋国公宇文护为大冢宰，柱国、武川人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郡公达奚武为大司寇。

12 周人杀害已逊位的西魏恭帝。

13 三月初一，周文育派人将欧阳頠、傅泰押送到建康。丞相陈霸先与欧阳頠有交情，便将他释放并厚待他。

14 周晋国公宇文护因赵景公独孤信名望素重，不打算公开杀他，初十，逼令独孤信自杀。

15 初五，梁敬帝任命司空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

16 曲江县侯萧勃在建康听到欧阳頠等溃败的消息，顿时军心惊恐。十五日，德州刺史陈法式和前衡州刺史谭世远发动兵变，杀死萧勃。

17 夏，四月，己卯，铸四柱钱[1]，一当二十。

18 齐遣使请和。

19 壬午，周王谒成陵[2]。乙酉，还宫。

20 齐以太师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演为司空，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尚书令，右仆射杨愔为左仆射，仍加开府仪同三司。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左仆射[3]，上

党王涣录尚书事。

21 丁亥,周王享太庙。

22 壬辰,改四柱钱一当十;丙申,复闭细钱[4]。

23 故曲江侯勃主帅兰敞袭杀谭世远[5],军主夏侯明彻杀敞,持勃首降。勃故记室李宝藏奉怀安侯任据广州[6]。萧孜、余孝顷犹据石头,为两城,各据其一,多设船舰,夹水而陈。丞相霸先遣平南将军侯安都助周文育击之。戊戌,安都潜师夜烧其船舰,文育帅水军、安都帅步军进攻之;萧孜出降,孝顷逃归新吴[7],文育等引兵还。丞相霸先以欧阳颀声著南土,复以颀为衡州刺史[8],使讨岭南,未至,其子纥已克始兴,颀至岭南,诸郡皆降,遂克广州,岭南悉平。

24 周仪同三司齐轨谓御正中大夫薛善曰[9]:"军国之政,当归天子,何得犹在权门!"善以告晋公护,护杀之,以善为中外府司马。

25 五月,戊辰[10],余孝顷遣使诣丞相府乞降。

26 王琳既不就征,大治舟舰,将攻陈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周文育为南道都督,将舟师二万会武昌以击之。

27 秋,七月,辛亥,周王享太庙。

28 河南、北大蝗。齐主问魏郡丞崔叔瓒曰:"何故致蝗?"对曰:"《五行志》:上功不时,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兴三台,殆以此乎!"齐主怒,使左右殴之,擢其发,以溷沃其头,曳足以出。叔瓒,季舒之兄也。

【注释】

①四柱钱：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同时流通，其价同。但两柱钱重，鹅眼钱轻，故铸四柱钱，一当细钱二十。

②成陵：周太祖陵。

③并省：东魏时高欢居晋阳，并州有行台尚书令、仆射等官。其子高洋代东魏称齐帝，遂以并州行台为并省，位亚于鄴省。

④细钱：民间私铸钱。

⑤敳(ai，皑)。

⑥怀安侯任：即萧任，萧勃之子，封怀安侯。怀安，南朝齐以安怀县改名怀安县，治所在今广东惠东县西北梁化。

⑦新吴：东汉置县，治所在今江西奉新县西。

⑧衡州：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置，治所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北浛洸。

⑨御正中大夫：属大冢宰，五品。

⑩戊辰：五月无戊辰，戊辰为六月初一。

【译文】

17 夏，四月十一日，梁铸造四柱钱，以一个四柱钱折换二十个民间私铸的细钱。

18 齐派遣使者到建康来议和。

19 十四日，周王宇文觉到成陵祭拜周太祖，十七日，回到长安宫。

20 齐主高洋任命太师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高演为司空，录尚书事、长广王高湛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尚书左仆射，并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转为鄴省尚书左仆射，上党王高涣为录尚书事。

21 十九日，周王宇文觉到太庙祭拜祖先。

22 二十四日，梁敬帝下令一个四柱钱折合十个细钱。二十八日，又下令禁止使用民间所铸细钱。

23 原曲江县侯萧勃手下主帅兰敦，偷袭杀害前衡州刺史谭世远，谭世远的军主夏侯明彻又杀死兰敦，并持萧勃首级，向周文育军投降。萧勃旧属记室参军李宝藏拥护怀安侯萧任占据广州。萧孜、余孝顷仍占据豫章郡的石头渚，分筑两座城堡，各守其一，又多置船舰，夹水列营。丞相陈霸先派遣平南将军侯安都领兵前来帮助周文育剿平叛逆。三十日，侯安都率部队秘密行军，纵火焚烧石头渚两岸的贼船，周文育率领水军，配合侯安都的陆军，两面进攻，萧孜出营投降，余孝顷弃营逃归新吴，周文育等胜利回师。丞相陈霸先因欧阳頠声誉显著于南方之地，便起用他为衡州刺史，让他讨平岭南的叛乱。他还未抵达任所，他的儿子欧阳纥已经克复始兴，等他到达岭南，南方诸郡都望风归顺，于是收复广州，岭南也就全部平定。

24 周仪同三司齐轨对御正中大夫薛善说："国家军政大权，应归天子，怎能掌握在权贵之家！"薛善将齐轨所说的话密告晋国公宇文护，宇文护便杀害了齐轨，提升薛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府司马。

25 五月，戊辰日，余孝顷派人到丞相府，向陈霸先请求投降。

26 王琳既不肯接受朝廷的征召，便大量制造舟舰，准备攻打陈霸先。六月十一日，陈霸先派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周文育为南道都督，率领水师两万，会兵武昌，讨伐王琳。

27 秋，七月十四日，周王宇文觉到太庙祭拜祖先。

28 河南、河北发生严重的蝗灾，齐王高洋问魏郡丞崔叔瓒说："是什么原因招致蝗灾？"崔叔瓒回答说："《汉书·五行志》上说：不合时宜地劳民动众，大兴土木，蝗虫就要聚集为灾。'目前，陛下动员外修长城，内筑三台，大概是这个原因招致蝗灾的吧！"齐王高洋听了勃然大怒，命令左右毒打他，扯散他的头发，用污水浇他的头，然后把他倒拖出去。崔叔瓒是崔季舒的哥哥。

29 八月，丁卯，周人归梁世祖之柩及诸将家属千余人于王琳。

30 戊辰，周王祭太社。

31 甲午，进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黄钺、殊礼[1]，赞拜不名。九月，辛丑，进丞相为相国，总百揆，封陈公，备九锡[2]，陈国置百司。

32 周孝愍帝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司会李植自太祖时为相府司录[3]，参掌朝政，军司马孙恒亦久居权要[4]，及护执政，植、恒恐不见容，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共谮之于周王[5]。植、恒曰："护自诛赵贵以来，威权日盛，谋臣宿将，争往附之，大小之政，皆决于护。以臣观之，将不守臣节，愿陛下早图之！"王以为然。凤、提曰："以先王之明，犹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护常自比周公，臣闻周公摄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数引武士于后园讲习，为执缚之势。植等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以告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6]，恒为潼州刺史[7]，欲散其谋。后王思植等，每欲召之，护泣谏曰："天下至亲，无过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谁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属臣后事，臣情兼家国，实愿竭其股肱。若陛下亲览万机，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后，奸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将倾覆社稷，使臣无面目见太祖于九泉。且臣既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复何求！愿陛下勿信谗臣之言，疏弃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犹疑之。

凤等益惧,密谋滋甚,刻日召群公入宴,因执护诛之。张光洛又以告护。护乃召柱国贺兰祥、领军尉迟纲等谋之,祥等劝护废立。时纲总领禁兵,护遣纲入宫召凤等议事,及至,以次执送护第,因罢散宿卫兵。王方悟,独在内殿,令宫人执兵自守。护遣贺兰祥逼王逊位,幽于旧第。悉召公卿会议,废王为略阳公,迎立岐州刺史宁都公毓[8]。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听!"乃斩凤等于门外,孙恒亦伏诛。

时李植父柱国大将军远镇弘农[9],护召远及植还朝,远疑有变,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宁为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征。既至长安,护以远功名素重,犹欲全之,引与相见,谓之曰:"公儿遂有异谋,非止屠戮护身,乃是倾危宗社。叛臣贼子,理宜同疾,公可早为之所。"乃以植付远。远素爱植,植又口辩,自陈初无此谋。远谓植信然,诘朝,将植谒护。护谓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门。护大怒曰:"阳平公不信我[10]!"乃召入,仍命远同坐,令略阳公与植相质于远前。植辞穷,谓略阳曰:"本为此谋,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远闻之,自投于床曰:"若尔,诚合万死:"于是护乃害植,并逼远令自杀。植弟叔谐、叔谦、叔让亦死,余子以幼得免。初,远弟开府仪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劝远除之,远不能用。及远临刑,泣谓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当从坐,以前言获免,除名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11],尚义归公主[12],当从坐,穆请以二子代基命,护两释之。

后月余，护弑略阳公，黜王后元氏为尼。

癸亥，宁都公自岐州至长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注释】

①黄钺(yue 越)：以黄金为饰之斧。人臣得此，得代表天子主征伐。

②九锡(ci 次)：古代帝王赐给有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如衣服、车马、弓矢、斧钺等。西汉王莽阴谋建立新王朝前，先加九锡，后来魏晋南北朝掌政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锡，通"赐"。

③司会(kuai 快)：官名。《周礼》天官之属。主管财政经济。北周置司会中大夫，属大冢宰，五命。相府司录：官名。总录相府之机务。

④军司马：官名。《周礼》夏官之属。北周置军司马中大夫，五命。

⑤宫伯：官名。《周礼》天官之属有宫伯，掌管卿大夫士有名籍的子弟的任用、俸禄和奖惩。北周的宫伯中大夫，五命。

⑥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东。

⑦潼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县东。

⑧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东南义坞堡。　宁都公毓(yu 育)：即宇文毓，小名统万突，宇文泰长子，后即位为北周明帝。

⑨弘农：旧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故函谷关城，为战略要地。

⑩阳平公：李远封阳平公。

⑪淅州：治所在今河南西峡县北。

⑫义归公主：宇文泰之女。

【译文】

29 八月初一，周人送还梁世祖的灵柩，以及被俘诸将家属千余人给王琳。

30 初二，周王宇文觉到太社祭祀土地神。

31 二十八日，梁敬帝进升丞相陈霸先为太傅，加授黄钺，特予优礼，入朝拜见天子，不必唱名。九月初五，又进升丞相陈霸先为相

国，统领百官，封陈公，备加九锡，陈国建置百官。

32 周孝愍帝个性刚直果断，厌恶晋国公宇文护专揽大权。司会中大夫李植，早在太祖宇文泰时，当相府司录，就已参掌朝政。军司马中大夫孙恒，也久居权贵要职。到宇文护执掌朝政之后，李植、孙恒担心遭到排挤，于是同宫伯中大夫乙弗凤、贺拔提等一起到周王面前说宇文护的坏话。李植、孙恒说："宇文护自诛戮赵贵以来，权势日渐盛大，谋臣老将，争着去依附他。大小政事，都由他决断。依臣等看来，宇文护将不守臣道，希望陛下早日除掉他！"周王认为他们说得对。乙弗凤、贺拔提又说："凭先王那般的英明，尚且还要委任李植、孙恒参掌朝政，现在若将此事托付给他们两人，不愁事情不能成功！况且宇文护常自比周公，臣听说周公摄政七年，才交还政权给成王，陛下怎么能够苦等七年，悒悒不乐，像目前这样受制于他呢？"周王更加相信他们的说法，因此屡次招引武士到后园讲习，演练擒拿的架式。李植等又拉另一宫伯中大夫张光洛同谋除护，张光洛却将密谋告诉了宇文护。宇文护于是出调李植为梁州刺史，孙恒为潼州刺史，想以此来拆散他们的计谋。后周王思念李植等，常常想召还他们，宇文护流泪面谏说："天下至亲，莫过于兄弟，如果兄弟之间尚且互相怀疑，那其它人之中，又有谁可以信赖呢？太祖因陛下年纪小，嘱托我辅佐您。就家族而言，我们是兄弟；就国家而言，我们是君臣. 对家对国，我有双重的情感，实愿尽我佐助辅弼的责任。如果陛下能亲自处理国政，声威传布四海，那么臣死之时，也好像活着一般的欣慰。只恐一旦除掉臣后，奸邪的人得志，不仅对陛下不利，而且要危害社稷，使我无颜见太祖于九泉之下。臣既是天子的堂兄，又已位至宰相，我还有什么奢求呢！希望陛下不要轻信奸臣的谗言，疏远抛弃骨肉至亲。"周王便暂止不召李植等还朝，而内心对宇文护仍存有猜疑。

乙弗凤等日加恐惧，密谋越发积极。定好日子，召群公入宫宴饮，准备在宴饮中拿下宇文护处斩。张光洛又将这项密谋告诉宇文

护。宇文护于是召柱国贺兰祥、领军将军尉迟纲等商议对策，贺兰祥等劝宇文护废黜宇文觉，另立新君。当时尉迟纲总领禁兵，宇文护便派他入宫，召乙弗凤等商议政事。待乙弗凤等到来，便依次将他们拿下，押送宇文护府第，接着又解散值宿宫禁的警卫人员。周王宇文觉这才惊觉情势不妙，他独自一人在内殿，急令宫人各执兵器，把守殿门。宇文护派贺兰祥带兵冲进内殿，胁迫周王逊位，并把他监禁在旧邸。宇文护于是召集公卿会商，想废黜宇文觉为略阳公，迎立岐州刺史、宁都公宇文毓为新君。公卿们都说："这是您的家事，您的决定，我们敢不唯命是从吗？"宇文护于是下令将乙弗凤等推出宫门外斩首，又召回孙恒，也予以处决。

当时，李植的父亲柱国大将军李远出镇弘农，宇文护召李远和李植还朝，李远担心会有变故，沈吟许久，最后慨然说道："大丈夫宁为忠义鬼，怎能作叛逆臣呢！"于是应征上路。到了长安，宇文护顾念李远功名素来显著，仍想保全他，特引他入内相见，对他说："令郎竟有异图，不只是要谋杀我宇文护，而是要倾覆危害宗庙社稷。对叛臣贼子，您和我理应同样痛恨，请您早作处置。"于是拉出李植，交付李远。李远向来钟爱李植，李植又巧言善辩，陈说当初并没有此图谋。李远信以为真。第二天早晨，李远带领李植拜谒宇文护。宇文护原以为李远已将李植处死，可是左右的人报告李植也在门外，宇文护非常生气，说："阳平公不信我说的话！"于是下令传李远父子入内，仍招呼李远同坐，令略阳公宇文觉在李远座前与李植对质，李植无言可辩，便对略阳公说："当初设此计谋，本想安定社稷，有利于至尊. 现在事情已到这种地步，何必多费口舌！"李远听了这番话，瘫软颓坐床下，说："若果真如此，满门合该万死！"于是宇文护这才杀了李植，并逼令李远自杀。李植的几个弟弟李叔诣、李叔谦、李叔让也连坐被杀，其余的因年幼得免一死。当初，李远的弟弟开府仪同三司李穆，知道李植不是保家的人，常劝李远除掉他，李远不听他的劝告。李远到了临受刑之前，才哭着对李穆说：

"我不听你的劝告,家门才落到这种地步!"李穆本来也应连坐,因前有规劝之言而免刑,被削除官爵,废为庶民,他的子弟也都被免去官职。李植的弟弟浙州刺史李基,娶义归公主为妻,本当连坐受刑,李穆请求用两个儿子的性命去换他一条命,宇文护感念他的义气,便把李基和李穆的两个儿子都释放了。

一个多月后,宇文护杀害略阳公宇文觉,并废黜王后元氏,逼她出家为尼。

二十七日,宁都公宇文毓从岐州抵达长安,二十八日,即位为天王,大赦境内。

33 冬,十月,戊辰,进陈公爵为王。辛未,梁敬帝禅位于陈。

34 癸酉,周魏武公李弼卒。

35 陈王使中书舍人刘师知引宣猛将军沈恪勒兵入宫[1],且送梁主如别宫,恪排闼见王[2],叩头谢曰:"恪身经事萧氏,今日不忍见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复逼,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3]。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还宫,大赦,改元。奉梁敬帝为江阴王,梁太后为太妃,皇后为妃。

以给事黄门侍郎蔡景历为秘书监[4],兼中书通事舍人。是时政事皆由中书省[5],置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总国机要,尚书唯听受而已。

36 丙子,上幸钟山,祠蒋帝庙。庚辰,上出佛牙于杜姥宅,设无遮大会[6],帝亲出阙前膜拜[7]。

37 辛巳，追尊皇考文赞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氏曰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世子克为孝怀太子，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章后，乌程人也[8]。

38 置删定郎，治律令。

39 乙酉，周王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

40 戊子，太祖神主祔太庙，七庙始共用一太牢，始祖荐首，余皆骨体。

41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将樊猛弃城走，周文育自豫章会之。安都闻上受禅，叹曰："吾今兹必败，战无名矣！"时两将俱行，不相统摄，部下交争，稍不相平。军至郢州，琳将潘纯陀于城中遥射官军，安都怒，进军围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释郢州，悉众诣沌口[10]，留沈泰一军守汉曲[11]。安都遇风不得进，琳据东岸，安都据西岸，相持数日，乃合战，安都等大败。安都、文育及裨将徐敬成、周铁虎、程灵洗皆为琳所擒，沈泰引军奔归。琳引见诸将与语，周铁虎辞气不屈，琳杀铁虎而囚安都等，总以一长锁系之，置琳所坐榻下，令所亲宦者王子晋掌视之。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12]，又遣其将樊猛袭据江州。

【注释】

①中书舍人：曹魏于中书省置中书通事舍人，掌传宣诏命。晋及南朝历代沿置。至梁除通事二字，直称中书舍人，任起草诏令之职，参与机密，权力日重。

②闼(ta 沓)：门。

③荡主：别帅，副将。顾炎武《日知录》七："古人以左右冲杀为荡阵，其锐

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

④秘书监:官名。东汉始置秘书监一官,典司图籍。至南北朝为秘书省之长官,掌图书著作等事。

⑤中书省:官署名。为秉承君主意旨、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

⑥无遮大会:佛教举行的一种以布施为中心的法会,梵语般阇于瑟。华言解免。每五年举行一次,故也称般遮大会或五年大会。盛行于南北朝。

⑦膜拜:合掌加额,伏地跪拜。我国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对其最尊敬者或畏服者,多行此礼。

⑧乌程:县名。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

⑨弇(yan 掩)口:在今湖北武昌县西,即弇水(今名咸河、金河)入长江之口。

⑩沌(zhuan 篆)口: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西南,即古沌水入长江之口。

⑪汉曲:今武汉市汉阳县附近。

⑫湘州:南朝梁置,治所在今湖北大悟县东北。 郢城:即郢州城,今武汉市武昌。

【译文】

33 冬,十月,初三,梁敬帝进封陈公霸先为陈王。初六,梁敬帝禅让帝位给陈王。

34 初八,周魏武公李弼逝世。

35 陈王派中书舍人刘师知引导宣猛将军沈恪带兵入宫,逼梁主萧方智出居别宫。沈恪推开阁门,入见陈王,叩头辞让说:"恪曾经服事萧氏,今天不忍心见到梁主被逼出宫。我情愿接受处死也决不接受这份差事!"陈王嘉许他的这番心意,不再强迫他,改派荡主王僧志代替他去执行。初十,陈王在南郊坛举行大典,登基为皇帝。礼毕,车驾还宫,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定。废梁敬帝萧方智为江阴王,梁皇太后夏氏为江阴国太妃,皇后王氏为江阴国妃。

陈任命给事黄门侍郎蔡景历为秘书监,兼中书通事舍人。此时陈的政令都出自中书省,省内分置二十一局,各与尚书诸曹相配

对，总领国家机密要务，尚书省唯有听命行事而已。

36 十一日，皇上出行到钟山，在蒋帝庙祭祀蒋帝。十五日，皇上派人从杜姥宅取出佛牙，因设无遮大会，皇帝亲自走出阙前膜拜。

37 十六日，追尊皇父陈文赞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母董氏为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世子陈克为孝怀太子。册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章皇后，是乌程县人。

38 陈尚书省增置删定郎，专主制定律令。

39 二十日，周王宇文毓到圆丘祭天。二十一日，到方丘祭地。二十九日，到太社祭祀土地神。

40 二十三日，陈迁太祖景皇帝神主附于太庙，开始共用一太牢祭祀七庙，始祖庙用牛、羊、猪三牲的头来祭，其余的庙用三牲的肢体来祭。

41 侯安都讨王琳，率舟师抵达武昌，王琳部将樊猛弃城逃走，周文育也从豫章赶到武昌会师。这时侯安都听到陈王接受梁敬帝禅让帝位的消息，不禁叹道："我今必败，师出无名了！"这时，侯安都和周文育同时进发，而部队不相统辖，于是号令不一，部下互相发生争执，导致两将彼此不满。大军进抵郢州，王琳部将潘纯陀在城上预伏射手，遥射官军，侯安都大怒，便督军包围郢城，没有攻下来。这时王琳已亲率大军赶到夏口，来救郢城。侯安都只得撤去对郢城的包围，率领部众到沌口，留下沈泰一军扼守汉曲。侯安都率部行进途中，适遇逆风，舟舰不得前进。王琳大军据守东岸，侯安都军据守西岸，隔江相持数日，才交锋会战，侯安都等大败。侯安都、周文育，以及偏将徐敬成、周铁虎、程灵洗全被王琳活捉，沈泰撤军奔还。王琳引见被俘诸将，给他们说了一番话，独有周铁虎言辞声调刚强不屈，王琳于是杀周铁虎，而把侯安都等囚禁起来，统用一长锁链系牢，锁在自己所乘大舰的底舱，派一名亲信的太监王子晋负责监管。然后王琳将湘州督军府移驻郢城，又派遣部将樊猛顺流东下，袭占了江州。

42 十一月，丙申，上立兄子蒨为临川王，顼为始兴王；弟子昙朗已死而上未知，遥立为南康王。

43 庚子，周王享太庙；丁未，祀圜丘；十二月，庚午，谒成陵；癸酉，还宫。

44 谯淹帅水军七千、老弱三万自蜀江东下，欲就王琳，周使开府仪同三司贺若敦、叱罗晖等击之，斩淹，悉俘其众。

45 是岁，诏给事黄门侍郎萧乾招谕闽中。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1]，陈宝应在晋安[2]，共相连结，闽中豪帅往往立砦以自保。上患之，使乾谕以祸福，豪帅皆帅众请降，即以乾为建安太守[3]。乾，子范之子也[4]。

46 初，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5]，周太祖以固为丰州刺史。久之，固犹习梁法，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而难其人，乃以司宪中大夫令狐整权镇丰州[6]，委以代固之略。整广布威恩，倾身抚接，数月之间，化洽州府。于是除整丰州刺史，以固为湖州刺史[7]。整迁丰州于武当[8]，旬日之间，城府周备，迁者如归。固之去也，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整谕以朝制，弗许，莫不流涕而去。

47 齐人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枝至鸡纥戍[9]，凡四百余里。

48 初，齐有术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10]，不欲见沙门。显祖在晋阳[11]，问左右："何物最黑？"对曰："无过于漆。"帝以上党王涣于兄弟第七，使库直都督破六韩伯升之邺征涣。涣至紫陌桥[12]，杀升伯而逃，浮河南渡；至济

州[13]，为人所执，送邺。

帝之为太原公也，与永安王浚皆见世宗[14]，帝有时洩出，浚责帝左右曰："何不为二兄拭鼻！"帝深衔之。及即位，浚为青州刺史[15]，聪明矜恕，吏民悦之。浚以帝嗜酒，私谓亲近曰："二兄因酒败德，朝臣无敢谏者，大敌未灭，吾甚以为忧。欲乘驿至邺面谏，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帝，帝益衔之。浚入朝，从幸东山，帝裸裎为乐。浚进谏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悦。浚又于屏处召杨愔，讥其不谏。帝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愔惧，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来难忍！"遂罢酒，还宫。浚寻还州，又上书切谏，诏征浚。浚惧祸，谢疾不至，帝遣驰驿收浚，老幼泣送者数千人。至邺，与上党王涣皆盛以铁笼，置于北城地牢，饮食溲秽，共在一所。

【注释】

①东阳：郡名，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县。

②晋安：郡名，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

③建安：郡名，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县。

④子范：萧子范，齐豫章王萧嶷之子。

⑤兴州：南朝梁置，治所在嘉宁县（今越南永富省白鹤县南风州）。

⑥司宪中大夫：北周秋官置司宪中大夫二人，掌丞司寇之法，相当于御史中丞之职。

⑦湖州：治所在今河南唐河县西南湖阳镇。

⑧武当：郡名，治所在今湖北均县西北。

⑨库洛拔：在今山西偏关县东北境。　鸡纥戍：今山西繁峙县东北境。

⑩高祖：齐高祖高欢。

⑪显祖：即齐显祖高洋，高欢第二子。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⑫紫陌桥:在今临漳县西。

⑬济州: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确磝城。

⑭永安王浚:即高浚,高欢第三子。 世宗:即高澄,高洋与高浚之长兄。

⑮青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县。

【译文】

42 十一月,初一,皇上册立皇兄陈道谭的长子陈蒨为临川王,次子陈顼为始兴王;皇弟陈休先的儿子陈昙朗已死,而皇上还不知道,也遥封他为南康王。

43 初五,周王宇文毓到太庙祭拜祖先。十二日,到圜丘祭天。十二月,初六,到成陵祭拜周太祖宇文泰。初九,回到长安宫。

44 巴西人谯淹率领水军七千,及老弱部众三万,从蜀江顺流东下,准备投靠王琳。周派开府仪同三司贺若敦、叱罗晖等设伏拦截,斩杀谯淹,全部俘获其部众。

45 这一年,陈下诏命给事黄门侍郎萧乾到闽中招安。这时,熊昙朗占据豫章,周迪占据临川,留异占据东阳,陈宝应占据晋安,互相连结,闽中土豪也处处立寨以自保。皇上对这一带的情势很担忧,于是派萧乾前去安抚,向他们讲明逆降祸福的道理,闽中土豪都率众请求归顺陈朝。陈朝便任命萧乾为建安太守。萧乾,是萧子范的儿子。

46 当初,梁兴州刺史席固举州投降西魏,周太祖宇文泰任命席固为丰州刺史。席固任职很久,仍循用梁朝旧法,不遵北周制度。周廷密议找人替换他,但难于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后决定调用司宪中大夫令狐整暂代席固坐镇丰州,并授给他替代席固的方略。令狐整对州府吏民广布恩泽威严,屈身抚慰接待,几个月之内,恩化融洽于州府。朝廷于是正式拜授令狐整为丰州刺史,改调席固为湖州刺史。令狐整迁移州治到武当,十日之内,州城府署就周全齐备,跟随迁移的人如同返回故居一般。席固离任而去,他的部属大多愿意留

在丰州当令狐整的部下，令狐整用朝廷的法制劝说他们，不许他们这么做，那些部属没有不流涕而去的。

47 齐人在长城内重筑一道内城，西起库洛拔，东到坞纥戍，共长四百多里。

48 先是齐有术士预言："亡高者黑衣"，所以齐高祖每次外出，都不愿见到和尚。齐显祖在晋阳，问左右说："什么东西最黑？"左右回答说："莫过于漆"。齐显祖因上党王高涣在众兄弟中排行第七，便派库直都督破六韩伯升到邺都征召高涣。高涣随破六韩伯升行至紫陌桥，料知此去凶多吉少，就杀死破六韩伯升，渡河南逃；行抵济州，被人逮捕，送往邺都。

齐显祖高洋还在当太原郡公的时候，和永安王高浚一同去见世宗高澄，高洋有时流鼻涕，高浚就责骂高洋左右的人说："为何不替二哥揩鼻涕？"为了这事，高洋恨死高浚。到了即位之后，高浚任青州刺史，人既聪明，又能怜悯宽恕人，属吏州民都很喜欢他。高浚因齐显祖爱喝酒，曾私下对亲近的人说："二哥因酗酒而败乱道德，朝臣没有敢直言进谏的，现在大敌未灭，我很引以为忧。我想乘驿车到邺都当面劝谏，不知他肯不肯听我的话？"有人将他的话密告齐显祖，齐显祖就更加痛恨他。高浚入朝，跟随齐显祖到东山游玩，齐显祖赤身露体，纵酒为乐，高浚进谏说："人主不应当这么做！"齐显祖很不高兴。高浚又在隐蔽处召杨愔，责备他不劝阻国君。当时齐显祖不准左右大臣跟诸王打交道，杨愔畏惧违旨，便将高浚责备他的话向上奏报。齐显祖听了非常恼怒，说："这家伙向来叫人难以忍受！"于是停止酒宴，起驾回宫。高浚不久也回到青州，又上书直言极谏，齐显祖下旨征召他入邺。高浚惧遭不测，托疾不到，齐显祖立即派人乘快速驿车，前去收捕高浚。高浚被押进京，青州吏民扶老携幼，挥泪为他送别，多达数千人。高浚到了邺都，跟上党王高浚同被关入铁笼里，放置在北城地牢中，饮食大小便都同在一处。

二年

1 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1]，带甲十万，琳以北江州刺史鲁悉达为镇北将军，上亦以悉达为征西将军，各送鼓吹女乐[2]，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将军沈泰袭之，不克。琳欲引军东下，而悉达制其中流，琳遣使说诱，终不从。己亥，琳遣记室宗虢求援于齐[3]，且请纳梁永嘉王庄以主梁祀[4]。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据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齐言入赴；上恐其为变，厚慰抚之。

新吴洞主余孝顷遣沙门道林说琳曰："周迪、黄法氍皆依附金陵，阴窥间隙，大军若下，必为后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后东下，孝顷请席卷所部以从下吏。"琳乃遣轻车将军樊猛、平南将军李孝钦、平东将军刘广德将兵八千赴之，使孝顷总督三将，屯于临川故郡，征兵粮于迪，以观其所为。

2 以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衡州刺史欧阳頠为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

3 周以晋公护为太师。

4 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

5 辛亥，周王耕藉田。

6 癸丑，周立王后独孤氏。

7 戊午，上祀明堂。

8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齐。

9 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齐主昏虐滋甚，阴为自全

之计，曲意抚循所部。消难尚高祖女，情好不睦，公主诉之。上党王涣之亡也，邺中大扰，疑其赴成皋[5]。消难从弟子瑞为尚书左丞，与御史中丞毕义云有隙，义云遣御史张子阶诣北豫州采风闻，先禁消难典签家客等[6]。消难惧，密令所亲中兵参军裴藻托以私假，间行入关，请降于周。

三月，甲午，周遣柱国达奚武、大将军杨忠帅骑士五千迎消难，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前后三遣使报消难，皆不报。去虎牢三十里[7]，武疑有变，欲还，忠曰："有进死，无退生！"独以千骑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绝，但闻击柝声[8]。武亲来，麾数百骑西去，忠勒余骑不动，俟门开而入，驰遣召武。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城，举烽严警。武惮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财物，以消难及其属先归，忠以三千骑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齐众来追，至洛北，忠谓将士曰："但饱食，今在死地，贼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还。武叹曰："达奚武自谓天下健儿，今日服矣！"周以消难为小司徒[9]。

10 丁酉，齐主自晋阳还邺。

11 齐发兵援送梁永嘉王庄于江南，册拜王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琳遣兄子叔宝帅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邺。琳奉庄即皇帝位，改元天启。追谥建安公渊明曰闵皇帝。庄以琳为侍中、大将军、中书监，余依齐朝之命。

【注释】

①白水浦:一名白水港。在今九江市西。

②鼓吹:乐名。主要乐器有鼓钲箫笳,出自北方民族,本为军中之乐,后用以赐有功之臣。

③记室:官名,诸王、三公及大将军幕府均置。巘(xi 隙)。

④永嘉王庄:即萧庄,梁元帝萧绎之孙,梁敬帝萧方智之子。

⑤成皋:北豫州治所。

⑥典签:官名。本为掌管文书的小吏。南朝宋齐诸王任刺史,朝廷设长史、典签为其佐属官。典签多由时主的亲近充任,权力尤重,称为签帅。

⑦虎牢:关隘名。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位于大伾山上,形势险要,历代为兵争之地。

⑧柝(tuo 唾):巡夜打更用的梆子。

⑨小司徒:官名。《周礼》地官之属,为大司徒的副职。北周地官小司徒,上大夫,六命。

【译文】

二年(戊寅、公元558年)

1春,正月,王琳引兵东下,进军到湓城,在白水浦扎营,甲士有十万之众。王琳任北江州刺史鲁悉达为镇北将军,皇上也任鲁悉达为征西将军,两方都致送鼓吹和歌舞伎,鲁悉达都全部收下,然后拖延观望,两边都不去就任。皇上派安西将军沈泰去袭击他,没有取胜。王琳想引兵东下,也被他截住中流,王琳派使者去劝说招降,他总不听从。初五,王琳派记室宗魏向齐求援,并请接回梁永嘉王萧庄承继梁祀。这时,衡州刺史周迪想独自据有南川之地,于是召集所辖八郡守宰缔结盟约,齐声说要入京赴援,皇上怕他变乱,特遣人谕止,并厚加抚慰。

新吴洞主余孝顷派遣和尚道林向王琳献策说:"周迪、黄法氍等都依附金陵,暗中窥伺您的间隙,您若大军东下,他们一定会成为您的后患;不如先平定南川,然后再东下,我余孝顷愿尽率所部,

追随将军下吏之后效劳。"王琳于是派遣轻车将军樊猛、平南将军李孝钦、平东将军刘广德等，率领八千人马，去与余孝頃会合，并委任余孝頃总督三将，驻屯于临川故郡，先向周迪征调兵粮，藉以观察周迪的反应。

2 陈朝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衡州刺史欧阳頠为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

3 周王宇文毓任命晋国公宇文护为太师。

4 初七，皇上到南郊坛祭天，随后颁诏大赦天下。十一日，亲临北郊坛祭地。

5 十七日，周王宇文毓举行亲耕农田的典礼。

6 十九日，周王册立夫人独孤氏为王后。

7 二十四日，皇上亲临明堂，祭祀上帝。

8 二月，初九，南豫州刺史沈泰逃奔北齐。

9 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鉴于齐王高洋昏庸残暴日益严重，暗中进行自我保全的计划，委曲已意抚慰部属。司马消难娶齐高祖高欢的女儿为妻，感情不睦，公主跑回宫里诉说委屈。又上党王高涣斩使逃亡，邺中一片扰乱，朝廷怀疑高涣可能逃往成皋藏匿。司马消难堂弟司马子瑞当尚书左丞，同御史中丞毕义云有嫌隙，毕义云派遣御史张子阶到北豫州采访传闻的证据，张子阶一到北豫州，首先禁止司马消难州府典签和家客等的行动自由。司马消难恐怕大祸临头，便密令所亲信的中兵参军裴藻假托休假回家，抄小路入关中，请求归降北周。

三月，初一，周派遣柱国达奚武、大将军杨忠率骑兵五千接应司马消难，从偏僻小路驰入齐境五百里，前后三次派遣使者通报司马消难，都没有得到回报。到了距虎牢关三十里处，达奚武怀疑情况有变，打算撤退回兵，杨忠却很坚决地说："只有冒死前进，绝无后退求生！"于是独率一千骑兵，黄夜趋赴城下。城四面陡峭悬绝，无处可攀，只听见不时传来巡夜者敲击更柝的声音。达奚武也亲自

赶来，见无动静，又率领数百骑兵西驰而去。杨忠则约束其余人马，不准妄动。等司马消难打开城门，他便一马当先，驰入城内，并派人快马加鞭，去召回达奚武。这时，齐镇城伏敬远部署甲士二千人据守东城，举燃烽火报警。达奚武怕援兵赶到，不想据保此城，于是多取财物，带着司马消难，以及司马消难的部属等先行撤归，杨忠独以三千骑兵殿后。驰抵洛水南岸，人疲马困，都解下马鞍，就地而卧。后齐军追赶，抵达洛水北岸，杨忠很镇定地对将士们说："只管放心吃饱饭，现在我们处在拼死求生的绝境，敌人必定不敢渡过洛水！"结果确如杨忠所料，齐军不敢渡水来追，于是杨忠这才徐徐引军而返。达奚武赞叹说："我达奚武自以为是天下健儿，今天杨将军真是令人佩服！"司马消难入关后，周王任命他为小司徒。

10 初四，齐主高洋从晋阳回到邺都。

11 齐发兵护送梁永嘉王萧庄到江南，并册拜王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王琳派遣他哥哥的儿子王叔宝率领所辖十州刺史的子弟到郢都。王琳奉萧庄即皇帝位，改年号叫天启。追谥建安公萧渊明为闵皇帝，任命王琳为侍中、大将军、中书监，其余官职，仍依齐朝先前的任命。

12 夏，四月，甲子，上享太庙。

12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咨之子季卿为江阴王。

14 己巳，周以太师护为雍州牧。

15 甲戌，周王后独孤氏殂。

16 辛巳，齐大赦。

17 齐主以旱祈雨于西门豹祠，不应，毁之，并掘其冢。

18 五月，癸巳，余孝顷等屯二万军于工塘[1]，连八城以逼周迪。迪惧，请和，并送兵粮。樊猛等欲受盟而还；孝顷贪其利，不许，树栅围之。由是猛等与孝顷不协。

19 周以大司空侯莫陈崇为大宗伯。

20 癸丑，齐广陵南城主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帅所部来降[2]。

21 辛丑，齐以尚书令长广王湛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为尚书左仆射。甲辰，以前左仆射杨愔为尚书令。

22 辛酉，上幸大庄严寺舍身[3]。壬戌，群臣表请还宫。

23 六月，乙丑，齐主北巡，以太子殷监国，因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众务，仍开府置佐。齐主特崇其选，以赵郡王叡为侍中、摄大都督府长史。

24 己巳，诏司空侯瑱与领军将军徐度帅舟师为前军以讨王琳。

25 齐主至祁连池[4]。戊寅，还晋阳。

26 秋，戊戌，上幸石头，送侯瑱等。

27 高州刺史黄法氍、吴兴太守沈恪、宁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5]。敷自临川故郡断江口，分兵攻余孝顷别城。樊猛等不救而没；刘广德乘流先下，故获全。孝顷等皆弃舟引兵步走，迪追击，尽擒之，送孝顷及李孝钦于建康，归樊猛于王琳。

28 甲辰，上遣吏部尚书谢哲往谕王琳。哲，朏之孙也[6]。

29 八月，甲子，周大赦。

30 乙丑，齐主还邺。

31 辛未，诏临川王蒨西讨，以舟师五万发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

32 甲戌，齐主如晋阳。

33 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许王子晋以厚赂，子晋乃伪以小船依艑而钓，夜，载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陈军，还建康自劾；上引见，并宥之。戊寅，复其本官。

34 谢哲返命，王琳请还湘州，诏追众军还。癸未，众军至自大雷[7]。

【注释】

①工塘：城名。在今江西临川县东南。

②长史：官名。南朝时，凡刺史之带将军称号开府者，其幕府设长史，多兼任首郡太守。

③舍身：佛教徒为宣扬佛法，或为布施，自加苦行，称为舍身。六朝时此风最盛。如梁武帝、陈武帝皆有舍身为奴，而命公卿臣僚出钱奉赎之事。

④祁连池：一名天池。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

⑤高州：南朝梁太平元年(公元556年)置，治所在今江西崇仁县西南。吴兴：郡名。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南下菰城。宁州：胡三省注："时盖即临川故郡置宁州，以敷为刺史。"临川郡治在今江西临川县西。

⑥腓(fei 肥)：谢腓，谢庄之子，历仕宋、齐、梁三朝。

⑦大雷：大雷戍。即今安徽望江县治。

【译文】

12 夏，四月，初二，皇上到太庙祭拜祖先。

13 初三，皇上派人杀害梁敬帝，另立梁武林侯萧谘的儿子萧季

卿承继他为江阴王。

14 初七，周王宇文毓任命太师宇文护为雍州牧。

15 十二日，周王后独孤氏逝世。

16 十九日，齐主高洋颁诏大赦境内。

17 齐主高洋因国内发生严重旱灾，特到西门豹祠求雨，没有灵验，他就毁了西门豹祠，还挖了他的墓。

18 五月，初一，余孝顷等屯聚两万兵马在工塘，连结八城以逼迫周迪，周迪恐惧，请求议和，并答允输送兵粮。樊猛等想同意议和撤兵，余孝顷贪图利益，不肯就此撤兵，反而树立木栅来围攻周迪。因此，樊猛等便与余孝顷产生隔阂。

19 周王任命大司空侯莫陈崇为大宗伯。

20 二十一日，齐广陵南城主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率他们的部属前来归降陈朝。

21 初九，齐主高洋任命尚书令、长广王高湛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为尚书左仆射。十二日，任命前尚书左仆射杨愔为尚书令。

22 二十九日，皇上到大庄严寺舍身；三十日，群臣上表启请，回宫。

23 六月，初三，齐主高洋出巡北方，命太子高殷监国，因而为他设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众务。大都督府开建府衙，选置僚佐。齐主特别重视其僚佐人选，特任赵郡王高叡为侍中、兼任大都督府长史。

24 初七，陈朝下诏，命令司空侯瑱与领军将军徐度，率领舟师为前军，讨伐王琳。

25 同日，齐主高洋北巡到祁连池。十六日，回到晋阳。

26 秋，七月，初七，皇上亲临石头城，送侯瑱等出征。

27 高州刺史黄法氍、吴兴太守沈恪、宁州刺史周敷合兵救援周迪。周敷从临川故郡出兵，控扼江口，截断上下水路通道，然后分兵

攻打余孝顷先前所连诸诚，由于樊猛等坐视不救，诸城全被攻陷；刘广德先已乘船顺流离去，所以没被擒获。余孝顷等被击败后都弃船登岸逃走，周迪带兵追击，将他们全部俘获。派人押送余孝顷及李孝钦到建康，把樊猛交还给王琳。

28 十三日，皇上派遣吏部尚书谢哲前往湓城，向王琳晓谕顺逆的道理。谢哲，是谢朏的孙子。

29 八月，初三，周王宇文毓颁诏大赦境内。

30 初四，齐主高洋从北方回到邺都。

31 初十，陈朝诏令临川王陈蒨西讨王琳，率舟师五万从建康出发，皇上亲临冶城寺送行。

32 齐主高洋又北上晋阳。

33 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等想逃跑，答应送给王子晋钱财厚礼。王子晋于是驾一只小船，紧靠在王琳主舰旁假装垂钓，至夜晚时，偷载周文育等上岸，潜入深草中，步行奔回陈军阵营，辗转回到建康，向廷尉请求治罪。皇上传令引见，并宽恕了他们。十七日，下诏恢复周文育等原官职。

34 谢哲从王琳处回来覆命，说王琳愿退兵回镇湘州，陈朝于是下诏急令西征各路军返回。二十二日，西征诸军从大雷回到京师。

35 九月，甲申[1]，周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绍魏后。

36 丁未，周王如同州[2]。冬，十月，辛酉，还长安。

37 余孝顷之弟孝劢及子公赐犹据旧栅不下，庚午，诏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出豫章讨之。

38 齐三台成[3]，更名铜爵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齐主至邺，大赦。齐主游三台，戏以槊刺

都督尉子辉，应手而毙。

常山王演以帝沈湎[4]，忧愤形于颜色。帝觉之，曰："但令汝在，我何为不纵乐！"演唯涕泣拜伏，竟无所言。帝亦大悲，抵杯于地曰[5]："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进酒者斩之！"因取所御杯尽坏弃。未几，沈湎益甚，或于诸贵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贵贱，唯演至，则内外肃然。演又密撰事条，将谏，其友王晞以为不可[6]；演不从，因间极言，遂逢大怒。演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即考竟。帝乃立演于前，以刀钻拟胁，召被演罚者，临以白刃，求演之短；咸无所陈，乃释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辞于晞以谏，欲杀之。王私谓晞曰："王博士，明日当作一条事，为欲相活，亦图自全，宜深体勿怪。"乃于众中杖晞二十。帝寻发怒，闻晞得杖，以故不杀，髡鞭配甲坊[7]。居三年，演又因谏争，大被殴挞，闭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为，曰："倘小儿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数往问演疾，谓曰："努力强食，当以王晞还汝。"乃释晞，令诣演。演抱晞曰："吾气息惙然，恐不复相见！"晞流涕曰："天道神明，岂令殿下遂毙此舍！至尊亲为人兄，尊为人主，安可与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纵不自惜，独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强坐而饭。晞由是免徒，还为王友。及演录尚书事，除官者皆诣演谢，去必辞。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8]，自古以为不可，宜一切约绝。"演从之。久之，演从容谓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岂可以前逢一怒，遂尔结舌。卿宜为撰谏草，吾当伺便极

谏。"晞遂条十余事以呈,因谓演曰:"今朝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学匹夫耿介,轻一朝之命!狂药令人不自觉,刀箭岂复识亲疏,一旦祸出理外,将奈殿下家业何,奈皇太后何!"演欷歔不自胜,曰:"乃至是乎?"明日,见晞曰:"吾长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对晞焚之。后复承间苦谏,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是谁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谁敢有言!"帝趣杖,乱捶之数十,会醉卧,得解。帝亵黩之游,遍于宗戚,所往留连;唯至常山第,多无适而去。尚书左仆射崔暹屡谏,演谓暹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仆射独能犯颜,内外深相感愧。"

太子殷,自幼温裕开朗,礼士好学,关览时政,甚有美名。帝尝嫌太子"得汉家性质[9],不似我",欲废之。帝登金凤台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断其首。帝大怒,亲以马鞭撞之,太子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昏扰。帝因酣宴,屡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终当传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谓杨愔曰:"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至尊三爵之后,每言传位常山,令臣下疑贰。若其实也,当决行之。此言非所以为戏,恐徒使国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

帝既残忍,有司讯囚,莫不严酷,或烧犁耳,使立其上,或烧车釭[10],使以臂贯之,既不胜苦,皆至诬伏。唯三公郎中武强苏琼[11],历职中外,所至皆以宽平为治,时赵州及清河屡有人告谋反者[12],前后皆付琼推检,事多申雪。尚书

崔昂谓琼曰："若欲立功名，当更思余理；数雪反逆，身命何轻！"琼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纵反逆也。"昂大惭。

帝怒临漳令稽晔、舍人李文思，以赐臣下为奴。中书侍郎彭城郑颐私诱祠部尚书王昕曰："自古无朝士为奴者。"昕曰："箕子为之奴。"颐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纣。"帝衔之。顷之，帝与朝臣酣饮，昕称疾不至，帝遣骑执之，见方摇膝吟咏，遂斩于殿前，投尸漳水。

齐主筑长城，南助萧庄，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重以修筑台殿，赐与无节，府藏之积，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撤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以节费用焉。

【注释】

①甲申：据严衍《资治通鉴补》："'申'改'辰'。"译文用甲辰，为十四日。

②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

③三台：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在邺城西北修三台，中曰铜雀台，南曰金虎台，北曰冰井台。北齐重修，改名。

④常山王演：即高演，高欢第六子，齐文宣帝高洋同母弟。

⑤抵：当为"抵（xhi 纸）"，投掷。

⑥友：王府僚属有师有友。

⑦髡（kun 昆）：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　甲坊：制作甲杖之坊。

⑧受爵天朝，拜恩私第：晋羊祜之言。

⑨汉家：鲜卑族称中原汉人为汉家。太子母李皇后为汉人。

⑩钢（gang 刚，又读 gong 工）：车毂内外口的铁圈，用以穿轴。

⑪三公郎中：官名。北齐三公郎中属殿中尚书，掌五时读时令、诸曹囚账、断罪、赦日建金鸡等事。　武强：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武强县（小范）西南。

⑫赵州：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改殷州置，治所在今河北隆尧县东。清河：郡名。北齐时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北。

【译文】

35 九月，十四日，周王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承继魏后。

36 十七日，周王宇文毓到同州。冬，十月，初一，从同州回到长安。

37 余孝顷的弟弟余孝劢，和余孝顷的儿子余公飓，仍盘据新吴旧栅不肯降附。初十，陈诏令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从豫章出兵，讨伐余孝劢等。

38 这个月，齐邺下三台扩建完成，改铜雀台叫金凤台，金虎台叫圣应台，冰井台叫崇光台。十一月，初五，齐主高洋从晋阳回到邺都，大赦境内。齐主高洋登三台游玩观赏，开玩笑用长矛直刺都督尉子辉，结果一下就刺死了。

常山王高演因文宣帝高洋沈迷于酒，忧愤之情流露于脸色。文宣帝察觉，对高演说："只要你在，我为何不纵酒为乐呢！"高演只是拜伏在地涕泣不已，一句话也不说。文宣帝也很悲痛，拿起酒杯，用力甩在地上说："你大约是嫌我多喝酒，自今以后，有敢进呈酒的人，我一定杀他！"于是取下自己所用的酒杯全敲毁抛弃。可是没过多久，他沈迷于酒更甚于前。有时闯入一些贵戚家跟人徒手比武，对手不限贵贱，但只要高演一到，内外就肃静无声了。高演又暗中撰拟事条，准备进谏，王宫属僚王昕认为不可。高演不听从，仍伺机直切诤谏，果然引起文宣帝勃然大怒。高演生性非常严厉，原先当尚书令时，尚书郎中分析处理事情稍有差误，他便加以杖刑；手下令史若有作奸犯法，他立即拷问鞭打。现在，文宣帝召高演站立在面前，用刀尖对准他的胸胁，另召被他处罚过的人，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逼迫他们说出高演的过失，可是这些人全都没有说高演什么不是，文宣帝这才放了高演。王晞，是王昕的弟弟。文宣帝怀疑高演的谏稿出自王晞手笔，因此有意杀掉王晞。常山王私下对王晞说："王博士，明日当作一件事，是想救活你，也是为保全我自己，你应深加体会，请莫见怪！"第二天便当众打了王晞二十大板。文宣帝

因谏稿事动怒要杀王晞，听说王晞受了高演的杖刑，因此就不再杀他，但却剃去他的头发，外加鞭打，然后发配到甲坊做苦工。过了三年，高演又因为直谏苦争，遭受一顿毒打，于是闭口绝食，娄太后日夜哭泣，文宣帝也不知如何是好，自言自语道："倘若小儿真的死了，我如何向老母交待？"于是频频 前往探视高演病情，并劝慰他说："打起精神呀！尽量吃点饭，我当把王晞交还给你。"于是派人到甲坊把王晞释放出来，命令他去见高演。高演见王晞回来，一把抱住他说："我气息奄奄，担心再见不到你了！"王晞流着眼泪说："天道神明，怎么会让殿下死在这里呢！至尊在亲属关系上，是殿下的哥哥；在地位的尊崇上，是一国之主，殿下怎好与他计较是非！殿下闭口绝食，太后也闭口不吃，殿下纵使不爱惜自己，难道就不顾念太后吗！"王晞的话还没说完，高演就勉强振作精神，坐起进餐。王晞也因此免除了甲坊徒刑，仍为常山王友。后来高演录尚书事，朝廷授职为官者，都到高演府第谢恩；离京赴任，必到高演府第辞行。王晞便对高演说："朝臣受爵于天子，谢恩于私门，自古就认为不可如此，殿下应当坚决杜绝。"高演采纳了他的意见。又过了一段时间，高演神色舒缓地对王晞说："主上起居无常，你当有所闻有所见，我怎能因从前触动主上一次盛怒，就闭口结舌不再进谏了呢？你应为我撰拟一份谏疏稿，我当伺便直言切谏。"王晞于是条录十余事，进呈给高演，一面又劝阻高演说："当今朝廷所依恃的只有殿下，可是殿下竟要学那匹夫庶人的正道直行，而轻忽危在旦夕的身家性命！酒会使人失去理智，刀箭又怎能分辨人的亲疏？一旦遭逢盛怒，真的发生意外之祸，殿下的家业将怎么办？皇太后又将怎么办？"高演听了，悲泣得不能自止，问道："事情竟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吗？"第二天，见到王晞，对他说："我想了一整夜，现在已打消进谏的念头了。"说完，立即命人点火，当着王晞的面，把那份谏稿烧了。后来，又伺机苦苦进谏，文宣帝命大力士将高演反绑，自己拔出长剑，锋刃对准高演的脖子，骂道："你小子知道什么？是谁教你来指

责我的?"高演说:"天下的人都闭口不言,除了我还有谁敢讲话!"文宣帝催促左右乱打了他数十大板,直等文宣帝醉倦入寝,高演方得脱身。文宣帝褒狎放浪,到处游荡,遍及宗室亲戚家,所到之处留连忘返;唯有到常山王第,不待欢极,便起身离去。尚书左仆射崔暹屡次进谏,高演对崔暹说:"方今太后都不敢多说,我们兄弟也闭口不言,崔仆射独能犯颜直谏,宫廷内外的人都深感惭愧!"

太子高殷,自幼温和舒雅,通达事理,礼尊文士,喜好学问,留心时政,获有很好的声誉。文宣帝却嫌太子"得汉人气质,不类自己",想废掉他。文宣帝登金凤台,召太子随侍,要他亲手杀死囚犯,太子心软,面有为难之色,催逼之下,他砍了两三次,终究砍不断囚犯的头。文宣帝不禁大怒,亲自用马鞭抽打太子,太子大受惊吓,从此神志不清而语言蹇滞。文宣帝每当宴饮酒足,就说:"太子生性懦弱,社稷事重,终当传位给常山王。"太子少傅魏收对杨愔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不能动摇。主上酒过三杯之后,屡次扬言要传位给常山王,令臣下半信半疑。如果属实,当早决行。这话不可当儿戏,否则,恐徒然给国家增加不安。"杨愔将魏收的话转告文宣帝,文宣帝才不再说废太子的事。

文宣帝性既残忍,就连审讯人的法官,审讯囚犯的手段也没有一个不是严苛酷虐的。有的烧热犁耳,命囚犯站立其上;有的用烧红了的车钏,套在囚犯的手臂上。受刑的人忍受不了这种苦楚,都只好屈打成招。只有三公郎中武强人苏琼,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他所到之处,都能以宽厚公平的精神来审案治事。当时,赵州和清河郡屡次有人告发某人某人谋反,先后交给苏琼追查证验,许多被诬枉的人,都得到申理,洗雪了冤情。尚书崔昂对苏琼说:"若想建立功名,应另想其他的法子;屡次为反逆的人申理雪冤,这未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太轻了吧!"苏琼词正色严地回答:"我所申雪的,都是些冤枉的人;真正反逆的人,我决不会纵放!"崔昂听了非常惭愧。

齐文宣帝憎恶临漳令稽晔和太子舍人李文思，便把他俩赐给臣下做奴仆。中书侍郎、彭城人郑颐设下圈套，暗地对祠部尚书王昕说："自古没有朝士去当奴仆的。"王昕随口说道："纣王无道，箕子降为奴。"郑颐马上跑去告诉文宣帝说："王元景把陛下比作纣王。"文宣帝于是对王昕怀恨在心。不久，文宣帝跟朝臣聚饮，王昕推托有病不参加，文宣帝派遣骑士去捉他，见他正在抱膝吟咏，于是抓入宫中，斩首于殿前，并将其尸首扔进漳水。

齐主高洋北筑长城，南助萧庄，兵马死去数十万之多。又加上扩建三台、宫殿，赏赐臣下也没有节度，因以弄得国库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他的开销。于是他就减发百官俸禄，短付军人用粮，合并裁省州郡县镇戍职官员额，以此来节省国库费用。

39 十二月，庚寅[1]，齐以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常山王演为大司马，长广王湛为司徒。

40 壬午，周大赦。

41 齐主如北城，因视永安简平王浚、上党刚肃王涣于地牢。帝临穴讴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觉声颤；帝怆然，为之下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素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帝亦以浚与涣皆有雄略，恐为后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土石。后出之，皮发皆尽，尸色如炭，远近为之痛愤。帝以仪同三司刘

郁捷杀浚，以浚妃陆氏赐之；冯文洛杀涣，以涣妃李氏赐之，二人皆帝家旧奴也。陆氏寻以无宠于涣，得免。

42 高凉太守冯宝卒[2]，海隅扰乱。宝妻洗氏怀集部落[3]，数州晏然。其子仆，生九年，是岁，遣仆帅诸酋长入朝，诏以仆为阳春太守[4]。

43 后梁主遣其大将军王操将兵略取王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5]。

【注释】

①庚寅：据严衍《资治通鉴补》："'庚'改'戊'。"译文用戊寅，为十九日。

②高凉：郡名。治所在今广东阳江县西。

③洗(xiom 显)氏：南朝、隋初岭南少数民族女首领。嫁梁高凉太守冯宝。宝死后，她积极助陈统一岭南，封石龙太夫人。隋开皇九年迎隋将韦洗入广州、击平王仲宣叛乱，封谯国夫人。

④阳春：郡名。治所在今广东阳春县。

⑤南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公安县西。

【译文】

39 十二月，十九日，齐主高洋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常山王高演为大司马，长广王高湛为司徒。

40 二十三日，周王宇文毓颁诏大赦境内。

41 齐主高洋巡行北城，下地牢探视永安简平王高浚和上党刚肃王高涣。齐主临穴讴歌，令高浚等合唱，高浚等既惶恐又悲伤，不觉声音颤抖，齐主听了，也不禁怆然流泪，想要释放他们。这时随同前来的长广王高湛，与高浚素来不和，在齐主面前说："猛虎入笼，怎可再放它出穴！"齐主听了不再说话。高浚听见高湛在挑拨离间，便

叫高湛的小字说："步落稽，皇天有眼，决不会饶你！"齐主也认为高浚和高涣都有雄才大略，饶他不死，恐为后患。于是取来长矛，亲自上前击刺高浚，又命壮士刘桃枝用长矛向笼内乱刺。每当长矛刺下，高浚和高涣就用手接住，将长矛拉住折弯，悲哀号哭，呼 天抢地。齐主高洋又命人用柴火乱投笼内，将他俩活活烧死，然后填盖土石。后来掘土出尸，皮发全部烧光，尸骸焦黑如炭，远近知者，无不为之哀痛悲愤。齐主因仪同三司刘郁捷刺杀高浚，就把高浚妻陆氏赏赐给他；冯文洛刺杀高涣，就把高涣妻李氏赏赐给他。刘、冯二人，本是高洋家旧日的奴仆。不久，因陆氏不得高浚的宠爱，齐主便饶了她，未嫁给刘郁捷。

42 高凉太守冯宝死后，岭南沿海地区发生纷乱。冯宝的妻子洗氏 招抚安集部落，数州之地，又得安然。她的儿子冯仆，年方九岁，在这一年，洗氏派遣冯仆率领所辖各部酋长入朝进贡，陈朝下诏任命冯仆为阳春太守。

43 后梁主萧詧派遣大将军王操率兵夺取王琳所辖长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 年

1 春，正月，己酉，周太师护上表归政，周王始亲万机；军旅之事，护犹总之。初改都督州军事为总管[1]。

2 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2]。量虽与琳合而潜通于陈；二月，辛酉，以量为开府仪同三司。

3 壬午，侯瑱引兵焚齐舟舰于合肥。

4 丙戌，齐主于甘露寺禅居深观[3]，唯军国大事乃以闻。尚书左仆射崔暹卒，齐主幸其第哭之，谓其妻李氏曰："颇

思遍乎?"对曰:"思之。"帝曰:"然则自往省之。"因手斩其妻,掷首墙外。

5 齐斛律光将骑一万击周开府仪同三司曹回公,斩之,柏谷城主薛禹生弃城走[4],遂取文侯镇[5],立戍置栅而还。

6 三月,戊戌,齐以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

7 吐谷浑寇周边;庚戌,周遣大司马贺兰祥击之。

8 丙辰,齐主至邺。

9 梁永嘉王庄至郢州,遣使入贡于齐。王琳遣其将雷文策袭后梁监利太守蔡大有[6],杀之。

10 齐主之为魏相也,胶州刺史定阳文肃侯杜弼为长史[7],帝将受禅,弼谏止之[8]。帝问:"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帝以为讥己,衔之。高德政用事,弼不为之下,尝于众前面折德政;德政数言其短于帝,弼恃旧,不自疑。夏,帝因饮酒,积其愆失,遣使就州斩之。既而悔之,驿追不及。

11 闰四月,戊子,周命有司更定新历。

12 丁酉,遣镇北将军徐度将兵城南浣口[9]。

13 齐高德政与杨愔同为相,愔常忌之。齐主酣饮,德政数强谏,齐主不悦,谓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惧,称疾,欲自退。帝谓杨愔曰:"我大忧德政病。"对曰:"陛下若用为冀州刺史,病当自差[10]。"帝从之。德政见除书,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谓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足,刘桃枝执刀不敢下,帝责桃枝曰:"尔头即堕地!"桃枝乃斩其足之三

指。帝怒不解，囚德政于门下，其夜，以毡舆送还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宝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之，怒曰："我御府犹无是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遂曳出，斩之。妻出拜，又斩之，并其子伯坚。以司州牧彭城王浟为司徒[11]，侍中高阳王湜为尚书右仆射。乙巳，以浟兼太尉。

14 齐主封子绍廉为长安王。

15 辛亥，周以侯莫陈崇为大司徒，达奚武为大宗伯，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柱国辅城公邕为大司空。

16 乙卯，周诏："有司无得纠赦前事；唯厩库仓廪与海内所共，若有侵盗，虽经赦宥免其罪，征备如法[12]。"

17 周贺兰祥与吐谷浑战，破之，拔其洮阳、洪和二城[13]，以其地为洮州。

【注释】

①总管：官名。地方高级军政长官。北周武成元年（公元559年）始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隋及唐初也在各州设总管，边镇或大州设大总管。后复称都督。

②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

③甘露寺：相传三国吴孙权建，在今江苏镇江市北固山上。

④柏谷城：北周置，在今河南宜阳县南。

⑤文侯镇：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北。

⑥监利：县名。治所在今湖北监利县东北。

⑦胶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县。　定阳：县名。治所在今山西吉县。

⑧弼谏止之：见一百六十三卷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

⑨南浣口：即今安徽安庆市南皖水入长江之口。

⑩差（chai 虿）：病好了。后写作"瘥"。

⑪司州:东魏天平元年(534年)改相州置,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

⑫备:赔偿。胡三省注:"备,偿也。今人犹言填备。"

⑬洮(tao 桃)阳: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南。洪和:即今甘肃临潭县治。

【译文】

三年(己卯、公元559年)

1 春,正月,二十一日,周太师宇文护上表归还政权,周王宇文毓从此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但是有关军旅方面的事,仍由宇文护全权掌理。周始改都督诸州军事官为总管。

2 王琳派遣使者召桂州刺史淳于量。淳于量表面上虽然与王琳合作,但是暗中却同陈有往来。二月,初三,陈朝任命淳于量为开府仪同三司。

3 二十四日,侯瑱领兵焚烧齐停泊在合肥的舟舰。

4 二十八日,齐主高洋在甘露寺坐禅参修。只限军国大事,才得向他奏闻。尚书左仆射崔暹去世,齐主高洋亲临其第哭丧,问崔暹的妻子李氏说:"你很想念亡夫崔暹吗?"李氏回答说:"当然想念!"齐主说:"如此那你就自己去看望他!"随手拔刀一挥,斩下李氏脑袋,扔出墙外。

5 齐将斛律光率领一万骑兵,进攻周开府仪同三司曹回公,杀死了他。周柏谷城主薛禹生弃城逃走,斛律光又占领文侯镇,设置戍楼围栅,驻兵防守,然后凯旋而归。

6 三月,十一日,齐主任命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

7 吐谷浑侵扰周的边境。二十三日,周王遣大司马贺兰祥率兵出击吐谷浑。

8 二十九日,齐主高洋从辽阳回到邺都。

9 梁永嘉王萧庄抵达郢州,派遣使者到邺都向齐朝贡。王琳派遣他的部将雷文策率军偷袭后梁监利郡,杀死监利太守蔡大有。

10 齐主高洋原来当东魏孝静帝丞相的时候，现任胶州刺史定阳文肃侯杜弼是丞相府长史。高洋准备接受魏孝静帝禅让，杜弼曾出面谏止。到了高洋即位之后，曾问他："治理国家应当用何种人？"杜弼回答说："鲜卑人只会骑乘车马，治理国家应当用中国人。"高洋以为这话是讥讽他，于是怀恨在心。后来，高德政当权，杜弼不肯屈已听命，曾在大庭广众面前，当面折辱高德政；高德政便屡次在齐主面前数说杜弼的不是，杜弼仗恃旧谊，不相信齐主会加害于已。这年夏天，齐主高洋因饮酒闷上心头，想起杜弼前前后后的一些过失，便派人到胶州处斩杜弼，过了不多久心生懊悔，便又派人乘驿车去阻 止，可是没等驿车赶到，杜弼已被杀了。

11 闰四月，初二，周王宇文毓命主管历法的官吏重新修订周历。

12 十一日，陈武帝派遣镇北将军徐度率领部众到南浣口修筑城垒。

13 齐高德政和杨愔同为宰相，杨愔常妒忌他。齐主高洋饮酒无度，高德政屡次极谏，齐主很不高兴，对左右的人说："高德政常用脸色神情凌逼人。"高德政知道了十分恐惧，便藉口有病不上朝，想就此引退。齐主对杨愔说："我非常担忧高德政的病。"杨愔回答说："陛下若是用他为冀州刺史，他的病可不治而愈。"齐主就照他说的办。高德政接到任命诏书，果然就从病床起来。齐主得知他是在装病，勃然大怒，立即召来高德政，当面对他说："听说你生病，我为你扎针。"说着，便亲自用小刀刺他，高德政被刺得血流满地。齐主又教人将他拖下去，砍断他的脚，行刑手刘桃枝持刀不敢砍下，齐主便责骂他说："不砍，就让你的头落地！"刘桃枝这才砍下他三根脚趾。齐主怒犹未息，还将高德政囚禁在门下省，到了夜晚，才用铺着毛毡的车子送他回家。第二天清早，高德政的妻子取出珍宝，摆满四床，准备寄存到别人家，不料齐主突然跑到她家，看见珍宝满床，便怒气冲冲地说："我天子的府库也没有这样珍奇的宝物！"因而追问高德政这些珍宝是从哪里得来的？高德政才说出这些珍宝都是

元魏宗室贿赂他的。齐主于是命人将高德政拖出门外斩首。高德政的妻子出来叩头求饶，也将她斩首，还有他的儿子高伯坚，也一并杀掉。同一天，齐主高洋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浟为司徒，侍中、高阳王高湜为尚书右仆射。十九日，任命高浟兼太尉。

14 齐主高洋册封皇子高绍廉为长安王。

15 二十五日，周王宇文毓任命侯莫陈崇为大司徒，达奚武为大宗伯，武阳郡公豆卢宁为大司寇，柱国、辅城郡公宇文邕为大司空。

16 二十九日，周王下诏说："主管纠察的官吏，不得纠举罪人大赦以前的事。但是廐舍、府库、粮仓中的马匹、财帛和粮食，是天子与海内之人所共有的东西，若有侵占盗取，虽经宽赦可免其罪，但是侵占的公物，应按法令规定追缴赔偿。"

17 周贺兰祥率军攻击吐谷浑，打败了它，攻下洮阳、洪和二城，周廷将其地增置为洮州。

18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19 齐太史奏，今年当除旧布新。齐主问于特进彭城公元韶曰[1]："汉光武何故中兴？"对曰："为诛诸刘不尽。"于是齐主悉杀诸元以厌之。癸未，诛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于地牢，绝食，啗衣袖而死。

20 周文育、周迪、黄法氍共讨余公飓[2]，豫章太守熊昙朗引兵会之，众且万人。文育军于金口[3]，公飓诈降，谋执文育，文育觉之，囚送建康。文育进屯三陂[4]。王琳遣其将曹庆帅二千人救余孝劢，庆分遣主帅常众爱与文育相拒，自帅其众攻周迪及安南将军吴明彻，迪等败，文育退据金

口。熊昙朗因其失利，谋杀文育以应众爱，监军孙百象闻其谋，劝文育先之，文育不从。时周迪弃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书，自赍以示昙朗，昙朗杀之于坐而并其众，因据新淦城[5]。昙朗将兵万人袭周敷，敷击破之，昙朗单骑奔巴山。

21 鲁悉达部将梅天养等引齐军入城[6]。悉达帅麾下数千人济江自归，拜平南将军、北江州刺史。

22 六月，戊子，周以霖雨，诏群臣上封事极谏。左光禄大夫猗氏乐逊上言四事[7]：其一，以为"比来守令代期既促，责其成效，专务威猛；今关东之民沦陷涂炭，若不布政优优[8]，闻诸境外，何以使彼劳民，归就乐土？"其二，以为"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竞为侈靡，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败；比来朝贵器服稍华，百工造作务尽奇巧，臣诚恐物逐好移，有损政俗。"其三，以为"选曹补拟，宜与众共之；今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铨衡，不取物望，既非机事，何足可密！其选置之日，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其四，以为"高洋据有山东，未易猝制，譬犹棋劫相持[9]，争行先后，若一行不当，或成彼利，诚应舍小营大，先保封域，不宜贪利边陲，轻为举动。"

23 周处士韦夏，孝宽之兄也，志尚夷简，魏、周之际，十征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夺其志，世宗礼敬尤厚，号曰"逍遥公"。晋公护延之至第，访以政事；护盛修第舍，夏仰视堂，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护不悦。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寇儁，赞之孙也[11]，少有学行。家人常卖物，多得绢五匹，儁于后知之，曰："得财失行，吾所不取。"访主还之。敦睦宗族，与同丰约，教训子孙，必先礼义。自大统中，称老疾，不朝谒。世宗虚心欲见之，儁不得已入见。王引之同席而坐，问以魏朝旧事；载以御舆，令于王前乘之以出，顾谓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积善者可以致之。"

24 周文育之讨余孝劢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继之。文育死，安都还，遇王琳将周炅、周协南归，与战，擒之。孝劢弟孝猷帅所部四千家诣安都降。安都进军至左里[12]，击曹庆、常众爱，破之。众爱奔庐山，庚寅，庐山民斩之，传首。

25 诏临川王蒨于南皖口置城，使东徐州刺史吴兴钱道戢守之。

【注释】

①特进：官名。西汉末期始置，以授列侯中之有特殊地位者，得自辟僚属。南北朝为加官，无实职。

②余公飓：余孝顷之子。

③金口：在今江西金溪县西北，即金溪水入抚河之口。

④三陂：在金口西南。

⑤新淦(gan 绀)城：即今江西清江县樟树镇。

⑥入城：鲁悉达所据为新蔡城(今河南新蔡县)。

⑦猗氏：县名。治所在今山西临猗县南。

⑧布政优优：语见《诗·商颂·长发》。布政，施政。优优，宽和的样子。

⑨劫：围棋术语。黑白双方争夺某一从属未定的棋眼。

⑩酣酒四句：见《尚书·五子之歌》。

⑪赞：寇赞，自秦归魏，见一百一十八卷晋安帝义熙十四年。

⑫左里：城名。即左蠡镇。在今江西都昌县西北左蠡山下。

【译文】

18 五月，初一，出现日食。

19 齐太史上奏说："今年当除旧布新。"齐主高洋问特进、彭城郡公元韶说："汉光武帝是什么原因能中兴的呢？"元韶回答说："因为铲除诸刘，没有斩尽杀绝。"于是齐主下令杀尽元魏宗室，用以应合太史的奏言。二十七日，捕杀始平郡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禁元韶等十九家。元韶被关在地牢里，断绝粮食，只好吃自己的衣袖来充饥，活活饿死。

20 周文育、周迪、黄法氍共同讨伐余公飓，豫章太守熊昙朗领兵前来会合，各路兵马近万人。周文育军驻扎在金口，余公飓率兵诣营诈降，想伺机捉拿周文育，但周文育发觉他有诈，将他捉拿押送建康。周文育率军进据三陂。王琳派遣他的部将曹庆率领二千兵马救援余孝劢。曹庆分遣偏将常众爱带领一部分兵去抵御周文育，自率余众去攻打周迪和安南将军吴明彻，周迪等战败，周文育军退据金口。熊昙朗因周文育军失利，想乘机谋杀周文育，以响应常众爱。周文育监军孙白象知道了他的阴谋，劝周文育先下手，周文育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当时，周迪弃船逃走，不知去向。二十九日，周文育收到周迪的信，随即拿着这封信，亲自到熊昙朗营递信给他看，不料熊昙朗竟在帐内座上将周文育杀害，又兼并了周文育的部众，因而进据新淦城。熊昙朗率兵一万人转袭周敷，被周敷击败，单枪匹马逃回巴山。

21 鲁悉达部将梅天养等勾引齐军入城。鲁悉达急率部下数千人渡江归附于陈，陈朝任他为平南将军、北江州刺史。

22 六月，初三，周王因境内久雨不止，下诏要求群臣进呈密奏，

直言切谏朝政得失，左光禄大夫猗氏县人乐逊上奏有四件事：其一，他认为，“近来郡守县令更换的期限很短促，上级却又责求他们要有治绩功效，因此他们专行威猛急苛之政；如今关东诸州百姓，沦陷北齐，生活非常困苦，如果我们不施惠爱民，不行宽和之政，传到关东诸州，怎能让那些困苦民众会倾心归附到我们这里来呢？”其二，他认为，“近世拓跋魏迁都洛阳，其地一时变得极为繁荣昌盛，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争着过奢侈华靡的生活，结果使洛阳祸乱迭起，天下也因之分崩败乱。近来，我们朝廷显贵的器用服饰也渐趋华丽，各类工匠制作物品都穷极奇异精巧，臣确实担心众人追求物质的享用而改变原来的好尚，对我们的政风和民俗有极大的损害。”其三，他认为，“主管铨选的官吏，选择何人补某缺？拟授某人某官职？应与大家共同商决。今州郡选置官吏，尚且召集乡闾的人共同决定，何况作为中央铨选人才的部门，怎可不跟天下的人共同选取众望所归的贤才呢？铨选工作又不是机密之事，有什么好秘密而不能公开的呢？希望今后选置官吏的时候，应让大家心里明白，经由公正的评选，然后呈奏陛下加以任用。”其四，他认为，“高洋据有山以东的一大片地域，不容易很快制服他。比如下棋双方提子打劫，你争我夺，相持不下，只要一方落子偶有一点不当，或许就会造成对方获胜，所以我们今后确实应当舍小求大，先求得整个封域的安全，不宜贪取边陲零星的土地，轻举妄动。”

23 周处士韦夏，是韦孝宽的哥哥。他志好淡泊简朴，当魏、周禅代之间，朝廷曾先后十次征召他，他一直不肯出来做官。周太祖宇文泰非常敬重他，不勉强改移他的志向。到周世宗宇文毓即位，对他更是礼敬有加，尊称他为“逍遥公”。晋国公宇文护礼请他到自己府第，向他请教军国之事。宇文护贵为执政，府第房舍都装饰得非常豪华。韦夏仰视堂宇，然后叹道：“喜爱喝酒，酷音乐，注重栋宇的高峻，讲究墙垣的雕绘，只要有其中的一样，没有一个不家毁国亡。”宇文护心里非常不高兴。

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寇儁，是寇赞的孙子，少年时代就有很好的学识和品行。他的家人曾卖东西给别人，多赚取对方五匹绢，寇儁在事后知道了这件事，说："贪得别人的财物，亏损自家的品行，我是不屑这么做！"于是寻访买主，退还他五匹绢。平日，寇儁厚待宗亲，和睦族人，衣食丰俭都和他们相同。教训子孙，首重礼义。从西魏文帝大统年间，他就称老告病，不再上朝参见天子。周世宗宇文毓很虚心诚意的想跟他相见，寇儁不得已，才入宫拜见国君。周世宗引领他同席而坐，向他请问魏朝的一些旧事。寇儁告辞，周世宗特将自己的坐车让给他乘坐，并要他就从自己跟前启驾出宫，然后还回头对左右近侍们说："像这样的礼遇，只有积善的人才能得到。"

24 当周文育讨伐余孝劢的同时，陈武帝又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率兵前去支援。周文育遇害，侯安都引兵退还，途中遇到王琳部将周炅、周协从南川回归北方，侯安都同他们交战，将他们擒获。余孝劢的弟弟余孝猷率领部属四千余家，到侯安都营门投降。侯安都乘胜进军到左里，攻打曹庆、常众爱，将他们打败，常众爱逃到庐山。初五，庐山村民将他杀死，将首级送到建康。

25 陈朝诏令临川王陈蒨率兵前往南皖口修筑城栅，派东徐州刺史、吴兴人钱道戢驻守此城。

26 丁酉，上不豫，丙午，殂。上临戎制胜，英谋独运，而为政务崇宽简，非军旅急务，不轻调发。性俭素，常膳不过数品。私宴用瓦器、蚌盘[1]，殽核充事而已；后宫无金翠之饰，不设女乐。

时皇子昌在长安[2]，内无嫡嗣，外有强敌，宿将皆将兵

在外，朝无重臣，唯中领军杜棱典宿卫兵在建康。章皇后召棱及中书侍郎蔡景历入禁中定议，秘不发丧，急召临川王蒨于南皖。景历亲与宦者、宫人密营敛具。时天暑，须治梓宫，恐斤斧之声闻于外，乃以蜡为秘器。文书诏敕，依旧宣行。

侯安都军还，适至南皖，与临川王俱还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书省，安都与群臣定议，奉王嗣位，王谦让不敢当。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大功于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即按剑上殿，白皇后出玺，又手解蒨发，推就丧次，迁殡大行于太极西阶[3]。皇后乃下令，以蒨纂承大统。是日，即皇帝位，大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为皇太后。辛酉，以侯瑱为太尉，侯安都为司空。

27 齐显祖将如晋阳，乃尽诛诸元，或祖父为王，或身尝贵显，皆斩于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矟。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鱼者往往得人爪甲，邺下为之久不食鱼。使元黄头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堕，仍付御史中丞毕义云饿杀之。唯开府仪同三司元蛮、祠部郎中元文遥等数家获免[4]。蛮，继之子[5]，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遥，遵之五世孙也[6]。定襄令元景安[7]，虔之玄孙也[8]，欲请改姓高氏，其从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丈夫宁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诛之；赐景安姓高氏。

28 八月，甲申[9]，葬武皇帝于万安陵[10]，庙号高祖。

29 戊戌，齐封皇子绍义为广阳王，以尚书右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都官尚书崔昂为右仆射。

30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议，以为："圣人沿革，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旧制称皇帝，建年号。"乙亥[11]，周王始称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31 癸卯，齐诏："民间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托携养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

32 初，高祖追谥兄道谭为始兴昭烈王，以其次子项袭封。及世祖即位，项在长安未还，上以本宗乏飨，戊戌，诏徙封项为安成王，皇子伯茂为始兴王。

33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胜之地，不欲使宿将居之，问诸子："谁可往者？"皆不对。少子安成公宪请行，太祖以其幼，不许。壬子，周人以宪为益州总管，时年十六，善于抚绥，留心政术，蜀人悦之。九月，乙卯，以大将军天水公广为梁州总管。广，导之子也[12]。

34 辛酉，立皇子伯宗为太子。

35 己巳，齐主如晋阳。

36 辛未，周主封其弟辅成公邕为鲁公，安成公宪为齐公，纯为陈公，盛为越公，达为代公，通为冀公，迪为滕公。

37 乙亥，立太子母吴兴沈妃为皇后。

38 周少保怀宁庄公蔡祐卒[13]。

39 齐显祖嗜酒成疾，不复能食，自知不能久，谓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怜正道尚幼[14]，人将夺之耳！"

又谓常山王演曰:"夺则任汝,慎勿杀也!"尚书令开封王杨愔、领军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侍中广汉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皆受遗诏辅政[15]。冬,十月,甲午,殂。癸卯,发丧,群臣号哭,无下泣者,唯杨愔涕泗呜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诏诸土木金铁杂作一切停罢。

40 王琳闻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吴郡孙瑒为郢州刺史[16],总留任,奉梁永嘉王庄出屯濡须口[17],齐扬州道行台慕容俨帅众临江[18],为之声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诏侯瑱、侯安都及仪同徐度将兵御之。安州刺史吴明彻夜袭湓城[19],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击明彻[20],大破之,明彻仅以身免。琳因引兵东下。

41 齐以右丞相斛律金为左丞相,常山王演为太傅,长广王湛为太尉,段韶为司徒,平原王淹为司空,高阳王湜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司州牧,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

42 辛未,齐显祖之丧至邺。

43 十二月,戊戌,齐徙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广阳王绍义为范阳王,长乐王绍广为陇西王。

【注释】

①蚌盘:用螺蚌为饰的漆器,又称为螺钿。

②皇子昌:即陈昌,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552年)征昌为领直,554年,西魏攻破江陵,俘梁元帝,陈昌死于长安。

③大行:古称帝死停棺未葬者为大行皇帝,也简称为大行。

④祠部郎中：三国魏置祠部郎。北齐尚书曹祠部郎，掌祠祀、医药、赠赐等事。

⑤继：江阳王元继，元叉之父，后徙封安定王。

⑥遵：常山王元遵，佐魏道武帝定中原。

⑦定襄：县名。治所即今山西定襄县。

⑧虔：陈留王元虔，也佐魏道武帝定中原，与燕王慕容垂战败而死。

⑨甲申：据《陈书·高祖纪》作"丙申"。译文用丙申，为十二日。

⑩万安陵：在今江苏江宁县方山西北。

⑪乙亥：据章钰校勘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及孔本"乙"作"己"。译文用己亥，为十五日。

⑫导：宇文导，周太祖宇文泰之兄子。

⑬少保：官名。自北周起，历代多沿置，与少师、少傅合称三少。一般为大官加衔，并无实职。 怀宁：郡名。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⑭正道：齐太子高殷，字正道。

⑮领军大将军：官名。南北朝时为重要军事长官之一，与护军将军或中护军同掌中央军队。 平秦：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东南义坞堡。 广汉：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广汉县北。

⑯少府卿：官名。九卿之一。掌宫中御衣、宝货、珍膳等。 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

⑰濡须口：在今安徽无为县东南。为古濡须水入长江之口。

⑱行台：在地方代表朝廷行尚书省事的机构。

⑲安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三十里。

⑳巴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岳阳市。

【译文】

26十二日，皇上得病，二十一日，驾崩。皇上临战取胜，能运用自己独特的谋略；为政崇尚宽松简约，若非征战急需，决不轻易征调遣发。生性节俭朴素，日常膳食，菜肴只不过几样而已。私设小宴，都用瓦器、蚌盘，菜肴果实，只够充用而已。后宫妃嫔，没有金玉翡

翠等装饰，也不设歌伎乐舞。

当时，皇子陈昌还在长安，国内没有嫡子承继王位，国外又有强敌压境，旧将都领兵在外，朝中又没有位高权重的大臣，只有中领军杜棱掌领宿卫兵士在建康。章皇后于是召杜棱和中书侍郎蔡景历入宫中决定计议：暂时不发丧举哀，并立刻派人到南皖口，奉迎临川王陈蒨回朝。然后，蔡景历亲自和宦者、宫女秘密营作敛服敛具。时值暑天炎热，为防尸体散发腐臭，必须营造天子的棺木，又担心斧斤砍劈之声传闻到外面，于是棺木改用蜡造。宫中诏敕公文，照常颁布施行。

侯安都从江西引军还都，正好抵达南皖口，便与临川王陈蒨一道还朝。二十九日，临川王回到建康，入居中书省，侯安都和群臣议定，奉戴临川王陈蒨继承王位，临川王谦让不敢当。章皇后因嗣子陈昌仍在长安，不肯下令，群臣也犹豫不敢决定。侯安都说："当今四方还未平定，怎么来得及远到长安奉迎皇子陈昌？临川王对朝立有大功，大家应共立他为君。今天立君的事，哪个敢后响应的，我就杀他！"随即按剑上殿，禀告章皇后，请她交出玉玺，又亲手解开陈蒨发结，推他就丧主的位子，然后迁移大行皇帝灵柩到太极殿西堂阶台上。章皇后这才下令，由陈蒨继承帝位。就在这一天，临川王陈蒨为皇帝，颁诏大赦天下。秋，七月，初一，陈文帝尊奉皇后章氏为皇太后。初六，任命侯瑱为太尉，侯安都为司空。

27 齐显祖高洋准备到晋阳，临行前，下令杀尽元魏宗室，凡是父亲、祖父封王，或是自身曾经贵显的，全家都被押到东市刑场处斩，其中对于婴儿，抛向空中，在落下时用长矛朝上将他刺死。元魏宗室前后被杀害的，共达七百二十一人，尸体全都扔进漳水，百姓取鱼剖腹，往往掏出人的爪甲，由此邺都的人好久都不敢吃鱼。齐主高洋还命元黄头和一些囚犯，从金凤台各乘风筝飞下，摔不死的，就免其罪戮。元黄头是唯一飞渡漳水，坠落紫陌浮桥，而没摔死的人，齐主高洋仍将他交付御史中丞毕义云，活活将他饿死狱中。只

有开府仪同三司元蛮、祠部郎中元文遥等几家获得赦免。元蛮，是元继的儿子，常山王高演的岳父。元文遥，是元遵的五世孙。定襄令元景安，是元虔的玄孙，他想请求改姓高氏，他的堂兄元景皓说："哪有舍弃本宗而改从他人之姓的呢?大丈夫立身处世，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元景安把他说的话报告齐主高洋，高洋便下令收捕元景皓，将他杀害，同时，赐元景安姓高氏。

28 八月，十二日，陈朝君臣将武皇帝灵柩葬于万安陵，庙号为高祖。

29 十四日，齐主高洋册封皇子高绍义为广阳王，另任命尚书右仆射、河间王高孝琬为尚书左仆射，都官尚书崔昂为尚书右仆射。

30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议，以为："圣人建制立法，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而作出合宜的选择。今天子名只称王，不足以威令天下，请遵循秦、汉旧制，改称皇帝，建立年号。"十五日，周王宇文毓开始称皇帝，追尊文王宇文泰为文皇帝，并改年号为武成。

31 十九日，齐主高洋下诏说："民间或有父祖本非姓元，而冒充元氏；或假托元氏认养，而妄称姓元的，不问代数的远近，一概允许改复本姓。"

32 起初，陈高祖追谥皇兄陈道谭为始兴昭烈王，由他的次子陈顼承袭封爵。到了陈世祖即位，陈顼留在长安回不来，陈世祖因本宗缺乏主祭的人，于是在十四日下诏，改封陈顼为安成郡王，另册封皇子陈伯茂为始兴郡王。

33 当初，周太祖平定巴、蜀之后，认为那是一块形势险要优越的地方，不想让有资历声望的老将去镇守，便问自己几个儿子："哪个可以前去?"年长的几个都不应声，只有年幼的安成郡公宇文宪答应愿去，周太祖宇文泰因为他年纪太少，不允许他去。二十八日，周主宇文毓任命他的弟弟宇文宪为益州总管，这时宇文宪年已十六，善于安抚人民，又能留心治术，所以益 州的人非常喜欢他。九月，初一，任命大将军、天水郡公宇文广为梁州总管。宇文广，是宇文导

的儿子。

34 初七,陈文帝册立皇子陈伯宗为太子。

35 十五日,齐主高洋到晋阳。

36 十七日,周主宇文毓册封他的弟弟辅城郡公宇文邕为鲁国公,安成郡公宇文宪 为齐国公,宇文纯为陈国公,宇文盛为越国公,宇文达为代国公,宇文通为冀国公,宇文迪为滕国公。

37 二十一日,陈文帝册立太子的母亲吴兴人沈氏为皇后。

38 周少保,怀宁庄公蔡祐逝世。

39 齐显祖高洋酷嗜喝酒,狂饮成疾,已经到了不能进食的地步,他自知不能活多久,便对李后说:"人生终究会死,死何足惜?只可怜嗣子正道年纪还小,担心有人夺他王位!"又对常山王高演说:"你想篡夺王位的话,只好任你去夺,但切莫杀害我嗣子!"尚书令、开封王杨愔,领军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侍中、广汉人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同受遗诏,辅立太子。冬,十月,初十,齐主高洋驾崩。十九日,齐廷举行哀祭,文武百官大声号哭,都有声无泪,只有杨愔一人涕泗横流,泣不成声。就在这一天,太子高殷即皇帝位,大赦境内。二十六日,尊奉皇太后娄氏为太皇太后,皇后李氏为皇太后。又颁诏:凡先帝生前土、木、金、铁等各种营作,一切停工。

40 王琳得悉陈高祖驾崩,于是任命少府卿、吴郡人孙瑒为郢州刺史,总理留守事,而他自奉梁永嘉王萧庄,出兵进驻濡须口,齐扬州道行台慕容俨率士众至江边列阵,为王琳声援。十一月,初二,王琳进犯大雷,陈文帝诏令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以及仪同三司徐度等,率兵抵御王琳。安州刺史吴明彻深夜偷袭湓城,王琳派遣巴陵太守任忠设伏拦截,大败吴明彻军,吴明彻只身逃回,王琳率军继续东下。

41 齐主高殷任命右丞相斛律金为左丞相,常山王高演为太傅,长广王高湛为太尉,段韶为司徒,平原王高淹为司空,高阳王高湜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高孝琬为司州牧,侍中燕子献为尚书右仆

射。

42 十八日，齐显祖高洋的灵柩由晋阳运回邺城。

43 十二月，十五日，齐主高殷改封上党王高绍仁为渔阳王，广阳王高绍义为范阳王，长乐王高绍广为陇西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起上章执徐，尽玄黓敦牂，凡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1]

天嘉元年

1 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

2 齐大赦，改元乾明。

3 辛酉，上祀南郊。

4 齐高阳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宠于显祖，常在左右，执杖以挞诸王，太皇太后深衔之。及显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余；癸亥，卒。

5 辛未，上祀北郊。

6 齐主自晋阳还至邺。

7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纪机自军所逃还宣城[2]，据郡应王琳，泾令贺当迁讨平之。

王琳至栅口[3]，侯瑱督诸军出屯芜湖，相持百余日。东关春水稍长[4]，舟舰得通，琳引合肥巢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军势甚威。瑱进军虎槛洲[5]，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并坏，没于沙中，浪大，不得还浦。及旦，风静，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军退入芜湖。

周入闻琳东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史宁将兵数万乘虚袭郢州，孙玚婴城自守。琳闻之，恐其众溃，乃帅舟师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柝闻于陈军。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将兵万余人助琳水战，行台慕容恃德之子子会将铁骑二千屯芜湖西岸，为之声势。

丙申，瑱令军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时西南风急，琳自谓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舰，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其舰[6]，并熔铁洒之。琳军大败，军士溺死者什二三，余皆弃船登岸，为陈军所杀殆尽。齐步军在西岸者，自相蹂践，并陷于芦荻泥淖中；骑皆弃马脱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刘伯球、慕容子会，斩获万计，尽收梁、齐军资器械。琳引舴艋冒陈走[7]，至湓城，欲收合离散，众无附者，乃与妻妾左右十余人奔齐。

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侍卫永嘉王庄；及败，左右皆散。泌以轻舟送庄达于齐境，拜辞而还，遂来降；仲威奉庄奔齐。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帅部曲来降。

8 齐葬文宣皇帝于武宁陵,庙号高祖,后改曰显祖。

9 戊戌,诏:"衣冠士族、将帅战兵陷在王琳党中者,皆赦之,随材铨叙。"

10 己亥,齐以常山王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以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以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为司空,赵郡王叡为尚书左仆射。

诏:"诸元良口配没入官及赐人者并纵遣。"

【注释】

①世祖文皇帝:即陈蒨,字子华,高祖陈霸先兄陈道谭之长子。

②宣城:今安徽宣城。

③栅口:在今安徽无为县东南,即古栅水入长江之口。

④东关:即今安徽巢县东南东关。

⑤虎檻洲:在今安徽繁昌县东北长江中。

⑥蒙冲:古代战船。其制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使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

⑦舴(zé 则)艋:小船。陈(zhèn 阵):通"阵"。

【译文】

陈纪二　起公元560年,止562年,共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

天嘉元年(庚辰、公元560年)

1 春,正月,初一,陈文帝颁诏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嘉。

2 齐主高殷也在元旦日颁诏大赦境内,改年号为乾明。

3 初九,陈文帝到南郊坛祭天。

4 齐高阳王高湜,凭言辞辩捷诙谐,以及善于谄媚奉承,很得齐显祖高洋的宠遇,常随侍左右,要他手执大杖,鞭打诸王,太皇太后

娄氏非常痛恨他。到了齐显祖逝世，高湜居丧不哀，太皇太后用荆杖痛打他一百多下，十一日，高湜因受毒打而死。

5 十九日，陈文帝到北郊坛祭地。

6 齐主高殷从晋阳回到邺都。

7 二月，十三日，高州刺史纪机从前线军所逃回宣城，窃据郡城响应王琳，泾县令贺当迁出兵将他讨平。

王琳率军东下到了栅口，侯瑱都督诸军出屯芜湖，双方相持了一百多天。东关春水渐涨，舟舰得以通航，王琳率合肥、巢湖的水军，前后舰首尾相接，依次前进，军容声势极为壮盛。侯瑱进军到虎槛洲。王琳驰出船舰，布列在大江西岸，和侯瑱隔虎槛洲对阵。第二天，两军交战，王琳军稍稍退却，退保大江西岸。到了晚上，东北风越来越大，把王琳的舰队都吹得人损船坏，陷没沙中，加以江浪又大，船回不了湖边。到天亮风才停止，王琳率领船舰开入浦口整修。侯瑱等将也率水军退入芜湖。

周人听说王琳率军东下，便派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史宁，率领数万兵马，乘虚偷袭郢州。郢州留守孙瑒，环城设防固守。王琳得报，恐营内军心动摇，士众溃散，便继续率领舟师东下，直逼陈军，距芜湖十里停泊列阵，夜里击柝的声音，隔江不远的陈军可以听得很清楚。齐开府仪同三司刘伯球也率水师万余人，来为王琳助战，齐扬州行台慕容恃德的儿子慕容子会，也率领铁骑二千，进驻芜湖西岸，为王琳助威。

十四月，侯瑱传令军中，赶早在垫褥上进食，随时待命应战。这时，西南风吹得很急，王琳自谓得天之助，于是率领大军，乘风直指建康。侯瑱等在王琳大军过后，徐徐驰出芜湖，尾随其后，这样，西南风反为侯瑱所利用。王琳见陈军船舰逼近，便命人投掷火炬，想烧毁陈舰，但火炬被西南风吹转，反而烧起自家的船舰来。侯瑱也趁势发动拍竿，猛烈拍击王琳的战船，又出动蒙冲小战船，撞击王琳的船舰，并用烧熔的铁水随风浇洒王琳的船。王琳水师大败，舰

船大多毁没，士兵溺水而死的约有十分之二三、其余弃船登陆上岸，又被陈军截杀殆尽。齐步兵驻屯在西岸的，自相蹂躏践踏，陷入芦荻泥沼之中；骑兵都弃马逃窜，能逃脱免死者也只有十分之二三。陈军擒获齐将刘伯球、慕容子会，斩杀以万数来计算，梁，齐两军丢下的军资器械，全为陈军所有。王琳乘着舴艋小船突围逃走，到了湓城，想收合离散的部下，可是部众都散去，没有人再愿意跟随他。他只好同妻妾及左右近侍者十余人投奔齐国。

起先，王琳派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留在栅口，侍卫永嘉王萧庄，到了王琳兵败，永嘉王萧庄左右的人都四下奔散。袁泌用轻舟护送萧庄抵达齐境，拜别了永嘉王，然后南来归降陈军；独有刘仲威一人继续护送永嘉王萧庄共入齐都。袁泌，是袁昂的儿子。王琳部将樊猛，同他的哥哥樊毅，也率领部属来归降陈军。

8 在十四日这一天，北齐君臣安葬文宣皇帝高洋于武宁陵，庙号为高祖，后又改称为显祖。

9 十六日，陈文帝下诏："官宦世族、将帅战士，过去沦陷依附王琳的，都赦免无罪，并随材铨选任用。"

10 十七日，齐主高殷任命常山王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长广王高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秦王高归彦为司空，赵郡王高叡为尚书左仆射。

同日，齐主高殷下诏："诸元魏宗室良家子女、没收入于官府为奴，以及赏赐王侯将相家的，全都解放释归。"

11 乙巳，以太尉侯瑱都督湘、巴等五州诸军事，镇湓城。

13 齐显祖之丧，常山王演居禁中护丧事，娄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谅阴[1]，诏演居东馆，

欲奏之事，皆先咨决。杨愔等以演与长广王湛位地亲逼，恐不利于嗣主，心忌之。居顷之，演出归第，自是诏敕多不关预。

或谓演曰："鸷鸟离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屡出？"中山太守阳休之诣演[2]，演不见。休之谓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犹恐不足。录王何所嫌疑[3]，乃尔拒绝宾客！"

先是，显祖之世，群臣人不自保。及济南王立，演谓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优闲。"因言："朝廷宽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时，东宫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骤览万机，殿下宜朝夕先后，亲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纳诏命，大权必有所归，殿下虽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审家祚得保灵长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处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摄政七年，然后复子明辟，惟殿下虑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为周公，得邪？"演不应。显祖常遣胡人康虎儿保护太子，故晞言及之。

齐主将发晋阳，时议谓常山王必当留守根本之地；执政欲使常山王从帝之邺，留长广王镇晋阳；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从至邺。外朝闻之，莫不骇愕。又敕以王晞为并州长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觇察，命晞还城，执晞手曰："努力自慎！"跃马而去。

平秦王归彦总知禁卫，杨愔宣敕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4]，阴备非常；至邺数日，归彦乃知之，由是怨愔。

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东平公主,每曰:"若不诛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理。"燕子献谋处太皇太后于北宫,使归政皇太后。

又自天保八年已来,爵赏多滥,杨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开府及开封王,诸叩窃恩荣者皆从黜免,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平秦王归彦初与杨、燕同心,既而中变,尽以疏忌之迹告二王。

侍中宋钦道,弁之孙也。显祖使在东宫,教太子以吏事。钦道面奏帝,称"二叔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许,曰:"可与令公共详其事[5]。"

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启皇太后,具述安危。宫人李昌仪[6],高仲密之妻也[7],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爱,以启示之;昌仪密启太皇太后。

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长广王湛镇晋阳,以常山王演录尚书事。二王既拜职,乙巳,于尚书省大会百僚。愔等将赴之,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颐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轻脱。"愔曰:"吾等至诚体国,岂常山拜职有不赴之理!"

长广王湛,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贺拔仁、斛律金等数人相知约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劝双杯,彼必致辞。我一曰'执酒',二曰'执酒',三曰'何不执',尔辈即执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诸王反逆,欲谋杀忠良邪!尊天子,削诸侯,赤心奉国,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缓之。湛曰:"不可。"于是拳杖乱殴,愔及天和、

钦道皆头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献多力，头又少发，狼狈排众走出门，斛律金逐而擒之，子献叹曰："丈夫为计迟，遂至于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执颐于尚药局[8]。颐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岂非命也！"

二王与平秦王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见都督叱利骚，招之，不进，使骑杀之。开府仪同三司成休宁抽刃呵演，演使归彦谕之，休宁厉声不从。归彦久为领军，素为军士所服，皆弛仗，休宁方叹息而罢。

演入，至昭阳殿，湛及归彦在朱华门外[9]。帝与太皇太后并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侧立。演以砖叩头，进言曰："臣与陛下骨肉至亲，杨遵彦等欲独擅朝权[10]，威福自己，自王公已下皆重足屏气。共相唇齿，以成乱阶，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为国事重，贺拔仁、斛律金惜献武皇帝之业，共执遵彦等入宫，未敢刑戮。专辄之罪，诚当万死。"

时庭中及两庑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素为显祖所厚，叩刃仰视，帝不睨之。帝素吃讷，仓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退。永乐内刃而泣。

太皇太后因问："杨郎何在[11]，"贺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为，留使岂不佳邪！"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子，次将及我，尔何为纵之？"帝犹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12]！"太后拜谢。太皇太后又为太后誓言："演无

异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头不止。太后谓帝:"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为叔惜,况此汉辈!但匄儿命,儿自下殿去,此属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

长广王湛以郑颐昔尝谗己,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杀之,演令平秦王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13],以京畿军士入守门阁,斩娥永乐于园。

太皇太后临愔丧,哭曰:"杨郎忠而获罪。"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杀之。于是下诏罪状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属不问。"顷之,复簿录五家[14]。王晞固谏,乃各没一房,孩幼尽死,兄弟皆除名。

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杨愔总机务。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15]:"将涉千里,杀骐驎而策蹇驴,可悲之甚也!"

戊申,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为大将军,平阳王淹为太尉,平秦王归彦为司徒,彭城王浟为尚书令。

【注释】

①谅阴:天子、诸侯居丧。

②中山: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定县。

③录王:高演以常山王录尚书事,故称录王。

④西中:晋阳在鄴西,故谓之西中。

⑤令公:杨愔时为尚书令,故称之为令公。

⑥昌仪:太后女官名。

⑦高仲密:高仲密因妻而外叛,事见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九年。

⑧尚药局:北齐门下省所属机构有尚药局,总管御药事。

⑨朱华门:北齐禁中有朱华阁。朱华阁以外,左、右卫将军各一人主禁卫,

各有武卫将军二人为其副手。

⑩杨遵彦：杨愔字遵彦。

⑪杨郎：杨愔，公主之夫，故谓之杨郎。

⑫汉老妪(yù 玉)：娄太皇太后为鲜卑族，李太后为汉族人。故鄙称后者为汉老妪。

⑬华林园：十六国后赵石虎都邺后建，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古邺城北。

⑭五家：杨愔、可朱浑天和、燕子献、宋钦道、郑颐五家。

⑮鸿胪少卿：官名。北齐置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有卿、少卿各一人。

【译文】

11 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太尉侯瑱都督湘、巴等五州诸军事，镇守湓城。

12 齐显祖逝世，常山王高演留在宫中监护丧事，娄太后想立他为君而未成。到太子高殷即位，常山王高演才又站回朝臣班列。因为天子在居丧期间，所以命他留居东馆，百官想要上奏的事，都先跟他商量决定。杨愔等因为高演与长广王高湛都位居亲近，权势逼人，恐对幼主不利，内心常猜忌他们。隔不多久，由杨愔等密启太后，要高演离开东馆，回到常山王藩邸，从此内宫颁出的诏敕，高演便不能参与过问。

有人对高演说："鸷鸟离巢，一定会留下遭人探巢取卵的祸患。在目前情况下，殿下怎好屡次出宫归第呢？"中山太守阳休之拜谒高演，高演闭门不接见。阳休之便对常山王友王晞说："从前周公早晨读百篇书，晚上接见七十位宾客，尚且还恐不够。录王有什么嫌忌疑虑，竟如此拒绝宾客？"

以前，在显祖高洋在位之时，群臣人人自危，恐不保全。到了济南王高殷继位，高演对王晞说："今上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我辈也乐得优游闲逸。"进而又说："今上宽厚仁慈，真是一位遵守成法，不尚诛伐的贤明君主。"王晞说："先帝在时，委一胡人辅导东宫。今上

年纪尚轻,骤然要处理繁剧的政务,殿下本应朝夕陪侍在他前后,亲自承接他的意旨,怎么反让他姓之人传达诏命!如此日久,朝政大权必将归属他人,那时,殿下纵想退居藩邸,哪能办得到呢?假令能够谦退,您自忖度,高氏家祚能长久保得住吗?"高演沉默了好久,说:"那你教我怎么自处呢?"王晞说:"周公抱成王摄政七年,然后归政成王,希望殿下考虑这一成例。"高演说:"我怎敢自比周公!"王晞说:"以殿下今日的地位和声望,想不当周公,能行吗?"高演默然不答。齐显祖时,常遣胡人康虎儿保护太子,所以王晞谈到这件事。

齐主高殷准备从晋阳出发回邺都,当时群臣商议,以为常山王高演必当留守根本之地;可是执政大臣猜忌他,要他跟随齐主回邺都,改留长广王高湛镇守晋阳;不久,又疑忌长广王,于是奏请齐主令常山王、长广王一起随齐主回邺都。外朝群臣听到有这样的事,莫不感到惊骇诧异。齐主高殷又敕令王昕为并州长史。高演动身之后,王晞远出城郊送他,高演恐有侦骑伺察,便叫王晞回城,握着王晞的手说:"要努力!小心!"说罢,策马扬鞭而去。

平秦王高归彦总管宫禁护卫,杨愔没和高归彦商量,便宣敕令将高归彦率领的从驾卫队,留下五千人在西中,暗中防备特殊情况发生。回到邺都数日,高归彦才知道有这回事,因此怨恨杨愔。

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是可朱浑道元的儿子,娶齐主高殷的姑姑东平公主为妻、他常说:"若不诛杀常山、长广二王,少主绝无安稳的可能。"侍中燕子献出谋,挟持太皇太后娄氏从居北宫,使内宫政权归属皇太后。

又自从天保八年以来,朝廷封爵赏赐过多,杨愔想要加以淘汰整顿,于是自己率先上表请求解除开府仪同三司及开封王的职位,其他一切因国君恩赐荣宠而滥得爵位的,都予以罢免。因此,一些嬖幸失职之辈,都趋附高演、高澄。平秦王高归彦最初与杨愔,燕子献同心辅政,后来中途变节,尽将杨、燕等疏远、猜忌二王的情节,

告诉二王。

侍中宋钦道，是宋弁的孙子。齐显祖在位时，派他在东宫，教授太子如何处理政事。这时，宋钦道面奏齐主，说："二叔威权太重，应赶快除去。"齐主高殷不肯。但说："可与令公一起详议此事。"

杨愔等商议，将二王外调出去做刺史，但因齐主仁慈，恐怕他不准所奏。于是上表启于皇太后，详细说明幼主的安危。宫人李昌仪，原是高仲密的妻子，李太后因她是同姓，对她很亲密宠爱，便将杨、燕二人的密启给她看，李昌仪竟将密启的内容偷告诉太皇太后娄氏。

杨愔等又另作商议，不将二王同时外调任职，于是奏请外调长广王高湛出镇晋阳，常山王高演仍留邺宫，录尚书事。诏书既下，二王也都拜受了新职。二十三日，常山王高演在尚书省大会百僚，杨愔等准备去赴会，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颐劝阻他说："事情未可预料，不应贸然前去。"杨愔说："我等至诚体国，今常山王拜受新职宴客，我们那有不赴会的道理！"

这天一清早，长广王高湛预先理伏数十个家僮，就在录书后室，并与席上勋贵贺拔仁、斛律金等数人相知会，约定："等我敬酒到杨愔等面前时，我各劝他们连干两杯，他们一定会推托不干第二杯，我便大声劝说：'执酒啊！'他们不肯，我又第二次劝说：'执酒啦！'到第三次，我再劝说：'为何不执？'你们就当场把他们捉起来！"到了宴会，果然照此计划进行。杨愔大声说道："诸王谋反作逆，想杀害忠良吗？我等尊崇天子，削弱藩侯，赤胆忠心奉事国家，有什么罪过！"常山王高演想缓和冲突，高湛坚持不可，于是一阵拳打杖殴，将杨愔、可朱浑天和、宋钦道等人，都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又指挥家僮，每十个人去捉拿他们一个。燕子献力大，头发又少，狼狈窜逃，推开众人逃出门外，却被斛律光追上擒住。燕子献不禁叹道："大丈夫谋事定计太迟，竟落到这种地步！"高湛又命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去尚药局捉到郑颐。郑颐也不禁叹道："不听智者劝告，弄

到这种局面,难道不是命吗?"

常山、长广二王与平秦王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等,拥着杨愔一干人,冲向云龙门,见到守门都督叱利骚,招呼他,他不让进,便派骑士把他杀了。开府仪同三司成休宁抽出佩刀,呵斥高演,高演让高归彦去劝解他,成休宁厉声辩驳,不肯依从。高归彦久为领军,掌禁卫,素为军士所畏服,他们见到高归彦,便纷纷放下武器,成休宁无奈,也不禁叹息,让他们过去。

高演进入云龙门,到了昭阳殿,高湛和高归彦等留在朱华门外。齐主高殷跟太皇太后娄氏一起走出,太皇太后娄氏坐在殿上,皇太后李氏和齐主高殷侍立两旁。高演跪下,叩头至地,然后奏言:"臣与陛下本是骨肉至亲,杨遵彦等想独揽朝政,专擅威福,从王公以下,都重足而立,不能出声;而他们互相勾结,构成国家祸乱之源,若不及早除去,必将危害宗庙社稷。臣与高湛以国事为重,贺拔仁、斛律金等顾惜献武皇帝打下的基业,所以共同捉拿杨遵彦等入宫,未敢杀戮他们。自知专事独断的罪过,合当万死!"

这时,庭中及两边厢廊的卫士有二千多人,都披甲待命。武卫将军娥永乐,武办超群,一向受到齐显祖高洋的厚待。他拨刀出鞘寸余,仰视嗣主,齐主却不瞟他一眼。齐主本来口吃,说话迟钝,仓猝之间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娄氏叱令披甲执杖者退下,可是娥永乐等不肯退,娄氏便又厉声喝道:"奴辈不听我令,马上教你们脑袋落地!"卫士们这才退下。娥永乐纳刀还鞘暗然落泪。

太皇太后娄氏因问道:"杨郎现在何处?"贺拔仁回答说:"杨愔一只眼珠已被打落出来。"太皇太后悲怆地说:"杨郎哪会做出危害宗室的事呢?留下他为国效劳,岂不很好吧?"又责备嗣主高殷说:"这批逆臣想杀我二子,依次将及于我,你为什么纵容他们?"嗣主高殷更说不出话来。太皇太后且悲且愤地说:"岂可都我母子受汉老妪摆布!"李太后慌忙拜伏谢罪,太皇太后娄氏便对李太后发誓说:"我敢保证高演绝非有意造反,只是想除去逼害他的人而已!"

高演听了，忙在地上叩头不止。李太后便对嗣主高殷说："何不快去安慰你叔叔！"嗣主高殷这才开口说道："天子亦不敢求叔父怜惜，何况此等汉臣！但求保全儿命，儿自下殿离去，此辈任凭叔父处置。"高演便将杨愔等全部处斩。

长广王高湛因郑颐曾说过他的坏话，便先拔去郑颐的舌头，截断他的手臂，然后再杀死他。常山王高演命平秦王高归彦率领禁军卫士开向华林园，用京畿军士入守宫门楼阁，有华林园将娥永乐处斩。

太皇太后娄氏哭吊杨愔，说："杨郎是忠而获罪。"用御府的金，为他制造一只眼珠，亲自塞进杨愔眼眶内，说："聊以表示我哀惜的心意。"常山王高演也懊悔杀了杨愔。于是假天子之命，公布杨愔等人罪状，并宣布："罪止于各人本身，家属一律不问。"但隔不多久，却又按簿籍各收录五家，经常山王友王晞极力谏阻，才下令只收录罪犯本人一房的家属，孩幼统统处死，罪犯的兄弟、都革除官职。

杨愔死后，齐主任命中书令赵彦深代替杨愔总掌机密事务。鸿胪少卿阳休之私下对人说："将跋涉千里，却杀掉骐骥快马而骑上跛足笨驴，可悲到极点了啊！"

二十六日，齐主高殷任命高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高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为大将军，平阳王高淹为太尉，平秦王高归彦为司徒，彭城王高浟为尚书令。

13 江陵之陷也，长城世子昌及中书侍郎顼皆没于长安。高祖即位，屡请之于周，周人许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还，以王琳之难，居于安陆。琳败，昌发安陆；将济江，致书于上，辞甚不逊。上不怿，召侯安都从容谓曰："太子将

至，须别求一藩为归老之地。"安都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诏。"因请自迎昌。于是群臣上表，请加昌爵命。庚戌，以昌为骠骑将军、湘州牧，封衡阳王。

14 齐大丞相演如晋阳，既至，谓王晞曰："不用卿言，几至倾覆。今君侧虽清，终当何以处我？"晞曰："殿下往时位地，犹可以名教出处；今日事势，遂关天时，非复人理所及。"演奏赵郡王叡为长史，王晞为司马。三月，甲寅，诏："军国之政，皆申晋阳，禀大丞相规算。"

15 周军初至，郢州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所失军民三千余口。周人起土山、长梯，昼夜攻之，因风纵火，烧其内城南面五十余楼。孙瑒兵不满千人，身自抚循，行酒赋食，士卒皆为之死战。周人不能克，乃授瑒柱国、郢州刺史，封万户郡公；瑒伪许以缓之，而潜修战守之备，一朝而具，乃复拒守。既而周人闻王琳败，陈兵将至，乃解围去。瑒集将佐谓之曰："吾与王公同奖梁室，勤亦至矣；今时事如此，岂非天乎！"遂遣使奉表，举中流之地来降。

王琳之东下也，帝征南川兵[1]，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帅舟师将赴之，熊昙郎据城列舰，塞其中路，迪等与周敷共围之。琳败，昙郎部众离心，迪攻拔其城，虏男女万余口。昙郎走入村中，村民斩之；丁巳，传道建康，尽灭其族。

齐军先守鲁山[2]，戊午，弃城走，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

16 甲子，置沅州、武州[3]，以右卫将军吴明彻为武州刺

史，以孙瑒为湘州刺史[4]。瑒怀不自安，固请入朝，征为中领军；未拜，除吴郡太守。

17 壬申，齐封世宗之子孝珩为广宁王，长恭为兰陵王。

18 甲戌，衡阳献王昌入境，诏主书、舍人缘道迎候[5]；丙子，济江，中流，殒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进爵清远公。

初，高祖遣荥阳毛喜从安成王顼诣江陵，梁世祖以喜为侍郎，没于长安，与昌俱还，因进和亲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于周。

19 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为衡阳王，奉献王祀。

20 周世宗明敏有识量，晋公护惮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于糖馅而进之[6]。帝颇觉之。庚子，大渐。口授遗诏五百余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当国。鲁公，朕之介弟，宽仁大度，海内共闻；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

鲁公幼有器质，特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与之参议；性深沉，有远识，非因顾问，终不辄言。世宗每汉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7]。"壬寅，鲁公即皇帝位。大赦。

21 五月，壬子，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

22 侯安都父文捍为始兴内史[8]，卒官。上迎其母还建康，母固求停乡里。乙卯，为置东衡州，以安都从弟晓为刺史；安都子祕，才九岁，上以为始兴内史，并令在乡侍养。

23 六月，壬辰，诏葬梁元帝于江宁，车旗礼章，悉用梁典。

24 齐人收永安、上党二王遗骨，葬之。敕上党王妃李氏

还第。冯文洛尚以故意,修饰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于阶下,数之曰:"遭难流离,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尽。幸蒙恩诏,得反藩闱,汝何物奴,犹欲见侮!"杖之一百,血流洒地。

【注释】

①南川:南康至豫章一带。

②鲁山:城名。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东北隅。

③武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

④湘州:退高校:"'湘'作'沅'"。

⑤主书:官名。主文书者。或称主书令史。

⑥膳部中大夫:《周礼》天官所属有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北周膳部中大夫,属冢宰,六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镈(duī 堆):饼。

⑦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语见《论语·先进篇》。

⑧始兴:郡名。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东南莲花岭下。

【译文】

13 当初江陵被西魏攻陷的时候,长城公世子陈昌,和中书侍郎陈顼都被俘迁往长安。陈高祖即位后,屡次遣使请求周主放还他们,周主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并不遣还。高祖逝世,周主才遣送陈昌回江南,由于王琳阻梗,陈昌停留在安陆。后王琳兵败,陈昌才又从安陆启程,临渡江,致书陈文帝,措辞极不谦逊。陈文帝心中很不愉快,召入侯安都,凄然地跟他说:"太子将要回来了,我当别求一藩封,作为养老的地方。"侯安都说:"从古以来,哪有被人替代的天子?臣虽愚昧,断不敢奉承诏命!"因而请求前往迎接陈昌。于是群臣进呈表章,请求陈文帝加授陈昌爵位、职官。二十八日,陈文帝特授陈昌为骠骑将军、湘州牧,进封衡阳王。

14 齐大丞相高演前往晋阳,到达以后,便召王晞,对他说:"不早

听你的劝告，几乎落到覆灭的地步。方今皇上身边的小人暂已清除，你看最终当如何安排我才好？”王晞回答说：“以殿下往日的地位，还可以用人伦礼教的准则来决定进退；但是今天地位形势有变，已经牵涉到天命时运，不再是用人情常理所能处置了。”高演奏调赵郡王高叡为大丞相府长史，王晞为大丞相府司马。三月，初三，齐主高殷下诏说：“凡军务国政，都需申报到晋阳，禀呈大丞相经手规划。”

15 周军初到郢州，协且助孙瑒防守的张世贵，献外城向周军投降，郢州因此失去军民三千多人。周军堆起土山、架设长梯，昼夜不停的围攻郢城，并利用风势，放火烧城，烧毁内城南面五十余楼。孙瑒手下兵士不满千人，他亲自巡视抚慰，或劝以酒，或赐以食，士卒都感奋而愿为他拚死战斗。周军攻郢城不下，便伪托周主诏命，授孙瑒为柱国、郢州刺史，封万户郡公，以引诱他归附周国。孙瑒也假装答应，以缓和周军攻势，暗中却抓紧时机修缮攻战的器械和防守的城堞，待修缮完备，便又顽强抵御固守。不久，周军听到王琳兵败溃逃，陈军将要到来，才撤围离去。孙瑒也召集将佐，对他们说：“我与王公同心协力匡复梁室，付出的辛劳也足够了。现在王公兵败北走，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于是派遣使者，奉上表章，献出长江中流之地，归降于陈。

王琳率大军东下之时，陈文帝向南川征调兵马，江州刺史周迪和高州刺史黄法氍都率领舟师。准备顺流而下支援。不料，熊昙郎占据豫章郡城，在江中布列战舰，阻断中流水路，周迪等因此联合周敷，共同围攻熊昙郎。到王琳兵败，熊昙郎部众人心离散，周迪乘机攻下豫章郡城，虏获男女一万多人。熊昙郎逃入村中，村民斩杀了他。初六，熊昙郎首级传送到建康，朝廷下令，将熊昙郎同宗族的人全部处斩。

齐军原先据守鲁山，初七，弃城逃走，陈文帝诏令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前往据守。

16 十三日，陈设置沅州、武州。任命右卫将军吴明彻为武州刺史，任命孙瑒为湘州刺史。孙瑒内心自觉不安，一再请求入朝，于是朝廷召他入朝任中领军的官职；孙瑒还未拜受新职，又改授他为吴郡太守。

17 二十一日，齐主高殷册封齐世宗高澄的儿子高孝珩为广宁王，高长恭为兰陵王。

18 二十三日，衡阳献王陈昌从北周进入国境，陈文帝诏令主书及舍人沿途迎接。二十五日，衡阳献王陈昌渡江，行到中流，被人谋害殒命，使者回报，说他是落水淹死。侯安都因处置衡阳献王陈昌有功，进爵为清远郡公。

当初，陈高祖派遣荥阳人毛喜随从安成王陈顼到江陵拜谒梁世祖，梁世祖任命毛喜为尚书侍郎，后来江陵陷落，毛喜同衡阳王陈昌一起被俘迁往长安，这次他随衡阳献王陈昌一起回到江南，因而向陈文帝上奏通好北周的计策。皇上于是派遣侍中周弘正入关，与周修好。

19 夏，四月，初六，陈文帝册封皇子伯言为衡阳王，奉衡阳献王陈昌祀。

20 周世宗宇文毓聪明敏捷，有宏识雅量，晋国公宇文护很畏惧他，唆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在宇文毓吃的糖饼内下毒，周主吃后方知中人暗算。十九日，周主宇文毓病危，口授遗诏五百多字，其中有一段说："朕子年纪还小，不能够至掌国政。鲁国公宇文邕，是朕的大弟，他为人宽厚仁慈，度量宏大，海内人所共知，将来能壮大我周国的，必定是这个人。"二十日，周世宗宇文毓病逝。

鲁国公宇文邕，自幼就有很好的器度和材质，特为世宗宇文毓所亲爱。朝廷有重大事情，周世宗都找他一起研究商议；他生性潜藏沉着，有远见，除非别人向他讨教请问，他总不随便多言。世宗常常赞叹说："这个人平日不大开口，一开口一定中肯。"二十一日，鲁国公宇文邕即位为皇帝，大赦境内。

21 五月，初二，齐主高殷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

22 侯安都的父亲侯文捍当始兴内史，死在任所。侯安都办完丧事后，皇上派上迎接他的母亲到建康，可是他的母亲一再请求停留故里，初五，陈复置东衡州，任命侯安都的堂弟侯晓为东衡州刺史；侯安都的儿子侯祕，才九岁，皇上也任命他为始兴内史，令他们在乡侍养侯安都的母亲。

23 六月，十二日，陈文帝诏令在江宁择地安葬梁元帝的灵柩，送葬的车驾、旗帜等礼仪，都依梁朝的旧制。

24 齐人收敛永安、上党二王遗骸，予以安葬。并敕令上党王妃李氏恢复自由之身，回归自己王府，冯文洛以原赐嫁给自己时一段情意，修饰打扮一番，到常山王府见李氏。王妃盛大的排列左右，让冯文洛站立阶下，责骂他说："前遭祸难，流离失所，被迫改嫁而失节，只恨自己意志操守，轻微软弱，不能自尽，现幸蒙恩诏，得以返回藩王的宫闱，你是什么东西？竟还想来侮辱我！"于是命人用荆杖打他一百下，把他打得血流满地。

25 秋，七月，丙辰，封皇子伯山为鄱阳王。

26 齐丞相演以王晞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每夜载入，昼则不与语。尝进晞密室，谓曰："比王侯诸贵，每见敦迫，言我违天不详，恐当或有变起；吾欲以法绳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疏远亲戚，殿下仓猝所行，非复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谦退①，粃糠神器，实恐违上玄之意，坠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发此言，须致卿于法！"晞曰："天时人事，皆无异谋，是以敢冒犯斧钺，

抑亦神明所赞耳。"演曰:"拯难匡时,方俟圣哲,吾何敢私议!幸勿多言!"丞相从事中郎陆杳将出使[2],握晞手,使之劝进。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内外咸有此意,赵彦深朝夕左右,何故初无一言?"晞乃以事隙密问彦深,彦深曰:"我比亦惊此声论,每欲陈闻,则口噤心悸,弟既发端,吾亦当昧死一披肝胆。"因共劝演。

演遂言于太皇太后。赵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辅成王[3],而欲骨肉相夺,不畏后世谓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几,演又启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变生,须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从之。

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废齐主为济南王,出居别宫。以常王山演入纂大统,且戒之曰:"勿令济南有他也!"

肃宗即皇帝位于晋阳[4],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5],宫曰昭信。

乙酉,诏绍封功臣,礼赐耆老,延访直言,褒赏死事,追赠名德。

帝谓王晞曰:"卿何为自同外客,略不可见?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怀,随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径进也。"因敕与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劼等三人[7],每日职务罢,并入东廊,共举录历代礼乐、职官及田市、征税,或不便于时而相承施用,或自古为利而于今废坠,或道德高俊,久在沈沦,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详思,以渐条奏。朝晡给御食,毕景听还。

帝识度沈敏,少居台阁,明习吏事,即位尤自勤励,大

革显祖之弊，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尝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机，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后又嫌疏漏。"泽由是被宠遇。

库狄显安侍坐[6]，帝曰："显安，我姑之子；今序家人之礼，除群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显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对曰："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挞人，常以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谢之。又使直言，对曰："陛下太细，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无法日久，将整之以至无为耳。"又问王晞，晞曰："显安言是也。"显安，干之子也。群臣进言，帝皆从容受纳。

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将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寝伏阁外，食饮药物，皆手亲之。太后尝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陷掌代痛，血流出袖。友爱兄弟，无君臣之隔。

戊子，以长广王湛为右丞相，平阳王淹为太傅，彭城王浟为大司马。

27 周军司马贺若敦[7]，帅众一万，奄至武陵[8]；武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拒，引军还巴陵。

28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将兵逼湘州。贺若敦将步骑救之，乘胜深入，军于湘川。

九月，乙卯，周将独孤盛将水军与敦俱进。辛酉，遣仪

同三司徐度将兵会侯瑱于巴丘。会秋水汎溢,盛、敦粮援断绝,分军抄掠,以供资费。敦恐瑱知其粮少,乃于营内多为土聚,覆之以来,召旁村人,阳有访问,随即遣之。瑱闻之,良以为实,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为久留之计,湘、罗之间遂废农业[9]。瑱等无如之何。

先是土人亟乘轻船,载米粟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军人望见,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敦乃别取一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畏船不上。然后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马以招瑱军,诈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伏兵发,尽杀之。此后实有馈饷及亡降者,瑱犹谓之诈,并拒击之。

冬,十月,癸巳,瑱袭破独孤盛于杨叶洲[10],盛收兵登岸,筑城自保。丁酉,诏司空侯安都帅众会瑱南讨。

【注释】

①殿下:据章钰校勘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孔本"殿下"之后有"虽欲"二字。

②从事中郎:官名。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皆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如从事史、从事中郎、别驾从事等,到宋代废除。

③相王:常山王高演为丞相,故称之为相王。

④肃宗:齐孝昭帝高演庙号。高演,字延安,勃海王高欢第六子,齐文宣帝高洋之弟。

⑤文宣皇后:济南王高殷之母,高演之嫂。

⑥库狄显安:其父库狄干,其母为勃海王高欢之妹乐陵长公主。

⑦军司马：官名。《周礼》大司马属官有军司马，下大夫。北周置军司马，其爵列中大夫，六命。

⑧武陵：今湖南常德市。

⑨罗：梁置罗州，治所在今湖南湘阴县。

⑩杨叶洲：在湘江口。

【译文】

25 秋，七月，初七，陈文帝册封皇子陈柏山为鄱阳王。

26 齐丞相高演考虑到王晞柔懦迂缓，担心他不合武将们的心意，每到夜晚将他载入官邸商议，白天则不和他交谈。有一次，召王晞进入密室，对他说："近来王侯和一些权贵，常常敦促催逼我，说我违背天意不吉祥，恐怕会有变乱发生；我想用法制裁他们，你看如何？"王晞回答说："皇上前些时疏远宗室，殿下突然下手除去杨愔等人，这所作所为，有违臣道，对皇上而言，正如芒刺在背，君臣上下，互相猜疑，这样的局面怎能持久！殿下即使想谦虚退让，把帝位看作粃糠，我恐怕这实在有违上天旨意，也会坠毁先帝所创的事业。"高演说："你怎敢说这种话，当用国法惩治你！"王晞却又说："天时人事，同谋无异，因此胆敢冒犯斧钺诛戮，我这样说，或许也是神明所赞同的呢！"高演叹息说："拯救灾难，匡正时弊，当另待圣贤，我怎敢私自计议，请不要再多说了！"丞相府从事中郎陆杳将要出使外地，握着王晞的手，要王晞劝高演早日登基。王晞便将陆杳的话报告高演，高演说："若内内外外的人都有这个意思，赵彦深早晚都在我身边，为什么竟没听他讲过？"王晞于是利用公务空闲，偷偷地探问赵彦深，赵彦深说："我最近也惊讶这些传言议论，每想向丞相转陈，可是临到开口，就口颤心跳。你既已开了头，我也应当冒死向丞相报陈我腹心之言。"因而和王晞一起，共劝高演登基为帝。

高演便入启太皇太后。侍中赵道德在旁说："相王不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竟要骨肉间互相夺位，难道不怕后世的人骂你篡位吗？"

太皇太后说:"赵道德的话是对的。"于是没有答允高演的请求。过不多久,高演又启请太皇太后说:"天下人心未定,担心突然发生变乱,为安定人心,防止变乱,须及早确定名义份位。"太皇太后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八月,初三,太皇太后下令,废齐主高殷为济南王,出居别宫。命常山王高演入继皇位,另外告戒他说:"不能让济南王有任何意外!"

齐肃宗高演在晋阳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皇建。还称太皇太后娄氏为皇太后,改称皇太后李氏为文宣皇后,降居昭信宫。

初六,齐王高演下诏,封立佐命功臣的后代,赠赐郡国老人礼物,接见访问忠正直言之人,褒扬赏赐为国牺牲的人,追赠名高德重的人。

齐主高演对王晞说:"自从我当上国君,你为何变得跟外人一样,几乎不到这儿来见我?自今以后,即使不是你职责范围内的事,只要你有什么意见,随时所宜,作成简牍书板,俟我稍一得空,就直接呈递上来。"于是敕令王晞跟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劼等三人,每天办完公事之后,即入寝宫东边厢房内,共同条举摘录历代礼东、职官,以及田市征税有不便于当今,而古今相承沿用的;或自古旋行有利,而为今,所废弃不用的;或道德之士、高贤俊才而长久埋没沦落,郁郁不得志的;或巧言眩惑世人,妖邪妨害政事的,全都要他们详加思索,逐渐条列奏上。早晚供给宫中的饭食,日落西山之后才让他们回家。

齐主高演深沈聪敏,少时就掌理尚书省,明晓熟悉吏事,即位之后,尤其勤勉努力,大改齐显祖高洋时代的弊政,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精明,却讥刺他苛细。他曾问中书舍人裴泽,外面的人有什么议论批评,裴泽很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聪明,处事又极公正,自可远比古昔贤王;但有识之士,都说陛下过于苛细,为人君帝王的

气度，还嫌不够恢宏。”齐主高演笑着说：“诚如你们所说的一样。朕初理大政，担心不够周备，所以招致别人如此议论。这样的作法，怎可长久下去，只怕以后有人又要嫌我太疏漏！”裴泽从此受到宠信和厚待。

有一天，库狄显安在一边陪坐，齐主高演对他说：“显安，你是我姑姑的儿子，现在我们只讲家族的礼节除去君臣的礼节，你可以大胆地说我所不及的地方。”显安就说：“陛下多妄言。”齐主问：“何以见得呢？”显安回答说：“陛下从前看见文宣帝用马鞭打人，常以为不对；而今您当上皇帝后，自己也那样打人，您这不是有过妄言吗？”齐主高演赶紧握着他的手，向他谢过。随后，又要他直言批评，库狄显安便说：“陛下太过于苛细，当上天子，竟然更象吏员。”齐主高演说：“朕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不会持续太久，我将加以改进，逐步达到无为而治。“齐主又问王晞，王晞说：“显安说的很对。”库狄显安，是库狄干的儿子。群臣向齐主高演所提出的建议和批评，高演都很自然的接受和采纳。

齐主高演生性很孝顺，太后娄氏有病，他忧愁到走路无心穿正鞋履，容貌神色，瘦削憔悴，他日夜服侍，近四十天没松衣解带。只要太后病体稍微加重，他便伏卧阁外，太后的饮食药物，他都亲手经理。太后有一次心痛无法忍受，高演侍立帐前，用指尖掐手心，想以此替母亲代受痛楚，血从衣袖流出。平日友爱诸弟，没有君臣的界限。

初九，齐主高演任命长广王高湛为右丞相，平阳王高渑为太傅，彭城王高浟为大司马。

27 周军司马贺若敦率兵一万人，突然进犯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抵挡不了，带兵退守巴陵。

28 当初，西魏攻陷江陵，巴、湘等地，都落入周人手中，周主派遣梁人驻守其地。太尉侯瑱等率兵西上，围逼湘州。贺若敦率领步兵和骑兵前往救援，乘胜前进，在湘水边扎下营垒。

九月，初七，周将独孤盛率领水军，与贺若敦同时进发。十三日，陈朝派仪同三司徐度领兵前往巴丘，跟侯瑱大军会合。时逢秋水泛滥，独孤盛、贺若敦军通路被阻断，粮食补给断绝，于是分兵四出抄劫掠夺来供给粮食日用物资，贺若敦担心侯瑱知道他军粮短缺，于是在营内把土聚成许多土堆、然后在土堆上覆盖一层米粮，召来军营旁边的村民，佯作对他们有所访问，让他们窥见营内一堆一堆的米粮，随后就打发他们走了。侯瑱听到这些村民的传言，以为周军真的粮食很充足。贺若敦又增修营垒，搭盖庐舍，准备作长久留驻的打算，湘、罗一带，因双方战争对峙，荒废了农作。侯瑱等也对贺若敦无可奈何。

起先，当地人常乘轻便小船，载运米粟鸡鸭去馈饷侯瑱军士。贺若敦深以为忧，于是教士兵冒充当地人，用船装载货物，船中埋伏战士。侯瑱军人远远望见，以为是馈饷的船又来了，于是迎船而上，争着取船上的东西，埋伏船中的战士，便一跃而出，把他们全部擒获。另外，贺若敦军常有反叛的人乘马投降侯瑱的。贺若敦便另取一马，一方面赶马上船，另一方面下令船上的人用马鞭打那匹马，如此两三次，那匹马怕马鞭抽打，不敢上船。然后在湘江岸边埋伏杀手，派人骑上那匹畏惧上船的马，前去招引侯瑱的兵过来，假称是来投降的。侯瑱派兵渡过江来迎接，争着去牵马上船，那匹马既已畏惧船，怎么也不上船，埋伏的杀手发动攻击，将侯瑱派来的人全部杀害。从此之后，真有馈饷东西给侯瑱，以及真的逃亡降附侯瑱的，侯瑱还是认为其中有诈，都加以拒绝，并予以攻击。

冬，十月，十五日，侯瑱偷袭，在杨叶洲大破独孤盛水军，独孤盛收集残兵上岸，筑城自保。十九日，陈朝诏令司空侯安都率领部众，前去会合侯瑱，南讨巴，湘。

29 十一月，辛亥，齐主立妃元氏为皇后，世子百年为太子，百年时才五岁。

齐主征前开府长史卢叔虎为中庶子[1]。叔虎，柔之从叔也。帝问时务于叔虎。叔虎请伐周，曰："我强彼弱，我富彼贫，其势相悬。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于不用强富也。轻兵野战，胜负难必，是胡骑之法，非万全之术也。宜立重镇于平阳[2]，与彼蒲州相对[3]，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若彼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损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一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来往，实自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

30 齐主自将击库莫奚[4]，至天池[5]，库莫奚出长城北遁。齐主分兵追击，获牛羊七万而还。

31 十二月，乙未，诏："自今孟春讫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

32 己亥，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独孤盛将余众自杨叶洲潜遁。

33 丙午，齐主还晋阳。

齐主斩人于前，问王晞曰："是人应死不？"晞曰："应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闻'刑人于市，与众弃之[6]。'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谢曰："自今当为王公改之。"

帝欲以晞为侍郎[7]，苦辞不受。或劝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来，阅要人多矣，得志少时，鲜不颠覆。且吾性

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求退无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烂熟耳。”

34 初,齐显祖之末,谷粜跃贵,济南王即位,尚书左丞苏珍芝建议,修石鳖等屯[8],自是淮南军防足食,肃宗即位,平州刺史嵇晔建议[9],开督亢陂[10],置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11],以给河南之费。由是稍止转输之劳。

【注释】

①中庶子:官名。太子官属,职如侍中。北齐为门下坊之长。

②平阳:今山西临汾县。

③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

④库莫奚:我国古民族名。东胡族。

⑤天池:一名祁连池。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

⑥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语见《礼记·王制》。

⑦侍郎:官名。东汉以后为尚书的属官,初任称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

⑧石鳖:在今江苏宝应县西南。

⑨平州: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北。

⑩督亢陂:在今河北涿县东南,跨有涿县、固安、新城等县界。陂周五十余里,支渠四通,富灌溉之利。燕荆轲献图于秦,即此地。

⑪河内:指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

【译文】

29 十一月,初四,齐主高演册立夫人元氏为皇后,世子百年为太子。高百年才五岁。

齐主高演征聘前开府长史卢叔虎为太子中庶子。卢叔虎,是卢柔的堂叔。齐主高演向卢叔虎请问当世的事务。卢叔虎劝齐主西

讨周国，他说："齐跟周相比，我方强，对方弱；我方富，对方贫，两国国势相差悬殊。然而两国争战不息，我方未能吞并对方的原因，失误在于我方不能利用国富兵强的有利条件。过去轻兵野战，双方胜负难于确定，这是胡人骑兵的打法，并非万全不败的战术。我们应在平阳设置重镇，与对方的蒲州相对峙，深挖沟堑，高筑城垒，运补粮食，储积兵甲。当对方闭关不出的时候我方就出兵，逐渐侵夺他们河东的土地，使他们一天天穷困削减；如果他们出兵的话，除非十万以上的兵力，否则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军队所耗用的物资粮食，全部来自关中。我方军士一年一轮调，可以逸待劳，粮食储备也很充足。如果对方前来求战，我方可以固守不理；待对方退去，我方则乘其疲弊，随时加以追击。他们从长安以西，居民稀疏，城邑相距辽远，敌方部队来往，实在艰辛困难，农业也将荒废，如此不出三年，他们自会破败。"齐主高演对他的分析深感佩服。

30 齐主高演亲率部队，北讨库莫奚，追逐到天池，库莫奚绕出长城向北遁逃。齐主分兵追击，虏获牛羊牲口七万，凯旋而归。

31 十二月，十八日，陈文帝下诏："从今年孟春到复初，死刑犯已自输情实服罪的，宜暂且申告停止，延至秋冬行刑。"

32 二十二日，周巴陵城主尉迟宪举城投降，陈朝派巴州刺史侯安鼎前去接收驻守。二十三日，独孤盛率领残余部众，从杨叶洲偷偷逃走。

33 二十九日，齐主高演从前线回到晋阳。

齐主高演在殿庭之前处斩人，问王晞说："这个人是不是罪当处死？"王晞回答说："这个人应当处死，但遗憾的是死得不是地方。臣听说：'处死罪犯应在市朝，当众牵行，以便众人共知其罪唾弃他。'殿庭不是行刑之处。"齐主听了，面色羞赧，向王晞谢过说："从今以后，当听从王公的意见改正。"

齐主高演想任用王晞为侍郎，王晞苦苦推辞，不愿接受。有人劝王晞不要跟皇上疏远。王晞说："我自从少年以来，眼见过位居权

要的人太多了，得志过不了多久，很少有不倾覆败亡的。况且我生性疏略迂缓，不堪担当时务，人主的恩惠私宠，无从得以长保！万一失宠翻脸，求退无门。不是我不想作高官要职，只是我想得太透、看得太穿罢了！”

34 以前，在齐显祖高洋在位末期，收成不好，谷价飞涨，到了济南王高殷即位，尚书左丞苏珍芝建议，整修石鳖等处屯田。从此之后，淮南驻防部队的军粮得到了充足的供应。肃宗高演即位后，平州刺史嵇晔建议，疏浚督亢旧陂，设置屯田。此后，每年可以在这儿征收到谷粟几十万石，北境地区也得到充足的补给。又在河内设置怀义等屯所，以供应河南的粮食，从此逐步减轻了国内转运粮食的负担。

二 年

1 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1]，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

2 庚戌，大赦。

3 周主祀圜丘。

4 辛亥，齐主祀圜丘；壬子，禘于太庙。

5 周主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于南郊；乙卯，祭太社。

6 齐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伧楚[2]，更图进取。合州刺史裴景徽[3]，琳兄珉之婿也，请以私属为乡导。齐主使琳与行台左丞卢潜将兵赴之，琳沈吟不决。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齐。齐主以琳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镇寿阳[4]。

7 己巳，周主享太庙，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8 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侯瑱与贺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渡江，敦虑其诈，不许，报云："湘州我地，为尔侵逼；必须我归，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归，军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悉平[5]。晋公护以敦失地无功，除名为民。

9 二月，甲午，周主朝日于东郊[6]。

10 周人以小司徒韦孝宽尝立勋于玉壁[7]，乃置勋州于玉壁，以孝宽为刺史。

孝宽有恩信，善用间谍，或齐人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之动静，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帅许盆，以所戍城降齐，孝宽遣谍取之，俄斩首而还。

离石以南[8]，生胡数为抄掠[9]，而居于齐境，不可诛讨。孝宽欲筑城于险要以制之，乃发河西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仪同三司姚岳监筑之。岳以兵少，惧不敢前，孝宽曰："计此城十日可毕。城距晋州四百余里，吾一日创手，二日敌境始知。设使晋州征兵，三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二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办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境上，疑有大军，停留不进。其夜，孝宽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纵火[10]，齐人以为军营，收兵自固。岳卒城而还。

11 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壮肃公侯瑱卒。

12 丙寅，周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而役。

13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14 周以少傅尉迟纲为大司空。

15 丙午,周封愍帝子康为纪国公,皇子赟为鲁公。赟,李后之子也。

16 六月,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来聘。

【注释】

①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府。

②伧(cāng 仓,旧读 chēng 成):粗野;鄙陋。晋南北朝时的文人士大夫常讥骂人为"伧"或"伧夫",意谓鄙夫,粗野的人。

③合州:梁改南豫州置,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西。

④朝(cháo 潮)日:古代帝王祭日之礼。

⑤玉壁:城名。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

⑥生胡:匈奴别种,稽胡之未归化者。

⑦介山: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稷山:在今山西稷山县南。

⑧丙午:《周书·武帝纪上》作"五月丙午,"《北史》同。

⑨御正:北周官名。北周依《周礼》改官制,武成元年(559年)增置御正四人,掌王言,在皇帝左右,位上大夫。

【译文】

二年(辛巳,公元561年)

1 春,正月,初一,周改年号为保定。进升大冢宰宇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属于天官统领,事情无论大小,都先交由大冢宰裁决,然后奏闻。

2 初三,陈朝大赦天下。

3 同日,周主宇文邕到圜丘祭天。

4 初四,齐主高演到圜丘祭天。初五,又到太庙祭拜祖先。

5 初五这一天,周主宇文邕到方丘祭地。初七,到南郊坛祭祀感

生帝灵威仰。初八，又到太社祭祀土地神。

6 齐主高演派王琳出合肥，召募淮南楚地武夫，另谋南进发展。陈合州刺史裴景徽，是王琳哥哥王珉的女婿，他愿以私人的部属作齐师的乡导。齐主高演派王琳与行台左丞卢潜率兵前往策应，王琳沈吟不决。裴景徽见王琳无动静，担心事机泄漏，便拔身投奔齐国。齐主高演任命王琳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坐镇寿阳。

7 二十二日，周主宇文邕到太庙祭拜祖先，并在太祖庙庭，颁布太祖宇文泰所述《周礼》六典建置六官的方法。

8 二十四日，周湘州城主殷亮举城投降陈朝，湘州于是平定。

侯瑱与贺若敦相持了很长时间，侯瑱不能够制服他，便请求借船运送贺若敦军渡江离开。贺若敦担心其中有诈，拒不答应，回报说："湘州乃是我国家之地，被你们侵略围逼，你若一定要我撤走，那你可得先撤退到离我百里之外的地方。"侯瑱于是留船在江岸，率兵退离渡口。贺若敦这才拔营北还，他的部众，在军中病死的，多达十分之五六。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等郡，全部落平定。周晋国公宇文护因贺若敦丧失国土，无功而还，将他免官，废为平民。

9 二月，十八日黎明，周主宇文邕在东郊举行迎拜太阳的典礼。

10 周人因小司徒韦孝宽曾在玉壁建立功勋，便在玉壁设置勋州，任命韦孝宽为勋州刺史。

韦孝宽待人有恩惠，讲信用，善用间谍，有的齐人接受了他的金银财货，跟他通消息，所以齐国的一动一静，周人都能事先获知。当时有一位主帅名叫许盆的，将所戍守的城池献出投降了齐国，韦孝宽密遣间谍去收拾他，不消多时，就取他首级而返。

离石以面，生胡经常抄劫掠夺人畜，由于他们居住在齐国境内，周人无法去将他们剿灭。韦孝宽想在生胡进出而又地势险要的地方，构筑一座城垒来控制他，于是征调河西役夫囚徒十万人，兵甲精良之士百人，派开府仪同三司姚岳监工筑城。姚岳因监卫兵力

太少，畏惧不敢前去：韦孝宽对他说："我估计筑此城十天就可以完工。城距齐晋州四百多里。我们第二天破土动工，第一天敌境才会发觉。假设对方想阻挠破坏，开始在晋州征调部队的话，他们要经三天的时间，部队才能集合完成，参谋会商，又得耽误两天，计算他们行军，非两天的时间赶不到，在他们赶到之前，我们的城垣和池濠，足以修筑完成。"于是命姚岳前去筑城。齐人果然赶到边境上，怀疑前面有大军，便停留下来，不再前进。当天夜晚，韦孝宽命人在汾水以南，依傍介山、稷山的许多村落四处放火，齐人以为火光之处都是周的军营，便收兵回营自守。姚岳如期筑完城池而回。

11 三月，初九，陈太尉零陵壮肃公侯瑱逝世。

12 二十日，周主下令境内役男原分八番轮役的，改为十二番轮役，平均每一役男每岁服役一个月。

13 夏，四月，初一朔日，日蚀。

14 周主宇文邕任命少傅尉迟纲为大司空。

15 五月，初二，周主宇文邕册封周愍帝宇文觉的儿子宇文康为纪国公，册封皇子宇文赟为鲁国公，宇文赟，是李皇后的儿子。

16 六月，十一日，周派御正殷不害来陈聘问。

17 秋，七月，周更铸钱，文曰："布泉"，一当五，与五铢并行。

18 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颢为邵国公，以晋公护之子会为嗣；颢弟连为杞国公，以章武公导之子亮为嗣；连弟洛生为莒国公，以护之子至为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为宋公，以世宗之子实为嗣[1]。

19 齐主之诛杨、燕也，许以长广王湛为太弟；既而立太

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晋阳，湛居守于邺[2]，散骑常侍高元海，高祖之从孙也，留典机密。帝以领军代人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羡为领军，以分湛权。湛留伏连，不听羡视事。

先是，济南闵悼王常在邺，望气者言：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归彦恐济南复立，为己不利，劝帝除之。帝乃使归彦至邺，征济南王如晋阳。

湛内不自安，问计于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万福，至尊孝友异常，殿下不须异虑。"湛曰："此岂我推诚之意邪！"元海乞还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于后堂。元海达旦不眠，唯绕床徐步。夜漏未尽，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请殿下如梁孝王故事[3]，从数骑入晋阳，先见太后求哀，后见主上，请去兵权，以死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当具表云，威权太盛，恐取谤众口，请青、齐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议。此中策也。"更问下策。曰："发言即恐族诛。"固逼之。元海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今集文武，示以征济南之救，执斛律丰乐[4]，斩高归彦，尊立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湛大悦。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术士郑道谦等卜之，皆曰："不利举事，静则吉。"有林虑令潘子密[5]，晓占候，潜谓湛曰："宫车当晏驾，殿下为天下主。"湛拘之于内以候之。又令巫觋卜之[6]，多云"不须举兵，自有大庆。"

湛乃奉诏，令数百骑送济南王至晋阳。九月，帝使人

酖之，济南王不从，乃扼杀之。帝寻亦悔之。

20 冬，十月，甲戌朔[7]，日有食之。

21 丙子，齐以彭城王浟为太保，长乐王尉粲为太尉。

22 齐肃宗出畋，有兔惊马，坠地绝肋。娄太后视疾，问济南所在者三，齐主不对。太后怒曰："杀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顾。

十一月，甲辰，诏以嗣子冲眇，可遣尚书右仆射赵郡王叡谕旨，征长广王湛统兹大宝。又与湛书曰："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于晋阳宫。临终，言恨不见太后山陵。

颜之推论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讳，乃至于此，良由不学之所为也。

23 赵郡王叡先使黄门侍郎王松年驰至邺，宣肃宗遗命。湛犹疑其诈，使所亲先诣殡所，发而视之。使者复命，湛喜，驰赴晋阳，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宫，改易禁卫。癸丑，世祖即皇帝位于南宫[8]，大赦，改元太宁。

24 周人许归安成王顼，使司会上士杜杲来聘[9]。上悦，即遣使报之，并赂以黔中地及鲁山郡。

25 齐以彭城王浟为太师、录尚书事，平秦王归彦为太傅，尉粲为太保，平阳王淹为太宰，博陵王济为太尉，段韶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娄叡为司空，赵郡王叡为尚书令，任城王湝为尚书左仆射[10]，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娄叡，昭之兄子也[11]。立太子百年为乐陵王。

26 丁巳，周主畋于岐阳；十二月，壬午，还长安。

27 太子中庶子余姚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从之。

28 初，高祖以帝女丰安公主妻留异之子贞臣，征异为南徐州刺史，异迁延不就。帝即位，复以异为缙州刺史[12]，领东阳太守。异屡遣其长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虽外示臣节，恒怀两端，与王琳自鄱阳信安岭潜通使往来[13]。琳败，上遣左卫将军沈恪代异，实以兵袭之。异出军下淮以拒恪[14]。恪与战而败，退还钱塘[15]。异复上表逊谢。时众军方事湘、郢，乃降诏书慰谕，且羁縻之。异知朝廷终将讨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16]。丙午[17]，诏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讨之。

【注释】

(1)为嗣四句：宇文颢与王可孤作战而死，有子宇文什肥、宇文导、宇文护。宇文什肥与其叔父宇文连皆被高欢杀害，无后，故以宇文会，宇文亮为嗣。宇文洛生被尔朱荣杀害，宇文震早卒，都无后，故也立嗣。

(2)居守：古代帝王出巡或亲征时，以大臣辅太子（或亲王）留守京师，或称留守，或称居守。

(3)梁孝王：事见十六卷汉景帝中二年。

(4)斛律丰乐：斛律羡，字丰乐。

(5)林虑：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林县。

(6)巫觋（xi 习）：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

(7)甲戌朔：十月朔应是癸酉，甲戌为初二。

(8)世祖：高湛，勃海王高欢第九子，孝昭帝高演同母弟。南宫：晋阳南宫。

(9)司会上士：官名。《周礼》天官之属有司会，主管财政经济，北周司会属天官府，有中大夫、上士、中士。

(10)湝（jie 皆）：高湝。

⑪昭:娄昭,娄太后之弟。娄叡,娄昭兄娄拔之子。

⑫缙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县。

⑬信安岭:指今浙江常山、江山二县与江西玉山县之间山岭。

⑭下淮:即下淮戍。在今浙江桐庐县东北。

⑮钱塘:郡名。治所在今浙江杭州市。

⑯建德:县名,治所即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镇。

⑰丙午:《陈书·世祖本纪》作"丙戌"。译文用丙戌,为十五日。

【译文】

17 秋,七月,周改铸新钱,正面印有"布泉"二字,一枚布泉,折换民间五个细钱,与五铢钱同时流通使用。

18 初五,周主宇文邕追封大伯父宇文颢为邵国公,把晋国公宇文护的儿子宇文会过继为邵国公的后嗣;追封宇文颢弟宇文连为杞国公,把章武公宇文导的儿子宇文亮过继为杞国公的后嗣;追封宇文连弟宇文洛生为莒国公,把宇文护的儿子宇文至过继为莒国公的后嗣;追封太祖宇文泰的儿子武邑郡公宇文震为宋国公,把世宗宇文毓的儿子宇文实过继为宋国公的后嗣。

19 齐主高演当初和长广王高湛一起谋杀杨愔和燕子献等人时,曾答允事成之后,立高湛为皇太弟,后来却立自己的儿子高百年为皇太子,高湛心中很不满。齐主高演在晋阳,长广王高湛留守邺都。散骑常侍高元海,是齐高祖高欢的侄孙,留在邺城,掌管机要秘密事务。齐主高演将领军代人库狄伏连外调为幽州刺史,将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内调为领军,藉以分散高湛的权力。高湛留住库狄伏连,不让斛律羡到领军府任职。

原先,济南闵悼王高殷常住留在邺都,观望云气的人上奏说:"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担心济南王复辟,对自己不利,便劝齐主高演除掉他。齐主高演于是派高归彦到邺都,征召济南王到晋阳。

高湛内心不安,向高元海请问应变的策略。高元海说:"皇太后

身体很健康，天子非常孝顺母亲，友爱兄弟，殿下无须他虑！”高湛说：“你说这些，难道是我诚意相待所愿听到的吗？”高元海乞求先回省内，用长夜的时间，好好地思虑这件事，高湛却留他在尚书后堂。高元海通宵达旦没有睡觉，只是不停地、缓缓地绕着床踱来踱去。还不到黎明时分。高湛就迫不及待地跑出来问他：“有什么样的神妙计策？”高元海回答说：“我想到三种计策，恐怕不一定合用。第一，请殿下效法西汉梁孝王故智，带着几个随从驰入晋阳，先谒见太后，向她哀求，然后拜见主上，请求解除兵权，到死为止，不干预朝廷政事，那么就可安如泰山。这是上策。第二，如果上策不行，就应呈上章表，说是威权太盛，担心招惹众人诽谤，请求外放迁为青、齐二州刺史，沈静自处，免招众人议论，这是中策。”高湛又追问下策。高元海说：“我不敢讲，一讲出来，恐怕有诛灭九族之祸。”高湛一再催逼他，他才说：“济南王高殷是嗣承嫡子，主上假传太后之令，夺了他的皇位而自立为君。现在殿下若召集文武百官，将主上征召济南王的诏敕，亮出来给他们看，然后率众拿下掌握军权的斛律丰乐，斩杀晋阳派来的高归彦，拥立济南王，号令天下，以顺道讨伐叛逆，这是万世难逢的一次大好时机。”高湛听了，大为兴奋，但他生性怯懦，犹豫不敢行动，便让术士郑道谦等占卜吉凶，都说：“起事不利，不妄动则得吉详。”有位林虑县令名叫潘子密的人，精通占候，暗中跑来对高湛说：“主上不久就会驾崩，殿下将继位为君。”高湛将他拘留在后堂密室，以待验证。又召来巫师，要他们再仔细占卜，结果多说：“不须起兵，自有大庆。”

高湛这才承奉主上诏敕，令数百骑护送济南王到晋阳。九月，齐主高演派人进毒酒毒杀济南王，济南王高殷不听从，派去的人于是将他扼杀。过后不久，齐主高演又深感懊悔。

20 冬，十月，初一，日蚀。

21 初四，齐主高演任命彭城王高浟为太保，长乐王尉粲为太尉。

22 齐肃宗高演出外打猎，有兔奔窜，惊动坐骑，将齐主高演摔落

地面，折断肋骨。娄太后亲往探病，问及济南王高殷现在何处？连问三次，齐主高演不敢答话。娄太后十分恼怒，说："你是不是把他杀了？不听我的话，你活该早死！"于是掉头不顾而去。

十一月，初二，齐主高演临终前下诏，说嗣子高百年还小，未能听政，可派遣尚书右仆射、赵郡王高叡，前往邺都晓喻齐主旨意，征召长广王高湛入继帝位。另又有信给长广王高湛说："百年没有罪过，你可要找一个好地方安置他，莫学前人杀人孤儿啊！"就在这一天，齐主高演病逝于晋阳宫。临死前说遗恨是未见到娄太后的陵墓。

颜之推评论说："孝昭皇帝高演，天性就非常孝顺，可惜不懂得顾忌，以至于做出杀害济南王的事，落得这种地步，实因不多读经书所致。"

23 赵郡王高叡先派黄门侍郎王松年乘快捷驿车到邺都，宣读肃宗高演遗诏，长广王高湛仍怀疑其中有诈，便密遣亲信到晋阳停放肃宗高演殡柩的地方，要他开棺验看高演是否真的死了。使者回报属实，高湛欢天喜地驰往晋阳，并派河南王高孝瑜预先入宫，撤换宫禁卫队。十一日，齐世祖高湛在晋阳南宫即皇帝位，颁诏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宁。

24 周人答应放还安成王陈顼，先派司会上士杜杲来聘问。皇上非常高兴，立即派遣使者随杜杲回访周国，表示愿割让黔中地和鲁山郡，以作酬报。

25 齐主高湛任命彭城王高浟为太师、录尚书事，平秦王高归彦为太傅，尉粲为太保，平阳王高淹为太宰，博陵王高济为太尉，段韶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娄叡为司空，赵郡王高叡为尚书令，任城王高湝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尚书右仆射。娄叡，是娄昭哥哥的儿子。降封肃宗太子高百年为乐陵王。

26 十五日，周主宇文邕到岐阳打猎。十二月，十一日，回到长安。

27 陈太子中庶子余姚人虞荔、御史中丞孔奐，因国库收入不够

支付军国费用，联名奏请制定课征盐税及酒由国家专卖的法律。下诏批准施行。

28 当初，陈高祖将陈文帝女丰安公主下嫁给留异的儿子留贞臣为妻，并征留异为南徐州刺史，但是留异却迁延不赴任。到了陈文帝即位，又任命留异为缙州刺史，兼领东阳太守。留异经常派遣他的长史王澌入朝，王澌每次回去都说朝廷虚弱。留异信以为真，在外表上，虽然对朝廷表示臣服，但实际上却常怀贰心，从鄱阳信安岭与王琳暗通信使。到了王琳兵败北走，陈文帝派左卫将军沈恪去替代留异的职务，实际上要沈恪率兵袭击他。留异出兵下淮戍，去抵抗沈恪。沈恪与留异交战失败，退回到钱塘郡。留异则上奏章，自责而谢罪。这时，朝廷众军正在湘、郢从事扫荡，无暇对他进行征讨，于是下诏安慰晓喻，暂且笼络他。留异知道朝廷终究会讨伐他，于是派兵扼守下淮及建德，以防备水路。十五日，陈文帝诏令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率军讨伐留异。

三 年

1 春，正月，乙亥[1]，齐主至邺。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庙；丙戌，立妃胡氏为皇后，子纬为皇太子。后，魏衮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2]。戊子，齐大赦。己亥，以冯翊王润为尚书左仆射。

2 周凉景公贺兰祥卒。

3 壬寅，同人凿河渠于蒲州，龙首渠于同州[3]。

4 丁未，周以安成王顼为柱国大将军，遣杜杲送之南归。

5 辛亥，上祀南郊，以胡公配天。二月[4]，辛酉，祀北郊。

6 闰月，丁未，齐以太宰、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

归彦为肃宗所厚，恃势骄盈，陵每贵戚。世祖即位，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毕义云、黄门郎高乾和数言其短，且云："归彦威权震主，必为祸乱。"帝亦寻其反复之迹[5]，渐忌之，伺归彦还家，召魏收于帝前作诏草，除归彦冀州，使乾和缮写；昼日，仍敕门司不听归彦辄入宫。时归彦纵酒为乐，经宿不知。至明，欲参，至门知之，大惊而退。及通名谢，敕令早发，别赐钱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将悉送至清阳宫[6]。拜辞而退，莫敢与语，唯赵郡王叡与之久语，时无闻者。

帝之为长广王也，清都和士开以善握槊、弹琵琶有宠[7]，辟为开府行参军，及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皆疾之，将言其事。士开乃奏元海等交结朋党，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义云纳赂于士开，得为兖州刺史。

7 帝征江州刺史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其子入朝。迪趑且顾望[8]，并不至，其余南江酋帅，私署令长，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讨，但羁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独先入朝，进号安西将军，给鼓吹一部，赐以女妓、金帛，令还豫章。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阴与留异相结，遣其弟方兴袭敷；敷与战，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诈为贾人，欲袭湓城。未发，事觉，寻阳太守监江州事晋陵华皎遣兵逆击之，尽获其船仗。

上以闽州刺史陈宝应之父为光禄大夫[9]，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编入属籍。而宝应以留异女为妻，阴与异合。

虞荔弟寄，流寓闽中，荔思之成疾，上为荔征之，宝应留不遣。寄尝从容讽以逆顺，宝应辄引他语以乱之。宝应尝使人读《汉书》，卧而听之，至蒯通说韩信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谓智士！"寄曰："通一说杀三士[10]，何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

寄知宝应不可谏，恐祸及己，乃著居士服[11]，居东山寺，阳称足疾。宝应使人烧其屋，寄安卧不动。亲近将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悬，避将安往！"纵火者自救之。

8 乙卯，齐以任城王湝为司徒。

9 齐扬州刺史行台王琳数欲南侵，尚书卢潜以为时事未可。上遣移书寿阳，欲与齐和亲。潜以其书奏齐朝，仍上启请且息兵。齐主许之，遣散骑常侍崔瞻来聘，且归南康愍王昙郎之丧。琳于是与潜有隙，更相表列。齐主征琳赴邺，以潜为扬州刺史，领行台尚书。瞻，悛之子也。

10 梁末丧乱，铁钱不行[12]，民间私用鹅眼钱。甲子，改铸五铢钱，一当鹅眼之十。

11 后梁主安于俭素，不好酒色，虽多猜忌，而抚将士有恩。以封疆褊隘，邑居残毁，干戈日用，郁郁不得志，疽发背而殂；葬平陵，溢曰宣皇帝，庙号中宗。太子岿即皇帝位[13]，改元天保，尊龚太后为太皇太后，王后曰皇太后，母曹贵嫔为皇太妃。

【注释】

①乙亥:此自然段中干支纪日均有误。译文中干支照写,只加一"日"字。

②兖(yán 演)州: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县。安定:郡名,县名。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泾河北岸。

③龙首渠: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灌溉井渠。西汉武帝时开凿。自今陕西澄城县西南引洛水东南流,至大荔县西复入洛水。渠经商颜山(今名铁镰山)下,因土松渠岸易崩,乃凿井,于井下通水,长十余里。北周时重加修浚。

④二月:此处"二月辛酉",《陈书·世祖本纪》无"二月"两字。辛酉实为正月二十日。

⑤反复:高归彦始为文宣帝高洋所信任,其后背叛文宣帝顾命臣杨愔等,投靠孝昭帝高演,高演病逝后,高归彦又迎立武成帝高湛,故武成帝推寻其反复之迹而忌之。

⑥清阳宫:齐有别宫在清淇之阳,因以为名。

⑦握槊:古赌戏,"双陆"之一类。

⑧趑(zi 资)且:且前且却,犹豫不进。

⑨闽州:陈永定初置,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

⑩三士:指郦生、田横、韩信。

⑪居士:不出家而奉佛的人。

⑫铁钱:梁普通(520~526年)中铸铁钱。

⑬太子岿:萧岿,字仁远,后梁宣帝萧詧第三子,继位为后梁明帝。

【译文】

三年(壬午,公元562年)

1 春,正月,乙亥日,齐主高湛从晋阳宫回到邺都。辛巳日,到南郊坛祭天,壬午日,到太庙祭拜祖先。丙戌日,册立王妃胡氏为皇后,册立皇子高纬为皇太子。皇后胡氏,是魏兖州刺史安定人胡延之的女儿。戊子日,齐主颁诏大赦境内。己亥日,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尚书左仆射。

2 周凉景公贺兰祥逝世。

3 初一,周人在蒲州开凿河渠,又在同州修浚龙首渠。

4 初六，周主宇文邕封陈文帝弟安成王陈顼为柱国大将军，派杜杲护送他回江南。

5 初十，陈文帝到南郊坛祭天，用始祖胡公满配享。二十日，到北郊坛祭地。

6 闰月，初七，齐主高湛将太宰、平阳王高淹外调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高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

高归彦受到肃宗厚待，便仗恃权势，骄矜自大，欺陵贵戚。世祖高湛即位之后，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毕义云、黄门侍郎高乾和等，常在世祖面前说他的坏话，并且还说："高归彦声威权势震撼人主，必定发生祸乱。"齐主高湛也寻思他反复无常的事迹，对他渐生畏忌。于是窥伺高归彦回家之机，立即召魏收在御前撰拟外放高归彦为冀州刺史的草诏，交由高乾和缮写。并敕令门卫官在白天不要让高归彦随便入宫。当时，高归彦正在纵酒为乐，经过一夜，还不知道。到了黎明，准备早朝，走到宫门不让进宫，才知被外放了官，不禁大惊失色而退。赶紧通各帖谢罪，可是宫内已发出敕令，要他早点出发赴任，另外赐给他钱帛等物很多，又敕令都督将军们都去为他送行，一直送到清阳宫。都督将军们跟他拜别就走，没有谁敢跟他讲话。只有赵郡王高叡，同他交谈很久，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些什么。

齐主高湛当长广王的时候，清都人和士开凭精于握槊赌戏、善弹琵琶得宠，被高湛辟除为开府行参军，到即位为皇帝，和士开步步高升，擢为给事黄门侍郎。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都非常妒忌他，刚要弹劾他，和士开却抢先上奏，说高元海等交结朋党，想作威作福。由此，高乾和渐渐的被疏远，毕义云见风转舵，向和士开行贿，才得以调迁为兖州刺史。

7 陈文帝征调江州刺史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召他的儿子入朝，周迪观望不前，他的儿子也不入朝。其余南江酋长渠帅，私自署任县令县长，多不接受朝廷征召，朝廷没有多的时间去征讨，只是先笼

络住他们。豫章太守周敷独自先奉命入朝，朝廷便进封他为安西将军，特赐鼓吹一部，并赐给女妓、金帛，命他还镇豫章。周迪认为周敷名位向来都在自己之下，一旦入朝，便超越自己之上，内心愤愤不平，于是暗中与留异相勾结，并派遣自己的弟弟周方兴率兵偷袭周敷，周敷与周方兴交战，大败周方兴。周迪又派遣他哥哥的儿子在船中埋伏甲士，伪装成商人，准备偷袭湓城。还未发动，事机先已败露，寻阳太守，监江州事、晋陵人毕皎派兵迎头拦截，将周迪派去偷袭的船舰和甲士全部俘获。

皇上进升闽州刺史陈宝应的父亲陈羽为光禄大夫。陈宝应的子女都加封爵，并令掌皇族之事的宗正卿编入宗室谱籍。但是陈宝应娶留异的女儿为妻，暗中与留异相勾结。

虞荔的弟弟虞寄，流落寄居闽中，虞荔因思念他而生出病来，皇上为了虞荔，诏征虞寄，陈宝应却留住虞寄不让他回京。虞寄曾平静地用含蓄的话讲逆顺的道理，陈宝应就故意用别的话头来打断他。陈宝应曾叫左右的人读《汉书》，他躺着听，当那人读到蒯通游说韩信："相您的背，将来贵不可言。"陈宝应猛然坐起身来，赞许说："蒯通真称得上是智士！"虞寄却说："蒯通一次乱说，而害了三位贤士，够什么资格称为智士！息比得上班彪作《王命论》，懂得归向真命天子呢？"

虞寄知道陈宝应不能再劝谏的，担心祸将临头，于是改穿居士服，避居到东山寺，假称脚有病，卧床不起。陈应宝派人烧他的卧室，虞寄平稳的躺着，并不起身下床。左右亲近的人要扶他出去，虞寄说："我寄居闽中，生死之命，悬在他人手上，我又能到哪儿去逃避呢？"最后，那纵火的人只得回过头来亲自把火扑灭。

8 十五日，齐主高湛任命任城王高湝为司徒。

9 齐扬州刺史、行台王琳屡次请求出兵南袭陈国。行台书卢潜认为，根据当时局势未可南侵。正好皇上致书齐主，送达寿阳，愿跟齐国和亲。卢潜将国书奏呈朝廷，又上表启，请暂止兵。齐主高湛依

准卢潜所请，跟陈和好，于是派遣散骑常侍崔瞻南来聘问，并且归还南康愍王陈昙郎的丧柩。王琳因此跟卢潜有嫌怨，互相上表指责对方，齐主高湛征召王琳还郢城，提升卢潜为扬州刺史，兼领扬州行台尚书。崔瞻，是崔悛的儿子。

10 陈初，继梁末大乱之后，铁钱不再通行，民间私相通用鹅眼钱。二十四日，陈改铸五铢钱，一枚五铢钱，折换十个鹅眼钱。

11 后梁主萧詧自甘节俭朴素，不好饮酒与女色。对人虽多怀疑与忌恨，但扶慰将士有恩。萧詧因封疆褊小狭隘，市城村落又多残破，战争不息，且又屡次不能获胜，于郁郁不得志，脊背生痈疽而病逝；安葬在平陵，谥号叫宣皇帝，庙号称中宗。太子萧岿即位为皇帝。改年号为天保，尊祖母龚太后为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为皇太后，生母曹贵嫔为皇太妃。

12 二月[1]，丙子，安成王顼至建康，诏以为中书监、中卫将军。

上谓杜杲曰："家弟今蒙礼遣，实周朝之惠；然鲁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对曰："安成，长安一布衣耳，而陈之介弟也，其价岂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遗旨，下思继好之义，是以遣之南归。今乃云以寻常之士易骨肉之亲，非使臣之所敢闻也。"上甚惭，曰："前言戏之耳。"待杲之礼有加焉。

顼妃柳氏及子叔宝犹在穰城[2]，上复遣毛喜如周请之，周人皆归之。

13 丁丑，以安右将军吴明彻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黄

法蚝、豫章太守周敷共讨周迪。

14 甲申,大赦。

15 留异始谓台军必自钱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诸暨出永康[3],异大惊,奔桃枝岭,于岩口竖栅以拒之。安都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舆指麾,容止不变。因其山势,连而为堰[4],会潦水涨满,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舰与异城等,发拍碎其缕堞。异与其子忠臣脱身奔晋安,依陈宝应。安都虏其妻及余子,尽收铠仗而还。

异党向文政据新安[5],上以贞毅将军程文季为新安太守,帅精甲三百轻往攻之。文政战败,遂降。文季,灵洗之子也。

16 夏,四月,辛丑,齐武明娄太后殂。齐主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宫女进白袍,帝投诸台下。散骑常侍和士开请止乐,帝怒,挝之。

17 乙巳,齐遣使来聘。

18 齐青州上言河水清,齐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

19 先是,周之君臣受封爵者皆未给租赋。癸亥,始诏柱国等贵臣邑户,听寄食他县。

20 五月,庚午,周大赦。

21 己丑,齐以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

22 壬辰,周以柱国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

【注释】

①二月：据《陈书·世祖本纪》，应作“三月”。

②穰城：今河南邓县外城东南隅。

③诸暨：县名。治所即今浙江诸暨县。永康：县名。治所即今浙江永康县。

④迮（zé 责）：阻遏。

⑤新安：郡名。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北。

【译文】

12 三月，初七，安成王陈顼自长安还抵建康，陈文帝诏授陈顼中书监、中卫将军。

陈文帝对护送安成王归国的周国大使杜杲说：“舍弟今蒙优礼送还，实应感激周朝的恩惠；但如果不送给鲁山城，只怕未必能放还安成王吧！”杜杲反驳说：“安成王留在长安，只不过是一个布衣之士而已，送归南国，却是陛下的大弟，他的价值，岂只是一座城池而已呢！本朝和睦九族，以恕己之心而推及他人，上遵循太祖的遗旨，下想修复两国之间的和好，因此才遣送安成王归返南国。而今竟说是用普通不关紧要的土地，才换得骨肉至亲的团圆，这可不是使臣所敢听闻的啊！”皇上很惭愧，连忙说：“刚才所言，是和你开玩笑的。”于是对待杜杲更加有礼。

安成王妃柳氏和他的世子陈叔宝还留在穰城，陈文帝又派毛喜随杜杲到长安，请求放还安成王的妻小。周人都将他们放还江南。

13 初八，陈文帝任命安右将军吴明彻为江州刺史，命他督率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等，共同讨伐周迪。

14 十五日，陈朝颁诏大赦天下。

15 留异原先以为官军要来进讨的话，一定要从钱塘水路而上，后来侯安都却由陆路从诸暨经永康，直奔而来。留异大为吃惊，急忙逃奔到桃枝岭，在岩口竖立栅栏来抗拒。侯安都亲自指挥进攻，

为流箭所伤，血流到脚跟，仍端坐在轿子上指挥，容貌举止，镇静如常。又就山垅地势，筑起土坝，遏水为堰，正赶上雨季，积水涨满，侯安都引船入堰，搭起楼舰，高与留异城垒等齐，于是发动拍竿，拍碎他们城上的矮墙。留异同他的儿子留忠臣脱身逃奔晋安，前去依靠陈宝应。侯安都攻进城垒，虏获他的妻子和另外几个儿子，尽收其铠甲器仗而归。

留异党羽向文政盘据在新安城，皇上任命贞毅将军程文季为新安太守，率领精兵三百，轻装疾行，前往进击。向文政战败，于是投降。程文季，是程灵洗的儿子。

16 夏，四月，初二，齐武明娄太后逝世。齐主高湛居母丧不改穿丧服，仍和平常一样穿着大红袍。不多时，又登游三台，置酒作乐。宫女进呈白袍，齐主高湛把它扔到台下。散骑常侍和士开请求暂止奏乐，齐主大怒，将他捶打一顿。

17 初六，齐主派遣使者抵达建康聘问。

18 齐青州刺史上表，报称河水变清，齐主派遣使者前往祭河，因改年号为河清。

19 以前，周的文武官员获得封爵的，朝廷都没有发给他们租赋。二十四日，周主宇文邕才下诏，准许柱国等勋爵贵臣所辖的邑户，可以寄食于封邑以外之县。

20 五月，初一，周主宇文邕颁诏大赦。

21 二十日，齐主高湛任命尚书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

22 二十三日，周主宇文邕任命柱国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初一，任命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

23 秋，七月，己丑，纳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禄大夫周之女也[1]。

24 齐平秦王归彦至冀州，内不自安，欲待齐主如晋阳，乘虚入邺。其郎中令吕思礼告之。诏大司马段韶、司空娄叡讨之。归彦于南境置私驿，闻大军将至，即闭城拒守。长史宇文仲鸾等不从。皆杀之。归彦自称大丞相，有众四万。齐主以都官尚书封子绘，冀州人，祖父世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传至信都，巡城，谕以祸福。吏民降者相继，城中动静，小大皆知之。

归彦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军百万，悉在臣手，投身向邺，奉迎陛下。当时不反，今日岂反邪！正恨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诳惑圣上，疾忌忠良，但为杀此三人，即临城自刎。"既而城破，单骑北走，至交津[2]，获之，锁送邺。乙未，载以露车，衔木面缚。刘桃枝临之以刃，击鼓随之，并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命封子绘行冀州事。

齐主知归彦前潜清河王岳，以归彦家良贱百口赐岳家，赠岳太师。

丁酉，以段韶为太傅，娄叡为司徒，平阳王淹为太宰，斛律光为司空，赵郡王叡为尚书令，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

25 癸亥[3]，齐主如晋阳。

26 上遣使聘齐。

27 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28 以侍中、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杨尹。仲举，溉之弟子也[4]。

29 吴明彻至临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诏安成王顼代

之。

30 冬,十月,戊戌,诏以军旅费广,百姓空虚,凡供乘舆饮食衣服及宫中调度,悉从减削;至于百司,宜亦思省约。

31 十一月,丁卯,周以赵国公招为益州总管。

32 丁丑,齐遣兼散骑常侍封孝琰来聘。

33 十二月,丙辰,齐主还邺。

齐主逼通昭信李后[5],曰:"若不从我,我杀尔儿。"后惧,从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阎[6],不得见,愠曰:"儿岂不知邪!姊腹大[7],故不见儿。"后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杀我女,我何得不杀尔儿!"对后以刀环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之。后号天不已,帝命盛以绢囊,流血淋漓,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寺为尼。

【注释】

①周:据《陈书·王皇后传》,"周"应为"固"。

②交津:在今河北磁县西清漳河与漳河合流处。

③癸亥:七月无此日,疑误。

④溉:到溉,到彦之的曾孙,梁初以文学博洽、清正廉洁著称。

⑤昭信李后:即文宣帝李皇后,高湛之嫂。高演即位,降居昭信宫。

⑥太原王绍德:高绍德,李后第二子。

⑦姊:《北齐书·文宣李后传》作"姊姊"。齐俗呼母为"姊姊"。

【译文】

23 秋,七月,二十一日,陈文帝聘王氏女为皇太子妃。王氏,是金紫光禄大夫王固的女儿。

24 齐平秦王高归彦被外放到冀州，内心很不安定，他想等齐王高湛到晋阳的时候，乘虚攻入邺都。他手下郎中令吕思礼告发了他的图谋。齐主高湛于是下诏，命大司马段韶与司空娄叡，发兵讨伐他。高归彦在州境南郊。私置驿马和差使，州境驿使传来京师大军将逼近的消息，高归彦便闭城拒守。长史宇文仲鸾等不肯听从，高归彦便把他们全部杀掉。高归彦自称大丞相，拥有部众四万人。齐主高湛认为都官尚书封子绘，是冀州人，他的祖父，父亲都当过本州刺史，为政很得人心，于是派封子绘搭乘快捷驿车，迅速赶到信都。封子绘巡行城下，向城民讲明祸福逆顺的道理。城内官吏、百姓跑出来投降的，连续不断。因此城中动静，大小消息，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

高归彦登城大喊说："孝昭皇帝临崩时，六军百万，全都掌握在我手上，我动身奔向邺城，奉迎陛下。我当时尚且不反，难道今日反而造反吗！只恨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等人，欺骗迷惑圣上，嫉妒忠良，只要能够杀了这三个人，我立即临城自刎。"不久城被攻破，高归彦单枪匹马往北逃奔，到交津口被擒获，械送邺都。二十七日，高归彦被载上露车，咀内塞上木条，两手被反绑。刘桃枝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押入市曹，击鼓示众，然后行刑，连同他的子孙共十五人，一起斩首，并暴尸街头。齐主高湛命封子绘留在信都，代行冀州刺史事。

齐主高湛知道高归彦以前谗害清河王高岳，便将高归彦的亲属奴婢共百口，赐给高岳家，并追赠高岳为太师。

二十九日，齐主高湛任命段韶为太傅，娄叡为司徒，平阳王高淹为太宰，斛律光为司空，赵郡王高叡为尚书令，河间王高孝琬为尚书左仆射。

25 癸亥日，齐主高湛到晋阳。

26 同日，皇上派使者到齐国聘问。

27 九月，初一，日蚀。

28 同日，陈朝任命侍中、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杨尹。到仲举，是到溉弟弟到洽的儿子。

29 吴明彻督率众军到临川征讨周迪，未能获胜。二十日，诏令安成王陈顼替换吴明彻。

30 冬，十月，初二，陈朝下诏说：因军旅费用浩繁，百姓财物匮乏，今后凡供给朕的饮食、衣服，以及宫中调支的用度，一概削减；至于文武百官，也应体念时艰，注意节约。

31 十一月，初一，周主宇文邕任命赵国公宇文招为益州总管。

32 十一日，齐派兼散骑常侍封孝琰来江南回访。

33 十二月，二十一日，齐主高湛从晋阳回到邺都。

齐主高湛逼迫奸淫昭信文宣皇后李氏，李氏不从，高湛便威胁她说："你若不从我，我就杀你儿子。"李后畏惧，便依从了他。不久，有了身孕。太原王高绍德到昭信宫见他母亲，李后不敢见，太原王生气说："儿子难道不知道，姊姊肚子大了，所以不敢见儿。"李后大为羞惭，后来生下女婴，就丢弃不养。齐主高湛知道后，便举刀怒骂她说："你杀了我女儿，我怎得不杀你儿子！"接着就当着李后的面，用刀尖刺杀高绍德。李后悲伤痛哭。高湛越发生气。脱光她的衣服，把她乱打一顿。李后号哭不止，高湛命人用绢袋将她裹起来，鲜血从绢袋里渗流出来，丢进沟水里，后打捞起来，过了好久，李后才苏醒，命人用牛车将她载往妙胜寺当尼姑。